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六三册目次

蟹譜二卷　（宋）傅肱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〇〇一
墨子十五卷　明嘉靖三十二年唐堯臣刻本　〇一一
尹文子一卷　明刻本　一六二
慎子一卷　明萬曆四年至五年南京國子監刻子彙二十四種本　一七二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漢）高誘註　元至正嘉興路儒學刻明修本　一七七
人物志三卷　（魏）劉邵撰　（西涼）劉昞註　明隆慶六年梁夢龍刻本　三七〇
劉子十卷　（北齊）劉晝撰　（唐）袁孝政註　宋刻本（卷一至二配明刻本）　四一四
長短經九卷　（唐）趙蕤撰　南宋初杭州净戒院刻本（四庫底本）　四六二

蟹譜二卷

（宋）傅肱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蟹譜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傅肱撰。肱字自翼、其自署曰怪山。陳振孫謂怪山乃越州之飛來山。則會稽人也。其書分上下兩篇、前有嘉祐四年自序。而下篇貪花一條、又引神宗時大臣趙姓者出鎮近輔事、而諱其名。考宋史惟神宗熙寧初樞密使參知政事趙槩嘗出知徐州、似即其事。則嘉祐當爲元祐之譌。然書錄解題亦載是序爲嘉祐四年、而趙槩爲北宋名臣、亦不容著貪墨聲。或刊本神宗字誤也。書中所錄皆蟹之故事。上篇多採舊文、下篇則其所自記、詮次頗見雅馴。所引唐韻十七條、尤足備考證。蓋其時孫愐原本尚存、故肱猶及見之云。

蟹譜

怪山傅肱子翼

蟹之為物雖非登俎之貴然見於經引於傳著於子史志於隱逸歌詠於詩人雜出於小說皆有意謂焉故因益以今之所見聞次而譜之自總論而列為上下二篇又敘其後聊亦以補博覽者所闕也神宋嘉祐四年冬序

總論

蟹水蟲也其字從虫解（胡買）亦曰魚屬故古文從魚作蠏以其外骨則曰介蟲取其橫行目為螃蟹焉骨眼蜩腹蛭腦鱟足其爪類拳丁其聲類執鉞臣跪又皆外剌性復多躁或編諸繩縷或投諸篸箸則引聲噀沫必死方已類皆鱗育生於濟鄆者其色紺紫出於江浙者其色青白（此乃其所育多者爾凡有水之地不無此味）小者謂之蟚蜞中者謂之蟹匡長而銳者謂之蠘（音截）甚大者謂之蝤蛑雖皆有佳味獨蟹參於藥論耳明越谿澗石穴中亦出小蟹其色赤而堅俗呼為石蟹與生伊洛者無異蟹圓多腴而脊之聲臍長多脊而與之蝦其於盛生夏者無遺穗以自充俗呼為蘆根蟹（此蟹其止食其蘆）（服）蟹小而味腥至八月則蛻形已蛻而形浸大秋冬之交稻粱已足各腹芒走江俗呼為樂蟹最號肥美由江而納其芒於海中之魁遇冰雪則自伏於瀫（瀫）不可得矣今人設陷具以案酒者此特為之先嘗焉江淮間尚推重如此況非所育之地乎（何曾食必蝦何若食檄䖍饌飲食亦未必不珍此蟹也有傳相名存而書亡此為恨耳漢儀南史）曰彭蜞者二月三月之盛出於海塗吳俗猶所嗜尚歲或不至則指月禁煙謂非佳節也今之通泰其類寔繁然有同彭蜞差大而毛好耕穴田畝中謂之蟛蜞毒不可食晉蔡道明誤食之幾死尤宜慎辨也又多生於陂塘溝港穢雜之地往往因雨則瀕海之家列陣而上塡砌（切）緣屋雖驅掃之不去也噫蟹雖微類至於輸芒以朝其魁其得自然之禮歟嗜慾已足捨陂港而之江海其得自然之智歟雖外則躁而內無他腸其得自然之正歟豈獨以其滋味飲食適人之口腹哉故論其略而冠諸二篇之首

上篇

離象	有匡	不行	蝟蠌
走遲	蟲孽	性躁	左持
捕鼠	不咬	郭索	蟚蜞
誅蟹系	蛙矜	龜長	侈味
瑣結	介蟲之孽	無腸公子	天文
食證	異名	誠嗜	兵異
集鼠	蟹類	浦名	畫
輸芒	蛉腹	同鼠孽	為蕃
王篇	月令	圖經	琴聲
廣韻	說文	長生	食蕈
斬王擄	藥證		

離象

易之離象曰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孔穎達云取其剛在外也

有匡

檀弓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孔穎達云蟹背殼似匡

仄行

周禮梓人爲筍虡別叙小虫蟹屬以爲雕琢鄭康成注云刻畫祭器博庶物也虫自外骨至胷鳴内有仄行者釋云蟹屬賈公彦疏曰今人謂之螃蟹以其側行者也内部行者蟥衘之屬即由延也脰鳴者即蝦蟇也紆行者即蛇也案周禮祭器未有以由延旁蟹蝦蟇以蛇爲飾者不知起何法制且經文但云以雕琢耳康成專取爲祭器之飾義誠未安

螖蠌

爾雅釋魚篇云螖蠌小者蟧蟧蠌屬見埤蒼或曰即蟛蜞也似蟹而小

走遲

大司樂樂六變注蛤蟹走則遲

蟲孽

越王勾踐召范蠡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飢饑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

性躁

荀子勸學篇云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注跪足也螯蟹首上如鉞者音序謂蟹皆八足此云六者謬文然今蟹行後兩小足不著地以其無用而略而不言

左持

晉春秋畢吏部卓字茂世嘗謂人曰左手持蟹螯右手執酒杯拍浮酒池中足樂一生哉

捕鼠

淮南子曰使蟹捕鼠必不得

不咬

虞預會稽典錄云吞舟之魚不咬鰕蟹玉篇作鰕長鬚虫也能虎之爪不剝狸鼠

郭索

太玄銳首一蟹之郭索後蚓黃泉范明叔云一水池所蚓黃泉亦爲水泥蟹五爲躁所躁明言蟹之與蚓者用心之不一蟹有郭索多足之蟹不如無足之蚓者以其用心之一也

蟚蜞

晉書蔡謨字明道初渡江見蟚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

誅解系

晉解系字少連與趙王倫同討叛羌時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氐羌不從後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肜救系等倫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邪遂害之

蛙矜

莊子秋水篇公子牟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闕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音寒蟻一名井中赤蟲一名蜎）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

龜長

大戴禮云甲蟲三百六十四神龜爲之長蟹亦蟲之一也

侈味

南史何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所更字胤叔初胤侈於食味前必方丈後稍欲去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䱇魚就脯驟見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此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慚渾沌之奇礦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殊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

瑣蛣

郭景純江賦云瑣蛣腹蟹水母目蝦又松陵集注云瑣蛣似蚌常有一小蟹在腹中爲蛣出求食蟹或不至蛣餒死所以淮海人呼爲蟹奴

介蟲之孽

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謂龜蟹之屬（後漢五行志）

無腸公子

抱朴子云山中無腸公子者蟹也

天文

釋典云十二星宮有巨蟹焉

食證

孟詵食療本草云蟹雖消食治胃氣理經絡然腹中有毒中之或致死急取大黃紫蘇冬瓜汁解之（即差）又云蟹目相向者不可食又云以鹽漬之甚有佳味沃以苦酒通利支節去五臟煩悶（予謂亦不可与柿子同食發霍亂）

異名

中華古今注云蟛蜞小蟹也生海塗中食土一名長卿其一螯偏大者爲擁劍一名執火

誡嗜

混俗頤生論曰凡人常膳之間猪無筋魚無氣雞無髓蟹無腹皆物之稟氣不足者不可多食

兵異

軍略災篇云地忽生蟹當急遷砦柵不遷將士亡

集鼠

陶隱居云仙方以黑犬血灌蟹三日燒之諸鼠畢集

鱟類

郭景純傳山海經云鱟形如車文青黑色十二足長五六尺似蟹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取之必雙得即吳都賦所謂乘鱟者也呂延濟亦注云似蟹

浦名

南齊建武四年崔慧景作亂到都下（今之金陵）不克單馬

至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爲慧景門人時爲蟹浦戍因斬慧景頭納鮹艖中送都下焉

畫

唐韓晉公滉善畫以張僧繇爲之師善狀人物異獸水牛等外後妙於旁蟹

輸芒

孟詵食療本草云蟹至八月即啗芒兩莖長寸許東嚮至海輸送蟹王之所陶隱居亦云今開蟹腹中猶有海水乃是其證予謂即陸魯望云執穗以朝其魁者也與夫羔羊跪乳蜂房會衙俱得自然之禮

蛉腹

唐顧況字逋翁混胎丈人攝魔還精符曰蟆蛉之子蝦目蟹腹即即周周兩不相掩此之謂體異而氣同

同鼠孽

唐陸龜蒙字魯望作稻鼠記引國語曰今吾稻蟹不遺種豈具人之土鼠與蟹更伺其便而効其力戕其民歟

爲畓

晉隱逸傳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睦聞初兄弟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螊蠏以自資養

玉篇

八足蟹二螯八足 蚸音洛反似蟹二足亦見郭璞江賦 蜅蟳上方武下布莫反蟹也

月令

季冬行秋令介虫爲妖丑爲蟹

圖經

羅願約新修蘇州圖經鳥獸蟲魚篇蟹居其末

琴聲

琴譜獲霜操有蟹行聲

唐韻

蠻螖户八反似蟹而小子謂即今之蟚蜞也一名彭蜞耳 蚢五忽反似蟹 蟹水中蟹也 蜅蚌上自蚌下莫浮似蟹而大生海邊 蟚似蟹生海中子謂蟚品中與蟚蜞胡麻相似 螯食 螃蟹字本用螃字通作旁子謂旁取其橫行今字從虫乃是俗加然則旁蟹之名古人從虫作蝽皆从虫字不當加虫字耳子謂今秀州華亭縣所出甚多小者謂之黃甲越人云和鹽泥養之可踰月 鮬魟下音功江蟹也 鱝似蟹可食又音積 鯸鱳下音蘇蟹也 蚷下胡安反一名蚷 擁劍一名執火其螯赤謂之執火 蠏似蟹其螯有古今注擁劍 鯖似蟹子也以求反又他果切 蟹腹下蟹 蝑蟹醬 江蛂蟹生海中 蛬四足似蟹 音於殄反 夜切 孛反似蛸

說文

六足許愼說文云蟹六足二螯者也 蛫九毀切唐韻云蟹 蛫似龜白身赤首 胥相居切蟹醢也 唐韻從虫蟹螊蟹

長生

陶隱居云仙方投蟹於漆中化爲水飲之長生

食忌

陶隱居云蟹未被霜者甚有毒以其食水莨也音良人或中之不即療則多死至八月腹內有稻芒食之無毒食鑑云大黃紫蘇冬瓜汁等是其所療方見食忌

斬王摅

晉書劉聰字玄明即僞位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摅坐魚蟹不供斬于東市

藥證

本草云蟹螯味鹹性寒有毒主胷中邪氣熱結痛喎僻面腫解結散血愈漆瘡養筋益氣取黄以塗久疽瘡無不差☐☐殺莨菪毒其爪大主破胞墮胎陳藏器本草云人或斷絶筋骨者取肥中髓又腦與黄微熬納瘡中即自然連續海藥本草云石蟹案廣州記云出南海祗是尋常蟹年深歳久日被水沫相把因兹化成石蟹每遇海潮即飄出又有一般者入洞穴年深亦成石蟹味鹹寒有毒主消青盲眼淫膚又主眼澁皆細研水飛入藥相佐用以點耳

蟹譜上篇

蟹譜下篇

桂山傅肱子翼

孝報　殊類　貪化　採捕
泉比　兵證　貢評　風蟲
鬱洲　食品　性狀　斷弊
蟹杯　令旨　蟹户　兵權
蟹疰　螺化　食珍　蟹浪
酒蟹　白蟹　溢浦搖江　紀賦詠

孝報

初杭俗嗜蟹蚕而鄙食蟹時有農夫田彦升者家於半道幼性至孝其母嗜蟹彦外處其鄰比關笑常遠市於蘇湖間熟之以布囊負歸餽而楊行密將田頵作亂兵暴至鄉人皆竄避於山谷粮道不接或多餓死獨彦外挈囊負母竟以解免時人以爲純孝之報焉

殊類

震澤漁者陸氏子舉網得蟹其大如斗以螯剪其網皆斷陸氏子怒欲烹之其侶老於漁者遽進曰不可吾嘗聞龜蟹之殊類甚者必江湖之使也烹之不祥乃從而釋之蟹至水面横行里許方没

貪化

神宗朝有大臣趙氏者某名雖於國功高然其性貪墨以此子弟苞苴上特優容之一日因餞宴上召伶官使諭己意伶者乃變易爲十五郎姓旁因命釣者餓

一人持竿而至遂於盤中引一蟹十五郎見而歎曰好手腳長我欲烹汝又念汝是同姓且釋汝豈日趨果出鎮近輔

採捕

今之採捕者於大江浦間承峻流環緯簾而障之其名曰斷（音斷）於陂塘小溝港處則皆穴沮洳而居居人盤黑金作鉤狀置之竿首自探之夜則燃火以照咸附明而至焉（若鰿以餌所動之）

泉比

煎茶之法視其泉若蟹目然魚鱗然第一法

兵證

吳俗有蝦荒蟹亂之語蓋取其被堅執銳歲或暴至則鄉人用以爲兵證也

貢評

國家貢口實於遠方者蛤蜊亦貢焉獨蟹不貢議者以爲貢不貢固有差品予謂非也蛤蜊止生於海涘通京州郡無有也故須上供旁蟹盛育於濟鄆商人輂負軌跡相繼所聚之多不減於江淮矣煩遠貢哉予嘗見監御廚王梁院云御食經中亦有煮蟹法但不常御錫命則進耳非謂無錄而不在貢品

風蟲

蟹之腹有風蟲狀如木鼈子而小色白大發風毒（食者宜去之）

蟹洲

江浙諸郡皆出蟹而蘇尤多蘇之五邑[illegible]縣爲美（出[illegible]）也漾濕之中生蟹洲吳塘者又特肥大（蟹洲即孫恩所保之地）

食品

北人以蟹生析之酤以鹽梅芼以椒橙盥手畢即可食目爲洗手蟹

恠狀

吳沈氏子食蟹得背殼若鬼狀者眉目口鼻分布明白常寶翫之

斷弊

蟹至秋冬之交即自江順流而歸諸海蘇之人擇其江浦峻流處編簾以障之若犬牙焉致水不疾歸而歲常苦其患者有由然也錢州符遣卒俾令弃毀而吏民万端終不可禁羅江東云蛟蜃之爲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鉤網噫水之病吳久矣又非蛟蜃之比絕流顧網其才識固自有小大哉長民者能推而不疑亦豐歲一助也

蟹杯

其斗之大者經斗漁人或用以酌酒謂之蟹杯亦阿陵雲螺之流也（阿陵酒杯用蟲魚殼爲之出海外黃松陵集陸龜蒙人目爲之）（文者曰雲螺亦用以酌酒）

令旨

藝祖時嘗遣使至江表宋齊丘送於郊次酒行語熟使者啓令曰須啗二物各取南北所尚復以二物仍互用南北俚語使者曰先喫鱣魚又喫旁蟹一似拈

蛇弄蝎齊丘繼舜曰先喫乳酪後喫畨團一似喳臘灌血時朝廷方草創用度不給倚江表爲外府故鄰丘及之左右以令逼使之太甚相顧失色使者雖數爲故歸朝而聞行

蟹户

錢氏間置魚户蟹户專掌捕魚蟹若今台之槳户畦户睦之漆户比也

兵權

出師下砦之際忽見蟹則當呼爲横行介士權以安衆

蟹征

按周禮𩡶人職掌漁征入于王府若貴其鬚骨之角以飾器物也今魚鯌鯝鰤以至蝦蟹悉立征稅之曰非若古人取鬚骨之意也二浙運使沈公立以蟻征標奏罷之議者謂其識體

螺化

海中有小螺以其味辛謂之辣螺(出𧊒)可食至二三月間多化爲蟛蜞今人有得螯跪半成而尚留殼中者此其證也(近青龍鎮居民於江塗中得蟹螯與其自若如故爲蛇及熟去殼則猶化爲螺矣萬物之變化寓於其間不可究詰今觀蟬之蛻首蟹把殼誠亦有是理痕迹猶子之所親見皆附之辨)

食珍

凡糟蟹用茱萸一粒置臍中經歲不沙

蟹浪

濟運居人夜則執火於水濱紛然而集謂之蟹浪

酒蟹

酒蟹須十二月間作於酒甕間撇清酒不得近糟和鹽浸蟹一宿却取出於臍中去其糞穢重實椒鹽訖纍淨器中取前所浸鹽酒更入少新撇者同煎一沸以別器盛之隔宿候冷傾蟹中須令滿蟹𧋍亦可依此法二三月間止用生乾煮酒

白蟹

秀州華亭縣出於三泖者最佳生於通陂塘者特大故鄉人呼爲泖蟹又亭林湖(近顧野王宅鄉人號爲顧亭林)於天聖末忽生白蟹(此湖所生蟹是也但蟹不生冰後今忽有因號白蟹)瀕江之人以價倍常索有子遺止一年而種絕

簄浦摇江

吳人於港浦間用篙引小舟沉鐵腳網以取之謂之簄浦於江側相對引兩舟中間施網搖小舟徐行謂之摇江(摇江上法從蟹沒者下)

紀賦詠

蟹志(見唆蟹繼紫桑集)

中躁外挾兮冠帶之徂(沙洲遊紫賦)

蟹奴晴上臨湘檻燕婢秋隨過海船(皮日休)

蟹因霜重金膏溢橘爲風多玉腦圓

二螯或把持(杜子美)

支日餧蝦蟹白爭人

病中有人惠海蟹轉寄魯望(皮日休)

紺甲青筐染苔衣島夷初寄北人時離居定有石帆

覺失伴唯應海月知族類分明連璅蛣璅蛣似小蚌有小蟹在腹中為蛣出求食故淮海之人呼為蟹奴形容好箇似蟛蜞病中無用雙螯

處寄與夫君左手持

謝襲美見寄海蟹　陸龜蒙

藥杯應阻蟹螯香却乞江邊採捕郎自是揚雄知郭

索太玄經云蟹之郭索且非何胤敢餦餭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䱹腊糖蟹

骨清猶似含春靄沫白還疑帶海霜強作南朝風

雅客夜來偷醉早梅傍

墨子十五卷

明嘉靖三十一年唐堯臣刻本

墨子十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宋墨翟撰。考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註曰名翟，宋大夫。隋書經籍志亦曰宋大夫墨翟撰。然其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又諸書多稱墨子名翟。因樹屋書影則曰墨子姓翟，母夢烏而生，因名之曰烏，以墨爲道。今以姓爲名，以墨爲姓，是老子當姓老耶。其說不著所出，未足爲據也。宋館閣書目稱墨子十五卷六十一篇。此本篇數與漢志合，卷數與館閣書目合。惟七十一篇之中，僅佚節用下第二十二，節葬上第二十三，節葬中第二十四，明鬼上第二十九，明鬼下第三十，非樂中第三十三，非樂下第三十四，非儒上第三十八，凡八篇。尚存六十三篇，與館閣書目不合。陳振孫書錄解題又稱有一本止存十三篇者，今不可見。或後人以兩本相校，互有存亡，增入二篇歟，抑傳寫者誤以六十三爲六十一也。墨家者流，史罕著錄，蓋以孟子所闢，無人肯居其名。然佛氏之教，其清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爲墨，蓋得其眞。而讀墨子一篇，乃稱墨必用孔，孔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未爲篤論。特在彼法之中，能自苦其身，而時時利濟於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於九流，而其書亦至今不泯耳。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家言。其文古奧，或不可句讀，與全書爲不類。疑因五十一篇言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之事，其徒因採摭其術，附記其末。觀其稱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是能傳其術之徵矣。

新刊墨子叙

余讀賈生過秦論至孔墨並稱竊疑焉以為墨非聖人類也賈生特言之過耳及觀韓昌黎讀墨篇謂其道與聖人相為用又疑焉昌黎宗孟氏之學者孟氏闢墨甚嚴而昌黎乃稱取至此何其言之殊耶抑果墨之道可尚而無所背於聖耶余既不敢以墨為是而亦不敢以昌黎為非惜乎不見墨氏之書以決胸臆之疑而徒懸兩可之見前年居京師幸於友人家覓內府本讀之乃知墨之道果異於自私自利之徒而其言足以鼓動天下之人天下尊而信之不在於孔氏下其與孔並稱宜也孟氏出其後獨取天下之所尊信者闢而絕之得無防其流歟嗚呼子夏之後為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謂周之學出於孔可乎學者貪熹趨向自人人殊而其師學術或

有未端果能導其流乎否也別駕唐公以博學聞於世視篆暇訪余於山堂得墨原本將歸而梓之故余刻昌黎之說表章之云

嘉靖癸丑歲春二月吳興陸穩叙

墨子卷之一

親士第一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

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為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諮諮之下分議者延延

而支苟者諮諮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遠臣則唫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

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

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陜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墝埆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二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慝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隳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

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末必幾雄而不脩者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

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則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皐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公榮夷終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

天下僇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越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吳夫差染於王孫雒太宰嚭知伯搖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為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當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

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傅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刁之徒是也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圜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爲父母

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

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犓羊豢犬豬絜爲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天下之百

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僇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

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一穀不收

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
四穀不收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饑歲饉則
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
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
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
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
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
不盛徹驂騑塗不芸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

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
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
餓重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
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
何常此之有爲者寡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
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
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
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

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
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
離凶餓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
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
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
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
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夫桀無待湯之備故
放紂無待武王之備故殺桀紂貴爲天子富

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
富貴而不爲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
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
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
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
宮室觀樂死又厚爲棺槨多爲衣裘生時治
臺榭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
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

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
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
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
也此之謂國備

辭過第六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爲宮時就陵阜而居
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
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

足以待雪霜雨露宮墻之高足以別男女之
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是
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不以爲觀樂也作
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爲辟怪也故節於
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
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
厚作歛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
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

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
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
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
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溫夏
則不輕而凊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
婦人治役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
正收其租稅民則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
也苦於厚作歛於百姓絲麻梱布絹以爲民

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
凊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
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
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
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
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
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
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

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煗夏則輕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爲鉤珠玉以爲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

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國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

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饐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

而行民不勞而上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王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衺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

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

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第期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自作樂命曰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

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

也因爲無知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墨子卷之一 終

墨子卷之二

尚賢上第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

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

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踈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

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與者有高墻深宮墻立既謹上爲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

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

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

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

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者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

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

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矣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䘏誨女予爵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

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憂慼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爲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食於政

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

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

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為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

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

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也故以尚賢使能為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以下賢為政而亂者若吾言之謂也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為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

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為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為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為庖人湯得之舉以為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傳說被褐帶索庸築乎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

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
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是以民無饑而
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
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為政而取
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
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為
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
舜禹湯文武者是也以所得其賞何也曰其

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
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
鬼賞之立為天子以為民父母萬民從而譽
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賢以得其
賞者也然則富貴為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
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
其然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
賊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賊傲萬民

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為刑戮子孫離散
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
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暴而以得其罰者也
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
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
之郊乃熱照無有及也帝亦不愛則此親而
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
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

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
有苗曰群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
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
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
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民則此言
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
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
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

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小用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脩久也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

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民生爲甚欲死爲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自古及今未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尚賢政之本也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

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唯毋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大以爲政於天下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

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

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

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此譬猶瘖者而使爲行人聾者而使爲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堯得之服澤

之陽立爲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使爲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

哉唯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豎年之

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爲其群屬輔佐曰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莫若爲賢爲賢之道將柰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饑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今王公大人其

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使不知辯德

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躄瘖聾暴爲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體沮以爲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腐臭餘財而不相分資也隱慝良道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饑者不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閎

夭泰顛南宮括散宜生得此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故尚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墨子卷之二終

墨子卷之三

尚同上第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是也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

力不能以相勞腐㱙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

為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

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為賞罰甚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

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

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以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今若天飄風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為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連

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尚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

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列餘財不以相分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已立矣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爲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爲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爲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

子爲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尚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

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擧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

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擧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説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其鄉而鄉既以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

國君固國之賢者也擧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説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

者固天下之仁人也擧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子何説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熟六畜不遂疾菑戾疫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

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腯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爲政者

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謀事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爲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爲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

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量之以五刑然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以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

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

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為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為刑政則文此政以為便譬宗於父兄故舊以為左右置以為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不刑罰不足以沮暴何

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曰人眾與處於眾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曰人眾與處於眾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

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可以沮暴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眾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以尚同以為正長是上下情請為通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為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

有為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為淫暴曰天下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使人之心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助之視聽者眾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眾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眾則其談謀度

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即舉其事速成矣故
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
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爲政者也是
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
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
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
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
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

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
載驅周爰咨謀即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
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
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尚同
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
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
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
也

尚同下第十三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
治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
辟之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
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
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
善非也若苟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
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

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
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
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
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
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
將柰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爲
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爲政
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

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鬬而薄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

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

辯而使助治天明也今此何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賊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爲善將毀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爲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

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柰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

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家君得善人而賞
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
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
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
已邪則未也天下為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
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
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以尚同於國君國君
亦為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

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
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
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
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
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
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
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
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

能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
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為國數也甚
多此皆是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
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尚
同於天子天子亦為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
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
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
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

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
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欲
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
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
善人賞而暴人罰之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
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義為政故
也天下既已治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
於天故當尚同之為說也尚同之天子可以

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用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横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為之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之譽令問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内有暴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為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為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為政善

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為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上同之說而不察尚同為政之本而治要也

墨子卷之三

墨子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

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

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亡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

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為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

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簒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則此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耶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簒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

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簒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簒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

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簒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簒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

劫寡富不侮貧子墨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于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韋以帶劍練帛之冠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爲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脅息然後帶扶墻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

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上不以爲政而士不以爲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爲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

之竇洒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孟諸之澤灑爲九澮以揵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楚荆越與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

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閒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

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人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

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

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由為己也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然即國都不相

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

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為正是以聰耳明目相為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為動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為正即若其利也不識

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饑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

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饑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

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荊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言兼費也不識天下

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若爲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饑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

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萬萬民之身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萬民饑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君此然即交君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君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

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
者旣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
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
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
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
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未止
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爲哉吾譬兼
之不可爲也猶挈泰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

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
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
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
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
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
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
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
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

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
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
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泰誓爲然雖禹誓即
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
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旣率
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
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
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
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唯禹誓爲然雖湯

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
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
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
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
方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
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
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

唯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

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

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荊靈

王好小腰當靈王之身荊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顫矣故焚身爲其難爲也然後爲

之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也

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墨子卷之四終

墨子卷之五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

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劒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之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

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謂之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

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往而靡弊腑冷不及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及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饑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眾然而何為為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

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入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為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也言南則荊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眾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眾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為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

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其為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夫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

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且一不著何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故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

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而葆之會稽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群萌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

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讎入北郭徙大内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分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為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

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吾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此其爲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

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雖使下之愚人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

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富之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分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於此爲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

郭以湮其溝池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勁
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
鬭曰死命為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為下又況
先列北橈乎哉罪死無赦以譂其衆夫無兼
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為
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
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
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為利鬼乎夫殺之

神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
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為利人乎
夫殺之人為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為周
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
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為不利
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兵不利教不習師不
衆卒不利和威不圉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
之不強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

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而致從事焉
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
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
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
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
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紝則
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
馬之罷弊也幔幕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

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為序疏矣然而又與其
散亡道路道路遼遠粮食不繼傺食飲之時
廁役以此饑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
不可勝計也此其為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
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
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
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
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

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
則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今還夫好攻伐之
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罰之爲不
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
紂此皆立爲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
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
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
雨血三朝龍生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

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
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祇有神人面鳥
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
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
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
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王桀天有轄命
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
十夕餘乃命湯於鑣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

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
堪之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
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
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
於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
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薦章天命通于
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
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

失時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九鼎遷止婦妖
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爲男天雨肉棘生乎國
道王兄自縱也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
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
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予既沉漬殷紂
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
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王既
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

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間越王緊虧出自有遽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

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爲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來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

矣譬若傅子之爲馬然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絶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義其名必務

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務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

不可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五 終

墨子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裘何以爲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

加凊者芊䱉不加者去之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圉風寒夏以圉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芊䱉不加者去之其爲甲盾五兵何以爲以圉冠亂盜賊若有冠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有不勝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芊䱉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

利者芊䱉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不敢毋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於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

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偎槖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爲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聖人爲政特無此不聖人爲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殁二十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鞼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

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恠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飯於土塯啜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為古者聖王制為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古者聖王為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

教民以兵行日帶劒為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劒之利也甲為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為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為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為舟楫足以將之則止雖止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為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為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逮夏下潤濕上熏烝恐傷民之氣於是作為宮室而利然則為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墻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諸

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為

節用下第二十二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為親度也今孝子之為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

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若三務孝子之爲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天下

爲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爲天下度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爲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爲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

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爲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仁者將求興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

也仁者將興之天下誰賈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且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

喪之爲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
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爲
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
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
巨存乎匹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乎諸侯死
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綸組節約
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爲屋幕鼎鼓几梴壺濫
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

子殺殉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
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
哭泣不秩聲翁縗絰垂涕處倚廬寢苫枕凷
又相率強不食而爲饑薄衣而爲寒使面目
陷陬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
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
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
公大夫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

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
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
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
績織紝細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
喪爲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扶而埋之後
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
求穫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以求富家而
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

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君死喪
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
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
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
矣使面目陷陬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
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
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
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

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劒而求其壽也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

行從事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爲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爲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爲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先衆盜賊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睘而毋負已也治

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以攻伐并兼爲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之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耆攻之

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爲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粢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

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爲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乃其所哉故古聖王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

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也以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汜而後哭滿埳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巴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

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取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

必大棺中棺革闠三操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捈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爲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爲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吾本言曰意亦使其言用其謀計厚葬久喪請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

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

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輆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

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

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佴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請

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六終

墨子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爲也非獨處家者爲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弟兄所知識其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

[illegible seal]

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

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義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

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政之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爲政於天子者也故

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

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誣鬼下賊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賊人者此爲之厚

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

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

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行反此猶倖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

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其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

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爲政乎貴且知者然後得爲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

侯諸侯之貴大夫傐明知之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爲善天能賞之天子爲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知

之曰明哲維天臨君下土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愼也既以天之意以爲不可不愼已然則天之將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彊之暴寡詐之謀愚貴

之傲賊此天之所不欲也上此而已欲人之
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
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
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用足
則內有以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
以為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諸侯之冤不興
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
其萬民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

惟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
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
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
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
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
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今國
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
民之相為不利哉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

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
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今
若處大國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
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祟必至矣然
有所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則夫
天亦且不為人之所欲而為人之所不欲矣
人不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祟也若已不為
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

民以從事乎禍祟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
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
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為寒熱也節
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孰六畜遂疾菑
戾疫凶饑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
君子中實將欲遵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
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
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

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今夫天兼
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
天之所爲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
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
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
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爲日月星辰以
昭道之制爲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
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

之列爲山川谿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
否爲王公侯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
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爲民衣食之財自古
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
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
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今夫天兼
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
天之所爲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

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
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
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予
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
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夫胡說人殺不辜
而天予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
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
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

矣憎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
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
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
文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
大國不攻小國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刼弱衆
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
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
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

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

既可得留而已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

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明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僔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是故子

墨子之有天之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圜與不圜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圜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圜是以圜與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

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爲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談順天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爲法立此以爲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

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愼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愼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愼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愼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

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愼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士正

之士不得次已而爲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已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已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已而爲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已而爲政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物豢其牛羊犬彘潔

爲粢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爲知天爲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

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物豢其牛羊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

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

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爲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其賞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天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抎失社稷

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

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

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圜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吾以此知天

下之士君子之去義之遠也何以知天下之
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
然曰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
是以差論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
罰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
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其
犧牲民之格者則勁拔之不格者則係操而
歸大夫以爲僕圉胥靡婦人以爲舂酋則夫

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義以告四鄰諸
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
君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
總處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
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
爲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
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之
爲正爲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

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
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
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
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
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
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
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有踰於人之墻垣
抯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

金玉蚤絫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
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夫之
爲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墻垣抯格
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
絫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牛馬桃李瓜薑
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
湯文武之爲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
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爲殺一不辜人

者數千萬矣此爲踰人之墻垣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絫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蕡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蕡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謂甘多

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此豈有異蕡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以爲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而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而順帝

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卷之七終

墨子卷之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闕

明鬼中第三十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是以存夫爲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

民之爲淫暴寇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旦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之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柰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請惑聞之見

之則必以爲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

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爲君者以教其臣爲父者以譏其子曰戒之慎之凡殺

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之憯遬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犇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曰予爲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

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

秋諸侯傳而言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祏觀辜固嘗從事於厲祩子杖揖出與言曰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秋冬夏選失時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繈之中鮑何

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爲之袾子舉揖而槀之
殪之壇上當是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
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
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遫以若書
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
說爲然也昔者齊莊君之有所謂王里國中
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
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

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泏洫
㧌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
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腳祧
神之而槀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
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
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
此其憯遫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
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

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
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豈足以
斷疑哉柰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
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曰若以衆之耳目之
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
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
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
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

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
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
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誅
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
分哉非爲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其賞也
必於祖其僇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
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
書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

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菆位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腯肥倅毛以爲犧牲珪璧琮璜稱財爲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效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

牲不與昔聚群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若以取羊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

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愼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亦何書之亦何書有之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

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隹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隹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

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
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
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
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
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
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
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
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

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
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
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書夏書其次
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
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
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
社方歲于社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
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

賞賢如罰暴也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
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爲不然是
以吏治官府之不絜廉男女之爲無別者鬼
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
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
利者有鬼神見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絜
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爲淫
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

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
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
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爲幽閒廣
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
可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
必勝之若以爲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爲天子
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
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

明罰焉湯以車九兩鳥陣鴈行湯乘大贊犯逐下衆人之蝺遂王乎禽推哆大戲故昔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之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强勇力强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爲然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

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刳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逐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以爲天下諸侯僇故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惡來崇侯虎指寡殺

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强力勇强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以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爲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今

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毋非兄而姒也今絜爲酒醴粢盛以敬愼祭祀若使鬼神請有是得其父毋姒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請亡是乃費其所爲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請亡此猶可

以合驩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請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爲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爲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神有則是得吾

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爲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

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譬之君聖王之爲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既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

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爲慼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即攻

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

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使丈夫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人紡績織紝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

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既已具矣大人鏽然奏而獨聽之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昔者齊康公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

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事乎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無爲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裘因其蹄蚤以爲絝屨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

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縿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説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説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説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婦人説樂而聽之即不必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縿是故布縿不興曰孰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

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𦍒其家必懷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爲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墨子卷之八終

墨子卷之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雜於民間者衆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駔百姓之從事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辯然則明辯此之說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辯不

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發以爲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益盍嘗尚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

易民未渝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益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出國家布施百姓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

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鹽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誶也說百姓之誶者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爲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

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昔者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

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卿者言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爲賞罰以勸賢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

出入有節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

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爲君則不義爲臣則不忠爲父則不慈爲子則不孝爲兄則不良爲弟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然則何以知命之爲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

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昔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

之棄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共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柰何發而爲刑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

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
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
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
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
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
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曰夫
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
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

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
以教順其百姓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
以教順其百姓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
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傳流至今
而天下皆曰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之
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
國爲虛厲身在刑僇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
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

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敺騁田獵畢弋內沈
於酒樂而罷不肖我爲刑政不善必曰我命
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由此也內之
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
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
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心不能曰我罷
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
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

樸人久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
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
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此語夏
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
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
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
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此言紂之執有命也
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

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天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眾之耳目之請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為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為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為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

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為命哉故以為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為其命哉又以為力

也然今天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
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
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
今以命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
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歐騁田獵畢弋內湛
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
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

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
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
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
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
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強又曰吾命
固將窮昔三代偽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
之窮術之此皆疑眾遲樸先聖王之患之也
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

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
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
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
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彼
用無為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謂矯哉
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
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
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

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
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
大帝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發
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
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將何若者也是故
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
也非將勤勞其惟舌而利其脣呡也中實將
欲為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

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内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統葛緒捆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蕢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

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矣王公大夫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爲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紝則我以爲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爲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抎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

與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爲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親死列尸弗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焉以爲實在則戇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僞亦大矣取妻身迎祗褍爲僕

秉轡授綏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儒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憂妻子以大負絫有曰所以重親也爲欲厚所至私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

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爲焉群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爲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也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僞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貪於飲食惰於作務陷於飢寒危於凍

餒無以違之是若人氣鼸鼠藏而羝羊視賁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爲恃人之野以爲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

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則今之鮑函車匠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人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射強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

必遷何故相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爲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爲世除害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爲群殘父母而深賊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

美有過則諫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恬漠待問而後對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他人不知己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爲人臣不忠爲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已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

爲深曰惟其未之學也用誰急遺行遠矣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偏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聞孔丘之行則本與此相反謬也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丘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

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荊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僇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

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為亂非仁義之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后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貺寡人者衆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之與白公同也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

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不可使導衆孔丘盛容脩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衆儒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絫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

可以導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衆善於是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丘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於魯有頃閒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

尸以言術數孔丘之誅也孔丘爲魯司寇舍公家而於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關決植孔丘窮於蔡陳之間藜羹不糂十日子路爲享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號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丘曰來吾語女曩與女爲苟義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

活身贏飽僞行以自飾汙邪詐僞孰大於此孔丘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欸然就此時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爲舍亦家室而託寓也孔丘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丘子貢季路輔孔悝乎衛陽虎亂乎齊佛肸以中牟叛桼雕刑殘莫大焉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丘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墨子卷之九終

墨子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

故所得而後成也止以久也體分於兼也必
不已也知材也平同高也慮求也同長以缶
相盡也知接也中同長也恕明也厚有所大
也仁體愛也日中缶南也義利也直參也禮
敬也圜一中同長也行爲也方柱隅四讙也
實榮也倍爲二也忠以爲利而強低也端體

之無序而最前者也孝利親也有間中也信
言合於意也間不及旁也佴自作也纑間虛
也誼作嗛也盈莫不有也廡作非也堅白不
相外也令不爲所作也攖相得也任士損己
而益所爲也似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勇志
之所以敢也次無間而不攖攖也力刑之所
以奮也法所若而然也生刑與知處也佴所
然也臥知無知也謊所以明也夢臥而以爲

然也攸不可兩不可也平知無欲惡也辯爭
攸也辯勝當也利所得而喜也爲窮知而縣
於欲也害所得而惡也巳成亡治求得也使
謂故與明美也名達類私誹明惡也謂移舉
加與擬實也知聞說親名實合爲言出舉也
聞博親且且言然也見體盡君臣萌通約也
合缶宜必功利民也欲缶權利且惡缶權害
賞上報下之功也爲存亡易蕩治化罪犯禁

也同重體合類罰上報下之罪也異二體不
合不類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同異交得放有
無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聞耳之聽也窮
或有前不容尺也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也察
也盡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始當時也執所
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化徵易也諾不一利
用損偏去也服執說稭巧轉則求其故大益
儇租秖法同則觀其同庫易也法異則觀其

宜動或從也止因以別道讀此書旁行缶無
非

經下第四十一

止類以行人說在同所存與者於存與孰存
駟異說推類之難說在之大小五行毋常勝
說在宜物盡同名二與鬬愛食與招白與視
麗與夫與履一偏棄之謂而固是也說在因
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與脩

無欲惡之為益損也說在宜不能而不害說
在害損而不害說在餘異類不吡說在量知
而不以五路說在久偏去莫加少說在故必
熱說在頓假必誖說在不然知其所以不知
說在以名取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
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病無不必待有說
在所謂疑說在逢循遇過擢慮不疑說在有
無合與一或復否說在拒且然不可正而不

害用工說在宜歐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是
均之絕不說在所均宇或從說在長宇久堯
之義也生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
二臨鑑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說在寡區狗犬
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說在重鑑位量一小
而易一大而缶說在中之外內使殷美說在
使鑑團景一不堅白說在荆之大其沈淺也
說在具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以檻為博於

以為無知也說在意在諸其所然未者然說
在於是推之意未可知說在可用過件景不
從說在改為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住
景二說在重非半弗斱則不動說在端景到
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可無也有之而不
可去說在嘗然景迎日說在博缶而不可擔
說在摶景之小大說在地缶遠近宇進無近
說在敷天而必缶說在得行循以久說在先

後貞而不撓說在勝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
方之相召也說在方契與枝板說在薄狂舉
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牛馬之非牛與可
之同說在兼偷者不可正說在剃循此循此
與彼此同說在異推之必往說在廢材唱和
同患說在功買無貴說在仮其賈聞所不知
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賈宜則讐說在盡
以言為盡誖誖說在其言無說而懼說在弗

心惟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仮或過名也
說在實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知之否之
足用也誖說在無以也不知其數而知其盡
也說在明者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不知
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無不讓也不
可說在始仁義之為外內也內說在仵顏於
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學之益也說在
誹者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絫誹之

可否不以衆寡說在可非所知而弗能指說
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非誹者誖說在弗非
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物箕不甚
說在若是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取
下以求上也說在澤是是與是同說在不州

經說上第四十二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
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

之一尺之端也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
知若明慮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
之若睨知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
見恕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
明仁愛己者非為用己也不若愛馬著若明
義志以天下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禮貴
者公賤者名而俱有敬僈焉等異論也行所
為不善名行也所為善名巧也若為盜實其

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已不若金聲玉服也不
利弱子亥足將入止容孝以親爲芬而能能
利親不必得信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城
得金佴與人遇人衆惰詷爲是爲是之台彼
也弗爲也廉已惟爲之知其也䘮也所令非
身弗行任爲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勇以
其敢於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於彼也害之
力重之謂下與重奮也生楹之生商不可必

也卧夢平惔然利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害
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非
是也治吾事治矣人有治南北譽之必其行
也其言之忻使人督之誹必其行也其言之
忻譽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故言也者諸口能
之出民者也民若畫俿也言也謂言猶石致
也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者
也君以若名者也功不待時若衣裘功不待

時若衣裘賞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姑上報
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侗二人而俱見
是楹也若事君今久古今且莫宇東西家南
北窮或不容尺有窮莫不容尺無窮也盡但
止動始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化若鼃
爲鶉損偏也者兼之禮也其體或去存謂其
存者損儇𤅷民也庫區穴若斯貌常動偏祭
從者戶樞免瑟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

夫過楹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必
謂臺執者也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
必也是非必也同捷與狂之同長也心中自
是往相若也厚惟無所大圜規寫攴也方矩
見攴也倍二尺與尺但去一端是無同也有
閒謂夾之者也閒謂夾者也尺前於區穴而
後於端不夾於端與區內及及非齊之及也
纑虛也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盈無盈

無厚於尺無所往而不得得二堅異處不相
盈相非是相外也攖尺與尺俱不盡端無端
但盡尺與或盡或不盡堅白之攖相盡體攖
不相盡端仳兩有端而后可次無厚而厚可
法意規員三也俱可以為法佴然也者民若
法也彼凡牛樞非牛兩也無以非也辯或謂
之牛或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
當必或不當不若當犬為欲䪂其指智不知

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也無遺於其
害也而猶欲䪂之則離之是猶食脯也騷之
利害未知也欲而騷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
廧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趨之而得力則弗趨
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觀為窮知而縣於欲
之理䪂脯而非恕也䪂指而非愚也所為與
不所與為相疑也非謀也已為衣成也治病
亡也使令謂謂也不必成濕故也必待所為
之成也名物達也有實必待文多也命之馬
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
名也止於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若姓字灑
謂狗犬命也狗犬舉也叱狗加也知傳受之
聞也方不㢓說也身觀焉親也所以謂名也
所謂實也名實耦合也志行為也聞或告之
傳也身觀焉親也見時者體也二者盡也古
兵立反中志工正也臧之為宜也非彼必不

有必也聖者用而勿必必也者可勿疑仗者
兩而勿偏為早臺存也病亡也買鬻易也霄
盡蕩也順長治也蠹買化也同二名一實重
同也不外於兼體同也俱處於室合同也有
以同類同也異二必異二也不連屬不體也
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類也同異交得於
福家良恕有無也比度多少也免蚓還園去
就也鳥折用桐堅柔也劍尤早死生也處室

子子毋長少也兩絕勝白黑也中央旁也論
行行行學實是非也難宿成未也兄弟俱適
也身處志往存亡也霍爲姓故也賈宜貴賤
也諾超城員止也相從相去先知是可五色
長短前後輕重援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則
求執之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問故
觀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
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心

彼舉然者以爲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
之若聖人有非而不非正五諾皆人於知有
說過五諾若員無直無說用五諾若自然矣

經說下第四十三

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
然也疑是其然也謂四足獸與生鳥與物盡
與大小也此然是必然則俱爲糜同名俱鬬
不俱二三與鬬也包肝肺子愛也橘茅食與

招也白馬多白視馬不多視白與視也爲麗
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爲非以人是不爲非
若爲夫勇不爲夫爲屨以買衣爲屨夫與屨
也二與一亡不與一在偏去未有文實也而
後謂之無文實也則無謂也不若敷與美謂
是則是固美也謂也則是非美無謂則報也
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廣循堅白舉不重不
與箴非力之任也爲握者之顧倍非智之任

也若耳目異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爵親
行賈四者孰貴糜與霍孰高糜與霍孰霍蚓
與瑟孰瑟偏俱一無變假假必非也而後假
狗假霍也猶氏霍也物或傷之然也見之智
也吉之使智也疑逢爲務則士爲牛廬者夏
寒逢也舉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沛從
削非巧也若石羽楯也鬬者之敝也以飲酒
若以日中是不可智也愚也智與以已爲然

也與愚也俱俱一若牛馬四足惟是當牛馬
數牛數馬則牛馬二數牛馬則牛馬一若數
指指五而五一長宇徙而有處宇宇南北在
且有在莫宇徙久無堅得白必相盈也在堯
善治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堯不能
治也景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景二光夾一
光一光者景也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人
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蔽下光故成景於上

首蔽上光故成景於下在遠近有端與於光
故景庫內也景日之光反燭人則景在日與
人之間景木柂景短大木正景長小大小於
木則景大於木非獨小也遠近臨正鑒景寡
貌能白黑遠近柂正與於光鑒景當俱就去
亦當俱俱用北鑒者之臭於鑒無所不鑒景
之臭無數而必過正故同處其體俱然鑒分
鑒中之內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

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起於中緣正而長
其直也中之外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
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易合於而長其
直也鑒鑒者近則所鑒大景亦大亦遠所鑒
小景亦小而必正景過正故招負衡木如重
焉而不撓極勝重也右校交繩無加焉而撓
極不勝重也衡加重於其一旁必捶權重相
若也相衡則本短標長兩加焉重相若則標

必下標得權也挈有力也引無力也不心所
挈之止於施也繩制挈之也若以錐剌之挈
長重者下短輕者上上者愈得下下者愈亡
繩直權重相若則心矣收上者愈喪下者愈
得上者權重盡則遂挈兩輪高兩輪為輲車
梯也重其前弦其前載弦其前載弦其軲而
縣重於其前是埽挈且挈則行凡重上弗挈
下弗收旁弗劫則下直柂或害之也汧埽者

不得汙直也令也廢尺於平地重不下無跨
也若夫繩之引軲也是猶自舟中引橫也倚
倍拒堅䑡倚焉則不正誰跡石絫石耳夾寢
者法也方石去地尺關石於其下縣絲於其
上使適至方石不下柱也膠絲去石挈也絲
絕引也未變而名易收也買刀糴相爲賈刀
輕則糴不貴刀重則糴不易王刀無變糴有
變歲變糴則歲變刀若鬻子賈盡也者盡去

其以不讐也其所以不讐去則讐宜賈也宜
不宜缶欲不欲若敗邦鬻室嫁子無子在軍
不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其生前也不懼今
也懼或知是之非此也有知是之不在此也
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已爲然始也謂此南
方故今也謂此南方智論之非智無以也謂
所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
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

勝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
者勝也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可讓也於石
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
可有指子智是有智是吾所先舉重則子智
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是一謂有智焉有不
智焉也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之
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若曰必獨
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則者固不能獨指

所欲相不傳意若未校且其所智是也所不
智是也則是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爲一謂而
有智焉有不智焉所春也其執固不可指也
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也遺者巧弗
能兩也智智狗重智犬則過不重則不過通
問者曰子智䚄乎應之曰䚄何謂也彼曰䚄
施則智之若不問䚄何謂徑應以弗智則過
且應必應問之時若應長應有深淺天常中

在兵人長所室堂所存也其子存者也據在
者而問室堂惡可存也主室堂而問存者孰
存也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一主所存以問
存者五合水土火火離然火鑠金火多也金
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木木離木若識麋與魚
之數惟所利無欲惡傷生損壽說以少連是
誰愛也嘗多粟或者欲不有能傷也若酒之
於人也且恕人利人愛也則惟恕弗治也損

飽者去餘適足不害能害飽若傷麋之無脾
也且有損而后益智者若瘧病之之於瘧也
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惟以五路
智久不當以目見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
以火之熱我有若視曰智雜所智與所不智
而問之則必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
俱能之是兩智之也無若無焉則有之而后
無無天陷則無之而無摧疑無謂也臧也今

死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且猶是也且且必
然且已必已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後已
均髮均縣輕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
堯霍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舉友富商也
是以名視人也指是臛也是以實視人也堯
之義也是聲也於今所義之實處於古若殆
於城門與於臧也狗狗犬也謂之殺犬可若
兩隗使令使也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殿戈

亦使殿不美亦使殿荆沉荆之貝也則沈淺
非荆淺也若易五之一以楹之摶也見之其
於意也不易先智意相也若楹輕於秋其於
意也洋然段椎錐俱事於履可用也成繪屨
過椎與成椎過繪屨同過件也一五有一焉
一有五焉十二焉非斱半進前取也前則中
無爲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斱必半毋
與非半不可斱也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

無也久有窮無窮正九無所處而不中縣摶
也僅宇不可偏舉字也進行者先敷近後敷
遠行者行者必先近而後遠遠脩近脩也先
後久也民行脩必以久也一方貌盡俱有法
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台也盡貌猶
方也物俱然牛狂與馬惟異以牛有齒馬有
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無
有曰之與馬不類用牛角馬無角是類不同

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爲類之不同也
是狂舉也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
牛也可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故曰牛馬
非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
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
二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
非牛非馬無難彼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
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

此亦可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
亦且此此也唱無過無所周若粺和無過使
也不得已唱而不和是不學也智少而不學
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而不教功適息
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
或薄聞在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
若是其色是所不智若所智也猶白若黑也
誰勝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智其色

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夫名以所明正所不
智不以所不智疑所明若以尺度所不智長
外親智也室中說智也以詩不可也出入之
言可是不詩則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
當必不審佳謂是霍可而猶之非夫霍也謂
彼是是也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彼猶惟乎
其謂則吾謂不行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也
無南者有窮則可盡無窮則不可盡有窮無

窮未可智則可盡不可盡不可盡未可智人之盈之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不可盡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愛也誖人若不盈先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盈無窮則無窮盡也盡有窮無難不二智其數惡智愛民之盡文也或者遺乎其問也盡問人則盡愛其所問若不智其數而智愛之盡文也無難仁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愛

利不相爲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爲外內其爲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是狂舉也若左目出右目入學也以爲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使智學之無益也是教也以學爲無益也教誖論誹誹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非雖少誹非也今也謂多誹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不誹非己之誹也不非誹非可非也不可非也是

不非誹也物甚長甚短莫長於是莫短於是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取高下以善不善爲度不若山澤處下善於處上下所請上也不是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故是不文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於是故文與是不文同說也

墨子卷之十終

墨子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為其親也而愛之非愛其親也以臧為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欲之愛其子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於所體

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非非為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己以存

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於事為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為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為義非為義也為暴人語天之為是也而性為暴人歌天之為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執之所為因吾所為也若陳執未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為也暴人為我為天之以人非為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

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為長厚不為幼薄親厚厚親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為天下厚禹為禹也為天下厚愛禹乃為禹之人愛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為加於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

下愛人不外己已在所愛之中已在所愛愛
加於己倫列之愛己愛人也聖人惡疾病不
惡危難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
也聖人不爲其室臧之故在於臧聖人不得
爲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爲天下也厚親
分也以死亡之體渴興利有厚薄而毋倫列
之興利爲己語經語經也非白馬焉執駒焉
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三物必

具然後足以生臧之愛己非爲愛己之人也
厚不外己愛無厚薄舉己非賢也義利不義
害志功爲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
者之馬也愛衆衆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
有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
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天下之利驩聖人有
愛而無利俔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
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

之非欲之也非殺臧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
學愛人小圜之圜與大圜之圜同方至尺之
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
近之謂也是璜也是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
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
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爲其
人也富人非爲其也人有爲也以富人富人
也治人有爲鬼焉爲賞譽利一人非爲賞譽

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智親之一利未爲
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爲己之利於親也智是
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
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
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
諸聖人所先爲人欲名實名實不必名苟是
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
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

之其也焉智其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
是之其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苟人於
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
若鄉里齊荊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
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同
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鮒同是之同然之同
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
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

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強子深其深淺其
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次
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
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
得焉聖人之拊瀆也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
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
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
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

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
之知墻非今日之知墻也貴爲天子其利人
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孰或遇凶其親
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
吾利者藉藏也死而天下害吾特養臧也萬
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
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
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劒與挺劒異劒以

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
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
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
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以
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
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強股肱而
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
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

之辭其類在於鼓栗聖人也爲天下也其類在於追迷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其類在譽石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其類在阬下之鼠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興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井不爲已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

愛人非爲譽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也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其

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馬也乘白

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非人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

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殺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鬬雞非雞也好鬬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夭非夭也壽夭也有命非命

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無也故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爲不愛人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爲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

周者也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爲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則爲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

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我將誰敺耕柱子曰將敺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敺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人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謀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墻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墻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此於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荊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

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之爲義也人不見而耶鬼不見而富而子爲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

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鬭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鬭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鬭惡有士而無鬭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大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

下之所以生者以大王之道教也今譽大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爲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爲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爲

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也而舊者新是哉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所以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

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

使管黔敖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譽

就去之道苟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爲苟陷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

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失後之人求賞也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已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已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

吾以爲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爲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疾不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邪意將以

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

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犓豢維人但割而和之食之勝食也見人之生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日月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三竟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評靈數千不可勝見宋鄭之閒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

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弇其目而祝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氂曰我聞子好勇駱滑氂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卷十一終

墨子卷之十二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齊即過

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

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

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强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

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爲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爲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

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犬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黔者墨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墨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

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讎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愠是猶欲其墻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愠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

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

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

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為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

然則非為其不審也為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為義之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之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今士

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為信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為財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

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行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穫而攈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為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

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偽材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且子曰君子共己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為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精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知取也今子徧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一行為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為人筮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

公孟子義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
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
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
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劒木盾以治其
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
韋以帶劒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
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
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

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
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
請舍忽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
因以相見也若不將舍忽易章甫而後相見
然則行果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
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爲
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
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爲天下之聖人關

叔爲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
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
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
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
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
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子墨
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用節合焉爲
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

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
富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齰然在天不可損益
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
是猶命人葆而去亦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
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者聖王
皆以鬼神爲神明而爲禍福執有祥不祥是
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爲
不神明不能爲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

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亦傲也出於子不祥此言爲不善之有罰爲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爲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爲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饜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爲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薾爲聲樂不顧其民是以身爲刑僇國爲戾虛者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

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爲魚罟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倮謂撅者不恭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亦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

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爲不明以鬼
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
喪重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
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
下又弦歌鼓舞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
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
損益也爲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爲下者行
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

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四政
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
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程子無辭而出
子墨子曰迷之反後坐進復曰鄉者先生之
言有可聞者焉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
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辭稱議而
爲之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應孰辭
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子墨子與程子

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
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
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
湯爲之謀必不能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
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有游於子
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爲神明
知能爲禍人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
強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

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而責仕於
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
昆弟五人者亦父死亦長子嗜酒而不葬亦
四弟曰子無我葬當爲子沽酒勸於善言而
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未予子
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
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爲義我亦
爲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

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
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
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
欲富貴者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
猶強爲之福爲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事
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
乎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
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

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對曰未得
之聞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子能什
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
子能終身譽亦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
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
亦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
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
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

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
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
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
百門而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夫義天下之
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強爲之二三子有復於
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
亦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
可及也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

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
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
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
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
義而不吾毀告毀子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
子墨子曰告子勝爲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
告子爲仁譬猶跂以爲長隱以爲廣不可久
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爲政子墨子曰

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子之身亂之矣

墨子卷之十二 終

墨子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讎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函徧禮四隣諸侯敺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顧無可爲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

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敖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陽文君曰今使魯

四境之内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内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亦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

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

於金石以爲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多吾今賊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爲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亦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爲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

爲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
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
若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
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鮮而食
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
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
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
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

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爲之誄魯人因說而用
之子墨子聞之曰誄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
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魯陽文君謂
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
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
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
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
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

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太祖廟諱上字)
其邪而入其善尚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
怨讎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慼在臣此翟之謂
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
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
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與爲是也魡
者之恭非爲魚賜也餌鼠以蟲非愛人也吾
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

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
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
而子慍是猶欲糶糴讎則慍也豈不費哉魯
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
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
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謂所義者亦有力
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
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

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爲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爲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

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

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

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爲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悅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群臣不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

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
於越哉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
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
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
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
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
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
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

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藿羹朝
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家
厚於始也有家厚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
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
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
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
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拑肺之為欲哉
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

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
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
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
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
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
唯恐其有賜於已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
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
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

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
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
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
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
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
子墨子曰焉在矣來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
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
曰為王則生不為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

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
義不爲也又况於楚國乎遂而不爲王子閭
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
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
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故
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
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
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

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
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翟聞
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
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
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退其
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
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亟敗楚人公輸子
自魯南游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鉤強

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量其鉤強之長而
制爲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
若執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
曰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乎
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
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
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
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

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
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
子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爲䧏成而
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
謂公輸子曰子之爲䧏也不如翟之爲車轄
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
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公輸子
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

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
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
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子宋也
子務爲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輸第五十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
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
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

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
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
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
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
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
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
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
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

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
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
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
粱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
必爲竊疾矣子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此
猶文軒之與敝轝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滿
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
兎狐狸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糠糟也荊有長

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
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
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
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
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
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
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
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

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絶也楚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内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墨子卷之十三終

墨子卷之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諸侯畔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爲之柰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傅轒轀軒車敢問守此十二者柰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爲縣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爲之兩相如問扁數令相接三十施士扁上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比扇塹長以力爲度塹之末爲

之縣可容一人所容至諸門戶皆令鑿而幕
孔孜之各爲二幕二一鑿而繫繩長四尺救
車火爲烟矢射火城門上鑿扇上爲棧塗之
持水麻升草盆救之門扇薄植皆鑿半尺一
寸一涿弋弋長二寸見一寸相去七寸厚塗
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者各一垂
水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門植關必環錮以
錮金若鐵鍱之門關再重鍱之以鐵必堅梳

關關二尺梳關一莧封以守印時令人行貌
封及視關人桓淺深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
鋸椎城上二步一渠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
尺辟長六尺二步一荅廣九尺袤十二尺二
步置連挺長斧長椎各一物槍二十枚周置
二步中二步一木弩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
爲矢節毋以竹箭楛趙㩧榆可蓋求齊鐵夫
播以射衙及櫳樅二步積石石重中鈞以上

者五百枚毋百以亢疾犁壁皆可善方二步
積苙大一圍長丈二十枚五步一罌盛水有
奚奚蠡大容一斗五步積狗屍五百枚狗屍
長三尺喪以弟甕亦端堅約弋十步積摶大
二圍以上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竈
有鐵鐟容石以上者一戒以爲湯及持沙毋
下千石三十步置坐候樓樓出於堞四尺廣
三尺廣四尺板周三面密傅之夏蓋亦上五

十步一藉車藉車必爲鐵纂五十步一井屏
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方尚必爲關籥
守之五十步積薪毋下三百石善蒙塗毋令
外火能傷也百步一櫳樅起地高五丈三層
下廣前面八尺後十三尺亦上稱議衰殺之
百步一木樓樓廣前面九尺高七尺樓軔居
坫出城十二尺百步爯再十甕以木爲繫連
水器容四斗到六什者百百步一積雜秆大

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爲櫓櫓廣四尺高八尺爲衝術百步爲幽牘廣三尺高四尺者千二百步一立樓城中廣二丈五尺二長二丈出樞五尺城上廣三步到四步乃可以爲使鬬俾倪廣三尺高二尺五寸陛高二尺五廣長各三尺遠唐各六尺城上四隅童異高五尺四尉舍焉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貍三尺去堞五寸夫長丈二尺臂長六尺半植一

鑿內後長五寸夫兩鑿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適貍渠鑿坎覆以瓦冬日以馬夫寒皆待命若以瓦爲坎城上千步一表長丈棄水者操表搖之五五十步一廁與下同圂之廁者不得操城上三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城上五十步一道陛高二尺五寸長十步城上五十步一樓扤扤勇勇必重士樓百步一外門發樓左右渠之爲樓加藉幕棧上出之以

救外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盡除去之城下州道內百步一積藉毋下三千石以上善塗之城上十人一什長屬一吏士一帛尉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厚四尺爲閨門兩扇令各可以自閉亭尉尉必取有序忠信可任事者二舍共一井爨灰康粃杯馬夫皆謹收藏之城上之備渠譫藉車行棧行樓到頡皐連挺長斧長椎長茲距飛衝縣批屈樓

五十步一堞下爲爵內三尺而一爲薪皐二圍長四尺半必有潔瓦石重二升以上上城上涉五十步一積竈置鐵錯焉與涉同處木大二圍長丈二尺以上善耿卞本名曰長從五十步三十木橋長三丈毋下五十後使辛急爲壘壁以蓋瓦後之用瓦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磨撕使重室子

子居亓上候適視亓能狀與亓進左右所移處失候斬適人爲内而來我亟使穴師選本匝而穴之爲之且内弩以應之民室杵木瓦石可以蓋城之備者盡上之不從令者斬昔築七尺一居屬五步一壘五築有銻長斧柄長八尺十步一長鎌柄長八尺十步一鬭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亦兩端三步一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也深以廣樓撕揗守備

繕利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吏民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城下里中家人各葆亦左右前後如城上城小人衆葆離鄉老弱國中及也大城冦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編唯

勿燒冦在城下時换吏卒署而毋換亦養養毋得上城冦在城下牧諸盆甕耕積之城下百步一積積五百城門内不得有室爲周官桓吏四尺爲倪行棧内閈二關一堞除城場外去池百步墻垣樹木小大盡壞伐除去之冦所從來若昵道傒近若城場皆爲扈樓立竹箭天中守堂下爲大樓高臨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客待見時召三老左葆官中者與

計事得爲之奈何子墨子曰問穴土之守邪備穴者城内爲高樓以謹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百人城下樓本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冦爲面而蛾傳之主人則先之知主人利客適客攻以遂十萬物之

衆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百步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諸不盡百五步者主人利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隊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千人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使老小不事者守於城上不當術者城持出必爲明填令吏民皆智知之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從人非亦故人乃亦積章也千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得行行及

吏卒從之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重禁之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候望適人適人爲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此穴土也急塹城內內亦土直之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傅城足高地丈五尺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爲罌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鞈革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令陶者爲月明長二

尺五寸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內中偃一覆一柱之外善周塗亦傅柱者勿燒柱者勿燒柱善塗亦竇際勿令泄兩旁皆如此與內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疾亦中勿滿疾康長五竇左右俱雜相如也穴內口爲竈令如窯令容七八員艾左右竇皆如此竈用四橐穴且遇以頡皐衝之疾鼓橐熏之必令明習橐事者勿令離竈口連版以穴高下廣陜爲度令穴

者與版俱前鑿亦版令容矛參分亦疏數令可以救竇穴則遇以彼當之以矛救竇勿令塞竇竇則塞引版而郄過一竇而塞之鑿亦竇通亦煙煙通疾鼓橐以熏之徙穴內聽穴之左右急絕亦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以柴塗令無可燒板也然則內士之攻敗矣斬艾與此長尺乃置窯竈中先壘窯壁迎穴爲連鑿井傅城足三丈一視外之廣陜而爲

鑿井慎勿失城卑內高從內難鑿井城上爲
三四井內新斲井中伏而聽之審之知穴之
所在穴而迎之穴且遇爲頡皐必以堅杖爲
夫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頡皐衝之
灌以不潔十餘石趣狀此井中置艾亦上七
分盆蓋井口毋令煙上泄旁亦彙口疾鼓之
以車輪轀一束樵染麻索塗中以束之鐵鎖
縣正當寇內口鐵鎖長三丈端環一端鉤傾

穴高七尺五寸廣柱間也尺二尺一柱柱下
傅舄二柱共一負十一兩柱同質橫負土柱
大二圍半必固亦負土無柱與柱交者穴二
窯皆爲穴月屋爲置吏舍人各一人必置水
塞穴門以車兩走爲蒀塗赤上以穴高下廣
陝爲度令人穴中四五尺維置之當內者客
爭伏門轉而塞之爲窯客三員艾者令亦突
人伏尺伏付炎一旁以二㯤守之勿離內亐

以鐵長四尺半大如鐵服說即刃之二亐內
去竇尺邪鑿之上穴當心亦亐長七尺穴中
爲環利率穴二鑿井城上俟亦身井且通居
版上而鑿亦一徧已而移版鑿一徧頡皐爲
兩夫而旁貍亦植而數鉤亦兩端諸作穴者
五十人男女相半城上爲爵穴下堞三尺廣
亦外五步一爵穴大容苴高者六尺下者三
尺疏數自適爲之塞外塹去格七尺爲縣梁

城筵陝不可塹者勿塹城上三十步一聾竈
入壇苣長五節冠在城下聞鼓音燔苣復鼓
內苣爵穴中照外諸藉車皆鐵什藉車之柱
長丈七尺亦貍者四尺夫長三丈以上至三
丈五尺馬頰長二尺八寸試藉車之力而爲
之困失四分之三在上藉車夫長三尺四二
三在上馬頰在三分中馬頰長二尺八寸夫
長二十四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車輪藉車

桓長丈二尺半諸藉車皆鐵什復車者在之冠闔池來爲作水甬深四尺堅慕貍之十尺一覆以月而待令以木大圍長二尺四分而早鑿之置炭火亦中而合慕之而以藉車投之爲疾犂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上涿代代長七寸我閒六寸剡亦未狗走廣七寸長尺八寸蚤長四寸犬耳施之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之木十人之所舉爲十挈五

人之所舉爲五挈凡經重以挈爲人數爲薪樵挈壯者有挈弱者有挈皆稱亦任凡挈輕重所爲吏人各得亦任城中無食則爲大殺去城門五步大壍之高地三丈下地至施賊亦中上爲發梁而機巧之比傳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溝壘毋可踰越而出佻且比適人遂人引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

備高臨第五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積土爲高以臨吾城薪土俱上以爲羊黔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黔者將之拙者也足以勞本不足以害城守爲臺城以臨羊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行城三十尺強弩之技機藉之奇器之然則羊黔之攻敗矣備矣臨以連弩之車材大方一方一

尺長稱城之薄厚兩軸三輪輪居筐中重下上筐左右旁二植左右有衡植衡植左右皆圜內內徑四寸左右縛弩皆於植以弦鉤弦至於大弦弩臂前後與筐齊筐高八尺弩軸去下筐三尺五寸連弩機郭同銅一石三十斤引弦鹿長奴筐大三圍半左右有鉤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鉤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橫臂齊筐外蚤尺五寸有距傳六寸

厚三寸長如筐有儀有詘勝可上下爲武重一石以材大圍五寸矢長十尺以繩矢端如如戈射以磨鹿卷牧矢高弩臂三尺用弩無數出人六十枚用小矢無留十人主此皁遂具寇爲高樓以射道城上以荅羅矢

備梯第五十六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子墨子其哀之及管

酒槐脯寄于大山昧葇坐之以樵禽子禽子再拜而嘆子墨子曰亦何欲乎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子墨子曰姑亡姑亡古有亦術者內不親民外不約治以少閒衆以弱輕強身死國亡爲天下笑子亦慎之恐爲身薑禽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問客衆而勇烟資吾池軍卒並進雲梯既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上吾城爲之奈何子墨子曰問

雲梯之邪雲梯者重器也亦動移甚難守爲行城雜樓相見以環亦中以適廣陜爲度環中藉幕毋廣亦處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法爲爵穴煇鼠施荅亦外機衝錢城廣與隊等雜亦閒以鐫劒持衝十人執劒五人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披機藉之城上繁下矢石沙炭

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靜爲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若此則雲梯之攻敗矣守爲行堞堞高六尺而一等施劒亦面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爵穴三尺而一蒺藜投必遂而立以車推引之裾城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小大盡本斷之以十尺爲傳雜而深埋之堅築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殺有一鬲鬲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

五尺裾門一施淺埋勿築令易拔城希裾門而直桀縣火四尺一鉤樴五步一竈門有鑪炭令適人盡入煇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載而立亦廣終隊兩載之間載之門一火皆立而持鼓而撚火即具發之適人除火而復攻縣火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吾死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貴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施伏夜半城上四面鼓噪適人必或有此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為服以號相得若也則雲梯之攻敗矣

備水第五十八

城內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徧下令耳亦內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置則瓦井中視外水深丈以上鑿城內水耳並船以為十臨臨三十人人擅弩計四有方必善以船為轒轀二十船為一隊選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亦二十人人擅有方劒甲鞮瞀十人擅苗先養材士為異舍食亦父母妻子以為質視水可決以臨轒轀決外隄城上為射撬疾佐之

備突第六十一

城百步一突門突門各為窯竈竇入門四五尺為亦門上瓦屋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亦上維置突門內使度門廣狹令之入門中四五尺置窯竈門旁為橐充竈狀柴艾寇即入下輪而塞之鼓橐而熏之

備穴第六十二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城壞或中人大鋋前長尺蚤長五寸兩鋋交之置如平不如平

不利兌亦兩木穴隊若衝隊必審如攻隊之
廣狹而令雅穿亦穴令亦廣必夷客隊疏束
樹木令足以爲柴搏毋前面樹長丈七尺一
以爲外面以柴搏從橫施之外面以强塗毋
令土漏令亦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
以柴木土稍杜之以急爲故前面之長短豫
蚤接之令能任塗足以爲堞善塗亦外令毋
可燒拔也大城丈五爲閨門廣四尺爲郭門

郭門在外爲衛以兩木當門鑿亦木維敷上
堞爲斬縣梁酹穿斷城以板橋邪穿外以板
次之倚殺如城報城內有傳壤因以內壞爲
外鑿亦間深丈五尺室以樵可燒之以待適
令耳屬城爲再重樓下鑿城外堞內深丈五
廣丈二樓若令耳皆令有力者主敵善射者
主發佐皆廣矢治裾諸延堞高六尺部廣四
尺皆爲兵弩簡格轉射機機長六尺貍一尺

兩材合而爲之輼輼長二尺中鑿夫之爲道
臂臂長至桓二十步一令善射之者佐一人
皆勿離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爲通舄
下高丈上九尺廣長各丈六尺皆爲寧三十
步一突九尺廣十尺高八尺鑿廣三尺表二
尺爲寧城上爲攢火夫長以城高下爲度置
火亦未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艾
皆積參石蒺藜渠長丈六尺夫長丈臂長六
尺亦貍者三尺樹渠毋堞堞三尺藉莫長八

尺廣七尺亦木也廣五尺中藉苴爲之橋索
亦端適攻一令人下上之勿離城上三十步
一藉車當隊者不用此數城上三十步一聾
竈傳火者必以布麻什革盆十步一柄長八
尺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敝裕新布長六
尺中拙柄長丈十步一必以大繩爲箭城上
十步一鈂水甋容三石以上小大相雜盆蠡

各二財爲卒乾飯人二斗以備陰雨面使積燥處令使守爲城內堞外行餐置器備殺沙礫鐵皆爲坏斗令陶者爲薄缻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即用取三秘合束堅爲斗城上隔棧高丈二剡亦一末爲閨門閨門兩扇令可以各自閉也救闉池者以火與爭鼓橐馮埴外內以柴爲燔靈丁三丈一火耳施之十步一人居柴內弩弩半爲狗犀者環之牆七步

而一寇至吾城急非常也謹備穴穴疑有應寇急穴穴未得慎毋追凡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鑿如前步下三尺十步擁穴左右橫行高廣各十尺殺俚兩罌深平城置板亦上𦉫板以井聽五步一密用㮇若松爲穴戶戶穴有兩蒺藜皆長極亦戶戶爲環壘石外埻高七尺加堞亦上勿爲陛與石以縣陛上下出入具鑪橐橐以牛皮

鑪有兩缻以橋鼓之百十每亦熏四十什然炭杜之滿鑪而蓋之毋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穴即以伯鑿而求通之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圍而毋逐且戰北以須鑪火之然也即去而入壅穴殺有鼠闚爲之戶及關籥獨順得往來行亦中穴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五十人攻內爲傳士之口受六參約枲繩以牛亦下可提而與投

已則穴七人守退壘之中爲大廡一藏穴具亦中難穴取城外池脣木月散之什斬亦穴深到界難近穴爲鐵鈇金與扶林長四尺財自足客即穴亦穴而應之爲鐵鉤鉅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微以鉤客穴者爲短矛短戟短弩䖝矢財自足穴微以鬬以金劍爲難長五尺爲銎木杘杘有慮枚以左客穴戒持罌客三十斤以上貍穴中丈一以聽穴者聲爲穴

高八尺廣善爲傳置具全牛交槀皮及扶衛穴二蓋陳靃及艾穴徹熏之以斧金爲斫柄長三尺衛穴四爲壘衛穴四十屬四爲斤斧鋸鑿钁財自足爲鐵校衛穴四爲中櫓高十丈半廣四尺爲横穴八櫓蓋具槀枲財自足以燭穴中蓋持醯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以益盛醯置穴中大盆毋少四斗即熏以自臨醯上及以沺目

備蛾傳第六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敵人強弱遂以傳城後上先斷以爲法程斬城爲基掘下爲室前上不止後射既疾爲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蛾傳之守邪蛾傳者將之忿者也守爲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擢之太氾迫之燒荅覆之沙石雨之然則蛾傳之攻敗矣備蛾傳爲縣脾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旁廣五尺高五尺而折爲下磨車轉徑尺六寸令一人操二丈四方刃其兩端居縣脾中以鐵瑣敷縣二脾上衡爲之機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勿離施縣脾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爲纍荅廣從丈各二尺以木爲上衡以麻索大編之染其索塗中爲鐵鏁鉤其兩端之縣客則蛾傳城燒荅以覆之連筳抄大皆救之以車兩走軸間廣大以圉犯之融其兩端以束輪徧

徧塗其上室中以榆若蒸以棘爲旁命曰火捽一曰傳湯以當隊客則乘隊燒傳湯斬維而下之令勇士隨而擊之以爲勇士前行城上輙塞壞城城下足爲下說鑱杙長五尺大圍半以上皆剡其末爲五行行間廣三尺貍三尺大耳樹之爲連殳長五尺大十尺挺長二尺大六寸索長二尺椎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斧柄長六尺刃必利皆葬其一後荅廣

丈二尺　丈六尺垂前衡四寸兩端接尺
相覆勿令魚鱗三著其後行中央木繩一長
二丈六尺答樓不會者以牒塞數暴乾答為
格令風上下堞惡疑壞者先貍木十尺一枚
一節壞斲植以押慮盧薄於木盧薄表八尺
廣七寸經尺一數施一擊而下之為上下釫
而斲之經一鈞禾樓羅石縣答植內毋植外
杜格貍四尺高者十尺木長短相雜兌其上

而外內厚塗之為前行行棧縣答隅為樓樓
必曲裏土五步一毋其二十畾爵穴十尺一
下壞三尺廣其外轉傭城上樓及散與池革
盆若轉攻卒擊其後煖失治車革火凡殺蛾
傳而攻者之法置薄城外去城十尺薄厚十
尺伐操之法大小盡木斷之以十尺為斷離
而深貍堅築之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有𡒄
厚十尺殺有兩門廣五步薄門板梯貍之築

令易拔城上希薄門而置搗縣火四尺一椅
五步一竈竈門有鑪炭傳令敵人盡入車火
燒門縣火次之載而立其廣終隊兩載之間
一火皆立而待鼓音而燃即俱發之敵人辟
火而復攻縣火復下敵人甚病敵引哭而榆
則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賁士主
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
因素出兵將施伏夜半而城上四面鼓噪敵

之必或破軍殺將以衣為服以號相得

墨子卷之十四 終

迎敵祠第六十八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敵以西方來迎之西

壇壇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將服必黑其牲以彘從外宅諸名大祠靈巫或禱焉給禱牲凡望氣有大將氣有小將氣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醫卜

有所長具藥宮之善爲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請守守獨智巫卜望之氣請而已其出入爲流言驚駭恐吏民謹微察之斷罪不赦望氣舍近守官牧賢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第之舉屠酤者置廚給事第之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出葆循溝防築薦通塗脩城百官共財百工即事司馬視城脩卒伍設守門二人掌右閹二人掌左閹四人掌閉百

甲坐之城上步一甲一戟其贊三人五步有五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旁有大率中有大將皆有司吏卒長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中處澤急而奏之士皆有職城之外矢之所還壞其牆無以爲客菌三十里之內薪蒸水皆入內狗彘豚雞食其宍斂其骸以爲醢腹病者以起城之內薪蒸廬室矢之所還皆爲之塗菌令命昏緯狗纂馬掔緯靜夜聞

鼓聲而譟所以闔客之氣也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譟則民不疾矣祝史乃告於望四山川社稷先於戎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廟曰其人爲不道不脩義詳唯乃是王曰予必懷亡爾社稷滅爾百姓二參子尚夜自廈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既誓公乃退食舍於中大廟之右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干鼓于門右置旂左置旌于隅練名射參

發告勝五兵咸備乃下出挨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役司馬射自門右蓬矢射之茅參發弓弩繼之校自門左先以揮木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覆之以甑

旗幟第六十九

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黃旗石爲白旗水爲黑旗食爲菌旗死士爲倉英之旗竟士爲雩旗多卒爲雙兎之旗五尺男子爲童旗女子爲梯末之旗弩爲狗旗戟爲㫋旗劒盾爲羽旗車爲龍旗騎爲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凡守城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萑葦有積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井竈有處重質有居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法令各有貞

輕重分數各有請主慎道路者有經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者大寇傅攻前池外廉城上當隊鼓三舉一幟到水中周鼓四舉二幟到藩鼓五舉三幟到馮垣鼓六舉四幟到女垣鼓七舉五幟到六城鼓八舉六幟乘六城半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輒部幟如進數而無鼓城爲隆長五十尺四面四門將長四十尺其次三十

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高無下四十五尺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在他於左肩中軍置之貿各一鼓中軍一三每鼓三十擊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應鼓主者斬道廣三十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二其井置鐵甕於道之外爲屏三十步而爲之圂高丈爲民圂垣高十二尺以上巷術周道者必爲之門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從令者斬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衍異衣章微令男女可知諸守牲格者三出却適守以令召賜食前予大旗署百戶邑若他人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牲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爲度斬卒中教解前後左右卒勞者更休之

號令第七十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得其任則勞而無功人亦如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出於王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夷之勞苦者舉其守卒之財用有餘不足地形之當守邊者其器備常多者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田不辟少食無大屋草蓋少用桼多財民好食爲內牒內行棧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養皆爲舍道內各當其隔部養什二人爲符者曰養吏一人辨護諸門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留心其旁不從令者戮敵人但至千丈之城必郭迎之主人利不盡千丈者勿迎也視敵之居曲衆少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凡守城者以亟傷敵爲上其延日持久以待

救之至明於守者也不能此乃能守城守城
之法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今盡召五官
及百長以富人重室之親舍之官府謹令信
人守衛之謹密爲故乃傳城守城將營無下
三百人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
臣及死事之後重者從卒各百人門將幷守
他門他之上必夾爲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
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字子五十步一

擊因城中里爲八部部一吏吏各從四人以
行衝術及里中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及
會計者分里以爲四部部一長以苛往來不
以時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四
人以上有分者大將必與爲信符大將使人
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者伯長以
上輒止之以聞大將當止不止及從吏卒縱
之皆斬諸有罪自死罪上皆還父母妻子同

產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
子老少人一矛卒有驚事中軍疾擊鼓者三
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
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竝行
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一徇
而所以備姦也里正與皆守宿里門吏行其
部至里門正與開門內吏與行父老之守及
窮巷閒無人之處姦民之所謀爲外心罪車

裂正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之除又
賞之黃金人二鎰大將使使人行守長夜五
循行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
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必爲屏火突
高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失火者斬其端失
火以爲事者車裂伍人不得斬得之除救火
者無敢讙譁及離守絕巷救火者斬其正及
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部吏亟令

人謂之大將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吏
失不言者斬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
有所失逮其以火爲亂事者如法圍城之重
禁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讙囂三最並
行相視坐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相指相呼
相麾相踵相投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訟駮言
語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
得之除伍人踰城歸敵伍人不得斬與伯歸

敵隊吏斬與吏歸敵隊將斬歸敵者父母妻
子同產皆車裂先覺之除當術需敵離地斬
伍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鬬却敵於術敵下
終不能復上疾鬬者隊二人賜上奉而勝圍
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爲關内侯輔
將如令賜上卿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
夫官吏豪傑與計堅守者十人及城上吏比
五官者皆賜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級女

子賜錢五千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
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此所以勸吏民
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曹無過二人
勇敢爲前行伍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離
署戮門尉晝三閲之莫鼓擊門閉一閲守時
令人參之上逋者名鋪食皆於署不得外食
守必謹微察視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
者志意顔色使令言語之請及上飲食必令

人嘗皆非請也擊而請故守有所不悅謁者
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守曰斷之衝之若
縛之不如令及後縛者皆斷必時素誡之諸
門下朝夕立若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旦夕
就位先佑有功有能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
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一諸人士
外使者來必合有以執將出而還若行縣必
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守乃入舍爲人

下者常司上之隨而行松上不隨下必須
隨客卒守主人及以爲守衛主人亦守客
卒城中戍卒其邑或以下寇謹備之數錄其
署同邑者勿令共所守與階門吏爲符符合
人勞符不合牧守言若上城者衣服他不如
令者宿鼓在守大門中莫令騎若使者操節
閉城者皆以執毚昏鼓鼓十諸門亭皆閉之
行者斷必擊問行故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

縱行者諸城門吏各入請籥開門已輒復上
籥有符節不用此令寇至樓鼓五有周鼓雜
小鼓乃應之小鼓五後從軍斷命必足畏賞
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人隨省其可行不行
號夕有號失號斷爲守備程而署之曰某程
置署街街衢階若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諸
吏卒民有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
能捕告賜黃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職而擅

之取若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爲之斷諸吏卒
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收以屬都司
空若候候以聞守不收而擅縱之斷能捕得
謀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以令爲除死罪二
人城旦四人反城事父母去者去者之父母
妻子悉舉民室材木瓦若藺石數署長短小
大當舉不舉吏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
其左右左右有罪而不智也其次伍有罪若

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若非伍而先
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內守
任令丞尉亡得入當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
爵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諸取
當者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物粟米以
貿易凡器者卒以賈予邑人知識昆弟有罪
雖不在縣中而欲爲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
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

留言及之傳者斷諸可以便事者亟以疏傳言守吏卒民欲言事者亟為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諸者斷縣各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重厚口數多少官府城下吏卒民皆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燔曼延燔人斷諸以衆彊凌弱少及彊姦人婦女以讙譁者皆斷諸城門若亭謹候視往來往者符符傳疑若無符皆詣縣廷言請問其所使其有

符傳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為召勿令里巷中三老守閭令厲繕夫為荅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傳令里中有以羽羽在三所差家人各令其官中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閭者失苛止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盜者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

著之其署同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日壹發席蓐令相錯發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召其人與次司空葬之勿令得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養予醫給藥賜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閭視病有瘳輒造事上詐為自賊傷以辟事者族之事已守使吏身行死傷家臨戶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守以令益邑中豪傑力鬬諸

有功者必身行死傷者家以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亟發使者往勞舉有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祿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若欲以城為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城下理中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

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職和旌者斷不從令
者斷非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戟縣不城
上下不與衆等者斷無應而妄讙呼者斷緩
失者斷譽客內毀者斷離署而聚語者斷聞
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
其署鄰守必自謀其先後非其署而妄入之
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挾私書
行請謁及爲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

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藉之無
符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
署而無易其養譽敵少以爲衆亂以爲治敵
攻拙以爲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
藉客射以書無得舉外示內以善無得應不
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書射寇犯
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城上有能捕告之
者賞之黃金二十斤非時而行者唯守及摻

太守之節而使者守人臨城必謹問父老吏
大夫請有怨仇讎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爲
之解之守必自異其入而藉之孤之有以私
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斷其以城爲
外謀者三族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
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吏大夫
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　常
請之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

具之令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術鄉長者父老
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必尊寵之若貧人食
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父母親戚妻
子皆時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樓臨
質宮而善周必密塗樓令下無見上上見下
下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
信無害可任事者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
帛財物各自守之慎勿相盜葆宮之牆必三

重墻之垣守者皆累瓦釜墻上門有吏主者門里筦閉必須太守之節葆衛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墻門閨者非令衛司馬門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史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報守上守獨知其請而已無與望氣妄為不善言驚恐民斷弗赦度食不足食民各

自占家五種石升數為期其在蓴害吏與雜訾期盡匿不占占悉令吏卒欵得皆斷有能捕告賜什三收粟米布錢金出內畜產皆為平直其賈與主人券書之事已皆各以其賈倍償之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爵欲為吏者許之其不欲為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贖士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其受構賞者令葆宮見以與其親欲以復佐上者皆倍其

爵賞某縣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積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百石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賞之什三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守入城先以候為始得輒宮養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候者為異宮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候來若復就閒守宮三難外環隅為之樓內環為樓樓入葆宮丈五

尺為復道葆不得有室三日一發席蓐略視之布茅宮中厚三尺以上發候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親戚妻子厚奉資之必重發候為養其親若妻子為異舍無與員同所給食之酒肉遣他候奉資之如前候反相參審信厚賜之候三發三信重賜之不欲受賜而欲為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守珮授之印其不欲為吏而欲受構賞祿皆如前有能入深至

主國者問之審信賞之倍他候其不欲受賞
而欲爲利者許之三百之候杅士受賞賜者
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其親之所見其見守
之任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爵祿罪人倍
之士候無過十里居高便所樹表表三人守
之比至城者三表與城上烽燧相望晝則舉
烽夜則舉火聞寇所從來審知寇形必攻論
小城不自守通者盡葆其老弱粟米畜產遣

卒候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愼無厭建
候者曹無過三百人日暮出之爲微職空隊
要塞之人所往來者令可　迹者無下里三
人平而迹各立其表城上應之候出越陳表
遮坐郭門之外內立其表令卒之少居門內
令其少多無知可也節有驚見寇越陳表城
上以麾指之迹坐擊缶期以戰備從麾所指
望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舉四

垂狎城舉五垂夜以火皆如此去郭百步墻
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井盡窒之無可
得汲也外空室盡發之木盡伐之諸可以攻
城者盡內城中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各
其記取之事爲之券書其枚數當遂枚木不
能盡內旣燒之無令客得而用之人自大書
版著之其署忠有司出其所治則從淫之法
其罪射務色謾缶淫囂不靜當路尼衆舍事

後就踰時不寧其罪射讙囂駴衆其罪殺非
上不諫次主凶言其罪殺無敢有樂器弊騏
軍中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
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
罪射飮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於軍中有
則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罪而不
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凡將率鬭其衆失法
殺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聞誓令伐之服罪

凡戮人於市死上目行謁者侍令門外為二曹夾門坐鋪食更無空門下謁者一長守數令人中視其亡者以督門尉與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人夾令門內坐二人夾散門外坐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上侍者名守室下高樓候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者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守守以順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告其事者以驗之樓下人受候者言

以報守中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閉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守宮之術衢置屯道各垣其兩旁高丈為埤睨立初雞足置夾挾視葆食而札書得必謹案視參食者節不法正請之屯陳垣外術衢街皆樓高臨里中樓一鼓聾竈即有物故鼓吏至而正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厠厠與上同圂請有罪過而可無斷者令杼厠利之

雜守第七十一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以駭主人薪土俱上以為羊坽積土為高以臨民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為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坽之守耶羊坽者攻之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坽之政遠攻則遠害近城則近害不至城矢石無休左右趣射蘭為柱後望以固厲吾銳卒慎無使顧守者重下攻

者輕云養勇高奮民心百倍多執數少乃不殆作士不休不能禁禦遂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之凡待煙衝雲梯臨之法必廣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樺之左百步右百步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選厲銳卒慎無使顧賞審行罰以靜為故從之以急無使主慮恚癒高憤民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不乃怠衝臨梯皆以衝衝之渠長丈五尺

其理者二尺矢長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弟丈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傳葉五寸梯渠十丈一梯渠答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答百二十九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甚害者爲築三亭亭三隅織女之令能相救諸距阜山林溝瀆丘陵阡陌郭門若閻術可要塞及爲微職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葆民先舉城中官府民宅室署大小調處

葆者或欲從兄弟知者許之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即急則使積門內候無過五十寇至隨葉去唯弇逮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爲置平賈與主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鈞其分職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彊弱有數天下事具矣築郵亭者圜之高三丈以上令侍殺爲辟梯梯兩臂長三尺連門三尺報

以繩連之塹再雜爲縣梁聾竈亭一鼓寇烽驚烽亂烽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止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舉輒五鼓傳又以又爲之言寇所從來者少多旦弇還去來屬次烽勿罷望見寇舉一烽入境舉二烽射妻舉三烽一藍郭會舉四烽二藍城會舉五烽五藍夜以火如此數守烽者事急日暮出之令皆爲微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

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候出置田表斥坐郭內外立旗幟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即有驚舉孔表見寇舉牧表城上以麾指之斥步鼓整旗旗以備戰從麾所指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女子函走入即見放到傳到城止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守數令騎若吏行旁視有以知爲所爲其曹一鼓望見寇鼓傳到城止升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

十四石四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
升六食終歲十二石升食食五升參食食二
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
大半日再食救死之時日二升者二十日日
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
免於九十日之約矣寇近亟收諸雜鄉食器
若銅鐵及他可以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
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

發寇薄發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入柴勿積
魚鱗簪當隊令易取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
之無令寇得用之積木各以長短小大惡美
形相從城四面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
爲關鼻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
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大
城四人候二人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
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

在葆宮中者乃得爲侍吏諸吏必有質乃得
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令行者趣其
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日五閱
之上逋者名池水廉有要有害必爲疑人令
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墻外水中爲竹
箭箭尺廣二步箭於下水五寸雜長短前外
廉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三十步一弩廬廬
廣十尺袤丈二尺隊有急極急發其近者往

佐其次襲其處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
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劒驗之節出
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掺者名百步一隊
閤通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爲筭墉墉善其
上先行德計謀合乃入葆葆入守無行城無
離舍諸守者審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焉晨暮
卒歌以爲度用人少易守取疏令民家有三
年畜蔬食以備湛旱歲不爲常令邊縣豫種

亓貝芫芒亓烏喙祩葉外宅溝井可寘塞不可置
此其中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寇至諸門戶
令皆鑿而類竅之各爲二類一鑿而屬繩繩
長四尺大如指寇至先殺牛羊雞狗烏鴈收
其皮革筋角脂腦羽彘皆剝之吏橝桐㮚爲
鐵錍厚簡爲衡枉事急卒不可遠令掘外宅
林謀多少若治城元本空爲擊三隅之重五斤
已上諸林木渥水中無過一茷塗茅屋若積

薪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
以左守備者上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
人有長人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
內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善門人者守必
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民相惡若議吏
吏所解皆禮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
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爲署吏令給事官府
若舍蘭石厲矢諸林器用皆謹部各有積分

數爲解車以枱城矣以軺車輪軲廣十尺轅
長丈爲三輻廣六尺爲板箱長與轅等四高
尺善蓋上治中令可載矢子墨子曰凡不守
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者城小人衆二不
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
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五不守也率萬家而
城方三里

墨子卷之十五終

右墨子墨子貴仁義是堯舜禹湯文武而非仲尼仲尼仁義之宗堯舜禹湯文武之選也而非之是尚得爲貴仁義是堯舜禹湯文武者哉今觀其非仲尼無所置喙第捨晏嬰之言而託之乎見究其似可與侏儒比肩墨子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而有能距之者是亦聖人之徒謂非儒也其他固可誦已謹附此以爲讀墨子者告南昌唐堯臣書

尹文子一卷

明刻本

尹文子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周尹文撰。前有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序，稱條次撰定爲上下篇。文獻通考著錄作二卷。此本亦題大道上篇、大道下篇，與序文相符，而通爲一卷，蓋後人所合併也。莊子天下篇以尹文宋鈃並稱，顏師古注漢書謂齊宣王時人，考劉向說苑載文與宣王問答，顏蓋據此。然呂氏春秋又載其與湣王問答事，殆宣王時稷下舊人，至湣王時猶在歟。其書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陳治道，欲自處於虛靜，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核其實，故其言出入於黃老申韓之間。周氏涉筆謂其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蓋得其眞。晁公武讀書志以爲誦法仲尼，其言誠過。宜爲高似孫緯略所譏。然似孫以儒理繩之，謂其淆雜，亦爲未允。百氏爭鳴，九流並列，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自老莊以下，均自爲一家之言。讀其文者，取其博辨閎肆足矣，安能限以一格哉。序中所稱熙伯，蓋繆襲之字。其山陽仲長氏不知爲誰。李淑邯鄲書目以爲仲長統，然統卒於建安之末，與所云黃初末者不合。晁公武因此而疑史誤，未免附會矣。

尹文子序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鈃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稱之著書一篇多所彌綸莊子曰不累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於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之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黃老大較刑名家也近爲誣矣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熈伯以此書見示意甚玩之而多脫誤聊試條次撰定爲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

山陽仲長氏撰定

尹文子

大道上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衆有必名生於不稱則群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員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得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爲而自治故窮則徼終徼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員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員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

之名實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法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群下得窺非術之奧者有勢使群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秘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

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愚命惡者也今卽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卽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辯也名稱者何彼此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疎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

親疎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爲親疎名善惡爲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矣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之間而不期爲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

能辨其名分名宜屬彼分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膻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聾瞽可以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

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為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

之辨所為者極於堅偽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名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衆行之為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群勇欲絶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辯不可

為戶說絶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illegible]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不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

蒙曰雉兎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愚非能愚而智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

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醜此
爲得之道也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
驕愚弱者不懾智愚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世
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
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
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臣之所用同而
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忮於衆俗所
共去故心皆殊而爲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
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愼所飾
不可不擇昔齊桓好衣紫闔境不鬻異采楚莊愛

細腰一國皆有饑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
由也故俗苟沴必爲治以矯之物苟溢必立制以
檢之累於俗飾於物者不可與爲治矣昔晉國苦
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
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
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比及數年民之長幼臨敵
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之驗聖王知民情
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
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私欲
寢廢則遭賢之與遭愚均矣若使遭賢則治遭愚

則亂是治亂屬於賢愚不係於禮樂是聖人之術
與聖主而俱沒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則亂多
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處
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己親疎係乎勢利不係
於不肖與仁賢吾亦不敢據以爲天理以爲地勢
之自然者爾今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賢實寡趨
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
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
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
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慶賞刑罰君事

也守職效能臣業也君科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
臣各愼所任故有守職效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
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
也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
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鬭此仁君之德可以爲主矣
守職分使不亂愼所任而無私飢飽一心毀譽同
慮賞亦不忘罰亦不怨此居下之節可爲人臣矣世
有因名以得實亦以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
之謂己能用强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
左右皆引試之中闕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

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妹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爲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感其欲獻於己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遄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

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爲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不以楚人戰於泓公子目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之餘不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弒襄公立公孫無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既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徵夷吾以爲相晉文公爲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公卒賂秦以求反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於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已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已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已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爲正非已所獨了則犯衆者爲非順衆者爲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地

則人所不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群下也國亂有三事年飢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用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乖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尭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餐挹聖人錯而不言也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彊國有治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彊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勝少子孫疏宗彊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内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脩理彊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入而後彊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治主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熒

猳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語曰佞辯可以熒惑鬼神曰鬼神聽明正直孰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惑此尤佞辨之巧靡不入也夫安辨者雖不能熒惑鬼神熒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嗜好而不敢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其利人喜聞已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已之過也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

間承之於言行之先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終身莫悟危亡繼踵焉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已無事焉已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取彊取彊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

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已已非理也已能出理理非已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

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往復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為人上者必慎所令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

自足於己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為國
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
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為治無以為治是人
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
爵祿而後富則人力爭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
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為國者無使
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
矣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
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槩非
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同算鈞而彼

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才鈞智同
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其敝
在於不知乘權藉勢之異而雖曰智能之同是不
達之過雖君子之鄙亦君子之怒也人貧則怨人
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己也起於情
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
驕人此情所易貴而弗能貴弗可恕矣眾人見貧
賤則慢而疏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
賕於己疏之可也未必損己而必疏之以其無益
於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己親之可也未必

益己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
親致疏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慮故
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
共侮治世非為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
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
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
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
微之望夫富貴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
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
酬之於物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

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斂時其飢寒省
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
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為人君不
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酬貧賤者人
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
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尹文子終

慎子一卷

明萬曆四年至五年南京國子監刻子彙二十四種本

慎子一卷 少詹事陸費墀家藏本

周慎到撰。到、趙人。中興書目作瀏陽人。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慎到、趙人見於史記。瀏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與趙南北了不相涉。蓋據書坊所稱、不知何謂也。則稱瀏陽者非矣。明人刻本又云到一名廣。案陸德明莊子釋文田駢下註曰、慎子云名廣。然則駢一名廣、非到一名廣、尤舛誤也。莊子天下篇曰、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云云。是慎子之學近乎釋氏、然漢志列之於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爲刑名、此其轉關。所以申韓多稱之也。語見漢書藝文志 其書漢志作四十二篇。唐志作十卷。崇文總目作三十七篇。書錄解題則稱麻沙刻本凡五篇、已非全書。此本雖亦分五篇、而文多刪削、又非陳振孫之所見。蓋明人捃拾殘剩、重爲編次。觀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二句、前後兩見。知爲雜錄而成、失除重複矣。

趙　人　慎　到

威德一

天有明不憂人之暗地有財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不憂人之危也天雖不憂人暗闢戶牖必取已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貧伐木刈草必取已富焉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憂人之危百姓準上而比於下其必取已安焉則聖人無事也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能使人無已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非取之也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己也則聖人無事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官則事省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工事可常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教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匱矣古者立天子而貴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官長也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

所以美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此所以塞願望也明君動事分■由慧定■分財由法行德制中由禮故欲不得干時愛不得犯法貴不得踰親祿不得踰位士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賞下無羨財

因循二

天道因則大（因百姓情遂自然性則功高而事大）化則細（化民代我非物所事其理偏狹）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是故先王不受祿者不臣不厚祿者不與入難人不得其所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為不用人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謂之因

民雜三

民雜處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大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能取去焉是故必執於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一足也大君不擇其下故足不擇其下則為下易矣易為下則莫不容容故多下多下之謂大上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無事也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事無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務為善以先下

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為善以先下則下不敢與君爭善以先君矣皆稱所知以自覆掩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賢於衆也以未最賢而欲善盡被下則下不贍矣若君之智最賢以一君而盡贍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返於人不贍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也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則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也

德立四

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立正妻不使群妻疑立嫡子不使庶孽疑疑則動兩則爭雜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國不亂者君在也恃君不亂矣失君則亂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不亂者父在也恃父不亂矣失父則亂臣疑君而無不危國孽疑宗而無不危家

君人五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以心裁輕重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之用策分田之用鉤非以策鉤為過於人智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法之所加各以分蒙賞罰而無望於君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以下十條見意林）

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

以赤子不慢其保絕險者不慢其御

措鈞石使禹察之不能識也懸於權衡則氂髮識矣

兩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家富則疏族聚家貧則兄弟離

不聰不明不能王不瞽不聾不能公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

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偽

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

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

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

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腋

藏甲之國必有兵遁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兵不由忿起

按漢志四十二篇唐志十卷滕輔註今纔五篇非全書也周氏涉筆稱屏去繆悠剪削枝葉本道而附於情主法而責於上五篇雖簡約而明白純正統本貫末則全書宋時已亡逸矣馬氏意林摭取十二條具不見五篇中蓋采諸全書者今錄以附篇末云丁丑夏日潛菴子志

愼子終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漢）高誘註

元至正嘉興路儒學刻明修本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秦呂不韋撰。考史記文信侯列傳。實其賓客之所集也。太史公自序又稱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考序意篇稱維秦八年。歲在涒灘。是時不韋未遷蜀。故自高誘以下。皆不用彼說。蓋史駁文耳。漢書藝文志載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今本凡十二紀。八覽。六論。紀所統子目六十一。覽所統子目六十三。論所統子目三十六。實一百六十篇。漢志蓋舉其綱也。其十二紀。卽禮記之月令。顧以十二月割爲十二篇。每篇之後各間他文四篇。惟夏令多言樂。秋令多言兵。似乎有義。其餘則絶不可曉。先儒無說。莫之詳矣。又每紀皆附四篇。而季冬紀獨五篇。末一篇標識年月。題曰序意。爲十二紀之總論。殆所謂紀者猶內篇。而覽與論者爲外篇雜篇歟。唐劉知幾作史通內外篇。而自序一篇亦在內篇之末。外篇之前。蓋其例也。不韋固小人。而是書較諸子之言獨爲醇正。大抵以儒爲主。而參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與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論音則引樂記。論鑄劍則引考工記。雖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案。所引莊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誕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縱橫之術。刑名之說。一無及焉。其持論頗爲不苟。論者鄙其爲人。因不甚重其書。非公論也。自漢以來。註者惟高誘一家。訓詁簡質。於引證頗舛之處。如制樂篇稱成湯之時穀生於庭。則據書序以駁之。稱南子爲靈夫人。則據論語左傳以駁之。稱西門豹在魏襄王時。則據魏世家孟子以駁之。稱晉襄公伐陸渾稱楚成王慢晉文公。則皆據左傳以駁之。稱顏闔對魯莊公。則據魯世家以駁之。稱衛逐獻公立公子黚。則據左傳衛世家以駁之。皆不蹈註家附會之失。然如稱魏文侯虜齊侯獻之天子。傳無其事。不知誘何以不糾。其謂梅伯說鬼侯之女好。妲己以爲不好。因而見醢。謂白乙丙孟明皆蹇叔子。謂甯戚扣角所歌乃碩鼠之詩。謂公孫龍爲魏人。並不著所出。亦不知其何所據。又共伯得乎共首。及張毅單豹事均出莊子。乃於共伯事則曰不知其出何書。於張毅單豹事則引班固幽通賦。竟未見漆園之書。亦爲可異。若其註五世之廟曰逸書。則梅賾僞本尚未出。引詩庶姜孽孽作巘巘。鼗鼓逢逢作韸韸。則經師異本。均不足爲失也。

江南内附㭊北方賢士大夫宦轍南邁遊
從嗜古績學考索研稽惟恐弗逮元祐
恨生晚無以叅侍諸大老若徐公子方父
暢公純父劉公居敬父號節軒先生尚及
以諸生拜之於諸老先生坐席間久之金華
胡汲仲先生講道席赫山之僧舍跡落古屋
之下中設一木榻客交終日扣過從其援延
致中坐與先生劉談古今北南士大夫不數人
而節軒先生則其一也公詠秀而明潤玉立而
長身時與先生論先秦古書以為秦自用
商鞅驅其民不戰則畊禁絕先王之學固不
待李斯建言之時也然呂不韋迺能招延四
方辯博之士成呂覽一書其書雖醇疵相參
然於奇聞異見有裨世教若月令為書小戴
取之以記禮先儒不謂其為不可也頋其書版
本不復刊而讀者忽甚寔元祐聞先生此言

也時年二十餘今忽四十餘年矣已而元祐飢
驅東西漂頗聞節軒先生不樂仕僅以監
察御史終位不究德而始悲之於其子嘉興公
嘉興公以文儒起家歷朝著出為嘉興路
總管念其家所藏書皆節軒先生所手校
於是出其一二俾以刊于嘉禾之學宮與學者
共而呂氏春秋其一也公念元祐嘗受學於
胡先生之門因以諸生拜御史公者矣呂覽
既刊刻乃俾元祐為之序御史公諱克
誠字居敬累贈至禮部尚書嘉興公名貞
字庭幹由嘉興擢授海道都漕運萬戸云
遂昌鄭元祐序

呂氏春秋總目

孟春紀第一凡五篇卷第一

一曰孟春
二曰本生
三曰重己
四曰貴公
五曰去私

仲春紀第二凡五篇卷第二

一曰仲春
二曰貴生
三曰情欲
四曰當染
五曰功名 一作由道

季春紀第三凡五篇卷第三

一曰季春
二曰盡數
三曰先己
四曰論人
五曰圜道

孟夏紀第四凡五篇卷第四

一曰孟夏
二曰勸學 一作觀師
三曰尊師
四曰誣徒 一作詆役
五曰用衆 一作善學

仲夏紀第五凡五篇卷第五

一曰仲夏
二曰大樂
三曰侈樂
四曰適音 一作和樂
五曰古樂

季夏紀第六凡五篇卷第六

一曰季夏
二曰音律
三曰音初
四曰制樂
五曰明理

孟秋紀第七凡五篇卷第七

一曰孟秋
二曰蕩兵 一作用兵

三曰振亂
四曰禁塞
五曰懷寵

仲秋紀第八凡五篇卷第八
一曰仲秋
二曰論威
三曰簡選
四曰決勝
五曰愛士 一作慎窮

季秋紀第九凡五篇卷第九

一曰季秋
二曰順民
三曰知士
四曰審己
五曰精通

孟冬紀第十凡五篇卷第十
一曰孟冬
二曰節喪
三曰安死
四曰異寶
五曰異用

仲冬紀第十一凡五篇卷第十一
一曰仲冬
二曰至忠
三曰忠廉
四曰當務
五曰長見

季冬紀第十二凡六篇卷第十二
一曰季冬
二曰士節

三曰介立 一作立意
四曰誠廉
五曰不侵
六曰序意 一作廉孝

右為十二紀凡六十一篇

有始覽第一凡七篇卷第十三
一曰有始
二曰名類
三曰去尤
四曰聽言

五曰謹聽
六曰務本
七曰諭大

孝行覽第二凡八篇卷第十四
一曰孝行
二曰本味
三曰首時 一作胥時
四曰義賞
五曰長攻
六曰慎人 一作順人
七曰遇合
八曰必己 作本知 又作不遇

慎大覽第三凡八篇卷第十五
一曰慎大
二曰權勲
三曰下賢
四曰報更
五曰順說
六曰不廣
七曰貴因

八曰察今

先識覽第四凡八篇卷第十六
一曰先識
二曰觀世
三曰知接
四曰悔過
五曰樂成
六曰察微
七曰去宥
八曰正名

審分覽第五凡八篇卷第十七
一曰審分
二曰君守
三曰任數
四曰勿躬
五曰知度
六曰慎勢
七曰不二
八曰執一

審應覽第六凡八篇卷第十八

一曰審應
二曰重言
三曰精諭
四曰離謂
五曰淫辭
六曰不屈
七曰應言
八曰具備

離俗覽第七凡八篇卷第十九

一曰離俗

二曰高義
三曰上德
四曰用民
五曰適威
六曰爲欲
七曰貴信
八曰舉難

恃君覽第八凡八篇卷第二十

一曰恃君
二曰長利
三曰知分
四曰召類
五曰達鬱
六曰行論
七曰驕恣
八曰觀表

右爲八覽凡六十三篇

開春論第一凡六篇卷第二十一

一曰開春
二曰察賢

三曰期賢
四曰審爲
五曰愛類
六曰貴卒

愼行論第二凡六篇卷第二十二

一曰愼行
二曰無義
三曰疑似
四曰壹行
五曰求人

六曰察傳

貴直論第三凡六篇卷第二十三

一曰貴直

二曰直諫

三曰知化

四曰過理

五曰壅塞

六曰原亂

不苟論第四凡六篇卷第二十四

一曰不苟

二曰贊能

三曰自知

四曰當賞

五曰博志

六曰貴當

似順論第五凡六篇卷第二十五

一曰似順

二曰別類

三曰有度

四曰分職

五曰處方

六曰愼小

士容論第六凡六篇卷第二十六

一曰士容

二曰務大

三曰上農

四曰任地

五曰辯土

六曰審時

右爲六論凡三十六篇

右呂氏春秋總二十六卷凡百六十篇餘杭鏤本亡三十篇而脫句謬字合三萬餘言此本傳之于東牟王氏今四明使君元豐初奉詔修書於資善堂取大淸樓所藏本校正之元祐壬申余卧疾京師喜得此書每藥艾之間手校之自秋涉冬朱黃始就即爲一客挾之而去後三年丁見歸而頗有欲得色余亦心許之得官江夏日募善工鏤之竟以手校本寄欲得者云

鏡湖遺老記

呂氏春秋序

高誘撰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爲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秦昭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之子也太子死以庶子安國君柱爲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所幸妃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令楚質於趙而不能顧質數東攻趙趙不禮楚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也不可失乃見楚曰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耶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大而大之楚默幸之不韋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國君爲太子竊聞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請以千金爲子西行事安國君令立子爲適嗣不韋乃以寶玩珍物獻華陽夫人因言楚之賢以夫人爲天母日夜涕泣思夫人與太子夫人大喜言於安國君於是立楚爲適嗣華陽夫人以爲己子使不韋傅之不韋取邯鄲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爲夫人暨昭襄王薨太子安國君立爲華陽夫人爲后楚爲太子安國君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爲秦始皇帝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眞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子斷而裁之比其義焉

呂氏春秋卷第一

孟春紀第一　本生　重己　貴公　去私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孟長春時夏之正月也營室北方宿衞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參中旦尾中（參西方宿晉之分野尾東方宿燕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甲乙其帝太皞（甲乙木日也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號死祀於東方爲木德之帝）其神句芒（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爲木官之神）其蟲鱗其音角（東方少陽物去太陰甲散爲鱗鱗魚屬也龍爲之長角木也位在東方）律中太簇其數八（太簇陽律也竹管音與太簇聲和太陰氣衰少陽氣發萬物動生簇地而出故曰律中太簇五行數五木第三故數八）其味酸其臭羶（春東方木王木味酸酸者鑽也萬物應陽鑽地而出羶木香羶也）

其祀戶祭先脾（蟄伏之類始動生出由戶故祀戶也脾屬土陳俎豆脾在前故曰祭先脾春木勝土先食所勝也一說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蟄讀如詩文王之什東方木木火之母也火氣溫故東風解凍冰泮釋也蟄伏之蟲乘陽始振動蘇生也）魚上冰獺祭魚（魚鯉鮒之屬也應陽而動上負冰獺獱水禽也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爲時候者）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候時之鴈從彭蠡來北過至北極之沙漠也青陽者明堂也中方外圜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猶隔也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玄堂是月天子朝日告朔行令於左个之房東向堂北頭室也）乘鸞輅駕蒼龍（輅車也鸞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鑄銅爲之飾以金謂之鸞輅也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也）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旂旗名交龍爲旂載者若今之雞翅車是也服佩也所衣服佩玉皆青者順木色也）食

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麥屬金羊屬土是月也金土以是食所勝也宗廟所用之器皆疏鏤通達以象陽氣之射出）是月也以立春（冬至後四十六日而立春立春之節多在是月也）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謁告也周禮太史掌國之六典正歲時以序事故告天子以立春日也盛德在木正東方也）天子乃齋（論語曰齋必變食居必遷坐自沐絜也）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率使也迎春木氣於東方八里之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賞爵祿之賞也三公至尊坐而論道不嫌不貴故但言卿諸侯大夫者也）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相三公也出公但一相處于內也布陽德和柔之令行其慶賞施其澤惠下至于兆民無不被之也）慶賜遂行無有不當（各得其所也）迺命太史守典奉法司

天日月星辰之行（典六典法八法日月五星行度遲速太史之職也故命使司知之也）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爲常（忒差也星辰宿度司知其度以起牽牛之初爲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日從甲至癸也元善也祈求也上帝天帝也）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于保介之御間（元善也辰二辰從子至亥也耒耜耕器也措置也保介副也御致也擇善辰之日載耒耜之具於籍田致于保介之間旋用之也）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躬親也天子籍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禮以三爲文故天子三推謂一發也國語曰王耕一發班三之班次也謂公卿大夫各三其上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也）反執爵于太寢（爵飲爵太寢祖廟也示歸功於先祖故於廟故酒也）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

曰勞酒御致天子之命以勞羣臣於太廟飲之以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繁動是月也泰卦用事乾下坤上天地和同繁衆動挺而生也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命令也東郊農郊也命農大夫舍止東郊監視田事皆修封疆審端徑術修治也封界也起其疆畔紀皆情廢於疆下也詩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無休廢也端正其徑路不得邪行敗稼穡也善相丘陵阪險原隰相視也阪險傾危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殖長以教道民必躬親之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飭讀作勅勅督田事準定其功農夫正直不疑惑也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樂正樂官之長也入學宮教國子羲習羽籥之舞周禮大胥掌學士之板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也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典常也功施於民則祀之山林川澤百物所生又能興雲雨殖嘉蕃故祀之無用牝尚蕃滋也以禁止伐木春木王尚長養也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無麛無卵番蟲物也麛子曰大鹿子曰麛也無聚大衆無置城郭置立也揜骼霾髊髊骨水者物之責白骨曰骼有肉曰髊揜霾者覆藏之也顧木德而尚仁恩者也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稱舉也殃咎也兵戎不起不可以從我始春當行仁非興兵征伐時也故曰不可以從我始無變天之道變猶戾也無絕地之理絕猶斷也無亂人之紀人反德為亂紀逆也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槁國乃有恐春木也夏火也木當用事法當寬仁而行火性炎上故使草木槁落不待秋冬故曰天氣不和國人惶恐也行秋令則民大疫疾風暴雨數至藜莠蓬蒿並興木仁金殺而行其令氣不和故民疫

病也令生水與水相下故風雨數至荒穢滋生是以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春陽冬陰也而行其令陰乘陽故水潦為敗霜雪大摯傷害五穀春為歲始稼穡應之不成熟也故曰首種不入

正月紀

二曰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始物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天子攖猶戾也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為故者也全猶順也天性也故事也此官之所自立也官正也自從也立官者以全生也生性也今世之惑主主謂王也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為立之矣多立官致任不肖人亂象于度故以害生也失其所為立官之法也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為修之矣秦築長城以備患不知長城之所以自亡也亦失其所為修兵之法也夫水之性清土者扫之故不得清扫讀曰骨骨濁也人之性壽物者扫之故不得壽扫亂也亂之也天折也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者貨商所以養人也世人嗟故遺利者多所以取為故曰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夫無為者不以身役物有為聲則以物役身故哉者多以性養物也曰則不知輕重也輕喻物重喻身不知輕重則重者為輕輕者為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為君悖以此為臣亂以此為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假令有幸且猶危亡病者也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慊快也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以聾故不當聽有色於此

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以目當肯也故不盲）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以故不瘖）（[illegible]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味實口使口爽[illegible]）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illegible]）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流也[illegible]）遁焉性惡得不傷（[illegible]）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illegible]）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illegible]）以便一生生無不長（[illegible]）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illegible]）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illegible]）不謀而當不慮而得（[illegible]）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illegible]）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illegible]）若天地然（[illegible]）上為天子而不驕（[illegible]）下為匹夫而不惛（[illegible]）此之謂全德之人（[illegible]）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illegible]）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illegible]）出則以車入則以

輦務以自佚（[illegible]）命之曰招蹷之機（[illegible]）肥肉厚酒務以自彊命之曰爛腸之食（[illegible]）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illegible]）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illegible]）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illegible]）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illegible]）

本生

三曰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illegible]）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illegible]）而愛己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illegible]）

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illegible]）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illegible]）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illegible]）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illegible]）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illegible]）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illegible]）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illegible]）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illegible]）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別也（[illegible]）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大惑（[illegible]）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illegible]）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illegible]）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illegible]）壽長至常亦然（[illegible]）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illegible]）則其至不可禁矣（[illegible]）此論不可不熟（[illegible]）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勯而牛不可行逆也（[illegible]）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順也（[illegible]）世之人主貴人（[illegible]）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illegible]）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illegible]）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illegible]）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蹷（[illegible]）多陽則痿（[illegible]）此陰陽不適之患也（[illegible]）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為高臺（[illegible]）味不眾珍（[illegible]）衣不燀熱（[illegible]）燀熱則理塞（[illegible]）理塞則氣不達（[illegible]）味眾珍則胃充（[illegible]）胃充則中大鞔中大鞔而氣不達（[illegible]）以此長生可得乎（[illegible]）昔先聖王之為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illegible]）其為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濕而已矣（[illegible]）其為輿馬衣裘也

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逸安也）其爲飲食酏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酏讀如詩虵虵之虵不以醴則醴指人曾王之飲酒醴酏也）（又酉正二曰醴者以糵黍相醴不以麴也濁而甜耳）其爲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五音宮商角徵羽也五色青黃赤白黑也）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節猶和適也知其情欲而已不過制也）

重己

四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正也）公則天下平矣（平和也）平得於公（得猶皆也）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記也）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偏私不正也）

凡主之立也生於公（生出也）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蕩蕩平易也天子之道有義也）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義法也）無或作好遵王之道（或有也好私好也）無或作惡遵王之路（惡讀作惡路道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曰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言其均也）萬民之主不阿一人（阿私也）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時行請其所以治魯之術於周公也）周公曰利而勿利也（利民勿自利也）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索求也）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言何必荊人也）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公正也言天下得之而已何必人故曰至公無私爲也）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天大地大生育萬物不以爲己子成遂萬物不以爲己有也）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由從也萬物皆蒙天地之澤得其利若光時無所辭役之勞擊壤於里陌自以爲當然故曰莫知其所從始也）此三皇五帝之德也（三皇五帝德大能法天地人故其澤而得其利不知其所從始也老子云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此之謂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病困也）漬甚國人弗諱（諱亦病也無公羊等曰大也惜諸問天清也固人情諱言死生不可專也）寡人將誰屬國（屬託也）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未足以知人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奚何也）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教告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誰欲用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夷吾管仲名也鮑叔牙猶和也）鮑叔牙之爲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己若者不比於人（比方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念人之過不必忘也）（可以相霸也）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爲人也上志而下求（上志上世賢人不恥下問也求猶問也）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醜恥也不若黃帝其德行比之不如黃帝者也言正其德行哀人之不己若也）其於國也有不聞也（不求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不事知其物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至而在民之上也）勿已乎則隰

朋可也言可用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察也黃不欲小智小智則好自以為知也小事故曰大匠不斲而但引繩不操斧斲自斲也大庖不豆己但調和五味不自列籩豆使人汁之而大勇不鬭大勇之人服遠折衝千里也大兵不寇寇害也兵武之所誅伐除害也道揮其子之民不因而兼成之也非法之所禁故念曰無私去私也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為五伯長長也上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戶阿私豎刁為君而亂之主其良六十日乃殯蟲流出戶也至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用公以刑私以賞曰醉而飾服飾服以為不當日醉也酒肉以飲日宴為之酒食為醉飾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為舜不能為

貴公

五曰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一作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遂成也黃帝言曰聲禁重不欲過其實也色禁重不欲過其實也衣禁重不欲過其實也香禁重香不欲過其實也味禁重不欲過其實也室禁重宮室不欲過其實也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堯子丹朱以不肖而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舜子商均以不肖也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南陽晉山陽河北之邑今河內溫陽樊州之屬是也祁黃羊晉大夫祁奚之字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耶平公之讎對曰解狐可祁黃羊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閒閒頃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午祁奚之子也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為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為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為王伯矣

誅暴而弗私也假令有所私枉則不可以為王伯君矣

去私

呂氏春秋卷第一

呂氏春秋卷第二

仲春紀第二

貴生　情欲　當染　功名由一作道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春之月日在奎仲春夏之二月奎西方宿魯之分野也是月日躔此宿昏弧中旦建星中弧星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是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陰律也是月萬物去陽夾陰而生故竹管音中夾鍾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華自冬冰雪至此土發而耕故曰始雨水桃李之屬皆舒華也蒼庚鳴鷹化為鳩蒼庚爾雅曰商庚黎黃楚雀也齊人謂之摶黍

秦人謂之黃離幽冀謂之黃鳥詩云黃鳥于飛集于灌木是也至是月而鳴鷹化為鳩喙正直不鷙擊也鳩蓋布穀鳥天子居青陽太廟青陽東向堂大廟中央室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說在孟春是月也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順春陽長養幼少存恤孤寡萌牙當生若不屬動故以安擇元日命人社元善也日從甲癸也社后土於以為民祈也嫄日有從下皇禖事故卜擇之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有司理官主獄也囹圄決獄之者殺經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肆掠皆也言無者乚亡集秋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玄鳥燕也春分而來秋分而去傳曰玄鳥氏司啓者也周禮媒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於時也奔則不禁因其神於郊謂之郊禖郊音與高相近故或言高禖王者后妃以玄鳥至日祈繼嗣於高禖三牲具曰太牢

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王者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但治大人之九嬪化高媒耳御見天子於高禖中也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禮后妃之侍見於天子者於高禖祠之前韣弓韣也授以弓矢示服禖得男象也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晝夜鈞也冬陰閉陽伏於下是月陽升雷始發聲震氣為雷激氣為電蟄蟲咸動開戶始出蟄伏之虫始動蘇開蟄之戶始出生先雷三日奮鐸以令于兆民曰雷且發聲鐸木鈴也金口木舌為木鐸金舌為金鐸所以振告於民使知將雷也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有不戒慎容止者以雷電合房室者生子必有瘖躄通精狂癡之疾故曰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槩度尺丈也量斛也鈞銓衡石稱也石百三十介角平斗桶量器也稱錘曰權衡平斗斛者令鈞等也

是月也耕者少舍少舍皆耕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也尚書曰厥民析散布在野傳曰陰陽分方震雷因開土也不備壁辟在同低之謂也乃脩闔扇寢廟必備闔扇門扇也民所由出故治之也霧以安身廟以事祖啟曰必無暗無也無作大事以妨農功人事戎戈征伐也是月也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皆為盡類天物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器冰室匝冰以鑒以祭廟春薦韭卵之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此之謂也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是月上旬丁日命樂官正卿大夫之子入學官習舞也舍猶置也初入學官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贄神也周禮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此之謂也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親往視之常事曰視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中旬丁日又入學官習樂陰民移風易俗協和民人也節六代之雲門咸池大韶大濩大夏大武也周禮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此之謂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是月尚生育故不用犧牲更代也以圭璧代犧牲也皮幣鹿皮玄纁束帛也書曰幣帛皮圭告於祖禰此之謂也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而行秋令殺氣之故令寒氣猥至寇害之兵來伐其國也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冬陰縮不發行其令陰氣乘陽陽氣不勝故麥不成歉民飢窮故掠掠也不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夏氣炎陽而行其令故大旱火氣熱故旱煖也持陽生陰故虫代作害也虫食稼心謂之螟

二月紀

二曰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役事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止禁也四官耳目鼻口也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為則不治此四官之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擅專也制制於心也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為為作必有所制制於君也此貴生之術也堯以天下讓於子州友父子州友父古賢人也子州友父對曰以我為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我心不悅未暇在於治天下天下重物也重大物事而不以害其生又況於他物乎他猶異也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託也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王子搜淮南子

云越王翳也逃乎丹穴淮南云山穴也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與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舍置也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患害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為君也[illegible]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illegible]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邪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恐聽謬誤致幣罪故勸令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

來求之則不得已[illegible]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貴富驕[illegible]得道之人其不相知[illegible]豈不悲哉[illegible]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緒餘以為國家[illegible]其土苴以治天下[illegible]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illegible]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illegible]故曰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illegible]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illegible]彼且奚以此之也[illegible]彼且奚以此為

也[illegible]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illegible]與其所以為[illegible]今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illegible]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子華子曰全生為上[illegible]虧生次之[illegible]死次之[illegible]迫生為下[illegible]故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illegible]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illegible]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illegible]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illegible]

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illegible]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illegible]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illegible]奚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掩耳電則掩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

者非迫生之謂也

貴生

三曰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節，適也）聖人修節以止（一作制）欲故不過行其情也（不過其適）故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三一謂耳目口也）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有天下同也）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聖人得其情）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失其節之情）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俗主虧情故每動為亡敗耳不可贍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雖有彭祖猶不能為也其於物也不可得之為欲不可足之為求大失生本民人怨謗又樹大讎意氣易動蹻然不固矜勢好智胸中欺詐

德義之緩邪利之急身以困窮雖後悔之尚將奚及巧佞之近端直之遠國家大危悔前之過猶不可反聞言而驚不得所由百病怒起亂難時至以此君人為身大憂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聲色滋味能久樂之奚故論早定也論早定則知早嗇知早嗇則精不竭秋早寒則冬必煖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兩而況於人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酌者眾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眾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胸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為用心

如此豈不悲哉（悲情欲所為用心之人不知）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荊莊王為幸（孫叔敖，楚蒍賈之子也）自有道者論之則不然，此荊國之幸（言孫叔敖賢能事君以道，致之於霸，荊國得之，幸也）。荊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遺，廢）。盡傅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illegible]），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為故（其息也，不得以便利生性，故不休息也），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莊王之霸，功傳於後世，乃孫叔敖之日夜不息以廣其君，君德之所以成也）。

情欲

四曰：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墨子名翟，魯人，作書七十一篇），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為五色矣（[illegible]）。」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illegible]），禹染於皋陶伯益（[illegible]），湯染於伊尹仲虺（[illegible]），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illegible]），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illegible]），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illegible]）。夏桀染於羊辛岐踵戎（[illegible]），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崇，國；侯，爵；惡來，嬴姓，飛廉之子，紂之諛臣），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illegible]），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illegible]），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僇（[illegible]），舉天下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illegible]）。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illegible]），晉文公染於咎犯郤偃（[illegible]），荊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illegible]），吳王闔廬染於伍員文之儀（[illegible]），越王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illegible]），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朔王生（[illegible]），中行寅染於黃籍秦高彊（[illegible]），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雒太宰嚭（[illegible]），智伯瑤染於智國張武（[illegible]），中山尚染於魏義椻長（[illegible]），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禋（[illegible]），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宗廟不血食，絕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可羞人必稱此六君者。凡為君非為君而因榮也，非

為君而因安也以為行理也行理生於當染故古之
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
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國愈危身愈辱
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則所染
不當所染不當理奚由至六君者是
已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所染不當也存亡
故不獨是也帝王亦然非獨國有染
也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魯惠公
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
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

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
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
矣從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
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
學焉無時乏絕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
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
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繫學於許犯孔墨之後
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當染

五曰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

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
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
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
善為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
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
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
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
彊令之笑不樂彊令之哭
不悲彊令之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

成大缶醯黃蜹聚
之有酸徒水則必不可
以貍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以茹魚去蠅
蠅愈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
去之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
罰雖重刑雖嚴何益
大寒既至民煖是利大熱在上
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欲
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
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欲為天子

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 桀紂暴亂不可以王 [illegible] 行不
異亂雖信令民猶無走 傳曰上亂何以治之有 [illegible] 民無走則王者廢矣 王者以民為本 [illegible]
雖我信於民無肯歸走也
無所走無所歸而不廢者未之有也 暴君幸矣民絕望矣 [illegible]
閔以為幸也民無所於救命故絕望 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
不此務 務其仁義 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 事其仁義 賢不肖不
可以不相分 分別賢與不肖 若命之不可易 命短不可長也 若美惡
之不可移 美不可為惡惡不可為美也 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
下能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 殘賊仁義多暴曰 [illegible]
[illegible] 關龍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其

上之過 [illegible] 而不能與之賢名 [illegible]
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 [illegible]

功名一作由道

呂氏春秋卷第二

呂氏春秋卷第三

季春紀第三

盡數 先己 論人 圜道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春之月日在胃 季春夏之三月胃西方宿趙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昏

七星中旦牽牛中 七星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昏時中牽牛北方宿越之分野旦時皆中也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

律中姑洗 姑洗陽律也 [illegible] 其數八

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 [illegible] 虹始

見萍始生 [illegible] 天子

居青陽右个 青陽右个東向堂南頭室也 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

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illegible] 是月也天子乃

薦鞠衣于先帝 [illegible] 命

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 舟牧主舟官也 天子焉始乘舟薦

鮪于寢廟乃為麥祈實 [illegible] 是月

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生者畢出萌者盡達不

可以內（發泄猶布散也，象陽達物；散出貨賄，不可以內也。）天子布德行

惠，命有司發倉窌，賜貧窮，振乏絕，（有司，主藏官。方者曰倉，穿地曰窌。無財曰貧，獨曰窮，行而無資曰乏，孤而無食曰絕。振，救也。）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

諸侯，（府庫，幣帛之藏也。周，賜也。勉，進也。）聘名士，禮賢者。（有名之人，賢德之士，聘之禮之。）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

行國邑，周視原野，（司空，主土官也。是月下水上騰，恐有溝瀆害傷五稼，故使循行遍視之。廣平曰原，郊外曰野。）修利隄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

塞。（障，塞也。塞，絕也。）田獵罼弋，罝罘羅網，餧獸之藥，無出國（一作九）

九門。（罼，掩網也。弋，繳射飛鳥也。詩云：弋鳧與鴈。罝，兔罟也。詩云：肅肅兔罝。罘，羅，皆網之屬，所在施之。九門，天子之城，方三門，王畿萬物生育，開明之時，故不得出也。）

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野虞，主田野之官。桑柘，所以養蠶，故不得伐也。）鳴鳩拂其羽，戴任降于桑。（鳴鳩，斑鳩也。是月擊穀，鳴飛且翼相擊，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乃復下。戴任，戴勝，鴟也。是月降于桑也。）具挾曲蒙筐。（挾，槌也。曲，薄也。青徐謂之曲，一曰筐，所以受桑器也。是月立夏，蠶生，故敕具之也。）后妃齋戒，

親東鄉躬桑，（后妃，天子之妃，后也。一夫一婦，以配王者。三夫人以下，九嬪以上，皆從后親蠶也。）禁婦女無觀，省婦使，勸蠶事。（禁，止也。觀，遊觀也。省，減也。減其使，勸其蠶事也。）蠶事既登，（登，成也。）分繭稱絲效功，以共

郊廟之服，無有敢墮。（郊祭天，廟祭祖，皆春服也。后妃親蠶以共其祭服也。）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

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無青不良。（善良。）百工咸

理，監工日號，無悖於時，（監工，工官之長也。悖，逆也。時，器用作時也。）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淫巧，工人淫以巧為王非常之器，若宋人三年而成楮葉者也。蕩，動也。上，君也。淫巧之物，可以動蕩上心也。）是月之末，擇吉日大

合樂，（和五聲，合八音，故曰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大合樂，以周六樂之舞。國子以樂德、樂語、樂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此之謂合樂。）是月

也，乃合纍牛騰馬，游牝于牧。（纍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群游牝於牧之野，風合之。）犧牲駒犢，舉書其數。（犧牲，牲之純者。舉書其數，皆錄之也。）國人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儺，逐除也。是月九門之外，各磔牲以禳，畢止春氣也。）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行是令，甘雨十日一雨，三旬之也。）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冬令，寒氣不和，故寒氣發，草木肅，國大恐也。）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夏令，民疾疫，時雨不降，山陵所植不收入也。）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秋金氣，兵革之象，故多陰淫雨，兵革並起也。）

三月紀

二曰：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當時為利，失時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

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精神[illegible]所[illegible]不貪欲故形性安形性安則壽命長也）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盡也平其無欲之情不天順故盡其長久之數）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謂言大者皆過制也）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夫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孟子曰人[illegible]傳曰不善其善性[illegible]利皆致疾無由至[illegible]）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爲飛揚（揚一作翔）集於走獸與爲流行集於珠玉與爲精朗集於樹木與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夐明（[illegible]皆成也夐亦明也詩云大[illegible]也）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之（養一作育）因智而明之（因智故明也）流水不腐戶樞不螻動也（[illegible]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腫與風皆首疾）處耳則爲挶爲聾（聾[illegible]疾也）處目則爲䁾爲盲（䁾盲皆目疾也）處鼻則爲鼽爲窒（鼽窒不通皆鼻疾也）處腹則爲張爲府（張府皆腹疾也）處足則爲痿爲蹷（蹷逆不能行也）輕水所多禿與癭人（禿無髮癭[illegible]疾）重水所多尰與躄人（尰足腫躄不能行也）甘水所多好與美人（好美[illegible]也）辛水所多疽與痤人（疽痤皆惡瘡也）苦水所多尪與傴人（[illegible]傴[illegible]皆疾也）

凡食無彊厚味無以烈味重酒（烈味[illegible]也重酒[illegible]酒也）是以謂之疾首（疾首頭痛疾也）食能以時身必無災（[illegible]不[illegible]也）凡食之道無饑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葆安[illegible]）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illegible]）百節虞歡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今世上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illegible]）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脩于招（脩一作循）何益於中（[illegible]不知[illegible]的[illegible]何益於中也）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爲其末也（[illegible]）

盡數

三曰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illegible]）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illegible]天下不可[illegible]）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嗇其大寶（嗇愛也大寶身也）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illegible]）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人（真人[illegible]）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illegible]）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illegible]）善影者不於影於形（[illegible]正形則影正）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illegible]正身則天下治）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

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義則人善矣；樂備君道而百官已治矣，萬民已利矣。三者之成也，在於無為。無為之道曰勝天，義曰利身，君曰勿身。勿身督聽，利身平靜，勝天順性。順性則聰明壽長，平靜則業進樂鄉，督聽則姦塞不皇。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內失其行名聲墮於外。是故百仞之松，本傷於下而末槁於上；商周之國，謀失於胷，令困於彼。故心得而聽得，聽得而事得，事得而功名得。五帝先道而後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教而後殺，故事莫功焉；五伯先事而後兵，故兵莫彊焉。當今之世，巧謀並行，詐術遞用，攻戰不休，亡

國辱主愈眾，所事者末也。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脩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為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

先巳

四曰主道約君守近（近者身也）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彌疏猶彌遠也）其求之彌彊者失之彌遠何謂反諸己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釋亦去也巧故偽詐也）而游意乎無窮之次（次舍）事心乎自然之塗（事治也塗道也自然無為之道也）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天身）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精微）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一道也）凡彼萬形得一後成（天一道生萬物萬物得一乃後成也）故知一則應物變化闊大淵深不可測也（不可測也）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息滅也）豪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也（塞遏）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收（收守）故知知一則復歸於樸（樸本也）嗜欲易足取養節薄不可得也（不可得使人不得以寵位宥者也）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也威不能懼嚴不能恐不可服也（威不可服）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不可極也舉錯以數取與遵理不可惑也言無遺者集肌膚不可革也讒人困窮賢者遂與不可匿也故知知一則若天地然則何事之不勝（勝猶任也）何物之不應（應當也）譬之若御者反諸己則車輕馬利致遠復食而不倦昔上世之亡主以罪為在人（一作）故日殺僇而不止以至於亡而不悟（亡主若紂者也以罪人故殺僇之道也而不自覺知人也）三代之興王以罪為在己故日功而不衰以至於王（行其人民之功不衰以至於王有天下也）何謂求諸人人同類而智殊賢不肖異皆巧言辯辭以自防禦（防禦也）此不肖主之所以亂也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汙無之而非是此先聖王之所知人也

論人

五曰天道圜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上君下臣）何以說天道之圜也精氣一上一下圜周復雜無所稽留（[illegible]）故曰天道圜（[illegible]）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illegible]）故曰地道方主執圜臣處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日夜一周圜道也（[illegible]）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圜道也（[illegible]）精行四時一上一下各與遇圜道也（[illegible]）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圜道也（[illegible]）雲氣西行云云然（[illegible]）冬夏不輟（[illegible]）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休息也）上不竭下不滿（[illegible]）小為大重為輕圜道也（[illegible]）黃帝曰帝無常處也（[illegible]）有處者乃無處也（[illegible]）以言不刑蹇圜道也（[illegible]）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八虛（[illegible]）八虛甚久則身斃（[illegible]）故唯而聽唯止聽而視聽止（[illegible]）以言說一（[illegible]）一不欲留留運為敗（[illegible]）圜道也一也齊至貴（[illegible]）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為宗（[illegible]）聖王法之以令（一作全）其性（一作生）以定其正以出號令令出於主口官職受而行之（[illegible]）日夜不休宣通下究瀸於民心（[illegible]）遂於四方（[illegible]）還周復歸至於主所圜道也令圜則可不可善不善無所壅矣（[illegible]）無所壅者主道通也（[illegible]）故令者人主之所以為命也（[illegible]）賢不肖安危之所定也（[illegible]）人之有形體四枝其能使之也為其感而必知也（[illegible]）感而不知則形體四枝不使矣（[illegible]）人臣亦然號令不感則不得而使矣（[illegible]）有之而不使不若無有（[illegible]）主也者使非有者也（[illegible]）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正）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illegible]）堯舜賢主也皆以賢者為後不肯與其子孫（[illegible]）猶若立官必使之方（[illegible]）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illegible]）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illegible]）何哉其所欲者之遠而所知者之近也（[illegible]）今五音之無不應也其分審也（[illegible]）宮徵商羽角各

處其處音皆調均不可以相違此所以不受也(受亦應之)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以此治國國無不利矣以此備患患無由至矣

圜道

呂氏春秋卷第三

呂氏春秋卷第四

孟夏紀第四

勸學(一作觀)尊師　誣徒(一作詆役)　用衆(一作善學)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蟈鳴丘蚓出王菩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輅駕赤騮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

大夫以迎夏於南郊南郊七里之郊也還乃行賞封侯慶賜無不欣說[illegible]乃命樂師習合禮樂[illegible]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illegible]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當其德也是月也繼長增高無有壞隳[illegible]無起土功無發大眾無伐大樹順陽氣也是月也天子始絺[illegible]命野虞出行田原勞農勸民無或失時[illegible]命司徒循行縣鄙[illegible]命農勉作無伏于都[illegible]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illegible]農乃收麥[illegible]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illegible]是月也聚蓄百藥靡草死[illegible]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illegible]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illegible]貴賤少長如一以給郊廟之祭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illegible]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illegible]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

五穀不滋四鄙入保四鄙之民畏寇戎[illegible]入城郭以自保守也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illegible]行春令則螽蝗為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illegible]

四月紀

二曰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illegible]不知理義生於不學[illegible]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為聖人[illegible]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焉在右則右重在左則左重[illegible]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尊師則不論其貴賤貧富矣若此則名號顯矣德行彰矣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illegible]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所求盡得所欲盡成此生於得聖人聖人生於疾學[illegible]不疾學而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

(四大之士名德之人)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言信……也。言從則其道見講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來求我。故往教之，師不見化於道也。童蒙當求師而反召之，亦不化師之道也)。自卑者不聽(言枉教之不見聽也)，卑師者不聽(謂召師而學也)。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彊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言愈遠於尊也)？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腐臭也，懷而欲其香；入水必濡而惡之，皆不可得也)。凡說者，兌之也，非說之也(兌一作本)。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兌而反說之。夫弗能兌而反說，是拯(一作承)溺而硾之以石也(硾，沈也。人溺何以拯之，能沒[illegible])，是救病而飲之以堇也(救，治也；堇，毒藥也。設人病以毒藥，何治之有也)。使世益亂、不肖主重惑者，從此生矣。故為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行尊道貴德之義)。勝理義立則位尊矣(王者師是，位不尊臣也)。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不敢驕慢輕侮師道)，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慙(天子朝師，尊有德，故不慙)。凡遇合也，合不可必(師道直，遇天子[illegible])。遺理釋義(尊不可必常也)，以要不可必(要，求也)，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為師如是，不見尊之道也，故曰不亦難乎)？故師必勝理行義，然後尊。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曾點，曾參父也)，(詩云：期逝不至而多為恤，此之謂也)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畏死也)？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尊師猶尊父，則師不為之[illegible]道也，故曰盡智竭道以教也)。

勸學(一作觀師)

三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大撓，黃帝師，作甲子也)，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支一作文)，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小臣謂伊尹)，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咎犯[illegible])，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百里奚，虞臣也；公孫枝，秦大夫[illegible]也)，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沈尹巫，大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文之儀，[illegible])，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范蠡字少伯)。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伯[illegible]，楚人也；大夫[illegible])。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言不至道也)？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言五帝之後不三代之[illegible])。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無所聞也)；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無所見也)；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爽，病也，無所[illegible])；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狂之[illegible])。故凡學非[illegible]

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illegible]）子張，魯之鄙家也（鄙，小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駔，會人也），學於子夏（子夏，孔子弟子卜商之字）。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illegible]），學於子墨子（墨子，墨翟）。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鉅，大也；狡，猾也），學於禽滑黎（禽滑黎，墨子弟子。[illegible]）。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illegible]），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illegible]）。

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illegible]）。疾諷誦，謹司聞，觀驩愉，問書意（[illegible]），順耳目，不逆志（[illegible]），退思慮，求所謂（[illegible]），時辨說以論道（[illegible]），不苟辨，必中法（[illegible]），得之無矜，失之無慚（[illegible]），必反其本（[illegible]）。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為貴（[illegible]）；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一作祭）節為務（[illegible]）。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寖，務種樹（[illegible]），織葩屨，結罝網，捆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illegible]），如山林，入川澤（[illegible]），取魚鱉，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慎（一作順）駕御，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蠲絜（[illegible]），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

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illegible]），聽從必盡力以光明（[illegible]）。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illegible]）。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illegible]），君子不與交友（不與背叛之人為交友）。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illegible]）。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illegible]）。身成則為人子弗使而孝矣，為人臣弗令而忠矣，為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為天下正矣（正，正天下也）。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太學，明堂也）。

尊師

四曰：達（達，通也）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illegible]），理義之術勝

矣(脩道也猶行也)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此篇一名詆役凡篇中徒字皆作役詆役謂[illegible])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為之而樂矣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之為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也(久長)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子華子古之體道人樂其所以王得王湯武是也)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樂其所以亡亡士被得亡以亡桀紂是也)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幾近也)然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嗜猶樂也行理義)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嗜禮義則獲福嗜暴慢則獲禍故曰禍福亦不同)不能教者志氣不和取舍數變固無恒心若晏陰喜怒無處(晏陰喻暴也喜怒無常也)言談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自非謂若人罪也)愎過自用不可證移(證諫也)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材不察其行毆而教之阿而諂之若恐弗及(見權勢及富厚者不論其材行阿意諂之恐不及也)弟子居處修絜身狀出倫(倫匹也)聞識疏達就學敏疾本業幾終者則從而抑之(幾近也)難而懸之妬而惡之弟子去則冀終(弟子欲去由此業且終其冀也)居則不安(居近不安也)歸則愧於父母兄弟(愧慙也)出則慙於知友邑里此學者之所悲也(悲情)此師徒相與異心也人之情惡異於己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造尤)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學業之敗也道術之廢也從此生矣(教失)善教者則不然視徒如己(徒謂弟子也)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情理)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己(必可行於己者[illegible])若此則師徒同體(體也)人之情(情行)愛同於己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道行)之大行也從此生矣不能學者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苦讀如[illegible])從師淺而欲學之深也([illegible]人謂淺學)草木雞狗牛馬不可譙詬遇之(譙讀[illegible]下同詬[illegible])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illegible]也)又況乎達師與道術之言乎故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用心則不專(不中[illegible]不專[illegible])好之則不深就業則不疾(不好之故不深[illegible]業不疾[illegible])辯論則不審(不審是非也)教人則不精([illegible])於師慍(慍怒也)懷於俗羈神於世([illegible])矜勢好尤故湛於巧智([illegible])昏於小利惑於嗜欲(嗜情欲也)問事則前後相悖(悖亂也)以章(一作聞)則有異心(異心[illegible]也)以簡(簡一作間)則有相反([illegible])離則不能合合則弗能離([illegible])事至則不能受([illegible])此不能學者之患也(患忌也)

五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illegible]）雖不足猶若有跖（[illegible]）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illegible]）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是也）醜不能惡不知病矣（[illegible]）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矣（尚上也）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況於賢者乎（[illegible]）故學士曰辯議不可不為（[illegible]）辯議而苟可為是教也教大議也辯議而不可為是被褐而出衣錦而入（[illegible]）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孟子曰有楚大夫欲其子之齊語也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此之謂也）由是觀之吾未知士國之主不可以為賢主也（[illegible]）其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illegible]）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衆也立已定而舍其衆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illegible]）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孟賁古勇士）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illegible]）以衆視無畏乎離婁矣（[illegible]）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illegible]）夫以衆者此君人之大寶也（[illegible]）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illegible]）楚魏之王辭言不說（[illegible]）而境內已修備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衆也

用衆（一作善學）

呂氏春秋卷第四

仲夏紀第五

大樂　侈樂　適音（一作和樂）　古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仲夏，夏之五月。東井，南方宿，秦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亢中，旦危中，（亢，東方宿，衛之分野。危，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蕤賓，陽律也。是月陰氣萎蕤在下，象主人；陽氣在上，象賓客。竹管音中蕤賓也。）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廟，（太廟，明堂中南向室也。）乘朱輅，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養壯狡。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壎篪，飭鍾磬柷敔。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令民無刈藍以染，無燒炭，無暴布，門閭無閉，關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別其群，則縶騰駒，班馬正。是月也，長日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揜身，欲靜無躁，止聲色，無或進，薄滋味，無致和，退嗜慾，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是月也，無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

可以遠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處臺榭（臺上加木為榭，皆所以順陽明之）。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五月紀

二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兩儀，天地也。出，生也）。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行不同度也）。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㵼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欲。嗜欲不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出於道（公，正）。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不和於雅也）。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欲與惡所受於天也，人不得與焉，不可變，不可易。世之學者，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懽欣而說也。懽欣生於平，平生於道。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為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彊為之，謂之太一。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先聖擇兩法一，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終其壽，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國

者蕃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適和也時不差也）為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

大樂

三曰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為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亂世之樂與此同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以此為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以眾為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其生之與樂也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兵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為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溫勞逸饑飽此六者非適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生也者其身固靜或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制乎嗜欲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且夫嗜欲無窮則必有貪鄙悖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故彊者劫弱眾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慠幼從此生矣

侈樂

四曰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芬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夫樂之有適心亦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

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弗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特不特則怒故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鍾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無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險危也）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風猶化也）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進乎音者矣大饗之禮上玄尊而俎生魚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

適音

五曰樂所由來者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

口十二筒合成舍候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
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鐘之宮適合合諧和黃
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法鳳之雌
雄故律有陰陽上下相生故曰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
一作護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
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奏十二鐘樂名之爲咸池帝
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處居空桑乃登爲帝惟天之合
正風乃行惟天之合德天合同化也與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
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八風八卦之風命之
曰承雲以祭上帝上帝昊天上帝乃令鱓先爲樂倡倡始也鱓

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擊鼓其音英英和盛貌帝嚳命咸黑
作爲聲一作唐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爲鼙鼓鐘磬
吹苓管壎篪鞀椎鐘帝嚳乃令人抃兩手相擊曰抃或鼓鼙
擊鐘磬吹苓展管篪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
乃以康帝德康安帝堯立乃命質一作郎爲樂質乃效山
林谿谷之音以歌質當爲夔乃以麋鞜置缶而鼓之鼓擊乃
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乃
拌五弦之瑟拌分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
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爲瑟益之八弦以
爲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

明帝德招列英皆名也帝舜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憂勞通
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決壅塞故鑿龍門也降大
漻流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作
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九成九變也明殷湯即位夏爲無道
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
六州以討誅一作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
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大護晨露九招
六列皆名善美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文王
古公亶父之孫王季歷之子也古公避狄難之邑于岐謂岐山之陽有周地及受命因爲天下號也諸
選異三淫謂剖比干之心[illegible]封士之殷侯歸之者謂諸侯去之而從文王也散宜生曰

殷可伐也文王弗許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論語曰文王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故不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
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師
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未至殷都而勝紂於牧野歸
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大武周樂成王
立殷民反反叛王命周公踐伐之踐往商人服象爲虐于
東夷象獸名也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
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爲一世之所造
三象周公所作樂名嘉美也尚久也自黃帝以來功成作樂故曰非獨爲一世之所造也古樂
呂氏春秋卷第五

呂氏春秋卷第六

季夏紀第六

音律　音初　制樂　明禮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夏之月日在柳季夏夏之六月也柳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心中旦奎中心東方宿宋之分野奎西方宿魯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林鍾陰律也陽氣衰陰氣起萬物衆聚而成竹管之音應林鍾也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涼風始至蟋蟀居宇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節故曰涼風始至蟋蟀爾雅謂之蛬陰氣應故居宇以避暑鷹乃學習腐草化為螢蚈秋節將至故順殺氣自習肄為將用鷙也蚈馬蚿也蚈讀如蹊徑之蹊謂之蚕渠一曰螢火也天子居明堂右个明堂向南堂右个西頭室乘朱輅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是月也令漁師伐蛟取鼉升龜取黿漁師掌魚官也蛟讀若相語之語蛟鼉皆魚屬鼉皮可以冒鼓詩曰鼉鼓逢逢黿可為羹傳曰楚人獻黿於鄭靈公靈公不與公子家黿羹公子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是也皆不害人易得故言取也蛟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也神可以決吉凶入宗廟尊之故曰升也乃命虞人入材葦虞人掌山澤之官材葦供國用也是月也令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周制天子畿內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郡有數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時縣大郡小千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耳此云百縣設周制畿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也秩常也

常所當芻故之以養犧牲秉令民無不咸出其力咸皆也出其力以聚芻而用之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廟社稷之靈為民祈福祈求也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差一作忒黑黃倉赤莫不質良婦人善別五色故命其官使染采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其法章不有差之故黑蒼黃色皆美善勿敢僞詐勿無也以給郊廟祭祀之服郊祀天宗祀祖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熊虎為旗章服也貴者有章尊卑有等故曰度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無或斬伐虞人掌山林之官行察視山川禁民不得斬伐也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無舉大事以搖蕩於氣土工築臺穿池合諸侯造盟會也舉動兵衆息封疆也大事征伐也於時不當故曰搖蕩於氣無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無干時之令害衆之人功以妨害神農耕事水潦盛昌命神農將巡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昔炎帝神農能殖嘉穀神而化之號為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為神農巡行堰故儀治之功於此時或舉大事妨害農事專戒之云有天殃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夏至後三十日大暑節火王土潤溽暑又有暑雨燒薙行水灌之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美土彊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十日為旬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旬二日者蓋時二日也月十日一雨又二十一二丙一月中得二日期與百三旬二二日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人乃遷徙春木王木解賢落易發多

（而行其令故穀實散落民病風欬上氣也民遷徙移家春陽布散也）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丘高隰下也言高下有水潦象金氣下也故殺禾稼使不成熟也金干火故多女災生子不育也）行冬令則寒氣不時鷹隼早鷙四鄙入保（冬陰閉固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也鷹隼早鷙象冬氣殺戮四界之民畏寇賊之來故入城郭曰保守也）

中央土其日戊己（戊己土日王中央也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號軒轅氏死託祀為中央之帝治土官共工氏子句龍能平九土死託祀為后土之神）其蟲倮其音宮（陽發散起而為之倮蟲照精為之長宮土也位在中央為之音主）律中黃鐘之宮其數五（黃鐘陽律也竹管音中黃鐘之宮也其數五行之數土第五也五）其味甘其臭香（土味甘土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土王中央故祀中霤室中之祭祭后土也祭祀之肉先心心火也用所勝也）

（心主自用其藏也）天子居太廟太室（南向中央室曰太室與其中央故曰太室）乘大輅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土色黃故尚黃色）食稷與牛（稷牛皆屬土）其器圜以揜（揜象土含養萬物一作揜以閉）

六月紀

二曰黃鐘生林鐘（黃鐘十一月律林鐘六月律）林鐘生太蔟（太蔟正月律）太蔟生南呂（南呂八月律）南呂生姑洗（姑洗三月律）姑洗生應鐘（應鐘十月律）應鐘生蕤賓（蕤賓五月律）蕤賓生大呂（大呂十二月律）大呂生夷則（夷則七月律）夷則生夾鐘（夾鐘二月律）夾鐘生無射（無射九月律）無射生仲呂（仲呂四月律）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太蔟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為下（律呂相生上者上生下者下生）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冬至日極短故曰日短至）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蔟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夏至日極長故曰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黃鐘十一月也且將也）大呂之月數將幾終（大呂十二月幾近終盡）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所使（使役）

太蔟之月陽氣始生草木繁動（太蔟正月冬至後四十六日立春故曰陽氣始生）令農發土無或失時（發土而耕）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夾鐘二月行仁德去刑罰也）無或作事以害群生（事兵戎也曰以害群生）姑洗之月達道通路溝瀆修利（姑洗三月也時雨將降故脩利溝瀆）申之此令嘉氣趣至（順其陽德故嘉善之氣至）仲呂之月無聚大眾巡勸農事（仲呂四月大眾謂軍旅工役也順陽長養無役大眾妨廢農工之日無動也必行農事）草木方長無攜民心（民當務農長養穀木搖則心搖之逆上命也）蕤賓之月陽氣在上安壯養侏（蕤賓五月盛陰少也皆安養之助陽也）本朝不靜草木早槁（前不安朝政不靜故草木變動墮落早枯槁也）林鐘之月草木盛滿陰將始刑（林鐘六月刑殺也）夏

（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秋則行刑殺，故曰陰氣將始殺也）無發大事以將陽氣（將猶養）夷則之月修法飭刑選士厲兵（夷則七月也。飭正也，讀如敕）詰誅不義以懷遠方（法所以行法也。選武士，厲利其兵。懷，柔也。詩云：柔遠能邇，以定我王也）南呂之月蟄蟲入穴（南呂八月也。蟄讀如詩文王之什之什）趣農收聚（侍斂大務故也聚）無敢懈怠以多為務（務，事也）無射之月疾斷有罪當法勿赦（無射九月，有罪當斷，故勿赦）無留獄訟以亟以故（亟疾，故事也）應鍾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為冬（應鍾十月，陰閉陽伏在下）修別（辨）喪紀審民所終（當慎終修別貴服觀輕重之紀）

音律

三曰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孔甲，禹後十四世，桀之祖）天大風晦盲（盲，冥也）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乳，產）或曰后來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坼橑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以其足斷，宜為閽者，使守門也）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為東方之音）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陽（塗山在九江當塗，山南曰陽也）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南方國風之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塗山氏女南音為歌）周昭王親將征荊（周昭王，康王之子。荊，楚也）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右，車右也）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抎於漢中（抎，墜也）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實為長公（封之于西翟，為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為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西山之音）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為秦音（取西音以為秦音）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九成，九重也）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天令燕降卵於有娀氏女，吞之生契）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北音（北方之音）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內（內，心也）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為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

世濁則禮煩而樂淫（淫滑也）鄭衛之聲桑間之音
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說樂）流辟誂越慆濫之音出（出生也）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
眾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修治也）正德以出
樂和樂以成順（順和也以和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方道也）

音初

四曰欲觀至樂必於至治（至樂至和之樂至治至德之治）其治厚者
其樂治厚其治薄者其樂治薄亂世則慢以樂矣今
室閉戶牖動天地一室也故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
昏而生比旦其大拱（言其生于朝伊尹相太戊亳有穀太戊太中之時太）
（戊湯之子也猶稱中宗兩手曰拱湯生仲丁仲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凡五君矣此云湯之誤不亦謬乎由此觀之明戊湯赤門無報一字者胡思不意之執再若于畫異不及其時事義其）
其吏請卜其故（卜問也）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
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
也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故爲善則禍從之至也）於是早朝
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亡亦）故禍兮
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眾人焉知其
極（極終也）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
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郊郭也）百吏皆請曰臣聞地
之動爲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

郊群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
興事動眾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
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
也今故興事動眾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重益也）
（移欲徙人是益吾罪故曰不可）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
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
令（飭讀敕飭之飭令令也）幣帛以禮豪士（幣帛圭璧皮帛豪士百人曰豪也）頒
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一作…）群臣無幾何疾乃止（止除也）
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
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所以止殃翦妖也（翦除）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景公宋元公之子熒惑五星之一火之精也心東方宿宋之分野）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宋之太史）
（能占宿度者）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
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
也而移死焉不祥（不祥不善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
人將誰爲君乎寧獨死（傳曰后非眾無以守邦故曰后非眾誰爲君乎）子韋曰
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飢（歲穀不熟也）民飢必死爲人
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乎（傳曰眾非元后何戴）
（故一其身以爲君）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
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

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昔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星宿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以德復星也徙二舍國其理也死生有命不可延矣而延二十一歲蓋無閒也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制樂

五曰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盡盡亂國之主未嘗知樂者是常主也非賢主也夫有天賞得爲主而未嘗得主之實未嘗得賢主之實此之謂大悲此亡國之主言大悲哀之人是正坐於夕室也夕室以喻悲人也言其室邪不正徙正其坐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悲人所爲如坐夕室自以爲正乃不正之謂也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眾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也及至眾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不適適時其甘雨則不降其霜雪則不時不當霜而霜當雪不雪故曰不時寒暑則不當不當寒而寒不當暑而暑陰陽失次行易次四時易節謂不得其所節一作應人民淫爍不固爍銷爍不一也不固不牢正道禽獸胎消不殖殖銷燥不亦不得長育草木庳小不滋滋長也亦五穀萎敗不成成熟也其以爲樂也若之何哉言不可以爲樂故曰若之何

何哉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君不忌臣故相賊長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倒逆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紀冒嫉疑相害則相猜故失人道之紀心若禽獸長邪苟利苟一作且不知義理亂敗之化也會亂而知義理心也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眾車雲氣之形狀如物也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天衡之狀如物衝有其狀若懸釜而赤其名曰雲旍雲旍雲氣之狀亂旍者有其狀若眾馬以鬬其名曰滑馬五行傳滑馬妖也有其狀若眾植華華一作以長黃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旗其日有鬬蝕有倍僪有暈珥兩鬬日食鬬而相食倍僪皆日旁之危氣也在兩旁反出爲倍在上反出爲僪在上內向爲冠在旁內向爲珥暈讀如君國子民之君氣圍繞日周匝有似軍營相圍守故曰暈也有不光有不及景一作天有眾日並出有晝盲言晝盲有宵見宵見明其日有薄蝕薄迫也日月激會相掩名爲薄蝕有暉珥有偏盲有四月並出有二月並見並見得也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有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熒惑火精有彗星有天棓有天欃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天干也有賊星有鬬星有賓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有豐上殺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楫林木也春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其妖孽有生如帶有鬼投其陴陴城上女牆也有兔生雉雉亦生鴳鴳一名五行傳羽蟲之孽楊子愛新一毛之節有

螟集其國其音匈匈(食心爲螟音聲匈匈驚動衆人集其國都也)國有游蛇西東(於五行傳爲蛇妖也西東示民頃遷國不安寧也)馬牛乃言(妖言也語皆)犬彘乃連(連合也皆妖也)有狼入於國(國都也人聞之狼入生也野)有人自天降(降下也人妖也)市有舞鴟國有行飛(飛一作)馬有生角(於五行傳爲馬禍)雄雞五足(羽蟲之孽)有豕(一作)生而彌(不彌甲辭)(忠於五行傳爲青黑之祥也)雞卵多假有社遷處(社遷也)有豕生狗(於五行傳爲豕禍)國有此物其主不知驚惶亟革上帝降禍凶災必亟(亟疾也亂國之主見妖孽之怪不知驚惶自革其衛之取罰故上帝降之禍凶災必至)其(一作)殘亡死喪殄絕無類流散循饑無日矣(循饑不大也)(一有曰親有鴳日無也後)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能勝數盡荊越之竹猶不能書(楚越竹所出也高書者妖多也不)故子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頡頏百疾(長短頡頏百疾變也百疾疾病也大)民多疾癘道多褓繈盲禿傴尪萬怪皆生(繈絲節之度大逆小兒被而負之也盲者無目傴者背疾也)故亂世之主烏聞至樂(烏安也一作)不聞至樂其樂不樂(亂國之樂以悲故曰其樂不樂也)

明理

呂氏春秋卷第六

呂氏春秋卷第七

孟秋紀第七

蕩兵(兵一作)　振亂　禁塞　懷寵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秋之月長日至四旬六日(孟秋夏之七月季夏後日尚長至十六日立秋晝夜等故曰長日至四旬六日)日在翼(翼南方宿楚之分野是月日宿翼)昏斗中旦畢中則立秋(斗北方宿吳之分野是月昏時斗星中畢西方宿晉之分野是月旦時畢星中皆中於南方)其日庚辛(庚辛金日也)其帝少皞(少皞帝嚳之子摯兄也以金德王天下號爲金天氏死祀於西方爲金德之帝)其神蓐收(少皞氏裔子曰該皆有金德死託祀爲金神)其蟲毛(金氣寒之長也)其音商(商金也)律中夷則(竹管音與夷則和太陰氣成萬物)其數九(五行數五金第四故數九)其味辛其臭腥(辛金味也腥金臭也)其祀門祭先肝(祀門之內用其肺故先祭肝也)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鷹摯鳥也是月乃始用行戮)天子居總章左个(總章西向堂也)乘戎路駕白駱(戎路兵車也白馬黑鬣曰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白金也)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犬金畜也廉象金斷割深象陰閉藏)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

在金天子乃齋德在金金主西方也齋自禋絜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九里之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illegible]天子乃命將帥選厲兵簡練桀儁[illegible]任有功以征不義[illegible]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illegible]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illegible]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illegible]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illegible]天地始肅不可以贏[illegible]

是月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illegible]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illegible]修宮室坿牆垣補城郭[illegible]是月也無以封侯立大官[illegible]無割土地行重幣出大使[illegible]行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illegible]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不實[illegible]

也行夏令則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災金氣火氣寒熱相干不節使民病瘧疾所生

七月紀

二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偃止也兵之所自來者上矣上一作久與始有民俱皆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武者不能革革更而工者不能移移易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illegible]共工氏固次作難矣[illegible]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廢勝者用事又曰蚩尤作

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illegible]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為長[illegible]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illegible]爭鬬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illegible]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illegible]國無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illegible]

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 無誅罰則相暴大兼小矣 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 巧者以治拙者以亂 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 悖惑 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 水以濟渴火以熟食兵以除亂夫何偃之故曰若水火然 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 傳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 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 義兵除天下之兇亂有若良藥 能懸而生濟之疾猶良藥 且兵之所

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 少選須臾也皆有用兵 皆微得賤是其同也巨猶 微要 蜹親 之簡 簡也 未 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 推一作 兵也連 連一作 反兵也侈鬬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 悖者不知情從也 說雖彊談雖辯文學雖博猶不見聽 雖以辯文博力詘猶矣不自 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 振一作 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 歸也 若彊

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況於暴君乎 中主非賢君

蕩兵 一作用兵

三曰當今之世濁甚矣 濁亂也君悖甚可禁故亂甚 不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 民人之苦毒不可復增加 天子既絕賢者廢伏 絕若三代 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愬 世主恣行與民 世有賢主秀士宜察此論也則其兵為義矣 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辱者也而榮且苦者也而逸 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又況於不肖者乎 故義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親不能禁其子矣 凡為天下之民長也慮莫知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利害在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 而取舍人異

辨說夫之終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與心誣也論說事情固不知之是為悖實知之而自欺其心是為誣誣悖之士雖辯無用矣辨無所施故謂之無用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民以為安而安之以禮也危之乃危士之道也故曰安之反危也為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為深或若是者為天下之患為黔首之害深而大也夫以利天下之民為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則為此備也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厚益也禁之者禁止也是息有道而罰有義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遂成長也凡人之所

呂氏春秋卷之七　六

以惡為無道不義者為其罰也惡其罰也所以蘄有道行有義者為其賞也蘄讀曰祈或作幾今無道不義存存者賞之也雖存者賞以非其賞也而有道行義窮窮者罰之也雖窮不辛罰耳之也賞不善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治者故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為大論若是者賞所當罰者罰所當賞者長以亂天下而害黔首最為大也

振亂

四曰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莫無也無有大之者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無有重之者凡救守者太上以說說言說也其次以兵以兵威之以說則承從一作徙多群日夜思之事心任精起則誦之臥則夢之自今單脣乾肺費神傷魂單盡也神人之神也魂人之陽精為魂陰精為魄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愉其意愉悅下稱五伯名士之謀以信其事信明也其事救守之事早朝晏罷以告制兵者制兵者主兵者也行說語衆以明其道道畢說單而不行行畢單盡也則必反之兵矣說不見從故反之以兵威之反之於兵則必鬬爭之情必且殺人是殺無罪之民以興無道與不義者也無道與不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為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晉厲公以勝楚故爲晉所殺禍且長也

呂氏春秋卷七　十二

先王之法曰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易更也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攻伐不義不可伐可非攻伐以救守不義不可救非當救守之義不當攻伐可攻伐者有道可救守者無道也惟義兵為可兵苟義攻伐亦可攻伐以有道攻無道攻伐有道也救守亦可救守無道有以救無道救其也兵不義攻伐不可攻伐謂無道也救守不可救守謂無道也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若夫

者幸也。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

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為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為丘墟身為刑戮，吾未知其為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也；晉厲知必死於匠麗氏，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宋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為不善之至於此也。此七君者大為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為萬數。壯佼老幼胎膭之死者，大實平原，廣堙深谿大谷，赴巨水，積灰填溝洫險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於今之世，為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為京丘若山陵。世有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察此其所自生，生於有

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也。夫無道者之恣行幸矣。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在於不肖之者幸也。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賢者益疑矣。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

禁塞

五曰：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必當義然後議。故說義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暴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勢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敵之境，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以彰好惡；信與民期，以奪敵資。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先發聲出號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無道，據傲荒怠，貪戾虐眾，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謷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

不惠民徵斂無期求索無厭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不當為君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為君者也以除民之讎而順天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讎者身死家戮不赦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里聽者祿之以里以鄉聽者祿之以鄉以邑聽者祿之以邑以國聽者祿之以國故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而已矣

舉其秀士而封侯之選其賢良而尊顯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見其長老而敬禮之皆益其祿加其級論其罪人而救出之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以鎮撫其眾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必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民歸之若流水不可壅塞也）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眾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

懷寵

呂氏春秋卷第七

仲秋紀第八

論威 簡選 決勝 愛士（一作慎窮）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仲秋，夏之八月。角，東方宿，韓鄭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牽牛中，旦觜嶲中，（牽牛，北方宿，越之分野。觜嶲，西方宿，魏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說在孟秋。）律中南呂，（南呂，陰律也。是月陽氣內藏，陰佐陽成功，竹管音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生，（說在孟秋。）候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漠中來，南過周雒之彭蠡。玄鳥，燕也，春分而來，秋分而去，歸蟄所也。傳曰玄鳥氏司分者也。寒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禦寒也，故曰羣鳥養羞。）天子居總章太廟，（總章西向堂，太廟中央室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方任而秋。）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陰氣發，老年衰，故共養之，授其几杖，賜行飲食糜粥之惟，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餈是也。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又伊耆氏掌共老人之杖。）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常，制有小大，度有短長，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司服，主衣服之官，冠帶正服，故命之也。上曰衣，下曰裳，青與赤五色備謂之繡。禮司服掌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羣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視朝則皮弁服，皮弁者鹿皮冠素積也，故曰小大短長冠帶有常也。）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有司，理官。刑非一，故言百。軍刑斬，獄刑殺，皆重其事，故曰必當。）無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凌弱為枉，違彊為橈，反還其殃也。）是月也，乃命宰祝巡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宰於周禮為充人，掌養祭祀之牲，繫于牢芻之三月也。況太祝以驗牲事神祈福。犧也，巡行犧牲，視其全具者，恐其毀傷，案其芻豢之。蒲言牛羊曰芻，犬豕曰豢。）瞻肥瘠，察物色，（物，毛色也。）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享。天子乃儺，禦佐疾，以通秋氣。（儺逐盡除不祥也。語曰：鄉人儺，朝服立於阼階。禦，止也。佐讀謂疾也，以禦止之也。以通達秋氣，使不壅閉。）以犬嘗麻，先祭寢廟。（犬，金畜也。麻若熟，故嘗之。）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君宗廟曰都，無曰邑。）穿竇窖，修囷倉。（穿水竇者，不欲地淖溼也。穿窖所以盛穀也。治囷倉者，以大方穀當入也。圓曰囷，方曰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有司於周禮為場人。物當入也。蓄菜，乾苴之屬也。詩云：我有旨蓄，以禦冬也。）乃勸種麥，無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聲，蟄蟲俯戶，（是月秋分也。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故曰日夜分也。雷乃始收藏其聲，不震也。俯，蟄之蟲逼近其所蟄之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陰氣自盛，故涸。）日夜分，則一度量，（度，丈尺也。量，釜鐘也。）平權衡，正鈞石，齊升角。（權，稱錘也。衡，稱杆也。三十斤為鈞，百二十斤為石。升角皆量器也。）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入貨賄，以便民事。（易關市，不征斂也，故商旅來市。貨賄曰商，坐者曰賈。以所有易所無，民得其求，故曰以便民事。）四方來雜，遠鄉皆至，（雜，會也。關市不征，故遠鄉皆至。）則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上無乏用，所求得也。事非一，故百事遂成也。）凡舉

事無逆天數（天數，天道）必順其時（順其時）乃因其類（事因其類）。不可逆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故白露降三旬，成萬物也）。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大恐（炕陽慘而行溫仁之令，故雨不降，草木繁榮。李梅之屬冬實也，金木相干，有兵寇，故曰民有大懼）。行夏令，則其國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夏氣炎，故旱，使蟄伏之蟲不潛藏，五穀復萌生也。於洪範五行爲恒燠之徵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冬寒殺氣，故風災數發。收藏之雷先動，行未當行，故曰先也）。

八月紀

二曰：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也（上下[illegible]），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得其紀則治而安，失其紀則亂而危也。過猶服也，勝有所勝也）。過勝之，勿求於他，必反於己。人情欲生而惡死（欲貪），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眾也，[illegible]），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至兵，至德君之兵也。[illegible]），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捷，[illegible]也），不可搖蕩（搖蕩，動也），物莫之能動（動，移也）。若此則敵胡足勝矣（如此者[illegible]）。故曰：其令彊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令彊者不可犯也，令信者必不惜刑也，故能使其敵弱而屈服也。敵不足以爲武，故言胡足勝矣，小之也）。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兵者凶器，有死亡，故皆謂之凶。勇者凌[illegible]）。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已，止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誅殺無道，以生有道也。法曰：有故殺人，雖殺人可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懾之也（威，畏也；懾，懼也。敵人使之畏懼，懾服以威也）。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隆，盛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而威已諭矣（諭，行也），敵已服矣（[illegible]），豈必用枹鼓干戈哉（以枹鼓干戈也）。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窅窅乎冥冥，莫知其情（窅窅，[illegible]），此之謂至威之誠（誠，實也）。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兔起鳧舉死殙之地矣（兔起，走也；鳧舉，若鳥之飛也。殙，[illegible]氣之悶也）。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凌，越也），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陷，壞也）。并氣專精，心無有慮（無有由[illegible]之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冉叔，[illegible]；田侯，齊君也）。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豫讓，晉畢陽之孫，[illegible]）。成荊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illegible]）。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言無敵）。刃未接而欲已得矣（已得，[illegible]）。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魄（咸，皆也，[illegible]若狂人），形性相離（[illegible]），行

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擊木則拌（拌，析也），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沉，以塗投塗則陷，此疾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不禁也，則得之矣。專諸是也（專諸，吳之勇人，為闔廬刺吳王僚也），獨手舉劍至而已矣，吳王壹成（專諸一成闔廬為王，故曰吳王壹成。一事諸能成吳王也）。又況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密其躅路，開敵之塗，則士豈特與專諸議哉。

論威

三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厚謂大將也，教卒習戰也）；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精士練材，拳勇有力之材）；離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行陣五列也，整齊周）；鋤耰白梃，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旋退進也，鋤諸之苦曰耰。長銚，長矛也）。此不通乎兵者之論（通，達也）。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擇，別也），為是鬬因用惡劍則不可（言不可用也）。簡選精良，兵械銛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惡卒，怯卒），為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劍之利也（慶忌，吳王之子也。陳年，齊人，皆健有力也）。簡選精良，兵械銛利，令能將將之（上將出兵）。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是矣（湯，契之子天乙也；武，周文王之子發也；桓，僖公之子小白也；晉文，獻公之子重耳也；吳闔廬，夷昧之子光也）。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移大犧（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為號，而能禽之），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殷為遠有夏之天下）。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桀為暴亂，湯反之，故曰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湯之王天下也）。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要，成也。甲子之日，獲紂於牧野）。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辟，避也），親殷如周，視人如己，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為天子（武王為天子）。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為兵首（首，先也），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禁，止也），南至石梁（石梁在邑城也），西至酆郭（酆郭在長安西南），北至令支（令支在遼西）。中山亡邢，狄人滅衛（中山，狄國也，一本鮮虞，在今盧奴西中山城。邢而亡之，邢國今在趙襄國也。後狄敗衛懿公於熒澤，故曰滅衛也），桓公更立邢于夷儀，更立衛于楚丘。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兩，技也，五技之人也。車五乘，七十五人），銳卒千人（在車曰士，步曰卒），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埤，東衛之畝（反覆鄭城埤而取之，使衛耕者皆東畝，以便晉出也），尊天子於衡雍（文公率諸侯朝天子於衡雍，今之河陽）。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前陳（趾足也，陳行也），與荊戰，五戰五勝，遂有郢（郢，楚都）。

前東征至于庫盧 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晉令
行中國 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
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 統率士民欲
其教也 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
爲而不足專恃 此勝之一策也

簡選

四曰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
敵孤獨則上下虛 民解落 孤獨則父兄怨賢
者誹亂內作 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
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 勇則能決斷能
決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辨
隕若鷙鳥之擊也 搏攫則殪
木則碎此以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
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
可不知 勇則戰怯則北 戰而勝者戰其勇
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儵忽往來而
莫知其方 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
桀紂以亡巧拙之所以相過 以益民氣
與奪民氣以能鬬衆與不能鬬衆軍雖大卒雖多無
益於勝 軍大卒多而不能鬬衆不若

其寡也夫衆之爲福也大其爲禍也亦大 若漁
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爲害也亦大 善用兵
者諸邊之內莫不與鬬雖廝輿白徒方數百里皆來
會戰勢使之然也 幸也者審於戰期而有
以羅誘之也 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
以爲己固因敵之謀以爲己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
可窮矣 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
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
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
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
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闡矣 微則勝
顯矣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諸搏攫抵噬之獸其
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

決勝

五曰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飢也飢寒人之大害
也救之義也 人之困窮甚如飢寒故賢主必憐
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
矣 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野人
取之

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爲韓原之戰（處一年飲食肉人之明年也伐晉惠公戰於晉地之韓原）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扣[illegible]）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扎矣（甲鍇也陪之六扎）埜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鬭於車下（畢盡疾急）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克勝也勝晉獲惠公歸於秦）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爲君子作君正法以行德無德不報）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此是詩也爲賤人作君寬饒之以盡其力故繆公戴以勝晉）人主其胡（胡何也）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其君死矣（食馬肉人爲繆公死戰不愛其死以獲惠公是也）

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陽城姓胥渠名處徐）（病也）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廣門邑名也官小臣也款扣也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止愈也）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譆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安于簡子家臣慍怒即就也謂殺胥渠而刑之也）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獲及甲者之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

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不足）（得利而併）且以走爲利敵皆以走爲利（且併也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武）（之善給也故以走爲利）則刃無與接（接交戰也）故敵得生於我則我得死於敵（敵克故得生也已負故爲死也）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敵（敵負敵我得負敵也能殺敵故已得生也）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得勝則生負則敗敵不可不察而知）此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言能用兵勝負死生之本所由克敗故曰此兵之精者矣）

愛士

呂氏春秋卷第八

呂氏春秋卷第九

季秋紀第九

順民　知士　審己　精通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秋之月日在房季秋夏之九月房東方宿宋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虛中旦柳中虛北方宿齊之分野柳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庚辛其帝少皡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無射陰律也竹管音與無射和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而藏無射出見也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說在孟秋候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方來南之彭蠡蓋以為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稺弱未能及之故於是月來過周雒也賓爵者老爵也棲宿於人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爵大水海也傳曰爵入于海為蛤此之謂也菊有黃華豺則祭獸戮禽豺獸也似狗而長毛其色黃於是月殺獸四圍陳之世所謂祭獸戮禽者也天子居總章右个右个北頭室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說在孟秋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入季秋畢內故務入也以會天地之藏會合也無有宣出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冢宰於周禮為天官冢大宰治也主治萬事故命之也舉書五種之要具文簿也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天子籍田千畝其所收穀也故謂之帝籍之收於倉受以供上帝神祇之祀故謂之神倉飭正也祇敬也必不頓猶也是月也霜始降秋分後十五日寒露寒露後十五日霜降故曰是也則百工休霜降天寒朱漆不堅故百工休不復作器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有司於周禮為司徒司徒主衆故命之役民入室也詩云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此之謂也上丁入學習吹是月上旬丁日入學吹笙習禮樂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笙籥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此之謂也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大饗上帝嘗犧牲一日先嘗毛以告令故告備于天子也合諸侯制百縣合會諸侯之前度車服之經各如其命數百縣之內之縣也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然則謂縣者二千五百家也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來歲明年也秦以十月為正故於是月受明年曆日也言此月令為秦制也諸侯所稅輕重貢賦多少之數各有所宜遠近之宜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郊祀天宗廟祀祖取其事而已無有所私多少不如法制也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獀一作馬五兵謂刀劍矛戟矢也五戎也為將田鼓習學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illegible]輿受車以級整設于屏外[illegible]司徒搢扑北嚮以誓之[illegible]天子乃厲服厲飭執弓操矢以射[illegible]命主祠祭禽於四方主祠祀之官也以禽祭四方報其功也不知其神所在故祭於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illegible]

炭

蟄蟲咸俯在穴皆墐其戶（咸皆俯伏藏於穴，墐塞其戶也。墐讀如斤斧之斤。）乃趣獄刑無留有罪（陰氣殺，故趣獄刑，無留有罪也。）收祿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宜者（不當者，無功而受祿者也。不宜者，謂若魯哀公臧文仲祀爰居，非禮之養也，故收之。）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犬，金畜也。稻始熟，故先進於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窒（夏陽布施，多霖雨，故大水也。二氣相干，故冬藏殃敗也。民多鼽窒，鼻不通也。）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冬，陰氣肅殺，故多盜賊。侵削為鄰國所分裂也。）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墯師旅必興（春陽散解，故民氣解墯也。木王於春，金王於秋，金木相干，故師旅並興。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

九月紀

二曰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治天下之功也，聖人之功也。）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謂若禹湯文武者也。）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上世，謂若夏桀殷紂周厲幽王宋康者，皆以亡，故曰未之曾有也。）得民必有道萬乘之國百戶之邑民無有不說（與其仁義也。）取民之所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眾哉此取民之要也（要，約也。）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正，治也。）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桑林，桑山之林，能興雲作雨也。）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敏，材也。）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上帝，天也。天神曰神，人神曰鬼。）於是翦其髮鄽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則湯達乎鬼神之化人事之傳也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紂作銅烙，布火其下，令人走其上，人墮火而死，觀之以為樂，故名為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為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越王苦會稽之恥（越王為吳所困，棲於會稽，故恥之也。）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致，以必死報吳也。）身不安枕席口不厚甘味目不視靡曼（靡曼，好色也。）耳不聽鐘鼓（不欲聞音樂也。）三年苦身勞力焦脣乾肺內親群臣下養百姓以求其心（欲得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取食（不敢獨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同其味也。）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衣禁襲色禁二（二，青黃也。）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漬病（漬病，傳相染之病也。）困窮顏色愁悴不贍者必身自食之（不贍，不足也。）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曰願一與吳徼天下之衷（衷，善也。）

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僨僨僵也此孤之大願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傷敗外事之諸侯不能害之不能以之害吳則孤將棄國家釋群臣服劍臂刃變容貌易名姓執箕箒而臣事之服帶臂手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爭決日朝孤雖知要領不屬屬連首足異處四枝布裂為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將必死以出伐吳也於是異日果與吳戰於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戮吳相夫差吳王闔廬之子相吳臣也殘吳二年而霸此先順民心也越王先順說民心二年故能滅吳立霸功也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齊莊子齊臣也和子齊田常之孫田和也後為齊侯因曰和子也猛虎言越王之武勇多力不可伐也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言越王衰老不能復致力戰也故曰而今已死矣和子曰以告鴞子鴞子齊相鴞子曰已死矣以為生以為生為民所說故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審定也定民心所繫而舉大事以攻伐也

順民

三曰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相馬工也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成良馬譬之若枹之與鼓枹待鼓鼓待枹乃發聲也良馬亦然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猶賢者能之也靜郭君善劑貌辨靜郭君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為薛君號曰靜郭君劑貌辨之為人也多訾門人弗說靜郭君門人不說也士尉以證靜郭君證諫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竊私也諫靜郭君使聽士尉之言而止其去靜郭君大怒曰剗而類剗滅而汝也揆吾家苟可以慊劑貌辨者吾無辭為也慊足也揆度也家誠可以足劑貌辨者吾不辭也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朝暮進食上舍甲第也御侍也以館貌辨也旦暮然數年威王薨宣王立威王之子靜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交接也大不為王所善也辭而之薛與劑貌辨俱俱偕留無幾何留於薛劑貌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甚猶深公往必得死焉劑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止禁止也劑貌辨行至於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藏懷劑貌辨見宣王宣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劑貌辨答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徒見愛耳言則不見從也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顧涿視若是者倍反顯涿不仁之人也過猶甚也太子不仁甚於[illegible]涿視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不若革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嬰兒幼少之稱衛姬所生校師其名也威王之庶子也勸靜郭君令廢太子更立校師為太子也靜郭君泫一作泣而曰不可吾弗忍為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為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

也言靜郭君聽辨之言則無今日見逐之患也此一不見聽也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昭陽楚相也求以地易薛之少辨勸之靜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可也何乎先王威王也見惡於後王宣王其謂我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也二不見聽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動言也少小故不知一猶乃此也客肯爲寡人少來靜郭君乎言辨可也剗貌辨答曰敬諾應諾靜郭君來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劍宣王自迎靜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爲相也靜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受相十日謝病彊辭三日而聽聽許當是時也靜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知人知辨也能自知人故非之弗爲阻阻止此剗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也外棄其生命樂解人之患往見宣王不解剗貌辨之故也

知士

四曰凡物之然也必有故故事而不知其故雖當與不知同其卒必困當合同於不知其故也先王名士達師之所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走歸水非惡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以用也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所得者小不欲大物故釋之也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列子賢人體道者請問其射所以中於關尹喜關尹喜師老子也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弗知射所以中者未可語以射退而習之三年又請問學射又復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知射心乎體正然後能中自求諸己不求諸人故曰知之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守求諸己不求諸人勿失也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求諸己則存求諸人則亡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爲非言鼎以爲非故還也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爲是請因受之齊侯使人告魯君言柳下季以爲是岑鼎請因受之也疑魯君欺之而下事魯君請於柳下季請令柳下季之爲岑鼎柳下季答曰君之賂一作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言亦有國於此以能爲臣也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也且柳下季可謂此能說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不誑詐信不欺柳下季之一言故能存魯君之國齊湣王亡居於衛亡出奔衛晝日步足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當已不自知何故亡也覺其何等故亡哉果公玉丹答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耶王之所

以亡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湣王慨焉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耶此亦不知其所以也（自湣王不知其所為亡之故愚惑之甚也故曰亦不知其所以也）此公王丹之所以過也（謂湣王不念也湣王愚惑汙頃而說之也）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為之後（越王授句踐五世之孫欲殺王之四子而以已代為之後也）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非上（非惡說也）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亦不知所以亡也（愚謝惠也其國固亦甚也故曰亦不知所以亡）

審己

五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屬連也淮南子曰下有伏苓上有兔絲一名女蘿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慈石召鐵或引之也（石鐵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樹相近而靡或軵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心在利民）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天下望延頸企踵而望之不違生也其精誠能通洞於民使之然也）夫賊害於人人亦然（爲賊害人故人亦延頸舉踵望死而去之不違安生也故曰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非聞特見攻也神先告之令其志意慈感不樂）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淮南記曰慈母在於燕適子念於荊言精相往來者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宰主也）月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十五日盈滿在西方與日相望也蚌蛤陰物隨月而盛其中肉實滿也）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虛蚌蛤肉隨月虧而不盈滿也）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形見也陰蚌蛤也）（謂月盛衰虛實也）聖人形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四荒四裔之民法聖人之德皆飭正其仁義化之使之然）養由基射先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先也（飲羽飲矢至羽誠以為真先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伯樂善相馬秦穆公之臣也所見無非馬言親之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

刃若新劘研（劘研磨也）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鍾姓也子期名楚人也鍾子通於音律之知者也）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贖賣也）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

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感動）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神性）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精通

呂氏春秋卷第九

呂氏春秋卷第十

孟冬紀第十

節喪　安死　異寶　異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孟冬夏之十月尾東方宿燕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危中旦七星中（危北方宿齊之分野七星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壬癸（壬癸水日）其帝顓頊其神玄冥（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德王天下號高陽氏死祀為北方水德之帝玄冥官也少皞氏之子曰脩為玄冥師死祀為水神）其蟲介（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也）其音羽（羽水也位在北方）律中應鍾（應鍾陰律也竹管音與應鍾和萬物聚藏也故曰律中應鍾）其數六（五行數五水第一故數六）其味鹹其臭朽（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其祀行祭先腎（行門內地也冬守在內故祀之也行或作井水給人冬水王故祀之也祭祀之肉先進腎屬水自用其藏也）水始冰地始凍（秋分後三十日立冬）雉入大水為蜃（大水淮也蜃大蛤也）虹藏不見（虹陰陽交氣也是月陰壯故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个（玄堂北向堂也西頭室也）乘玄輅駕鐵驪（玄輅黑輅也鐵驪黑馬也）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玄水色黑）食黍與彘（彘水畜也）其器宏以弇（宏大弇深）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

以迎冬於北郊北郊六里之郊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先人有死王事以安社稷者賞其子孫有孤寡者矜恤之是月也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又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龜曰兆筮曰卦故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以知吉凶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揜蔽阿意曲從之取容行於上以亂法度必察知之則行其罪[illegible]是月也天子始裘[illegible]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成冬天地閉[illegible]霜栗烈成冬也令百官謹蓋藏令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坿城郭坿益也令高固也戒門閭修楗閉慎關籥固封璽[illegible]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illegible]

[illegible]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紀數也[illegible]有等差故別之審慎也營丘壟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illegible]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illegible]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蕩動也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illegible]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illegible]是月也大飲蒸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illegible]

[illegible]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饗祖五祀勞農夫以休息之[illegible]天子乃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illegible]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illegible]無或敢侵削眾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illegible]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illegible]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illegible]

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illegible]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illegible]

十月紀

二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illegible]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illegible]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

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貍抇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貍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貍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陋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怠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也

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盩肝以求之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夫玩好貨寶鐘鼎壺濫轝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輴羽旄旌旗如雲僂翣以督之珠玉以佩之黼黻文章以飾之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以此觀世則美矣侈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爲也

節喪

三曰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

（若林）其設闕庭為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言其富若都邑也）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瞚也（瞚者，潁川人相謂曰瞚，瞚目也）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之慮（慮，謀也）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扫（扫，發也）扫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謂扫墓者必富，世世乘車食肉，相傳也）人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惑也）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扫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荊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稍上猶前也，不可勝數，多也）是故大墓無不扫也而世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令，善也）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以釜鬲貧人皆不討以逐之）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憚，難也……）而祈美衣侈食之樂（祈，求）智巧窮屈無以為之於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扫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

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呂於是不臣……）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為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眾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冢扫（……）齊未亡而莊公冢扫（……）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詩小雅小旻之卒章也……）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

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此方是非未定而喜怒鬭爭反爲用矣吾不非鬭不非爭(非猶譏也)而非所以鬭非所以爭故凡鬭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鬭爭此惑之大者也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喪季平子意如之喪也極子臯在喪位孔子弔之入門而左行故曰從客位也主人以璵璠收斂者也)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上堂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璵璠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璵璠故用之孔子以平子逐昭公出之其行惡不當以斂而反用之肆行宗渡人又叛之必見發掘故戮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孔子拜下禮也今拜乎上也雖違衆吾從不言下歟)(違禮亦不救人之矣禮故歷級也)

安死

四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楚大夫蔿賈之子莊王之令尹也)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利人之所貪地)楚越之閒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人不利之)而名甚惡(惡謂名丘也)荊人畏鬼而越人信(言荊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機(機祥也名丘畏惡之不利也)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唯獨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爲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爲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衆人利利孫叔敖辭利故曰所以異於俗也)五員亡荊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登升也太行山名鄭則未知問多知將問所以自薦也)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舉猶謀也俗主不肯凡君)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欲令之吳也)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荊至江上欲涉(涉渡)見一丈人(丈人長老稱也)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絕過)問其名族(族姓)則不肯告(丈人不肯告)解其劍以予(與一作)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獻上也)丈人不肯受曰荊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檐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尚一作)不取(執圭器爵位執信圭言寵之爲侯也萬擔萬石也金千鎰二十兩爲一鎰)(不取子胥以受賞也故我何以欲子之千金劍)曰今我何(曷一作)以子之千金劍爲乎五員過於吳(至吳也猶)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爲矣(何不有爲言無下爲也江上丈人無)(以爲矣無以爲乃大有爲也五員也故曰而無以爲也)而無以爲之名不可得而聞(也躍知)身不可得而見(未之能得江上也)其惟江上之丈人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司城官名)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故宋國之長

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兒子（兒子小兒）兒子必取摶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觕其所取彌觕（精微妙也觕麤疏也）

異寶

五曰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死生之原（原本）故國廣巨兵彊富（一作充冨）未必安也尊貴高大未必顯也在於用之桀紂用其材而以成其亡湯武用其材而以成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置設）其祝曰從天墜者（墜隕也）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也（孰誰也）湯收其三面（一設）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紓（作效紓縷）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漢南漢水之南）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徒猶但也）周文王使人相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髊骨（骨有肉曰髊無肉曰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illegible]）故聖人於物也無不材（材用也）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老也（諸射者所以長幼養老也[illegible]）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戰侵奪也其細者以劫弱暴寡也以遏奪為務也仁人之得飴以養疾侍老也（侍養也）跖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揵也（[illegible]）

異用

呂氏春秋卷第十

呂氏春秋卷第十一

仲冬紀第十一

至忠　忠廉　當務　長見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仲冬夏之十一月斗北方宿吳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東壁中旦軫中東壁北方宿衛之分野軫南方宿楚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在孟冬律中黃鐘黃鐘陽律也竹管音與黃鐘和也陽氣聚於下陰氣盛於上萬物萌動於黃泉之下故曰黃鐘也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立冬後三十日大雪節故冰益壯地始坼坼裂也鶡鴠不鳴鶡鴠山鳥陽物也是月陰盛故不鳴也虎始交虎乃陽中之陰也陰氣盛以類發也天子居玄堂太廟太廟中央室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說在孟冬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蓋藏無起大眾以固而閉有司於周禮為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民人之數故命之也發蓋藏起大眾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房所以閉藏也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喪發泄陰氣故蟄伏者死民疾以喪亡也命之曰暢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閑無所事作故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閹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閹尹宮正也於周禮為宮人掌王之六寢故命之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皆所以助陰氣也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淫則禁之也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大酋主酒官也酒米麴糵之化熟故謂之酒於周禮為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秫與稻必得其齊麴糵必得其時得其時則香也湛饎必潔水泉必香湛漬也饎炊也香美炊必清潔水泉善則酒美也湛諸瀋釜之器饎資臨火之識也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陶器瓦器也六物秫稻麴糵水火也大酋監之皆得其齊故無有差忒也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皆有功於人故祈祀之也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詰也山林藪澤無水曰藪有水曰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草實曰蔬食野虞掌山澤之官也其有侵奪者罪之不赦必罰之也是月也日短至冬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水上刻五十五故曰日短至十一月也陰陽爭諸生蕩陰氣在上盛陽萌升故曰爭也諸蟄伏蓄生者皆動搖也君子齋戒處必弇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弇深邃也寧靜也聲五聲也色五色也屏去之以不欲聞也陰陽方爭嗜慾禁之所以安形性也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定成也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芸香草也荔馬薤也出也蚯蚓屈也紆結也麋角解水泉動皆應陽氣也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是月也材調又斧斤入山林之時也故伐取之也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塗闔庭門閭宮門闔也閭禮為家也門閭皆塗塞使堅牢也築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夏火炎上故其雷發

也清濁相干氣霧冥冥也夏氣發泄故雷動聲也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
不成國有大兵秋金水之母也冬節白露故雨汁也金用事以干水故瓜瓠不成有大兵
來伐之也行春令則蟲螟為敗水泉減竭民多疾癘春木氣本
生蟲故蟲螟食敗穀心曰螟陽氣坑燥故水泉減竭也水木相干氣不和故民多疾癘也

十一月紀

二曰至忠逆於耳倒於心倒亦逆也非賢主其孰能聽之
聽受也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賢主說忠言也不肖主反
之春秋傳曰忠為令德非其人則不可況不令之尤者乎故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
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日致為暴劫之政也臣子口惡謹而居下
故曰惡之何益也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美茂也人時灌之

則惡之惡其甚之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
言乃自伐之精者也甚甚於自伐其根者也荆莊哀王獵於
雲夢荊莊哀王楚王之子在春秋後雲夢楚澤也在南郡華容也射隨兕中之
公子培劫王而奪之隨兕惡獸名也子培申邑宰也楚僭稱王守邑宰稱公故以稱也
兕者之凶故[illegible]奪王代王[illegible]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
下陵其上請之詩之辭[illegible]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
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子培之賢百蓋人必有
所為故也願王察之也故曰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為代王殺隨兕故死也
荊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兩棠地名也晉負故曰大勝歸而賞
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

功也於車下於王車下奪隨兕所以代王死之兄有是功王曰何謂也對
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
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忠愛也持獲
得也忠愛君上犯奪隨兕見代君王受死亡之殃使君王得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
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故記古書也比三月必死故曰不出也是以
臣之兄驚懼而爭之驚懼王壽之不長故爭隨兕而奪王也故伏其
罪而死伏罪也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
厚賞之平府府名也賞子培之弟也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
行矣穆美也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
勸進也沮止也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痏齊王湣王也宣王之子病痏也

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
疾必可已也已愈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
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怒王之疾如強則疾不可治怒
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
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幸哀也願先
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為治也與太子期
而將往不當者三三不如期也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
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故不解屨以履
王欲令王怒也王果甚怒不與文摯言也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
而起疾乃遂已已愈也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

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覺我也）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賢君賞忠臣故曰易也闇主殺之故曰難也）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獲得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為太子故行其所難也死之以成太子孝敬之義也）

至忠

三曰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議猶平也不可辱者士之大者也）大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虞度也）雖名為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挺猶動也）誠辱則無為樂生（言誠可辱則無為樂生也）若此人也有勢則必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為汙矣將眾則必不撓北矣（北走也）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之（出生猶去生也徇死也）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難得（言難得也）其患雖得之有不智（其患當其難得也）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王子慶忌吳王僚之子也）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安也）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吳王偽加要離罪執其妻子焚之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涉渡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而汝也）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不仁（…）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特猶直也）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果決也）要離可謂不為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其辱（不忘其妻子被焚死之辱不以取吳國之貴富也）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懿公衛惠公之子赤也演讀如胤子之胤）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

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襮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忠廉

四曰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辯者為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為其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為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為其當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中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備說非六王五伯

以為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湎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毃其頭矣辯若此不如無辯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為於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紂之同母三人其

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少小也)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置立也)用法若此不若無法(太子所以下世紂猶亂也法當以法紂爲淫亂以亂天子故曰不若無法也)

當務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長遠也短近也)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昔也後未來也)古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荊文王曰莧譆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文王武王之父也犯我使從義也違我使入禮也)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與之否不安之也曠容之使者)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侯義入禮則不穀存不之亡焉)不穀(非猶罪也)於是爵之五大夫(爵莧譆爲五大夫也)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爲之(意志也先意承志所謂從而不違也傳)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與則安者臧武仲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也故曰而不穀喪焉也)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僖傳七年傳曰初申侯之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汝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汝汝必不免我死汝必速行毋適小國將不汝容焉此之謂也)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先爲其所欲(阿從也)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知猶爲也)五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爲善於上世也(上世前也)晉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平公悼公之子調和也)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爲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太公望齊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賜姓爲姜氏曰有呂封之於呂因以爲氏聞西伯善養老者遂奔周文王出田而見之曰吾望公之久矣乃載與俱歸號爲太公望使爲太師文王薨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周公旦封於魯(周公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武王崩成王幼少代攝政七年致太平成王封之於魯也)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親親上恩恩多則威武不行威武不行故削弱也)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尊賢上功故能霸也田成子恒殺簡公遂有齊國二十四世也)魯公以削至於覲存(也)三十四世而亡(自魯公伯禽至頃公爲楚孝烈王所滅適三十四世也)吳起治西河之外(吳起衛人爲魏將善用兵故能治西河之外世遠也)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文侯之子也)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岸門

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
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躧躧棄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
起抿泣而應之曰子不識識知也君知我而使我畢能
西河可以王能力也盡力爲之可以致君於王也今君聽讒人之議讒人
王錯也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
秦將由之不復久也魏失西河故從此削弱也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閒西河
畢入秦秦日益大畢盡也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
公叔痤疾惠王往問之惠王武侯之子曰公叔之疾嗟疾甚
矣將奈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
聽之也御庶子官也鞅衛公之孫也故曰衛鞅言其材可以治國以社稷使用而聽之

也爲不能聽勿使出境言不能用鞅者必殺之勿令出他國得用之也故曰勿使出境
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出王視公叔疾而出也以
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
公孫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彊魏果用弱非
公叔痤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
爲悖悖者不自知爲悖故謂不悖者爲悖也

長見

呂氏春秋卷第十一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

季冬紀第十二

士節　介立一作誠廉　不侵　序意一作廉孝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季冬夏之十二月婺女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婁中旦氐中婁西方宿魯之分野氐東方宿韓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大呂陰律竹管音與大呂聲和[illegible]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鴈北鄉鵲始巢鴈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將來至北方[illegible]雉雊雞乳雉鳴雞乳卵也天子居玄堂右个玄堂北向堂右个東頭室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大儺逐盡陰氣爲陽導也今人臘歲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是也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鬼此之謂也旁磔犬羊於四方以攘其畢冬之氣也出土牛今之鄉縣得立春節出勸耕土牛於東門外是也征鳥厲疾乃畢行征猶飛也[illegible]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帝之大臣句芒之屬有功施於民者也[illegible]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是月讀也[illegible]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illegible]

復或作複凍重累也堅命取冰冰已入入淩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此之謂也令告民出五種出之於窖簡擇之也命司農計耦耕事計會也耦合也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周禮籥章仲春晝擊土鼓吹邠詩以逆暑仲秋夜迎寒亦如之舉春秋省文也則冬夏可知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四監者周制天子畿方千里之內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郡有一大夫監之故命四監使收掌薪柴也燎者積聚柴薪置璧與牲於上而燔之升其煙氣故曰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也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次宿也是月日周於牽牛[illegible]日窮于次也月遇日相合爲紀月終紀光盡而復生曰朔故曰月窮于紀日有常行行於中道五星隨之故曰星迴于天也一說于二次窮于牽牛故曰窮于次也紀首也月窮於癸故宿故曰窮于紀星迴于天謂二十八宿更見于南方是星迴于牽牛故曰星迴于天也

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夏以十三月爲正夏數得天言天時者皆從夏正也故於是月十二月之數近終歲將更始於正月也專於農民無有所使農事將起[illegible]於農民無所役使也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飭讀曰勑勑正國法論時令所宜者而行之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次列也諸侯異姓者[illegible]列位國之大小賦計其[illegible]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皇天上帝也社[illegible]之神[illegible]句龍也稷田官之神謂列山氏[illegible]柱與周棄也享禮也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同姓[illegible]故使[illegible]之親也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令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宰[illegible]周禮爲大宰掌邦之六典八法以御其衆故令之也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咸皆

也獻致也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行之令是此謂一終三旬二日行之令是行其之令也終一歲十二月[illegible]也三旬二日者十日一旬也二十日爲二旬後一旬在新月故曰三旬二日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金氣白故白露冬降介甲之蟲爲妖災也金爲兵革故四境之民入城郭以自保守也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季冬大寒而行春[illegible]仁之令氣不和調故胎[illegible]夭傷國多[illegible]氣之內故命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火氣炎陽又多霖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冰凍不當消釋而消釋火氣溫干時之徵也

十二月紀

二曰士之爲人當理不避其難理義也殺身成義何難之避也臨患忘利直而用之遺生行義惟義所在不愛生也故曰遺生也視死如歸易也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以其義高任大一國之君不能得友天子不能得臣也堯不能屈許由周不能臣伯夷漢高不能致四皓此之謂也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定天下舜禹周[illegible]是也一國蘧伯玉段干木是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務勉也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得賢而任之故佚於治事也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萉屨萉一作履以養其母猶不足[illegible]也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不義之利不

(苟且而取也當義能死故不苟免)分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閒(有閒綫閒也)晏子見疑於齊君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辭者別也)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適之也)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奔走也)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行去也)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伉當也)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白明也)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

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馹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馹傳車也郊境也)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己也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晏子自謂於北郭騷不得其人為不知士也又不知北郭騷能為其殺身以明己也曰嬰之士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自責辭也)

三曰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文公名重耳晉獻公之子太子申生異母弟也遭驪之亂太子申生見殺重耳辟難奔翟十二年自翟經)(困於諸侯)周流天下窮(一作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能以貧賤有人也)不能其易(不能以富貴有人也)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力能霸德不能王也)晉文公反國(反一作入)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丞佐也輔相也龍君也以喻文公五蛇以喻趙衰顛頡賈佗舅犯介子推也)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illegible])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譆此

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百萬畝也)或遇之山中負釜(一作頂安)蓋簦(音登)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脣乾嗌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何為何行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

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首皆齊飢黔敖為食於路有人飢甚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應之曰吾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黔敖隨而謝之遂不食而死君子以為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一介相似旗目其類也）鄭人之下𨹧也（𨹧鄭邑其義則未聞）莊蹻之暴郢也（莊蹻楚成王之大盜郢其都）秦人之圍長平也（秦使白起圍趙括軍長平坑其四十萬眾於韓）荊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眾庶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避猶免也）其卒遞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為謀豈不遠哉

介立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illegible]）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illegible]）堅與赤性之有也（[illegible]）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illegible]）其不可漫以汙也亦猶此也（[illegible]）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孤竹殷諸侯國也在遼西）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奚何）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次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共頭山名）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相猶使也使奉桑林之樂孟諸澤名也為私邑也）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譆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時四時祈求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無所求於民也）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庳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遽疾也）上謀而行貨阻丘而保威也（行貨謂與膠鬲盟加富三等也阻依保恃）割牲而盟以為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眾（[illegible]）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紹續）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任職力所能也）遭乎亂世不為苟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漫汙）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illegible]）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illegible]）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伯夷叔齊讓國而去輕身重名故曰輕重先定）

誠廉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為人身重於義也以身為人者為人

殺身以身為人者如此其重也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

不為也今以義殺身故曰如此其重也知以何道得人乃令之為已死也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奚何也

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

言交爭而不辭其患士為知己者死盡力竭智何患之辭也豫讓公孫

弘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智伯知豫讓故為之報

言士為知己者死公孫弘為孟嘗君折秦也世之人主得地百里

則喜四境皆賀皆賀得國也可知也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

不通乎輕重也不但不知賀也故曰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

也而士皆歸之湯殷子也受命王武王周文王之子也桀紂

天子也而士皆去之桀夏之失天下之王紂殷之失天下之暴主也

孔墨布衣之士也孔子墨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萬乘天子千乘諸侯也

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必自知之然後可可者可致也

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為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其故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飢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眾人畜我也夫眾人畜我者我亦眾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

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眾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是國士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己也為念又況於中人乎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何暇從以難之言不能成從以難秦也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公孫弘公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

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弘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慙為人君不得意則不肖為人臣如此者三人有此三人也能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有此五人也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汙其衣有如臣者七人言公孫弘自謂有臣者七人也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為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

（明）公孫弘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凌（凌侮）可謂士矣（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此之謂也）

不侵

維秦八年歲在涒灘（八年秦始皇即位八年也歲在申名涒灘涒大也灘修也萬物皆大修其情性也涒灘誇人短舌不能言爲涒灘也）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良人君子也）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呂不韋封號文信侯）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圜天也矩地也）汝能法之爲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清平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爲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公正也）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隆盛也）以日兒而西望知之（此以日兒而西望之日暮也日中而衰人之盛衰）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荓（荓一作犴）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吾且有事（事言將殺襄子）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可得適）乃退而自殺（死也）青荓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荓豫讓可謂之友也

序意（一作廉孝）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

呂氏春秋卷第十三

有始覽第一

名類　去尤　聽言　謹聽　務本　諭大（此卷劉一篇號季冬紀序意篇當冠於此覽）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illegible]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始物也天陽也虛而能施故微也[illegible]地陰也實而能受故塞以成形也）天地合和生之大經也（紀也道也）[illegible]日月晝夜知之（知猶別也）以殊形殊能異宜說之[illegible]（有所施之也）夫物合而成離而生知合知成知離知生則天地平矣（合和也平成也）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其形（一作平也者皆察其情處其形也）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險阻曰塞有水曰澤無水曰藪）風有八等水有九川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鈞平也爲四方其星曰鈞天角亢氐東方宿韓鄭分野）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方一月建卯木之中也木色青故曰蒼天房心尾東方宿房心宋分野尾箕燕分野）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東北水之季陰氣所盡陽氣所始萬物向生故曰變天斗牛北方宿箕尾一名析木之津燕之分野斗牛吳越分野）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北方十一月建子水之中也水色黑故曰玄天也婺女亦越之分野虛危齊分野營室衞分野）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北金之季也將即太陰故曰幽天東壁北方宿一名豕韋衞之分野奎婁西方宿一名降婁魯之分野）西方曰顥天其星胃昴畢（西方八月建酉金之中也金色白故曰顥天昴畢西方宿一名大梁趙之分野）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巂參東井（西南火之季也爲少陽故曰朱天觜巂參西方宿一名實沈晉之分野東井南方宿一名鶉首秦之分野）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曰炎上故曰炎天輿鬼南方宿亦秦之分野柳七星南方宿一名鶉火周之分野）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東南木之季也將即太陽純乾用事故曰陽天張翼北方宿[illegible]周之分野[illegible]軫一名鶉尾楚之分野）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爲豫州周也（河在北漢在南故曰之間）兩河之間爲冀州晉也（東至青河西至西河）河濟之間爲兗州衞也（河出其北濟經其南）東方爲青州齊也泗上爲徐州魯也（泗水名也）東南爲揚州越也南方爲荊州楚也西方爲雍州秦也北方爲幽州燕也何謂九山會稽太山（會稽山在今會稽郡太山在今太山郡是爲東嶽也）王屋首山太華（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濟水所出也首山在蒲坂之南河曲之中伯夷所隱太華在弘農華陰西是爲西嶽也）岐山太行羊腸孟門（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周家所邑太行在河內野王鄉之羊腸其山盤紆縈如羊腸）何謂九塞大汾冥阸荊阮方城（[illegible]）殽井陘令疵句注居庸（殽在弘農澠池縣西井陘在常山[illegible]句注在鴈門居庸在上谷沮陽之東通軍都關也）何謂九藪（[illegible]）越之具區（具區在吳越之間）楚之雲夢（雲夢在南郡華容）秦之陽華（陽華在馮翊或曰在華陰西）晉之大陸（[illegible]）梁之圃田（[illegible]）宋之孟諸（孟諸在梁國睢陽之東南）齊之海隅（隅猶崖也）趙

呂氏春秋卷十三

之鉅鹿（廣阿澤也）燕之大昭（大昭今大原鄢是也）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炎風艮氣所生一曰融風）東方曰滔風（滔風震氣所生一曰明庶風）東南曰熏風（熏風巽氣所生一曰清明風）南方曰巨風（巨風離氣所生一曰凱風）西南曰淒風（淒風坤氣所生一曰涼風）西方曰飂風（飂風兌氣所生一曰閶闔風）西北曰厲風（厲風乾氣所生一曰不周風）北方曰寒風（寒風坎氣所生一曰廣莫風）何謂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遼水出碣石山自塞北東流直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出其西北陬江水出岷山在蜀郡湔氐道外淮水出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也）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四海之內緯長經短）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小水萬數（陸注無水之地乃注水也）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四海之內東西長南北短）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極星北辰星也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故曰不移）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曰玄明（周行四極日大明也遠道外道也）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當樞之下無晝夜（近道內道也乃參于上日高也當樞之下無晝夜言夜不分明也）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白民之國在海外極內建木在廣都南方衆帝所從上下也復在白民之南建木狀如牛系之有皮黃葉若羅也日正中將下直人下皆無影大相叫呼又無音響人聲故曰蓋天地中也）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以一人身喻天地萬物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曰大同也）衆耳目鼻口也衆五穀寒暑也此之謂衆異則萬物備也天斟（斟一作斠）萬物（一作亦同）聖人覽焉以觀其類（天斟萬物聖人覽以知人也）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天地之形始成也）雷電之所以生（雷電為陰陽之氣激為雷電始生時也）陰陽材物之精（皆陰陽所由）人民禽獸之所安平（人民禽獸皆由天地陰陽動作以萬物生天地陰陽萬物也各得其所安樂故曰之所安平也）

有始

二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祥徵應也）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螾蚯蚓螻螻蛄）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法土則色尚黃）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法木色尚青）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法金色尚白）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法火色尚赤）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法水色尚黑）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徙一作[illegible]）于土天為者時而不助農於下（助成也[illegible]）類固相召氣同則合（[illegible]）聲比則應（應知[illegible]）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鼓大宮而小宮應[illegible]）平地注水水流溼（[illegible]）均薪施火火就燥（[illegible]）

濕者先濡燥者先然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雨雲水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師之所處必生棘楚師旅以殺伐爲首棘楚以人害生戰地故生其處也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安知其所自從也凡人以爲天命不知其所由也夫巢覆毀卵則鳳皇不至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物之從同不可爲記子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遮遏也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雖尊以白爲黑臣不能聽聽從也父雖親以黑爲白子不能從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一作道與元同氣芒芒昧昧廣大之貌天之威罰不欲也非同氣不協也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

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同元氣也王者同義同仁義也霸者同力同武力也勤者同居則薄矣同居於世亡者同名同名則觕矣同名不仁不義粗殘也其智彌觕者其所同彌觕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精微妙也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齊類同皆有合故堯爲善而衆善至桀爲非而衆非來一本作桀爲惡而衆惡來商箴云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職主也召致也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存在也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脆脆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

且利中主猶且爲之況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爲足足止人攻治則爲利者不攻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因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者曷爲攻矣解在乎史墨來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

名類一名應同

三曰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者不見西墻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抇其谷而

得其鈇一作抇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己則變矣變也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以帛綴甲公息忌一作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邾

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爲甲無以組（用以）此邾君之
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傷也
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也爲組與不爲組
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
惡者（惡醜）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
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
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
惡矣莊子曰以瓦殶者翔以鉤殶者戰以黃金殶者
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
重者泄蓋內掘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

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妬也皆有所乎尤也老耼
則得之矣若植木而立乎獨必不合於俗則何可擴
矣

去尤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
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弻衰聖王（一作人）
之道廢絕世主多盛其歡（觀一作）樂大其鐘鼓侈
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
餧夭胔壯狡汔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辠之國以索
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
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
其勢可允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痺其守
具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周書曰往
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
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
不於愛愛利之爲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
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朞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
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
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賢王秀士之
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務勉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

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安能使其言當合於事乎）
其與人穀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穀善言辯別也）造父始
習於大豆蠭門始習於甘蠅（習學也大豆甘蠅蓋御射人姓名）御大
豆射甘蠅而不從人以爲性者也（專學不從以得深術）不從之
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專學大豆甘蠅之法而不徒之）
（故御得御可以致遠追急射而發中可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
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
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白圭周人也惠子惠
施也）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
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

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公孫[illegible]翟翦[illegible]）

聽言

五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欲以問知所不知故曰通乎己之不足也）通乎己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情欲之物不爭）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以一作之）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寧一作）之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極至）聽者自多而不得（自多自賢也）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敗（毀一作）之成危之寧（以冥為昭以亂為定以毀為成以危為寧也）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誖而不足以舉（以殷周亂）

（比干以忠而死不當亂而亂故悖盡不可為舉）故人主之性（任一作指）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所疑者不敢行故不過也其所不疑者行故過）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所不知者不敢行故不過所以知者不慎故過也）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揆度之量以行之數以驗之）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已知其情不失其實所以不過也）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天下而試禹（惡安也何以得賢於天下能用舜禹）斷之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反本）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惑者不能反也）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其成治成）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逮及也何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知生自知其上也其次不知也）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暮晚）學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學賢問聖）不知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不知而自以為知不知也不知者自以為知不知之本也論語曰）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名功成國存賢者也）賢者之道牟而難知妙而難見（道若大而難知精妙而難見）故見賢者而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賢者之言也）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祥善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在上位）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周赧王五十九年為秦所滅無天子一十年矣故曰已絕）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一作）息今之世當之矣（言當其時也）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所處也）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為而不成（欲得為成而已）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文王知太公賢得以興紂不知是以失之）

呂氏春秋卷十三　十一

也諭寡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令一作合民一作凡民非一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盡可得其用也般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見小臣稷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能禮士故曰得士商紂不能禮士故失太公以滅亡也

謹聽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也上古記上世古書也名者爵位名也實者功實也詩云有晻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大田之三章也陰陽和時雨祁祁然不暴疾也古者井田十一稅也公田在中私田在外民有禮讓之心故先公田而後私也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危益一作愈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有司官有司也以治國之事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易乾卦初九爻辭也復自道何其咎吉言復自道天之道也得其道故曰吉郁郁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

卒有喜也今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得多欲列近則持諫持諫不公正也將眾則罷怯罷怯怯弱也以此厚望於主豈不難哉厚多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恥恥一作臨財物資盡則為己盡皆以為己有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所取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故榮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以厚為誣也無功伐而求榮富詐也以虛求榮為詐詐誣之道君子不由由用也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己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人有言用我者則國無患而使而已猶有患用己於國惡得無患乎猶安也己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悖故曰身者己所自制也未得治國治官可也若夫內事親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以其所得知其所未得也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服其能任其職也必反情然後受反情受祿也主雖過與臣不徒取過多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也貳一作大雅文王之什大明第七章也言天命武王伐紂必克之不敢有貳心忠臣之行也

解在鄭君之問被瞻之義也見務大論被瞻知國亂桓公之甚 薄疑應衛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嗣君衛平侯之子也秦貶號君以王者富民故曰無重稅也

務本

七曰昔舜欲旗一作旃一作湄古今而不成旗猶也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殊俗異方之俗也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四荒四表之荒服也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榮名也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

已夏書曰天子之德一作德一作位廣運乃神乃武乃文逸書也故務在事事在大事為大也地大則有常祥不庭歧母群抵一作怪天翟常祥不庭歧母群抵天翟皆獸名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螇蛆皆獸名不周山在西北水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鮪魚為二故今鼉可作羹詩云鱣鮪發發鱣鮪皆大魚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長大也大故可以成大謀也空中之無澤陂也井中之無大魚也淮南記曰鷁卵不能容鵠卵此之謂也新林之無長木也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眾多長久信也季子曰

燕雀爭善處於一屋之下子母相哺也姁姁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已也為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姁姁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其為竈突近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貴賤交相為恃恃一作特然後皆得其樂定賤小在於貴大淮南記曰牛馬之氣蒸生蟣蝨蟣蝨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大故曰定賤小在於貴大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見務大論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杜赫周人杜伯之後周昭文君東西周分也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匡章孟子所謂不孝者賢者能王亦大也

諭大

呂氏春秋卷第十三

呂氏春秋卷第十四

孝行覽第二

本味　首時（一曰胥時）　義賞　長攻　慎人（一作順人）

遇合　必已（一作本知　一作不遇）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本何曰孝治而國不治者本之有也故曰必務本）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務猶求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衆多也）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孝爲行之本也行於孝者故聖人貴之）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譽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孝於親故忠於君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此之謂也處官廉孝經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此之謂也臨難死君父之難視死如歸義重身輕也）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勤芸疾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衣食足知榮辱故守則堅戰必克無退走者）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五帝軒轅顓頊帝嚳高辛帝堯陶唐帝舜有虞也紀總貫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一術孝術）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先本後末先近後遠）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所重謂其親所輕謂他人）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有人行孝敬於其親以及人之親故不敢簡慢於輕疏者是厚慎孝道之謂也）先王之

所以治天下也（先王以孝治天下）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加施也）究於四海（究極也）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敬畏慎）居處不莊非孝也（莊敬也）事君不忠非孝也（忠盡也）蒞官不敬非孝也（蒞臨也）朋友不篤非孝也（篤信也）戰陳無勇非孝也（揚子曰孟軻勇於義果而立義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遂成也）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商湯所制法也）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定安也）所謂貴德爲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爲其近於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置立也）父母全之子弗敢闕（闕猶以）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舟水載舟不游涉行危不從邪徑焉）（[illegible]成於支體以守宗廟曰）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節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宮室不上漏下濕故曰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文別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極目觀故曰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六律黃鍾夷則太蔟姑洗蕤賓無射）和五聲（五聲角徵宮商羽）雜八音養耳之道也（八音八卦之音雜會之以聽耳故曰養耳

之道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熟五穀烹養和快口腹）故曰養口之道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和顏色以說父母之志意故曰養志之道）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代更更次用之以使親性可謂為善養親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一作二月下同）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故事也）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而汝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步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私猶獨也）嚴親之遺躬也（躬體也）民之

本教曰孝（本始）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行敬之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寧其親難）安可能也卒為難（卒終）父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禮者履此者也（履行）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一作慎）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能順行孝道父母惡名故樂生也逆之則刑辟作也）

孝行

二曰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雖勞無所得）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得賢人與之共治以立功名故曰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一作民）故曰其本在得賢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侁讀曰莘）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烰猶庖也）察其所以然（察省）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孕身）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伊尹母化作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一作出）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一作婦）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以也（以用）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為之行也）相得然後樂（賢主得賢臣賢臣得賢主故曰相得然後樂之）

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為殫智竭力犯危行苦（殫盡也）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固必）也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熄社稷必危殆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黃帝使人四面出求賢人得之立以為佐故曰立四面也伯陽續耳皆賢人堯用之）凡賢人之德（一作道）有以知之也（知其賢而用之乃以成功也）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少選須臾之間也）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

為世無足復為鼓琴者伯姓牙名或作雅鍾氏期名子皆通稱楚人也少言聽音故曰為世無足為鼓琴也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世無賢者亦無所從受禮義法則與共治國也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言不肖者無禮以接賢者賢者何用盡其忠乎若不知御若御驥驥亦不為之從千里也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爝以爟火釁以犧猳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火者所以祓除不祥置火於桔槔燭以照之釁以犧血[illegible]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illegible]湯曰可對而為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群之蟲三羣謂水居肉玃草食者也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水居者川禽魚鼈之屬故其臭腥也肉玃者獲禽獸之肉而食之鷹鸇之屬故其臭臊也草食者食草木麞鹿之屬故其臭羶也臭惡猶美皆有所以臭惡猶美若蜀人之作羊腊以臭為美各有所用也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五行之數水第一故曰水最為始五味鹹苦酸辛甘三材水木火九沸九變火之為紀紀猶節也品味待火然後成熟口火為之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用火熱食或燒或燥治除臊腥羶去其臭故曰必以其勝也齊和之節得其中適故曰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齊和分也自從也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鼎中品味分齊纖微故曰不能言也志意度不能諭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射者[illegible][illegible]毛之近而[illegible]遠也御者執轡於手調馬口之和而致萬里故曰善射御之微也陰陽之化而成萬物

也四時之數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物有異功也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弊敗也爛失飪也論語云失飪不食甘而不噥一作壞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𦠆言其中節得適肉之美者猩猩之唇貛貛之炙[illegible]雋觾之翠[illegible]述蕩之掔[illegible]旄象之約[illegible]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illegible]沃民所食[illegible]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東海之鮞[illegible]醴水之魚名曰朱鱉六足有珠百碧[illegible]雚水之魚名曰鰩其狀若鯉而有翼[illegible]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illegible]菜之美者崑崙之蘋[illegible]壽木之華[illegible]其實者不死故曰壽木指[illegible]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illegible]是也赤木玄木其葉皆可食餘瞀之南南極之崖[illegible]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illegible]陽華之芸[illegible]雲夢之芹[illegible]具區之菁[illegible]浸淵之草名曰土英[illegible]

（主言其美善土英華也）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陽樸地名在蜀郡招搖山名在桂陽禮記曰草木之滋薑桂之謂也故曰和之美）越駱之菌鱣鮪之醢（越駱國名菌竹筍也鱣鮪大魚也以為醢醬無骨曰醢有骨曰臡）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大夏澤名或曰山名在西北蓋形瓶宰揭山名凝則未聞）長澤之卵（長澤大澤在西方大鳥之卵卵大如寶也）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飯食也玄山熟則未聞不周山名亦西北方崑崙之西北）陽山之穄南海之秬（山南曰陽崑崙之南故曰陽山在南海南方之穄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堅秬黑黍也）水之美者三危之露（三危西極山名）崑崙之井（井泉）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沮瀨名江旁之泉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皆西方之山泉也冀州中央水氣東虛經於冀州故曰之原原本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沙棠木名也崑崙山有之）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有覈曰果無覈曰蓏群帝衆帝先升遐者）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其山許由所隱也在潁川陽城之西青鳥崑崙山之東二處皆有甘櫨之果）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浦濱也橘所生也出江為似雲夢楚澤出楊）漢上石耳所以致之（漢水名出於江石耳菜名也所以致之猶味也）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四乘皆馬名七尺以上為龍行及之遺風）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彊為必先知道（言當須天命而為天子不可以彊取也道謂仁義天下之道）道者止彼在己（己謂人）己成而天子成（己成仁義而為天子孟子曰仁義之道而成為天子）天子成則至味具（天子貴珍故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己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要約也越越輕易之貌業事也聖王得仁義約要之道以化天下天下化之皆必越越然輕易多為民之事也）

本味

三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緩謂無為也急謂成功也）似遲而速以待時（謂若武王會於孟津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也還歸二年伐遲也甲子之日赴於牧野故曰待時紂）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王季歷文王之父也勤勞國事以至發沒故文王哀思苦痛也）有不忘羑里之醜時未可也（紂為繫道拘文王於羑里不忘其醜恥也所以不殺紂者天時之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武王繼位辟臣事紂不忘文王為紂所拘於羑里之辱文王得歸乃築靈臺作王門而私女童鐘鼓示不與紂同也武王以此為恥而不忘也）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立為天子也甲子之日剋紂牧野故曰成甲子之事）時固不易得（固常也）太公望東夷之士也（太公望河內人也於周豐鎬為東故曰東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無其主（主謂賢君）聞文王賢（文謚也經天緯地曰文）故釣於渭以觀之（渭水名近豐鎬文王所邑也觀視文王之德能有天下也）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吳王夷昧之長子王僚也）客有言之於王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先惡子胥之頰貌不愛其言說好之也）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請問也惡憎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故事）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言於重帷中見衣若手為說霸國之說也許諾）者伍子胥說之半王

子光與帷持其手而與之坐（持執子胥之手與俱坐聽其說）說畢王子光大說（子胥說霸王之業王子光大說其將用之也）伍子胥以為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吳王僚為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賢良選練士習戰鬬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柏舉楚邑也）九戰九勝追北千里（北走也）昭王出奔隨遂有郢（郢楚都也傳云）親射王宮鞭荊平之墳三百（平王楚平王也[illegible]子胥之父奢及兄尚故子胥鞭其墳也）鄉之耕非忘其父之讎也待時也

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田鳩[illegible]）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如之也）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留秦三年不得見惠王而之楚反來至秦而得見是遠之而近也）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不成其王）有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步行日中影從人人亦不可離之也時不可得離之也）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時（分竄[illegible]）時至有從布衣而為天子者（舜是也）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湯武是也）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太公望傅說是也）有從匹夫而報萬乘者（[illegible]）

（[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身之衣然後說死也）故聖人之所貴唯時也水凍方固（固堅也）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雖智而不遇時無功（[illegible]之功非春不生非時不成）方葉之茂美終日采之而不知（不知其盡也）秋霜既下眾林皆羸（羸葉盡也）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聖人與萬物終始也）鄭子陽之難猘狗潰之（子陽鄭相也或曰鄭君也好行嚴猛人家有猘狗者[illegible]）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眾因之以殺子陽高國（[illegible]）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為人唱而況乎以人為唱乎飢馬盈廄嘆然（嘆然[illegible]）未見芻也飢狗盈窖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illegible]）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徐州（齊湣王自號東帝[illegible]）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而衛取繭氏（[illegible]）以魯衛之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遇其時也（[illegible]）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亂世當之矣（[illegible]）天不再與時不久留能不兩工事在當之（天不再與一姓[illegible]日中則昃者也）

首時（一作胥時）

一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

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不春無可為生未秋無可為落）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使之者以其時生則生時落則落故曰莫不為用）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彰明）也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言教一成雖復以賞罰之使為不忠不信人人自為忠信若性自然不可禁止也）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言民為不忠不信亦不能禁）姦偽賊亂貪戾之道興（興作也）久興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讎用也）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禁止也）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郢楚都也楚人以兩版營垣吳起衞人也楚以為將變其兩版教之用四楚俗習久見怨也公羊傳曰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此之罰久習也）賞罰易而民安樂（易其邪而從王故其民去邪安樂也）氐羌之民其虜也（氐羌一種夷人言民之民為虜獲為人親害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焚燒也）皆成乎邪也（不得天之正氣）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賞罰不正而民正賞罰不正而民邪故曰且成而賊民是以君人慎之也）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城濮楚地名也）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子犯也字子犯文公之舅故曰咎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足猶厭也一本作以戰之君不足於功）

（以詐戰之矣可見故詐譎者謂詭變而用詐也）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言盡其類）詐偽之道雖今偷（偷一作愈）可後將無復（不可復行）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言謀也）而敗楚人於城濮（城濮地）反而為賞雍季在上（上首也）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後一作其賞）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務事）焉（焉猶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移歸往）成乎詐其成毀（雖成必毀）其勝敗（雖勝必敗）天下勝者眾矣而霸者乃五（乃猶裁也）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居五霸之一）勝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同等也）秦勝於戎而敗乎殽（秦繆公霸西戎孟明白乙丙西乞術將而襲鄭鄭人知之晉襄公禦之敗之殽獲其三帥故曰勝乎戎而敗乎殽）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楚莊王服鄭及勝諸夏也及昭王南吳人戰勝破之柏舉此皆不知勝之所成也故曰與無勝同）武王得之矣（得知）故一勝而王天下（一勝紂）眾詐盈國不可以為安患非獨外也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智伯求地於襄子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三月張孟談私與韓魏謀反智伯軍侵趙襄子）

(設之故曰出圍)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惟獨)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一人謂高赦)爲六軍則不可易(易輕)北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觴酒器也)遂定三家(韓魏趙也)豈非用賞罰當邪(當正也)

義賞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彊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則不設(遇猶遭也各有一術不能相治傳曰以亂平亂何治之有故不設攻戰相征伐也)

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雖不肖辱未至於此(至於此亡也)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顯榮此天下)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功名辯也)亡國之主不聞賢(亂以錯也)譬之若良農辯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收田耕耨也穫曰必此人也)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爲也越國大饑(無穀不)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王年少智寡材輕好須臾之名不思後患(吳主吳王夫差也)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王越王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得其國王何憂焉以得)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阨以有吳哉(踰度也越歷也謂彼險難也)故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養吾仇也

財匱而民恐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數術也)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饑代事也(先王謂闔閭也代更)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吳王夫差)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令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食於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爲擒(夫差吳王也擒爲越所獲也)楚王欲取息與蔡(楚文王也息蔡二國名也)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蔡侯哀侯也妻之女弟與姨傳曰吾姨也以之謂也)吾請爲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作一)

以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不發師徒而得之曰取[illegible]）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趙簡子晉大夫趙景子成之子鞅也太子襄子毋卹也服衰謂朞年勿廢三年也夏屋山名在代之南山也欲令取代也）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群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反一作）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illegible]）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illegible]）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illegible]）馬郡盡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illegible]）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illegible]）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illegible]）舞者操兵以鬬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遙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山一名）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備遵理（[illegible]）然而後世稱之有功故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此三君有功名令無其咒失舉為王可也）

呂氏春秋 卷十四 一五

長攻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illegible]）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illegible]）水潦川澤之湛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為之人也夫湯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為義以憂苦於民人也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為天子同（[illegible]）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堀地財取水利（[illegible]）編蒲葦結罘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illegible]）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時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號而虜晉（[illegible]）

呂氏春秋 卷十四 一六

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公孫枝秦大夫子桑）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獻進也請以大夫職事屬付百里奚也）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下讀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務傅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備矣（備當作憊憊極也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此之謂也故曰宰予憊矣）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一作拔）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藉猶辱也）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醜猶恥也）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論語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言不窮於道也）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衆木遇霜雪皆凋喻小人遭亂世無以自免松柏喻君子而能茂盛也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此之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齊桓公遭無知之亂出奔莒晉文公遭驪姬之讒出過曹越王句踐與吳戰而敗棲於會稽之山卒皆享國克復其恥爲霸君故曰得之）陳蔡之阨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返更也更取瑟而絃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干楯也）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高下喻大也言不能知孔子聖德之如天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樂泰也天下也）所樂非窮達也（言樂道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此近真也言得道之人不爲窮極不爲達盈故一之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寒暑陰陽也陰陽和風雨序也聖人法天地陰陽故能不爲窮達變其御也）故許由虞乎潁陽（虞樂也潁水之北曰陽輕天下而不爲於堯讓志於箕山山南潁水之北故曰虞乎潁陽也）而共伯得乎共首（共國伯爵也棄其國隱於共首山而得其志也不知出何書也）

慎人　一作順人

七曰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於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於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不於無人以此遊僅至於魯司寇（僅猶纔也孔子曰聖德不凡大用重至於）

也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知聖人不能用之所以絕所以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多幸受不肖之人而能用之故不勝其任）任久不勝則幸反為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己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為苟（處居也）必審諸己然後任任然後動（任則動動則量力）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過惡得不苟（過惡）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乎一作）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善一作）惡得不苟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繆（籟三孔籥也五聲無失也）越王不善為野音而反善之（野鄙）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人有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為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妐知之曰為我婦而有外心（一作）不可畜因出之婦之父母以謂為己謀者以為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不知其女之所以見出由此也）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此亦不由理者故宗廟滅以失其天下也）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

衰雖惡奚傷（醜何傷明）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昌蒲菹（昌本之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頞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勝服）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苦傷也）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去離也）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糜（椎一作推）顙廣顏色如漆赭（漆一作）垂眼臨鼻長肘而盭（盭戾也）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制其身陳侯之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讎糜往謝焉楚王怪其名（知一作）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會合）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所不知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慢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喪亡也）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天下之民其苦勞務從此生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

以事其主以功(功舉德用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一作孽亡)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十猶尚幸(所遇不當而無此三者身)(必死殃也猶言七十九十者乃大幸耳)賢聖之後反而孽民是以賊(一作賤)其身豈能獨哉(孽病也所遇不當而獲所賊以殘也)(其身也并病其民)故曰豈能獨哉

遇合

八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逄誅比干戮(龍逄諫桀而桀殺之比干諫紂而紂殺之)箕子狂惡來死(箕子紂之諸父也諫紂紂剖比干心以觀之故箕子狂惡來紂之讒臣也武王殺之)桀紂亡(殺忠臣故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乎江(伍員子胥也夫差不信其言殺之沉其屍於江也)萇弘死藏其血三年而為碧(萇弘周敬王大夫也)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疑曾子悲(孝己殷高宗之子也曾參孝見疑於其父故為之悲也)莊子行(一作遇)於山中見木甚美長大枝葉盛茂(莊子宋蒙人也名周)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矣出於山及邑舍故人之家(舍止也)故人喜具酒肉令豎子為殺鴈饗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一鴈不能鳴請奚殺主人之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死(一作以不能鳴死)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於材不材之間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道德則不然無訝(一作訝)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作專)一上一下以禾為量(禾中和也)而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物物而不物於物言不為物所累也)此神農黃帝之所法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成則毀大則衰廉則剉尊則虧直則骫合則離愛則隳多則(…)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牛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牛缺秦人也)盜求其橐中之載則與之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盜相謂曰此天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愬我於萬乘之主萬乘之主必以國誅我我必不生不若相與追而殺之以滅其迹(迹也)於

是相與趨之趨速行三十里及而殺之此以知故也

牛缺賢人故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虓其頭先其伍超越次第也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

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指植直豎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

河揚動也播猶捉也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直正也涉無

先者無敢先也又況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船人不知孟賁

故也爲勇士知與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

必近之猶未必也蓋有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

也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桓司馬桓魋也抵當也王使人問

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春秋魯定公十四年傳曰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知之

桓魋出奔衛公則宋景公也春秋時宋未當稱王也此云王使人問其後妄言者也於是竭

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紂為不

善於商而禍充天地充猶大也和調何益和調善之者尚不能行之故也

曰何豎也張毅好恭門閭帷一作帳薄聚居眾無不趨趨過之

輿隸姻媾小童無不敬以定其身定安也不終其壽內

熱一作崩而死內熱病也記曰張毅此之謂也單豹好術離俗棄

塵塵一作染謂出不學也不食穀實不衣芮溫不食穀實行氣道引也身

處山林巖堀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

治衆不外謂之謂也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

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

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

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

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猶鄉之人也

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方術外物豈

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

必見愛敬愛人者己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己

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己無不遇矣

必己一作本知一作不遇

呂氏春秋卷十四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慎大覽第三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貴因　察今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凡大者小鄰國也彊者勝其敵也（夫大者以兼國使小也彊者以能勝其敵也）勝其敵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彊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惡安也）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忘危）於達思窮於得思喪（[illegible]）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周書周文公所作也若臨深淵恐隕墜也如履薄冰恐陷沒也故曰以言慎事）桀為無道暴戾頑貪（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無厭足為貪）天下顫恐而患之（顫驚也患憂也）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紛紛亂也分分恐也其情難得知也）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干辛桀之諛臣也專無道之誠以致滅亡）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群凶（龍逢賢臣也而桀殺之故衆庶泯泯亂有遠志[illegible]）衆庶泯泯皆有遠志莫敢直言其生若驚（驚亂也[illegible]）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患憂也不周於義而背叛也）桀愈自賢矜過善非（矜一作給[illegible]非其所行者而反善也）主道重塞國人大崩（崩散）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恐夏人不信伊尹故由湯言而親自射伊尹示伊尹有罪而亡令夏信之也）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亳湯都）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琬當作婉順阿意之人也或作琬琰美石也）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卒盡也）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詩志也）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鬭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涸枯也）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為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為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疇畝也）商不變肆（安其所也）親郼如夏（郼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illegible]夏民也）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祖用伊尹之賢世世享商）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轝命封黃帝之後於鑄（鑄國名）封帝堯之後於黎封帝舜之[illegible]轝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桑林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

盤庚之政（盤庚，太丁後十七世祖丁之子，殷之中興之王也，故欲復行其政也）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不違民以）發巨橋之粟（巨橋，倉名）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鹿臺，紂府也。布也，私當也）出拘救罪分財棄責（責）以振窮困（分財，分有與無也。棄責，己不責也。振，救也。鰥寡孤獨曰窮，無衣食曰困也）封比干之墓（以其忠諫而見殺，故封崇其墓以章賢也）靖箕子之宮（以箕子狂而[illegible]，故清宮以興之也）表商容之閭（商容，紂之賢人，殷之[illegible]，故表其閭里也）士過者趨車過者下（自商容之閭下車也）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為諸侯（與謀之士，封以為諸侯也）諸大夫賞以書社（大夫賞以書社。[illegible]二十五家為社，書社以為國）庶士施政去賦（[illegible]）然後於濟河西歸報於廟（[illegible]）

呂氏春秋卷十五

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華山在[illegible]，桃林在[illegible]）馬弗復乘牛弗服釁鼓旗甲兵藏之府庫（[illegible]）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illegible]）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若，汝也）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字一作[illegible]，讀如[illegible]）愬

履虎尾終吉（愬愬，懼也。履虎尾，危也。以言恐懼，終吉也。[illegible]）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illegible]）使使者來謁之（[illegible]）襄子方食摶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illegible]）飄風（一作[illegible]）暴雨日中不須臾（[illegible]）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illegible]）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illegible]）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illegible]）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illegible]）

呂氏春秋卷十五

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荊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亡，一作[illegible]）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illegible]）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illegible]）善持勝者以術彊弱（[illegible]）

慎大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兼［illegible］也）不［illegible］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至成也）故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荊龔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荊師敗龔王傷（［illegible］）酣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illegible］）子反叱曰訾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卻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illegible］）戰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幄帳也）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illegible］）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illegible］）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奈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illegible］）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皁而著之外皁也（［illegible］）君奚患焉（［illegible］）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illegible］）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illegible］）先人有言曰脣竭而齒寒（［illegible］）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報白獻也）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illegible］）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illegible］）爲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illegible］）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爲懽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

山中道狹故斷車轂而行去至衛七日而夙繇亡智伯滅之欲鍾之心
勝也欲鍾之心勝則安夙繇之說塞矣塞不行也凡聽說
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猶上也昌國君將五國
之兵以攻齊昌國君樂毅也為燕昭王將伐齊五國燕秦韓魏趙也齊使觸子
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濟水名齊王欲戰使人赴觸
子恥而訾之曰不戰必剗若類掘若壟剗滅也壟冢也若汝也
不推攻而戰克破燕軍必剗滅汝種類掘汝先人之冢也觸子苦之苦病欲齊軍
之敗於是以天下兵戰戰合擊金而却退一作之卒北
北走也天下兵乘之乘猶勝也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
不聞其聲聞一作問達子又帥其餘卒達子齊人也帥將也以軍於

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秦周齊城門名也請金將以賞戰
功也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殘餘也豎子謂達子也惡能給若
金惡安也給與也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走奔莒齊邑也
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美唐金藏所在此貪
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小利金也大利國也言齊王吝金不給達子以失大國乃大
惑者也

權勲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
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荊之服
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

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也王
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倨傲
也富有天下而不騁夸夸詫而自大也卑為布衣而不瘁攝
瘁病也攝猶屈也貧無衣食而不憂慴慴懼也狠乎其誠自有
也自有有道覺乎其不疑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桀乎其必
不渝移也桀特也渝變也移易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怱怱乎
其心之堅固也怱怱明貌也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空空愨也巧故
偽詐迷乎其志氣之遠也志在江海之上昏乎其深而不測測盡
也言深不可盡確乎其節之不庳也就就乎就就讀如由與之與其不
肯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鵠讀如浩浩昊天之浩大也假乎其

輕俗誹譽也皆謂體道之人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
宗宗本也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窮極也精充天地而不
竭充實竭盡神覆宇宙而無望四方上下曰宇以屋喻天地也往古來今曰宙言其
神而包覆之無望無界畔也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
其端莫知其源道不可得知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
至貴道在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小能小故無復有內道所貴之也士有若此者五
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
一作於得之矣去猶除也除其尊寵盈滿之色則近得師友矣堯不以帝見善
綣北面而問焉善綣有道之士也堯不敢以自尊北面而問焉堯天子也善
綣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綣得道之士也

得道之人不可驕也（驕人輕道也） 先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知其若也） 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孰誰也） 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甕牖以破甕為牖） （甕牖言貧陋也） 文王造之而未遂（造始也遂成也） 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抱奉也） 不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稷不見之也） 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止休也） 桓公曰不然士驁祿爵者固輕其主（驁傲也） 其主驁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驁祿爵吾庸敢驁霸王乎（庸用也） 遂見之不可止世以為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內行閨門之行） 誠行之此論而內行修王猶少（尚少也） 子產相鄭（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 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illegible]） 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illegible]） 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illegible]） 其唯子產乎（[illegible]） 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援攀也） 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舉取也）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息罷也） 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反從段干木還也） 翟黃不說（以文侯敬段干木而慢己也） 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實祿也） 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畜之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禮一作士） 莫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荊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文侯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illegible]） 也

下賢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為徒（徒黨也） 此文王之所以王也（[illegible]） 今雖未能王其以為安也不亦易乎（[illegible]） 此趙宣孟之所以免也（宣孟[illegible]） 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illegible]） 孟嘗君之所以却荊兵也（[illegible]） 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

之由也（立功未安國免身者皆以此仁義之道也）其士不可以驕恣

屈（一作有）也（趙樂也樂士當以撫[illegible]之虛之故不可以驕恣屈以有之也）昔趙

宣孟將上之絳見骫桑之下有餓人臥不能起者宣

孟止車爲之下食蠲而餔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

之曰女何爲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

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羞於行乞憎自取至於此也）宣孟與脯一

朐（脡）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

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斯盡也）乃復賜之脯二束

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

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illegible]）宣孟知之中飲而

呂氏春秋卷之十五　十二

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

孟之面曰嘻君轝（轝車也[illegible]）吾請爲君反死（反還也）

宣孟曰而名爲誰（而汝也）反走對曰何以名爲臣骫桑

下之餓人也還鬬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

無小者也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

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此周南之篇也言其賢可爲公侯扞難其捍城也）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篇在大雅也以言賢人衆多文王以安也）

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哀愛也）士其難知唯

博之爲可（博廣也）博則無所遺矣（遺失也）張儀魏氏餘子

也（大夫庶子爲餘子受氏爲長）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

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將西遊於秦願君之

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

小不足以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一作嘗　猶數也）不

遇請爲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

走北面再拜（拜昭文君之言也）張儀行（行去也）昭文君送而資

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始說張儀而稱王也）

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德恩也）周千乘也

重過萬乘也（張儀重之）令秦惠王師之（師昭文君）逢澤之會魏

王嘗爲御韓王爲右（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爲之御昭文君御韓王爲之右也）名號

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荊人攻

呂氏春秋卷之十五　十三

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荊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

貌而親郊送之謂淳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爲憂

文無以復侍矣（文孟嘗君名也　侍見也）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

於齊畢報（報命也）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固同鄙人以[illegible]）

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

爲先王立清廟荊固而攻薛薛清廟必危故曰薛不

量其力而荊亦甚固齊王知顏色（齊王宣王也[illegible]）

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全[illegible]）顛蹶

之請坐拜之謁雖薄則薄矣（[illegible]）故善說者陳其勢

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豈用彊力哉

彊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報更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
與來因其往而與往（與猶助也）不設形（形象）象與生與長而言
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歸也）力雖多材雖勁（勁疆也）
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加益也）際高而望
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盎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聲
速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德而無為仁義者（惠盎
者宋人惠施族也宋康王宋昭公曾孫辟公之子名偃十一年稱王四十五年大為不道故曰宋不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
於此（有道術於此勇者有力者也）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
弗中大王獨無意耶（不可入不可中大王獨無意欲知之耶此者）王曰善
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
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
敢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
盎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
人本無其志也（本無有擊刺之志也）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
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
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
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愛利之也故賢於勇有力）

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耶（四累謂卿大夫士民也居處四累之上）
（故曰四累之上尊高也以德則下受利之矣大王意獨無欲之耶）王曰此寡人之
所欲得（欲得人之愛利也是之曰也）惠盎對曰孔墨是也（言孔丘墨翟當為之德則得所尊）
孔丘墨翟無地為君無官為長（以德見尊）
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延頸）
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
志（之有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
遠矣（孔墨得賢名過之）宋王無以應（應答也）惠盎趨而出
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
也而心猶可服（因也）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
小弱可以制彊大矣（惡也）田贊衣補衣而見荊王（田贊
荊人也補衣也）荊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
又有惡於此者也荊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
此（甲鎧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
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
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弗得猶不取也）意者為
其義耶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刳人之腹隳人
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刑殺也）其名又甚不榮（兵殺人以不得）
意者為其實耶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
苟慮危

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一作文）則甚不安之（其害如此其）不得安也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三者害與危臣為大王計無取此二者也）則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賢可謂能立其方矣（方道也）奚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及下本偃息以安甜田賀齊說以服射此之偃息故曰不知諱賀之也）

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役人皆謳歌而引其車以送之也）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己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因役人之勢欲走而為唱歌歡之令走也）役人得其所欲己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以用此術道也）是用為乘之國其霸猶少桓公則難與往也（往王也言其與至於王也）

順說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必得也）其人事則不廣（廣博也）成內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北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為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託寄也）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桓公名小白所）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糾公之子之弟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物事也糾在外不可必得主故曰間難必）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慮謀也）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

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合尸築京）（克敗於其所獲尸合主葬之故孔青欲以齊尸為二京也）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甯越之人之言不）（尸於齊齊人必思其財使葬送以盡其財是以內攻之也）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莎隨賁服知負重也相守不退也）卻舍延尸（軍一行三十里為一舍）（因歸其尸而使得收之故得其尸而使財者盡之）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齊人以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盡此所謂死者人之令其貧且相怨此）（內攻也）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言與齊為敵其尸為京則）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一作罪）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

何敵之不服（能服之盡）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
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illegible]
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樹立也）
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繼一作）文之業
定武之功闢（闢一作）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
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勤憂也）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
（成仁義之教勤天子之名以示諸侯於此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與一作）
草中之戎（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成周也天子周襄王避母弟叔）
（帶之難出奔在鄭晉文納之於成周故曰定也成周今雒陽也）於是天子賜之南陽
之地（襄王賜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山南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樊溫之屬是也）遂霸諸

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咎犯之
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
邪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用也）齊之東鄙人有常
致苦者管子死豎刀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
致苦卒為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
知國可也（禮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不廣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
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迴通也）舜一徙成
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為邑[illegible]為都都方二十二里也）

（邑有封都有城國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成千乘之國也）而堯授之
禪位因人之心也（皆授之禪位與之天下也因人之心也）湯武以
千乘制夏商（商一作殷）因民之欲也（傳曰[illegible]）
（不敗紂是也曰因民之欲也主也）故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車立行猶陸行也）
適越者而至有舟也（適之也）秦越遠塗也竫立安
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械器也）武王使人候殷（候視也）反
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
良（讒邪也慝惡也[illegible]）武王曰尚未也又復
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
（[illegible]箕子[illegible]辭）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

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皆閉口無誹怨之）
（誹之）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嘻[illegible]）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
曰戮（戮暴也）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也）百姓不敢誹怨命
曰刑勝（傳曰厲王虐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者得而殺之國人不敢言道路以目刑辟也）
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也）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
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早朝也與諸侯要期甲子之日也）則武王
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
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
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
（朅何也言何日至殷也）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

矣（報白也）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illegible]）武王疾行不輟（輟止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休息也）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為人之所欲己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illegible]）適令武王不耕而穫（[illegible]）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illegible]）推歷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illegible]）禹之裸國裸入衣出（[illegible]）因也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illegible]）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illegible]）

（[illegible]）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illegible]）故因則功專則拙（[illegible]）因者無敵（[illegible]）國雖大民雖眾何益（民雖眾不能使之不亡故曰何益紂是也）

貴因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法（[illegible]）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illegible]）而典殊（[illegible]）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illegible]）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為欲同其所為異口惽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為故（故事也）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擇一作[illegible]）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則可以知之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

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陰日夕景也)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一作先)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脟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調和也)荊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澭水(澭一作灉)澭水暴益(暴卒益長)荊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鄉一作)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導涉也謂其施表時水可涉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荊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似此表瀰水而不知)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虧一作毀)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此為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嚮曩也未成人夭折曰殤子也)故凡舉(一作學)事必循法以動(動一作也)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務猶事也)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鋣(鏌鋣良劍也以其取斷不期其名鏌鋣也)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驥驁千里馬也名驥驁乘之者也)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涉渡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一作刻)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遽疾也)(契刻也刻舟記劍墜之處也)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其國與此同(為治國若求劍者與此同也)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任用也)荊國之為政有似於此(似此悖也)

察今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先識覽第四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吕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傳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必先去也孔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其次避言故曰古今一也)地從於城(城不下地不遷)城從於民(民不潰城不崇)民從於賢(豈父[illegible]敢人攻之)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杖策而去邑乎岐周邠人[illegible]負而隨之故曰民從隨也)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季[illegible]曰吉家至而日見之也[illegible]得[illegible]微日得其要而已矣)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殷[illegible]之也)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箕子忠臣而疏遠之姑息之臣而與近之)妲己為政賞罰無方(方道)不用法式殺三不辜(剖比干之心[illegible]婦而觀[illegible]之)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illegible])晉太

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屠黍晉出公之太史也出公頃公之孫定公之子也史記曰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齊而道死焉)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周威王後五世)(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南為桓公威公桓公之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為(不敢直言其亂也但語以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其宿度也而云是無能為也)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屠黍居三年也)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切磨不休[illegible]也無休息以晝日)康樂歌謠好悲(康安也安酒也)([illegible]之樂以悲也)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風化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二人賢者也)得史驎趙駢以為諫臣(二人直人)去苛令三十九物(物事)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子之身乎(其尚也)曰臣聞之國之

與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極盡）國之亡也天遺（一作引）之亂人與善諛之士（諛諂也）威公薨殯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為二（下辯置逆中謂之肆）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未一作來）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為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白圭周人）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

必亡中山齊皆當此（當此五盡）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矣（更猶革也）其患不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中山五割地與趙趙卒亡之齊悉起軍以距燕人於濟上卒敗之不能自存故曰未有益也）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棄地養民所以存也棄而不修割地與趙棄民於燕不能自衛而棄破士故曰造其所以亡也）

先識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雖幸而有未必知（與治之君不萬一以不萬一作不世出何由遇哉一曰治奚由至）也（未知其為賢也）不知則與無賢同（不知其賢而不用之故不治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多也）故王者不四勸者不六亡國相望因主相及（言不絕也）不得士則無此之患（無此之患也）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封建）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終其世（沒世為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己故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益己故曰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上位也）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天下既廢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剗（剗滅）不得休息而佞進（佞諂）（有遷而升冒也）今之世當之矣（今謂衰周無天子之世也故曰當之）故欲求有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

之知之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賢故失之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令亦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可盡得而用也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為君子也晏子齊大夫晏平仲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石父累之然累有罪晏子曰譆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交一作友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也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實者不留聲實功實也言欲察人之功實不復留意考其名聲也觀行者不譏辭欲觀人之至行不譏刺之以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辭謝也謝不故而可以物弃也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客客敬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子列子禦寇體道人也著書八篇在莊子前莊子稱之也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子陽鄭相也一曰鄭君曰子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笑一作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畏誅因國人逐猘狗之亂而殺子陽也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孔子曰貧觀其所取此之謂也

觀世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瞑則與不見同同一目也其所以為照所以為瞑異謂見與不見故曰異瞑士未嘗照故未嘗見瞑者目無由接也接見無由接而言見謊謊讀誣妄之誣億不詳害也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同智一也其所能接所不能接異異謂能與不能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智者達於明見未萌之前故曰接遠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愚者蔽於明得至而不知故曰接近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喻矣雖子貢辯說無由行故曰弗能行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為之莽莽也為作也莽長大貌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壞壞也可以為之莽莽也壞壞猶養治之莽莽均長

（敎）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雖有賢智之士不能爲昏主謀以存之國也）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爲（長）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爲智悖（悖惑）若此則國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由接而自知弗智則不聞亡國不聞危君（言人君自知不智則求賢而任之故不聞亡國危君也桀紂所以國亡身滅不自知不智故也）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病困也）將何以敎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諺言居者無載有藏之於心也行者無埋謂即世也言當宣之於君無不當倫寫所知使君行之無有懷藏埋之世也）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言不足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衞公子啓方（遠佞也無令相近）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快慊）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子所愛也而忍殺之何能有愛於君）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宮害陰以爲寺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苛鬼病下人病也）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精神失其守驅鬼物乘以下人故曰失）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將爲惑也）公又曰衞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爾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誰謂仲父言盡可用乎）於是皆復召而反之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矯以公令（令墻公命爲不通人之令）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言無所得飲食與公）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故無所得（無使得飲食也）衞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衞（下降也社二十五家也四十社千家以降歸于衞）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絶乎壽宮（蒙覆也以衣覆首而絶壽宮寢堂也）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楊門喪門名也事六十日而殯蟲流出）（戶不欲人見故掩以楊門之扇也）三月不葬此不卒聽管仲之言（一作數）也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親易）無由接見也無由接固知其忠言（知其不用）而愛其所尊貴也（愛其所尊所貴謂豎刁易牙常之巫衞公子啓方之屬也）

知接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尺曰尋）是何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為道雖精不能見矣（精微也）故箕子窮于商（為紂所囚）范蠡流乎江（范蠡佐越王句踐滅吳還會稽之恥功成而遂去乘舟浮于江而去也）昔秦繆公興師以襲鄭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軍行三十里一舍）皆以其氣之趫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遏師必於殽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為吾尸女之易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興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師行過周（周今河南城周王時謂王城也）王孫滿要門而窺之（王孫滿周大夫）曰嗚呼是師必有疵（疵病）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過天子之城宜櫜甲

束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袀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袀同也左君位也）超乘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為大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術也視也於東邊候晉之道過是以迷惑陷入大國之地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還師去之當是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襄公文公之子驩）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為人子之道歟先軫曰不弔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擊可大彊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先軫遏秦師於殽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

以歸繆公聞之（素服廟臨也）以說於衆曰天不爲秦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殽也智不至也（言但慮襲鄭之利不知將有殽之敗也故曰智不至也）智至則不信（蹇叔哭其子云晉人禦師必於殽繆公不信）而言不可不信師之不反也從此生（蹇叔言信不可不信也師之不反敗殽也殽羊傳曰匹馬隻輪無反）故不至之爲害大矣（君從蹇叔言是生也故師敗害大也）

悔過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始首也）而可以

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鷖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郵（孔子衣麛裘投棄也郵字與尤同言投棄孔子無尤也）用（尤罪也）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舉取也）大智之用固難踰也（踰遠也）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封界洫瀆也服法也君子小人各有制服）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與猶助也左傳曰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此謂之）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誨教也）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嗣續也）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訿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國人民誹訿仲尼子產時二君國不復用則二國亦無功用賢聖之）子產孔丘必無能矣（若二人不見用必無所能爲也）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言非但不能有功亦可罪罰於民惡之雖此）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爲賢稱子產孔子爲能此二君者達乎任人也（任用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安習也）夫開善豈易哉（開通也）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聽無事謂民安子產孔子無用之事也主以爲事也謂之無治也又賢主能之乃賢）魏攻中山樂羊將（樂羊爲將以伐中山）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報白也）有貴（貴一作責）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

進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難說）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之日幾矣（論士謂議士也殆近危也）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篋哉一寸而亡矣（中山之不取樂羊不敢言以爲己功一方寸之書不亡）文侯賢主也而猶若此又況於中主耶（何乃蓋二矣也）中主之患不能勿爲而不可與莫爲（夫中庸之主不能無爲耳）凡舉無易爲（一作）之事氣志視聽動作無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爲哉皆壹於爲則無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商（成湯得夏武王得商故曰）而勾踐之所以能報其讎也（越王勾踐破吳棲於五湖故曰能報其）

興也以小弱皆壹於爲而猶若此又況於以彊大乎武王以百里起王臣事異王是爲之前禹世稱小弱夫魏襄王與群臣飲酒酣王爲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魏襄王孟子所見梁惠王之子也祝願也史起興而對曰群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賢臣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驕驕則亂故曰不可公孫丑曰伊尹放太甲于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爲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

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聽從也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遂成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矣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衆雖讙譁而弗爲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訩訩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故訩訩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訩訩也止善賢主以之訩訩也立功按魏世家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王西門豹文侯用爲鄴令史起亞之不得爲四世之君臣也又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

樂成

六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有水曰澗無水曰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可不知如可見如可不見故智士

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積累其仁心思慮其善設以求致治也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武王幼少周公攝政勤心國家以致太平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也流言作亂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著在尚書餘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以起也其始若秋毫喻細也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過失也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言無所損於德行也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淮南記子貢讓[illegible][illegible]義此謂也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

曰魯人必拯溺者矣淮南記曰子路受而勸德此之謂也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見其始知其終故曰觀化遠也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公卑梁大夫也楚僭稱王守邑大夫皆稱公若周之單襄公成肅公劉文公也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反更也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夷平也吳楚以此大隆隆當猶鬬也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公子光夷昧之子也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潘子臣小帷子夏齧二大夫也皆佐楚戰故吳獲之雞父之戰胡沈陳蔡夏姓齧名陳大夫又反伐郢又養國也郢楚都也得荊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為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言不知始與終又不知中故國危身窮也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魯宣三年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言受命於楚與晉爭盟也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應擊也大棘宋邑也今陳留襄邑南大棘是也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與及也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為制昨日羊事也今日

之事我為制今日之事御車也遂驅入於鄭宋師敗績華元虜為鄭所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宜哉傳曰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此之謂也故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己然後可也古之良將下流技之人遺之簞醪輸之於川與士卒饑不不自獨周其味也華元羊肉不又羊斟而身見虜戰必悉熟備知敵知己曰凡魯季氏與郈氏鬭雞郈氏介其雞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季氏為之金距以利鐵作距上季一作其距民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平子季平子名意如以侵郈氏之宮益其宅也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郈昭伯郈氏魯大夫子孫公子氏後以字為氏昭伯其後者也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禘大祭也襄公昭公之父也與大子八人以於襄公實二人佾六佾者四十八人在季氏季氏僭也季氏之舞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審詳也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為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乾侯晉邑魯昭聽傷而不辨其義辨別宜義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

（同惡魯公）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不覺國內乃至乾侯故以為遠也）

察微

七曰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謝子關東人也學墨子之道）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惠王秦孝公之子駟也）之親（一作見）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奮厲也少主惠王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行去也）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

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為之慤而徒以取少主為之悖（慤誠也悖惑也）惠王失所以為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史定秦史）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群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衰肌膚消也）而智益盛（老者見事多所閱廣故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耶（皆俱也）荊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威王楚威王也制術數也）有中謝佐制者（官也）為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言王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細小也）一言

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為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卻豈不難哉（除猶治也）（卻曰而豈不難也）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激主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度法也）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為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為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宥利也又云宥為也）夫請以為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

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為昏以白為黑以堯為桀宥之為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則能全（全一作令）其天矣（天身也）

去宥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不可者而可之不然者而然之不是者而是之不非者而非之也故曰淫說也）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充實也）足以喻治之所

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喻明悖惑)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爲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從使人從不肖自謂賢)所謂善而從(一作徒)邪辟(使人從邪辟自謂善故曰其患也)所謂可從悖逆也(可從者乃悖逆之道也)是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逆(不肖者賢之邪辟者善之悖逆者可之也)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言亂士立至無所獲行也)齊湣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湣王齊田常之孫田和立爲宣王湣王宣王之子也言知當數士不能知其所行徒謂之士也義以爲士之故也)故尹文問其故而王無以應此公王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所以見任也任卓齒而信公王丹豈非以自(難)邪(公王丹齊臣卓齒楚人亦爲湣王備其覺古在此二人非欲以自覺也然二人卒覺之湣王無道齒殺之而擢其筋懸之於東廟然日以自覺者也)尹文見齊王(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龍稱之)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眞所謂士已(一作矣)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一作用)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廟(一作廣)朝中深見侮而不鬬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否大夫見侮而不鬬則是辱也辱則寡人弗以爲臣

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鬬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以爲臣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雖不可治言不怨也)意者未至然乎(王言意以爲未至如是)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鬬者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鬬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爲臣不以爲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穀齊邑也)如衛(如之衛也)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孟長也)太公之所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辯名實審也(桓公以繼絕存亡率義以霸管子輔而成之不以土地之大也今此湣王纔集國之冒僭號不義之人無管子之輔假有之又不能用賢以桓公山頭井底不得方之者也)

正名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審分覽第五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慎勢

不二 執一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主謂君也分謂仁義禮律殺生與奪之分也至者至於治也）姦偽邪辟之塗可以息（息止也）惡氣苛疾無自至（自從也君順合則祥福應故生疾無從來至也）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身治則國治故曰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作爲也盡也遲用其力不勤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分地獨也速疾也有之名自欲得其成無隱匿已遲也）主亦有地

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邪私也不然君知故匿之也）主無所避其累矣（累猶負也謂主不以正其職之自欲害私故君無所避其累之臣）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一作臣）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言君好爲人臣之官事是謂與驥俱走無以勝之也）必多所不及矣（言力不暇也好自治人臣之所官事亦如之）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去猶釋也去驕去就之去）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詖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竄猶容也）堅窮廉直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騖矣（畢盡也）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察明也有之易也）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以用也詔亦教也）若此則百官恫擾（恫動擾亂）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風化）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王良晉大夫郵無正郵良也以善御功死託精於星天文王良策駟是也）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放縱也悖亂也）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塞也（名實爵號之名也分殺生與奪之分也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

（惛也曰不可不審益也不審之而故治亂之塞而居下也曰惡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主明則臣忠臣忠則無壅塞故曰在其人主）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數之其術）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illegible]）（王周宣王之子言先幽厲[illegible] 不幸曰厲[illegible]）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illegible]）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一作邦）群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悗（一作惰）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充實）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

（以汗牛頭而之總處，絜白之謂里，謂此理之謂也）所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與義上同責焉）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勇敢行之，罷怯用以）（故窮之以葉本旅之顏，蘇蠆之亂美玉斥，偽剛不難則也，闇主之於名實亦不能知也，是以題）（高趙蕤二世以為馬此之類也）鹿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顧益黑（反顧）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邪（此牛名馬之謂也）故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主性也）問而不詔（詔教也，好問而不教詔）知而不為（知其名，為之不與）和而不矜（不自矜伐，和則成矣）成而不處（若處）（老子曰功成而不居之謂也）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形而任之（水正也，因形而任之也，不行者不止，行者不止也）不制於物無肯為使（令人不制於物，不為物使，人莫能使也）清靜以公（公正）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六合，四方上下；四海之內）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流行）此之謂定性於大湫（性命之…）命之曰無有（無形無有，無言無形，道也）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得道故忘人，人得其道，故得人也）知德忘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人知其德，忘其知，乃大得知也）至知不幾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至知不近，幾也，至靜有德也，安也）（人所以明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不治小事而假人，則其理也）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莫人之能全，乃備也）（夫其不全其能，全者也）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矣（妙微）若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宰主）澤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始（莫知其所自始）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是也（人有於此五者，但能好之則亦成備）

審分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正准法天之）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王主安天下）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窺見）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覆也；騭，升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也）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

道以因人之知以知之 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illegible]彌少也故博聞之人彊識之士闕矣短闕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illegible]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以外爲[illegible]也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也[illegible]所以出之不出所以爲[illegible]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也[illegible]東海之極水至而反還反夏熱之下化而爲寒[illegible]也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天無所制而物自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illegible]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illegible]其盡職能故也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illegible]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illegible]君也者以無當爲當以無得爲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illegible]故善爲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illegible]有事則有不恢矣[illegible]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爲車者數官然後成[illegible]夫國豈特爲車哉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方道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illegible]唯有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閉結不解者也[illegible]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爲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言此不可解乃[illegible]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曰我效於子效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illegible]故思慮自心傷也[illegible]智差自亡也[illegible]奮能自殃[illegible]其有處自狂也故至神逍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群而無不同[illegible]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illegible]此則姦邪之情得[illegible]而險陂讒慝諂諛巧佞之人無由入[illegible]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爲[illegible]人主好以己爲[illegible]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illegible]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illegible]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爲卑卑之爲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illegible]蒼頡作書[illegible]后稷作稼[illegible]

（子口[illegible]以為報）皋陶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師五刑有[illegible]）昆吾作陶（昆吾顓頊之後吳回之孫陸終之子也為夏伯制作陶冶埏埴為器）夏鯀作城（鯀禹父也築作城郭）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當合其宜也）然而非主（一作王）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彊此之謂全人（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

君守

三曰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長大）人主以好暴（暴一作[illegible]）示能（示以其能）以好唱自奮（唱言）人臣以不爭持位（臣不可以不爭此不爭持位非忠臣也）以聽從取容（以聽從自容）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有司大臣也）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illegible]）君臣不定（君不君臣不臣）耳雖聞不可以聽（不可以聽音）目雖見不可以視（不可以視）心雖知不可以舉（不舉[illegible]）勢使之也（言其人不正下苟取容[illegible]）凡耳之聞也藉於靜（[illegible]）目之見也藉於昭（昭明也非明無以見目無所見故藉於昭）心之知也藉於理（[illegible]）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三官言耳目心[illegible]）亡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擾亂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雖知就利[illegible]不知仁義就利辟害之本也去其本而之於[illegible]故曰雖知曷知其聞見之義亦然）馳騁而因耳矣（馳騁田獵之主也所田獵從禽以亡）此愚者之所不至也（謂其本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言不知其[illegible]）（君不信仁義之本故為[illegible]可以致治[illegible]）無骨者不可令知冰（去貪暴施仁惠若無骨之蟲春生秋死不知冬寒之有冰[illegible]）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則災無由至矣且夫耳目智巧固不足恃惟脩其數行其理為可（理道也）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illegible]）昭釐侯令官更之（更易也令其官易大者）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聞之（申不害鄭之京人韓昭侯相）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任用也）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闕（闕短）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illegible]）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東極之國）南撫多顯（南極之國）南極多顯

（西極之國靡亦作麻）北懷儋耳（北極之國）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治一作亂）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主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得賢心意）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習習所遽觀近臣也）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為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況於得道術乎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無藜羹可斟無粒可食故曰不嘗）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選間須臾）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煤炱也入甑墮地之也）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目見不可信心慮不足恃矣）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記識）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勿躬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為長（長上）故李子曰非狗則不得兔兔化而狗則不為兔人君而好為人官有似於此（似作以君而好為人官化而為狗也）其臣蔽之人時禁之（人時有止之者）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精甚）祓篲日用而不藏於篋（祓除也篲帚也不藏物也日用喻人君）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君好治人與何臣之君用思臣則志衰也自見家動作至代臣作事是心勞則暗是也）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虜一作慮）容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駕（雅一作椎）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筮蓍）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在上使人人任其事故盡畢其巧人能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用其人任其材以得其能）不知也所以知之也（老子曰不知之知乃知之也）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無思無為而化神是養神之謂也）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月

之始出極燭六合極北極天太陰生月節燭之也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大通也神與通合生道乃無誰敢遏志意通達不可障塞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南面當陽而治之天子也反本謂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爲不成無不成故善爲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章明也管子復於桓公曰復白也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甯遬請置以爲大田大田田官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爲大行大行官名也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

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諫臣官亦有諫臣之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爲大司馬司主也主武之官也周禮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也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爲大理大理治獄官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子之令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能

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三王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綖人事其事以充其名名實相保之謂知道

勿躬

五曰明君者非徧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

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止姦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虛飾而事實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淫學流說不正之道賢不肖各反其質反本行其情不雕其素雕飾也素樸也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此二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用虛無爲本以聽有用

之言謂之朝（有用之言謂正有益於國者也）凡朝也者相與名理義也（名致）相與植法則也（植立也）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僻邪撓之人退矣（撓曲）貪得偽詐之曹遠矣（曹衆）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知性命則不惑於物[illegible]）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子華子體道人也一事正事也）正性是喜群衆不周而務成一能（一能一事言能公正一之）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平和）唯彼天符不周而周（忠信為周）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長猶盛也章明也以盛用而著）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

拙人（自智謂人愚自巧謂人拙詩云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愚拙者從之請也）若此則愚拙者謂矣（君自謂智而巧故愚內者從之請也）巧智者詔矣（詔教）詔多則請者愈多矣（[illegible]）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未能盡無所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固必）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反更多大）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固有道之主因而不為（因循[illegible]法不為）責而不詔（責成功不以偏見教詔矣）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illegible]）

（一作奈何為實也）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燭照）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四荒遠也）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皆四表之國際上也）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己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以用[illegible]）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故法）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矣（[illegible]）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襄子何為任人則賢者畢力（畢盡也）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

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illegible]）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言其父兄子弟不能為霸王之[illegible]）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庖人伊尹釣者呂尚仇人管夷吾僕[illegible]）猶大匠之為宮室也（[illegible]百里奚之輩非阿之取其可以為社稷功名之資）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一作力）而知人數矣（訾相功加力也）（丈尺而知用人數多少也）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殷周之興）管夷吾百里奚（[illegible]）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

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駃唐齊用蘇秦而天下甚亡

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中當舜禹猶若困而況俗主乎

知度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誠信之數人信之故疑欲失之乎勢求之乎國危失居上之勢以危國故危也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螻蟻食之也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審知也禍福之門也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道通不

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周禮象胥古之寄言夷狄之國通語言也象寄狄鞮方曰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三千里內設服五常華夏之當明朗不用象譯也狄鞮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之國千里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為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任德不在大人傳曰滿則溢子在德之休周雖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威衆威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神農炎帝也號曰神農化天下者王者之封

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近國大遠國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近者四十里海之上言小也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寡一作家王者以天下為家也以天下為國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滕費小國也鄒魯大國也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倍日而馳以行其道易也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已矣齊楚大國也舉綱而加之故曰所用彌大所欲彌易用大使小故曰彌易湯其無郼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湯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亡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

凶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盂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以賢士遇亂世而王之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苦民之急而王之則易也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輴沙用鳩山用樏因其勢也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姦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不能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

易臣也一作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illegible]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慎子名[illegible][illegible]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illegible]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眾人乎[illegible]積兔滿市行者不顧[illegible]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illegible]莊王圍宋九月[illegible]康王圍宋五月[illegible]聲王圍宋十月[illegible]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illegible]凡功之立也賢不肖彊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illegible]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illegible]

[illegible]簡公曰非而一作細人所能識一作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鞅也與無悔同[illegible]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慎勢

七曰聽群眾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illegible]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illegible]子列子貴虛[illegible]陳駢貴齊[illegible]陽生貴己[illegible]孫臏貴勢[illegible]王廖貴先兒良貴後[illegible]有金鼓所以一耳[illegible]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眾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illegible]者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彊速貫習不足以成也

不二

八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革改也同一也以別乎）目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聲（清商濁宮）王者執一而爲萬物正（正主也）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將主）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摶之也一則治兩則亂令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驪馬四馬也［illegible］）

楚王問爲國於詹子（詹子古得道者也）詹子對曰何聞爲身不聞爲國（［illegible］）詹子豈以國可無爲哉以爲爲國之本在於爲身身爲而家爲家爲而國爲國爲而天下爲故曰以身爲家以家爲國以國爲天下（爲治）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月（窮極也）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爲近之（近知也）

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材從林生）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當合）彭祖以壽三代以昌（［illegible］三代夏殷周［illegible］）五帝以昭神農以鴻（［illegible］）

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illegible］）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illegible］）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illegible］）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illegible］）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言事君有命）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少選須臾也）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矣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illegible］）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illegible］）夫吳勝於齊而不勝於越（［illegible］）齊勝於宋而不勝於燕（［illegible］）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知長短贏絀之化邪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執一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審應覽第六

審應　重言　精諭　離謂　淫辭　不屈　應言　具備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倡先也言動之路後動者違之原也故言欲後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行之實也其出為之入以其言為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責實也名以行之名也以實者實不可以詐偽則說者不敢妄言不其名實相當也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要約孔思請行孔思伯魚之子也行去也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違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為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駭也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為舉矣孔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亡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武子孫也鄭桓公之後也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封之則大名昭侯忠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子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鄭之後弊邑不敢當也弊邑為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聲氏為晉公拘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絕弊邑不敢當也魏王慚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是舉不義以行不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為不義愈益厚也公子食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魏昭王問於田詘曰寡人之在東宮之時東宮太子宮也聞先生之議曰為聖易有諸乎田詘對曰臣之所舉也是言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于田詘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今詘未有功而王問詘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邪昭王無以應田詘之對昭王固非曰我知聖也耳問曰先生其聖乎已因以知聖對昭王已謂田詘昭王有非其有田詘不察察知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為也必有其實虛空實誠今藺離石入秦而王縞素出總

（服亦）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得國之樂也言王不兼愛也）秦得
地而王出（一作布）總（率得蘭帷石也）齊亡地而王加膳（置酒而為猶）而
所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
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
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困猶不能）衛嗣君
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
（後也八世平侯之子也秦貶之號曰君薄疑其臣也故以重稅告之）夫聚粟也將
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言民家自藏之與藏於官）
（何擇也擇）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得知也猶）其不
如在上也（在上為宮言上不知請其宮）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

如在民也（為言在民如不在於民）凡聽必反諸己審則令無不聽
矣（聽言）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
知反諸己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申向周人中不害之）
（見公子為公子沓相也戰懼也）公子沓訾之曰申子說我而戰
為吾相也夫（之言不任為吾相也夫不滿之辭）申向
曰向則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
戰請問孰病哉（孰誰也）公子沓無以應（應答也）戰者不習
也（不習者故懼而見戰尊）使人戰者嚴駔也（嚴駔尊）意者恭節而
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故人雖（日恭）有自失者猶無以
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嚴駔（小言以嚴駔可則失也）可

審應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
年不言（高宗殷王盤庚之弟小乙之子也德義高美故曰高宗闇三年不言在小乙）
（之古之人也皆然論語曰高宗諒闇三年何謂也孔子曰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此之謂）
也卿大夫恐懼患之（患憂）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
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類善比）古之天子其
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遺失也）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
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削桐葉以為珪以）
（設以受周遺虞叔信主比寸故曰令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
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戲言也不）周

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
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叔虞成王之母弟也當武王邑姜方）
（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此叔虞之為晉侯也）
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
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固正輔）荊莊王立三年不
聽而好讔（讔隱辭也）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
禁諫者今子諫何故（故事也）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
王讔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設言於不穀也）對曰有
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
射之（不使鳥王射何意也）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

勁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
以覽民則也覽觀是鳥雖無飛飛將沖天雖無鳴鳴將
駭人沖至也駭驚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
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悅荊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
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
謂邪成公賈之讔也賢於太宰嚭之說也太宰嚭之
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為墟嚭晉伯州犁之子州犁奔楚嚭自楚之吳以為太宰
成公賈之讔喻乎荊王而荊國以霸莊王霸齊桓公與
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發行聞知桓公怪之曰與
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

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譆日之役者有執蹠痛而上視
者號跦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
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
延引階陛級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子謂東郭牙曰然也管
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
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
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鍾鼓之
色也湫然清淨者衰絰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
兵革之色也秋嚴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艴然充
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呿開唫閉所言

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
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
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
桓公管仲唯善匿弗能隱矣匿藏隱蔽故聖人聽於無聲
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詹何禮道人也田子方學於子貢尚賢仁而貴禮義親文侯友之老聃學於無為而貴道德周史伯陽也三川竭知周將亡孔子師之也

重言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
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
後左右盡蜻也蜻蜻蜓小蟲細腰四翅一名白宿終日玩之而不去

玩弄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居所取而來吾將玩之
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
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
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
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精微勿無周公旦曰勿言故
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
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疵病
口唔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紂多惡周之心不能知周必病
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窺猶見
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為天子弗能離矣孔子

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溫伯雪子得道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舊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illegible]）而道存[illegible]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illegible]）聖人之相知豈待言（[illegible]）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illegible]）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沒人能取之（[illegible]）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illegible]）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illegible]）白公弗得也（[illegible]）知言之謂則不以言矣（[illegible]）言者謂之屬也（[illegible]）不言（[illegible]）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illegible]）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illegible]）齊桓公合諸侯（[illegible]）

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illegible]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illegible]）卜以守龜曰三塗為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illegible]）天子許之（[illegible]）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萇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illegible]）劉康公乃儆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

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萇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矣

精諭

四曰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illegible]一本作[illegible]）成黨衆口熏天（熏感動也）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illegible]）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為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國之主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二

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可無辨也（[illegible]）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為國之禁也（[illegible]）故辨而不當理則偽（[illegible]）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偽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宗本也）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illegible]）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以此死（[illegible]）箕子商容以此窮（[illegible]）周公召公以此疑（[illegible]）范蠡子胥以此流（[illegible]）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illegible]）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illegible]）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illegible]）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

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illegible]）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為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為顧可以見人乎（[illegible]）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illegible]）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illegible]）齊人有淳于髡者以

橫說魏王魏王辭之（魏王以為辯說八國為從也）約車十乘將使之荊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止其將使之荊）失從之意（橫說合關東從為未足復說以連關西之橫魏王多其言故難不使行之也）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寡少）其有辯不若無辯周鼎著倕而齕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倕堯之巧工也以巧聞天下周家鑄鼎著倕像於鼎而使自齕其指明不當以大巧為巧也殊能令人見之則自齕其指言人巧之不可為也故能復為）

離謂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心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也言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空雄地名遇會也約盟）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趙王惠王之弟趙勝也）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公孫龍孔穿皆辯士也論相易堅白之辯）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少選須臾）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不得已度因言馬白馬非白也故曰甚辯也）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藏三牙之言其辯也）雖然難（言藏三牙成之難也）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言藏三牙雖難未實不）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辯相易也）荊柱國莊伯（莊伯楚之官名也相國君也）令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奚如曰正圓視其時曰當今令謁者駕曰無馬令涓人取冠進上問馬齒圉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齒十二上下數十二牙三十上下三十）人有任臣不亡者臣亡莊伯決之任者無罪（下上八合為三十一謂若公孫龍藏三牙而謂之不可為故其二亦少而均其三者言難之難律之罪）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塗道）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為也（實一作實）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得猶得也澄子以為紡緇與禪緇非其理也）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宋康王也言宋亂無法也何故不畏我）唐鞅對曰王

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為不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不若無對（鞅對宋王善與不善皆罪之以立威是以賊害數故曰唐鞅之對不若無對）惠子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一作人民）民人皆善之（惠子惠施宋人也仕魏為惠王相也）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邪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輿謣後亦應之（輿謣或作邪許前人倡後人和舉重勸力之歌聲也）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鄭衛之音皆新聲非雅樂也不如呼輿謣宜於舉大木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凡人所言惠子之法善於人之耳於治國之法未可用也故曰善而不可行也）

淫辭

六曰察士以為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難窮矣辭雖（一作）窮其為禍福猶未可知（一作向）察而以達理明義則察為福矣察而以飾非惑（一作或）愚則察為禍矣古者之貴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傳授）惠子辭（辭不受之）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聽從）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舜也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欲惠子之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為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於鄄（鄄齊邑名）（自拘於鄄以待罪也）齊威王幾弗受（威王齊宣王之父田和之孫也惠王所見）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言不得出也）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言必誠以名實）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匡章孟子弟子也）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蝗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公匡章）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睎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表掇所以望也）使工女化而

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爲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爲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illegible]）公何事比施於螣螟乎惠子之治魏爲本其治不治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言惠王用惠子之謀[illegible]大敗[illegible]爲敵所禽也）大術之愚（[illegible]不愛[illegible]所愛[illegible]）爲天下笑得舉其諱（天下人[illegible]）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言惠王比惠子於管仲更著其名[illegible]）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罷潞羸也）國家空虛（空虛竭盡也）天下之兵四至（四方之兵至也）衆庶誹謗（多怨望也）諸侯不譽

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illegible]）名寶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illegible]）仲父大名也讓國大實也（[illegible]）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工而治賊天下莫大焉（言賊）幸而獨聽於魏也（言惠子之言幸見聽用於魏[illegible]）以賊天下爲實以治之爲名匡章之非不亦可乎（[illegible]）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媚行徐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歛陷（陷一作[illegible]）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婦家氏）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illegible]）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爲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誹汙因汙誹辟因辟是誹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而誹之因自以爲爲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

不屈

七曰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illegible]）然而視之蝺焉美無所可用（[illegible]）惠子之言有似於此（[illegible]）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爲之甑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甑邪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蝺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爲仲父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爲美也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

（讎魏久也昭王燕王噲之子也偃止也）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爲也王曰何故公孫龍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爲功今大王曰我其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爲也王無以應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司馬喜之相國也）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是然如）曰今王興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

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頗曰公不愛趙天下必從周頗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頗曰欲之路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爲從矣魏令孟卬割絳窌安邑之地以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爲孟卬求司徒於魏王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卬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臧爲司徒無用卬（臧魏臣也）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詔告）起賈出遇孟卬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矣於公之主（公之主甚賤公）公之主曰寧用臧爲司徒無用公（言公）

（卬）孟卬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爲司徒孟卬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卬也孟卬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窌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之一作）善牛也（言王使負牛持絳窌安邑之書致之於秦秦猶善牛）卬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爲臣先曰視卬如身（王身）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二則不達矣廷也臣見）令臣責（責令秦臣）卬雖賢固能乎（言不能）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聽起賈爲司徒言）凡人主之與其大官也爲有益也今割國之錙錘矣而因得大官（錙錘割分銖也）（兩也謂分絳窌安邑而得大官大官司徒也）而且何地以給之（足給）大官人臣

之所欲也孟卬令秦得其所欲（所欲田邑）秦亦令孟卬得其所欲（所欲司徒）責以償矣尚有何責魏雖彊猶不能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孟卬爲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誕詐也秦臣也秦王詐魏王）（未爲帝也欲令魏王入朝也）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三論謂河內梁及身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甚者）然乃輟行（入秦之行）秦雖大勝於長平三

年然後決（秦將白起攻趙三年坑其卒四十萬衆於長平故曰大勝也）
當此時也兩周全其比存魏舉陶削
之勢是（有之勢是有是之勢）而入大蚤（入秦大蚤）奚
也（言何必待魏敬之說乃不入秦耶）夫未可以入而
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將大）可以入而
之時不可不熟論也（論辯也）
有

應言

八曰今有羿蠭蒙繁弱於此而（一作向）
中也（羿夏之諸侯有窮之君也善射羿弟子也亦能百中繁弱良弓
爲弓名）中非獨弦也而弦爲弓中之
百

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
於郭薄矣（薄或作亳）武王嘗窮於畢程矣
伊尹嘗
於庖廚矣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
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
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
術也（子賤孔子弟子宓不齊）將辭而行請近
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
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
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
不善子勉歸矣（勉疾趣也）二吏歸報

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賤
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賤
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
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
徵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發遣）而
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
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
諸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旂
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
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

取小魚也（小者魚不尺不升于俎之化爲盡猶也故不欲）
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
民闇行（闇夜）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
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
（行於遠）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夫宓子
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子
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
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
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
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況於有

說與治之務莫若誠（以誠說則信若之以誠治則化行之）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鬭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不動人心神化其下不誠不能行其化也）

具備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上海圖書館藏

離俗覽第七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爲欲

貴信　舉難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人能之者少故曰不足）所有餘者妄苟也（妄作苟爲不守理義君子少小人多故有餘也）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餘（所不足者理義也故貴之所有餘者妄苟也故賤之）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繩正也行如此者益窮困益有榮名）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高貴也所榮白中正若周情伯夷衛之所以濱身雖死亡天下猶貴之）

[illegible]

然而以理義斲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微獨亦非獨也舜有臣父之誚湯有放殺之事然以神農黃帝之行猶有可非者非獨舜湯）飛兔要褭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飛兔要褭皆馬名也日行萬里馳若兔之飛因以爲名也材猶有短力有所不足褭字讀如曲撓之撓也）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正材難得故宮室不成也）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棬棬乎后之爲人也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妻攜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已止也）又欲以其辱行慢我我

羞之(羞恥也)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投猶沉也蒼領或作青令)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詬(詬辱也)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詬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水而死(以湯伐桀故謂之無道之人也以受湯之讓爲貪辱也不忍聞之故投水而死潁水出於潁川陽城西山中也)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謀圖之也)武(一作賢)者遂之(遂成也)仁者居之(居處也)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胡何也言何不位天子之位吾請爲吾子相)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上天子也廢之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伐桀殺民非仁心)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募水(募水名也音伯之伯)故知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察見也)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不之賴之不賴利也)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欲於物物無能害)故不漫於利不牽於埶(埶勢也)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

節(四士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也皆喩行而成自投不能比四人介之大者)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爲以愛利爲本以萬民爲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小大餌有宜適羽有動靜(羽浮也)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失戟得矛心不平平阿齊邑也餘子官也與晉人戰亡其戟得晉人之矛也)却(却一作退)而去不自快(心失戟不自得矛)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高唐齊邑孤猶特也)(叔無孫姓名字爲高唐之大夫也當其馬前而問之)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亢當也)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難音乃旦反)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反還也)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北走也)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莊公名光靈公之子)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袧(袧頸也)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寤覺徒但)

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一作退）而自殁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加上也）

離俗

二曰君子之自（一作為）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所行為義）俗雖謂之窮通也（通達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不與辭受也）罰誠當雖赦之不外（外猶遠也）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反於心不軸然後動（[illegible]）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行去也）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為魯司寇定公）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苟且也）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子墨子弟子也）公上過語墨子之義（義道）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苟誠也）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社二十五家也三百社七千五百家也）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觀視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殆[illegible]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一作裹）腹而食比於賓萌（賓客萌民也）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一作援）其國是（一作退）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荊人與吳人將戰荊師寡吳師眾荊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王而遁（遁逃也）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荊國終為天下撓（撓弱也）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為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郼岐之廣也（郼殷湯所居也岐武王所居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矣

(師從)荊之爲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昔靈王爲乾谿之臺百姓愁怨公子棄疾弑之而立是爲平王白公勝平王大子建之子也出奔鄭鄭人殺報令尹子西司馬子旗伐鄭復讐許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旗率師救鄭勝怒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旗故曰白公之亂也)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鄭襄州侯事晉而伐楚楚人避之也)而今猶爲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言子囊之忠雖一百世猶可法故曰非獨厲一世之人臣)

荊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爲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爲政(昭王楚平王棄疾之子熊軫)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不忍行刑於父斧也)阿有罪廢國法不可(阿私也)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免父殺身忠孝之義)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事職事也)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一作令吏)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殁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爲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高義

三曰爲天下及國(爲治也)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勸善也)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之高(西岳也)會稽之險(山名在吳郡)不能障矣(障防也)闔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孫吳吳起孫武也吳王闔廬之將也兵法五千言是也)故古之王者德迴乎天地(迴通)澹乎四海(澹也)之東西南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惡(一作思)不臧(臧匿也)虛素以公(素質也忍其質奉公王之實也)小民皆之(皆公已也)其之敵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得猶知也)此之謂順情(情性也順其天性也)故古之人身隱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身及於前名明於後世)說通而化奮利行乎天下(利民之化行滿天下)而民不識(識知也堯時民不知堯德以教世聖之則觀也)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不服禹請攻之(二苗遠在豫章之蠢蠻也)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也)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作樂金鐘在後故曰先德後武)舜其猶此(此一作乎)其藏武通於周矣

晉獻公爲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居新城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姜氏申生母也膳作之也)麗姬易之(易以毒也)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太子自曲沃歸胙故曰所[illegible]姬寘酖于酒寘毒于肉故先使人嘗之)嘗人人死食犬犬死故誅太

子太子不肯自釋(釋理也)曰君非驪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劍死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文公名燬宣公之孫昭伯之子不禮重耳也)過五鹿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池魚(共公名襄昭公之子)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焉(襄公名茲父桓公御說之子)之鄭鄭文公不敬(文公名捷厲公之子)被瞻諫(瞻一作詹)曰臣聞賢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荊荊成王慢焉(慢不敬也傳曰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之爲慢也)去荊之秦秦繆公入之(入之晉也)晉既定興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爲利博矣(博大)

墨者鉅子孟勝善荊之陽城君(鉅子孟勝二人學墨者也爲陽城君所善)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荊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荊罪之陽城君走荊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義道繼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宋之賢者也)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田襄子墨者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還歿頭於孟勝前)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二人傳書者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荊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當聽遂反死之(反死於荊孟勝)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嚴罰厚賞一當作)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客一作若)

上德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

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爲可（可用也）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闔廬吳王光也）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吳起衛人爲魏將）萬乘之國其爲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不知用之何益不能以尅敵也）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爲用也（自古以來有天下者多而亡無違民不爲之用故亡）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劒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

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祈求）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當賞不賞當罰不罰則民不爲之用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管仲商商鞅也）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紀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爲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爲罰充也榮利所以爲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無不可用）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劒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illegible]）勾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却之（遽卻也一作退）賞罰有充也莫邪不爲勇者與（與一作）懼者變（[illegible]）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illegible]）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詩云密人不共敢距大邦[illegible]）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國雖小卒雖少（[illegible]）功名猶可立（立成也）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illegible]爲一世人之[illegible]）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illegible]）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爲管（管法也）宋人有取

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鸂水（鸂水名）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鸂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無益於御不知御之道也）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用爲）亡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illegible]）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太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咎殃也）此殷夏之所

以絶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
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用民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節節也欲走
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
可得也所求苟得爲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
仞之谿七尺曰仞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
善則讎也周書周公所作有讎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
也厲王周夷王之子宣王之父諡法殺戮不辜曰厲有讎而衆故流于彘
禍及子孫彘地名故流也世世可東求安是也今微召公虎而絶無後嗣
閱衆也元臣宣王詩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此之謂也今世之人主多欲
衆之而不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不有其不得有有
必緣其心愛之謂也心緣其愛之仁謂心也哉自有其形不可謂
有之形體也不可謂有天下之恆也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
不得息由此生矣息安也由此多其不得安生矣位有無之論不
可不熟熟猶孰也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立猶見也古之君
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導先也務
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
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圜則圜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
其類而蓄息於百陪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無敵
殺之也如神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從其化如神也有其人
事審也以其所施行皆可爲式故曰審也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
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武侯魏文侯之子樂羊伐中山得中山使武侯居之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驟數也武侯曰驟戰而驟
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
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
驕則恣恣則極物極盡也盡物之可欲罷則怨怨則極慮極其慮不臣
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猶尚也此夫差之所以自殁於
干隧也干隧吳地夫差所殁於此也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一作却
中繩左右旋中規東野姓稷其名莊公曰善以爲造父不過
也過猶勝也使之鉤百而少及焉不達顔闔入見莊
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按公會之世子家語同也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
顔闔在春秋後莊公時人也在莊公後十二世是出賓莊公類爲莊公安得實得之
此亦假設之論而歸于門中之
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顔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
其敗也顔闔對曰夫進退一作却中繩左右旋中規造
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
敗也善御馬者自求其疾故於心知其必反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
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爲教而過不識識知也數爲
令而非不從令不可從而非人之不從也巨爲危而罪不敢不敢者

罪者而免之重為任而罰不勝不能勝者而罪之其所任也民進則欲
其賞退知一作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
繼矣以為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罪其誑之也是以罪召
罪召致也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
煩則無功業一作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數禁而不禁為不行
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因一作用而身為戮極也
不能用威適適至也子陽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
必死遂應猘狗而弒子陽極也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也
所殺家人有折弓者恐誅因國人逐猘狗之變以殺子陽於刑家人有過也周鼎有竊竊一作
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竊未詳

適威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民無欲以不為物動得賢用也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輿隸同輿賤隸也其
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同等也其視為彭祖也
與為殤子同彭祖殷賢大夫也蓋壽七百歲以下為殤
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
者不足以勸勸樂也輿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
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
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
矣亂猶犯也犯白刃冒流矢趣一作赴水火不敢卻也卻猶止也

晨寤興務耕疾庸樸為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
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無
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
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善
為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
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反舌夷語與中國相反故曰反舌也其衣服
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為欲使
一也一同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
天性也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逆而
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

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
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夭以治國則亡故
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
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
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群
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
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
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
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為不義也
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

行義樂用與爭爲不義竭不用此其禍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言其大也)晉文公伐原(原京不肯得邑故文伐公之復今國□□義之也□此)與士期七日(日七)七日而原不下(不降下)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吾不爲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爲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攻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爲欲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親附也)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周書逸書也滿皆成)故信之爲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内皆爲己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人之有他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已之有也已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爲用矣(畢盡)人主有見此論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爲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一作)不信草木不大(不信)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陰陽皆不交物不成歲)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遂成也)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堅好也成熟也)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不開不通氣也)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乎於也)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易輕也)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親比也)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染色不貞(貞正也)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

矣(當猶應也)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内侯以聽桓公許之曹翽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翽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翽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承佐也)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鈞等也亦死也)管仲鮑叔進曹翽按劍當兩陛之閒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

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翽賊也信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公羊傳曰劌升壇曹子手而從之請使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之揖公曰劌手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許之謂也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貴信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物事難全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弒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傷毀也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爲非難爲非則行飾[illegible]可勉勉正也故任天地而有餘德風也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贍難贍則失親爲贍則恐恐則離疑故失所親之也自責以人則易爲易爲則行苟苟且

不救禮義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瓋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分一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一作論術則見外季康氏孫子季子子於是受養而便說孔子受其劫專公家政事而自專之也孔子欲以道而見違魯國以訾訾毀也孔子也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蟜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illegible]也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蟜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趨走也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充季充對曰君欲置相置相也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illegible]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爲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爲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騰與王孫苟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illegible]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過季充之對曰文侯也亦過[illegible]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白圭周人問文侯功何以不及五伯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

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卜擇也成季成璜翟璜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公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讎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之也（羽佐之也）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任載亦地）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歌碩鼠也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是也）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請所置）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為治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任用）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桓公得之矣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

恃君覽第八

長利　知分　召類　達鬱　行論　驕恣　觀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衛護也）肌膚不足以扞寒暑（扞禦也）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辟除也）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禁止也）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狡蟲蟲之害者）寒暑燥溼弗能害（古之人知為備）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群也君道立也（群衆也君道立所以出之）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群（群衆也）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太古上古有君臣之未有君臣之時）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無君者無所以為化）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上下明知故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施愛天下者天下之所以利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行君道也）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熊罴為熊獸章明也）非濱之東（非濱所封在東海之裔也）夷穢之鄉（東方夷國也）

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無君（此東方……無有君長）揚漢之南（揚州漢水南）百越之際（越有百種）敝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皆南越之夷無君者）氐羌呼唐離水之西僰人野人（僰讀如匍匐之匐）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此西方之戎無君者）鴈門之北鷹隼所鷙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此北方狄無君者）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賢尊也）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類種也）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慮計也）莫如置天子也（置立也）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阿私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諫止也）外之則死人臣之義（義重身輕）豫讓欲殺趙襄子（為智伯報仇事在上篇）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

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索求也）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為為之矣凡吾所為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莒子國敖公諡也）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柱厲叔自以敖公不知而遠去居於海上也）夏日則食菱芡（菱芰也芡雞頭也生水中也）冬日則食橡栗（橡栗皂斗似栗也）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臣見知則盡忠以衛上君道安則不危也）

恃君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

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為也為安也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私利也自此觀之陳無宇之可醜亦重矣陳無宇齊大夫陳須無之子桓子也醜謂其貪也與鮑文子俱伐欒高氏戰于稷欒高氏敗又敗於莊國人追之又敗於鹿門欒施高彊出奔陳鮑分其室是其貪祿也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周公旦股肱周室輔翼成王而致太平戎夷載胥之仁人也陳無宇雖同形與之同然其行貪欲相去絕遠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作起也後世之亂自此始始也昔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盍何不也行去也慮猶亂也協而耰遂不顧協和悅也耰覆種也顧視也夫為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為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以止後世爭之亂也

榮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廣大也隆盛也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達通也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削小也殺衰也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若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少小也君獨不聞成周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言恃德不恃險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illegible]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為鴻鵠鳳凰處則必不得矣[illegible]其所求者尾之間隙屋之翳蔽也[illegible]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illegible]愚庳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illegible]

[illegible]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illegible]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惜愛也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illegible]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illegible]戎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夫[illegible]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

世則未之識也（識，知也）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加，上也）

也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illegible]）

長利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illegible]）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illegible]）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illegible]）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為王而不肯（[illegible]）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illegible]）皆有所達也（[illegible]）有所達則物弗能惑（惑，動也）荊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illegible]）還反涉江（涉，度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illegible]）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袪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illegible]）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荊王聞之仕之

執圭（周禮侯執信圭楚以次非勇武而侯之）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憂，懼也）龍俛首低尾而逝（逝，去也）則禹達乎死生之分利害之經也（經，道也）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嗛廢伏有盛盈坌息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充實達遂（遂，成也）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illegible]）俞然而以待耳（俞，安也）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illegible]）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反其盟也）崔杼不說直兵造胸句兵鉤頸（[illegible]）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illegible]）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為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illegible]）凱弟君子求福不回（[illegible]）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illegible]）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無良其僕之手曰安

之母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
厨令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
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
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故曰義死之死未得必死也）（不以義去死求生不必生故曰去之未失也）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為
之決而安處之（處居也）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啓曰（夏后啓鄒公之名）
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
英（踐繩之節正直也四上謂君也卿大夫士也四者之中君處其上故曰四上之志三晉之事韓趙魏氏皆以豪英之才事晉制晉國一分為三皆稱王故曰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人為之）以處於晉而迭（迭一作）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節
四上之志（聞其三晉之事居於晉）數願得而聞之（欲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
也夏后啓曰鄙人也焉足以問（言不足問）白圭曰願公子
之毋讓也夏后啓曰以為可為故為之為之天下弗
能禁矣（禁止也）以為不可為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
矣（釋舍）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啓曰生
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生猶不可使也言輕利也令必）
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以所利諭之死言輕死也句足以使之言為義者雖死害何足以禁之故曰死不足以禁之也）白圭無
以應夏后啓辭而出（出去）凡使賢不肖異（使賢以義使不肖以）
使不肖以賞罰（言賞罰可使不肖也惡死者必可使矣）使賢以
義（賢者不畏萬死不好不義生必義之所在死生一也）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
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為用矣（盡可使為己用也）

知分

四曰類同相召（召致也）氣同則合（合會也）聲比則應（應和也）
故鼓宮而宮應（鼓大宮小宮應）鼓角而角動（鼓大角小角動）以龍致
雨以形逐影（影日中之物影也故曰以形逐影）禍福
之所自來眾人以為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
亂有必召寇（召致）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
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傳曰義利之和也）攻亂則服服則
攻者利（利得其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名也）榮且利中主
猶且為之有況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戈劍卑辭屈
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為足（足以止人攻）治則為利者不攻
矣（為利者動則攻之）為名者不伐矣（不為武者伐之）凡人之攻伐
也非為利則固為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則無為
攻矣（無名實之國雖彊大無攻之者也）兵所自來者久
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丹水在南陽浦崖也）舜却
苗民更易其俗（苗民有苗之民更易其俗也）禹攻曹魏屈驁有扈
以行其教（春秋傳曰啓有何故伐有扈）三王以上固皆用
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
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化變）文武之所由起

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元寶也)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事之適國得其時則無不成故功大)士尹池為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司城宋卿官也[illegible]觴酒也)南家之牆犨於前而不直(犨[illegible])西家之潦徑(注一作[illegible])其宮而不止(家之地高[illegible]而不禁)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鞔(鞔[illegible])者也([illegible])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鞔以食三世矣([illegible])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不食自不食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庳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荊荊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荊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主君也)其相仁(相子罕)賢者能得民(得民心也)仁者能用人(用人為之用也)荊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衝車所以衝突敵之軍能陷破之也有道之國不可攻敵之衝於千里之外不可[illegible]宋在[illegible]故使[illegible]也)宋在三大萬乘之間(三大晉楚齊也故曰三大萬乘之間也)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四益四境不侵則為益也)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節儉也)故仁節之為功大矣(功大[illegible])(子罕相三君宋昭公也)不[illegible]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illegible])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睹視)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反還也)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察知)今蘧伯玉為相史鰌佐焉([illegible])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illegible])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也([illegible])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實[illegible])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僨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若如也)

召類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illegible])血脈欲其通也([illegible])筋骨欲其固也(固[illegible])心志欲其和也([illegible])精氣欲其行也([illegible])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illegible])故水鬱則為污([illegible])樹鬱則

爲（[illegible]草鬱則爲蕢[illegible]）國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叢聚也）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出生也）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謗毀也）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illegible]）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illegible]）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弭止[illegible]）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illegible]）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illegible]）庶人傳語（[illegible]）近臣盡規（[illegible]）親戚補察（[illegible]）而後王斟酌焉（[illegible]）是以下無遺善（[illegible]）上無過舉（[illegible]）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爲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于彘（[illegible]）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illegible]）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illegible]）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請夜之（[illegible]）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

於德沉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illegible]）老而解則無名（[illegible]）臣乃今將爲君勉之（[illegible]）若何其沉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於樂（[illegible]）今樂而益飭（[illegible]）行之壞也於貴（[illegible]）今主欲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爲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illegible]）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illegible]）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特會朝雨袪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illegible]）侍者曰公姣且麗（[illegible]）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illegible]）喟然歎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illegible]）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illegible]）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illegible]）孰當可而鏡其唯士乎（[illegible]）人皆知說鏡之明己也而惡士之明己也（[illegible]）鏡之明己也功細士之明己也功大（[illegible]）

之大也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illegible]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鐸皆簡子家臣也[illegible])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illegible]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質正)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愛惜)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illegible])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變改)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刻盡)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君無)有況乎在簡子之側哉(左右猶在也)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布衣匹夫)勢不便時不利事讎以求存(存一作全)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為故(志布衣之人行此志[illegible])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鄉曲猶[illegible])堯以天下讓舜(讓猶予也)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illegible])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illegible])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illegible])

[illegible]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為司空([illegible])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illegible])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illegible])文王流涕而咨之([illegible])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為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詩大雅文王之三章也[illegible])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殺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與齊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凡繇進見爭之曰賢王故願為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為臣([illegible])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棄群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illegible])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諾(從凡繇)請王止兵(請王止兵也)王曰然則若何凡繇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

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更請罪。更，改也。使者行至齊，[illegible] 齊王方大飲，左右官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illegible] 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illegible] 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illegible] 此濟上之所以敗，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不反。[illegible] 湣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即墨城而立功。[illegible] 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其此之謂乎？詩，逸詩也。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踣，其唯有道者乎！[illegible] 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illegible] 還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野鄙也。[illegible] 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illegible] 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

呂氏春秋　卷二十二　十六

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illegible] 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劍及諸門，車及之蒲疏之市；[illegible] 遂舍於郊，興師圍宋九月。[illegible] 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illegible] 委服告病，曰：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乃為卻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illegible] 所以為成而歸也。[illegible] 凡事之本在人主之患，人主之患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帥士民以討其故，[illegible] 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告而還師，[illegible] 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illegible] 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illegible] 彊不足以成此也。[illegible]

行論

七曰：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illegible] 自驕則簡士，[illegible] 自智則專獨，輕物則無備。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illegible] 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illegible] 晉厲公侈淫，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謂厲公曰：必先殺三郤。[illegible] 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illegible]

呂氏春秋　卷二十二　十七

室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郤犨郤錡郤至于朝而陳其尸於是厲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欒書武子也中行偃荀偃簡伯獻子也幽囚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言厲公之惡）三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知害人之不當而反自及也（不當謂害賢近不肖自及死於匠麗氏）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皆也）魏武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人矣（武侯文侯之子也六國時智大也）立有間再三言（言自多也）李悝趨進曰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敢問其說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仲虺湯左相也不穀自謂也）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擇取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故曰取無如己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也群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今以不穀之言不肖臣之謀又無如吾無能相匡以屑道故曰我其亡乎）曰此霸主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可乎（霸王唯此之憂而不得安而自存也而獨自矜伐言不可）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受（辭受當受言而不受）辭受則原竭（不受結臣之言而自恣之則謀遏之言聽盡也）李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

齊宣王為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宣王齊威王之子孟子所見易釁鐘之牛者也成立也）群臣莫敢諫王（莫無）春居問於宣王曰荊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為輕（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而自反樂何以為賢也）敢問荊國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為無賢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荊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民（為無賢臣）今王為太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群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出去也）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好為太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宣王微春居幾為天下笑矣（微無幾近）由是論之失國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本原也）趙簡子沈鸞徼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所得者皆過行不進者乃善故曰長吾過而絀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後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非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

此三代之盛教

驕恣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為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休止也地為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毛蟲虎狼之屬也羽蟲鳳凰鳴鵠之屬也裸蟲麒麟牛羊之屬鱗蟲蛟龍之屬也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為相安利也夫為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為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

知先知必審徵表一曰應表奇表異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眾人同等聖人以徵表為異也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飄疾也必翔而後集故不可以表也眾人則無道至焉無徵表以成道以表至先也無道至則以為神以為幸無表之徵者則以絕於人以先知者則以為有神有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言非有神非有幸者必須表故曰其數不得不然郈成子吳起近有一作之矣郈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郈成子魯大夫也郈敬子之子郈青孫也適晉道經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右宰穀臣衛大夫以璧送郈成子顧反過而弗辭反還也自晉還過衛不辭古宰穀臣其僕曰嚮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懽樂也甚歡也今侯渫過而弗辭何故也重過亦不辭何為不辭古宰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甯喜衛大夫甯惠子殖之子也惠子與孫林父共逐獻公惠子疾將死謂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載諸侯之策君入則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會十六年殺衛殤公而納獻公故曰甯喜之難作也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宰自知是者三伐曰三舉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還也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

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吳起衛人仕於魏為西河守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屣屣弊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雪拭也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可以王也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言西河入秦不久魏國從此削矣削弱也吳起果去魏入荊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

相琵許鄙相脈（衆俶竅也 若也竅穿之竅）投伐褐相胷脅管青
相膹肳陳悲相股腳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
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以）見馬之一
徵也（徵驗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
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清有徵聖人
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幡
薄從此生矣（幡亦薄也綠作錄）

觀表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開春論第一

開春　察賢　期賢　審爲　愛類　貴卒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動蘇也）時雨降則草木育矣（育長也）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脈皆通利矣（通利）王者厚其德積衆善而鳳凰聖人皆來至矣（……）共伯和脩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利害定矣豈爲一人言哉（……）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給足也）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

惠公（梁惠王之相惠施也）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棺頭曰和）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見出也）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爲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韓氏城新城（韓氏韓子也新城宜陽新城也）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爲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子高賢者也封人田大夫職在封疆）願委之先生（封人官名周禮有封人之官傳曰潁考叔爲潁谷封人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爲之言也而匿己之爲而爲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己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叔嚮之弟羊舌虎善欒盈（欒盈晉大夫欒書之孫）欒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爲之奴而朡（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此之謂也）祈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當諫君不諫不爭不祥也）君子在憂不救不祥（當救不救不祥也）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祈奚高梁伯之子祈黃羊也范宣子范文子之子也）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

故堯之刑也殛鯀於虞而用禹（鯀禹父也）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管叔周公兄蔡叔周公弟周公誅之也周公相成王而尹天下也）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開春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以求之良醫也）故賢者之致功名也必乎良醫而君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良醫以治病人君不知求良賢以治國故曰豈不過哉）今夫塞者勇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

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賢（要約也）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禮賢也軾其閭也）國治身逸（逸不勞也）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明要執賢師有德而已也）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育成也）人民修矣疾病妖厲去矣（妖怪厲惡去除也）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也宓子賤治單父（子賤孔子弟子不齊也）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數術也）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察賢

三曰今夫爚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illegible]振其樹曰蟬何益也）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闇（闇冥無所見故曰在於闇也）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走趨也）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故曰必得賢士）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不伐不得伐也）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而汝也）衛有士十人於吾所（於猶在也）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按止也）歿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閭里也軾伏軾也周禮二十五家為閭 [illegible]）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illegible]）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illegible]）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館舍也）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隆高也）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按止也）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

夫如兩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於澤矣量猶藉也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期賢

四曰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而輕重得矣身所重天下所輕也得猶知也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惑怪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言不知所為為之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為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亶父公祖之子王季之父文王之祖號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避狄難也狄人欲得其地今之內也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言忍事土地與狄人賊聞殺人之子弟也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勉勸也處居也為吾臣與狄人臣等耳故曰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所以養者土地也所養者民人也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連結也民扶與結隨之衆多處成為國也岐山在右扶風美陽之北其下有周地周家因之以為號也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尊重也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言今人重失其先人之爵祿而輕失其生命不惑哉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道人也韓昭釐侯韓武子五世之孫也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遠猶多也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不得也臧善也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過失也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公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詹子古得道者也身在江海之上言志放也心下魏闕言在朝也象魏之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言雖知重生輕利之情不能自勝其欲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畢曰舊無此 畫讀復重之書也 審爲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爲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爲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便利也行爲也神農之教曰神農炎帝也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當其丁壯之年不耕故有受其飢者也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詩云不績其麻布也故有受其寒者也故身親耕妻親績自神農之身也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要求也以民爲務故也以利民爲務人主有能以民爲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同也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公輸魯般之號也仕楚爲楚王設攻宋之具也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褁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郢楚都也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鄙小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猶尚也王曰必一作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臣以爲攻宋必不可得也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械器也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郤之不能入入猶下也故荊輟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荊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民者無有言皆欲利民也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龍門河之門也呂梁在彭城呂縣大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滅沒也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彭蠡澤在豫章障防也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此禹之功也勤勞爲民無苦乎禹者矣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倒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愛子所愛之子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言其可也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

（爲可殺也）等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
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
也何爲不爲（言何爲不用兵也）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
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
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言寒欲溫夏暑欲涼故曰當其時而已矣）

愛類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遬爲上勝之同則溼
爲下（溼猶遲也）所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言其）旬
日取之與駑駘同（十日而至[illegible]駑駘同也）所爲貴
鏃矢者爲其應聲而至（[illegible]）終日而至

則與無至同（[illegible]）吳起謂荊
王曰荊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
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爲也（[illegible]）於是令貴
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illegible]）荊
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
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
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illegible]）且荊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
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illegible]）
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illegible]）

（[illegible]）無知不說殺襄
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illegible]）而國殺無知未有
君（[illegible]）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
俱至爭先入公家（公家公朝也）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
鉤（[illegible]）鮑叔御公子小白僵（[illegible]）管子以爲小
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
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
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illegible]）周武君使
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illegible]）令
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爲死也（[illegible]）

周以爲不信因厚罪之（[illegible]）
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鴀衣鐵甲
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
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illegible]）

貴卒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慎行論第二

無義　疑似　壹行　求人　察傳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孰猶思也……）君子計行慮義（……）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理道也）

荊平王有臣曰費無極害太子建欲去之（平王楚平王也……）王為建取妻於秦而美（美好也）無極勸王奪（奪取也）王已奪之而疏太子（疏遠也）無極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諸夏而荊僻也（僻遠也）故不能與爭（……）不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城父楚北境之邑……）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南方吳越也）王說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方城楚之阨塞也反叛也）王曰已為我子矣又尚奚求（……）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為猶宋也（猶如也）齊晉又輔之將以害荊其事已集矣（集成也）王信之使執連尹太子建出奔（奔鄭也）左尹郄宛國人說之無極又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郄宛欲飲令尹酒又謂郄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家郄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我且何以給待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而寘之門（寘置也）令尹至必觀之已因以為酬（……）及饗日帷門左右而寘甲兵焉無極因謂令尹曰吾幾禍令尹郄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視之信（信有甲也）遂攻郄宛殺之國人大怨動作者莫不非令尹（非……）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極荊之讒人也（……）亡夫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今令尹又用之殺眾不辜以興大謗患幾及令尹（……）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良圖乃殺費無極盡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論其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己也以滅其族費無極之謂乎（……）

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莊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景公莊公之弟也）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椓崔杼之子令之爭後崔杼之子相與私鬨（鬨鬥也……）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留吾將興甲以殺之因令盧滿嫳興甲以誅之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燒其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

自敘也 敘經也 慶封相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宇公孫竈公孫蠆誅封 無宇陳桓子也公孫竈惠公之孫子雅也公孫蠆惠公之孫子尾也與共誅慶封也 慶封以其屬鬭不勝走如魯齊人以為讓 讓責也責魯受慶封 又去魯而如吳王予之朱方 朱方吳邑也以封慶封 荊靈王聞之率諸侯以攻吳圍朱方拔之 靈王楚共王庶子圍也覆取之曰拔 得慶封負之斧質以徇於諸侯軍令之因呼其口毋或如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 亡其大夫謂殺崔杼強而亢 黃帝之貴而死 黃帝得道仙而書謂歸於死 可 堯舜之賢而死孟賁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矣身為僇支屬不可以見行忮之故也 忮恨也 凡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後必相惡為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卒而相親後世以為法程 程法也

慎行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 極盡也 故義者百事之始也 始首也 萬利之本也 本原也傳曰義利之本也故曰萬利之本也 中智之所不及也 不能及知之也 不及則不知不知趨利趨利固不可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公孫竭是已 鄭平公孫鞅秦臣也 續經趙人也公孫竭下自解 以義動則無曠事矣 曠空也 人臣與人臣謀為姦猶或與之又況乎人主與其臣謀為義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鞅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責非攻無以 堙塞也責非攻伐無以報塞責 於是為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 當應也 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為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 言歸無有見時也 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

取公子卬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 惠王收鞅車裂之何得以其私屬與母歸魏公子卬不見愛於公子卬家所以不及之急欲不得出也言秦王自欺而自歸人臣也 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交反主為利故也方其為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重也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無不以也所以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將之重不窮奚待 待待也 趙急求李欬李言續經與之

俱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抵主也入猶納也續經

因告衛吏使捕之捕李欸也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五大夫爵也

人莫與同朝賊續經之行也子孫不可以交友人不交友之也公孫

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樗里相國樗里庶也以仕秦五

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三都趙衛魏也又況乎

無此其功而有行乎無有交友受寄託之功而有其相輸告之行也

無義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

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吳干吳之干將劍也

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通達也

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

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慮則知之也故墨子見岐道

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言無別也周宅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

為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

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幽王擊鼓

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咲也

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

幽王身之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此夫以無寇

失真寇者也賢者行小惡以致大惡惡猶足以喪身故曰以致大惡

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也

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

平王所以東徙也平王幽王之太子宜臼也東徙於洛邑今河南縣也秦襄晉

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秦襄公秦仲之孫莊公之子也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徙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酆鎬乃為諸侯晉文侯仇穆侯之子也傳曰平王東遷晉鄭焉依之謂也

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効人之子姪昆

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

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誚讓曰吾為

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

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

其父信之曰譆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

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

恐其父之不能反也反還也遂逝迎之逝往也丈人望其

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

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

疑似之[redacted]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為御堯為

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

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嘗識之知之

審也

疑似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

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爲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多勇者則爲制耳矣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無榮兄無親友無尊夫矣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勸進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爲（爲治也）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矣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而大不愛則無以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廢強大行之危小弱行之滅今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上巨木人以爲期易知故也又況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爲必矣又況強大之國強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人之所乘船者爲其能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爲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夫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賊一作賤）不與謀盜賊大姦也而猶所得匹偶又況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助之（勸進也）必之士可知

壹行

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以用）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宮之奇吳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願（一作事）之今壽國有道而君人者而不求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伊尹庖廚之臣也傅說殷之胥靡也皆上相天子至賤也禹東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

（大荒之中[illegible]也淮南子曰[illegible]出陽谷青丘東方之野也）攢樹之所，𢾊天之山（山高[illegible]），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illegible]其人齒黑之國也），南至交阯、孫樸、續樠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南方積陽，故曰九陽，九陽之山也[illegible]），羽人、裸民之處（背上有羽翼，裸民不衣裳也[illegible]），不死之鄉（[illegible]），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illegible]），積金之山（[illegible]），其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illegible]），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禺彊之所，積水、積石之山（[illegible]），不有懈墮，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illegible]），步不相過（[illegible]），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illegible]）。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illegible]），著於盤盂（[illegible]）。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夫子為天子，而天下已治矣（[illegible]），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為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為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illegible]）；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illegible]）。歸已君乎（[illegible]）！惡用天下（[illegible]）？」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箕山在潁川陽城之西[illegible]），終身無經天下之色（經猶理也）。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illegible]），戚愛習故（[illegible]），不以害之，故賢者聚焉。賢者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事不謀（[illegible]），此五常之本事也。皋子，眾疑取國（[illegible]），召南宮虔、孔伯產而眾口止（[illegible]）。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illegible]）。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illegible]）。秦、荊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illegible]）。」晉人乃輟攻鄭（輟，止也）。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illegible]）子產一稱而鄭國免（[illegible]）。」

求人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為黑，黑為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illegible]）。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為福矣，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筮（[illegible]），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吳王聞越王句踐於太宰嚭，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太宰嚭，吳王臣也[illegible]）。

武智伯臣也不當句義實子之智能故趙攻吳王夫大差是夷於子遂智伯爲趙襄子於賢陽襄子與韓魏是殺智伯於鑿臺之上夫差故曰國亡身死之也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之以理驗效也道理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樂官之正也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六律六氣之律陽爲律虛爲呂合十二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風八謂之風也通乎陰陽行之天下大服也重黎又欲益求人猶求夢者也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和同也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聞則不言也子夏之晉過衛史記衛孔子弟子卜商也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經理也分明也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為所聞則得之矣物之所不異然者相之已人情則夔不得一足穿也作井不得一人明矣故曰已爲所聞得之矣

察傳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三

貴直論第三

直諫 知化 過理 壅塞 原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爲其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規正之白別黑之黑也故曰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障塞也）水奚自至（奚何也自從也）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所欲謂聞己枉也貴其所惡惡聞直言則己拂何從來至淮南子曰塞其耳而欲聞五音塗其目而欲睹青黃不可得也）此之謂也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能姓也意名也齊士也宣王威王之子也）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汙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宅居也惡安也）宣王怒曰野士也（言鄙野之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與猶用也章明也上有明君下乃有直臣王胡爲不能用意之好直也）王乃舍之（舍不誅也）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主（阿曲也）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惡疾也）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狐援齊臣也湣王齊宣王之子也殷紂滅亡鼎遷於周故陳其庭也）其社蓋於周之屏（屏障也言周存殷社而屋其上屏之以爲戒也）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干楯戚斧舞者所執以舞也遊樂也）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戒儆戒亡）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大呂齊之鍾律也陳列也）無使太公之社（太公田常之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爲齊侯田氏宗之號爲太公）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遊齊王不受狐援（齊王不受狐援之言）出而哭國三日（狐援哭外）其辭曰先出也（出去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斮斬）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蹶[illegible]走往[illegible]過[illegible]見也）吏曰哭國之法斮先生之老歟昏歟（昏闇也）狐援曰曷爲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鮒小魚鯢大魚之賊也喻食小魚而鯢居人國喻爲人害）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墟丘墟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若言猶直言也）又斮之東閭每斮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每猶當也斮狐援者比比干子胥而三之也故曰以參夫二子者）狐援非樂斮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固必也嫌猶近也）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樂毅爲燕昭王伐齊齊使觸子將距之湣王不禮觸子觸子欲齊軍敗觸子乘車而去故曰所以去之達子代觸子將又爲燕敗故曰達子之所以死也）

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

呂氏春秋卷二十三

且遠立附郭近郭也遠立立於矢石所不及也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歎曰投棄也嗚呼士之遬弊一若此乎遬猶化也一猶皆也言士之變化弊惡一旦如此乎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何弊之有簡子艴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汝身自將是衆也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玉女美女也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用此士也附於韓爲秦所衰也文公即位二年厎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天子周襄王也遭子帶之亂出居于鄭文公納之使得定天子之位也成尊名於天下霸名當諸侯之名也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夫矢石所及至也一鼓而士畢乘之畢盡也乘陵也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戰鬬之上枹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皆樂爲其上死燭過之諫簡子能行

貴直

二曰言極則怒極盡也人能受盡言者少故怒之怒則說者危非賢者孰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要求也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起興也若此則無以存矣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書曰於安思危此之謂也所以不可不論也論猶知也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酣樂也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爲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桓公遭公孫無知襄公之亂也出奔莒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公子不死毋忘之者欲令其在上不驕也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下甯戚衛人也爲商旅宿齊郭門之外桓公夜出郊迎客爝火盛於其車下飯牛擊角疾歌桓公知其賢舉以爲大夫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殆危也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爲霸荊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文王獵犬之子矰弋射短矢以畋於雲夢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朞年不聽朝淫戲也朝政也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爲葆吉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朞年不聽朝葆申太葆官名也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襁緥而齒於諸侯緥小兒被也齒列也願請變更而無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

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
席王伏葆申束細荊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
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致之申曰臣
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
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
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矰放丹
之姬後荊國兼國三十九令荊國廣大至於此者葆
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貴諫

三曰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論諱言已死不可為人論說以雖知之與勿知同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傳曰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雖知以死事人是為樂可哀也故與勿知同勿無也凡智之貴也
貴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則不然不然不知化也化未至則不
知化已至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事有可以過者有
不可以過者而身死國亡則胡可以過此賢主之所
重惑主之所輕也所輕國惡得不危身惡得不困危
困之道身死國亡在於不先知化也吳王夫差是也
夫差吳王闔廬光之子也夫差不知勝越而為越所滅也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諫
而不聽故吳為丘墟禍及闔廬越王句踐報吳滅其社稷故為丘墟也宗廟破滅不得血食故曰禍及闔廬也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

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
處處居也得其民不得使使役也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
壤交通屬屬連也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
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
於吳也譬若心腹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
夫齊之與吳也疥癬之病也不苦其已也且其無傷
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虎而刺猏獸三歲曰猏也雖勝
之其後患未央虎之患未央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
以不行於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徙其
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

王之令必行於上國上國中國也夫差以為然不聽子胥
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
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
不聽子胥兩袪高蹶而出於廷兩手舉衣而行蹶也傳曰嘗人之高蹶高隨蹶怒發此之謂也曰嗟乎吳朝必生荊棘矣嗟嘆辭也胥謂太宰
勸王伐齊國必破亡故曰生荊棘也夫差與師伐齊戰於艾陵艾陵齊地也
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
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
江行以子胥自殺吳王盛之鴟夷投之江故曰流抉其目著之東門曰女胡
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其國絕其世滅

其社稷夷其宗廟（夷平也）夫差身為擒（為越所擒也）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乃為幎以冒面死（冒覆面也慚見於子胥也）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不若勿知

知化

四曰亡國之主一貫（一道也貫同也其所以亡之道同於不仁且不知足也）天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亡同者樂不適也樂不適則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為格（格以銅為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笑之以為樂故謂之樂不適也）雕柱而桔諸侯不適也（雕畫高柱施桔槔於其端舉諸侯而上下之故曰不適）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蘇妲巳之蒲段鬼侯之女以為膳而取其所服之環也）截涉者脛而視其髓（以其涉水能寒也故視其髓欲知其與人有異不也）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梅伯紂之諸侯也說鬼侯之女美好紂受妲巳之讒以為不好故殺梅伯以為醢醢肉醬也以遺文王故曰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貌受心不受也故曰告諸侯也）作為琁室築為頃宮（琁室以琁玉文飾其室也頃宮作宮墻前一頃田中言博大也桀）剖孕婦而觀其化（化育也視其肥裹）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比干紂之諸父也數諫紂之非紂不能聽故視其心欲知其何以不與人同也）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聖人心達性通紂性不仁心不通安於為惡故殺比干孔子言其一竅通則比干不見殺也）夏商之所以亡也（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曰此夏商之所以亡也）晉靈公

無道從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靈公襄公之子夷皐也從高臺上引彈觀其走而避丸以為樂也）使宰人臑熊蹯不熟殺之令婦人載而過朝以示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使沮麛（盾趙衰之子宣子也）沮麛見之不忍賊（賊殺也）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大夫稱主因曰民之主也）棄君之命不信（是命不信）一於此不若死（不忠不信者行之必有其一也）乃觸庭槐而死（觸商也）齊湣王亡居衛（湣王宣王之子）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公王丹湣王臣也）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聲名也）於王而見其實（所行之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辨治也）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光明也）無重國之意（言輕之也）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副或作倍度瘠王之亡國宜也但而延智寡喜於公王丹巧佞之言因云丹知寡人也帶益三倍苟話者肥令腰大耳）宋王築為蘖帝鴟夷血高懸之射著甲冑從下血墜流地（宋王康王也[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帝當作臺築與鞠其音同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相似因作蘖帝耳詩云[illegible]宴[illegible][illegible]高長[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築為帝[illegible]囊之大者為鴟夷盛血於臺上高懸之以象天著甲冑向下射之血流墜地謂之中天神下其血也）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說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不閑不監動中禮義之謂適今此畏無道不敢不應耳故曰不適也）

過理

五曰亡國之王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不可以直言諫正也則其過庶以無道聞人皆聞之）而善無自至矣無自至則壅（自終也傳曰言進善亦蔽内至矣故曰壅）秦繆公時戎彊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扜弓而射之（寇兵也扜引也）秦寇果至戎王醉而臥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未擒則不可知（不知將見擒也）已擒則又不知（醉不自知也一本作既擒則無及矣）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言說無如之何）齊攻宋（齊湣王及宋之也）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候視也）使者還曰齊

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至蟲者也以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言宋強齊兵之弱安能來宋至此也）宋王因怒而詘殺之（詘枉也無罪而殺之曰枉）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詘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適之也）其弟曰為兄視齊寇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冦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以齊寇至之情實告宋王者誅死也）不報其情又恐死（不以寇至之情報而設備齊寇至殺之是又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豚豬也）所（若猶如也）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戴氏子罕戴公子孫也則為樂氏傳曰宋之崇其衰宋升降身宋國衰子罕後子孫亦衰賞罰失中故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一本戴氏作叔世）齊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

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一作遠）於堯舜彼且胡可以開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不納言之說辭不足亡敗曰不聞存君也）齊宣王好射（好喜也）說人之謂已能則彊弓也（亦有力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關彎關弓強正）皆（半而止也）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言九石之弓獨王用）宣（之耳）王之情（情實也）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傷自輕而不知其實）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數也（數道無也）故亂國之主患存

予用三石為九石也力不足而自以為有餘也功德其治理皆大如之也

壅塞

六曰亂必有第第次也大亂五小亂三訓亂三大亂謂所殺五齊長立少立而復殺之也小亂三謂殺里克之事也訓亂三謂於朝轉盈以兵出入于朝也故詩曰毋過亂門所以遠之也遠也慮福未及慮禍之所以兌之也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弛弓示天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晉獻公立驪姬以為夫人以奚齊為太子里克率國人以攻殺之齊殺奚荀息立其弟公子卓已葬里克又率國人攻殺之復殺卓子也於是晉無君公子夷吾重賂秦以地而求入五地河外之城入為晉

君也秦繆公率師以納之晉人立以為君是為惠公惠公既定於晉背秦德而不予地倍秦曰入而謂此之也秦繆公率師攻晉晉惠公逆之與秦人戰於韓原晉師大敗秦獲惠公以歸囚之於靈臺十月乃與晉成成平也歸惠公而質太子圉太子圉逃歸也惠公死圉立為君是為懷公秦繆公怒其逃歸也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梁高梁晉地而立重耳是為文公文公施舍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育寬也節器用用民以時敗荊人于城濮荊人楚成王定襄王周襄王辟子帶之難出居鄭文公納之故曰定也釋宋出穀戍楚子圍宋又使申公叔侯戍穀曹衛之救晉文伐曹衛時平之楚受曹衛與晉服成獮宋之圍殺成而去之也外內皆服外諸侯內卿大夫也皆服文公之德也而後晉亂止故獻公聽驪姬近梁五優施殺太子申生而大難隨之者五三君死一君虜三君死申生奚齊公子卓也一君虜惠公為秦所獲得之靈臺也大臣卿士之死者以百數離咎二十年自上世以來亂未嘗一而亂人之患也皆曰一而已此事慮不同情也事慮不同情者心異也故凡作亂之人禍希不及身希鮮也

原亂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三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四

不苟論第四

贊能　自知　當賞　博志　貴當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爲雖欲尊貴不苟爲不如禮曰苟爲也也雖聽不自阿雖言見聽當以忠正不自阿媚以取容也必中理然後動非理不移也必當義然後舉非義不行也此忠臣之行也賢主之所說說猶敬也而不肖主雖不肖其說非惡其聲也人主雖不肖其說忠臣之聲與賢主同同等也行其實則與賢主有異賢主能用忠臣之言不肖主能刑殺之故曰有異也異故其功名禍福亦異賢主受大福不肖主獲大殃亦異也異故見說於闔閭而惡乎夫差夫差子胥也比干生而惡於商商紂之也惡死而見說乎周周武王說其忠也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爲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天下海內也千乘一國也秦繆公見戎由余說而欲留之由余不肯繆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內史廖內史廖對曰戎人不達於五音與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八人與良宰遺之宰謂膳宰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蹇叔非不能爲內史廖之所爲也其義不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雪殽之恥而西至河雍也雪除也秦繆公相百里奚以百里奚爲相也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相國百里奚也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宰見害事也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爲諸侯笑今子爲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而汝也公孫枝出自數於百里氏百里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奚何也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徙自敷於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以爲法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不宜哉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子虎文公召郤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郤子虎不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疏遠

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因大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亡久謂避驪姬之亂奔狄十二年歷行諸侯五年凡十七年歸晉國因大亂之後能建霸功皆由用此術也）

不苟

二曰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賢者以人以人之德也中人以任人以人之事也）不肖者以財（不肖者以任人以財[illegible]）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illegible]）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illegible]）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illegible]）舜得皋陶而舜受之（[illegible]）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有夏桀之民也王天下也）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殷紂之眾服從之也）夫德聖人豈有里數哉（言多不可得其數用）管子束縛在魯（爲魯所縛也）桓公欲相鮑叔（[illegible]）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彼魯也）臣弗若也（[illegible]）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乾時之役射桓公中鉤故曰不可）鮑叔曰夷吾爲其君射人者也（[illegible]）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聽（不從鮑叔之言）強相鮑叔固辭讓而相（固必也）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自言欲得管仲親手殺之以爲戮也）魯君許諾乃使吏鞹其拳（[illegible]）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

齊境（境界也）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爟火釁以犧猳焉（所以祓除不祥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illegible]殺牲以血塗之爲釁小事不用大牲故以猳也[illegible]）生與之如國（如至也）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薦進也）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告白也）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予我也）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出廟也）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過失也）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問一作聞）不知修行不聞（郢楚都也）沈尹莖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爲子游（[illegible]）沈尹莖遊於郢五年荊王欲以爲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荊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莖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贊能

三曰欲知平直則必准繩（准平也繩直也）欲知方圓則必規

矩（規圓矩方也）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唯直士能正言也）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舉推正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其存亡安危勿求於外（言皆在己也）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欲諫者擊其鼓也）舜有誹謗之木（書其過失以表木也）湯有司過之士（司主也主正其過闕也）武王有戒慎之鞀（欲戒者搖其鞀鼓之）猶恐不能自知（猶尚恐之不能自知其過失也）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揜蔽之道奚繇自知哉荊成齊莊不自知而殺（荊成王爲公子商臣所殺齊莊公爲崔杼所殺皆不自知之咎也）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吳王夫差也智伯晉卿智襄子也夫差爲越所滅死于干隧智伯爲趙襄子所殺死于高梁之東故曰所亡也）宋中山不自知而滅（宋康王無道爲齊所滅中山亂男女之別爲魏所滅也）晉惠公趙括不可知而虜（惠公爲秦所虜趙括以兵降秦坑其兵四十萬於長平也）鑽荼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鑽荼龐涓魏惠王之將申魏惠王之太子也與龐涓東伐齊戰於馬陵齊人盡殺之故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身東敗於齊長子死此之謂也）敗莫大於不自知（莫無也）范氏之亡也（范氏晉卿范武子之後也謂簡子率師逐范吉射也一曰智伯伐范氏亦成之故曰亡也）百姓有得鍾者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鍾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遽揜其耳（遽疾也）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爲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此自揜其耳也）惡人聞其過尚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己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座

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知猶見也）任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歟耶也謂任座可反耶）翟黃對曰奚爲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畢盡也）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於門（君猶必也）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爲上客（客敬也）文侯微翟黃則幾失忠臣矣（微無也幾近也）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唯翟黃乎

自知

四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也（以用也）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爲得其處而安其產（產生）人臣亦無道知主（主君也）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加施也）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宜猶當也）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爲君用也）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不與（賞不及之也）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欲知之也）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爲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爲次賞拂吾

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爲首矣唐國晉國也勤勞之徒則陶狐也欲不與三賞中也周內史興聞之曰晉公其霸乎內史興周大夫也奉使來賜文公命聞之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當先德而後力也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群賢不悅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小主秦君也秦屬公曾孫惠公之子也夫人用奄變爲惑亂也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群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公子連一名元秦屬公曾孫靈公之子也於小主爲從父昆弟也右主然守塞弗入右主然秦守塞吏也弗內公子連也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內公子連則兩主矣勸之使疾去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塞在安定將之比翟菌改入之

菌改亦守塞吏也入之內公子連也夫人聞之大駭小主夫人也駭驚也令吏興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發行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主君謂公子連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雍秦都也公子連立是爲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怨其不入己也德菌改而欲厚賞之德其入己也監突爭之曰不可監突秦大夫也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衆多也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如此則諸臣爭內亡公子得入則爭爲君故於主不便也獻公以爲然故復右主然之罪復反也反其罪不復罪也而賜菌改官大夫官大夫秦爵也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

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傳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此之謂也此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亂者能治之也危者能安之也

當賞

五曰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立成也俗主則不然有大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分別也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反顧稽其行故見得也驥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任載也賢

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言有功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爲之任也愚不肖人爲之任政事故使其君賢名不立福利不及後世世子孫也冬與夏不能兩刑傳曰大中而寒暑退故曰不能兩刑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庳有核曰果物莫能兩大故戴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爲之庳小也用智褊者無遂功天之數也遂成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爲無若先王之術者孔子墨翟甯越中年人也知道術之士也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爲也有不便於

學者無肯為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夜則夢見文王周公而問其道也論語曰吾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用志如此其精也（精微密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史曰日精學所致無鬼神故曰有鬼告之也）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不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難乎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

之（威公西周君也師之者以甯越為師也）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養由基尹儒皆六藝之人也荊廷嘗有神白猨荊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荊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猨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斷足記曰養由基射而猨號此之謂也）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痛悼也）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秋駕御法也）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

先為其師言所夢固秋駕已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觀後世已（二士甯越尹儒觀示也）

博志

六曰名號大顯不可彊求必繇其道（繇用也）治物者不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餘也君保也）治君者不於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欲貪欲也不貪誠則天子安樂也）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窺赤肉而烏鵲聚貍處堂而眾鼠散（規見也散走也）衰絰陳而民知喪竽瑟陳而民知樂湯武修其行而天下從（修其仁義之行而天下順從之

也）桀紂慢其行而天下畔（慢易也）豈待其言哉君子審在已者而已矣荊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遺猶失也）聞於國（國人聞之也）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益富也）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吉善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證諫（交俱也）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服其德也）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

遂霸天下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就成也）夫事無大小固相與通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不爲也爲之而智日得焉不肖主爲之而智日惑焉志曰驕惑之事不亡奚待（志古記也）君有好獵者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媿其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無以買狗）於是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之獲常過人矣（過猶多也）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然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殊異也）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堯桀幽厲皆然所以爲之異故賢主察之以爲不可弗爲以爲可故爲之爲之必繇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萬也（萬倍也）

貴當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四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五

似順論第五

別類　有度　分職　處方　慎小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倒逆也）有知順之爲倒倒之爲順者則可與言化矣（化道也）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夏至極長而至則短故曰至長反短冬至極短而至則長故曰至短反長也天道有盡論之歲故曰天之道也）荊莊王（莊王楚穆王之子也）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寧國楚臣）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斂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陳曰尚而言取易也）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成子田常也有國齊國也）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殺君謂齊簡公而取其國也）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疑寡不欲其死也）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恥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

諸子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為安豈一道哉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 聽博則達義學博則達道也 尹鐸為晉陽下有請於趙簡子 尹鐸趙簡子家臣也晉陽趙簡子邑也 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中行寅與范吉射也 夷平也中行文子與范昭子事晉君伐趙簡子圍之晉陽所作之壁壘 鐸往而增之 增益其壘令高大也 簡子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譆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 孫明簡子臣也私猶獨也 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諍治此人之道也今君見壘念憂患而況群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為之 兼或罪鐸行 夫順令以取容者眾能之而況鐸歟 容說也況比也為悅人也 君其圖之 圖議之也 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 幾近失也 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 太上上君也 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蓋濁世矣 更變也革不也 循理以至大賢猶足以蓋濁世專學之人也 簡子當此 簡子之行與此相似也 世主之患恥不知而矜自用好愎過而惡聽諫 惡恥於不恥而矜大於自用愎過惡諍臣敗是世主之大病也 以至於危恥無大乎危者 危則刑滅亡身殺無大於危者也

似順

二曰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為知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僇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 合而服食令人壽也故曰益壽 房 萬堇不殺漆淖水淖合兩淖則為蹇 蹇彊也得水則彊也溼而堅也 溼之則為乾 乾也 漆 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為剛燔之則為淖或溼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 火燒金令流也故為淖也漆淖得溼而乾故曰不可推知也 皆 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 大智知人所不知小智見一隅 小智以一隅不可以為類也 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 王孫綽 曰 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 一治 偏枯今吾倍所以為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 倍為偏枯之藥也 物固有可以為小不可以為大可以為半不可以為全者也 謂起死人也半為偏枯 全 相 一作 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牣也黃白雜則堅且牣良劍也難者曰白所以為不牣也黃所以為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牣也又柔則錈堅則折劍折且錈焉得為利劍劍之情未革而或以為良或以為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 不能以聰明聽說不能知賢不肖故堯桀無所別也 此忠臣之所患也

（患也）愛賢者之所以廢也（不見別白故廢僨也）義小為之則小有福，大為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禍雖微小積小成大以危身亡國故曰小有之不若無也）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招以中小為微不失毫分射之工也射獸欲其中大者以中為工也射則同也中之小大異故曰安可推也）高陽應將為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高陽宋邑因以為氏應名也宋大夫也家臣也撓曲也）可以生為室，今雖善，後將必敗（家匠所謂者言於未也）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此說不合事實者也）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為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驥驁綠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日東行天西旋日行遲天旋疾及夕日入於虞淵之北驥不能及故日在前矣）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不知其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而興制，不事心焉。

別類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度法也）有度而以聽，則不可欺矣（欺誤也）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昏闇也）則人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堯時諸侯也）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己之符（已也）是以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私邪也）季子曰：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篓（篓扇也）非愛篓也，清有餘也（清寒也）聖人之不為私也，非愛費也，節乎己也。節己，雖貪汙之心猶若止，又況乎聖人。許由非彊也，有所乎通也（通為也）有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所教謂孔墨弟子也）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人主謂不能行者也）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不能盡知萬物而執一道萬物治理也執守也）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或感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所以為人病也塞不通也）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此六者人之所貴故曰悖意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此六者…）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此六者…）

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六者所以塞道者也不通）此四六者不蕩乎胸中則正（蕩動也此四六者皆不蕩動於胸中則正矣）正則靜靜則清明（正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虛者道也道尚空虛無為而無不為）（人不能行之也）

有度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天下非湯武之有也而湯武有之故曰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眾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眾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一以貫之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彊智以其能彊能以其為彊為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為（若此者雖舜之聖不能無壅塞況不武主乎）武王之佐五人（五人者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忿生也）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伯樂善相馬秦穆公臣也造父嬴姓飛廉之子善御周穆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功乎主之功也故曰知所乘也）今召客者酒酣（酒召客酒酣樂也）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己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似有於此使之者也）使眾能與眾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匠奚故（奚何也）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豈特直也）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就成也）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巧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察知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為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傷敗也）國家之所以危（危亡也）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棗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己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競進也）無費乎郼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通達也）白公勝得荊國（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石乞白公臣也）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白公不能焚之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眾

（[illegible]大夫沈諸[illegible]子高也）出高庫之兵以賦民（賦也）因攻之十有
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
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
梟之愛其子也（梟愛養其子子長而食其母也白公愛其國之時而殺其身也）衛靈
公天寒鑿池（靈公襄公之子）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傷病
也）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
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
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
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
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
匹夫也而我舉之（舉用也）夫民未有見焉（未見其能）今將令
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
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
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
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
之至也（抵當也）

分職

五曰凡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
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為矣少不悍辟
而長不簡慢矣（悍戾也辟邪也簡惰也慢易也）金木異任水火殊事
陰陽不同其為民利一也（六書焦所以一民用陸曰為民利一也）故異
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言同異使相成）同異之分貴賤
之別長少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聖人以治
亂人以亂在所以由之也）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儀望也毛之微而不見牆[illegible]）
畫者儀髮而易貌（[illegible]）
言審本也（射必能中畫必象人故曰審本）本不審雖堯舜不能
以治（本身也審王也身不正而欲治者堯舜且猶不能況凡人乎）故凡亂也者必始
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illegible]）
治亦然
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
霸（[illegible]）向摯處
乎商而商滅處乎周而周王（[illegible]）
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摯
之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本謂虞商之君身不治自取滅亡也）其
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
其本也（有其本謂秦周之君身正而治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言其
為君治理分定不悖亂也）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荊荊令唐蔑
將而拒之（拒禦也一作應）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
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刻急也）章子對周最曰殺
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

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荊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荊人射之水不可得近（近猶至也）有芻水旁者告齊候者（候視也）曰水淺深易知荊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荊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韓昭釐侯出弋靷偏緩（弋繳射也論語曰弋不射宿）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靷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靷適之（適猶正也）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間（選間須臾也）曰鄉者靷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

詰車令（詰責也）各避舍故擅為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由用也）今有人於此擅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衡石為方圜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巧而不足法者以其不備規矩故也）法也者眾之所同也賢不肖之所以其力也謀出乎不可用（一作行）事出乎不可同此為先王之所舍也（舍而不為也）

處方

六曰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觀猶視也）尊則恣恣則輕小物（小物小事也）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上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為所怨（所怨不能為之竭力盡節也）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所非□非之）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何以論好惡□惡之）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巨大防隄也容螻蛄孔穴則潰漂決□邑□出人民也）突洩一熛而焚宮燒積（竈突□熛出則火□燒宮室上積人之委也）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教令不當失令不從士卒□）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先發之心而哀□之□□□軍破敗將見禽獲而身殘）為後世笑（主過一言□以自□□而□□□□世之人所非笑也）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孫林父孫文子也甯殖甯惠子也）鴻集于囿虞人以告（虞人掌囿之官也以告以鴻集告也）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晏暮也）來不釋皮冠而見二

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黚（衛人立黚□□□□□之□）（公子黚衛世家云公子黚乃靈公之太子而殤之弟也是為悼公殺公為曾孫也為得立）衛莊公立欲逐石圃（莊公衛□□石圃衛卿石惡之子也□□□□□國而不欲之故）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為者也侍者曰戎州也（戎州戎邑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公子起莊公之弟也）此小物不審也（審諦也）人之情不蹷於山而蹷於垤（垤蟻封也）（蹷□□□□人之□故□□□）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群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罝之網（三者

言也

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吳起衛人也為魏武侯西河守諭明也）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置立也表柱也）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僨僵也長大夫上大夫也）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莫無也）民相謂曰此必不信（不信言其不實也）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言不得其賞耳何傷也）往僨表來謁吳起（謁告也）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如前令也表加植不得其賞也）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吳起賞罰不欺民信之也）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言非獨用兵也）

慎小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五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士容論第六　務大　上農　任地　辯土　審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柔而能堅虛而能實也）其狀朖然不儇若失其一（一道也）傲小物而志屬於大（傲輕也）似無勇而未可恐（未可恐以非義之事也）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狼貪而不可辱害也）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越失也）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南面君位也）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欲服海外之民也）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不賴小利也）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言耳目不與俗同可與定世也）富貴弗就而貧賤弗朅　德行尊理而羞用巧衛（以巧衛為羞也）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厲高也）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不妄折節也）此國士之容也（容法也）

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狗（假借也）朞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

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桎，械也。［illegible］）狗乃取鼠（一本作則取鼠矣狗）夫驥驁之氣鴻鵠之志有諭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足以諭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以不言之言道化之也）客有見田駢者（田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篇）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遜，順也；敏，材也）田駢聽之畢而辭之（辭之，［illegible］）客出田駢送之以目（以目送之也）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殆，近也）今者客所弇斂士所術施也士所弇斂客所術施也（［illegible］）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illegible］）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以不長（長，大也）眾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良，善也）志必不公（公，正也）不能立功（立，成也）好得惡予（好得，貪也；惡予，嗇也。多貪嗇，故以不為王也）國雖大不為王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純，美也。［illegible］）桔乎其若陵上之木（［illegible］）淳淳乎慎謹（淳淳，三日三夜色澤不變，皆天性也。［illegible］）畏化而不肯自足（化，教也。［illegible］）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illegible］素樸，精專一心也）唐尚敵年為史（史，國史也）其故人謂唐尚願之（［illegible］）以謂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為史也羞而不為也其故人不信也（［illegible］）及魏圍邯鄲唐尚說惠王而解之圍以與伯陽（與，一作［illegible］。惠王，魏惠王也，文侯之孫，武侯之子。［illegible］）其故人乃信其羞為史也居有間其故人為其兄請（［illegible］）唐尚曰衛君死吾將汝兄以代之其故人反興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illegible］）知人情不能自遺以此為君雖有天下何益（［illegible］）故敗莫大於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則戇陋之人從而賀之有國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illegible］）非惡其子孫也非徼而矜其名也反其實也（［illegible］）

士容

二曰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記也）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榮，顯也）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illegible］）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同，等也）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無大功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逾，益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燕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區區，得志貌也）自以為

安矣竈突決上棟焚燕爵顔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爲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爲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細小也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言相憚也細大賤貴交相爲贊交更也贊助也然後皆得其所樂學薊也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平侯之子也集厭其疑曰君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衛君國之賦兵車千乘耳王者萬乘故願以受教也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千鈞三萬斤也君之賢爲王術若烏獲之刀以舉一斤言其易之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杜赫周人杜伯之後也周昭文君周分爲二東周之君也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以思也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術言安行仁謂義也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當昭文君時人不安行仁矣而仁義不行也然仁義以安之事也故曰以弗安而安者也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illegible]子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言從賢臣之言不死亡也故被瞻之不

死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使君無道臣不能正乃死亡耳被瞻言聽道行不死不亡故曰賢於死亡者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內矣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墨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務大

三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則邊境安主位尊身重也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則死其處處居也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令善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戰攻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居安也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猶如巧智之巧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傳曰王耕一墢一之庶人終于千畝故曰皆有功業也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當啓蟄耕農之務農民不見于國都也孟春紀曰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故農民不得見于國也以教民尊地產也

嘉穀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力任其力勸其功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貿易也此聖人之制也制法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休止也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舍置也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損減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弁鹿皮冠詩云冠弁如星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燭故不以酒醴聚衆也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為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

苟非同姓苟誠也農不出御御妻也女不外嫁以安農也異姓之女不出邑而嫁也出猶出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為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渠溝也農不敢行賈守其畝也不敢為異事異事他事也為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伐斫也澤人不敢灰僇燒灰不以時多灰僇緩網罝罦不敢出於門罛罟不敢入於淵罛罟也詩云施罛濊濊鱣鮪發發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為害其時也舟虞主舟官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則法也失毀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三官農工賈也農攻粟工

攻器賈攻貨[illegible]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秕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四鄰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因胥歲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談或歌旦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

上農

后稷曰子能以窐為突乎[illegible]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illegible]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士乎[illegible]子能使保濕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illegible]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illegible]濕者欲燥燥者欲濕[illegible]上田棄畝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illegible]又無螟蜮[illegible]

謂哉為麰音相近也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茲年也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耜六尺其刃廣八寸古者以耜耕廣六尺為畝五尺為甽遠西之人謂之惟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度制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耨所以耘苗也刃廣六寸所以入苗間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地耕熟則肥肥即得殺多不則澤齊則得穀少故曰可使也人肥色則潤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殺秉也草諯大月大月孟冬月也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蒲菖木草也冬至後五十七日而挺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耩曰土發而耕此之謂也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昔終也三葉薺亭歷菥蓂也是月之季枯死大麥可穫也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菜名也

而樹麻與菽樹蓺也菽豆也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狶首生而麥無葉凡草生而出也日中春分也狶首草名也至其生時麥無葉守成熟也而從事於蓄藏藏之於倉此告民究也究畢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五時五行生殺之時也見生謂春夏種殖而生也見死謂秋冬穫則收死者也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天降四時地出稼穡自然之道也故曰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瘞土曰瘞年穀也有穀祭土報其功也無穀祭土祓其神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利用之器有其時而為之無其時而止之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一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慕思也當

時而薄之薄輕也言不重也薄或作迫使其民而郄之郄迮也民既郄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稑禾不為稑種重禾不為重晚種早熟為稑早種晚熟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不當其時故粟少也食之少氣故曰少百失也

任地

五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壚也埴也為其寡澤而後枯言土埒淫也必厚其靹靹寧也為其唯厚而及餚者作餚或莛莛之堅者耕之澤其靹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汙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甽小畝為青

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蕪穢也除之則虛除而動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營或作穫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實其為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僨僨仆也高培則拔培田也寒則雕雕不實也熱則脩脩長也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為來來成也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不盡實根眾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虛不實也粟詩云實穎實粟有部家室也農夫知其田之易也易治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適中也不知其田之際也

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虛亦希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傷敗也）故晦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陰溼也陽日也）然後咸生（咸皆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殖長也）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壤土也）亦無使有餘（餘多也）熟有耰也（耰覆種也）必務其培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先速也）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堅好也）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本根也）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分別也）莖生有行故遬長弱不相害故遬大（遬疾也）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行列也）夬心中央帥為冷風（夬決也心中也決於中央冷風清也）（令風以揺長之也夬或作茂長）苗其弱也欲孤（弱小也苗始生小時欲得其孤特疏數）中則茂長也欲相與居（不相遠也）其熟也欲相扶（扶相扶持也）（不可傷也）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族聚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秕（秕不成粟也）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養大殺小）樹肥無使扶疏樹墝不欲專生而族居（專獨也）肥而扶疏則多秕（根扶疏也）墝而專居則多死（專獨其根故不能自生多枯死也）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殺其大者養其小者也）不收其粟而收其秕上下不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壞深故孽不能自達也）薄土則蕃轓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

農事得　辯土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折斷也）稼就而不穫（穫得也）必遇天菑（菑害也）夫稼為之者人也（為治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謂根苗疏數之間也）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秱而穗大本而莖殺（殺或作小本無殺也）疏穖而穗大（穖禾穗果蠃也）其粟圓而薄糠（圓豐言米大也）其米多沃而食之彊（彊有力也）如此者不風（風落也）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秮米而不香（奪或作奮字）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末一作小）穗閱而青零（青零未熟而先落）多秕而不滿（滿成也）得時之黍芒莖而徼下穗芒以長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香美也噮讀如餲之餲）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遂長也）葉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鉗小米故不香也）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秱疏穖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益息也一作飽）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格對茂也）短秱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庈辟米不得恃（辟小也恃一作待）定熟卬天而死得時

之麻必芒以長疏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蝗蟲不食麻節也）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二七十四實也）大菽則圓小菽則摶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不蟲蟲不齧其莢芒也）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稈長而頸黑二七以為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肌或作肥）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蚼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至或作上）胕動蚼蛆而多疾（胕動病心胕蘄如痛）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

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興（興昌也）失時之稼約（約病也）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一作為食）得時者忍饑（忍猶耐饑也）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氣力也章盛也）百日食之（百日食之者食之百日也）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叡明也）四衛變彊（四衛四枝也）殃氣不入身無苛殃（苛病殃咎）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五穀正時食之無病故曰正五穀而已）

審時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人物志三卷

（魏）劉邵撰 （西涼）劉昞注

明隆慶六年梁夢龍刻本

人物志三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魏劉卲撰。卲字孔才、邯鄲人。黃初中官散騎常侍。正始中賜爵關內侯、事蹟具三國志本傳。別本或作劉劭、或作劉邵。此書末有宋庠跋云、據今官書、魏志作勉劭之劭、從力。他本或從邑者、晉邑之名。案字書此二訓外、別無他釋、然俱不協孔才之義。說文則爲卲、音同上、但召旁從卩耳、訓高也。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揚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卲是也。所辨精核、今從之。其註爲劉昞所作。昞字延明、燉煌人。晉本名上結銜題涼儒林祭酒。蓋李暠時嘗授是官。然十六國春秋稱、沮渠蒙遜平酒泉、授昞祕書郎、專管注記。魏太武時又授樂平從事中郎、則昞歷事三主、惟署涼官者誤矣。卲書凡十二篇、首尾完具。晁公武讀書志作十六篇、疑傳寫之誤。其書主於論辨人才、以外見之符、驗內藏之器、分別流品、研析疑似、故隋志以下皆著錄於名家。然所言究悉物情、而精覈近理、視尹文之說兼陳黃老申韓、公孫龍之說惟析堅白同異者、迥乎不同。蓋其學雖近乎名家、其理則弗乖於儒者也。昞註不涉訓詁、惟疏通大意、而文詞簡古、猶有魏晉之遺。漢魏叢書所載、惟每篇之首存其解題十六字、且以卷首阮逸之序、誤題晉人、殊爲疏舛。此本爲萬歷甲申河間劉用霖所刊、蓋用隆慶壬申鄭旻舊版而修之、猶古本云。

人物志序

阮　逸　撰

人性爲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於内情導於外而形色隨之故邪正態度變露莫狀溷而莫睹其眞也惟至哲爲能以材觀情索性尋流照原而善惡之迹判矣聖人没諸子之言性者各膠一見以倡惑於後是俾馳辨闕異者得肆其説蔓衍天下

故學者莫要其歸而天理幾乎熄矣予好閲古書於史部中得劉邵人物志十二篇極數萬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質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若度之長短權之輕重無銖髮蔽也大抵考諸行事而約人於中庸之域誠一家之善志也由魏至宋歷數百載其用尚晦而鮮有知者吁可惜哉矧蟲篆淺技無益於教者猶刊鏤以行於世是書也博而暢辨而不肆非衆説之流也王者得之爲知人之龜鑑士君子得之爲治性脩身之檃栝其効不爲小矣予安得不序而傳之媲夫良金美玉籠櫝一啓而觀者必知其寶也

人物志 有序

魏散騎常侍劉邵撰

凉儒林祭酒劉昞注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天以三光著其象，人以聰明昭其度）。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聰於書計者，六藝之一術；明於人物者，官材之總司）。知人誠智，則衆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是以聖人著爻象，則立君子小人之辭（君子者小人之師，小人者君子之資，師資相成，其來尚矣）；敘詩志，則別風俗雅正之業（九土殊風，五方異俗，是以聖人立其教不易其方，制其政不改其俗）；制禮樂，則考六藝祗庸之德（雖不易其方，常以詩禮爲首；雖不改其俗，常以孝友爲本）；躬南面，則援俊逸輔相之材：皆所以達衆善而成天功也（繼天成物，其任至重，故求賢舉善，常若不及）。天功既成，則並受名譽（忠臣竭力而効能，明君得賢而高枕，上下忠愛，謗毀何從生哉）。是以堯以克明俊德爲稱，舜以登庸二八爲功，湯以拔有莘之賢爲名，文王

以舉渭濱之叟爲貴。由此論之，聖人興德，孰不勞聰明於求人，獲安逸於任使者哉（采士飯牛，秦穆所以霸西戎；一則仲父，齊桓所以成九合）！是故仲尼不試，無所援升，猶序門人以爲四科，泛論衆材以辨三等（衆德行爲四科之首，叙生知爲三等之上。明德行者道義之門，質志氣者材智之根也）。又歎中庸以殊聖人之德（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人鮮久矣，唯聖人能之也），尚德以勸庶幾之論（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三月不違仁，乃兼德行之門。若非志士仁人希邁之性，日月至焉者，豈能終之），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仁者愛物，蔽在無斷；信者露誠，蔽在無隱。此偏材之常失也），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或進趨於道義，或潔己而無爲，在上者兩順其所能，則拘抗並用），疾悾悾而無信以明爲似之難保（厚貌深情，聖人難之，聽其言而觀其所爲，則似託不得逃矣）。又曰察其所安，觀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言以契始，以要終；行必觀初，以求卒，則中外之情粗可觀矣）。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詳（不詳察則官材失其序，而庶政之業荒矣）。是以敢依聖訓，志序人物

庶以裨綴遺忘惟博識君子裁覽其義焉

人物志目録

上卷

九徵一　體別二
流業三　材理四

中卷

材能五　利害六
接識七　英雄八
八觀九

下卷

七繆十　效難十一
釋爭十二

人物志卷上

魏　散騎常侍劉邵撰
涼　儒林祭酒劉昞注

九徵一　　體別二
流業三　　材理四

九徵第一（人物情性志氣不同徵神見貌形驗有九）

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性質稟之自然情變由於染習是以觀人察物當尋其性質也）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知無形狀故常人不能睹惟聖人目擊而照之）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為質，（質不至則不能涉寒暑歷四時）稟陰陽以立性，（性資於陰陽故剛柔之意別矣）體五行而著形。（骨勁筋柔皆稟精於金木）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之。（由氣色外著故相者得其情素也）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質白受采味甘受和中和者百行之根本人情之良田也）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惟淡也故五味得和焉若苦則不能甘矣若酸也則不能鹹矣）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平淡無偏群材必御致用有宜通變無滯）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實之驗辯韓超達縱事若氣性不和好有戰衛弁首決質之禍也）聰明者，陰陽之精。（雖目狀耳視藏之所由也）陰陽清和，則中叡外明。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耳目兼察通由達識官材授方舉無遺失）自非聖人，莫能兩遂。（雖得之於目或失之於耳）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達於進趣而暗於止靜以之進趨則欲速而成疾以之深慮則抗奪而不入也）玄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性安互然而智之處猶以之閑靜則玄微之道擠以之濟世財動捷而無成）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暎，不能外光。（人各有能物各有性是以聖人任明白以達動委守成於玄處然後動止得節出處宜矣）二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陽動陰靜乃天地之定性況人物乎）若量其材質，稽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筋勇色青血勇色赤中動外形豈可匿也）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性者成形之具五物為母故氣色）

（雖之而具）五物之實各有所濟（五性不同各有所稟稟性多者則偏性生也）是故骨植而柔者謂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質也（木則垂蔭爲仁之質質不弘毅不能成仁）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火則照察爲禮之本本無文理不能成禮）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信之基也（土必吐生爲信之基也基不貞固不能成信）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金能斷割爲義之決決不勇敢不能成義）色平而暢者謂

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疏達爲智之原原不通微不能成智）五質恒性故謂之五常矣（五物天地之常氣五德人物之常行）五常之別列爲五德是故溫直而擾毅木之德也（溫而不直則懦擾而不毅則剉）剛塞而弘毅金之德也（剛而不塞則決弘而不毅則缺）愿恭而理敬水之德也（愿而不恭則悖理而不敬則亂）寬栗而柔立土之德也（寬而不栗則慢柔而不立則散）簡暢而明砭火之德也（簡而不暢則滯明而不砭則翳）雖體變無窮猶依

乎五質（人情萬化不可勝極尋常竟源常在於五）故其剛柔明暢貞固之徵著乎形容見乎聲色發乎情味各如其象（自然之理神動形色誠發於中德輝外耀）故心質亮直其儀勁固心質休決其儀進猛心質平理其儀安閑夫儀動成容各有態度直容之動矯矯行行休容之動業業蹌蹌德容之動顒顒卬卬夫容之動作發乎心氣（心氣於內容見於外）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心不繫一聲和

乃變）夫氣合成聲聲應律呂（清而亮者律和而平者呂）有和平之聲有清暢之聲有回衍之聲（心氣不同故聲發亦異也）夫聲暢於氣則實存貌色（非氣無以成聲聲成則貌應）故誠仁必有溫柔之色誠勇必有矜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聲既殊管故色亦異狀）夫色見於貌所謂徵神（貌色徐疾爲神之徵驗）徵神見貌則情發於目（目爲心候故應心而發）故仁目之精慤然以端（心不傾倚則視不回邪）則勇膽之精曄

然以強志不怯懾則視不衰悴然皆偏至之材以勝體為質者也未能不厲而威不懲而厲故勝質不精則其事不遂能勇而不能怯動必悔吝隨之是故直而不柔則木木強激訐失其正直勁而不精則力負鼎絕臏失其正勁固而不端則愚專己自是陷於愚戇氣而不清則越辭不清順發越無成暢而不平則蕩好智無涯蕩然失絕是故中庸之質異於此類勇而能怯仁而能決其體兩兼故為眾材之主五常既備包以澹味既體鹹酸之量而以無味為御五質內充五精外章五質澹發淳耀外麗是以目彩五暉之光也心清目朗粲然自耀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神精不問賢愚皆受氣質之稟性陰陽但智有精粗形有淺深耳尋其精色視其儀象下至皁隸牧圉皆可想而得之也能知精神則窮理盡性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擬諸形容故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性之所盡九質之徵也陰陽相生數不過九故性情之變質亦同之然則平陂之質在於神神者質之主也故神平則質平神陂則質陂明暗之實在於精精者實之本故精惠則實明精濁則實暗

勇怯之勢在於筋筋者勢之用故筋勁則勢勇筋弱則勢怯彊弱之植在於骨骨者植之基故骨剛則植彊骨柔則植弱躁靜之決在於氣氣者決之地也氣盛決於躁氣冲決於靜矣慘懌之情在於色色者情之候也故色悴由情慘色悅由情懌衰正之形在於儀儀者形之表也故儀衰由形殆儀正由形肅態度之動在於容容者動之符也故衰動則容態正動則容度緩急之狀在於言言者心之狀也故心恕則言緩心褊則言急其為人也質素平澹中叡外朗筋勁植固聲清色懌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非至德大人孰能與於此其九徵有違違為乖戾也則偏雜之材也或聲清色懌而質不平澹或筋勁植固而儀不崇直三度不同其德異稱偏材荷一至之名兼材居德儀之目兼德體中庸之度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猶百工眾伎各有其名也兼材之人以德為目仁義禮智得其一目兼德之人更為美號道不可以一體說德不可以一方待育物而不為仁齊眾形而不為義泛然平淡與物無際誰知其名也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

庸（居中屬常故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大仁不可親大義不可報無德而稱寄名於聖人也）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施仁以親物直義以利仁失道而[illegible]德狎亦[illegible]大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illegible]仁而無義長義而無仁未能兼有名字一行是以名不及大雅也）一徵，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純訐似直而非直此宕似通而非通）一至一違，謂之間雜；間雜，無恆之人也（善惡參渾心無定是無恆之操胡可擬邇）無恆、依似，皆風人末流（其心孔艱者方有教化之所不及也）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略而不槩也（蓋[illegible]殊萃豈可數哉）

體別第二

（稟氣陰陽性有剛柔拘抗文質體越各別）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泯然不繫一貌人無得而稱焉）故鹹而不鹻（謂之酸耶無鹹可本公成百鹵也與鹹同）淡而不醲（謂之淡耶味復不醲）質而不縵（謂之質耶理不縵素）文而不繢（謂之文耶采不盡繢）能威能懷，能辨能訥（居威淡之和處質文之際是以望之儼然即之而溫言滿天下無辭費）變化無方，以達為節（應變適化期於通物）是以抗者過之（厲然抗奮於進趨之塗）而拘者不逮（屯然無為於拘抗之外）夫拘抗違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養形至甚則虎食其外高門懸薄則病攻其內）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訐刺生於剛厲）柔順安恕，每在寬容，失在少決（多疑生於恕懦）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慢法生於桀悍）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疑難生於畏慎）彊楷堅勁，用在楨幹，失在專固（專己生於堅勁）

論辨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illegible]宕生於辯[illegible]）普博周給，弘在覆裕，失在溷濁（溷濁生於周普）清介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扃（拘扃生於廉潔）休動磊落，業在攀躋，失在疏越（疏越生於磊落）沉靜機密，精在玄微，失在遲緩（遲緩生於沈靜）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不微（漏露生於徑盡）多智韜情，權在譎略，失在依違（隱違生於韜情）及其進德之日，不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抗者自是以[illegible][illegible]拘者自

（是以守爲）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拘者愈拘抗者愈抗）猶晉楚帶劒遞相詭反也（或貴石沉劒或指木燕死自晉視楚則笑其在左自楚視晉則笑其在右左右雖殊各以其用而不達理者據相誹謗拘抗相反皆不異此）是故彊毅之人狠剛不和不戒其彊之搪突而以順爲撓厲其抗（以柔順爲撓弱抗其搪突之心）是故可以立法難與入微（毅強剛戾何微之能入）柔順之人緩心寬斷不戒其事之不攝而以抗爲劇安其舒（以猛爲劇傷安其懦恐之心）

人物志卷上　九

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緩心寡斷何疑事之能權）雄悍之人氣奮勇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順爲恇竭其勢（以順恐爲恇怯而竭其毀跌之勢）是故可與涉難難與居約（奮悍毀跌何約之能居）懼愼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愞於爲義而以勇爲狎增其疑（以勇爲輕侮而增其疑畏之心）是故可與保全難與立節（畏患多忌何節義之能立）凌楷之人秉意勁特不戒其情之固護而以辨爲僞彊其專

（以辨持爲浮虛而彊其專一之心）是故可以持正難與附衆（執意堅持何人衆之能附）辨博之人論理贍給不戒其辭之氾濫而以楷爲繫遂其流（以楷正爲繫縛而違其流宕之心）是故可與汎序難與立約（辨博汎濫何貫約之能立）弘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溷雜而以介爲狷廣其濁（以拘介爲狷而廣其濁雜之心）是故可以撫衆難與厲俗（周洽溷雜何風俗之能厲）狷介之人砭（音廉反）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

人物志卷上　十

而以普爲穢益其拘（以弘普爲穢雜而益其拘扃之心）是故可與守節難以變通（道狹津隘何通塗之能涉）休動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大猥而以靜爲滯果其銳（以沉靜爲滯屈而增果銳之心）是故可以進趨難與持後（志在超越何謙後之能持）沉靜之人道思迴復不戒其靜之遲後而以動爲疏美其愞（以躁動爲疏而美其愞弱之心）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速（思慮迴復何機速之能及）樸露之人中疑實硌不戒

其實之野直而以譎爲誕露其誠以權譎爲浮誕
而露其誠信之心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實確野直
何輕重之能量韜譎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
離正而以盡爲愚貴其虛以欵盡爲愚直而貴其浮虛之
心是故可與讚善難與矯違韜譎正何違邪之能矯
夫學所以成材也彊毅靜其抗柔順厲其懦恕所以推
情也推己之情通物之性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固守
性分閔義不徙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剛教故

人物志上 十一

之性已成激訐之心彌篤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
意之所非不肯是之於人信者逆信推己之信謂人皆信而詐者得容爲
僞也詐者逆詐推己之詐謂人皆詐則信者或受其疑也故學不
入道恕不周物偏材之人各是己能何道之能入何物能周也此
偏材之益失也材不能兼教之愈失是以宰物者用人之仁去其貪
用人之智去其詐然後羣材畢擧而道周萬物也矣
流業第三三材爲源習者爲流流漸失源其業各異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性既不同染習又異枝流條別各有

志業有清節家行爲物範有法家立憲垂制有術家智慮
無方有國體三材純備有器能三材而微有臧否分別是非
有伎倆錯意工巧有智意能釋衆疑有文章屬辭比事有
儒學道藝深明有口辨應對給捷有雄傑膽略過人若夫
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
晏嬰是也建法立制彊國富人是謂法家
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
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

人物志上 十二 張

德與法術皆純備也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
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
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不純備也其德足
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
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兼有三
材之別各有一流三材爲源則習者爲流也清節之流
不能弘恕以清爲理何能寬恕好尚譏訶分別是非
已不寬恕則是非生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

之流不能創思遠圖（法制於近思不及遠）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務在功成故巧意生）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以術求功故不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長於權者必短於正）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爲本（非德無以正法非法無以興術是以八業之建常以三材爲本）故雖波流分別皆爲輕事之材也（耳目殊管其用同功羣材雖異成務一致）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衆材畧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各抗其材不能兼備保守一官故爲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預焉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衆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目不求視耳不參聽各司其官則衆材達衆材既達

則人主垂拱無爲而理）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上無爲則下當任也）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掌以道德教道冑子）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掌以刑法禁制姦惡）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掌以廟謨佐公論正）三材純備三公之任也（位於三槐坐而論道）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天官之卿總御百官）臧否之材師氏之佐也（分別是非以佐師氏）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師事制宜以佐天官）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錯意施巧故掌冬官）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掌以德教保安其人）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憲章紀述垂之後代）辯給之材行人之任也（掌之應答送迎道路）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掌以師旅討平不順）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太平之所以成由官人之不易方若使足操物手求行四體何由穿理道何由平）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則一材處權而衆材失任矣（譬大匠善規惟規之用惟規之用則矩不得立其方繩不得經其直雖目運規矩無由成矣）

材理第四（材既殊塗理亦異趣故講羣材至理乃定）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躓）及其論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品而人異也（事有萬端人情舛駮誰能定之）夫理多品則難通人材異則情詭情詭難通則理失而事違也（情說理多何由而得）夫理有四部（道義事情各有部也）明有四家（明通四部各有其家）情有九偏（以情犯明得失有九）流有七似（似是而非其流有七）說有三失（辭勝理滯所失者三）

難有六構（強良競氣忿構有六）通有八能（聰思明達能通者八）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理也（以道化人與時消息）法制正事事之理也（以法理人務在審覈）禮教宜適義之理也（以理教人進止得宜）人情樞機情之理也（觀物之情在於言語）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於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道義與事情各有家）是故質性平淡思心玄微（容不躁擾其心詳審）能通自然道

理之家也（以道為理故能通自然也）質性警徹權略機捷（容不遲鈍則其心機速）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以事為理故審於理煩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教（容不失適則禮教得中）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以義為禮故明於得失也）質性機解推情原意（容不妄動則原物得意）能適其變情理之家也（以情為理故能極物之變）四家之明既異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明出於真情動於性情勝明則蔽故雖得而必喪也）剛略之人不能理微

（用意麤粗意不玄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性剛則志遠）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志遠故疏越）抗厲之人不能迴撓（用意猛奮志不旋屈）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性厲則理毅）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理毅則滯礙）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用意端確言不虛徐）指機理則穎灼而徹盡（性確則言盡）涉大道則徑露而單持（言切則義少）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用意疾急志不在退後）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性銳則窮）

（理）即大義則恢愕而不周（理細故遺大）浮沉之人不能沉思（用意虛廓志不淵密）序疏數則豁達而傲博（性浮則志傲）立事要則爁炎而不定（志傲則理疏）淺解之人不能深難（用意淺脫思不深熟）聽辯說則擬鍔而愉悅（性淺則易悅）審精理則掉轉而無根（易悅故無根）寬恕之人不能速捷（用意徐緩思不速疾）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性恕則理雅）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徐雅故遲緩）溫柔之人力不休彊（用意溫潤志不美悅）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性和則理順）擬疑難則濡愞而不盡（理順故依違）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用意奇特志不同物）造權譎則倜儻而瓌壯（性奇則尚麗）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奇逸故恢說）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心之所可以爲理（心之所可以爲理是非相蔽終無休已）若乃性不精暢則流有七似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浮漫流雜似若可行）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辭繁辭博泛者）

（弘廣）有廻說合意似若讚解者（外佯稱善內實不知）有處後持長從衆所安似能聽斷者（實自無知猶不言觀察衆議讚其所安）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實不知者（實不能知忘佯不應似有所知而不答者）有慕通口解似悅而不懌者（聞言即說有似於解者心中漫漫不能悟）有因勝情失窮而稱妙（理已窮失自以爲妙而未盡）跌則掎蹠（理已跌失而強牽掎）實求兩解似理不可屈者（辭窮理屈心棄所解而言猶不止聽者謂之未屈）凡此七似衆人之所惑也（非明鏡焉能監之）夫辯有理勝（理至不可動）有辭勝（辭巧不可屈）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說事分明有如粉黛朗然區別辭不潰雜）辭勝者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以白馬非白馬一朝而服千人及其至關禁錮直而後過也）夫九偏之材有同有反有雜同則相解（譬水流於水）反則相非（譬火滅於水）雜則相恢（亦不以同又不以異所以恢違）故善接論者度所長而論之（因其所能則其言易曉）歷之不動則

不說也（意在拊馬彼俟佗日）傷無聽達則不難也（凡相難講爲達者聽）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彼意在物而說以馬彼意大同而說以小異）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以方入圓理終不可）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辭附於理則言寡而事明）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辭遠乎理無汎濫多言已不自明況佗人乎）百言不明一意則不聽也（自意不明諸說之）是說之三失也善難者務釋事本（會得理而止住）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逐其言而接之）舍本而理末則辭構矣（不尋其本理而以煩辭相文）善攻彊者下其盛銳（對家彊梁如氣必盛故善攻彊者避其初鼓也）扶其本指以漸攻之（三鼓氣竭衰則攻易）不善攻彊者引其誤辭以挫其銳意（彊者意銳辭或暫誤擊誤挫頓理之辭也）挫其銳意則氣構矣（非徒辭言交錯遂至動其聲色）善躡失者指其所跌（彼有跌失暫指不逼）不善躡失者因屈而抵其性（陵其屈跡而抵挫之）因屈而抵其性則怨構矣（非徒聲色而已怨恨遂結於心）或常所思求久乃

得之倉卒諭人人不速知則以為難諭記（久思而不恕人）以為難諭則忿構矣（非徒怨恨遂生忿爭）夫盛難之時其誤難迫（氣盛辭誤且當避之）故善難者徵之使還（氣折意還自相應接）不善難者凌而激之雖欲顧藉其勢無由（棄誤顧藉不聽其言）其勢無由則妄構矣（妄言非訾縱橫恣口）凡人心有所思則耳且不能聽（思心一至不聞雷霆）是故並思俱說競相制止欲人之聽已（止他人之言欲使聽已）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已意則以為不解（非不解也當已出言由彼方思故人不解）人情莫不諱不解（謂其不解則性諱怨）諱不解則怒構矣（不顧道理是非於其兇怒忿肆）凡此六構變之所由興也然雖有變構猶有所得（爭事立義當須理定故雖有變說小故終於理定功立）若說而不難各陳所見則莫知所由矣（人人競說若不難質則不知何者可用也）由此論之談而定理者眇矣（理多端人情異故發言盈庭莫肯執其咎）必也聰能聽序（登高能賦求物能名如顏）

國藏天若謀圖象思能造端子展謀侵晉乃得諸侯之盟明能見機史騎觀目數即知奔師退辭能辯意伊籍一答吳王一拜一起未足爲勞捷能攝失郭淮答魏帝曰自知必免防風之誅守能待攻墨子謂楚人吾弟子已學之於宋攻能奪守毛遂進曰今日從爲楚不爲趙也楚王從而諾之奪能易予以子之矛易子之盾則物主辭窮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通於天下之理則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適有一能所謂偏材之人則所達者偏而所有異

目矣名以所通而立其名是故聰能聽序謂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明能見機謂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贍給之材捷能攝失謂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謂之持論之材攻能奪守謂之推徹之材奪能易予謂之貿說之材通材之人既兼此八材行之以道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同即相是足以心相喻與衆人言則察色而順性下有虛色

避其所短雖明包衆理不以尚人恒懷謙下故處物上聰叡資給不以先人常懷退後故在物上善言出己理足則止通理則止不務煩辭鄙誤在人過而不迫見人過默報當歷避寫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扶贊人之所能則人人自任矣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婣胡故反與言人言不諱跡瘡之類不以言例及己之所長己有武力不與遊虎之倫說直說變無所畏惡通材平釋信而不諒雖觸龍鱗物無害者采蟲聲之善音不以聲醜棄其善曲贊愚人之偶

得不以人愚廢其嘉言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氣折謝不怯不避銳跌不惜屈撓方其勝難勝而不矜理自勝耳何所矜也心平志諭無適無莫付是非於道理期不貪勝以求名期於得道而已矣是可與論經世而理物也曠然無懷委之至當是以世務自經萬物自理

人物志卷上

人物志卷中

魏　散騎常侍劉　邵　撰

凉　儒林祭酒劉　昞　注

材能五　利害六

接識七　英雄八

八觀九

材能第五（材能大小其準不同量力而授所任乃濟）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愚以為此非名也（夫人材猶器大小異或者以大鼎不能烹雞喻大材不能治小失其名也）夫能之為言已定之稱（先有定質而後能名生焉）豈有能大而不能小乎凡所謂能大而不能小其語出於性有寬急（寬者弘裕急者急切）性有寬急故宜有大小（寬弘宜治大急切宜治小）寬弘之人宜為郡國使下得施其功而總成其事（急切則煩碎事不成）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辦於己（弘裕則網漏庶事荒矣）然則郡之與縣異體之大小者也（明能治大郡則能治小郡能治大縣亦能治小縣）以實理寬急論辨之則當言大小異宜不當言能大不能小也（若能大而不能小仲尼豈不為季氏臣）若夫雞之與牛亦異體之小大也（鼎能烹牛亦能烹雞銚能烹雞亦能烹犢）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烹犢則豈不能烹雞乎（但有宜與不宜豈有能與不能）故能治大郡則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論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獨大小之謂也（文者理百官武者治軍旅）

夫人材不同能各有異有自任之能（脩己潔身總御百官）有立法使人從之之能（法懸人懼）有消息辨護之能（智意辨護周旋得節）有德教師人之能（道術深明動為物教）有行事使人譴讓之能（云為得理義和於時）有司察糾摘之能（督察是非無不區別）有權奇之能（務以奇計成事立功）有威猛之能（猛毅昭著振威敵國）夫能出於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異是故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故在

朝也則冢宰之任爲國則矯直之政（其身正故宰天官而總百揆）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爲國則公正之政（法無私故掌秋官而詰姦慝）計策之能術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三孤之任爲國則變化之政（計慮明故輔三槐而論道）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佐爲國則諧合之政（智意審故佐天官而諧內外）行事之能譴讓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

寇之任爲國則督責之政（辨衆事故佐秋官而督傲慢）權奇之能伎倆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空之任爲國則藝事之政（伎能巧故任多官而成藝事）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師氏之佐爲國則刻削之政（是非章故佐師氏而察善否）威猛之能豪傑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將帥之任爲國則嚴厲之政（體果毅故總六師而振威武）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譬飴以甘爲名酒以苦爲實）故長於

辨一官（弓工揉材而有餘力）而短於爲一國（兼掌闕治罔不成矣）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鹽人調鹽醯人調醯則五味成矣譬梓里治材土官治牆則厦屋成）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水以無味故五味得其和猶君體平淡則百官施其用）又國有俗化民有剛易（五方不同風俗各異土有剛柔民有剛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以簡治易則得治煩則失）是以王化之政宜於統大（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以之治小則迂（網疏而吞舟之姦漏）辨護之政宜於

治煩（事皆辨護煩亂乃理）以之治易則無易（甚於督促民不便也）策術之政宜於治難（權略無方解釋患難）以之治平則無奇（術數煩衆民不安矣）矯抗之政宜於治侈（矯枉過正以厲侈靡）以之治弊則殘（俗弊治嚴則民殘矣）諧和之政宜於治新（國新禮殺苟合而已）以之治舊則虛（苟合之教非禮實也）公刻之政宜於糾姦（刻削不深姦亂不止）以之治邊則失衆（衆民憚法易逃叛矣）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亂民桀逆非威不服）以之治善則暴（政猛民殘濫良）

（善矣）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國彊民以使）以之治貧則勞而下困（易貨改鑄民失業矣）故量能授官不可不審也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智勝則能言材勝則能行）至於國體之人能言能行故爲衆材之雋也人君之能異於此（平淡無爲以任衆能）故臣以自任爲能（竭力致功以取爵位）君以用人爲能（任賢使能國家自理）臣以能言爲能（各言其能而受其官）君以能聽爲能（聽言觀行而授其官）臣以能行爲能（必行其所言）君以能賞罰爲能（必當其功過也）所能不同（君無爲而臣有事）故能君衆材也（若君以有爲代大匠斲則衆能失巧功不成矣）

利害第六（建法陳術以利國家及其弊也害歸於己）

蓋人業之流各有利害（流漸失源故利害生）夫節清之業著于儀容發於德行（心清意正則德容外著）未用而章其道順而有化（德輝昭著故不試而效敎理於人故

物無不化）故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進（理順則衆人樂進之）既達也爲上下之所敬（德和理順誰能慢之）其功足以激濁揚清師範僚友其爲業也無弊而常顯（非徒不弊存而有顯）故爲世之所貴（德信有常人不能賤）法家之業本于制度待乎成功而效（法以禁姦姦止乃效）其道前苦而後治嚴而爲衆（初布威嚴是以勞苦終以道化是以民治）故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忌（[illegible]忌法者衆）已試也爲上下之所憚（憲防肅禁內外[illegible]條）其功足以立法成治（民不爲非治道乃成）其弊也爲群枉之所讎（法行寵貴終受其害）其爲業也有敝而不常用（明君乃能用之強明不繼世故法不常用）故功大而不終（是以商君車裂吳起支解）術家之業出於聰思待於謀得而章（斷於未行人無信者功成事效而後乃彰也）其道先微而後著精而且玄（計謀微妙其始至精終始合符是以道著）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不識（謀在功前衆何由識）其用也爲明主之所珍（暗主昧然豈能貴之）其功

足以運籌通變（變以求通故能成其功）其退也藏於隱微（計出微密是以不露）其爲業也奇而希用（主計神奇用之者希也）故或沉微而不章（世希能用道何由章）智意之業本于原度其道順而不忤（將順時宜何忤之有）故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容矣（庶事不逆善者來親）已達也爲寵愛之所嘉（與衆同和內外美之）其功足以讚明計慮（媚順於時言計是信也）其敝也知進而不退（不見忌害是以慕進也）或離正以自全（用心多媚故違於正）其爲業也諝而難持（[illegible]情諝智[illegible][illegible]正之倫也）故或先利而後害（知進忘退取悔之道）臧否之業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砭（清而[illegible][illegible]砭去[illegible]芥）故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識（清潔不汙在幽而明）已達也爲衆人之所稱（素常明白出則受譽）其功足以變察是非（理清道潔是非不亂）其敝也爲詆訶之所怨（詆訶之徒不樂聞過）其爲業也峭而不裕（峭察於物何能寬裕）故或先得而後離衆（清亮爲時所稱理峭爲衆所憚）伎倆之業本于

事能其道辨而且速（伎計如神是以速辨）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異（伎能出衆故雖微而顯）已達也爲官司之所任（遂事成功政之所務）其功足以理煩糾邪（釋煩理邪亦須伎倆）其敝也民勞而下困（上不端而下困）其爲業也細而不泰故爲治之末也（道不平弘其能太乎）

接識第七（推己接物俱識同體兼能之士乃達衆材）

夫人初甚難知（貌厚情深難得知也）而士無衆寡皆自以爲知人故以己觀人則以爲可知也（己尚清節則凡清節者皆己之所知）觀人之察人則以爲不識也夫何哉（由己之所尚在於清節人之所好在於利欲曲直不同於他便謂人不識物也）是故能識同體之善（性長思謀則善策畧之士）而或失異量之美（遵法者雖美乃思謀之所不取）何以論其然夫清節之人以正直爲度故其歷衆材也能識性行之常（度在正直故悅有恒之人）而或疑法術之詭（謂守正足以致治何以法術爲也）法制之人

以分數為度故能識較方直之量度在法分故悅方直之人而不貴變化之術謂法分足以濟業何以術謀為也術謀之人以思謨為度故能成策畧之奇度在思謀故貴策畧之人而不識遵法之良謂思謨足以化民何以法制為也器能之人以辨護為度故能識方畧之規度在辨護故悅方計之人而不知制度之原謂方計足以立功何以制度為也智意之人以原意為度故能識韜諝之權度在原意故悅韜諝之人而不貴法教

之常謂原意足以為正何以法理為也伎倆之人以邀功為度故能識進趣之功度在進功故悅功能之人而不通道德之化謂伎能足以成事何以道德為也臧否之人以伺察為度故能識訶砭之明度在伺察故悅譏訶之人而不暢倜儻之異謂譏訶乃成教何以寬弘為也言語之人以辨析為度故能識捷給之惠度在剖析故悅辯給之人而不知含章之美謂辯論事乃理何以含章為也是以互相非駮莫肯相是人皆自以為是誰肯道人之是

取同體也則接論而相得性能苟同則雖胡越接響而情通取異體也雖歷久而不知性能苟異則雖比肩歷年而逾疎矣凡此之類皆謂一流之材也故同體則親異體則疎若二至已上亦隨其所兼以及異數法家兼術故能以術輔法故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以法治者所以樂不過法二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體法術者法術兼行盡有諸流則亦能兼達眾材體通八流則八材當位物無不理故兼材之人與國體同謂八材之

人始進陳言家宰之官察其所以欲觀其一隅則終朝足以識之將究其詳則三日而後足何謂三日而後足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三日不足以盡之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乃能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在上者兼明八材然後乃能盡其所進用而無疑矣然則何以知其兼偏而與之言乎察言之時何以識其偏材何以識其兼材也其為人也務以流數杼人之所長

而爲之名目如是兼也 每因事類杼盡人之所能爲之名目
言不容口 如陳以美欲人稱之 已之有善因事自說以欲令人
言常稱已 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也 人之有善
耳不樂聞人稱之口不和也 不欲知人則言無不疑 聞法
則疑其刻削聞術則疑其詭詐 是故以深說淺益深益異
淺者意近故聞深理而心適術是以商君說帝王之道不入則以彊兵之義示之
異則相返反則相非 聞深則心術焉得而相是是以李兌塞
而不聽蘇秦之說 是故多陳處直則以爲見美 以其

多方疑似見美也 靜聽不言則以爲虛空 待時來語疑其
無實 抗爲高談則爲不遜 辭護理高疑其凌己 遜讓不
盡則以爲淺陋 卑言寡氣疑其淺薄 言稱一善則以
爲不愽 未敢多陳疑其陋狹 歷發衆奇則以爲多端
偏舉事類則欲以釋之復以爲多端 先意而言則以爲分美
言合其意疑分己美 因失難之則以爲不喻 欲補其失反不
容也 說以對反則以爲較己 欲反其事而明言乃疑其較也
愽以異雜則以爲無要 控盡所懷謂之無要 論以同

體然後乃悅 弟兄忿鬩爲陳管蔡之事則欣暢而和悅 於是乎
有親愛之情稱舉之譽 苟言之同非族親愛而已乃至譽而
樂之 此偏材之常失 意常嫌讓欲人同已已不必得何由曾得
英雄第八 自非平淡能各有名英爲文昌雄爲武稱
夫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群者爲雄 物尚
有之況於人乎 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 文以英爲
名武以雄爲稱 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
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校其分數

則牙則須 英得雄分然後成章雄得英分然後成剛 各以二分
取彼一分然後乃成 膽者雄之分智者英之分英有聰明須膽
而後成雄有膽力須知而後立 何以論其然夫聰明者英
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 智而無膽不能正言
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
勇而無謀不能立事 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
機 智以謀事之始明以見事之機 待雄之膽行之 不決則不能行
雄以其力服衆以其勇排難 非力衆不服非勇難不排

待英之智成之（智以制宜巧乃可成）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譬金待水而成利功物得水然後成養功）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智能坐論而明不見機何事務之能處）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明能循常勇不能行何應變之能爲）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爲力人未可以爲先登（力絕群膽雄不決何先鋒之能爲）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斷

事可以爲先登未足以爲將帥（力能先登臨事無謀何將帥之能爲）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爲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爲雄韓信是也體分不同以多爲目故英雄異名（張良英智多韓信雄膽勝）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爲相（制勝于近）雄可以爲將（揚威于遠）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以致智智能役雄何可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膽烈無前濟江焚糧）而不能聽采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雄既服矣英又歸之）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勝在於身則能勝物）徒英而不雄則雄材不服也（內無主於中外物何由入）

徒雄而不英則智者不歸往也（無名以接之智者何由往）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兕虎自成群也）英能得英不能得雄（鸞鳳自相親也）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業也（武以服之文以綏之謀隆當年福流後世）

八觀第九（群材異品志各異歸觀其通否所格者八）

八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以明間雜（或慈欲濟恤而恡奪其人或救濟廣厚而乞違厚惠）二曰觀其感變以審常

度（觀其慍作則常度可審）三曰觀其志質以知其名（徵質相應覩色知名）四曰觀其所由以辨依似（依訐似直）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倉卒難明察其所安昭然可辨）六曰觀其情機以辨（純愛則物親而情通純敬則理疏而情塞）

恕惑（得其所欲則恕違其所欲則惑）七曰觀其所短以知所長（訐刺雖短而長於爲直）八曰觀其聰明以知所達（雖體衆材而材不盡明事事蔽塞其何能達）何謂觀其奪救以明間雜夫質有至有違（剛質無欲所以爲至貪情或勝）

（所以爲違）若至勝違則惡情奪正若然而不然（以欲勝剛以此似剛而不剛）故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仁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厲必有剛有厲而不剛者若夫見可憐則流涕（慈心發於中）將分與則恡嗇是慈而不仁者（爲仁者必濟恤）觀危急則惻隱（仁情動於內）將赴救則畏患是仁而不恤者（爲恤者必赴危）處虛義則色厲（精厲見於貌）顧利慾則內荏是厲而不剛者（爲剛者必無慾）然

則慈而不仁者則恡奪之也（愛財傷於奪）仁而不恤者則懼奪之也（恇怯損於仁）厲而不剛者則慾奪之也（利慾害於剛）故曰慈不能勝恡無必其能仁也（愛則不施何於仁之爲能）仁不能勝懼無必其能恤也（畏懼不果何恤之能行）厲不能勝慾無必其能剛也（情存利慾何剛之能成）是故不仁之質勝則伎力爲害器（仁質既弱而有伎力此害己之器也）貪悖之性勝則彊猛爲禍梯（暴質既貪而性強猛此禍己之梯也）

亦有善情救惡不至爲害（惡物宜翦而除純善之人憐而救之此稠厚之人非大害也）愛惠分篤雖傲狎不離（平生結交情厚分深雖原壤夷俟而不相棄無大過也）助善著明雖疾惡無害也（如救無道以就有道疾惡雖甚無大非也）救濟過厚雖取人不貪也（取人之物以有救濟雖譏在乞醯非大貪也）是故觀其奪救而明間雜之情可得知也（或畏恡奪慈仁或救過濟其分而平淡之主順而恕）何謂觀其感變以審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將欲求之必觀其

辭旨察其應贊視發言之旨趣觀應和之當否夫觀其辭旨猶聽音之善醜音唱而善醜別察其應贊猶視智之能否也聲和而能否別故觀辭察應足以互相別識彼唱此和是非相舉然則論顯揚正白也辭辯唱正是曰明白不善言應玄也默而識之是曰玄也經緯玄白通也明辨是非可謂通理移易無正雜也理不一摘言意渾雜先識未然聖也追思玄事叡也見事過人明也以明為晦智也心雖明之常若不足微忽必識妙也理雖至微而能察之美妙不昧疏也心致昭然是曰疏朗測之益深實也心有實智探之愈精猶泉渟中出測之益洋也假合炫耀虛也道聽塗說久而無實猶潢水無源洩而虛竭自見其美不足也智不贍足恐人不知以自伐不伐其能有餘也不長不知故曰凡事不度必有其故色貌失實必有憂喜之故憂患之色乏而且荒憂患在心故形色荒疾疢之色亂而垢雜黃黑色雜理多塵垢喜色愉然以懌慍色厲然以揚妬惑之色冒昧無常

粗白粗赤憤憤在面及其動作蓋並言辭色既發揚言亦從之是故其言甚懌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違也心恨而言強和色貌終不相假其言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言不自盡故辭違而色貌可信言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憤怒填胸者未言而色貌已作言將發而怒氣送之者彊所不然也欲強行不然之事故怒氣勃言凡此之類徵見於外不可奄違心懷而怒容意恨而和貌雖欲違之精色不從心動貌從感愕以明雖變可知情雖在內感愕發外千形萬貌粗可知矣是故觀其感變而常度之情可知觀人辭色而知其心物有常度然後審矣何謂觀其至質以知其名凡偏材之性二至以上則至質相發而令名生矣二至質氣之謂也質直氣清則善名生矣是故骨直氣清則休名生焉骨氣相應名是以美氣清力勁則烈名生焉氣既清矣力勁則烈勁智精理則能名生焉智既勁矣精理則能稱智直彊慤則任名生焉直而又美是以見任集于

端質則令德濟焉（質徽端和善德乃成）加之學則文理灼焉（圭玉有質瑩則成文）是故觀其所至之多少而異名之所生可知也（尋其質氣覽其清濁雖有多少之異異狀之名斷可知之）何謂觀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純訐性違不能公正（質氣俱訐何正之有）依訐似直以訐訐善（以直之訐訐及良善）純宕似流不能通道（質氣俱宕何道能通）依宕似通行傲過節（似通之宕容傲無節）故曰直者亦訐訐者亦訐其訐則同其所以

為訐則異（直人之訐訐惡憚非純訐為訐訐善剿是）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則同其所以為宕則異（通人之宕簡而達道宕傲僻以自恣）然則何以別之直而能溫者德也（溫和為直所以為德）直而好訐者偏也（性直過訐所以為偏）訐而不直者依也（純訐似直所以為依）道而能節者通也（以道自節所以為通）通而時過者偏也（性通時過所以為偏）宕而不節者依也（性宕自逸所以為依）偏之與依志同質違所謂似是而非也（質同通直

或偏或依）是故輕諾似烈而寡信（不量已力輕許死人臨難畏怯不能殉令）多易似能而無效（不顧材能日有能辦受事繼錯作無效驗）進銳似精而去速（精躁之人不能久任）訶者似察而事煩（譴訶之人事多煩亂）訐施似惠而無成（當時似給於無所成）面從似忠而退違（阿順目前卻則自是）此似是而非者也（紫色亂朱聖人惡之）亦有似非而是者（事同於非其功實則是）大權似姦而有功（伊放太甲以成其功）大智似愚而內明（終日不違內實分別）博愛似虛而

實厚（汎愛無私似虛而實）正言似訐而情忠（譬帝桀紂至誠忠受）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欲察似類審則是非御取人情反覆明之）有似理訟其實難別也（故聖人參訊廣訪與衆共之）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實（若其實可得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是以昧旦晨興晉明又隨語之三槐詢之九棘）故聽言信貌或失其真（言訥貌惡仲尼失之子羽）詭情御反或失其賢（疑非人情公孫失之卜式）賢否之察實在所依（雖其難知即當尋其所依而察之）是故觀其所依而似

類之質可知也雖不盡得其實然察其所依似身其體氣粗可幾矣何謂觀其愛敬以知通塞蓋人道之極莫過愛敬愛生於父子敬立於君臣是故孝經以愛為至德起父子之親故為至德以敬為要道終君臣之義故為道之要易以感為德氣通生物人得之以利養以謙為道尊卑殊別道之次序老子以無為德萬化無方德之則也以虛為道寂寞無為道之倫也禮以敬為本禮由陰作肅然清淨樂以愛為主樂由陽來歡然親愛然則人情之質有愛敬

之誠方在哺乳愛敬生矣則與道德同體動獲人心而道無不通也體道循德物順理通故然愛不可少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之廉人好敬是以歸之而眾人不與眾人樂愛愛少是以不與愛多於敬則雖廉節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廉人寡常人眾眾人樂愛致其死則事成業濟是故愛之為道不可少矣何則敬之為道也嚴動必肅容過之不久逆嚴之人不及溫和而歸也愛之為道也情親意厚深而感物煦渝篤密

感物深感是以覆柔之人倒戈報德是故觀其愛敬之誠而通塞之理可得而知也篤於慈愛則溫和而上下之情通暢在禮敬則嚴肅而外內之情塞然必愛敬相須不可一時而無然行其二義者常當務令愛多敬少然後肅殺之風可得希矣何謂觀其情機以辨恕惑夫人之情有六機杼其所欲則喜為有力者譽烏獲其心莫不忻喜不杼其所能則怨為辨給者稱三絀其心莫不怨然以自伐歷之則惡抗己所能以壓眾人眾人所惡以謙損下之則悅卑損下人人皆喜悅犯其所乏

則婣人皆悅己所長惡己所短故稱其所短則婣戾忿肆以惡犯婣則妒自伐其能人所惡也稱人之短人所婣也今伐其所能犯人所婣則妒害生也此人性之六機也夫人情莫不欲遂其志志之所欲欲遂己成故烈士樂奮力之功遭難而力士奮善士樂督政之訓政脩而善士用能士樂治亂之事治亂而求賢能術士樂計策之謀廣籌而求其策辨士樂陵訊之辭賓贊而求辯給貪者樂貨財之積貨財積則貪者容其求幸者樂權勢之尤權勢之尤則幸者竊其柄

苟贊其志則莫不欣然是所謂杼其所欲則喜也(所欲之心杼盡復何怨乎)若不杼其所能則不獲其志不獲其志則戚(憂己才之不展)是故功力不建則烈士奮(奮憤不能盡其材也)德行不訓則正人哀(哀不得行其化)政亂不治則能者歎(歎不得用其能)敵能未弭則術人思(思不得運其奇)貨財不積則貪者憂(憂無所收其利)權勢不尤則幸者悲(悲不得弄其權)是所謂不杼其能則怨也(所怨不杼其能悅也)人情莫不欲處前故惡人之自伐(皆欲居物先故惡人之自伐也)自伐皆欲勝之類也是故自伐其善則莫不惡也(惡其有勝己之心)是所謂自伐歷之則惡也(是以達者終不自伐)人情皆欲求勝故悅人之謙謙所以下之下有推與之意是故人無賢愚接之以謙則無不色懌(不問能否皆欲勝人)是所謂以謙下之則悅也(是以君子終日謙謙)人情皆欲掩其所短見其所長(稱其所長

則悅稱其所短則慍)是故人駮其所短似若物冒之(情之憤悶有若覆冒)是所謂駮其所乏則婳也(覆冒紕塞其心婳戾)人情陵上者也(見人勝己皆欲陵之)陵犯其所惡雖見憎未害也(雖惡我自伐未甚疾害也)若以長駮短是所謂以惡犯婳則妬惡生矣(以己之長駮人之短而取其害是以達者不為之也)凡此六機其歸皆欲處上(物之自大人人皆爾)是以君子接物犯而不校(知物情好勝雖或以小犯己終不校拒也)不校則無不敬下所以避其害也(務行謙敬誰害之哉)小人則不然既不見機(不達妬害之機)而欲人之順己(謂欲人無違己)以佯愛敬為見異(孔光逡巡董賢欣喜)以偶邀會為輕(謂非本心忿其輕己)苟犯其機則深以為怨(小人易悅而難事)是故觀其情機而賢鄙之志可得而知也(賢明志在退下鄙劣志在陵上是以平淡之主御之以正訓貪者之所憂戒幸者之所悲然後物不自伐下不陵上賢否當位治道有序)何謂觀其所短以知所長夫偏材之人皆有所短(智不能周也)故

直之失也訐（刺訐傷於義故其父攘羊其子證之）剛之失也厲（剛切傷於理故諫君不從承之以御）和之失也愞（愞弱不及道故宮之奇為人懦不能強諫）介之失也拘（拘愚不達事尾生守信死於橋下）夫直者不訐無以成其直既悅其直不可非其訐（用人之直恕其訐也）訐也者直之徵也（非訐不能為直）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悅其剛不可非其厲（用人之剛恕其厲也）厲也者剛之徵也（非厲不能為剛）和者不愞無以保其和既悅其和不

可非其愞（用人之和恕其愞也）愞也者和之徵也（非愞不能為和）介者不拘無以守其介既悅其介不可非其拘（用人之介恕其拘也）拘也者介之徵也（非拘不能為介）然有短者未必能長也（純訐之人未能正直）有長者必以短為徵（純和之人徵必愞弱）是故觀其徵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長可知也（欲用其剛必采之於厲）何謂觀其聰明以知所達夫仁者德之基也（載德而行）義者德之節也（制德之所宜也）禮者德

之文也（禮德之文理也）信者德之固也（固德之所執也）智者德之帥也（非智不成德）夫智出於明（明達乃成智）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火日所以照晝夜智達所以明物理）其明益盛者所見及遠（大日愈明所照愈遠智達彌明理通彌深）及遠之明難（聖人猶有不及）是故守業勤學未必及材（生知者上學能者次）材藝精巧未必及理（因智成巧淺於玄理）理義辨給未必及智（理成事業昧於玄智）智能經事未必及道（後智經猶去道

遠矣）道思玄遠然後乃周（道無不載故無不周）是謂學不及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智不及道（道智玄微故四變而後及）道也者回復變通（理不繫一故變通之）是故別而論之各自獨行則仁為勝（仁者濟物之資明者見理而已）合而俱用則明為將（仁者待明其功乃成）故以明將仁則無不懷（威以使之仁以恤之）以明將義則無不勝（示以斷割之宜）以明將理則無不通（理若明練萬事乃達）然則苟無聰明無以能遂（暗者昧時何能）

（成務成遂）故好聲而實不充則恢（恢迂遠於實）好辯而理不至則煩（辭煩而無正理）好法而思不深則刻（刻過於理）好術而計不足則僞（詭誑詐也）是故鈞材而好學明者爲師比力而爭智者爲雄等德而齊達者稱聖聖之爲稱明智之極明也（是以動而爲天下法言而爲萬世範居上位而不亢在下位而不悶）是以觀其聰明而所達之材可知也

人物志卷中

人物志卷下

魏　散騎常侍劉　邵　撰

涼　儒林祭酒劉　昞　注

七繆十　效難十一

釋爭十二

七繆第十（人物之理妙而難明以情鑒察繆猶有七）

七繆一曰察譽有偏頗之繆（徵質不明故聽有偏頗也）

二曰接物有愛惡之惑（或情同忘其惡或意異違其善也）

三曰度心有小大之誤（或小知而大無成或小暗而大無明）

四曰品質有早晚之疑（有早智而速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

五曰變類有同體之嫌（材同勢均則相競材同勢傾則相敬）

六曰論材有申壓之詭（藉富貴則惠施而名申處貧賤則乞求而名壓）

七曰觀奇有二尤之失（妙尤含藏直尤虛瑰故察難中也）

夫采訪之要不在多少（事無巨細要在得正）然徵質不明者信耳而不敢信目（目不能察而信於耳）故人以爲是則心隨而明之人以爲非則

意轉而化之信人毀譽故向之所是化而爲非雖無所嫌意若不疑信毀譽者心雖無嫌意固疑矣且人察物亦自有誤愛憎兼之其情萬原明既不察加之愛惡是非是疑豈可勝計不暢其本胡可必信去愛憎之情則實理得矣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雖聽人言常正之以目不知人者以耳敗目親見其誠猶信毀而棄之故州閭之士皆譽皆毀未可爲正也或黨附阿黨或獨立不群交遊之人譽不三周未必信是也交結致譽不三周色貌取人而

行違之夫實厚之士交遊之間必每所在肩稱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上等援之下等推之蠻貊推之況州里乎苟不能周必有咎毀行不篤敬者或諂諛得上而失於下或阿黨得下而失於上故偏上失下則其終有毀非之者多故不能終偏下失上則其進不倈譽雖推之上不信與故誠能三周則爲國所利此正直之交也由其正直故名有利故皆合而是亦有違比或違正阿黨故合而是之皆合而非或在其中或特立不群故

合而非之若有奇異之材則非衆所見奇逸絕衆衆何由識而耳所聽采以多爲信不能審查其材但信衆人言也是繆於察譽者也信言察物必多繆失是以聖人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夫愛善疾惡人情所常不問賢愚情皆同之也苟不明質或疎善善非非者見善善者見豈故然哉由意不明何以論之夫善非者雖非猶有所是既有百非必有一是以其所是順己所長惡人一是與己所長同也則不自覺情通意親忽忘其惡以與己同忘其百非謂矯

爲至孝殘暴爲至忠善人雖善猶有所乏雖有百善或有一短以其所乏不明己長善人一短與己所長異也以其所長輕己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違忽忘其善以與己異百善皆棄謂曲杖爲匕首莽插爲反具邪是惑於愛惡者也微質瑣昧者其於接物常以愛惡惑異其正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嗛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貪則失神懿重所以崇德宇也躁則失身志大所以戡物任也小則不勝心小所以慎

咎悔也（大則驕陵）故詩詠文王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小心也（言不貪求大名聲見於顏色）王赫斯怒以對于天下志大也（故能誅紂定天下以致太平）由此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小故以服事殷志大故三分天下有其二）心大志大者豪傑之儁也（志大而心又大故名豪儁）心大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志小而心闊遠故爲傲蕩之流也）心小志小者拘愞之人也（心近志短豈能弘大）衆人之察或陋其心小（見沛公燒絕棧道謂其不能定天下）或壯其志大（見項羽號稱強楚便謂足以匡諸侯）是誤於小大者也（由智不能察其度心常誤於小大）夫人材不同成有早晚有早智而速成者（質清氣朗生則秀異故童烏蒼舒總角曜奇也）有晚智而晚成者（質重氣遲則久乃成器故公孫含道老而後章）有少無智而終無所成者（質濁氣暗終老無成故原壤年老聖人叩脛而不能化）有少有令材遂爲儁器者（幼而通理長則愈明故常材發奇於應賓效德於公相）四者之理不可不察（當察其早晚隨時而用之）夫幼智

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緒（仲尼戲言俎豆鄧艾指圖軍旅）故文本辭繁（初辭繁者長必文麗）辯始給口（幼給口者長必辯論也）仁出慈恤（幼慈恤者長必矜人）施發過與（幼過與者長必好施）慎生畏懼（幼多畏者長必謹慎）廉起不取（幼不妄取長必清廉）早智者淺惠而見速（見小事則達其形容）晚成者奇識而舒遲（智錯舒緩能識其妙）終暗者並困於不足（事務難易意皆昧然）遂務者周達而有餘（事無大小皆能極之）而衆人之察不慮其變常以一槩責於終始是疑於早晚者也（或以早成而疑晚智或以晚智而疑早成故於品質常有妙失也）夫人情莫不趣名利避損害名利之路在於是得（是得在己名利與之）損害之源在於非失（非失在己損害攻之）故人無賢愚皆欲使是得在己（賢者尚然況愚者乎）能明己是莫過同體（體同於我則能明己）是以偏材之人交遊進趨之類皆親愛同體而譽之（同體能明己是以親而譽之）憎惡對反而毀之（與己體反是以惡而疏之）序異雜

而不尚也不與己同不與己異則雖不惜亦不尚之推而論之無他故焉夫譽同體毁對反所以證彼非而著己是也由與己同體故證彼非而著己是也至于異雜之人於彼無益於己無害則序而不尚不以彼爲是不以己爲非都無損益何所尚之是故同體之人常患於過譽譽俱爲力人則力小者慕大力大者損小故其相譽常失其實也及其名敵則尠能相下若俱能負鼎則爭勝之心生故不能相下是故直者性奮好人行直於人見人正直則心好之而不能受人之訐訐剌己之非則訐而不受盡者情露好人行盡於人見人穎露則心好之而不能納人之徑說己徑盡則違之不納務名者樂人之進趨過人見人乘人則悅其進趨而不能出陵己之後人陵於己則忿而不服是故性同而材傾則相援而相賴也並有旅力則大能獎小性同而勢均則相競而相害也恐彼勝己則妬善之心生此又同體之變也故或助直而毁直人直過於己直則非毁之心生或與明而毁

明人明過於己明則妬害之心動而衆人之察不辨其律理是嫌於體同也體同尚然況異體乎夫人所處異勢勢有申壓富貴遂達勢之申也身處富貴物不能屈是以佩六國之印父母迎於百里之外貧賤窮匱勢之壓也身在貧賤志何申展是以黑貂之裘弊妻嫂墮于閨門之內上材之人能行人所不能行凡云爲動靜固非衆人之所及是故達有勞謙之稱窮有著明之節材出于衆其進則裒多益寡勞謙濟世退則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中材之人則隨世損益守常之智申壓在時故勢來則益勢去則損是故藉富貴則貨財充於內施惠周於外貴財有餘恣意周濟見贍者求可稱而譽之感其恩紀匡救其惡是以朱建受金而爲食其畫計見援者闡小美而大之感其引援將顧其美是以曹丘見援爲季布揚名雖無異材猶行成而名立夫富貴可不務哉乃至無善而行成無智而名立是以富貴妻嫂恭況他人乎處貧賤則欲施而無財欲援而無勢有慈心而無以拯識奇材而不能援親戚不能恤朋友不見濟內無蔬食

之疾外無縕抱之歸分義不復立恩愛浸以離意舉皆空薄分意何由立怨望者並至歸非者日多非徒滯已遂生怨謗之言雖無罪尤猶無故而廢也夫貧與賤可不慎哉乃至無由而生謗無罪而見廢是故貧賤妻子慢況他人乎故世有侈儉名由進退行雖在我而名稱在世是以良農能稼未必能穡天下皆富則清貧者雖苦必無委頓之憂家給人足路人皆饋之且有辭施之高以獲榮名之利得辭施之高名受餘光之善利皆貧則求假無所告家貧戶乏

粟成珠玉而有窮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訟乞假無遺與嫂叔爭糟糠是故鈞材而進有與之者則體益而茂遂已既自足復須給賜則名美行成所爲遂達私理卑抑有累之者已既不足親戚並困則微降而稍退上等不援下等不推而衆人之觀不理其本各指其所在謂申進者爲材能壓屈者爲愚短是疑於申壓者也材智雖鈞貴賤殊塗申壓之變在乎貧富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質察之寡失形色外著故可得而察之失繆之由恒在二尤

二尤之生與物異列是故非常人之所見故尤妙之人含精於內外無飾姿晉金水內明而不外朗故馮唐白首屈於郎署尤虛之人碩言瑰姿內實乖反猶燭火外照反燒內暗故主父偃辭屢一歲四遷而人之求奇不可以精微測其玄機明異希其尤奇異非精不察或以貌少爲不足睹鬷蔑貌惡便疑其淺陋或以瑰姿爲巨偉見江充貌壯便謂其巨偉或以直露爲虛華以其款盡疑無厚實或以巧飭爲真實巧言如流悅而觀之是以早拔多

誤不如順次或以甘羅爲早成而用之於早歲或誤復欲順次也夫順次常度也苟不察其實亦焉往而不失微賢不明不能識奇故使順次亦不能得故遺賢而賢有濟則恨在不早拔故鄭伯謝之於燭武拔奇而奇有敗則患在不素別故光武悔之於朱浮任意而獨繆則悔在不廣問秦穆不從蹇叔雖追誓而無及廣問而誤已則怨已不自信隗囂心存於漢而爲王元所誤是以驥子發足衆士乃誤韓信立功淮陰乃震夫豈惡

奇而好疑哉乃尤物不世見而奇逸美異也故非常人之所識也是以張良體弱而精彊爲衆智之儁也不以質弱而傷於智荊叔色平而神勇爲衆勇之傑也不以色和而傷於勇然則儁傑者衆人之尤也奇逸過於衆人故衆人不能及聖人者衆尤之尤也道遠過於衆奇故衆奇不能逮其尤彌出者其道彌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故一國之儁於州爲輩未得爲第也郡國之所儁異比於州郡未及其第目一州之第

於天下爲椳州郡之所第目以比天下之儁椳[illegible]不可及椳一回反極也天下之椳世有優劣英人不世繼足以伊召管齊應運乃出是故衆人之所貴各貴其出己之尤智材勝己則以爲貴而不貴尤之所尤尤之尤者非衆人之所識是故衆人之明能知輩士之數衆人明者極知郡國出輩之士而已而不能知第目之度乃未識郡國品第之儁輩士之明能知第目之度出輩明者極知郡國第目之良不能識出尤之良也未識出尤奇異之理出尤之人能

知聖人之教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能究之入室之奥也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由是論之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窮已爲當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觀其會通舉其一隅而已

效難第十一

人材精微實自難知知之難審效薦之難

蓋知人之效有二難有難知之難尤奇遊雜是以難知有知之而無由得效之難已雖知之無由得薦何謂難知之難人物精微智無形狀奇逸精妙能神而

明欲入其神而明其智其道甚難固難知之難也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況常人乎是以衆人之察不能盡備各守其一方而已故各自立度以相觀采以己所能歷觀衆才或相其形容以貌狀取人或候其動作以進趨取人或揆其終始以發正取人或揆其儗象以旨意取人或推其細微以情理取人或恐其過誤以簡恕取人或循其所言以辭旨取人或稽其行事以功効取人八者遊雜各以意之所可爲惟是以雜而無紀故其得者少

所失者多但取其同於己而失其異於己已不必兼故失者多是故必有草創信形之誤或色貌取人而行違又有居止變化之謬或身在江海心存魏闕故其接遇觀人也隨行信名失其中情是以聖人聽言觀行如有所察必有所試故淺美揚露則以爲有異智淺易見狀似異美深明沉漠則以爲空虛智深內明狀似無實分別妙理則以爲離婁研精至理狀似離婁口傳甲乙則以爲義理徒指物類狀似有理好說是非則以爲臧否妄議是非

似明善否講目成名則以爲人物強識賢愚似明人物平道政事則以爲國體妄論時事似識國體猶聽有聲之類名隨其音七者不能明物皆隨行而爲之名猶聽猶音而謂之猶聽雀音而謂之雀不知二鳥見謂何名也世之疑惑皆此類也是以魯國儒服者衆人皆謂之儒立而問之一人而已夫名非實用之不效南箕不可以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故曰名猶口進而實從事退衆觀形而名之故用而不驗也中情之人名不副實用之有效真智在中衆不能見故無外名而有內實故名由衆退

而實從事章效立名章則此草創之常失也淺智無終深智無始故衆人之察物常失之於初故必待居止然後識之視其所止觀其所居而爲不知故居視其所安安其舊者達視其所舉舉剛直者敦於仁厚於義富視其所與與嚴壯者明於禮窮視其所爲爲經術者勤於智貧視其所取取其分者存於信然後乃能知賢否行此者賢反此者否此又已試非始相也試而知之豈相也哉所以知質未足以知其略略在變通不可常准且天下之人

不可得皆與遊處故觀其外狀可以得一未足盡知或志趣變易隨物而化是以世祖失之龐萌曹公失之董卓或未至而懸欲或已至而易顧李斯始專心於光武終攻顧於聖公或窮約而力行或得志而從欲王莽初則布衣折節卒則窮奢極侈此又居止之所失也情變如此誰能定之由是論之能兩得其要是難知之難既知其情又察其變故非常人之所審何謂無由得效之難上材已莫知己難識知或所識者在幼賤之中未達

而喪（未及進達其人已喪）或所識者未拔而先沒（未及拔擧已先沒世）或曲高和寡唱不見讚（公叔座薦商鞅而惠王不能用）或身卑力微言不見亮（禽息舉百里奚首足皆碎）或器非時好不見信貴（竇后方好黃老儒者何由見達）或不在其位無由得拔（卞和非匠所以抱璞泣）或在其位以有所屈迫（何武舉公孫祿而爲王氏所排）是以良材識真萬不一遇也（材能雖良當遇知己知己雖遇當值明王三者之遭萬不一會）須識真在位識百不一有也（鑑識已真或不在位）

以位勢值可薦致之宜十不一合也（識已須在位智達復須宜）或明足識真有所妨奪不欲貢薦（雖識辨賢遇而屈於妨奪故有不效）或好貢薦而不能識真（在位之人雖心好賢善而明不能識）是故知與不知相與分亂於總猥之中（或好賢而不識或知賢而心妬故用與不用同於衆總紛然淆亂）實知者患於不得達效（身無位次無由效達）不知者亦自以爲未識（身雖在位而不能識）所謂無由得效之難也故曰知人之效有二

難（是以人主常運其聰智廣其視聽明揚側陋旁求俊乂舉能不避仇讎拔賢不棄幽隱然後國家可得而治功業可得而濟也）

釋爭第十二（賢善不伐況小事乎釋忿去爭必荷榮福）

蓋善以不伐爲大（爲善而自伐其善能衆人之所小）賢以自矜爲損（行賢而去自賢之心何往而不益哉）是故舜讓于德而顯義登聞湯降不遲而聖敬日躋（彼二帝雖天挺聖德生而上哲猶懷勞謙疾行退下然後信義登聞光宅天位）郄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爭而終于出奔（此二

大夫矜功陵物或宗移族滅出奔由此觀之爭讓之道豈不懸歟）然則卑讓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江海所以爲百谷王以其處下也）矜奮侵陵者毀塞之險途也（兕虎所以攖牢檻以其性獷噬也）是以君子舉不敢越儀準志不敢凌軌等（足不苟蹈常懷退下）內勤己以自濟外謙讓以敬懼（獨處不敢爲非出門如見大賓）是以怨難不在於身而榮福通於長久也（外物不見傷子孫賴以免）彼小人則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初無巨細心發

(揚以陵物)是以在前者人害之(矜能奔徵人情所害)有功者人毀之(恃功驕盈人情所毀)毀敗者人幸之(及其覆敗人情所幸)是故並轡爭先而不能相奪(小人競進智不相過並驅爭險更相蹈藉)兩頓俱折而為後者所趣(中道)(而敝後者乘之譬兔殛犬疲而田父收其功)由是論之爭讓之途其別明矣(君子尚讓故涉萬里而途清小人好爭足未動而路塞)然好勝之人猶謂不然(貪則好勝雖聞德讓之風意猶昧然)(乃云古人讓以得今人讓以失心之所是起而爭之)以在前為速銳

以處後為留滯(故行坐汲汲不暇脂車)以下眾為卑屈以躡等為異傑(苟矜起等不蓋其乘)以讓敵為廻辱以陵上為高厲(故趙穿不顧元帥彘子以偏師陷)是故抗奮遂往不能自反也(譬虎狼食生物遂有殺人之怒)以抗遇賢必見遜下(相如為廉頗逡巡兩得其利)以抗遇暴必構敵難(灌夫不為田蚡持下兩得其尤)敵難既構則是非之理必溷而難明(俱自是而非彼誰明之耶)而難明則其與自毀何以異哉(兩虎共[illegible]小者死大

者傷焉得而兩全)且人之毀已皆發怨憾而變生釁也(若本無憾恨遺事際會亦不致毀害)必依託於事飾成端末(凡相毀謗必因事類而飾成之)其於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以為然也(由言有端角故信之者半)已之校報亦又如之(復當報謗為生翅尾)終其所歸亦各有半信著於遠近也(俱有形狀不知其實是以近遠之聽皆半信於此半信於彼)然則交氣疾爭者為易口而自毀也(已說人之毀人亦說已之醜雖詈人自取其詈也)並辭競說者為貸

手以自毆(辭忿則力爭已既毆人人亦毆已此其為借手以自毆)為惑繆豈不甚哉(借手自毆借口自詈非惑如何)然原其所由豈有躬自厚責以致變訟者乎(己能自責人亦自責兩不言競變訟何由生哉)皆由內恕不足外望不已(所以爭者由內不能恕己自責而外望於人不已也)或怨彼輕我或疾彼勝己(是故心爭終無休已)夫我薄而彼輕之則由我曲而彼直也(曲而見輕固其宜矣)我賢而彼不知則見輕非我咎也(親反傷也固其宜矣)若彼賢而

處我前則我德之未至也德輕在彼固所宜也若德
鈞而彼先我則我德之近次也德鈞年次因其常矣
夫何怨哉且兩賢未別則能讓者爲儁矣
材均而不爭優劣衆人善其讓爭儁未別則用力者爲憊
矣儁等而名未別衆人惡其鬭是故藺相如以廻車決
勝於廉頗寇恂以不鬭取賢於賈復此二賢者
知爭逆不可由故回車退避或酒炙迎送故廉賈肉袒爭尚泯矣物勢之
反乃君子所謂道也龍蛇之蟄以存身尺蠖之屈以求伸[illegible][illegible]

物耳尚知蟄屈況於人乎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爲伸
故含辱而不辭韓信屈於跨下之辱知卑讓之可以
勝敵故下之而不疑展喜犒齊師之謂也及其終極
乃轉禍而爲福晉文避楚三舍而有城濮之勳屈讐而爲
友相如下廉頗而爲刎頸之交使怨讐不延於後嗣而
美名宣於無窮子孫荷其榮蔭竹帛紀其高義君子之道
豈不裕乎若偏急好爭則身危當年何後來之能福且君子能
受纖微之小嫌故無變鬬之大訟大訟起於纖芥

故君子愼其小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終有赫赫
之敗辱小人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故罪大不可解惡積不可救怨在
微而下之猶可以爲謙德也怨在纖微則謙德可以除
之變在萌而爭之則禍成而不救矣涓涓不息
遂成江河水漏覆舟胡可救哉是故陳餘以張耳之變卒
受離身之害思復須臾之忿忘終身之惡是以身滅而嗣絕也彭
寵以朱浮之郄終有覆亡之禍恨督責之小故違終
始之大計是以宗夷而族覆也禍福之機可不愼哉二女爭桑秀

吳楚之難作季邸聞雞會國之釁作可不畏敵可不畏敵是故君子之
求勝也以推讓爲利銳推讓所在前無堅敵以自修
爲棚櫓修己以敬物無害者靜則閉嘿泯之玄門動
則由恭順之通路時可以靜則重閉而玄嘿時可以動則履正而
後進是以戰勝而爭不形動靜得節故勝無與爭爭不以力故
勝功見耳敵服而怨不搆干戈不用何怨搆之有若然者
悔恡不存于聲色夫何顯爭之有哉色貌猶不
動況力爭乎彼顯爭者必自以爲賢人而人以

為險詖者（以己為賢專固自是是己非人人得不爭乎）實無險德則無可毀之義若信有險德又何可與訟乎險而與之訟是柙兕而攖虎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險而違者訟訟必有衆起（言險而行違必起衆而成訟矣）老子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以謙讓為務者所往而無爭）是故君子以爭途之不可由也（由於爭途者必覆輪而致禍）是以越俗乘高獨行於三等之上何謂三

等大無功而自矜一等（空虛自矜故為下等也）有功而伐之二等（自伐其能故為中等）功大而不伐三等（推功於物故為上等）愚而好勝一等（不自量度故為下等）賢而尚人二等（自美其能故為中等）賢而能讓三等（歸善於物故為上等）緩己急人一等（性不恕人故為下等）急己急人二等（褊戾峭刻故為中等）急己寬人三等（謹身恕物故為上等）凡此數者皆道之奇物之變也（心不純一是為奇變）三變而後得之故人莫能遠也（小人安其下等何由能及哉）夫唯知道通變者然後能處之（處上等而不失者也）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不伐其功美譽自生）管叔以辭賞受嘉重之賜（不貪其賞嘉賜自致）夫豈詭遇以求之哉乃純德自然之所合也（豈故不伐辭賞詭情求名耶乃至直發於中自與理會也）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自損而行成名立）小人不知自益之為損故一伐而並失（自伐而行致名喪）由此論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爭

者爭之也（不伐而名章不爭而理得）讓敵者勝之也下衆者上之也（退讓而敵服謙尊而德光）君子誠能覩爭途之名險獨乘高於玄路則光暉煥而日新德聲倫於古人矣（避忿肆之險途獨逍遙於上等遠燕雀於啁啾廷鳴鳳於玄曠然後德輝耀於來今清光侔於往代）

人物志卷下

右人物志三卷十二篇魏劉卲撰案隋唐經籍志篇第皆與今同列于名家十六國時燉煌劉昞重其書始作注解然世所傳本多謬誤今合官私書校之去其複重附益之文爲定本内或疑字無書可證者今據衆本皆相承傳疑難輙意改云卲之敘五行曰簡暢而明砭火之德也偏旁書傳無明砭之證案字書砭者以石刺病此外更無他訓然自魏晉以後轉相傳寫承亥之變莫能究知不爾則卲當別有異聞今則亡矣愚謂明砭都無意義自東晉諸公草書啓字爲然疑爲簡暢而明啓耳文寬夫題

劉卲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據今官書魏志作劭之劭從力他本或從邑者晉邑之名案字書此二訓外無他釋然俱不爲孔才之意說文則爲卲音同上但召旁從卩耳訓高也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揚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卲是也今俗寫法言亦作邑旁卲蓋力卩文近易訛讀者又昧偏傍之別今定從卲云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卲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郤會卲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訓不爲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善其言敕朝會如舊日亦不蝕魏黄初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更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後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畧論遷散騎常侍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卲作許都洛都

賦時外典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
諫焉景初中受詔爲都官考課劭作七十
二條及畧說一篇又以謂宜制禮作樂以
移風俗著洛論十四篇正始中執經講學
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
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詔書博求衆賢散
騎侍郎夏侯惠上疏盛稱劭才史臣陳壽
亦曰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云

劉昞字延明燉煌人也年十四就博士郭
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
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
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快女婿誰
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坐神志湛然
曰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
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
暠據凉州徵爲儒林祭酒從事郎暠好尚

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昞時侍側請
代其事暠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
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
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暠曰卿注記篇籍
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言昞
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畧記
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

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
志黄石公三畧行於世沮渠蒙遜平酒泉
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
往禮爲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
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
北面爲業魏太武平凉州士庶東遷夙聞
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後思歸道病卒
以上並案邵晒本傳刪取其要云廣平宋

序記

序人物志後

余嘗三復人物志而竊有感焉夫人德性
資之纖成初未始有異也而終之相去懸
絶者醇駁較於材隆汚判諸習曰三品曰
五儀胥是焉而賢不肖殊途矣是以知人
之哲古人難之言貌而取人者聖人弗是
也玆劉邵氏之有以志人物也乎修巳者
得之以自觀用人者持之以照物烏可廢

諸然用舍之際人材之趨向由之可弗慎
乎精於擇而庸適其能篤於任而弗貳以
私則真材獲用大猷允升矣其或偏聽眩
志而用不以道動曰才難吾恐蕭艾弗擇
魚目混珍也左馮翊王三省識

重刻人物志跋

劉邵人物志凡十二篇辨性質而準之中庸甄材品以程其職任事核詞章三代而下善評人品者莫或能踰之矣邵生漢末乃其著論體裁燦然有荀卿韓非風致而犖犖自成一家言即九徵八則之論質之孔孟觀人之法唐虞九德之旨自有發所未發者後世欲辨官論材惡可以不知也顧其書獲見者少又脫落難讀

大中丞真定梁公持節鉞撫鎮中州熊章所莅吏稱民安爰覓善本加訂正刻之朱郡用以傳之人人授簡屬吏旻綴一言于末簡旻得卒業反復流業篇國體器能之說深有味乎其言之也今

中丞公厲風俗正天下謀廟勝三材允兼至其振策群吏惟器所適靡不奮力展采兢兢罔敢息遑總逵衆材至矣異日秉鈞當軸將使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知人安民之道拭目身親見之邵之志何幸獲酬於公哉刻成輒志固陋僭書識刻之歲月覽者當知言之非佞云

隆慶六年壬申仲夏之吉歸德府知府揭陽鄭旻謹書

劉子十卷

（北齊）劉晝撰　（唐）袁孝政注

宋刻本（卷一至二配明刻本）

劉子十卷內府藏本

案劉子十卷，隋志不著錄。唐志作梁劉勰撰。陳振孫書錄解題、晁公武讀書志俱據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序，作北齊劉晝撰。宋史藝文志亦作劉晝。自明以來，刊本不載孝政註，亦不載其序。惟陳氏載其序略曰：晝傷己不遇，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爲劉勰、劉歆、劉孝標作云云。不知所據何書，故陳氏以爲終不知晝爲何代人。案梁通事舍人劉勰，史惟稱其撰文心雕龍五十篇，不云更有別書。且文心雕龍樂府篇稱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此書辨樂篇稱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與勰說合。其稱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爲北音，則與勰說迥異。必不出於一人。又史稱勰長於佛理，嘗定定林寺經藏，後出家，改名慧地。此書末篇乃歸心道教，與勰志趣迥殊。白雲霽道藏目錄亦收之太元部無字號中。其非奉佛者明甚。近本仍刻劉勰，殊爲失考。劉孝標之說，南史、梁書俱無明文，未足爲據。劉歆之說，則激通篇稱班超憤而習武，卒建西域之績，其說可不攻而破矣。惟北齊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名見北史儒林傳。然未嘗播遷江表，與孝政之序不符。傳稱晝孤貧受學，恣意披覽，晝夜不息。舉秀才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綴輯詞藻，言甚古拙，與此書之縟麗輕蒨亦不合。又稱求秀才十年不得，乃發憤撰高才不遇傳。孝昭時出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乃編錄所上之書爲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璧言，以指機政之不良，亦不云有此書。豈孝政所指又別一劉晝歟。觀其書末九流一篇，所指得失皆與隋書經籍志子部所論相同。使隋志襲用其說，不應反不錄其書；使其剽襲隋志，則貞觀以後人作矣。或袁孝政採掇諸子之言，自爲此書而自註之，又恍惚其著書之人，使後世莫可究詰，亦未可知也。然劉勰之名，今既確知其非，自當刊正。劉晝之名，則介在疑似之閒，難以確斷。姑仍晁氏、陳氏二家之目，題晝之名，而附著其牴牾如右。

十卷南宋板本
見子彙本作二卷無序文目
本文不完題播州袁孝政序
名釋甚但自清神至崇學凡五
本不知何據案四庫宋題劉勰本仍唐
志之舊與前人遂題劉晝者錄之是
據也時五行記于葉德五松園

劉子新論目録

梁通事舍人劉勰撰
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注

清神第一　防慾第二
去情第三　韜光第四
崇學第五　專學第六

卷二
辨樂第七　履信第八
思順第九　慎獨第十
貴農第十一

卷三
愛民第十二　從化第十三
法術第十四　賞罰第十五
審名第十六　鄙名第十七

卷四
知人第十八　薦賢第十九
因顯第二十　託附第二十一
心隱第二十二

卷五
通塞第二十三　遇不遇第二十四
命相第二十五　妄瑕第二十六

適才第二十七
卷六
文武第二十八　均任第二十九
慎言第三十　貴言第三十一
傷讒第三十二　慎隙第三十三
卷七
誡盈第三十四　明謙第三十五
大質第三十六　辯施第三十七
和性第三十八　殊好第三十九
卷八
兵術第四十　閱武第四十一
明權第四十二　貴速第四十三
觀量第四十四
卷九
隨時第四十五　風俗第四十六
利害第四十七　禍福第四十八
貪愛第四十九　類感第五十
卷十
正賞第五十一　激通第五十二
惜時第五十三　言苑第五十四
九流第五十五
劉子新論目錄終

劉子卷第一

清神第一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恬心清則形無累矣虛室生白吉祥至矣人不照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鑑於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由此觀之神照則垢滅形靜則神清垢滅則內慾永盡神清則外累不入今清歌奏而心樂悲聲發而心哀神居體而遇感推移以此而言之則情之變動自外至也夫一哀一樂猶攖正性況萬物之衆而能拔擢以生心神哉故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臟之使候也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七竅[redacted]於[redacted]則精神馳騖而不守志氣縻於趣捨則五臟滔蕩而不安嗜慾連綿於外心腑壅塞於內蔓衍於荒淫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蓋亦寡矣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

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身而忘賤故尊勢不能動樂道而忘貧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而游一氣浩然純白於衷故形不養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也

防慾第二

人之稟氣必有性情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慾也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情之傷性性之妨情猶煙冰之與水火也煙生於火而煙鬱火冰出於水而冰遏水故煙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貞則情銷情熾則性滅是以珠瑩則塵埃不能附性明而情慾不能

染也故林之性靜所以動[redacted]者風搖之也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之也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慾眩之也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蝎樹抱蝎則還自鑿身抱慾而返自害故蝎盛則木折慾熾則身亡將收情慾先斂五關五關者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綵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燻喉之煙身安輿駟命曰召蹷之機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然亦以之死亦以之生或爲賢智或爲庸愚由於處之異也譬由愚者之養魚鳥也

夫養之寔則內魚於溫湯之中而棲鳥於火林之上水木者所以養魚鳥也養之失理必至燋爛聲色芳味所以悅人悅之過理還以害生故明者剬情以遣累約慾以守貞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靡麗之華不以滑性哀樂之感不以亂神處於止足之泉立於無害之岸此全性之道也夫蜂蠆螫指則窮日煩擾蚊蝱噆膚則通宵失寐蚊蜂小害指膚外疾人入山則避蜂蠆入室則驅蚊蝱何者以其害於體也嗜慾攻心正性顛倒嗜慾大害攻心內疾方於指膚亦以多也外疾之害輕於秋毫人知避之

內疾之害重於泰山而莫之避是棄輕患而負重害不亦倒乎人有牛馬放逸不歸必知收之情慾放逸而不知收之不亦惑乎將收情慾必在脆微情慾之萌如木之將蘖火之始熒手可掣而斷露可滴而滅及其熾也結條凌雲煽熛章華雖窮力運斤竭池灌火而不能禁其勢盛也嗜慾之萌耳目可關而心意可鑰至於熾也雖襞情卷慾而不能收其性敗也如能塞兌於未形禁慾於脆微雖求悔恡其可得乎

去情第三

情者是非之主而利害之根有是必有非能利

亦能害是非利害存於衷而彼此還相疑故無情以接物在遇而恒通有情以接人觸應而成礙由此觀之則情之所處物之所疑也是以媒揚譽人而受譽者不以爲德身膺強飯而蒙飽者不以爲惠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爲怨侏儒嘲人而獲嘲者不以爲辱何者挾利以爲己有情於譽飽雖蒙惠而非德無情於傷辱雖獲毀而無憾也不畏網而畏禍復讎者不怨鏌鎁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劍無情而人有心也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鉤使廉士守藏不如閉局全封何者有心之於平不若無心之不平

也有慾之於廉不若無慾之不廉也今人目若驪珠心如權衡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鏡摹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内慙而不怨向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向怨今之慙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三人居室二人交爭必取信於不爭者以辯彼此之得失夫不爭者未必平而交爭者未必偏而信於不爭者何也以爭者之心並挾勝情故也飄瓦擊人虛心觸己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真遣情以接物不爲名尸不爲謀府混然無際而俗莫能累矣

韜光第四

物之寓世未嘗不韜形滅影隱質遐外以全性棲命者也夫含奇佩美衒異露才者未有不以此傷性毀命者也故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磨肌石以抱玉碎質此四者生於異俗與人非不隔也託性於山林寄情於物外非有求於人也然而自貽伊患者未能隱其形也若使翠斂翮於明丘之林則解羽之患永脫龜曳尾於暘谷之泥則鑽灼之患不至丹伏光於春山之底則磨肌之患永絕石亢體於玄圃之岳則剖琢之憂不及故窮巖曲岫之梓楩生於積石頭貫青天根鑿黃泉分條布葉輪菌蹊磈

騏驥蹙其下鵷鸞游其顛浮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終歲無毫釐之憂免刀斧之害者非與人有德也能韜隱其質故致全性也路側之榆推人採其條匠者伐其柯餘有尺蘖而爲行人所折者非與人有讎也然而致寇者形不隱也周鷂斷尾獲免犧牲文王欲殺鷂[illegible]其鷂知其[illegible]乃自斷其尾[illegible]神明不[illegible]免死山祖見巧終必招害山祖[illegible]能相荊楚下出畢山祖納見巧王問左右何誰能射對曰推養由基王令射之由其調弦[illegible]山祖[illegible]知其神射必見殺也由此言之則出處之理亦可知矣是以古之有德者韜迹隱智以密其外澄心封情以定其内内定則神腑不亂外密則形骸不擾以此處身不亦全乎

崇學第五

至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其理大象無形非立象無以測其奧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學不傳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夫繭繅以爲絲織爲縑紈績以黼黻則王侯服之人學爲禮儀雕以文藻而世人榮之繭之不繅則素絲蠹於筐籠人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胸海蚌未剖則明珠不顯崑竹未斷則鳳音不彰性情未鍊則神明不發譬諸金木金性苞水木性藏火故鍊金則水出鑽木而火生人能務學鑽鍊其性則才惠發矣青出於藍而青

於藍染使然也氷生於水而冷於水寒使然也鏡出於金而明於金瑩使然也戎夷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語教使然也山抱玉而草木潤焉川貯珠而岸不枯焉口納滋味而百節肥焉心受典誥而五性通焉故不登峻岑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地之厚不游六藝不知智之深遠而光華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故吳竿質勁非筈羽而不美越劍性利非淬礪而不銛人性譞惠非積學而不成從淺以及深披闇而覩明不可以倖聞倖非得以汎濫善也夫還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情纏典素

不可以一讀能也故爲山者基於一簣之土以成千丈之峭鑿井者起於三寸之坎以就萬仞之深盈珠如豆不見其長與歲而大鏡古如指不覺其損累時而折懸巖滴溜終能穴石規車牽索卒至斷軸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然而斷穴者積漸之所成也耳形完而聽不聞者聾也目形全而視不見者盲也人性美而不監道者不學也耳之初窒目之始昧必不悋百金運醫千里人不涉學猶心之聾盲不知遠祈明師以攻心術性之蔽也故宣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廣川人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有子惡臥自碎其

掌蘇生患睡親錐其股（秦洛陽人讀書欲睡以錐刺其股血至足）以聖賢之性猶好學無倦况庸人而可怠哉

專學第六

學者出於心心爲身之主耳目候於心若心不在學則聽訟不聞視簡不見如欲鍊業必先正心而後理義入焉夫兩葉掩目則冥然無覩雙珠㙋耳必寂寞無聞葉作目蔽珠爲耳鯁二關外擁視聽內隔故其宜也而離婁察秋毫之末不聞雷霆之聲季子聽清角之韻不見嵩岱之形視不關耳而耳不見聽不關目而目不聞者何也心溺秋毫意入清角故也是以心駐於目必

忘其耳則聽不聞心駐於耳必遺其目則視不見也使左手畫方右手畫圓令一時俱成雖執規矩之心迴劉劂之手（[illegible]）而不能者由心不兩用則手不並運也弈秋通國之善弈也當弈之思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redacted]未[redacted]之際問以弈道則不知也非弈道暴深情有暫闇笙猾之也隷首天下之善筭也當筭之[redacted]有鳴鴻過者彎弧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難筭意有暴昧鴻亂之也弈秋之弈隷首之筭窮微盡數非有差也然而心在笙鴻而弈敗筭撓者是心不專一游情外務也瞽無

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聽也聾無耳而目不可以闚專於視也以瞽聾之微而聽察聰明審者用心一也夫蟬難取而黏之如掇（[illegible]）文如掇（[illegible]）卷耳易採而不盈傾筐（[illegible]）是故學者必精勤專心以入於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諷誦雖入於耳而不諦於心譬若聾者之歌效人為之無以自樂雖出於口則越散矣

劉子卷第一

劉子卷第二

辯樂第七

樂者天地之聲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人心喜則笑笑則樂樂則口欲歌之手欲鼓之足欲舞之歌之舞之容發於聲音形發於動靜而入於至道音聲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能無樂樂則不能無形形則不能無道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樂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淫使其音調倫而不詭使其曲繁省而廉均是以感人之善惡不使放心邪氣是先王立樂之情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

王異世不相襲禮各像勳德應時之變故黃帝樂曰雲門（[illegible]）顓頊曰五莖（[illegible]）嚳曰六英（[illegible]）堯曰咸池（[illegible]）舜曰簫韶（[illegible]）禹曰大夏（[illegible]）湯曰大濩（[illegible]）武曰大武（[illegible]）此八樂之所以異名也先王聞五聲（[illegible]）播八音（[illegible]）非苟欲愉心滿耳聽其鏗鏘而已將順天地之（[illegible]）成萬物之性協律呂之情（[illegible]）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illegible]）通九歌之分（[illegible]）

（[illegible]）奏之圜丘則神明降，用之方澤則（[illegible]）幽祇昇，擊拊球石則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禽翔翔（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上能感動天地（[illegible]），下則移風易俗（[illegible]）。此德音之音，雅樂之情，盛德之樂也。明王既泯，風俗陵遲，雅樂殘廢，而溺音競興（溺淫）。故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illegible]）；殷辛作靡靡之樂（[illegible]）；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洧桑中之詠（[illegible]）；

劉子卷二　二

楚越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之歌（[illegible]）。各詠其所好，歌其所欲，作之者哀，聽之者泣。由心之所感，則形於聲；聲之所感，必流於心。故哀樂之心感，則噍殺嘽緩之聲應；濮上之音作，則淫泆邪放之志生（[illegible]）。故延年造傾城之歌，漢武思靡嫚之色（[illegible]）；雍門作松柏之聲，齊湣願未寒之服（[illegible]）；荊軻入秦，宋意（[illegible]）於易

水之上（荊軻為太子丹報仇去至易水太子送之宋意為聲 [illegible]）（[illegible] 死於秦宮），聞者瞋目，髮直穿冠；趙王遷於房陵，心懷故鄉，作山木之謳（[illegible]），聽者嗚咽，泣涕流連。此皆淫泆悽愴憤厲哀思之聲，非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桓帝聽楚琴，慷慨歎息，悲酸傷心（[illegible]），曰：「善哉！為琴若此，豈非樂乎？」夫樂者聲樂，而心和，所以為樂也。今則聲哀而心悲，灑淚而歔欷，是以悲為樂也。若以悲為樂（[illegible]），亦何樂之有哉？今悲思之聲施於管絃，聽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聲，豈所謂樂哉！故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

劉子卷二　三

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樂不和順，則氣有蓄滯；氣有蓄滯，則有悖逆詐偽之心、淫泆妄作之事。是以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使人心和而不亂者，雅樂之情也。故為詩頌以宣其志，鍾鼓以節其耳，羽旄以制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邪。耳目不傾不邪，則邪音不入；邪音不入，則情性內和；情性內和，然後乃為樂也。

履信第八

信者，行之基；行者，人之本。人非行無以成，行非信無以立。故信之行於人，譬濟之須舟也。信之

於行猶舟之待檝也將涉大川非舟何以濟之欲泛方舟非檝何以行之今人雖欲為善而不知立行猶無舟而濟川也雖欲立行而不知立信猶無檝而行舟也是適郢土而首冥山（郢楚邑冥山在北）背道愈遠矣自古皆有死人非信不立故豚魚著信之所及也尤哉斯言非信不成齊桓不背曹劌之盟（魯莊公與齊桓公會于柯曹劌手劍從之管仲曰君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仲曰公許之公下與之盟盟畢曹子摽劍而去[illegible]公亦不欺信著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晉文不棄伐原之誓（晉文公伐原令士卒齎三日糧三日不降[illegible]諜出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公曰[illegible]吾不為也[illegible]）吳起不虧移轅之賞（吳起[illegible]乃倚車轅於市東門令曰有能移者給田宅[illegible]五百斤[illegible]）魏侯不乖虞人之期（[illegible]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飲酒大雨左右止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illegible]不可不信[illegible]）用能德光於宇宙名流於古今不朽者也故春之得風風不信則花萼不茂花萼不茂則發生之德廢夏之得炎炎不信則卉木不長卉木不長則長嬴之德廢秋之得雨雨不信則百穀不實百穀不實則收成之德廢冬之得寒寒不信則水土不堅水土不堅則安靜之德廢以天地之靈氣不信四時猶廢而況於人乎昔齊攻魯求其岑鼎魯侯偽獻他鼎而請盟焉齊侯不信使柳季云是（柳季魯之信人）則請受之魯使柳季

柳季曰君以鼎為國信者亦臣之國今欲破臣之國全君之國臣所難也乃獻岑鼎小邾射以邑奔魯曰使季路要我若無盟矣乃使子路辭焉季孫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子路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不義也由不能矣夫柳季季路魯之匹夫立信於衛門而擅馳於天下故齊邾不信千乘之盟而重二子之言信之為德豈不大哉秦孝公使商鞅攻魏魏遣公子昂逆而拒之鞅謂昂曰昔鞅與公子善今俱為兩國將不忍攻願一飲歸休二師公子許焉遂與之會鞅伏甲虜之擊破魏軍及惠王即位疑其行詐遂車裂於市夫商鞅秦之貴臣名重於海內負詐偽之小功失誠信之大義一為不信終身尤卒至屠滅為天下笑無信之弊豈不重乎故曰必如言信之符也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教而行誠在言外君子知誠信之為貴必誠信而行指麾動靜不失其符以施教則立以蒞事則正以懷遠則附以賞罰則明由此而言信之為行其德大矣

思順第九

七緯順度以光天象（天象五星如連珠日月似合璧）五性順理以成人行行象為美美于順也夫人為失失在

于逆故七緯逆則天象變五性逆則人道敗變而不生災敗而不傷行者未之有也山海爭水水必歸海非海求之其勢順也寒利西南阯上鑿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是以去濕就燥人之勢也違高從下水之性也今導泉向澗則為易下之流激波陸山必成難昇之勢水之無情猶知違逆趣順況人心乎故忠孝仁義德之順也悖傲無禮德之逆也順者福之門逆者禍之府由是觀之逆世之難順性之易斷可識矣今使孟賁引牛之尾（孟賁古之勇士）尾斷膚裂不行十步若環桑之條以貫其鼻靡以尋繩被髮童

劉子卷二　六

子騎而策之風于廣澤恣情所趣何者十步之行非遠於廣澤被髮之童非勇於孟賁然而近不及遠強不如弱者逆之與順也司馬蒯瞶天下之攻劍者也今提劍鋒而掉劍鐔必刎其指而不能以陷腐木而況金甲乎若提其鐔而掉其鋒雖則凡夫可以陸斷犀兕水截蛟龍矣順理而行若執劍鐔逆情而動如執劍鋒欲無傷乎后稷善播殖不能使禾稼冬生逆天時也禹善治水鑿穴川不能迴水西流逆地勢也人雖才藝卓絕不能悖理成行逆人道也故循理處情雖愚憃可以立名反道為務雖賢哲猶有過

害君子如能忠孝仁義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慎獨第十

善者行之總不可斯須離可離非善也人之須善猶首之須冠足之待履首不加冠是越類也行不躡履是夷民也今處顯而循善在隱而為非是清旦冠履而昏夜倮跣也荃蓀孤植不以巖隱而歇其芳石泉潛流不以澗幽而不清人在晦冥豈以隱蔽而回操是以戒慎目所不覩恐懼耳所不聞居室如見賓入虛如有人故蘧瑗不以昏行變節（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

劉子卷二　七

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勾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越王勾踐為吳所敗入臣於吳太宰嚭[illegible]）冀缺耕於坰野夫婦之敬不虧（[illegible]）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不以視之不見而移其心聽之不聞而變其情也謂天蓋高而聽甚卑謂日蓋遠而照甚近謂神蓋幽而察甚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媿於屋漏（屋漏西北隅）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暗昧之事未有幽而不顯昏惑之行無有隱而不彰脩操於明行悖於幽以人不知若人不知則鬼神知之鬼神不知則己知

然而云不知是猶鍾掩耳之智也孔徒晨起爲善孜孜東平居室以善爲樂（[illegible]）故身恒居善則內無憂慮外無畏懼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上可以接神明下可以固人倫德被幽明慶祚臻矣

貴農第十一

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民恃衣食猶魚之須水國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魚無水則不可以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國失民亦不可以治先王知其如此而給民衣食故農祥旦正晨集娵訾陽氣憤盈土木脈發天子親耕於東郊

躬稼后妃躬桑於北郊（[illegible]）國非無良農也而主者親耕世非無蠶妾也而后妃躬桑上可以供宗廟下可以勸兆民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織以爲天下先是以其耕不強者無以養其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蓋其形衣食饒足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以行其威故衣食爲民之本而工巧爲其末也是以雕文刻鏤傷於農事錦繡纂組害於女工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源也饑寒並至而欲禁人爲盜是揚火而欲無炎撓水而望其靜不可得也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故建國者必務田蠶之實棄美飾之華以穀帛爲珍寶比珠玉於糞土何者珠玉止於虛玩而穀帛有實用也假使天下瓦礫悉化爲和璞砂石皆變爲隋珠如值水旱之歲瓊粒之年則璧不可以禦寒珠未可以充饑也雖有[illegible]日之鑑代月之光歸於無用也何異畫爲西施美而不可說刻作桃李似而不可食也衣之與食唯生人之所由其最急者食爲本也（[illegible]）蓋不可以代衣（[illegible]）如懸磬草木不可

以當粮故先王制國有九年之儲可以備非常救災厄也堯湯之時有十年之蓄及遭九年洪水七載大旱不聞饑饉相望捐棄溝壑者蓄積多故也穀之所以不積者在於游食者多而農人少故也夫螟螣秋生而秋死（[illegible]）一時爲災而數年之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其爲螟螣亦以甚矣是以先王敬授民時勸課農桑省游食之人減徭役之費則倉廩充實頌聲作矣（[illegible]）雖有戎馬之興水旱之沴國未嘗有憂民終爲無害也

劉子卷第二

愛民第十二

天生萬民而立之君君則民之天也天之養物以治陰陽爲本君之化民以政教爲務故寒暑不時則疾疫風雨不節則歲飢刑罰者民之寒暑也教令者民之風雨也刑罰不時則民傷教令不節則俗弊故水濁無掉尾之魚土确無威蕤之木政煩無逸樂之民（蕤儒隹反）政之於人由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大絃闕矣夫足寒傷心民勞傷國足溫而心平人佚而國寧是故善爲理者必以仁愛爲本不以苛酷爲先（寬宥刑罰）以全人命省徭役以休民力輕約賦斂不匱人財不奪農時以足民用則家給國富而太平可致也人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未有父母富而子貧父母貧而子富也故人饒足者非獨人之足亦國之足也渴乏者非獨人之渴乏亦國之渴乏也故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之謂也先王之治上順天時下養萬物草木昆蟲不失其所獺未祭魚不施網罟豺未祭獸不修田獵鷹隼未擊不張尉羅霜露未霑不伐草木草木有生而無識鳥獸有識而無知猶施仁愛以及之奚況生人而

不愛之乎故君者其仁如春其澤如雨德潤萬物則人爲之死矣昔太王居邠（太王周太王也古公亶甫也后稷廿五代孫居邠土行仁愛於百姓一年成市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所以然者仁愛有餘也）而人隨之仁愛有餘也夙沙之君（夙沙國名也仁愛不足君而人傳之來歸舜又云舜伐之沙國之人背君而來舜未審將何爲先也）而人背之仁愛不足也仁愛附人堅於金石金石可銷而人不可離故君者壤也人者卉木也未聞壤肥而卉木不茂君仁而萬人不盛矣

從化第十三

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從之未見心好而身不從君欲而民不隨也人之從君如草之從風水之從器故君之德風之與器也人之情草之與水也草之戴風風鶩東則東靡風鶩西則西靡是隨風之東西也水之在器器方則水方器圓則水圓是隨器之方圓也下之事上從其所行猶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也上所好物下必有甚詩云誘人孔易言從上也昔齊桓公好衣紫闔境盡被異綵晉文公不好服美群臣皆衣牂羊（羊牂）（者言是老羊皮又云母羊皮也）魯哀公好儒服舉國皆著儒衣趙武靈王好鵔鸃國人咸冠鵔鸃冠紫非正色牂羊毳毛儒非俗服鵔非冠飾而競之者隨君所好

也楚靈王好細腰臣妾爲之約食餓死者多越王句踐好勇而揖鬭蛙越王句踐好勇兵欲伐吳招集天下壯士未於路乃見一蛙在車轍中努身以拒車輪越王於是下車而揖之於是壯士皆思致之遂滅吳此明勇士之力也○鬭都豆反蛙文留反□牛奇反國人爲之輕命兵死者衆命者人之所重死者人之所惡今輕其所重重其所惡者何也從君所好也堯舜之人可比家而封桀紂之人可接屋而誅非堯舜之民性盡仁義而桀紂之人生輒姦邪而善惡性殊者染化故也是以明君愼其所好以正時俗樹之風聲以流來世或者以爲上化而下不必隨君好而人未必同也故唐堯之世而四凶縱殷紂之時而三仁貞漢文節儉而人庶奢齊景奢而晏嬰儉此未達之辭也何者冬之德陰而有寒炎蕭丘蕭丘山自生火火常以春起秋滅其丘方千里火在中生夏之德陽而有霜霰霰雪霰也以天地之德由不能一於陰陽況其賢聖豈能一於萬民哉故權衡雖正不能無毫釐之差鈞石雖平不能無抄撮之較從君之譬以多言之唐堯居上天下皆治而四凶獨亂猶曰堯治治者多也殷紂在上天下皆亂而三仁獨治猶曰紂亂亂者衆也漢文節儉而人有奢猶曰世儉儉者多也齊景奢而晏嬰躬儉猶曰國奢奢者衆也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華陽縣南山名梁州出溫泉也

猶曰水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炎猶曰火熱熱者多也迅風揚波高下相臨山隆谷窪窪烏瓜反差以尋常較而望之猶曰水平舉大體也故世之論事皆取其多者以爲之節今觀言者當顧言外之旨不得拘文以害意也

法術第十四

法術者人主之所執爲治之樞也術藏於內隨務應變法設於外適時御人人用其道而不知其數者術也懸教設令以示人者法也人主以術化世猶天以氣變萬物氣變萬物而不見其象以術化人而不見其形故天以氣爲靈主以術爲神術以神隱成妙法以明斷爲工淳風一澆則人有爭心情爲既動則立法以檢之檢猶正也設令教率行人所法也建國君人者雖能善政未有棄法而成治也故神農不施刑罰而人善爲政者不可廢法而治人舜執干戚而服有苗有苗民不服舜以干戚舞於兩階間苗民自服○書云七旬有苗格征伐者不可釋甲而制寇立法者譬如善御察馬之力揣途之數齊其銜轡以從其勢故能登坂赴險無覆軼之敗軼車轍行處[illegible]乘危涉遠無越軌之患君猶御也法猶轡也人猶馬也馬猶軌也理猶執轡也執轡者欲馬之遵軌也明法者欲人之循治也轡不均齊馬失軌也

法不適時人乖理也是以明主務循其法因時制宜苟利於人不必法古必害於事不可循舊夏商之衰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興不相襲而王堯舜異道而德蓋天下湯武殊治而名施後代由此觀之法宜變動非一代也今法者則溺於古律儒者則拘於舊禮而不識情移法宜變改也此可與守法而施教不可與論法而立教故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士不足以論理若握一世之法以傳百世之人由以一衣擬寒暑一藥治痤瘕也若載一時之制以訓無窮之俗是刻舟而求劍宋人[illegible]至岸方始求之[illegible]守株而待兔有待獸乘奔觸株而死有人遇而待之竟日不去專守此株[illegible]兔來[illegible]欲反[illegible]人也故制法者爲理之所由而非所以爲治也禮者成化之所宗而非所以成化也成化之宗在於隨時爲治之本在於因世未有不因世而欲治不隨時而成化以斯治政未爲衆也

賞罰第十五

治民御下莫正於法立法施教莫大於賞罰賞罰者國之利器而制人之柄也故天以晷數成歲日行一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行度國各有其數日行遲一年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以法教爲治晷運於天則時成於地法動於上

遵路亦冥向而不濟何行而弗臻矣

審名第十六

言以繹理理爲言本名以訂實○訂定反實爲名源有理無言則理不可以明有實無名則實不可辨理由言明而言非理也實由名辨而名非實也今信言以棄理實非得理者也信名而略實非得實者也故明者課言以尋理不遺理而著言執名以責實不棄實而存名然則言理兼通而名實俱正世人傳言皆以小成大以非爲是傳彌廣理逾乖名彌假實逾反則回犬似人轉白成黑矣今指犬似人轉白似黑則不類矣轉以類推以此象彼謂犬似玃犬獸五百歲則[illegible]目善睢眉[illegible]玃似狙似人則犬似人矣謂白似緗淺黃色也○緗[illegible]反狙子余反玃九[illegible]緗似黃黃似朱朱似紫紫似紺青色也紺似黑則白成黑矣黃軒四面非有八目黃軒是軒轅黃帝也治國乃使諸侯至於四方因名四面時人傳之言皇帝有四面亦而言非有八目也夔之一足必有獨脛呂氏春秋曰昔哀公問孔子曰夔之一足信之乎孔子對曰[illegible]律和八音惟一人則足[illegible]時人言夔身只有一足非[illegible]云夔之一足行者也其周人玉璞其實死鼠周人是周國人貴玉璞其人不識玉璞市人有鉅其璞死鼠爲玉璞賣與周人以五綵衣之實[illegible]天下人謂其寶異玉璞下和聞之故往其家而觀之乃死鼠也下和笑之曰此是死鼠非玉璞其人[illegible]而棄之也楚之鳳皇乃是山雞楚人得山雞見五色中之謂是鳳皇以將獻其君行至路半見田野中極多乃問之人曰此是山雞楚人[illegible]遂而退焚[illegible]愚谷智叟而稱頑偶昔有賢人隱在愚谷自號愚公時人

則治成於人譽之運也先春後秋法之動也先賞後罰是以溫風發春所以動萌華也寒露降秋所以殞茂華也明賞有德所以勸善人也顯罰有過所以禁下姧也善賞者因民所喜以勸善善罰者因民所惡以禁姧故賞少而善勸刑薄而姧息賞一人而天下喜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用能教狹而治廣用寡而功衆也昔王良之善御也識馬之飢飽規矩徐疾之節故鞭策不載而千里可期然不可以無鞭策者以馬之有佚也聖人之爲治也以爵賞勸善以仁化養民故刑罰不用太平可致然而不可廢刑罰者以民之有縱也是以賞雖勸善不可無罰罰雖禁惡不可無賞賞平罰當則理道立矣故君者賞罰之所歸誘人以趣善也其利重矣其威大矣空懸小利足以勸善虛設輕威可以懲姧矧復張厚賞以餌下操大威以驅民哉故一賞不可不信也一罰不可不明也賞而不信雖賞不勸罰而不明雖刑不禁不勸不禁則善惡失理是以明主賞善罰惡非爲己也以爲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加賞焉逆於己而便於國者不施罰焉罰必施於有過賞必加於有功苟善賞信而罰明則萬人從之若舟之循川車之

詞而不察其□是以古人必慎傳名□審其詞遠取諸理不使名害於實實隱於名□名無所容其僞實無所蔽其眞此謂正名也

鄙名第十七

名者命之形也言者命之名也形有巧拙名有好醜言有善惡名言之善則悅於人心名言之惡則忤於人耳是以古人制邑名子必依善名名之不善害於實矣昔畢萬以盈大會福（畢萬是畢公之後文公之子名萬言卜萬後果爲卿至於周末秉□魏者亦言大邑後必有魏邑至文侯則位此後不王也）晉仇以怨偶逢禍（晉□太子名仇怨偶使□一子名以□成師將□□以怨偶也）然盈大者不必盡吉怨偶者不必有凶而人褒愛憎之意者以其名有善惡也今野人晝見蟢子者以爲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雀者爵位之像然見蟢者未必有喜夢雀者未必蟬冠而人悅之者以其名利人也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子還軔（軔輪也曾子欲□□至勝母里）（□輪而不□□也）亭名栢人漢后夜遁（漢后是漢高祖夜過栢人亭）（欲宿問曰此何縣左右曰此名栢人亭高祖曰若名栢人迫於人遽須急去去後果發賊害高祖至旦尋覔不見乃見趙人貫高王垂患其罪不以爲怨也）何者以其名害義也以蟢雀之微無益於人名苟近善而世俗愛之邑泉之大生人所庇名必傷義聖賢惡之由此而言則善惡之義在於名也昔有貧人命其狗曰富命

子曰樂汸祭而狗入於室叱之曰畐出祝曰不祥果有禍其子後死哭之曰樂而不自悲也在里有人字其長子曰盜次子曰毆盜持衣出繂（勒草曰繂）其母呼之曰盜吏因縛之其母呼毆毆適吏遠而聲不轉（徐兗反○言其）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至於殪立名不善身受其弊審名之宜豈不信哉

劉子卷第三

劉子卷第四

知人第十八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鱉為鄰驥之伏也孫陽未賞必與駑駘同櫪（驥良馬也駑駘鈍馬也孫陽秦國之善相馬）士之翳也知己未顧亦與傭流雜處自非洞明莫能分也故明哲之相士聽之於未聞察之於未形而鑒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矣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為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故孔方諲之相馬也（孔方諲秦人也伯樂舉之秦穆公相馬三月始歸穆公問曰得馬否方諲曰得馬矣馬在沙丘穆公曰何如諲曰牝而黃及其馬至駒而牡穆公不悅召伯樂責之曰子所使求馬者毛色牝牡不辨有何相馬之能伯樂歎曰孔方諲相馬得之精不在其麤棄之其馬果日行千里也）雖未追風逐電絕塵制影而迅足之勢固已見矣薛燭之賞劍（薛燭秦人也天下別劍之人為吳王相劍所與寶器也）雖未陸斬玄犀水截輕羽而銳刃之資亦已露矣故范蠡吠於大竇文種聞而拜之（范蠡見賊人文種亦是越人文種為越王大夫范蠡見文種於門前於狗竇中吠文種謂曰狗當吠人范蠡以我為人也至范蠡門入內而拜范蠡為越王左相越士欲伐吳一用文種范蠡計謀遂許吳王范蠡謂種曰越王句踐長頸烏喙可與同害不可與同樂後必害我我欲去文種曰臣之事君殺身以成名豈後害我就死無恨終身不有背君之名吾不去范蠡於是逃於五湖號鴟夷自號陶朱公文種終身不出越王思范蠡後鑄金為蠡形象四時祭祀文種事越王未經數年把事果被越王所害知范蠡之言也）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為之下車（鮑龍是賢人與孔子同病也）堯之知舜不違桑陰（堯嘗與舜於服澤之陰與舜語於桑陰下擁膝不錄堯即知舜是賢人錄為天子故以讓位與也）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永日

文王出游獵占今日獵合得一狩非熊非羆合得帝王師果見呂望王與同車而還也眉睫之微昔人姓郤名雍善能察賊視眉睫之間即知見賊趙子謂曰吾聞之人自大明察見泉下魚以凶未經年郤雍果被賊殺也○睫子涉反而形於色音聲之妙而動於心賢聖觀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陳平之弃楚歸漢魏無知識其善謀陳平陽武縣戶牖人也少時家貧在社作社頭分肉甚平父老謂之曰陳孺子分肉也平曰使平得宰相天下亦如此肉下陳直觀漢楚爭奉陳平在項羽下作將軍項羽不能用賢平棄楚投漢漢祖魏無知薦之高祖高祖用為護軍卒設奇謀秦設六奇之謀以定天下今故言弃楚歸漢也韓信之士於黑水蕭何知其能將韓信淮陰人家貧不事生業好帶長劍後亡於黑水得為連敖之官犯事十二人皆被誅至信信仰視見人滕公滕公曰欲定天下而殺壯士乎滕公聞之遂不誅將見蕭何何薦於高祖高祖用為治粟都尉信以官小又弃高祖逃走蕭何聞信走追自後三日乃還何謂高祖曰韓信天下名士用之則留不用之則亡也高祖拜為大將軍乃滅趙破魏席卷三秦平定海內信之力也豈待吐六奇而後明破趙魏而方識哉若非臨機能謀而知其智犯難涉危乃見其勇是凡夫之識非明哲之鑒公輸之刻鳳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者謂之屯鴟見其首者名曰鵜鶘皆訾其醜而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電搖錦身霞散綺翮煙發翽然一翥翻翔雲搏三日而不集然後讚其奇而稱其巧堯遭洪水浩浩滔天蕩蕩懷山下民流墊禹為匹夫未有功名堯深知之使治水焉乃鑿龍門斬荊山導熊耳通鳥鼠櫛奔風櫛者風櫛人髮如梳櫛髮也○屯莫須反鵜大尸反鶘戶吳反翥音擇著子亦反翽火外反墊都念反沐驟雨而面目黧黑手足胼胝冠挂

不暇取經門不及過使百川東注于海生人免為魚鱉之患於是衆人咸歌詠始知其賢故見其材而知其巧者是王爾之知公輸也鳳成而知其巧者是衆人之知公輸也未有功而知賢者是堯之知禹也有功而知其賢者是衆人之知禹也故知人之難未易遇也侯生夷門抱關之隸見知於無忌侯生魏人也名嬴夷門是大梁之東門其時侯生知夷門之關吏隸謂奴僕也魏公子無忌意在禮賢欲召侯生恐侯生不至盛設席延魏貴客未飲之間忌乘車往侯生家請迎侯生與同坐載至中街侯公於是停公子車於市謂公子曰市上屠者朱亥其人賢宦不達隱在屠肆生欲與語請公子且停車少時生遂下車與朱亥語久而不來市人皆罵侯生小人停公子車於市侯生俞視公子都無慍色知公子無忌賢遂來上車其至公子家衆客各驚異而問侯生是賢人也豫子范中行之亡虜也蒙異於智伯豫讓也先事范中行范中行反智伯殺中行氏讓將事智伯智伯為趙襄子所殺讓欲為智伯報讎欲殺襄子詐為刑人伏襄子廁中襄子入廁心動使人搜廁中乃見豫讓身挾刃問之讓曰欲為智伯曰吾欲為智伯報讎故來襄子曰此烈士也遂捨之讓身吞炭毀形貌欲殺襄子其妻不識友人識之曰子何殺襄子何不先事襄子然後殺之不可乎吾死不為自損何由將近襄子也讓曰豈有食人之祿而懷二心於人乎吾不為之讓襄子出伏橋下欲殺襄子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必豫讓也使人搜之乃是豫讓襄子數讓罪曰子前於廁中吾以捨之今復更為汝罪當死子先事范中行智伯殺范中行子何以不為中行殺智伯而欲殺我何由讓曰我事范中行范中行以衆人禮待我我以衆人禮報之智伯以國士之禮待我我以國士禮報智伯至死無恨且願大王與讓上衣以劍擊之方則就死襄子遂脫衣與之讓得衣怒目叫呼以劍擊衣襄子當衣擊衣之時心中不喜擬擊衣之頭遂患未經旬日乃至死也名尊而身顯榮滿於當世雖復刎頸魏庭漆身趙地揣情酬德未報知己虛左之顧國士之遇也虛左之顧者于時尊左車上左為上坐也目上客者即是智伯以國士之禮也世之烈士願

萬晏所進者十人與晏同朝而虞丘子爲相十年其進者非其子弟即是昆季專君之寵竊君之權遂孫叔敖賢而不進是以不肖何謂賢人莊王以告虞丘虞丘曰小臣伏罪於是遂進叔敖爲相楚國大治叔敖之力也東閭不達髦士後行不正於路東閭不達髦士不正於路歸東閭者東閭先生曾祖齊侯坐事而退徙步於路人謂曰先生何至於此東閭曰吾位至台鼎不能仰拔一人積財千萬不能賑恤一士今至於此也爲國入寶不如能獻賢獻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斯前識之良規後代之明鏡矣

因顯第二十

夫火以吹爇生焰鏡以瑩拂成鑑火不吹則無外耀之光鏡不瑩必闕內影之照故吹爲火之光瑩爲鏡之華人之寓代亦須聲譽以發光華猶此火鏡假吹瑩也今雖智如樗里才若賈生樗里是樗里子也是秦惠王之弟名疾居在樗里號樗里子滑稽多智時人號曰智囊賈生者賈誼洛陽人年十八能於文時人謂之曰賈生有賢才子終軍之東之莫如也居環堵之室無知己之談望迹流於地聲聞于天不可得也柳下惠不遇仲尼則貞絜之行不顯未免於三黜之臣無恥之人也季布不遇曹丘則百金之諾不揚人也曹丘見之日年得季布之一諾不用黄金百斤未離於凡庸無蓋之士也二子所以德洽於當時而聲流于萬代者聖賢吹瑩也昔有賣良馬於市者已三旦矣而市人不顧乃謂伯樂曰吾賣良馬而市人莫賞願子一顧請獻半馬之價於是伯樂造市來而迎睇之去而目送之一朝之價遂至千金此馬非昨

爲駑駘今成駃騠也由一人之賞求有爲之顧盼者也夫樟木盤根鉤枝瘺節蠹皮輪囷擁腫則衆眼不顧匠者採焉制爲殿堂塗以丹漆畫爲黼藻則百辟卿士莫不顧盼仰視木性猶是也而昔賤今貴者良工爲之容也判碭之珠夜光之璧薦之侯王必藏之以玉匣緘之以金縢若闇以投人則莫不相盼以憚按劍而怒鄒陽獄中上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何者爲無因而至故若物無所以明良馬勞於驅閭驅者是古之合市人明者是馬行前至也ㄙ閭才淵反美材朽於幽谷寶珠觸於按劍若有所因而至則良馬一顧千金樂木光於紫殿珠璧擎之玉匣今人之居代雖抱才智幽蔽窮閭而無所因耶未有爲之聲譽光之以吹瑩欲望身之光名之顯猶捫虛縛風猶捫虛而欲縛風也煎湯不見雪豈可得乎

託附第二十一

夫含氣庶品未有不託附物勢以成其便者也故霜鷹託於秋風以成輕舉之勢騰蛇附於春霧以志締夌霄之遊蟨鼠附於蛩蛩以攀追日之步西方比肩獸也其名爲蟨蟨鼠前而兔後趍則頓走則顛蟨鼠後而兔前前高不能取食故爲蛩蛩取食之今爲門蟨鼠似兔是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其名爲之蟨鼠也矣○締音啼蟨居月反碧蘿附於青松以茂凌雲之葉以夫鳥獸蟲卉之智猶知因

風假霧託峻附高以成其事奚況於人而無託附以就其名乎故所託英賢則跡光名顯所附闇薉則身悴名朽天之始旭。(旭許玉反日初出貌也)則目察輕煙歲之將暮則逢卷雲中目之能見逢之能高託日之光附風之勢也綴羽於金鐵置之於江湖必也沉溺陷於泥沙非羽質重而性沉所託沉也載石於舟置之江湖則披風截波汎颺長凋非石質輕而性浮所託浮也搏牛之蝱飛極百步若附鸞尾則一翥萬里非其翼工所託迅也摟季足捷追越犇光(摟季是古之能走人進首犇如光故言之也)若駑疲驥則日不涉一舍(三十里爲一舍驥音是千里之馬也。駑音力戈反)非其脛遲所託蹇也是以觀之附得其所則重石可浮短翅能遠附失其所則輕羽淪溺迅足成蹇夫鷦鷯之巢幕衡泥補綴爛若綾紋雖陶匠逞妙不能爲之可謂固矣然凱旋剔幕(音莫草幕而爲之凱旋剔暮間餘去也)則巢破子裂者所託危也鵠鶴巢葦之莖紩之以絲髮珠圓羅綱雖女子運巧不能爲之可謂固矣然蝱風欻至。(蝱風是東門也欻許物反)則葦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輕弱使之然也故鳥有擇木之性魚有選潭之情所以務其翔集蓋斯爲美也

心隱第二十二

一儀之大可以章程測也(一二十九年爲程限也)三綱之動可以圭表度也雷霆之聲可以鍾鼓傳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故有象可觀不能匿其影有形可見不能限其跡有聲可聞不能藏其響有色可察不能滅其情以夫天地陰陽之難明猶可以術數揆而耳目可知至於人也心居於內情伏於衷非可以筭數測也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天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有厚貌深情不可而知之也故心有剛而色柔容強而質弱貌愿(愿慤也喜也)而行慢性懁而事緩假飾於外以明其情喜不必愛怒不必憎笑不必樂泣不必哀其藏情隱行未易測也日在天之外而心在人之內物亦照焉照之於外不可而偽內者也而偽猶生焉心在人之內而智又在其內神亦照焉內之於內無所取徵也而欲求其情不亦難乎不絜在面人皆恥之不絜在心人不肯愧以面露外而心伏內故善飾其情潛姦隱智終身不可得而見也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同其時代生在魯也)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仲尼而皈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何以先之子曰賜也還非尔所及也夫少正卯心逆而險(戚良也者)

（同異而巧詞諭亦使也一本居論詞試也）行辟而堅（詞行邪惡如鉄鋒強也剛也專心利也）言偽而辯詞鄙而傅順非而澤（傅言澤語）有此五為而亂聖人以子貢之明而不能見知人之難也以是觀之佞與賢相類詐與信相似辯與智相亂愚與直相像若薺苨之亂人參蛇床之以蘼蕪也（蘼蕪者是今之芎藭）俗之常情莫不自賢而鄙物重己而輕人觀其意也非苟欲以愚勝賢以短加長由于人心難知非可以准衡平夫能虛己相推故有以輕抑重以短凌長是以嫫母闚井自謂媚勝西施齊桓矜德自稱賢於堯舜若子貢始事孔子一年自謂勝之二年以為同德三年方知不及以子貢之才猶不識聖人之德望風相宗矣況世人而能推勝己耶是以真偽綺錯賢愚舛糅自非明哲莫能辨也（如少正卯為魯大夫作亂之[illegible]孔子為魯司寇語魯定公日勇而有謀此亂天下也君可殺之定公誅少正卯也）

劉子卷第四

劉子卷第五

通塞第二十三

命有否泰遇有屈伸否與泰相翻屈與伸殊貫邀泰遇伸不盡叡智遭否會屈不專庸蔽何者否泰由命屈伸在遇也命至於屈才通理壅遇及於伸才壅跡通通之來也非其力所招壅之至也非其智所廻勢苟就壅則口目雙掩遇必暢通則聾瞶俱明故處穴大呼聲樂數仞順風長叫響通百里入井望天不過圓蓋登峯眺目極於煙際向在井穴之時聲非卒嗄目非暴昧而聞見局者其勢壅也及其乘風蹈峯聲非益賁（古之多力人也●賁所衡反）目非離婁（古之明目人也）而響徹眺遠者其勢通也買臣忍飢而行歌王章苦寒而坐泣蘇秦握錐而憤懣班超執筆而慷慨（余令之子高祖封為定遠侯也）當彼四子勢屈之時容色黧黑神情沮切言為瓦礫行成狂猾髮露心憂影銷貌悴引數而雷轉噴氣則雲湧如騏驥之伏於鹽車玄猿之束於籠圈非無千里之缺萬仞之捷然而不異駑鈍者無所肆其巧也何異處穴而望聲徹入井而欲聯博哉及其勢伸志得或佩錦而還鄉或聲玉於廊廟（朱買臣小時貧賤採樵後乃入漢得為本郡太守佩錦還鄉也）（王章小時貧賤坐牛衣而泣後於漢得為京兆曰常為京兆尹者也●鈇音扶）或合縱於六國

之內（蘇秦字季子洛陽秦州人也少與張儀同事鬼谷先生二人才學一等蘇秦初時歷說六國三年而歸黃金用盡名立無聞乃歸入門神情且怚嫂不爲炊妻不爲下機父母兄弟不與語秦遂家中更讀太公陰符之書數月又出事趙得爲丞相于時六國微弱常懼秦侵掠割於秦秦王獨欲吞六國自以爲僕蘇秦謂趙王曰今者天下以秦爲橫六國爲從今張莫供事秦如秦與兵六國共擊之其國自安秦國無事趙王遂許之秦乃抑說六國與韓魏與齊趙楚合從不事於秦經二十年其後蘇秦死張儀相秦又來說六國云蘇秦爲人言語反覆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欺六國合從不事於秦非久長之計也以春秋論之小不事大非安國之基於是破從入橫復被秦拋并吞遂至始皇焚燒詩書坑殺學士毒被神明始皇後死葬於驪山三代至于嬴秦漢高祖大觀道者也）或懸旌於崑崙之外（班超少時貧賤常爲人客傭爲書後廣代匈奴超投筆入幕伐於西域遂得賜功封爲定遠侯三十年後方得還鄉去時少壯歸時髮白也）當斯之時也容彩光燦神氣開發言成金玉行爲世則乘肥衣輕怡然自得漂若輕鴻之汎長波沛若吞舟之（鴟也）大壑何異順風而縱聲登峯而長矚。（矚余右反光也 矚之欲反視也）人猶是也而昔如彼今如此者非爲昔愚而今賢故醜而新美壅之與通也水之性清動壅以堤則波絚而氣腐（敗反）。（緣反）決之使通循勢而行從澗而轉雖有朽骸爛卉不能污也非水之性異通之與壅也人之通猶水之通也德如寒泉假有沙壓弗能污也以是觀之通塞之路與榮悴之容相去遠矣

遇不遇第二十四

賢有常質遇有常分賢不賢性也遇不遇命也。性見於人故賢愚可定命在於天則否泰難期

命運應遇危不必禍遇不必窮命運不遇安不必福賢不必達故患齊而死生殊德同而榮辱異者遇不遇也春日麗天而隱者不照秋霜被地而蔽者不傷遇不遇也昔韓昭侯醉卧而寒典官加之衣覺而問之知典官有愛於己也以越職之故而加誅焉衛之驂乘見御者之非從後呼車有救危之意不蒙其罪加之以衣恐主之寒呼車憂君之危忠愛之情是同越職之愆亦等典官獲罪呼車見德遇不遇也鴟墮腐鼠非虞氏之慢（虞氏將姑蘇登樓而醼時有游俠之家從樓下過正值老鴟在天中有一腐鼠復值虞氏與衆之際奔墜大俠俠客謂是樓上人故墜此腐鼠以爲笑樂俠客乃誅滅虞氏也）鉼水沃地非射姑之穢事出慮外固非其罪而俠客大怒虞氏見滅邾君大怒而射姑獲免（是邾君國之君與射姑飲酒射姑辭而出邾君守門人就射姑乞酒盜射姑不與守門人心生恐害知邾君有急乃取瓶水門限邾君出見問曰此何是門人報曰射姑性急欲取器杖殺射姑邾君素大怒以火而死射姑得免也）不遇也齊之華士播志丘壑而太公誅之魏之干木遁代幽居而文侯敬之（魏文侯往干木之閭而軾之文侯曰此非干木之閭吾聞干木不肯事寡人寡人何敢不敬干木廣於德寡人廣於地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以師諸事之何況敢乎遂致厚祿往開秦欲侵魏司馬唐雎諫曰魏有干木其人賢於德義文侯敬之必用人心未可侵也遂即止兵不侵也）太公之賢非有減於文侯干木之德非有逾於華士而或榮或戮者遇不遇也董仲舒智德冠代位僅過士（董仲舒是廣川人也讀書過於獨瀰不知但於漢朝位至太中大夫）

田千秋無他殊操以一言取相胡關三老姓名千秋年八十漢武帝年老心多狐疑羣臣縱讒江充專求巫蠱之氣江充與太子不善恐武帝崩太子立誅於己云太子造銅人埋在御床下乃使師巫詐言宫中有蠱氣奏帝遣江充就宫掘床下得銅人云是太子厭帝太子將士懼得罪乃謂太子曰今者江充與師巫掘得銅人不知實有耶無以自明可執江充等推問取其實矣是太子遂發兵擒殺江充以火炙胡巫皆欺丞江充殺於太子帝其時在甘泉宫中劉屈氂走報帝曰太子反殺江充帝即遣屈氂將兵來圍太子太子以兵拒之戰於長安太子奔走一月餘日田千秋上表叙太子云江充不仁義厲謗在太子無反狀子弄父兵以拆罪命太子無罪可命追之帝年老思憶太子自責之追訪太子太子已死帝感千秋拜為丞相時為一言取相劉屈氂領三輔之兵在馮翊右扶風及京兆與太子戰太子敗績奔向城自溺而死後知太子無逆心遂起思子臺也同遇明主而貴賤懸隔者遇不遇也莊姜適衛美而無寵宿瘤適齊醜而蒙幸宿瘤齊女也項有瘤故名之女在田採桑遇齊王出遊諸人悉來看王唯宿瘤女不看王使人問曰人皆看王女獨不看何也女答曰奉父母命採桑不令看王所以不顧視王也於是王曰此女是賢人欲以車載還國女曰主欲載去不敢有辭今若隨王去人云是奔走之女是以不去王後乃遣財帛往聘之然入國諸妃及後宫人皆可謂王納婦悉來看之見是一瘤瘤之女盡乃笑之後王遂寵幸之也遇不遇命也賢不賢性也怨不肖者不通性也傷不遇者不知命也如能臨難而不懾貧賤而不憂可為達命者矣

命相第二十五

命者生之本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命則有命不形於形相則有相而形於形有命必有相有相必有命同稟於天相須而成也人之命相賢愚貴賤脩短吉凶制氣結胎受生之時其真妙者或感五帝三光或應龍跡氣夢降及凡庶亦稟天命皆屬星辰其值吉宿則吉值凶宿則凶受氣之始相命既定即鬼神不能移改而聖智不能迴也華胥履大人之跡而生伏羲女媧感瑤光貫日而生顓頊慶都與赤龍合而生唐堯握登見大虹而生虞舜脩紀見洞流星而生夏禹夫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殷湯太任夢見長人感而生文王顏徵感黑帝而生孔子劉媼感赤龍而生漢祖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大瑞相而生者也相者或見肌骨或見聲色賢愚貴賤脩短吉凶皆有表診故五岳崔嵬有峻極之勢四瀆皎潔有川流之形五色鬱然有雲霞之觀五聲鏗然有鍾磬之音善觀察者猶風胡之別刃風胡是秦時別刃人也孫陽之相馬孫陽即伯樂善能相馬也覽其機妙不亦難乎伏羲日角黃帝龍顏帝嚳戴肩嚳音酷顓頊駢骭上蒲田反下音閈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二肘文王四乳武王駢齒駢音胼孔子返宇顏回重瞳皐繇鳥喙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殊相而生者也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莽亦目重瞳子越王勾踐長頸鳥喙非善終之象夏禹亦長頸鳥喙王莽之重瞳譬驚馬有驥之一毛而不可謂之驥

也禹之長頸鳥喙猶龍有蚳之一鱗而不可謂
之蚳也爰及衆庶皆有診相故叔子豊下叔興
知其有後叔子魯君之子也叔姓也初生兒一豐下叔興善相占之曰此人有相後果王於魯兒與豐周易卦也
衛青方額點徙明其富貴衛青父與公主家僮私通生青後長成公主家自有大奴之兒欺於衛青令其數取牧馬點罪青曰反額方應貴青曰今為奴僕有何貴乎後善騎射漢家欲
成兒奴青乃應募征討兇奴有功義封為大將軍建幕府亞夫纖理許負見其餓死亞夫姓周名亞夫是周勃第三子也為細柳將軍許負相之曰纖理入口後主餓死亞夫後坐事在獄不食七日餓死如
許負言也羊舌聲豺叔姬鑒其滅族楊虎也為晉大夫初生之時其祖母叔姬欲往看聞小兒啼作豺聲姻曰此兒豺聲必當滅族遂迴不看至長大果亂晉夏五月叔晉殺之盡滅族也命
相吉凶懸之於天命當貧賤雖富貴猶有禍患
命當富貴雖欲殺之猶不能害夏孔甲畋於萁
山大風晦暝入于人家主人方乳或占之曰後
來而產是子不勝終必有殃孔甲取之曰苟以
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折薪斧斬其左足遂為
大閽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漢文以夢而寵
鄧通文帝夢見富井而得鄧通寵之後家加於寵用相者占通當貧餓死帝
曰能富在我何謂貧乎與之銅山專得冶鑄後
假衣食寄死人家子文之生妘子弃之妘本是鄖鄖之姓也子文即是鬪伯比之子也伯比父早亡隨母歸在鄖妘子之家後長大乃淫妘子之女生子文其妘子妻恥女不婚而生子乃弃於山中妘子遊獵見虎乳一小兒歸與妻說妻曰此是我女與伯比私通生此小兒我恥之送於山中妘子乃迎歸養之配其女與伯比楚人呼子文為鬪穀烏菟壯至其相者也○妘于分反虎乃乳之遂收
養焉卒為楚相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

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子之產捐豬圈中
豬以氣噓之弃馬櫪中馬復噓之故得不死卒
為夫餘之王故善惡之命若從天墮若從地出
不得以理數推非可以智力要今人不知命之
有限而妄覬於分貧命在於貧賤而穿鑿求富
貴命在於短折而臨危求長壽皆惑之甚者也

妄瑕第二十六

大道混然無形寂然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非可以影響不得以毀譽擇也降此以往則事
不雙美名不並盛矣雖天地之大三光之明聖
賢之智猶未免乎訾也故天有折之象地有裂
之形日月有謫蝕之變五星有悖彗之妖堯有
不慈之誹舜有囚父之謗湯有放君之稱武有
殺主之譏齊桓有貪婬之目晉文有不臣之聲
伊尹有誣君之迹管仲有憝上之名以夫二儀
七耀之聖不能無虧沴堯舜湯武之聖不能免
於嫌謗桓公伊管之賢不能無纖瑕之過由此
觀之宇宙庸流能自免於怨謗而無悔恡耶是
以荊岫之王必含纖瑕驪龍之珠亦有微纇海中龍王頷下有明月之珠其龍在九重淵下嘗有近海之人有一小兒為價龍道所得又龍宮中又值龍睡竊於頷下取得明月珠將出天下艦假內有瑕穢海人怨兒更入九重淵被龍螫之方乎兒斟而以明月珠璞瑕之也然驪光
於千載飛價於侯王者以小惡不足以傷其大

美也今忌人之細短忘人之所長以此招賢是
畫空而尋跡披水而見路不可得也定國之臣
亦有細短人主所以不弃之者不以小妨大也
以小掩大非求士之謂也伊尹夏之庖廚傅說
殷之胥靡百里奚虞之亡虜段干木魏之大駔
段干木晉國人儈馬交質之人也隱才不仕文侯知其賢來聘干木之家干木坐不起文侯側立不敢辭席乃聘干
木為國相後秦穆公欲伐魏聞干木大賢在文侯為相秦公怕不能用謀策遂自罷兵而止也此四子者
非不賢也而其迹不免汚也名不兩盛事不俱
美昔魏文侯問於李尅曰吳起何如人也吳起魏人
向楚求仕嚙母臂爲誓言九年不還鄉九年未終其母卒亡其鄉卿相歸魏王曰吳起親亡不歸喪葬非孝也豈得爲相乎其
吳起歸家持孝二年畢乃往魏求仕文侯用爲西河太守文侯先被秦奪五城吳起乃爲文侯復五城於是依秦復取五
城乃更北征燕趙皆歸於魏此者吳起之功也尅對曰起貪而好色然其善
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乃以爲將拔秦五城
比滅燕趙蓋起之力也魏無知薦陳平於漢王
或人讒之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
有可用也且聞盜嫂而受金王乃疎平讓無知
無知曰臣進策謀之士誠足以利國耳且其小
過豈妨公家之大務哉乃擢爲護軍得施其策
故范曾疽發死而楚國亡閼氏開陣而漢軍全
者平之謀也范曾是楚王大臣與項羽將兵圍漢王城陳平設謀多將金貨與楚王大將楚王知乃欲斷
大將范曾諫曰此是陳平之謀王勿誅之王曰汝威之士安容非輕受他財實豈爲臣于遂殺之范曾疽發而死平又刻
木作女羅持衣之安於城上云是漢之美女欲將與單于單于妻閼氏聞之心怒恐寵奪美女遂開陣放漢軍而出此

皆陳平之謀策也高祖弃陳平之小眚採六奇之大謀。
眚音省文王捨吳起之小失而取五城之功向使二
主以其小過弃彼良材則魏國之存亡不可而
知漢楚之雄雌未可決也而吳起必理名於貪
婬陳平陷身於賄盜矣俗之觀士者見其威儀
胥胥好行細潔乃謂之英彥士有大趣不脩容
儀不惜小儉而謂之弃人是見朱橘一子蠹因
翦樹而弃之覩綿錦一寸黜乃全匹而燔之齊
桓深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讒之曰甯戚
衛人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若果賢用之
未晚也公曰不然患其有小惡者以人之小惡
弃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
而爵之以爲卿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桓公可
謂善求士矣故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
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夫子如斯之弘鮑叔
如斯之隘也以是觀之聖哲之量相去遠矣牛
蹏之塗不生魴鱮巢幕之窠不容鵠卵崇山廓
澤不辭汚疾佐世良材不拘細行何者量小不
足苞大形器大至分小瑕也人之情性皆有細
短若其畧是也雖有小疵不足以爲累若其略
非也雖有衡門衡橫木爲門言巷頭之門也一瓜反衡音橫。小操未
足與論大謀楚淮陰爲販之豎蕭曹爲斗筲之吏

何曹曹參也小時嘗作獄吏獄貪不可許也英布刑墨之隸黥徒也主宮之中門每門四人晨昏開閉守禁刑人墨者使之守門非在家守門之衛國君離宮即名宮門之衛以爲胡漸斬者兩人一人左一人右相離而行二戈在前二戈在後以自防衛英布刑英名布小時相師占之曰先被黥後必王黥者墨刑之罪英布後果坐法被黥作守門之賤英布乃笑曰相者其實也後項羽與高祖爭天下封英布爲九江王者矣周勃俳優之任俳優者是戲伎之名晉書有優伶史記有優孟優旃皆善爲戲蒼名逸楊蕭云偶遇優旃是笑能優一物二名令褦襶爲弓笑之語也周勃小時是俳優伎兒解吹簫及諸管絃爲與人送葬以餅優賤之事後爲漢高祖右丞相鼓瑟等莫能過也已才其行皆中律其質則將相才也張景陽郢中之大滑也而威諸侯顛燭郭梁父之大盜也郭陽齊人爲大盜亦有勳爲景公大臣梁父盜名也後而爲齊勳臣此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朽者大略得也爰精目爰精目楚人也餓在道而臥有人與其食二餔之乃開目曰子是何人而與我食其人曰我是胡丘盜父精目曰子既是胡丘盜父我不食不義之食乃兩手據地而吐出其食而死也餓焦鮑焦即餓升也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若鷹鷙焉而拾木實爲食子貢過之父直譏之曰子何故至此焦對曰吾聞不已而道不已求是勞行也上不用而行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非廉而求利不已吾之所歸也子貢曰吾聞非其世者不享其利污其君者不履其土況復食其蔬鮑焦曰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遂有其食而立於橋下於洛水之上而死漢書什違日鮑焦不能從容於世而自取死非爲人也立節抗行不食非義之食乃餓而死不能立功拯溺者小節不申而大節屈也伯夷叔齊冰清玉潔義不爲孤竹之嗣不食周粟餓死首陽楊朱全身養性楊朱爲人養性以避利害人謂之曰取汝身上一毛以利天下如何朱曰天下之事非一毛可濟若墨子爲人以身爲墨從頭磨至足以利天下則能爲之此二子行殊而立名一也去脛之一毛以利天下則不爲也若此二子德非不茂行非不高亦能安治代秦蹈白刃而達

功名乎此可以爲百代之鎔軌不可居伊管之任也

適才第二十七

物有美惡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惡不終棄紫貂白狐製以爲裘鬱若慶雲皎如荊玉此毳衣之美也蒼菅蒯編以蓑芒葉微蹤棄顋若朽壤此卉服之惡也裘蓑雖異被服實同美惡雖殊適用則均今處絺戶洞房則蓑不如裘被雪沐雨則裘不及蓑以此觀之適才所施隨時成務各有宜也伏臘合歡必歌採菱牽石拖舟引索貌也又云𠤎則歌嘘邪非無激楚之音然而棄不用者方引重抽刃不如嘘邪之宜也卞莊子之昇殿庭也鳴珮趨蹌温色怡聲及其搏虎必攘袂鼓肘瞋目震呼非不如温顔下氣之美然而不能及者方格猛獸不如攘袂之宜也安陵神童通國之麗也八音繁會使以嗷吹噴聲而人悦之則不及聲師侏儒之美蛇銜之珠隋侯是隨國之侯於路見一青蛇被傷隋侯取而將歸宅中以藥治之以肉飼之蛇瘡得差乃夜令去經三日乃銜明月之珠來報隋侯隋謂曰蛇欲害乃拔劍欲斬之細視之乃見蛇銜明月之珠而來報恩也。彈音丁乎反百代之傳寶以之彈鵲則不如泥丸之勳也棠谿之劍天下之銛也用之獲穗曾不如鈎鎌之功也此四者美不常珍惡不終廢用各有宜也昔野人棄子貢

之辭而悅馬圉之說（孔子遊於太山，馬佚犯食野人禾，野人拘馬不還。夫子乃令子貢往取，子貢以文辭之辭取馬，野人不用。此君後令馬圉往取，乃用直言取之，語野人曰：東海至西海之禾豈是君禾，馬若不食遺食何物。野人聞之，乃還馬。馬圉是掌馬人也。○鄙息監反）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鄙野之聲，非子貢不及馬圉，吹籟不若野聲。然而美不必合惡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異物而皆有施；規矩權衡準繩，六法殊形而各有任。故伊尹之興土功也，長頸者使之蹋鍾，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鏂傴僂者使之塗，因事施用，仍便効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商謌之士（甯戚初仕於齊，洋為商人，見桓公乃扣角而歌，歌曰：浩浩之泉，好養之魚，懷德不忘。乃召甯戚為相）雞鳴之客（為宣為孟嘗君之客。孟嘗君齊之公子，其家有客三千，上客得肉，中客得魚，下客食菜。宣處下客之中三年，孟嘗不識。宣乃彈琴而歌曰：大丈夫歸去來兮，食無魚。君進之以魚。又琴歌曰：大丈夫歸去來兮，出無車。君又進之以車。後孟常君入秦，被秦王囚之，欲殺孟常君。孟常君遣人咨秦王夫人，未救之。夫人曰：孟常君先獻王一狐白裘，若更與一狐裘，我令救君。去使者依貴孟常君。說君曰：誰祇有狐裘已獻王，說如何更得。時有客馮宣夜入秦王宮內盜取狐裘得出，送與夫人。夫人得之，前言乃請王曰：孟常君是齊之公子，王若殺之，其齊為怨，不如放之。王信夫人之言，遂放孟常君。孟常君得出，又恐其事發，遂夜走還齊。曾至秦關，天未明，門未開，馮宣作雞鳴，群雞盡鳴；作犬吠，大犬亦吠。其關吏聞雞鳴犬吠，乃開門。孟常君度關三十里，秦王來追之不及）才各有施，不可棄也。若使甯子結客於孟常，則未免追軍之至，因繫之辱也；若使雞鳴託於齊桓，必不能光輔於霸道，九合諸侯也。時須過關，莫若雞鳴；欲隆霸王，莫若商歌。商歌之雅而雞鳴之鄙，雖美惡有殊，至於適理排難，其一揆也。

楚之市偷，天下之大盜（齊王攻楚，遣子反將兵拒之。楚王召同謀，盡計不能却楚軍。子反少時好愛伎道之士，楚有市偷來謁子反，門丁曰：市偷。君好愛伎道之士，我是天下之市偷。子反聞之，冠不暇戴，衣不暇帶，自出迎之，遂與之語。後齊之攻楚，楚王拒然而惶，以為額計。市偷於是密入齊軍營中，偷齊將幃帳送與子反，子反差人送還齊軍。至明夜又往齊軍營，偷齊將簪送與子反，子反又送還齊將。至明夜又入齊營中，偷齊將枕送與子反，子反又送還齊將。使者謂將曰：今夜須去止。君若不去，今夜來取將頭。齊將驚怖，即還軍便還也）而能却齊軍；雖使孫吳用兵，彼心與之拒戰，未肯有望風而退也。晉之叔魚，一國之佞邪也，而能歸季孫（魯使季孫朝於晉，晉侯以為季孫有罪，對諸侯而執之。六年後朔無罪，欲放之，季孫謂而不還，請晉君曰：當安執我之時，對諸侯云我有罪，今既無罪，可棄諸侯，知我無罪而赦，可還；不然不還。晉君羞之，無由得遣。晉有大佞之臣守叔魚，許作計謀，附季孫須。季孫曰：吾昔晉不樂。季孫曰：何為不樂？魚曰：吾聞晉侯欲別與備一舘，令君與之。季孫信之，遂更走還魯。故叔魚大佞而能返季孫）。雖使甘蘇聘說，彼必與之較辯，不至恐歸（甘茂蘇秦是說辯士也）而進還也。大盜讒佞，民之殘害（故反○殘丁）。無用之人也，苟有一術，猶能為國與利除害；別乃明智錄才，其為人益，豈可棄耶？關雎興於鳥而為風之首，美其摯而有別也；鹿鳴興於獸而為雅之端，嘉其得食而相呼也。以夫鳥獸之醜，苟有一善，詩人歌詠以為美談，況人之有善而可棄乎？夫桂栢之斷也，大者為之棟梁，小者為之椽桷，直者中繩，曲者中鉤，隨材所施，未有可棄者。是以君子善能接士，故無棄人；良匠善能運斤，故無棄材。用能人物交泰，各盡其分而立功焉。詩云：雖有絲[illegible]管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此之謂也。

劉子卷第六

文武第二十八

規者所以法圓裁局則乖矩者所以象方製鐶必背輪者所以報地入水則溺舟者所以涉川施陸必躓何者方圓殊形舟車異用也雖形殊而用異而適用則均者感暑炎蒸必藉涼風寒交冰結必處溫室夏不御氊非憎惡之炎有餘也冬不卧簟非怨讎之凉自足也不以春日遲遲而毀羔裀秋露灑葉而剔箑席白羽相望霜刃競接則文不及武干戈既韜禮樂聿修則武不及文不可以九襟慴然而棄武四郊多壘而擯文士用各有時未可偏無也五行殊性俱為人用文武異材並為大益猶救火者或提盆榼或挈瓶（一瓶容一斗）盂其器方圓形體雖返名實相乖至於盛水滅火功亦齊焉鐵者身仰釣者身俯俯仰別狀取利同焉織者漸進耕者漸退進退異勢成務等焉墨子救宋重趼而行（墨翟宋人非理九經內殊）（萬術魯來攻宋遣公輸魯般作雲梯攻宋城墨子在城中乃作火具燒公輸雲梯魯凡攻宋城託公輸之巧有餘墨子之拒有餘公輸魯般以梐代之巧於勢墨子之固墨子來往宋城救危不息卹有重趼而生者也）干木在魏身不下堂（魏之隱士姓段名干木魏文侯往其家與共言生語於日文侯軾而不敢仲謂左右曰寡人富於財干木富於德吾聞賢不欺仲春聞魏有干木且兵不敢攻楚）行止異跡存國一焉文以讚治武以凌敵楚含

擯

殊律為續平焉秦之季葉土崩瓦解漢祖躬提三尺之劍為黔首請命跋涉山川蒙犯矢石出百死以續一生而爭天下之利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斯之時爵章甫衣縫掖（大袖之衣也今之儒衿衣服也）未若戴金胄而擐犀甲也嬴項既滅海內大定以武創業以文止戈徵鄒魯諸生而制禮儀修六代之樂朝萬國於咸陽當此之時修文者榮顯習武者憋恹一世之間而文武遞為雄雌以此言之治亂異時隨務引才也今代之人為武者則非文為文者則嗤武（嗤笑也）各執其所長而相是非猶以宮笑角以白非黑非適才之情得實之論也

均任第二十九

爲有寬隘量有巨細材有大小則任其輕重所處之分未可乖也是以萬碩之鼎不可滿以盂水一鈞之鐘不可容於泉流十圍之木不可蓋以茅茨榛棘之柱不可負於廣廈何者即小非大之量大非小之器重非輕之任輕非重之制也以大量小必有枉分之失以小容大則致傾溢之患以重處輕必有傷折之過以輕載重則致壓覆之害故鵾鵬一軒（鵾鵬一云大鵬是西方鳥也南方鳥曰鳳皇北方鳥曰出昌鵾鳥本處滄溟之間其名曰鵾鵬化鵬一飛九萬里翼翮青天足蹴浮雲橫翮厚）

窮空也鄧大也背負蒼天足蹠浮雲有六翮之資也跳躍神馬名也騕褭一騖騰光萬里騕褭馬是龍之子神馬也騄駬之子曰騕也絕塵掣撇有迅足之勢也今以燕雀之羽而慕冲天之迅犬羊之蹄而覬追日之步勢不能及亦可知也故奔蜂不能化藿蠋蠋食豆葉之蟲也而能化螟蛉食桑葉之蟲也越鷄不能伏鵠卵魯鷄能伏之蠶蠋與螟蛉俱蟲也魯鷄與越鷄同禽也然化與不化伏與不伏者藿大越鷄小也夫龍蛇有鱗騰之質故能乘雲依霧賢才有政理之德故能踐勢處位雲霧雖密蟻蚓不能昇者無其質也勢位雖高庸敝不能治者之其德也故智小不可以謀大德狹不可以處廣以小謀大必危以狹廣處必敗子游治武城仲尼發割鷄之嘆尹何為邑宰子産出製錦之諫子皮使尹何為邑宰子産謂其才不堪故出製錦之諫曰未能操持何製錦也德小而任大謂之濫也德大而任小謂之降也而其失也寧降無濫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則君無虛授臣無虛任故無負山之累折足之憂也

慎言第三十

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語者人之文也天文失則有謫蝕之變地文失必有崩竭之災人文失必有傷身之患故口者言語之門戶舌者門戶之關鑰關鑰動則門戶開門戶開則言語出出言之善則千里應之出言之惡則千里違之言失於己不可追於人情發於近不可止於遠是以君子慎其關鑰以出言詭言語在口譬含鋒刃不可動也動鋒刃者必傷喉舌言失之害非惟鋒刃其所傷者不惟喉舌故天有卷舌之星人有緘口之銘周公廟中鑄金人焉三緘其舌書其背曰我是古人也慎言人也所以禁言訿言訿此吐消反毀言也防口訧訧過也口舌者遏禍之官亡滅之府也語言者性命之所繫而形骸之所係也言出患入語失身亡身亡不可復存言出不可復追其猶射也懸機未發則猶可止矢一離弦雖欲返之弗可得也易誡樞機詩刺言玷玷瑕也斯言一玷非礛䃴上力甘反下音諸也所磨樞機既發豈駿電所追皆前聖之至慎後人之挺容明者慎言故無失言闇者輕言自致害滅昔智伯失言於水灌韓魏躡其肘足智伯與韓宣子魏武子共伐趙襄子趙翦引水灌襄子城三年智伯與韓宣子魏武子登高看水智伯出言曰降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灌平陽平陽則魏武子所都安邑則韓宣子所都二子聞此語宣子以肘射武子武子以足躡宣子足便出宣子為武子曰智伯欲以水灌我等趙亡我則其次不如先圖之二氏於是乃使人告襄子曰君明日鄉時出兵與智伯交戰我二軍各引兵而頭即戒智伯襄子乃斬智伯頭以漆之用為飲器此為不慎言之失也英雄玄德遺其匕筯魏武曹操也漢末天下紛亂四方無主英雄競起袁紹起兵於關東號東晉孫權據吳劉章在蜀曹操亦欲霸天下位劉備字玄德有大志來過曹操與同食而謂曰天下英雄惟君與魏武漏語於

操本初之徒不足為數本初袁紹字也劉備聞操言不覺心驚恐懼知備欲圖天下之心正食乃失匕筯曹操走入徐州後來荊州破劉璋後稱蜀王西蜀曹操王西晉孫權王南吳天下為三國者也是以頭充㮯器師馳徐州地分三晉士割呡蜀主敗長豐為天下笑不慎言也韓昭侯與棠谿公謀而終夜獨寢韓昭侯爵盡業谿也名公爵號侯韓昭與谿公語棠谿公謂曰為人主者漏左右亦知王色嫌當韓侯於是終夜獨寢恐有夢語露於妻妾也慮夢言泄於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泄於左右也孔光為漢司空曹內出外左問曰溫室前有何樹木孔光別論餘事對溫室之樹其意欲不令使內事外知也言者風也無足而行無翼而飛不可易也是以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如蹈水火臨危險也禮然後動則動如春風人不厭其動時然後言則言如金石人不厭其聲故身無失行口無過言也

貴言第三十一

越劍性鋭必託槌砧以成純鈎趌拓質勁必資榜檠上步萌反下音竟榜檠正弓弩之器物正弓所用以定曲直檠不正者也以成弸弓彊弓天子所用之弓也○弸音彊人性雖敏必藉善言以成德行故槌砧者夷不平也榜檠者矯不正也善言者正不善也人目短於自見故借鏡以觀形髮拙於自理必假櫛於脩束心闇於自炤炤音照則假言以樂行面之所以形明鏡之力也髮之所以理玄櫛之功也行之所以榮善言之益也鏡櫛理形其惠輕也善言成德其惠重也人皆悅鏡之明己形而不慕士之明己心人皆欲櫛之理其髮而不願善言之理其情是弃重德而採輕功不亦到乎為衣冠者已手不能則知越鄉借人以製之至於理身而不知借言以脩其行是處其身輕而於冠重不亦謬乎君子重正言之惠賢於軒璧之贈樂聞其過勝於德義之名故楚莊王輕於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東國徵舒作亂而殺陳君楚莊王聞之將兵往陳而殺徵舒將其陳國分以為縣使子侍之四方諸侯聞之不言王爲陳侯惡遠王貪其地而滅之封王何不令使於外方訪陳後亂立為主安正理國楚王用其言訪得後亂立為主也已范獻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范獻晉卿也設晉大夫對支後欲出遊恐樂支之子得也行至津所問舟人曰君見樂支之子乎舟人曰君憂晉之政令聚樂支之子其若君何君若出入無度不修國之政令令我舟中之人實支子樂黶君知而為戮之以田萬畝賜舟人以貴舟人之片說也季路抱五恨之誠趙盈佩九言之箴箴諫也九言者無惡無亂無帖寬無恃寵無害同無壞禮無驕能無忌無非德無非義也以此觀之軒璧之與田邑豈能與善言齊價哉夫桓侯不採越人之說卒成骨髓之疾越人扁鵲也于時來入齊見桓公有疾曰公疾可理公曰夫醫貪以不患者為己功扁鵲出明日又入見桓公曰君疾可治桓公曰無疾可治後日來見桓公乃走扁鵲去後公患差人耳不肯見扁鵲使理病扁鵲既來見桓公謂曰我病者不患君欲治病今者既病君何棄我而走扁鵲其初見君病在皮膚針灸可差次見君病在肌血湯藥可差後見君病在膏肓之下是病不可治我故走去桓公曰此皆良醫以禮發桓公於是卒也吳王不聽枚乘之言終受夷滅之禍枚乘是吳王之臣枚皐之父吳王作亂枚乘諫之不用其言遂至滅國也夫人之將疾者必不甘魚肉之味身之將敗者必不納忠諫之言故臨死者謂無良醫之藥

將敗者謂無直諫之臣而不聽善言是耳聾也非其耳之有塞善言不入耳乎是以明者納規於未形採言於患表從善如轉圜遣惡如讎正音日聞於耳禍害逾遠於身昔堯招諫之鼓舜樹誹謗之木湯立司過之士武王立誡慎之鼗(鼗小鼓也貫而搖之又作鞀也)以聖哲之神鑒窮機洞微非有毫釐之謬也猶設廣聽之術開嘉言之路豈不貽厥將來表正言之益耶以夫先聖猶能採言於芻蕘矣況布衣而不貴言乎故臣子之於君父則有獻可替否諷諫之文知交之於朋友亦有切瑳琢磨相成之義君子若能聽言如響從善如流則身□南山□茂松栢聲振金石名流千載也

傷讒第三十二

譽者揚善之樞也毀者宣惡之機也揚善生於性美宣惡出於情妬情美以成物爲恒情妬以傷人爲務故譽以論善郎辭以極善爲功毀以譽過則言以窮惡爲巧何者俗人好奇不奇不用也譽人不增其義則聞者不快於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於耳代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譽者寂寞而讒者諠譁是以洗垢求瘢吹毛覓瑕揮空成有轉白爲黑提輕當重引寸至尺墨子所以悲素絲(墨子者墨翟也悲其素絲無常白被他色染而隨色變乃爲青黃好人被讒亦成惡也)揚朱所以泣歧路(揚朱宋人也共人同行忽見歧路即謁哭之謂此路歧曾有幾人合別也)以其變爲青黃迴成左右也昔人與讒言於青蠅(魏武公信讒詞詩刺言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言青蠅點白成黑也)譬利口於刀劍者以其點素成緇(緇黑色也)刃勁傷物故有四畏不可不慎鳥之曲喙鉤距者羽類畏之獸之方喙鉤爪者毛群畏之魚之哆脣鋸齒者鱗族畏之人之利口讒諂者人共畏之讒嫉之人必好聞人惡惡聞人善妬才智之在己前惎(音忌忌妄也○爹丁寫反)富貴之在己上猶喉中有噎吞之思入目上有翳決之願去吞決之情深則嫉妬辭作故揚娥眉者爲醜女之所妬行貞潔者爲讒邪之所嫉昔直不疑未嘗有兄而讒者謂之盜嫂(直不疑前漢人也于時讒者之逐嫂其人既未嘗有兄何得有嫂而論逐之也)第五倫三娶(娶音取也)孤女而世人笞(婦公第五倫後漢人也娶孤女三嫁婦人[illegible]亂云毆驗前時曾笞夫之兄也)此聽虛而責響視空而索影悖情倒理誣罔之甚也以二子之賢非身行之不絜與人有讎也而不免於世謗者豈非世惡其網人惡其讒耶故讒邪之蔽善人也猶朝日洞明霧甚則不見天沙石至淨流濁則不見地雖有明淨之質而不發明者水霧蔽之也蘭蓀欲茂秋風害之賢哲欲正讒人敗之故讒者知害嫉於

傷讒

他人而不知傷所說之主知傷所說之主而不知還害其身故無極之讒子常蒙謗郄費雙滅無極姓費晉人爲晉大夫子常姓郄亦爲晉大夫與無極同事晉晉君欲往子常家無極詐子常曰晉君愛兵馬明日來向子家子宜置精兵於門內晉君來到子常門無極謂晉君曰事不可不知乎臣請先入與望無極入門內便鎮來報曰子常門內新精兵欲襲君晉君怒殺子常子常死又有人說乃是無極之讒晉君又殺無極故云子常蒙謗郄費雙滅也讒諂於流毙一至於斯嗚呼代之君子可不慎諸也

慎隟第三十三

過者怨之梯也怨者禍之府也禍之所生必由積怨過之所始多因忽小小過之來出于意表積怨之成在於慮外故其來也不自悔其成也怨不可防防怨不密而禍害臻焉故登峭坂而不跌墜者慎于大也跨阜垤音田結反蟻封高曰垤土高寸曰封而好顛蹶者輕於小也苟競其步雖覆嶮能安輕易其足雖夷夷平也路亦躓躓頓也智者識輕小之爲害故慎微細之危患每畏輕微慓悛焉懼也若朽索之馭六馬也鴻毛性輕積之沈舟膠縞質薄疊之折軸以毛縞之輕微能敗舟車者積多之所致也故墻之崩陁必因其隟劒之毀折皆循于壆江學反尺蚓穿堤能漂一邑寸煙泄突致灰千室怨之始也微於隟壆及其爲害大於墻劒禍之所傷甚于邑室將防其萌急於水火英達之主寬鄰之衿得以深怨而不爲讎也魯酒薄而邯鄲圍六國之時楚爲諸侯盟朝楚趙魯楚皆上牛酒楚王酒美楚王吏來就趙王美酒吏乃以魯侯薄酒換趙王美酒楚王曰趙王薄酒楚王飲之大怒曰趙來在後輕我一也酒味又薄輕我二也諸侯會罷楚遂乃興兵圍邯鄲邯鄲趙王之城也羊羹偏而宋師敗宋使華元將兵伐鄭明日欲戰乃殺羊爲羹以會將士有取車人羊斟不得羹明日與鄭戰羊斟謂華元曰此昨日之羹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遂引華元車奔鄭軍中宋軍大敗華元被鄭因宋人以金銀被贖華元被請羊斟曰前者車奔入鄭爲是馬佚而子不禁所以言者恐宋軍羞羊斟也郈孫以鬬雞身亡郈昭伯與季平子鬬雞平子爲其雞作金距昭伯以芥子粉罷其雞翼使芥子粉飛平子雞眼雞便退走平子於後方知真爲昭伯曰君何以芥子粉坌雞翼令吾雞眼昭伯曰君雞何以著金距各相怨怒遂興兵大戰數日平子乃殺昭伯○郈音后齊侯以笑嬪破國晉遣大夫郤克聘齊齊頃公與嬪送於齊下安幕使嬪妾盡於幕中觀郤克跛而上數者其妻於幕中一時大笑郤克故忿然還晉乃將兵伐齊遂破齊國此皆以小事致敗國亡身者事皆以輕蔑細怨忘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國滅身爲天下笑不慎故也代之闇者皆以小害易微之事以至於大患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害與利同隣若非至精莫能分矣是以智慮者禍福之門戶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劉子卷第六

劉子卷第七

誡盈第三十四

四時之序，節滿即謝；五行之性，功成必退。故陽極而降，陰極而昇；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此天之常道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人盛則衰，器滿必覆，故以誡盈滿之義也。勢積則損，財聚必散，年盛返衰，樂極還悲，此人之恒也。昔仲尼觀欹器而革容，周公廟中有宗器，常傾欹不正，號之欹器。太滿則傾，了滿亦須推平則正矣。孔子於周公廟見之，問主器曰：此器何名？曰：欹器。孔子曰：我聞欹器太滿則傾，不滿則欹，有之乎？答曰：有之。然孔子乃使子貢取水試之，盈滿則傾，不滿則欹，中則正。孔子於是發歎，改其心，監曰：古人制之以約後代，人須懼滿，使各得其分也。鑒損益而歎息，此察象而識類，覩霜而知冰也。夫知進而不知退，則踐盈之之危；處存而不忘危，必昇之安。故雷在天上曰大壯，山在地中曰謙。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勿履。處壯而能用禮，居謙而能益寡，降高以就卑，抑強而同弱，未有抱損而不光，驕盈而不斃者也。聖人知盛滿之難持，每居德而謙沖，雖聰明睿智而志逾下，富貴廣大而心逾降，勳蓋天下而情逾惕；不以德厚而矜物，不以身尊而驕民。故楚莊王功立而心懼，晉文公戰勝而色憂，非憎榮而惡勝，乃功大而心小，居安而念危也。夏禹一饋而七起，周公一沐而三握，食不遑飽，沐不及晞，非耐飢而樂勞，是能心急於接士，處于謙光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是以君子高而能卑，富而能儉，貴而能賤，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窮也。

明謙第三十五

天道下濟而光明，江湖善下而為王，故山在地中成謙，王侯以孤寡為損。謙則榮而逾高，損則顯而弥貴。高必以下為基，貴則以賤為本。在貴而忘貴，故能以貴下民；處高而遺高，故能以高而就卑。是以大壯往則復，天地之謙也；極昇必降，陰陽之謙也；滿終則虧，日月之謙也；道盈體沖，聖人之謙也。易稱謙尊而弥光，老子云不伐故有功。謙者在於降己以高下卑，以聖從鄙；不伐在於有功，不矜在於有德，不言歸於沖退，謙挹之流也。好盈自賢，矜功伐善者，俗之恒情，聖人之惡也。以矜其功，雖賞之而稱勞，情猶不足；苟伐其善，雖與之賞多，必怨其少。則慊望之情生，躁競之色見，矜伐之路開，患難之豐作矣。君子則不然，在榮以挹損為基，有功而不發，有善而不伐。遺其功而功常存，忘其善而善自全。情恒忘善，故能以善下物；情恒存善，故欲以善勝人。是以情存功善，非心謙也；口虛託謙，豈非矯乎？以善勝物，心遺功善，非矜伐也；口及其善，豈

非實爭故心有功善於心謙也口雖不言未免矜伐心捨功善口雖明言無傷於廉故夏禹昌言明稱伐功咎繇陳謨云讚我惠豈其矜功而存惠哉夫言善非伐而伐善者每稱其能言惠非矜而矜惠者常存其惠聖人知人情尚賢而好伐故發言裁與多曲謙退所以棄其驕姱靖競垂世則也

大質第三十六

火之性也大寒慘悽凝冰裂地而炎氣不爲之衰大熱煊赫爍金爍石而炎氣不爲之滅者何也有自然之質而寒暑不能移也故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燔而不可滅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各抱自然之性非可強變者也士有忠義之性懷貞直之操不移之質亦如玆者也是以生苟背道不以爲利死必合義不足爲害故不趨利而逃害不祈生而懱死不可以威脅而變其操不可以利誘而易其心昔子閭之劫也擬之白刃而其心不傾（楚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又劫子閭謂子閭曰同我即免不同我即殺乃以白刃臨謝子閭子閭亦不同亥故云不趨利而逃害也）晏嬰之盟也鈎以曲戟而其志不迴（崔杼殺齊君使人將戟鈎晏嬰要更故與泣盟共爲要若晏子盟竟不同崔杼亂也）不可以利害趨其情矣夫士有忠義之行蹈繩墨之節其於平

日乃無異於衆人及[illegible]處患蹈難而志氣貞剛然後知其殊也譬由鍾山之玉（鍾山在會稽也）寒嶺之松比之璠玙梓柳無殊也（璠瑕似玉入火即消梓異類柳楊類也）及其燒以鑪炭三日而色潤不改處於積冰終歲而枝葉不凋然後知其異於他玉衆木也故袒裼暴虎而後勇氣發焉超騰絕坂而後迅捷露焉手提萬鈞而後多力見焉處難踐患而後貞勇出焉不用干將奚以知其銳也不引烏號奚以知其勁也（烏號之弓是蘭桑之木爲弓也黃帝殿前有桑樹上有長喬鳥飛在其上鳴其聲悲哀起上黃帝見之曰此不泰材用也遂取爲弓號烏號弓又云黃帝於鼎湖山上得仙人遺弓弓妻妙故曰烏號弓一號烏號其目名號弓又云有嶺山有柘木烏每日在其上啼因名之烏號弓也張景臣見之一時）勁銳之質較然易見猶因人獲顯況乃志行難覩曷得不因事而後明乎

辯施第三十七

夫山皋非爲鳥植林林茂而鳥自栖之江湖非爲魚鑿潭深而魚自歸之處世非爲人積財財積而人自依之非其所招勢使然也懷璧之子未必能惠而人競親者有惠人之資也被褐之士性能輕財而皆疎之者無惠人之資也今富而儉吝猶見親敬貧而仁施必見疎慢非行之失彼情變也策駟登山不得直轡而行泛舟入海不得安身而坐何者山路迂迴海水淪没行

者欲直而路曲之坐者欲安而水蕩之仁者欲施而貧逼之富而賑物德不爲難貧而儉嗇行非爲過天之道損有餘人之情矜不足也崑山之下以玉抵烏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而人不愛者非性輕財所豐故也挈缾丐水執萑求火萑似龍鬚可爲席人用爇火也音雚而人不恡非性好施有餘故也口非匏瓜不能不食身非木石不得不衣食不滿腹豈得嗷口惠人衣不蔽形何得露體而施物非性儉吝不足故也飢饉之春不賑朋戚多稔之秋饗及四鄰不賑朋戚人之惡惠及四隣人之善蓋善惡之行出於性情而繫于飢穰也以此觀之太豐則恩情生窶乏則仁惠廢也窶貧相馬者失在於瘦求千里之步虧也相人者失在於貧恩惠之迹缺也輕財之士世非少也然而不見者貧掩之也德行未著而稱我能猶足不能行而責躄蹇桑皇人信之實爲難矣

和性第三十八

夫歐冶鑄劍歐冶越王鑄劍之人姓歐名子冶善鑄劍故以冶名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欲劍無折必加其錫欲劍無卷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爲善矣良工塗漆緩則難晞漆急則弗牢均其緩急使之調和則爲美也人之含性有似於茲剛者傷

於嚴猛柔者失於軟懦緩者悔於後機機事也急者敗於懁促懁急也懁古縣反故鑄劍者使金不至折錫不及卷製器者使緩而能晞急而能牢理性者使剛而不猛柔而不懦緩而不後機急而不懁促故能劍器兼善而性氣淳和也昔徐偃王軟而國滅徐國名偃是王字也好行仁義善修文德不尊武備楚故伐國滅之臨死之時曰吾但知行文德不知人有詐心也齊簡公懦而身亡此性太柔之失也晉陽處父以純剛取害晉大夫姓陽名處父爲性太剛後被晉君所殺也鄭子陽以嚴猛致斃鄭國之君姓子名陽爲性太嚴爲下人之所殺也此性太剛之過也楚子西寬而招敗楚令尹性寬被白公所殺也鄭莊公懷而自禍此性偏急之災也西門豹性急佩韋皮以自緩西門名豹入國時爲鄴縣令性急取韋皮佩之韋皮大寬緩之以約束其心也董安于性緩帶絲絃以自急晉陽太守爲性緩也彼各能以一物所長攻其所短也故陰陽調天地和也剛柔均人之和也陰陽不和則水旱失節剛柔不均則強懦乖政水旱失節則歲敗強弱乖政則身亡是以智者寬而慄嚴而溫柔而毅猛而仁剛而濟其柔柔抑其強強弱相參緩急相弼以斯善性未聞誤物而有悔吝者也

殊好第三十九

累榭洞房珠簾玉扆人之所悅也鳥入而憂聳石巉巖輪囷糾結猨狖之所便也人上而慄五

韺六韺咸池簫韶人之所樂也獸聞而振懸瀨碧潭瀾波洶湧魚龍之所安也人入而畏飛鼺甘烟(飛生鳥也好食火烟爲美也)走貊美鐵(獸好食鐵爲美)鵷日嗜蛆(鳥似雞高三尺亦曰鵷雛食蛆爲美也)人好芻豢(食草曰芻食木曰豢)鳥獸與人受性既殊形質亦異所居隔絕嗜好不同未足怪也人之與獸共稟二儀之氣俱抱五常之性雖賢愚異情善惡殊行至於目見日月耳聞雷霆近火覺熱履冰知寒此之麤識未宜有殊也聲色芳味各有正性善惡之分皎然自露不可以皁爲白以羽爲角以苦爲甘以臭爲香然而嗜好有殊絕者則偏其反矣非可以類推弗寺以情測顛倒好醜良可怪也黈顏玉理所視巧笑衆目之所悅也軒皇愛嫫母之醜貌(醜貌醜也)不易落英之麗容陳侯悅敦洽之醜狀弗貿陽文之婉姿炰魚煎鴻臛蠵膞熊(蠵是龜屬大蠵即熊掌也漢以膽)(蠵之可食)衆口之所嗛(以其味美故也)文王嗜菖蒲之菹不易龍肝之味陽春白雪噭楚採菱(皆是曲名)衆耳之所樂也而漢順聽山鳥之音云勝絲竹之響魏文侯好拙鼗之聲不貴金石之和樂鐵金玄憎(鼗…)(薰香)春蘭秋蕙(蓋是香草)衆鼻之所芳也海人悅至臭之夫不愛芬馨之氣(海人者其人在海畔住樂聞臭人揉臭之氣有一人夾海逐其)(人受性身作死人臭海人聞之親逐臭人竟日聞氣不足也)若斯人者皆性有所偏也執其所好而與衆相反則倒白爲黑變苦成甘移角成羽佩䕸當薰笑醜無定形愛憎無正分也

劉子卷第七

劉子卷第八

兵術第四十

太古淳朴民心無欲淳澆則爭起而戰萌生焉神農氏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強暴好習攻戰銷金爲刃割革爲鉀而兵遂興矣黃帝戰于涿鹿顓頊爭於不周不周山名在西海共工氏與顓頊爭於不周山工氏敗以頭觸不周山傾天柱絶地維故西北傾今日暮高工氏以折東方絶地通故水向東流俗云傾西北隅地缺東南角也堯戰丹水舜征有苗夏討有扈殷攻葛伯周伐崇侯夫兵者凶器財用之蠹而民之殘也五帝三王弗能弭者所以禁暴而討亂非欲耗財以害民也然衆聚則財散鋒接則民殘勢之所然也故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戰不勝善之善也王者之兵修正道而服人霸者之兵奇譎變而取勝夫將者國之安危民之性命不可不重故詔之於廟堂授之以斧鉞受命既已則設明衣鑿凶門臨軍之日則忘其親援打鼓故也鼓之時則忘其身用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顧於後以全國爲重以智謀爲先故將者必明天時辨地勢練人謀明天時者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侯辨地勢者識七舍之形別九地之勢若山陵之

戰不逆高水草之阨不涉溝平地之戰不涉虛陵明人者抱五德之美握二柄之要五德者智信仁勇嚴也二柄者賞罰也智以能謀信以約束仁以愛人勇以陵敵嚴以鎮衆賞以勸功罰以懲過故智者變通之源運奇之府也兵者詭道而行以其制勝也是以萬弩齊發孫臏之奇魏遣龐涓將兵伐韓韓告急於齊齊遣孫臏救韓[illegible]戰兵士少不敵龐涓自期有白來知[illegible]而退以是夜龐涓至[illegible]之上伏弩萬張昔[illegible]上弩射龐涓大敗龐涓自殺也千牛俱奔田單之策齊將田單守城燕來攻齊有七十城燕[illegible]田單在即墨城中故燕軍圍城守之不序燕將[illegible]田單同謀降不然吾當破城盡殺田單日待我明日來降燕將許之一夜田單乃於城內掘地道內水牛千頭以刃縛角上令人持炬作龍文衣五綵[illegible]道[illegible]以[illegible]牛尾[illegible]大[illegible]死傷[illegible]囊土壅水韓信之權楚將龍且[illegible]兵[illegible]韓信[illegible]囊土[illegible]水[illegible]秦將引兵伐趙趙來[illegible]技旆揚塵欒枝之譎[illegible]舒車夾矢尹子之術[illegible]揚煙浮管生之巧魯攻宋宋使管[illegible]用奇出于不意少可以挫多弱可以折強況夫以衆擊寡以明攻昧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勢避實而擊虛避強而攻弱避治而取亂避銳而擊衰故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則兵無成勢水無定形觀形而運奇隨勢而應變反經以爲巧無形以成妙故風雨有形則可

以帷幕捍寒暑無形不可以關鑰過也是以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如畏雷霆擊無常處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如尋窦中不見其際視吾之謀無畏敵堅視吾之堅無畏敵謀以此言之不可不知也夫將者以謀為本以仁為源謀以制敵仁以得人故能謀制敵者將也力能勝敵者卒也將以權決為本卒以齊力為先是以列宿滿天不及朧月形不一光不同也虎兕多力而受制於人者心不一力不齊也萬人離心不如百人同力千人遞戰不如十人俱至今求同心之衆必死之士在於仁恩洽而賞罰明胥靡者（胥相也靡繫也）臨危而不懼履冰火而如歸非輕死而樂傷仁恩驅之也將得衆心必與同患暑不張蓋寒不御裘所以均寒暑也臨險不乘丘陵必下所以齊勞逸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而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三軍合戰必立矢石之下所以共安危也故醳醪注流軍士通醉（越王勾踐行營有使獻一簞醪而寢曰醪吾此酒不飲遂以酒寫河中於水流下軍士於下飲之皆聞水作酒味俱辭醉也溫辭）一癯師人挾纊（楚莊王出兵值天大雪三軍皆寒王以三軍勞士卒撫其背皆如挾纊在身中溫暖）苟得衆心則人競趨死以此衆戰猶轉石下山決水赴壑孰能當之矣

閱武第四十一

司馬法曰（司馬穰苴法也）國家雖大好戰則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亟（屢也）戰即民凋不習則民怠（懈怠也）凋非保全之術怠非擬寇之方故兵不妄動而習武不輟所以養民命而修戎備也孔子曰不教民戰是為弃之易曰君子修戎器以備不虞是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三年而治兵習戰敵也出曰治兵始其事也入曰振旅言整衆也還歸而飲至告于廟所以昭文章明貴賤順少長辯等列習威儀夫三軍浩漫則立表號言不相聞故為鼓鐸以通其耳視不相見故制旌麾以宣其目若民不習戰則耳不聆鼓鐸音目不察旌麾之號進退不應令踈數不成行故士未戰而震慄馬未馳而沭汗非其人怯而馬弱不習之所致也吳王宮人教之戰陣約之法令迴還進退盡中規矩（吳王教宮人女皆令相戰中規矩之節也）雖蹈水火而不顧者非其性勇而氣剛教習之所成也鎮鋤不爲巧者銳而為拙者鈍然而巧以生勝拙而之負者習與不習也闔閭習武試其民於五湖（五湖是職水湖人習水戰也）劒皆加肩流血不肯止勾踐習戰試其民於寝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豈其惡生而貪死賞罰明而教習至也是以蓬蒙善射不能

用不調之弓（逢蒙就羿學射盡羿之術故言善射）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造父是趙簡子七代於周穆王時人為王御馬而上崑崙山）般倕（神農時巧工也）善斵不能運不利之斵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貔貅矣獸而黃帝教之戰鷹鸇鷙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奚況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故射御慣習至於馳獵則能擒獲教習之所致也若弗先習覆迭是擢奚遽望獲今以練卒與不練卒交鋒若胡越爭遊不競明矣是以先王因於閑隙大閱簡衆蒐修戎器（蒐即蒐治）為國豫備也

明權第四十二

循理守常曰道臨危制變曰權權之為稱譬猶權衡也衡者測邪正之形權者揆輕重之勢量有輕重則形之於衡今加一環於衡左則右蹶加之於右則左蹶唯莫之動則平正矣人之於事臨危制變量有輕重平而行之亦猶此也古之權者審其輕重必當於理而後行焉易稱巽以行權語稱可以適道未可與權權者反於經而合於道反於義而後有善若唐棣之華反而更合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盡孝盡敬及其溺也則攬髮而拯之非敢侮慢以救死也故溺

其日行千里也蒲旬而取至則與駑馬均矣鏑所以為貴者以其弦直而至也窮日而取至者則與不至者同矣智所以為妙者以其應時而知若事過而後知則與無智者齊矣昔吳起相楚貴族攻之（吳起相楚用法嚴厲盡削楚公子貴族合圍貴族以此惡之楚王卒太子未至貴族欲殺吳起起走入王宮伏王屍貴族射之不中起問太子至乃拔箭以插王屍方始開門見太子曰貴族射王屍太子聞之盡殺貴族此是報讎矣起之功速也）起欲討讎而插矢王屍陽虎在圍魯人出之（陽虎是季氏家臣桓子是季氏之臣陽虎曰桓子魯人以其族圍討之桓子得出使囚陽虎魯人在門守虎虎語魯人曰汝但放我我自福汝大是放虎虎得出自使戈傷所守門之人桓子責問陽虎所在其人又曰陽虎出以戈傷臣臣得不獲罪也）虎欲報德而傷之以戈謀不斯須一辭得兩報其智可謂應時而知矣張祿之入秦（張祿即范雎也在魏被須賈讒魏齊笞之百數死而棄廁中後乃逃歸易名也）魏冉悔不先索而後行故勢移而身逐鼂錯之穿墉垣申屠悔不先斬而後奏（是漢王內史府在南出向省不便而內史府在東垣之內鼂錯遂穿墻垣作東門出向首申屠嘉見穿垣因奏鼂錯恐懼之鼂錯乃知過先自入奏見王言王並知錯穿垣擅東出向省不以為過申屠嘉欲斬奏錯穿垣合死王曰此乃隣垣墻非過也鼂錯不致於事申屠嘉恨之乃自嘔而死也）故發憤而致死智不早決敗而方悔其智可謂與無智者同矣故有智而不能施非智也能施而不能應速者亦非智也嘻曰力貴突智貴卒此之謂矣

觀量第四十四

夫曲思於細者必忘其大銳精於近者必略於

遠由心不並持則爭不兼通小有所係大必所忘志也故仰而貫針望不見天俯而拾虱視不見地天地至大而不見者眸掩於針虱故也是以智者知小道之妨大務小察之傷大明捐棄細識舒散情性以斯觀之人有小察細計者知其必無遐志廣度亦可知矣奚以明之夫覩僬僥（僬僥國名其國人長三尺也）之節知非防風之脛（防風國名其國人長四丈也）覩象之牙知其大於豕也見貍之尾知其小於豹也故覩一可以知百觀此可以明彼是以蹄涔之內不生蛟龍培塿之上不植松柏非水土之性有所不生乃其營宇隘也數粒而炊（[illegible]）稱薪而爨（楊朱為性褊而有細行）非苟為艱難由性褊吝而細碎也項羽不學一藝（楚王小時父令學書書未成乃言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學劍學劍只有一夫之力學敵有萬夫之力後與漢爭天下故言不學書而學劍[illegible]）不營一飡非其心不愛藝口不嗜味由其性大不綴細業也晉文種米（晉文學外國種米董不生言其志大也）曾子植羊（曾國曾參學外國人割羊皮用上種之羊不生其志大也）非性闇惷不辯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智伯庖人亡炙一篚而即知（反叹云患晉王相也身為庖亂習王炙肉亡失一篚也而王則知言其志小不務其大後被趙王誅而不能知也）而即知之韓魏將反而不能知邯鄲子陽園亡一桃（鄭郤王園中失一顆桃王即知之及至被臣諸殺而不能知言志在於小而不能詳大也）而即覺之其自亡也而不能知斯皆鋭情於小而忘大

者也夫釣者雖有籊竿纖綸芒鉤芳餌加以詹何之妙不能與罾罟爭多（詹何是古時善釣之人以繭絲為綸屈針為鉤半米為餌垂之於萬仞之淵乃獲盈車之魚而綸不絕而鉤不曲而竿不曲也）弋者挾繁弱之弓貫會稽之箭加以蒲苴之巧（蒲苴楚國善射之人也）不能與罻羅競獲何者術小故也江河之流爛胔漂屍縱橫接連而人歡之者量大故也盆盂之水鼠尾一曳必嘔吐而弃之者量小故也枳棘之生數寸而抽拔豫樟之植百尺而蒔柯其何故耶豈非質小者而枝條蔑之（小多質也）而體大者節目踈乎是以達者之懷則混滄而無涯褊人之情必刻覈而煩細自上觀之趨舍之跡寬隘之量斷可識矣

劉子卷第八

劉子卷第九

隨時第四十五

時有淳澆，俗有華戎，不可以一道治，不得以一體齊也。故無爲以化三皇之時，法術以禦七雄之世，德義以柔中國之心，政刑以威四夷之性。故易貴隨時，禮尚從俗，適時而行也。霜風慘烈，周棄不蓺禾麥；氣赫曦，曹明不製裘。知時不可也。貿章甫者，不造閩越（南海有二國名閩越也）；衒赤舄者（舄履中草履也），不入跣俠（是跣之名，頭不加冠，足不履，僕也）。知俗不宜也。故救餓者，以圓寸之珠，不如與之橡芥（橡木子非是大豆也）；貽溺者，以方尺之玉，不如與之短綆（短綆是折綆也）。非橡綆之貴，而珠玉之賤，然而美不要者，各在其所急也。人於飢溺之時，珠玉寧能救生死哉？是以中河失船，一瓠千金，貴賤無常，時使然也。昔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弊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大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玉帛不可，大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夫梁所寶者，國也。今使去梁，非其能去也，非異代之所宜行也。故其言雖仁義，非惠王所須也，亦何異救餓而與之珠，拯溺而投之玉乎？秦孝公問商鞅治秦之術，鞅對以變法峻刑，行之三年，人富兵

（怵惕而歎曰：此是三栗國今向因彈鵲王忽知之言我論王乘，於是投彈而退也）是以智者見利而思難，闇者見利而忘患。思難而難不至，忘患而患反生。以是觀之，利害之道，去就之理，亦以明矣。

禍福第四十八

禍福同根，妖祥共域。禍之所倚，反而爲福；福之所伏，還以成禍。妖之所見，或能爲吉；祥之所降，亦迴成凶。有知禍之爲福，福之爲禍，妖之爲吉，祥之爲凶，則可與言物類矣。吳兵大勝以爲福，而有姑蘇之困（吳王闔閭與越王勾踐戰於會稽山下，闔閭大傷，只士還國，遂起姑蘇之臺，七年而臺不成，百姓窮，見白骨於五湖，與兵來滅吳，吳人敗走，初望爲福而反爲大禍也）；越棲會稽以爲禍也，而有五湖之霸（越王在五湖起伐吳，軍大敗也）；戎王強盛以爲福也，而有撽下之執（戎王負其強盛，滅幽王後，幽王孫以酒撽下執而殺之）；陳駢出奔以爲禍也，終有厚遇之福（陳公子奔於齊，齊侯見來，加以厚福遇之，又娉與女爲妻，是爲福也）。禍福迴旋，難以類推。昔宋人有白犢之祥，而有失明之禍；雖有失明之禍，以至獲全之福（宋國人家有黑牛生白犢，往問孔子，孔子曰：是祥也。後乃殺之，將祭祀，牛主將失右眼。後更生白犢，又往問孔子，孔子曰：祥也。又殺之，其牛主見復失左眼。後楚來攻宋，宋人盡被作兵，戰死並盡，唯有此父子目盲，並得存命也）。北叟有胡馬之利，卒有奔墜之患；雖有奔墜之患，以至保身之福（塞北人家有一匹胡馬，其馬走向胡中，三年引胡地羣馬而歸。其人子好乘馬，被胡馬墮折脚。後胡來侵塞北，塞北人盡充兵，與胡戰，無一得返，並被胡殺。唯有此人父老子以折脚免胡兵，得存，並因折成福也）。是以見不祥而修

善則妖反為祥見祥而不為善即祥還成妖矣

昔武丁之時亳有桑穀拱生于朝（拱聚也桑穀並惡木木聚生於朝而為妖怪矣）史占之曰野草生朝朝其亡乎武丁恐懼側身修德桑穀自枯入宏之內重譯而來殷道中興帝辛之時有雀生鳶（詩云鳶飛戾天鷙鳥之屬玉篇云鳶鴟貪惡鳥也）於城之隅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帝辛驕暴遂亡殷國故妖孽者所以警王侯也怪夢者所以警庶人也妖孽不勝善政則凶反成吉怪夢不勝善言則福轉為禍人有禍必懼懼有敬敬則有福福則有喜喜則有驕驕則有禍是以君子祥至不深喜逾敬慎以儉誡其身妖見不為感逾修德以為務故招慶於神祇消而福降也

貪愛第四十九

小利大利之殘（殘害○殘音賊與賊同）小貪大禍之津苟貪小利則大利必亡不遺小貪則大禍必至昔蜀侯性貪秦惠王聞而欲伐之山澗峻嶮兵路不通乃琢石為牛多與金帛置牛後號牛糞之以遺蜀侯蜀侯貪之乃斬山塡谷使五丁力士以迎石牛秦人帥師隨後而至滅國亡身為天下所笑以貪小利失其大利也楚白公勝其性貪吝（是楚國白縣之白公名勝作亂起向來歸國殺令尹子西也）既殺子西據有荊國積斂財寶塡之府庫不以分衆石乞諫曰今患至國將危不顧勝敗存亡之機固以形於胷中矣不能散財以求人心則不如焚之無令彼衆還以害我又不能從及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財以與衆出府之寶以賜人因而攻之十有九日白公身滅財非己有而欲有之以此小吝而大禍生焉寒山有獸其名曰貑（此五勾山中有獸羊身人面目在腋下生角當心革如嬰兒大貪其人猒之饕餮國則有其角令剛不知反噬其心心氣內喘而死也）其角向心俯而磨之貫心而死炎州有鳥其名曰梟（明是陰禽在穴中而居養子子長先食其母而始飛令魚鳴之為云鵂鶹鵂往來天云先吉後凶此吐鳥曾見）傴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蜀侯之貪石牛牛逾近而身轉危何異貑磨其角逾利而身逮亡乎白公之貪財財逾積而身逾滅何異梟之養子子逾長而身就害也是以達人覩禍福之機鑒成敗之源不以苟得自傷不以過吝自害老子云多藏必厚亡禮云積而能散皆明止足之分袪貪吝之萌也

類感第五十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聲以同應氣以異乖其類苟聚雖遠不離其羣苟分雖近未合故銅山崩蜀鐘鳴于晉（晉時蜀郡銅山崩天下銅器鐘磬盡鳴之也）淄澠共川色味異質感動必類自然之數也（晉時張華別味晉王啟淄澠二水合以爲黃撤）

與張華華笑引云北蕃有淄澠二水味也是以飛行者陽之羣也蟄伏者
陰之類也故曰夏至而鹿角解夏至日鹿角解冬至日麋角解也冬
月虧而蚌蛤胎蚌蛤月晦即生珠月明變成蚌古之常也山海經曰月生而蚌蛤消言
生麒麟鬭而日蝕鯨魚死而彗星出東風至而
酒盈溢吞含絲而商絃絕新穀登而舊穀缺龍
舉一井而雲彌九天昔伯益造井穿井時感得龍泉上九天玄雲降感雨天下也
虎嘯一谷而風鼻萬里陽燧在掌而太陽火太陽
是日陽燧火鏡也火鏡映日即墜陽應之也方珠運揮而少陰水少陰是月方珠才揣
方珠作水鏡映月即水出應也類感之也蟇歷于月而飄風起畢
躔于天而驟雨散天將風也纖塵不動而鳶日
鳴鳶日鳥也蛾鷸好食淵也以其且雨也寸雲未布而蟻蚓移
穴居知風穴處識雨風雨方　鳥蟲應之
白鶴芸雞必夜鳴火精光盛馬必晨驚雞爲
兌禽兌爲金主聲也金爲兵精馬者离畜离爲火主馬也火爲
武神于戈戰興河邠之象也倒懸人首於戈上鳴之應首也介駟將動
而禽獸應之龜鳴于野蛟龍應于淵騰蛇雄鳴於
上風鳴鳴於下風而化成形以斯至精相應不
待召而自感者類之所應也若呼之與響形之
與影故抱薪投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
濡彈角則角搖鼓羽而波涌物以類相感神以
氣相化也豈以人情者哉

劉子卷第九

劉子卷第十

正賞第五十一

賞者所以辯情也評者所以繩理也賞而不正
則情亂於實評而不均則理失其眞理之失也
由於貴古而賤今情之亂也在乎信耳而弃目
古今雖殊其迹實同耳目誠異其識則齊識齊
而賞異不可以稱正迹同而評殊未得以言評
評正而賞翻則情理並亂也由今人之畫鬼魅
者易爲巧摹犬馬者難爲工何者鬼魅質虛而
犬馬質露也質虛者可託怪以示奇形露者不
可誣罔以是非難以其眞而見狀也託怪於無
象可假非而爲是取範於眞形則雖是而疑非
昔魯哀公遥慕稷契之賢不覺孔丘之聖齊景
公高悕管仲之謀而不知晏嬰之智張伯松遠
羨仲舒之博伯松者漢時人仲舒前漢人也近遺子雲之美以夫
子之聖非不光於稷契晏嬰之賢非有減於管
仲揚子雲之才非爲於董仲舒然而弗貴者豈
非重古而輕今珍遠而鄙近貴耳而賤目崇名
而毀實耶觀俗之論非苟欲以貴彼而賤此飾
名而挫實由於美惡混揉眞僞難分法以度物
爲情信忽而定是非也今以心察錙銖之重則
莫之能識懸之權衡則毫釐之重辯矣是以聖

人知是非難明輕重難定制為法則揆量物情
故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誣
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罔以方圓故摹法以測
物則真偽易辯矣信心而度理則是非難明矣
越人臛蛇以饗秦客甘之以為鯉也既而知其
是蛇攫喉而嘔之此為未知味也趙人有曲者
必以伯牙之聲世人競習之後聞其非乃束指
而罷此為未知音也宋人得燕石以為美玉銅
匣而藏之後知是石因捧匣而棄之此為未識
玉也郢人為賦託以靈均（靈均屈原）舉世而誦之後
知其非皆[illegible]之此為未知文也故以蛇
為鯉者唯易牙不失其味以趙曲為雅聲者唯
鍾期不溷其音以燕石為美玉者唯猗頓（[illegible]）
（[illegible]人善別良玉者也）不謬其真（易牙善能別味鍾子期善別樂音皆壯至大夫也）以郢
賦為麗藻者唯相如不濫其賞昔二人評玉一
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不能辯各曰爾來入吾目
中則好醜分矣夫玉有定形而察之不同非苟
相反瞳睛殊也堂珠鱗𤩽綴以金䃭（[illegible]）碧
流光霞耀爛眩目而醉者眸轉呼為焰火非鱗
𤩽狀移目政變也鏡形如杯以照西施鏡縱則
面長鏡橫則面廣非西施貌易所照變也海濱
居者望島如舟望舟如島而須舟者不造島射

島者不向舟知是望遠目亂心惑也山底行者
望嶺樹如簪視岫虎如犬而求簪者不上樹亡
犬者不往呼知是望高目亂而心惑也至於觀
人論文則以大為小以能為鄙（[illegible]）而不知其目
亂心惑也與望山海不亦反乎昔者仲尼先飯
黍侍者掩口笑（[illegible]哀公賜孔子[illegible]孔子先食黍侍者掩口笑孔子曰黍是五穀之長故先飯黍）
子游揚裘而諺（諺傳言也）曾參揮指而哂以聖
賢之舉措非有謬也而不免於嗤誚奚況世人
未有名稱其容止文華能免於嗤誚者豈不難
也以此觀之則正可以為邪美可以稱惡名實
顛倒可謂歎息也今述理者貽之知音君子聽
達亮於聞前明暁出於意表不以名實眩惑不
為古今易情採其制意之本略其文外之華不
沒纖介之善不掩螢爝之光可謂千載一遇也

激通第五十二

登峭嶺者耽望遠臨峻谷者必欲窺墟墟墓之
間使情哀清廟之中使心敬此處無心而情為
之發者地勢使之然也故駛雪多積荒城之隈
急風好起沙河之上克己類出羈旅之職決命
必在吞霜之士何者寒荒之地風雪之所積凍
慨之懷忠義之所聚是以梗柟鬱蹙以成縟錦
之瘤蚌蛤結痾而銜明月之珠鳥激則能翔青

雲之際矢驚能踰白雪之嶺（秦穆公使人造弓三年乃成穆公用射不穿一札欲殺弓工工有一女來見穆公謂公曰妾父造弓竟年乎苦此弓生在荊陽之山其一日三見而看其作者此以春膠拔以麋筋箭之東萊作弓三年而始得成王今用射不穿一札是妾父合得死妾聞凡射之法左手如拔虎右手如扶枝右手發左手不知王自不知射何欲殺妾父穆公聞之乃取弓當虎闕而射之矢踰於山過於彭城之東西過石梁箭入沒其羽當未盡弓力也）斯皆成猝以成明文之珍因激以致高遠之勢衝擊之激則折木湍波之涌必漂石風之體虛水之性弱而能拔堅木轉重石者激勢之所成也故居不隱者思不遠也身不危者其志不廣也蘇秦若有負郭之田必不佩六國之印（秦曰我有負郭田二十畝使我至此不能佩六國之印也）主父不為親友所薄必不窺五鼎之食（主父偃齊人也主父名偃學縱橫之術初不為明友所厚後貴為齊相五鼎而食食邑三百戶也）張儀不有堂下之恥必無入秦之志范雎若無廁中之辱不懷復魏之心班超激而修文卒為周威之師衍超憤而習武終建西域之績（班超字仲升為人有大志不修細節家貧常為官傭書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後為西域都護封定遠侯也）觀其數賢皆因窘而發志緣阨而顯名故平原五達易行之衢也抓峯九折難涉之遥也從高趣下駑馬之步也騰峭登危飛騠之足也以險而陟然後為貴以難而昇所以為賢古之烈士厄而能通屈而能伸彼皆有才智又遇其時得為世用也

惜時第五十三

夫停燈於缸（缸是燈膏也）先焰非後焰而明者不能見藏山於澤今形非昨形而智者不能知何者火則時時滅山亦時時移夫天迴日轉其謝如矢騕褭迅足（神馬）非能追也人之短生猶如石火炯然以過唯立德貽愛（遺）為不朽也昔之君子欲行仁義於天下則與時競馳不吝盈尺之璧而珍分寸之陰故大禹之趨時冠掛而不顧南榮之訪道蹕跣而不休（老子弟子訪道於老聃也）仲尼棲棲突不暇黔墨翟遑遑席不及煖皆行其德義拯世危溺立功垂模延芳百世今人進不知退見為榮華刻絕嗜慾役靡紛歌取媚泉石退不能抜人樹勳然贊明時空煌粱黍（以煌粱黍而食黍也）枉沒歲華生為無聞之人殁成一棺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歲之秋也涼風鳴條清露變葉則寒蟬抱樹而長叫吟烈悲酸（嗥氣秋而悲抱神之也）瑟于落日之際何也哀其時命迫于嚴霜而寄悲於菀柳今日向西峯道業未就鬱聲於窮岫之陰無聞於休明之世已矣夫亦奚能不霑衿於將來染意於松煙者哉

言苑第五十四

忠孝者百行之寶貴與忠孝不修雖有他善其猶王屑盈匣不可琢為珪璋蚓絲滿筐不可織為

綺縠雖多亦奚以為也信讓者百行之順也誕
伐者百行之悖也信讓乖禮廻而成悖誕伐合
義翻而成順直躬證父（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雖其行直而情悖也）蒼梧
讓兄（蒼梧國名其國人娶得婦美而讓與兄翻之為讓雖讓而非禮也）信讓悖也弦高
矯命（弦高商人也矯詐為君命猶為順也）大禹昌言誕伐順也謂牧
圍以桀紂艴然而怒比王侯於夷廢怡然而喜
仁義所在匹夫為重仁義所去則尊貴為輕事
可以必誠理可以情通睹秋月明而知孀婦思
（女無夫曰孀婦也）聞林風響而見舟人驚焉陽氣主生物所
樂也陰氣主殺物所慼也故春葩含日似笑秋
葉泫露如泣夫善交者不以出入易意不以生
死移情在終如始在始如終猶日月也故日之
出入俱明月之生死同形天無情於生死則不
可以情而慼怨故暄然而春榮華者不謝悽然
而秋凋零者不慼榮凋有命因遇有期故春葉
雖茂假朝露而抽翠秋葉誠危因微風而飄零
萬物居溫則柔入寒則剛故春角可卷夏條可
結秋露可凝冬木可折人皆愛少而惡老重榮
而輕悴故簪珥英華而焚灰枯朽莫識枯朽生
於英華英華歸於枯朽山抱玉故鑿之江懷珠
則竭之豹佩文則剝之人含智則嫉之智能知
人不能自知神能衛物不能自衛故神龜以智

見灼靈蛇以神見爆孰知不智為智不神為神
乎妙必假物而物非生妙巧必因器而器非成
巧是以羿無弧矢不能中微其中微者非弧矢
也倕無斧釿不能善斲其善斲者非斧釿也畫
以摹形故先質後文言以寫情故先實後辯無
質而文則畫非形也不實而辯則言非情也紅
黛飾容欲以為豔而動目者稀揮弦繁弄欲以
為悲而驚耳者寡由於質不美也質不美者雖
崇飾而不華曲不和者雖響疾而不哀理動於
心而見於色情發於衷而形於聲故強懽者雖
笑不樂強哭者雖哀不悲耳聞所惡不若無聞
目見所惡不如不見故雷震必塞耳掣電必掩
目為仁則不利為利則不仁故販粟者欲歲之飢
賣藥者欲人之疾物各重其所主而桀紂之狗
可以吠堯故盜跖之徒賢於盜跖而鄙仲尼連
殃而患天辱至而怨人是以火焚而怨燧人溺
井而尤伯益宿不樹惠臨難而施恩本不防萌
害成而修慎是以臨渴而穿井方飢而植禾雖
疾無所及也公儀嗜魚（公儀名休楚相也性好食魚也）屈到嗜
芰（菱芰也）雖非至味人皆甘之與眾同也文王嗜
菹曾晳嗜羊棗羊棗酸二子甘之與眾異也鹿
形似馬而迅於馬豺形似犬而健於犬國有千

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家有千金之犬而無千金之豺以犬馬有用而豺鹿無用也

九流第五十五

道者關尹老聃龐涓莊周之類也以空虛為本清淨為心謙挹為德卑弱為行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載成宇宙不見其跡亭毒萬物不有其功然而薄者全棄忠孝杜絕仁義專任清虛欲以為治也○儒者晏嬰子思孟軻荀卿之類也順陰陽之性明教化之本遊心於六藝留情於五常厚葬久服重樂有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然而薄者流廣文繁難可窮究也○陰陽者子韋鄒衍桑丘南公之類也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範三光之度隨四時之運知五行之性通八風之氣以厚生民以為政治然而薄者則拘於禁忌溺於術數也○名者宋鈃（[illegible]）尹文惠施公孫捷之類也其道主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定尊卑正名分愛平尚儉禁攻寢兵故作華山之冠以表均平之制則寬宥之說以示區分然而薄者捐本就末分析明辯苟析華辭也○法者慎到李悝韓非商鞅之類也其術在於明罰討陣整法誘善懲惡俾順軌度以為治本然而薄

者削仁廢義專任刑法風俗刻薄嚴而少恩也○墨者尹佚墨翟禽滑胡非之類也儉嗇謙愛尚賢右鬼非命薄葬無服不怒非鬭然而薄者其道大觳儉而難遵也○縱橫者闞子（[illegible]）（[illegible]）龐煖蘇秦張儀之類也其術本於行仁譯二國之情弭戰爭之患受命不受辭因事而制權安危扶傾轉禍就福然而薄者則苟尚華詐而棄忠信也○雜者孔甲尉繚尸佼淮南之類也明陰陽通道德兼儒墨合名法苞縱橫納農植觸類取與不拘一緒然而薄者則蕪穢蔓衍無所係心也○農者神農野老宰氏范勝之類也其術在於務農廣為墾闢播植百穀國有盈儲家有蓄積倉廩充實則禮義生焉然而薄者若使王侯與庶人並耕於野無尊卑之別失君臣之序也觀此九家之學雖有深淺辭有詳略偕偝形反流分乖隔然皆同其妙理俱會治[illegible]殊歸趣無異猶五行相滅亦還相生四氣相反而共成歲淄澠殊源同歸於海宮商異聲俱會於樂夷惠同操齊蹤為賢二子殊行等迹為仁道者玄化為本儒者德教為宗九流之中二化為最夫道以無為化世儒以六藝濟俗無為以清虛為心六藝以禮教為訓若以教

行於大同則邪僞萌生使無爲化於成康則氛亂競起何者澆淳時異則風化應殊古今乖舛則政教宜隔以此觀之儒教雖非得真之說然玆教可以導物道家雖爲達情之論而違禮復不可以救弊今治世之賢宜以禮教爲先嘉遁之士應以無爲是務則操業俱遂而身名兩全也

劉子卷第十

劉子新論十卷二本載于延令宋板書目蓋本有揚州季氏圖記其爲滄葦舊藏無疑唯卷一二失之配以明刻行款雖同神采索然且所載本政注与藏本諸本皆異清神至專學注義以上二本爲少辨棄至章一段以上二本不同借宋本失此要證決其是非姑存之可耳 淵如觀察留心漢魏叢書一而本屬爲互相提羅故余于此等古書訪求甚切雖校亦勤是書先有道藏本活字本校是義況又以手景本校正文今得宋本滴然一校屢經獨標真諦從宋本亦多脫文訛字而仍當以藏本活本參之借校畢書此以質淵如先生未知以爲何如

壬戌 丕烈識

長短經九卷

（唐）趙蕤撰

南宋初杭州淨戒院刻本（四庫底本）

長短經九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唐趙蕤撰。孫光憲北夢瑣言載蕤梓州鹽亭人。博學韜鈐。長於經世。夫婦俱有隱操。不應辟召。唐書藝文志亦載蕤字太賓。梓州人。開元中召之不赴。與光憲所紀略同。惟書名作長短要術爲少異。蓋一書二名也。是書皆談王伯經權之要。成於開元四年。自序稱凡六十三篇。合爲十卷。唐志與晁公武讀書志卷數並同。今久無刊本。王士禎居易錄記徐乾學嘗得宋槧於臨清。此本前有傳是樓一印。又有健菴收藏圖書一印。後有乾學名印。每卷之末皆題杭州淨戒院新印七字。猶南宋舊刻。蓋即士禎所言之本。然僅存九卷。末有洪武丁巳沈新民跋。稱其第十卷載陰謀家。本闕。今存者六十四篇云云。案此跋全勦用晁公武之言。疑書賈僞託。是佚其一卷而反多一篇。與蕤序六十三篇之數不合。然勘驗所存實爲篇六十有四。疑蕤序或傳寫之誤也。第一卷八篇。題曰文上。第三卷四篇。題曰文下。第二卷四篇則有子目而無總題。以例推之。當脫文中二字。第四卷一篇。題曰霸紀上。第五卷一篇。論七雄之事。題曰霸紀中。第六卷一篇。論三國之事。亦無總題。以例推之。當脫霸紀下三字。第七卷二篇。題曰權議。第八卷十九篇。題曰雜說。第九卷二十四篇。題曰兵權。其第十卷所謂陰謀者。則今不可考。篇中註文頗詳。多引古書。蓋即蕤所自作。註首或標以議曰二字。或亦不標。體例不一。亦未詳其故也。劉向序戰國策。稱或題曰長短。此書辨析事勢。其源蓋出於縱橫家。故以長短爲名。雖因時制變。不免爲事功之學。而大旨主於實用。非策士詭譎之謀。其言固不悖於儒者。其文格亦頗近荀悅申鑒劉卲人物志。猶有魏晉之遺。唐人著述。世遠漸稀。雖佚十分之一。固當全璧視之矣。

乾隆三十八年七月
翰林院編修勵守謙交出家藏
長短經壹部
計書捌本

題趙甤長短經

鄴縣創為救弊論憂時殷業匪
和函向時雖頼縱横説要未原
歸理道談　宋刊本自教忠堂
通変稱經曰短長比及亂時思
治亂不如平日慎行王　卷原
稱十今失一總目翻書餘一篇
院是梓州善經濟不應辟呂又
何焉・津瀛文苑總家聲四庫
蒐羅保貴成邂逅世臣獻遺簡
向年論學憶西清

乾隆甲午春御筆

儒門經濟長短經序

梓州郪縣長平山安昌巖草莽臣趙蕤撰

趙子曰匠成輿者憂人不貴作箭者恐人不傷彼豈有愛憎哉寔伎業驅之然耳是知當代之士馳騖之曹書讀縱橫則思諸侯之變藝長奇正則念風塵之會此亦向時之論必然之理矣故先師孔子深探其本憂其末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經美乎德行防萌杜漸預有所抑斯聖人制作之本意也然作法於理其弊必亂若至於亂將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聞沿襲三代不同禮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蓋以救弊也是故國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聖哲同風而皇王之名或異豈非隨時設教沿乎此因物成務牽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繼於所遭牽乎彼者王霸存於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鄒子曰政教文質所以匡救也當時則用之過則捨之由此觀之當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則悖矣當強國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則乖矣若時逢狙詐正道陵夷欲憲章先王廣陳德化是猶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則善矣豈所謂通於時變歟夫霸者駁道也蓋白黑雜合不純用德焉期於有成不問所以論於大體不守小節雖稱仁引義不及三王而扶顛定傾其歸一揆恐儒者溺於所聞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長短術以經綸通變者㕥立題目總六十有三篇合爲十卷名曰長短經大旨在乎寧固根蔕革易時弊興亡治亂具載諸篇爲沿襲之遠圖作經濟之至道非欲矯世誇俗希聲慕名輙露見聞逗機來哲凡厥有位幸望詳焉

長短經卷第一　文上

大體一　任長二　品目三
量才四　知人五　察相六
論士七　政體八

大體第一

臣聞老子曰以政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皐陶爲理官益掌驅禽堯不能爲一焉奚以爲君而九子者爲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賦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漢高帝曰夫運籌策於幃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鎭國家撫

百姓給餉餽不絕粮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人物志曰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為能君以能用人為能臣以能言為能君以能聽為能臣以能行為能君以能賞罰為能所以不同故能君衆能也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無形者物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預五音而為五音主有道者不為五官之事而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來矣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議曰淮南子云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矣而不知規矩準繩而賞巧匠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哉某君某王之宮室也孫卿曰夫人主欲得善射中微則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遠則莫若使王良欲得調一天下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簡其為事不勞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如己有者也人主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為之則不能任賢不能任賢則賢者惡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議曰申子云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當百言百當者人臣之事也非人君之道也尸子云人臣者以進賢為功也君者以用賢為功也賈誼云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由是言之夫君不能司契委任而好躬賢惡能取敗之道也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財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悅服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勸通乎用非其有也議曰孫卿云修禮者王為政者強取人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人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是謂上溢下漏又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昔者周厲王好利近榮公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利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後厲王果敗又文侯御廩災東門避正殿群臣皆哭公子成父趨入賀曰臣聞天子藏於四海諸侯藏於境內非其所藏不有天災必有人患幸無人患不亦善乎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不足周諺有言曰囊漏儲中由此言之夫聖王以其地封以其財賞不與人爭利乃能通於主道是用非其有者也故稱設官分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寬以得衆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體其臣畏而愛之此帝王所以成業也

任長第二

臣聞料才覈能治世之要自非聖人誰能兼茲百行備貫衆理乎故舜合群司隨才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備責耶夫剛略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亢厲之人不能回撓其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造權譎則倜儻而瓌壯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又曰王化之政宜於統大以之理小則迂策術之政宜於理難以之理平則無奇矜恕之政宜於治侈以之治弊則殘公刻之政宜於糾姦以之治邊則失其衆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以之治善則暴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民勞而下困此已上皆偏材也昔伊尹之興土工也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推偃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闢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以為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不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以為大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決取其利愚者不愛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也〔附子〕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跂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才有脩短也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則悖矣魏武詔曰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者任其長也由此觀之使韓信下帷仲舒當戎于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勳而顯今日之名也故任長之道不可不察〔議曰桓範云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書策為先分定之後忠義為首故晉文行咎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古語曰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諸葛亮曰老子長於養性不可以臨危難商鞅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蘇張長於馳辭不可以結盟誓白起長於攻取不可以廣眾子胥長於圖敵不可以謀身尾生長於守信不可以應變王嘉長於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許子將長於明識否不可以養人物此任長之術者也〕

品目第三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統莫不勞聰明於品材獲安逸於任使故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聖有賢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格法〕不擇賢以託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而不知所執此則庸人也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述也〕雖不能徧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智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所謂言之要也〕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則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忌〔忌怨害也〕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油然不進之貌也越過也孫卿曰夫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謂之君子也〕所謂賢者德不踰閑〔閑法也〕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其身〔言滿天下無口過也〕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身也〕富則天下無菀財〔菀積也〕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所謂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此聖者也〔鄰以喻界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兼并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閑曠釣魚閑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閑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閑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者也〕鈐經曰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識足以鑒古才足以冠世此則人之英也法足以成教行足以修義仁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此則人之俊也身足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操足以厲貪鄙信足以懷殊俗此則人之豪也守節而無撓處義而不怒見嫌不苟免

見利不苟得此則人之傑也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延陵晏嬰是也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清節之流不能弘恕好尚譏訶分別是非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圖遠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能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衆材略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家語曰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然後用天下之爵以尊之則天下理也此之謂矣

量才第四

夫人才能參差大小不同猶升不可以盛斛滿則弃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乎傳子曰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機三曰政才以經治體四曰學才以綜典文五曰武才以禦軍旅六曰農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興國利九曰辯才以長諷議此量才者也故伊尹曰智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漢文帝問陳平曰君所主何事對曰陛下不知臣駑下使臣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職上曰善魏相書曰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人服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月為紀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人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人不夭疾衣食有餘矣此變理陰陽之大體也事具洪範篇不失四時通於地利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是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通於人事行猶舉繩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蜀丞相諸葛亮主簿楊顒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忠正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臧否之材師氏之佐也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學之材保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太公曰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言惡寢臥不絕為衆所憎為人所疾此可使要遮閭巷察姦伺禍權數好事夜卧早起雖劇不悔此妻子之將也先語察事勸而與食實長希言財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切切截截垂意肅肅不用諫言數行刑戮刑必見血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辯好勝嫉賊侵凌斥人以刑欲整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外皃怍怍言語時出知人饑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近賢進謀使人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畢此十萬人之將也經曰夫將辭以詩書為資而不可有不采之疑辭以博辯為儀而不欲有多話之或以論辯之妙也溫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人之將也勳勳紛紛鄰國皆聞出入豪居百姓所親誠信緩大明於領世能效成事又能救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內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若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為力人未可以為先登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斷事可以為先登未足以為將帥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行能決之然後可以為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料事然後乃可以為雄韓信是也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經曰智如源泉行可以為表

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礪行可以為輔警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人吏也當前快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為佐中主以友為佐下主以吏為佐危亡之主以隸為佐欲觀其亡必由其下故同明者相見同聽者相聞同志者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佐左右所欲任使者存亡之機得失之要孫武曰主孰有道（昔漢王見圍滎陽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下人少禮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宜各去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不足定也初太祖謂郭嘉曰袁本初地廣兵強吾欲討之力不能敵何如嘉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強終為所擒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兵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以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計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恡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情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相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曹公曰吾知之紹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楊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強終為所擒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必能濟大事也）將孰有能（袁紹率大眾攻許孔融謂荀彧曰袁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為其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令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許攸貪而犯法必不能縱不縱必為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後許攸貪不奉法審配收其妻子攸怒奔曹公又顏良臨陣授首田豐以諫死皆如彧所料也）吾以此知勝之謂矣

知人第五

臣聞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然人未易知知人未易漢光武聰之主也謬於龐萌曹孟德知人之哲也弊於張邈何則夫物類者世之所惑亂也故曰狙者類智而非智也（狙音白舒反猨也）愚者類君子而非君子也戇者類勇而非勇也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幽莠之幼似禾驪牛之黃似虎白骨疑象碔砆類玉此皆似是而非也（人物志曰輕諾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無效進銳似精而去速訶者似察而事煩訐施似惠而無成面從似忠而退違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權似姦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內明博愛似虛而實厚正言似訐而情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實也）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長音竹兩反）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釬音汗）太公曰士有嚴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為盜者有外貌恭敬中心欺慢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威威而無成者有如敢斷而不能斷者有恍恍惚惚而反有忠實者有倭倭傀傀而有效者有貌勇狠而內怯者有夢夢而反易人者無使不至無使不遂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莫知非有大明乃見其際此士之外貌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桓範曰夫賢愚之異使若夢之與覺何得不知其然若其莠之似禾類是而非類賢而非賢揚子法言曰或問難知曰太山之與蟻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於乎唯能別似者為無難矣）知此士者而有術焉微察問之以觀其辭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間謀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

其德遠使以財以觀其廉（又曰：委之以財以觀其仁，臨之以利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又曰：從之以色以觀其不淫）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又曰：告之以危而觀其勇；又曰：懼之以驗其特）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又曰：醉之以酒而觀其則；又曰：醉之以酒觀其宜不失）莊子曰：遠使之而觀其忠（又曰：遠使之以觀其不二）近使之而觀其敬（又曰：近之以觀其不狎）煩使之而觀其能（又曰：煩之以事以觀其治）卒然問焉而觀其智（又曰：設之以謀以觀其智；太公曰：事之而不窮者謂之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太公曰：使之而不隱者謂信也）雜之以處而觀其色（又曰：雜之以處以觀其變）呂氏春秋曰：通則觀其所禮（通，達也）貴則觀其所進（又曰：貴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又曰：富觀其所與；又曰：見富貴人觀其有禮施；太公曰：富之而不犯者謂仁也）聽則觀其所行（行所聽也）近則觀其所好（又曰：近觀其所親；又曰：省其居處觀其貞良）習則觀其所言（好則好義，言則言道）窮則觀其所不受（又曰：省其交遊觀其志比）

賤則觀其所不為（又曰：窮則視其所不為，非又曰：貧視其所不取；又曰：貧賤人觀其有所守也）喜之以驗其守（守，慎守也；又曰：喜之以觀其輕）樂之以驗其僻（僻，邪僻也；又曰：娛之以樂以觀其儉）怒之以驗其節（節，性也；又曰：怒之以觀其不惑也）哀之以驗其仁（仁人見可哀者則哀）苦之以驗其志（又曰：危之以觀其能安）經曰：任寵之人觀其不驕奢（太公曰：貴之而不驕奢者義也）疏廢之人觀其不背越，榮顯之人觀其不矜誇，隱約之人觀其不懾懼，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悌（人物志曰：夫幼智之人在於童亂，皆有端緒，故文本辭繁，辯始給口，仁出慈恤，施發過與，慎生畏懼，廉起不取者也）壯者觀其廉潔務行而勝其私，老者觀其思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父子之間觀其慈孝，兄弟之間觀其和，友鄉黨之間觀其信義，君臣之間觀其忠惠（太公曰：付之而不轉者忠也）此之謂觀誠（傅子曰：知人之難，莫難於別真偽，設所修出於為道者，則言自然而貴虛；所循出於為儒者，則言分割而貴公正；所循出於為縱橫者，則言權宜而貴變常。九家殊務，各有所長，非所為難也。以默者觀其行，以語者觀其辭，以出者觀其治，以處者觀其學，四德或異，所觀有微，又非所謂難也。所謂難者，典說詭合，轉應無窮，辱而言高，貪而言廉，賊而言仁，怯而言勇，詐而言信，佞而言貞，能設似而亂真，多端以疑闇，此凡人之所常惑，明主之所甚疾也。君子內洗其心，以虛受人，立不易方，貞觀之道也；九流有主，貞一之道也。內貞觀而外貞一，則執偽者無地而逃矣。夫空言易設，但責其實事之效，則是非之驗立可見也。故韓子曰：人皆寐，盲者不知；人皆默，喑者不言。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窮矣。發齒吻相毛色，雖良樂不能必其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青黃，區冶不能必其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矣。是知明試責實，乃聖功也）

人物志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為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之。骨、筋、氣、肌、血，五物一象也；五物之實，各有所濟也。故骨植而柔立者謂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質也（木則垂陰，為仁之質；質不弘毅，不能成仁）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火則照察，為禮之本；本無文理，不能成禮）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信之基也（土必吐生，為信之基；基不貞固，不能成信也）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金能斷割，為義之決；決不勇敢，不能成義也）色平而暢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疏達，為智之原；原不通微，不能成智）五質恒性，故謂之五常。故曰：直而不剛則木（木強徼訐，失其正色）勁而不精則力（負鼎絕臏，失其正勁）固而不端則愚（專己自是，陷於愚戇）氣而不清則越（辭不清順，發越無成）暢而不平則盪（好智無成，盪而失之）然則平陂之質在於神（神者智之主也，故神平則質平，神陂則質陂也）明闇之實在於精（精者實之本，精惠則實明，精濁則實暗）勇怯之勢在於筋（筋者勢之用也，故筋勁則勢勇，筋弱則勢怯）強弱之植在於骨（骨者植之機，故骨強則植強，骨弱則植弱）躁靜之決在於氣（氣者決之地也，氣盛決於躁，氣沖決於靜）慘懌之情在於色（色者情之候，故色慘由情慘，色懌由情懌也）邪正之形在於儀（儀者形之表，故儀邪由形邪，儀正由形肅）態度之動在於容（容者動之符，衰動則容態，正動則容度也）緩急之狀在於言（言者心之狀，心恕則言緩，心褊則言急也）若質素平淡，中睿

外朗藹勁植固聲清色澤儀崇容直則純粹之德也夫人有氣氣也者謂誠在其中必見諸外故心氣麤訟者其聲沈散心氣詳慎者其聲和節心氣鄙戾者其聲麤獷心氣寬柔者其聲溫潤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和氣簡略勇氣壯立此之謂聽氣以其聲處其實氣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柔清濁咸發乎聲聽其聲察其氣考其所爲皆可知矣又有察色察色謂心氣內蓄皆可以色取之夫誠智必有難盡之色又曰誠智必有明達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又曰誠仁必有溫柔之色誠勇必有難懾之色又曰誠勇必有矜奮之色也誠忠必有可觀之色誠絜必有難汙之色誠貞必有可信之色質色浩然固以安僞色曼然亂以煩此之謂察色人物志曰夫心質亮直其儀勁固心質平理其儀安閑夫仁固之精慤然以端勇膽之精曄然以強夫憂患之色乏而且荒疾疢之色亂而垢理喜色愉然以懌慍色厲然以揚妬惑之色冒昧無常是故其言甚懌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違也其言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言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言已發而怒氣送之者彊所不然也凡此之類雖欲違之精色不從感愕以明雖變可知也又有考志考志者謂方與之言以察其志其氣寬以柔其色撿而不諂其禮先人其言以人每自見其所不足者是益人也若好臨人以色高人以氣勝人以言防其所不足而廢其所不能者是損人也太公曰博文辯辭高行論議而非時俗此姦人也王者慎勿寵之也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者是質人也又曰與之不爲喜奪之不爲怒沈靜而寡言多信而寡貌者是質靜人也議曰太公云樸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得此僞人也王者慎勿近之夫質人之中有如此之僞者也若其貌曲媚其言諛巧飾其見物務其小證以故自說者是無質人也議曰晏子云讒夫佞人之在君側材能皆非常

也夫義大不誠於中者必讒小誠於外以成其大不誠此難得而知也荀悅曰察人情術觀其言行未必合道而悅於己者必佞人也觀其言行未必悅己而合於道者必正人也此察人之情之一端也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煩亂以事而志不惑深導以利而心不移臨懾以威而氣不卑者是平心固守人也又曰榮之以物而不娛犯之以卒而不懼置義而不遷臨貨而不回者是果正人也議曰孔子稱取人之法無取健健貪也夫健之弊有如此者矣若喜怒以物而心變易亂之以事而志不治示之以利而心遷動懾之以威而氣恇懼者是鄙心而假氣人也又曰若移易以言志不能固已諾而不決者是情弱之人也設之以物而數決驚之以卒而屢應不文而慧者是有智思之人議曰太公云有名而無實出入異言揚美掩惡進退爲功王者慎勿與謀夫智思之人皆於是矣若難設以物難說以言守一而不知變固執而不知改是愚佷人也議曰志士守操愚佷難變夫不變是同而其智異者以道爲管也何以言之新語云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故君子閑見以衆而採擇於謹學問以博而行已以敬目不淫於炫燿之色耳不亂阿諛之辭雖利以齊魯之富而志不移設以松喬之壽而行不改能一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觀其道業此其所以愚佷異也若屏言而勿顧自私而不護非是而強之是誣嫉人也議曰劉備以客見諸葛亮而賢之亮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姦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後果然夫姦人容止大抵如是何晏夏侯玄鄧颺等求交於傅嘏而不納也或怪而問之嘏曰夏侯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而惡異多言而妒前多言多釁妒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後皆如嘏言夫如首之行有如此者也此之謂考志人物志曰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嗛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堪物任也心小所以慎咎悔也故詩詠文王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小心也王赫斯怒以對于天下志大也由此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大志大者豪傑之雋也心大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心小志小者拘愞之人也又有測隱測隱者若小施而好得小讓而大爭言願以爲質僞愛以爲忠尊其行以收其名此隱於仁

賢（孫卿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言霸道者何也彼非本政教也非服人心也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桀耳焉足稱大君子之門乎）若問則不對詳而不窮貌示有餘假道自從困之以物窮則託深此隱於藝文也（又曰慮誠不及而詳爲不言內誠不足而色亦有餘此隱於智術者也人物志曰有處後待長從衆所安似能斷者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實不辭者有嫺勝錯失窮而稱妙似理不可屈者此數似者衆人之所惑也）若高言以爲廉矯厲以爲勇內恐外誇亟而稱說以詐氣臨人此隱於廉勇也（議曰太公云敵智略大謀而以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慎勿使將此詐勇之弊也）若自事君親而好以告人飾其見物而不誠於內發名以君親因名以私身此隱於忠孝也此謂隱矣（人物志曰尤妙之人含精於內外無飾姿尤虛之人碩言瓌姿內實乖違而人之求奇不以精微測其玄機或以貌少爲不足或以瓌姿爲巨偉或以直露爲虛華或以巧飾爲真實何由得哉故須測隱焉）夫人言行不類終始相悖外內不合而立假節以惑視聽者曰

毀志者也（人物志曰夫純訐性違不能公正依訐似直以訐訐善純宕似流不能通道依宕似通行傲過節故曰直者亦訐訐者亦訐其訐則同其所以爲訐則異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則同其所以爲宕則異觀其依似則毀志可知也）若飲食以親貨賂以交損利以合得其權譽而隱於物者曰貪鄙者也（太公曰果敢輕死苟以貪得尊爵重祿不圖大事待利而動王者慎勿使也）若小知而不大解小能而不大成規小物而不知大倫曰華誕者也（文子曰夫人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誠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又有揆德揆德者其有言忠行夷秉志無私施不求反情忠而察貌拙而安者曰仁心者也有事變而能治效窮而能達措身立功而能遂曰有知者也有富貴恭儉而能威嚴有禮而不驕曰有德者也（議曰魚豢云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所使有是知別恭儉者必在於富貴人也）有隱約而不懾安樂而不奢勳勞而不變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有恭敬以事君恩愛以事親情乖而不叛力竭而無違曰忠孝者也此之謂揆德（議曰夫帝王之君歷代相躡莫不慕霸王之任賢惡亡國之失士然猶任凶愚致亡相屬其故何哉由取人不求合道而求合己也故人物志曰清節之人以真正爲度故能歷衆材也能識性行之常而或疑法術之詭術謀之人以思謀爲度故能識策略之奇而或失遵法之良伎倆之人以功爲度故能識進趣之功而不通道德之化言語之人以辯析爲度故能識捷給之慧而不知含章之美是以互相非駁莫肯相是凡此之類皆謂一流故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盡有諸流則亦能兼達衆材矣又曰夫務名者不能出己之後是故性同而材傾則相援而相賴也性同而勢均則相競而相害也此又同體之變不可不察也）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知人識智則衆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又曰夫天下之人不可一一盡與遊處何以知之故觀其一隅則以識足以識之將究其詳必三日而後足何謂三日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三日不足以盡之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乃能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然則何以知其兼偏而與之言乎其爲人也務以流數杼人之所長而爲之名目如是者兼也好陳己善欲人之顯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也）是故仲尼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仁者愛物蔽在無斷信者誠露蔽在無隱此偏材之常失也）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空空而無信以明爲似之難保察其所安觀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率此道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察相第六

左傳曰周內史叔服如魯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杜預曰豐下謂面方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人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漢書曰高祖立濞爲吳王已拜上相之曰汝面狀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

非汝耶天下一家慎無反經曰眉上骨斗高者名曰九反骨其人恒有包藏之志又曰黃色繞天中從髮際通兩墓其兩眉下谷發黃色其中正上復有黃色直下鼻者三公相也若下賊有此色者能殺君父春秋左氏傳曰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是人也蜂目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後謀反以宮甲圍成王縊之又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人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後果反攻王楚王滅而遂滅若敖氏又曰晉韓宣子如齊見子雅子雅召其子旗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杜預曰言子雅志高也後十年果奔周靈公之弟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子公聞其歎也入以告王曰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為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周大夫殺佞夫齊崔杼帥師伐我公患之孟孝伯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人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徙歸果弒莊公晉楚會諸侯而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魯大夫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杜預曰設君服也此年子圍篡位衛孫文子來聘君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後十四年林父逐君衎鄭伯享趙孟七子賦詩伯有賦鶉之賁賁事畢趙孟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魏時管輅相何晏鄧颺皆誅死輅舅問之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

長一　十七

上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鬼躁者為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蔽也宋孔熙先少姚生曰夫相人也天欲其員地欲其方眼欲光明鼻有柱梁四瀆欲明五岳欲峙此數者君無一焉又君之眸子那服加望羊行步曲而失步聲若竭而不揚宜唯夫其福祿將乃罹其禍殃憂皆是反被殺之矣**由此觀之以相察士其來尚矣故曰富貴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經曰青主憂白主哭泣黑主病赤主驚恐黃主慶喜凡此五色並以四時判之春三月青色王赤色相白色囚黃黑二色皆死夏三月赤色王白色黃色皆相青色死黑色囚秋三月白色王黑色相赤色死青黃二色皆囚冬三月黑色相青色王白色死黃赤二色囚若得其時色王相者吉不得其時色王相若囚死者凶魏管輅往族兄家見二客客去輅謂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流魂于海骨歸于家後果溺死此略舉色變之効**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經曰

言貴賤者存乎骨骼言脩短者存乎虛實經曰夫人喘息者命之所存也喘息條條狀長而緩者長命人也喘息急促出入不等者短命人也又曰骨肉堅硬壽而不樂體肉耎者樂而不壽左傳曰晉後襄仲如齊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人主偷必死後果弒鄭伯如晉拜成授玉于東楹之東晉大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杜預曰言鄭伯不端諦也六月卒天王使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卒于瑕晉侯使程鄭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乎明年程鄭卒天王使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定命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此冬單子卒宋平公享昭子宴飲樂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此年叔孫婼宋公皆卒邾隱公來朝執玉高其容仰魯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衛侯會吳于鄖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說太宰嚭而免之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

長一　十八

言從之固矣襄公卒死於楚魯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不復適楚必死是宮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晉侯使郤犨聘于衛衛侯饗之苦成叔傲甯惠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故詩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十七年郤氏亡齊侯與晉侯會于嘉子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衛弒剽也**言性靈者存乎容止斯其大體夫相人先視其面面有五岳四瀆**五岳者額為衡山頦為恒山鼻為嵩山左顴為太山右顴為華山四瀆者鼻孔為濟口為河目為淮耳為江五岳欲聳峻圓滿四瀆欲深大崖岸成就五岳成者富人也不貴則富四瀆成者貴人也不成則賤矣**五官六府**五官者口一鼻二耳三目四人中五六府者兩行上為二府兩輔角為四府兩權衡上為六府一官好貴十年一府好富十年五官六府皆好富貴無已左為文右為武也**九州八極**九州者額從左達右無縱理不缺陷狀如覆肝者為善八極者登鼻而望八方成乎不相傾者為良也**七門二儀**七門者兩奇門兩關門兩命門一庭中二儀者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天欲得高地欲得厚若頭小足薄貴賤人也七門皆好富貴人也披而言之夫額為天頤為地鼻為人左目為日右目為月天欲張地欲方人欲深廣日月欲光天好者貴地好者富人好者壽日月好者茂上亭為天主父母貴賤中亭為人主昆弟

妻子仁義年壽下亭爲地主田宅奴婢畜牧飲食也若夫權骨繞起膚色潤澤者九品之候也又曰胃腹相稱背胼繞厚及高峴廣步此皆九品候也夫色須厚重胃須廣長故經曰面如黃瓜富貴榮華白如截脂黑色如漆紫色如椹胃廣而長腹如垂囊行如鵝鵝此皆富貴人也凡稱夫公侯將相已下者不論班品也輔骨小見鼻準微端者八品之候也又曰胸背微豐手足悅澤及身端步平者此皆八品之候也夫鼻須洪直而長胸脅須豐厚如龜形手足色須赤白此皆富貴人也故經曰手足如綿富貴然年手足厚好立使在傍也輔角成稜倉庫皆平者七品之候也又曰胃厚頸粗臂腿纖均及語調聲定者此皆七品之候也夫頸須粗短手臂須纖長語須如笙及鳳此皆貴相也故經曰額角高聳職位遷重虎頭圓粗富貴有餘牛額虎視富貴無比天倉滿得天祿也倉滿豐肉也天中豐隆印堂端正者六品之候也又曰腰起身方手厚背圓及聲青音朗者此皆六品之候也夫人額上連天中下及司空有骨若肉如環者名曰天城偃亞無缺者大貴有缺若門者爲三公夫骨者須深實大而不濁小而能彰遠而不散近而不亡餘響激激似若有笙宛轉流韻流圓能長此善者也宮聲重大如在甕中聲堅動商聲角聲圓長通徹徵聲抑揚和和聲急低曳此謂正聲也伏犀明峻輔角豐穰者五品之候也又曰頸短背隆乳闊腹垂及鵝行虎步者皆五品之候也夫人脇肉骨起前後長大者將軍二千石領兵相也出長際爲伏犀須豐峻稜利公侯相也不用寬平有此者貴有奉者大佳寬平者猶爲食祿夫腹須端妍故曰馬腹膨脝玉帛豐饒也邊地高深福堂廣厚者四品之候也又曰頭高而豐長上短下及牛鵠龍行者此皆四品之候也邊地在額角近髮際也福堂在眉尾近上也夫頭須高大故經曰牛頭四方富貴嘍昌虎頭高峙富貴無比象頭高廣福祿長厚犀頭律峯富貴學豐驅頭蒙共福祿所鍾虎行將軍爲行大富也犀及司空龍角纖直者三品之候也又曰胸背豐厚頭深且尖及大雄雞柔者是皆三品之候也司空從髮際直下次天庭是也龍角在眉頭也頭頂高深龍犀成就者二品之候也又曰頭骨高起支節合度及細膩性安者此皆二品之候也夫容貌標物舉止王翔精爽清澄神儀安定言語審諦不疾不徐動息有恒不輕不躁喜怒不安發越捨合物宜聲色不變其情榮枯不易其操此謂神有餘者主得貴位也四倉盡滿骨角俱明者一品之候也頭頸皆好支節俱成及容貌窓美顧瞻澄澈者此皆一品之候也似龍者爲文吏似龍者甚貴能行者爲三公也似虎者爲將軍虎行者爲將軍驛馬骨高爲將軍也似牛者爲宰輔似馬者爲武吏

似馬亦似甚貴也似狗者有清官爲方伯似豬似猴者大富貴似鼠者唯富而已凡稱似者謂動靜似之若偏似一處乃爲貴者也天中主貴氣平滿者宜官祿也天中最高近髮際發黃色上入正角至高廣爲聖駕遷刺史牧守黃色如日月在天中左右侍天子也黃色出天中圓大光重者暴見天子經年及井竈有功受封相有貴氣如懸鐘鼓三公之相也又發黃氣如龍形亦受封也四時官氣發天部如鏡光者暴貴相也天庭主上公大丞相之氣天庭直下次天中有黑子者死司空主天宮亦三公之氣司空直下次天中色惡王上書大凶中正主群寮之氣平品人物之司也中正直下次司空色好者遷官轉職若司空中正發赤色而縣尉者在中正爲縣官在天庭爲郡官州縣令尚書各視所部也印堂主天下印綬掌符印之官也印堂在兩眉間微下眉頭少許文中正發赤色如連刀上至天庭下至鼻準爲縣令直闕庭發色者長吏也如車輪狀輔角相應者大貴印堂一名闕庭也山根平美及有奇骨伏起爲婚連帝室公主聓也山根直下次印堂亦主有勢無勢也高廣主方伯之坐從天中橫列至髮際凡七名高廣位在第三高廣忽發黃色如兩人提鼓者將軍相也陽尺主州佐之官橫文高廣位在第四陽尺主少出方伯有氣暴貴行也武庫主兵甲典庫之吏橫文陽尺位在第五輔角主遠州刺史之官橫文武庫位在第六骨起色好主嘗門舍人之官也邊地主邊州之任橫文輔角位在第七有黑子若難爲奴也日角主公侯之坐從天中橫一列至髮際凡八名日角位在第一平滿方直者宜官職房心主京輦之任橫文日角位在第二房心左爲文右爲武青光宜作人師黃色見房心上至天庭爲丞令直見房心而失人君者名爲國師也驛馬主急疾之吏橫文位在第七驛馬好色應印堂上秋冬得官也額角主卿寺之位從司空橫列至髮際凡八名額角橫文位在第一如黃大吉昌也上卿主帝卿之位橫文額角上將躍躍封侯大衆虎眉主大將軍從中正橫列至髮際凡九名虎眉橫文位在第二發青白色者應行牛角主王之統師小將橫文牛角位在第三主封侯食得成角者更勝於內也玄角主將軍之相橫文位在第五無角者不可求官凡欲知行官在任久不先現年上發色長短一分主一年二分二年以此消息則可知也有惡色間之者主其年有事白色遭喪赤色彈奏黑色病青色獄厄天中有氣橫千者無官也然官色惡文怨有死厄色間之者代人死也若年上有好色如湮山出雲

兩顴皆通則無慮不達驛馬有黄氣為已得官若黑氣未也有黄氣如衣帶發額上選官益祿也夫人有六賤頭小身大為一賤又曰額角陷缺天中塹下亦為一賤經曰頭從而逆淫老窮厄也頭薄曲糟糠不足也頭平薄財物家落格頭大銳窮厄無計也目無光澤為二賤又曰胷背俱薄亦為二賤經曰陷胷薄尻及纖目皆窮相也舉動不便為三賤又曰音聲嘶散亦為三賤經曰語聲貴賤相部枯燥面毛夜夜無風而塵皆賤相也夫聲之惡者飄颻飛散細嗄聊嘈聲大則若盡佳則不還處亂處細流濁疾弊舌短脣強蹇吃無響此惡相也夫人不笑似笑不嗔似嗔不喜似喜不畏似畏不醉似醉常如宿醒不愁似愁常如憂戚容貌閑之如經瘤病神色悽愴常如有失舉止惶惶但如驚急言語出喘若有隱藏懸低蒂如盡遊夯此並神不足也神不足者多牢獄厄有官還藏而失有位點遂而黜者也鼻不成就准向前低為四賤又曰馬目斜視亦為四賤經曰人中平滿耳無輪郭皆貧賤相也脚長胷短為五賤又曰胷陷鼻曲亦為五賤經曰蛇行雀躍財物無儲鼻柱薄者並諸鼻頭低垂至老獨吹搖胷身步足無所依胷細者則被人奪也賤文榮不成脣細橫長為六賤又曰多言少信亦為六賤經曰口薄人不擇言辭側為人所毀口如吹火至老獨坐舌色白下賤人也舌短貧窮人也凡欲知人是賤者當發少而聲急多多者庶也少者狡也六賤備具為僕隸之人此貴賤存乎骨骼者也論曰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文王四乳此則世人亦時有四乳者此則驚馬一毛似驪也若日角月偃之奇龍犀虎踞之美神鋒於城堰天閨運於掌葉金縷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蓋隱轔文或并字既家倉重巳寶斯乃神相之明效也若夫目長頭銳顴頷闊如行蛇足駿豕鳥啄味龍不東體面無華色手無春萸之柔髮有寒蓬之蒨此則窮之微驗也昔姑布子卿謂子貢曰鄭東門有一人其長九尺六寸河目而隆顙其頭似堯其項似皐陶其肩似子產然自要已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可目謂上下但而長也豬頭也漢高祖隆準而龍顏作鼻也隆顙頷也兩角為龍角一角為犀角言高祖似龍而有細骨高而鼻上隆樑陳留王豊下兑上有堯圖之表陳宣帝頸項如若不惠欺賤時揚忠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頭又當大貴後皆果然此貴賤之法也夫木主春生長之行也春主肝肝主目目主仁仁主長數榮者施如惠與之意也火主夏豐盛之時夏主心心主舌舌主禮禮主盛形阜者富博宏麗之義也金主秋收藏之節也秋主肺肺主鼻鼻主義義收藏聚斂者怯喜慳聚之情也水主冬萬物伏匿之日也冬主腎腎主耳耳主智伏匿隱藏者邪諂蓄積之懼也土主季夏萬物結實之月也季夏主脾脾主脣脣主信結實堅確者貞信謹厚之理也故曰凡人美眉目好指爪者庶幾好施人也肝出為眼又主薦窮為爪榮於肩上藏於魂經曰凡人眉直而頭昂意氣雄強缺損及薄無信人也如弓者善人也眼有光彩而媚好者性識物理而明哲人也眼光盈出瞼外不散不動瞼又不急不緩和精不露者智惠人也瞼塞縮精無光者愚鈍也眼光不出瞼者藏情人也加以瞼為合視必作偷也若精瞼陰眼睛者呆喚人也急瞪瞪者不媚如則庸妄人也盼雖眼血者惡性人也瞳人見善悲實懼人也眼如羊目者二目瞬二目昏人也羅詞瞻者毒諱人也應盜摇職噬者摇強人也羊目者毒害人也睢盱者黑睛者四邪人也精色雜而光彩浮淺者心意不定無信人也精清光盈者敢明人也精流光定者大膽人也上目皆下皆中深厚氣色光厚者有威武亦大膽人也氣色彩妙茂滿人也主地不深者無康法懦人也精竿黑而光彩端定者剛烈人也精澤白而端定者好隱遁人也精多光而不溢嚴肅而視端審者直性人也精著而光彩豊敷者慕道術人也點精近上者志意下劣人也點睛近下者志意高尚人也點睛近者象者自收歛人也點睛浮水者徹覺愁人也羊目直視能殺妻子睛目寒發刑殺明仰寫形非頭常偉睨動無目站心難得夫指者舒擢纖如賂有皮囊裏者性自如人也指頭方鈍者見事遲人也紅美者不潔者人信之惡者人不道承也毛髮光澤脣口如朱者才能與學藝之人也心出為舌又主血血窮為毛毛髮榮於耳藏於神經曰髭鬚鍾鬋額結髮鬢多紙疏賢急當盡難與為友脣寬端正出言有章脣口不佳出言不信口如吹火獨坐無人口如鳥不可與居惡心之人也口急如鳥言溫而不同少信人也鼻孔小縮准頭低曲者慳悋人也鼻出為鼻孔又主皮膚又為氣息藏於魄好鼻者有骨肉鼻柱薄而削尖者多妬忌人也鼻無端正者多人也鼻低鼻少者智人也耳窮者心虛而識玄耳孔小者無智而不信耳孔大而骨節曲長者知音智人也老鼠耳者殺人不免人多作偷耳輪厚大鼻准圓實乳頭端淨頦頤深廣厚大者忠信謹厚人也腎出為骨又主齒齒窮為耳孔又主耳輪鼻準為肉肉窮為孔又主耳輪藏於志經曰耳前有毫毛者長壽之人也鼻頭懸膽也齒疏者不自樹立人也若頭高大者性自在而好交人相照其諧耳謹者性隨人和細碎故曰歎頭側長志氣雄強兔頭甚媚首耳下方嚇畫者流闇八遺達夫頭細而出者不自樹立人也若色斑駁者鼻淨者性隨宜而不堅固夫手纖長者好捨施短厚者好取捨則庶幾璟則貪惜故曰手如雞足意智編促手如豬蹄志意昏迷手如弊實勤勞役倘夫背厚闊者剛决人也薄者性弱人也夫腹端妍者才華人也故以牛腹生貪財物自為蝦蟆腹者懶人也夫胥偏美者則樂而能任人也蝦蟆胷者好人也夫臀厚廣者可倚任安穩人也夫蛇行者含毒人也不可與之共事鳥行蹌蹌性行不良似鳥飄行也麋行雄烈狂狠行者性貪覓利人也牛行性直也馬行猛烈之人也此性靈存乎容止者也日越燕

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尉繚曰秦始皇隆準長目鷙鳥膺豺聲少恩信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不可與之久遊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心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厭也晉叔向欲娶於巫臣氏其母不欲曰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娶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婪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皆是物也女何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乃止魏安釐王問子從曰馬回頰權亮直大夫之節吾欲爲相可乎答曰長目而豕視則體方而心圓每以其去捐人千百不失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平原君相秦將白起謂趙王曰武安君之爲人也小頭而銳下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銳下者斷敢行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王莽大口蹙頤露目赤精聲大而身長七尺五寸反膺仰視瞰臨左右或言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殺莽後惡之位後兵敗歸果被殺也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也聲動乎几響窮乎應必然理矣雖云以言信行失之宰予以貌度性失之子羽然傳稱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或躍馬膳珍或飛而食肉或早隸晚侯或初刑末王銅嚴無以飽生玉饌終乎餓死則彼度表扪骨指色揣理不可誣也故列云尒

長一　二十三

論士第七

臣聞黃石公曰昔太平之時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叛逆生王澤竭則盟誓相罰德同無以相加乃攬英雄之心故曰得人則興失士則崩何以明之昔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往而不得見從者止之桓公曰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書曰能自得師者王何以明之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謂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若使王爲趨士宣王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者貴乎對曰昔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百步而樵採者罪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溢由是言之生王之頭曾不如死士之壟宣王竟師之宣王左右曰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之鐘東南西北莫敢不服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於農畝之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斶曰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舜起農畝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人者乃廿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哉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其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其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其名華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

長一　二十四

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媿下學而成其道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夫孤寡者困賤下位者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以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明是以明乎士之貴也斶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也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何以明之淳于髠謂齊宣王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悅之髠曰古有驊騮騏驥今之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有豹象之胎今之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有毛嬙西施今之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堯舜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孟嘗君曰

文不得士故也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豈有騏驥騄耳哉後宮十妃皆衣縠紵食粱肉豈有毛嬙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好士未也袁敞與朱邑書曰飢者甘糟糠饜者飫粱肉何則有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何而後信故士各達其及時之宜若待古之英雋必若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淮南曰待騕褭飛兔而後駕則世莫乘車矣待西施洛浦而後妃則終身不家矣然不待古之英雋而自足者因其所有而遂用之也語曰璵艘瑤
纖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黍絜而
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理者非翼亮之
士何以明之魏無知見陳平於漢王漢王用之絳灌
等讒平曰平盜嫂受金漢王讓魏無知無知曰臣之
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
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
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受金又

長二　二十九

安足疑哉漢王曰善黃石公曰有清白之士者不可
以爵祿得守節之士不可以威刑脅致清白之士修
其禮致守節之士修其道何以明之郭隗說燕昭王
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者與
廝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
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
至憑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恣睢奮擊
呴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乃古之服道致士者
也黃石公曰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
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矣何以明之魏文侯太子
擊禮田子方而子方不爲禮太子不悅謂子方曰不

識貧賤者驕人乎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
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大夫
驕人而亡其家貧賤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
而不得貧賤乎宋燕相齊見逐罷歸謂諸大夫曰
有能與我赴諸侯乎皆執杖排班默而不對燕曰悲
乎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陳饒曰非士大夫易得
而難用君不能用也君不能用則有不平之心是失
之於己而責諸人也燕曰其說云何對曰三升之稷
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過一也果園梨
栗後宮婦女以相提挃而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過
二也綾紈綺縠美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

長一　二十六

緣是君之過三也夫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
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譬猶鈆刀
畜之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曰是燕之過也語曰
夫人同明者相見同聽者相聞德合則未見而相親
聲同則處異而相應韓子曰趣捨同則相是趣捨異
則相非何以明之楚威王問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
歟何士人衆庶不譽之甚宋玉曰夫鳥有鳳而魚有
鯨鳳皇上擊九萬里翺翔乎窈冥之上夫蕃籬之鷃
豈能與料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於崑崙之墟暮
宿於孟津夫尺澤之鯢豈能與量江海之大哉故非
獨鳥有鳳而魚有鯨士亦有之夫聖人瑰琦意行超

然獨奈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議曰世之善惡難得而知苟非其人莫見其際何者夫文章爲武人所嗤未必鄙也爲楊馬所嗤此真鄙矣夫人臣爲桀紂所毀未必爲愚也必若堯舜所毀此真愚矣世之毀譽不足信也故曰不夜出安知有夜行人太公曰智與衆同非人師役與衆同非國工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曰凡人所賤聖人所貴信矣哉）語曰知人未易人未易知何以明之汗明說春申君春申君悅之汗明欲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意矣汗明曰未審君之聖孰與堯春申君曰臣何足以當堯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中言之君之賢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時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記曰夫驥唯伯樂獨知之若時無伯樂之知即不容其爲良馬也士亦然矣何以明之孔子厄於陳蔡顏回曰夫子之德至大天下莫能容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故曰文王明夷則主可知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穀梁傳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冠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羈冠謂交五前髮成童謂八歲已上）就師學問無方心至不通身之罪也心至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孔子曰夫內行不修己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論曰行遠道者假於車馬濟江海者因於舟檝故賢士之立功成名因於資而假物者何以明之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屋

長一　二十七

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之銅鐵以爲金鑪大鍾而不能自爲壺鼎盤盂無其用也君子能因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於妻子及其用也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文君子能修身以假道不能枉道而假財（愼子曰騰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霽與蚯蚓同則失其所乘矣韓子曰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婁易於百步而難於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道不可也）語曰夫有國之主不可謂舉國無深謀之臣闔朝無智策之士在聽察所考精與不精審與不審耳何以明之在昔漢祖聽聰之主也納陳恢之謀則下南陽不用婁敬之計則困平城廣武君者策謀之士也韓信納其計則燕齊舉陳餘不用其謀則泜水敗由此觀之不可謂事濟者有計策之士覆敗者無深謀之臣虞公不用宮之奇之謀滅於晉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亡於智氏蹇叔之哭不能濟崤黽之覆趙括之母不能救長平之敗此皆人主之聽不精不審耳天下之國莫皆不有忠臣謀士也（議曰天下無災害雖有賢德無所施功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國家昏亂有忠臣淮南子曰未有其功而知其賢者唯堯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陸機曰飛鸞西頓則離朱與蒙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魚目齊明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後動以此推之向使殷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媵臣周無牧野之師則太公渭濱之賤老耳豈能勒名帝籍策勳天府乎故曰賢不肖者才也遇與不遇者時也誠哉是言也）黃石公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夫英雄者國

長一　二十八

家之幹士民者國家之半得其幹收其半則政行而無怨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慎哉

政體第八

議曰夫政理得人則興失人則毀故首簡才行次論政體焉

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為天下之人強掩弱詐欺愚故立天子以齊一之謂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為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夫教誨之政有自來矣何以言之管子曰措國於不傾之地有德也周武王問於太公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為此奈何對曰以守固道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不可以守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不可以攻嚴不若和之得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也聽獄刑治仁於人者謂之文誅矣故三文立於政行理守而不存攻而不得者自古至今未之聞尸子曰德者天地萬物得也義者天地萬物之宜也禮者天地萬物體也使天地萬物皆得其宜當其體謂之大仁文子曰夫人無廉恥不可以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也法能殺人不能使人孝悌能刑盜者不能使人有廉恥故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非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措不用禮義修而任得賢也又曰夫義者非能盡利天下者也利一人而天下從暴者非能害海內者也害一人而天下叛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也積於不涸之倉務五穀也晁錯說漢文帝曰今土地人民不減於古無堯湯之水旱而蓄積不及古者何也地有遺利人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人未盡歸農也當今之務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之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則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而國用饒足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漢景帝詔曰夫彫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為天下先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鹽鐵論曰國有沃野之饒而人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人不足於財者不務人用而淫巧眾也藏於不竭之府養桑麻育六畜也漢景帝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國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人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申鑒論曰人不畏死不可懼之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之以善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也下令於流水之原令順人心也尉繚子曰令所以一眾心也不審所出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眾不信也出令之法雖有小過無更則眾不二曉即令行矣尹文子曰文之於武也今有必行有不必行者去責妻責實此令必行者也田曰漁無獸偃武無獸馬令不行者也故為人上者必慎所出令焉文子曰治國有常而利人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為古也使士於不諍之官使人各為其所長也孫卿曰相高下序五穀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若夫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言必當理事必當務然後君子之所長文子曰力勝其任即舉之不重也能勝其事則為之不難也明必死之路嚴刑罰也議曰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故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誡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即可也陳道德以先服之猶不可則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而猶有邪人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矣素子曰夫仁義禮樂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法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何則夫禮數之法先之以仁義示之以禮讓使之善日用而不知儒者見其如此因為治國不有刑法不知刑法承於下而後仁義興於上也法令者賞善禁淫居理之要商韓見其如此因曰治國不待仁義為體故法令行於下也故有刑法而無仁義則人怨怨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人慢慢則姦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道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故仲長子曰昔秦用商君之法張猶天之網然陳涉大呼於大澤之中天下響應人不為用者怨毒結於天下也桓範曰桀紂之用刑也或脯醢人或刳割人心腹至乃叛道眾多乎用傾危者也不用仁義為本者也故曰仁者法之恕義者法之斷也是知仁義者乃刑之本故孫子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此之謂矣開必得之門信慶賞也呂氏春秋曰夫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六合之內皆可以為府矣人主見此論者其王久矣人臣知此論者可以為王者佐矣徐幹中論曰天生蒸人其情也則刻肌虧體所同惡也被文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在而人或不理其身有由也當賞者不賞而當罰者不罰則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為惡者輕其國法而怙其所守苟如是雖日用斧鉞於市而人不去惡矣日賞爵於朝而人不興善矣蜀張裔稱諸葛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以無功取刑不可以勢貴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也不為不可成量人力也文子曰夫債少易償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下效易為之功是以為君為臣久而不相厭也末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難而誅不敢人困於三責即飾智以詐上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也新語曰秦始皇設刑罰為車裂之誅築城域以備胡越事愈煩下愈亂法愈眾姦愈熾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舉措太眾刑罰太繁故也不求不可得不強人以其所惡也故其稱曰政者政之所行在順人心政之所廢在逆人心夫人惡憂勞愛患樂逸樂之人惡貧賤富貴之人惡危墜存安之人惡絕滅生生者育之能逸樂之則人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人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人為之

危墜能生育之則人恐之絕滅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以叛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仁者必成反義而行背仁而動未聞能成也呂氏春秋曰樹木茂則禽獸歸之水泉深則魚鼈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主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故曰強令之笑不樂強令之哭不悲強之爲道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也

不處不可久不偷取一世宜也

董仲舒論安邊之策欲令漢與匈奴和親又取匈奴愛子爲質固以匈奴桀驁每有人辟漢郡亦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安肯以愛子爲質孝文時妻以漢女而匈奴以厚幣約束昧利不顧安在其不弃質而夫重利也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晁錯說漢文帝令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贖罪上從之荀悅曰聖人之政務其綱紀明其道義而已若夫一切之計未雜其公議度其時宜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大故弗由之也

知時者可立以爲長

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管子曰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語曰聖人修備以待時也

審於時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

議曰孫卿曰盡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矣盡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矣盡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矣夫與積禮義之君子爲之則王矣與端誠信令之士爲之則霸矣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亡矣三者明主之所謹擇此能審於用也管子曰大位不仁不可授以國柄見賢不讓不可與尊位罰避親戚不可使主兵不好本事不可與都邑又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崇闘士食於功則卒輕死使二者設於國則天下理傳子曰凡都縣之考課有六一曰以教課治則官慎德二曰以清課本則官慎行三曰以才課任則官慎舉四曰以役課平則官慎事五曰以農課等則官慎務六曰以獄課訟則官慎理此能備官也

故曰明版籍審什伍限夫田定刑名立君長急農桑去末作敦學敩核才藝簡精悍修武備嚴禁令信賞罰糾游戲察苛剋此十五者雖聖人復起必此言也夫欲論長短之變故立政道以爲經焉

長短經卷第一

杭州淨戒院新印

長短經卷第二

君德九　臣行　德表十一　理亂

君德第九

夫三皇無言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

伏羲神農黃帝三皇也

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用禮賞功美而無害

黃帝者稱天地之起時播百穀艸木以時調用水火財物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高辛者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人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帝堯者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虞舜者善無微而不著惡無隱而不顯任自然以誅賞委群心而能斷故能遷乎無爲德之至知言莫日用而不知合德者自古者五帝德也

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

議曰韓信云項王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而曹公兵勢可畏非心服今將軍誠命猛將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由此言之人心不服其勢易破故王者之道降心服志也

設矩備衰有察察之政兵甲之備而無爭戰血刃之用天下太平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

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故曰夏人尚忠忠之弊也野救野莫若敬殷人尚敬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尚文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宜救弊之術此三王之德也

霸主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士疏賞毀士不爲用

左傳曰楚國宋宋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使郤縠將中軍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此五霸之德也

故曰理國之本

杭州淨戒院新印

刑與德也二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也天以陰陽成歲人以刑德成治故雖聖人為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強而亡者秦也臣曰古之理者其必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故化之不足而後威之威之不變然後脅之脅之不變然後刑之故至於刑則非王者之所貴矣故遠帝王彼秦皇者棄仁義而用威力此可以吞天下而不可以守成此任刑之弊也

或曰王霸之道既聞命矣敢問高光二帝皆拔起壠畝芟夷禍難遂開王業高祖豁達以大度光武謹細於條目各擅其美龍飛鳳翔故能掇亂庇人拯斯塗炭然比大德方天底孰為優劣乎曹植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誅強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純德行不純道身沒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酷虐之心嬖妾被人彘之刑趙王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權社稷幾移凡此上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以致斯哉然其梟將畫臣皆古今之所鮮有歷代之希覩彼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蹈黃中之妙理韜亞聖之懿才其為德也聰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精厄會之運殷爾雷發赫然神舉奮武略以攘暴興義兵以掃殘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於東都爾乃廟勝而後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之卒寬仁以和衆謙德以來遠故竇融聞聲而影附馬援一見而歎息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朴有羲皇之素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是以計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莅德則靡愆言行則無穢量事則勢微論轄則臣弱卒能效乾圖之休徵立不刊之遐跡金石銘其休烈詩書載其懿勲故曰光武其優也昔彪曰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劒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禪不階湯武之士龍興虎變率從風雲征亂伐暴廓清帝宇八載之間海內克定遂荷天登建皇極上古已來書籍所載未嘗有也於雄俊之才寬明之略墾數所發神祇所相文武致功如此其盛也斯地異物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功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斯之謂矣夏正忠忠之弊野故殷承之以敬敬之弊鬼故周承之以文文之弊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周而後始周秦之間可謂文弊秦不改反酷刑漢承其弊得天統矣孔融曰周武從后稷已來至其身相承積十五世但有魚烏之瑞至如高祖一身濟德瑞有四五白蛇分神母哭西入關五星聚又武王伐紂斬而梟之高祖入秦赦子嬰而遣之是其寬於文不如高祖虞南曰帝者則師臣王者與友霸者與臣魏漢祖之臣三傑是也光武之臣二十八將是也豈得以鄧禹吳漢四方張良韓信者乎嗟漢祖功臣皆以強威誅滅光武佐命盡用懷柔安全君臣之際良可稱也蓋長補短抑其太過由此言之夫漢高克平秦項開創鴻業冠遺樂垂之後代舉末階王道霸德之盛也

或曰班固稱周云成康漢言文景斯言當乎虞南曰成康承文武遺跡以周召為相化篤厚之俗因積仁之德疾風偃草未足為喻至如漢祖開基日不暇給亡嬴之弊猶有存者太宗體茲仁恕式遵玄默滌秦項之酷烈反軒昊之淳風幾致刑厝斯為難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說無取鄧通之夢懍懍乎庶幾近於王道景帝之擬周康則尚有

懋德漢文贊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人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親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人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或問傳子曰漢太宗除肉刑可謂仁乎對曰匹夫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濟者也非小不忍之謂由此言之班固以太宗爲仁不在除肉刑矣景帝贊曰孔子稱斯人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信哉周秦之弊罔密文峻而姦宄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人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人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哉此王道也或曰漢武帝雄才大略可方前代何主虞南曰漢武承六世之業海內殷富又有高人之資故能摠攬英雄駕御豪傑內興禮樂外開邊境制度憲章煥焉可述方於始皇則爲優矣至於驕奢暴虐可以相亞並功有餘而德不足武帝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政文景務在養人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人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推此而言之彼漢武秦皇皆立功之君非守成之主也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之變漢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漢昭委任霍光二主孰爲先後魏文帝曰周成王體聖考之休氣稟賢妣之胎誨周邵爲保傅呂望爲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儀目厭威容之美耳飽德義之聲所謂沉漬玄流而沐浴清風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然後乃寤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金縢之教言豈不暗哉夫漢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養惟蓋主相則桀光保無仁孝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體并在年二七早知夙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誠豈將啓金縢信國史而後乃寤哉使成昭鈞年而立易世而化貿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也大將軍霍光及上官桀秉政桀害光寵欲詐之方詔爲帝兄燕王旦上書稱光行上林擬譯等事帝不信或曰漢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儔歟虞南曰漢宣起自閭閻知人疾苦是以留心聽政擢用賢良原其循名責實峻法嚴令蓋流出於申韓也古語云圖王不成弊猶足霸圖霸不成弊將如何光武仁義圖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圖霸之主也今以相輩恐非其儔漢元帝之爲太子常諫宣帝以爲持法太嚴帝作色曰我漢家以霸王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化用周政乎雖以此言之知其量度不甚然寬猛之制有自來矣昔高祖入秦約法三章秦人大悅此言緩刑之美也郭嘉謂曹公云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故不羈公剛之以猛猛而上下知制此言嚴之當也故傳曰政寬則人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書曰刑罰世輕世重周禮曰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由此觀之但問時代如何耳嚴刑寬政豈小哉或曰漢元帝才藝溫雅其守文之良主乎虞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則經天緯地詞令典策武則禁暴戢兵安人和衆此南面之宏圖也至於鼓琴吹簫和聲度曲斯乃伶官之職豈天子之所務乎漢曰元帝多才藝善鼓琴瑟雅如此非善之善也何則徐幹中論曰夫詳小事而略大道察近物而暗遠數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所謂詳小事察近物者謂耳聽於絲竹歌謠之和目視於彫琢采色之章口給於辯慧切對之辭心通於短言小說之文手習於射御書數之巧也所謂遠數大道者謂仁足以覆燾羣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

萬物撰足以應變寬密義足以阜生財用盛足以禁過劃非武足
以乎宄禍亂辭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發興之原通於安危之
分如此則君道畢矣昔衛莊多伎藝詩人刺之雖昭書容儀有出
奔之禍由是言之人主雖如雄畫聽如師曠射如羿書如史籀
可謂善於有司之職何益於理乎 匡衡諫元帝改政書曰受命之
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
大其功今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
議論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日益根國家群黎
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顧陛
下詳覽統業之事此守文也 或曰觀僞新王莽謙恭禮
讓豈非一代之名士乎至作相居尊驕淫暴虐何
先後相背甚乎虞南曰王莽天姿慘酷詐僞人也未
達之前徇名求譽得志之後矜能傲物飾情既盡
而本質存焉愎諫自高卒不改寤海內冤酷為光武
之驅除焉 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之際勤
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國必聞在家
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非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
世業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
新室以盛冒盜之禍推此言之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及其竊位
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
也乃矜其威詐滔天虐人是以海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怨
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自書傳所
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未有如莽之甚者也紫色鼃聲餘分閏位
為聖王之驅除云 吳王孫權謂呂蒙曰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
敢有膽而已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圖取關羽
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
不能辦而外為大言耳孤亦恕
之不苟責也此驅除之意也 夏少康漢光武皆中興之
君孰者為實虞南曰此二帝皆興復先緒光啓王
業其名則同其實則異何者光武之世籍思亂之民
誅殘賊之莽取亂侮亡為功差易至如少康則夏氏
之滅已二代矣 羿及寒浞 藐然遺體身在胎孕母氏逃
亡生於他國不及過庭之訓曾無強近之親遭離亂
之難庇身非所而能竊逃於喪亂之間遂成配天之

業中興之君斯為稱首 魏高貴鄉公問荀顗曰有夏既衰后
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
祖拔起壟畝驅率秦項考其功德誰為先後顗等曰創之與
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漢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
等以為優上曰少康布於滅亡之後降為諸侯之隸能布其
兆有其謀卒滅兵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
豈能濟斯勳乎漢祖因土崩之勢杖一時之權為人子則數危其
親為人君則囚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其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
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業
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 後漢衰亂由於桓靈
二主凶德則為甚虞南曰桓帝赫然奮怒誅滅
梁冀有剛斷之節焉然閹人擅命黨錮事起非乎
亂階始於桓帝古語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靈帝
承疲民之後易為善政黎庶傾首咸冀中興而帝
襲彼覆車毒逾前輩傾覆宗社職帝之由天年
厭世為幸多矣 曰桓帝問侍中爰延曰朕何如主也
漢中主何者尚書令陳蕃任事則理中常侍
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此中主之謂也虞南
曰夫弦和為其所可以臨鑑及其達也亦舟而後能濟元帝之時
任弘恭石顯甚於如以重輕張禹也數君倫擾而奸國其
來者漸矣故曰漢禁不嚴夫人何言積等也嗚呼百代之鑑
之哉也語曰其易為不嚴若易為會知鑑古夫國富強而
亂國者帝王之有由此言之是知曾之君將以開聖德矣自
精不競寓縣分崩曹孟德挾天子而令諸侯劉玄
德憑蜀漢之阻孫仲謀負江淮之固三分天下鼎足
而立皆聲開王業光啓霸圖三方之君孰有優劣
虞南曰曹公兵機智算殆難與敵故能肇迹開基
居中作相實有英雄之才矣然譎詭不常雄猜多忌
至於殺伏后鴆荀彧誅孔融戮崔琰婁生釁於一言
桓邵勞於下拜棄德任刑其虐已甚坐論西伯實非
其人許邵所謂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斯言為當

劉公待劉章以賓禮委諸葛而不疑人君之德於斯爲美彼孔明者命世之奇才伊呂之儔匹臣主同心魚水爲譬但以國小兵弱斗絕一隅支對二方抗衡上國若使與曹公易地而處騁其長算肆關張之武盡諸葛之文則霸王之業成矣孫主因藉兄之資用前朝之佐不以天險僅得自存比於二人理弗能逮陳壽云劉備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所以基宇亦狹張輔曰何爲其然夫撥亂之主當先以收相獲將爲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諸葛孔明達理知變殆王佐之才玄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暗不相爲用能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安隆不爲之用也況在危急之間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魏帝問吳使趙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孫策臨薨呼權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才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陳壽云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人之傑也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晉宣帝雄謀妙算諸葛亮冠世奇才誰爲優劣虞南曰宣帝起自書生參佐帝業濟世危難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實有可稱而多杖陰謀弗由仁義猜忍詭伏盈諸襟抱至如示譖言於李勝委鞫獄於何晏愧心負理君子不爲以此僞情行之萬物若使力均勢敵俱會中原以仲達之斯謀當孔明之節制恐非儔也吳張儼默記論諸葛亮司馬宣王二相優劣曰漢朝傾覆天下分崩二公並遭值際會託身明主孔明起蜀漢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蓋有九分之一也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擒敵之意務自保而已使彼孔明若此而不亡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以之司馬不亦陵乎或曰晉景文兄弟孰賢魏明帝崩立齊王芳遺詔使曹爽與司馬宣王輔政宣王誅爽自專政宣

王薨子景王名師字子元代立輔政廢齊王芳立高貴鄉公景王薨弟文王名昭字子上又代立輔政殺高貴鄉公立陳留王後陳留王以魏禪晉武帝名炎字安世即位平吳天下一統及子惠帝立天下大亂五胡入中原矣虞南曰何晏稱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故知王佐之才著於早日及誅爽之際智略已宣欽儉稱兵全軍獨克此足見其英圖也雖道盛三分而終身北面威名振主而臣節不虧侯服歸全於斯爲美太祖嗣興克寧禍亂南定淮海西平庸蜀役不踰時厥功爲重及高貴纂歷聰明夙智不能竭忠協贊擬跡伊周遂乃僞諺士彥委罪成濟自貽逆節終享惡名斯言之玷不可磨也干寶晉紀總論曰昔宣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採拔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淩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機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光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至于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人詠惟新四海悅勸矣浮舟三峽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湖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職人樂其生百代之一時也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隙成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附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核傅玄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樂聲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而臨之哉漸積之烈未逾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也東晉自元帝已下何主爲賢虞南曰晉自遷都江左

強臣擅命垂拱南面政非己出王敦以盤石之宗居上流之要負才矜地志懷問鼎非肅祖之明斷王導之忠誠則晉祚其移於王氏矣若使降年永久仗任群賢因涯澗之遺黎乘劉石之衰運則克復中原不難圖也元帝值天下崩離創立江左後肅祖即位大將軍王敦威震內外將謀爲逆帝與王導溫嶠等定計征敦敦敗死也或曰僞楚桓玄有奇才遠略而遂至滅亡何也桓玄字敬道父溫大司馬玄博綜藝以雄豪自處晉安帝以爲丞相封楚王遂篡位虞南曰夫人君之量必虛己應物覆載同於天地信誓擬於暄寒然後万姓樂推而不厭也彼桓玄者蓋有浮狡之小智而無含弘之大德值晉末衰亂威不逮下故玄得肆其爪牙以僥倖之餘而逢神武之運至於夷滅固其宜也劉子曰發政施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者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也由此言之桓玄小智何益於樂存哉

宋祖誅滅桓玄再興晉室梁代裴子野優之於宣武其事云何虞南曰魏武曹騰之孫累葉榮顯權纓漢室三十餘年及董卓之亂乃與山東俱起誅滅元凶曾非己力晉宣歷任卿相位極台鼎握天下之圖居既安之勢奉明詔而誅逆節建瓴爲譬未足喻也宋祖以匹夫提劍首創大業旬月之間重安晉鼎居半州之地驅一郡之卒斬譙縱於庸蜀禽姚紹於崤函剋慕容超於青齊梟盧循於嶺外戎旗所指無往不捷觀其豁達則漢祖之風制勝胥襟則光武之匹惜其祚短志未可量此爲優矣裴子野曰宋武皇帝奇跡多於魏武大德摩於晉宣

救是行間和孫恩擾聚之衆奮臂樹野掃桓玄盤石之宗方執長驅則三齊無孑遺之內起則五嶺靡餘妖命孫季高於巨海之上而奔闥鼎養權朱齡石於百夫之下而庸蜀來王東胡畏威友爲表裏孟虎旅以事中原然後請呼上帝步驟前王光有帝圖謂之義取者也又曰相勳道有文武奇才志雪翦恥校動靜亂之中奮有天下而不血刃既而鳴命六合規模進取未及踰年坐盜社稷自以名高漢祖事捷魏晉思專其傷以翼恭己皆王謐桓謙以人望鎮領袖王縱謝混以後進相先輝群從兄弟方州連郡民斂其違而服其強苟異望矣高祖于時未方之一匹夫也驅千百之衆糾合同盟重興二州未及幸旬爲蕭清京邑號令群后長驅江漢非之捷於匪隙拔衰晉於己顛自軒轅以來用兵之疾未始有也自非雄略不世天命底止焉

宋孝武明帝二人孰賢虞南曰二帝殘忍之性異體同心誅戮賢良剪截枝葉內無平勃之相外闕晉鄭之親以斯大寶委之昏稚故使昏民乘釁宰制天下未踰歲稔遂移龜玉緘縢雖固適爲大盜之資百慮同失可爲長歎鼎祚傾淪非不幸也孝武名駿文帝第三子爲江州刺史弟劭弑逆帝與顏竣方江州起義稱祚明帝名彧文帝第十一子勛位盡殺孝武諸子務爲虐無天下皆嚴蒙嗣子昱立無道蕭道成殺之

齊建元永明之間號爲治世誠有之乎虞南曰齊高創業之主知稼穡之艱難且立身儉素務存簡約武帝則留意後庭彫飾過度然能委任王儉憲章攸出禮樂之盛咸稱永明宰相得人於斯爲美議曰子云倫盡公之無道東子曰夫如是奚爲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此言委任有德之夫也田單相齊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此言委任有德之惡也故齊侯惡陳氏厚德晏子謂齊侯曰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可以止之齊襄惡田單學者貫珠者謂襄王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也後里閭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乃王之教也夫收臣下之稱宜如貫珠者昔漢祖疾甚呂后問爲相曰曹參可然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宋高祖大漸誡太子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常從征伐頗識機要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可以會稽處之夫任用賢能宜如漢高及宋祖矣宋

齊二代廢主有五並驕淫狂暴前後如一或身被賊殺或傾墜宗社豈厥性頑凶自貽非命將天之所棄用亡大業乎虞南曰夫上智下愚特稟異氣中庸之才皆由訓習自宋齊已來東宮師傅備員而已貴賤禮隔規獻無由多以位升罕由德進此五君者稟凡庸之性無周召之師遠益友之箴規狎宵人之近習以斯下質生而楚言覆國亡身理數然也議曰賈生云昔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傅少保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乃孩抱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猶生長齊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楚地不能不楚言也秦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也晉惠帝太子遹有罪閻纘上書諫曰臣伏念遹生長深宮沈溺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之比遠使不見事父君之道也今太子以士禮與國人齒欲令知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非但東宮諸王師友文學亦取豪族力能得者皆有切瑳能相長益今適言語動逆受罪之日不失子道以可重選師傅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侍臣以下亦令暢練事理忠臣事君及思愆改善者皆資之家子弟輕薄賓客但選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善者皆聞書過庭數可全由此觀之故知太子者選左右俾前教之誠急也

梁元帝聰明才學克平禍亂而卒致傾覆何也元帝梁武第七子名繹爲荊州刺史破侯景都荊州爲西魏萬紐于謹來伐執帝害之虞南曰梁元聰敏伎藝才兼文武杖順伐逆克雪家冤成功遂事有足稱者但國難之後傷夷未復信強寇之甘言襲褊心於懷楚蕃屏宗支自爲讎敵孤遠懸僻莫與同憂身亡祚滅生人塗炭舉鄢郢而棄之良可惜也議曰淮南子云夫仁智才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智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知人則無亂政此三代所以昌也智伯有五過人之才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不免於亂矣或曰周武之雄才武略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盡其兵算必能平宇內爲一代之明主乎虞南曰周武驍勇果毅有出人之略觀其卑躬厲士法令嚴明躬踐艱難宜無聞於天下此猶將之任非人君之度量也由此觀之夫撥亂之主當先以權相濟於爲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故劉向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伎藝善戰何益哉

後齊文宣帝狂勃之跡桀紂之所不爲而國富人豊不至於亂亡何也宣帝名洋後齊高歡第二子受後魏禪也虞南曰昔齊桓奢淫亡禮人倫所棄假六翮於仲父遂伯諸侯宣武帝鄙悆忍虐古今無比委萬機於遵彥保全宗國以其任用得才所以社稷猶存者也議曰昔有三仁太康有五弟亦皆賢者而國爲墟何哉當乎君子與人之讓也能必用善而不能必見信也能必用忠而不能必見用也故虞公不用宮之奇而滅於晉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亡於智氏天下之國莫不有忠臣謀士但在用與不用耳苟爲不用反貽君師賢人君子安能救敗亡之禍乎

陳武帝起自草萊興創帝業近代以來可方何主虞南曰武帝以奇才遠略懷匡復之志龍躍海嵎豹變嶺表掃重氛於絳闕復帝座於紫微西抗周師北夷齊寇宏謀長算動無遺冊實開基之令主撥亂之雄才比宋祖則不及方齊高則優矣隋文帝起自布衣光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於晉武可爲儔乎虞南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周室之微負圖作宰遂膺寶命留心政治務從恩澤故能綏撫新舊緝寧遐邇文武制置皆有可觀及克定江淮咸同書軌率土黎獻企佇太平自金陵滅後王心奢汰雖威加四海而情墮萬機荊璧填於內府吳姬滿

於下室仁壽彫飾事將傾宮萬姓力殫中民產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蠱事興戮愛子之妃離上相之母猜忌事起秦王妃及僕射楊素母皆坐焉綱紀已紊禮教斯亡牝雞晨響皇枝勦絕廢黜不辜樹立所廢太子勇為庶人立晉王廣也功臣良佐誅翦無遺季年之失多於晉武卜世不永豈天亡乎長曰漢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昔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吾直戲耳叔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之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乃罷之齊愛少子尚乃以太子嫡見換祖撰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以長上古之制也願上代成敗之誠下思逆兕分定之義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無不發後果禍階故曰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則動兩則爭子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家不亂者[illegible]親不亂矣[illegible]或曰王霸之略請事斯語矣敢問殁而作謚及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之耳目其事

奚象對曰古之立謚者將以戒夫後代隨行受名君親無隱今之臣子不論名實務在尊崇斯風替也久矣昔季康子問五帝之德於孔子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分時貨化育以成物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行七十二日化生長育其神為五帝五帝五行之神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句芒為木正也炎帝配火祝融為火正也少皞配金蓐收為金正也顓頊配水玄冥為水正也黃帝配土后土為土正也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尚從其所王之德次焉木家火位火也木家尚赤以木德義之昔循其母兼其子也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尚黑殷人以水德王而尚白水家尚青而尚白者避土家之尚青也土家宜尚白為土者四行之主主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故土家尚木色青也周人以木德王而色尚赤此三代之所以不同也及漢之初公孫臣賈誼以為漢土德以五行之傳從所不勝傳勝之傳也五帝相代常從金木水火土相勝之法也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剋之劉向父子以為帝出于震故庖犧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得天統矣昔共工以水德間于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故皆不永也以吾觀之帝王之興各本其所出五帝之後以定五德何以明之漢堯後也堯火德王故漢為火焉秦襄時獻龍曰赤德衰書秦為黃加以為秦舜後舜土德君故勸進焉是知帝王之興各本其所出五帝之後有日來矣今秦稱頊後水德也故秦為水德以此觀之雖百代可知也

臣行第十

夫人臣萌牙未動形兆未見照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大臣也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或問袁子曰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對曰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何者夫為人臣見主失道指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也故司空陳群則不然其談語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不知君子謂陳群於是乎長者此為忠矣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君終已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依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食飲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國家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illegible]

論曰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樸騃而辭訥外疏而內敏可不恕之以質乎臣有犯難以為上離謗以為國可不恕之以忠乎臣有守正以逆衆意執法而違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臣有不曲己以求合不隨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從欣隨而進讜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恕之以擧乎臣有孤特而執節令立而見毀可不恕之以勁乎此七恕者所以進善也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沉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中實險詖外貞小謹巧言令色又心疾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以欲退則彰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妒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諂主以佞邪墜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桓範世要論曰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効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臣有貌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臣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蔽乎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讒乎臣有因賞以恩因罰以作威可不慮之以姦乎臣有外顯相為內陰相除謀事託公而實挾私可不慮之以欺乎臣有事左右以求進託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偽乎臣有和同以取諧苟合以求進可不慮之以禍乎臣有悅主意以求親從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以佞乎此九慮者所以防惡也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以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而紂悔寤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為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懷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或曰叔孫通阿二世意可乎司馬遷曰夫量主而進前哲所韙叔孫生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橈大直若詘道同委蛇蓋謂是也議曰太公云吏不志諫非吾吏也朱雲廷詰張禹曰尸祿保位無能往來可斬也帝固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由此言之存與死其義云何對曰范曄稱夫專為義則傷生專為生則騫義若義重於生捨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或曰然則竇武陳蕃與宦者同朝廷爭衡終為所誅為非乎范曄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昏俗驅馳岨峗之中而與腐夫爭衡終取滅亡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埃霧也惆夫世士以雜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值際會協策竇武可謂萬代一時也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推持世心矣議曰此所謂義重於生捨生可也或曰臧洪死張超之難可謂義乎范曄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相其徒跣且號束甲請擧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懸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荊則未聞昔廣陵太守張超委政臧洪後袁紹亦與結友及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洪聞超被圍乃徒跣號泣勒兵救超兼從紹

請兵紹不聽超城陷遂族滅超洪由是怨紹与之絕紹興兵圍之城陷誅死議曰臧洪當縱橫之時行平居之義非立功之士也或曰季布壯士而反摧剛為柔髡鉗匪匿為是乎司馬遷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軍搴音犍連反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非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議曰太史公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叛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此則縱橫之士務立其功者也又藺公贊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此則忠貞之臣誠知死所者也管子曰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理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申於諸侯此則自負其才以濟世為度者也斯皆士之行已死与不死之明効也

或曰宗殼之賤也見輕庾業及其貴也請業為長史何如裴子野曰夫貧而無戚賤而無悶恬夫天素弘此大猷曾原之德也降志辱身俛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貴騁群雄之上韓黥之志也卑身之事則同居卑之情已異若宗元幹無怍於草具有韓黥之度矣終棄舊惡長者哉宋宗殼之微也州人庾業豊富待客必方丈其為殼設則粟飯殼亦致飽及為豫州請業為長史也世稱酈寄賣交以其紿呂祿也於理何如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執劫雖權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或曰靳允違親守城可謂忠乎徐衆曰靳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昔王陵母為項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得事人盡其死節衛公子開方仕齊十年不歸管仲以為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為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魏太祖征冀州使程昱留守鄄城張邈叛太祖迎呂布布執范令靳允母太祖遣昱說靳允無以母故使固守范允流涕曰不敢有二也魏文帝問王朗等曰昔子產治鄭人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鄴人不敢欺三子之才於君德親優對曰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徒鈞銖之覺也或曰季文子公孫弘此二人皆折節儉素而毀譽不同何也范曄稱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毀譽別者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無以殊核其為仁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議曰夫聖人德全器無不備中庸已降才則好偏故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僻由也喭由此觀之全德者鮮矣全德既鮮則貴矯情而力善矣然世惡矯偽而人貴任真使其真貪

愚而亦任之可爲賢乎對曰吁何爲其然夫胥精天地負陰抱陽舉情滿賢愚其性則異而趨走者欲所規則同故靡顏膩理人所說也乘堅驅良人所愛也苦心約節人所難也向公滅私人所善也不以僭越節之則蕩而不制安肯效苦食淡貞潔公方臨財廉而取與義乎故君子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古語曰廉士非不愛財取之以道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皆矯偽之謂也若肆其恩態隨其欲情名曰任眞而實之此先王之罪人也故吾以爲矯偽者禮義之端任眞者貪鄙之主夫強仁以爲可誣乎或曰長平之事白起坑趙卒四十萬可爲奇將乎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盧依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爲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彊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爲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縫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且長平之事秦人十五巳上皆荷戟而向趙矣夫以秦之強而十五巳上死傷過半此爲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也又何稱奇哉議曰黃石公稱柔者能制剛弱者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柔者人之所助剛者怨之所居是故制之百克而卒無援項羽兵强然失天下故曰勝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建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由是觀之若天下已定藉一戰之勝詐之可也若海內紛紛雄雌未決而失信義於天下敗亡之道也當七國之時諸侯尚強而白起乃坑趙降卒使諸侯畏之而合縱諸侯合縱非秦之利爲戰勝而反敗何晏論當矣或曰樂毅不屠二城遂喪洪業爲非乎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惠

王書其殆乎知機合道以禮終始者與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爲心者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強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邁令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人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開弘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昭之東海屬之華夏我澤如春人應如草思戴燕主仰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變所然若乃逼之以兵劫之以威多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雖二城幾於可拔則霸王之事逝其遠矣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速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或以宗國相弱燕破強齊合五國之兵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以爲讓謀勝武侯也可乎張輔曰夫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高仁德孔明包文武之德長嘯俟時劉主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齊出奇策泉源逆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以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叙衆才文以綏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國中之人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不犯勳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讜謀弘遠矣已有功則讓於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過替列震遐想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自廉余以爲睹孔明之忠姦臣立節殆將與伊呂爭疇豈徒樂毅爲伍哉或曰商鞅起徒步干孝公挾三術之略吞六國之

縱使秦業帝可為霸者之佐乎劉向曰夫商君內急耕戰之業外重戰伐之賞不阿貴寵不偏疏遠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厲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信之此管仲咎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強而莫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也衛鞅始自以為知王霸之德原其事

不論也昔周邵公施美政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當舍於樹下不忍伐其樹況害於身乎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身死車裂其去霸者之佐亦遠矣然孝公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乎漢曰商鞅初因景監求見秦孝公說以帝道孝公意不入時時睡復又与鞅語不知厀之過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君之歡甚也鞅曰吾說公以帝道而君曰久遠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子孫成事乎吾又說以霸道其意欲之而未能也吾又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昔齊桓公与魯莊公會于柯而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及魯侵地桓公許之後悔欲無与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与曹沫三敗所亡地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而還燕莊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与燕君令修其召公之政納貢于周諸侯聞之皆從齊桓公於是始霸由此觀之商鞅

厥劉弗信非霸者之佐明矣然孝公欲速不從鞅言孝公過也商鞅偉於世遁於君不得行其志耳劉以鞅無霸王之術誤矣諸葛亮以馬謖敗於街亭殺之後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哉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之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視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収功楚成閻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小上國而殺其駿桀退収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晉侯使荀林父与楚戰于邲子敗歸而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

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曰是不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君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蝕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也代以周勃功大霍光何如對曰勃本高帝大臣衆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酈寄遊說以譎諸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緝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孝宣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贊伊周為漢賢相推驗事効優劣明矣袁盎問漢文帝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上曰社稷臣也盎曰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者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呂后時劉氏不絕如帶絳侯為太尉主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相与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也後漢陳蕃上疏薦徐稚袁閎韋著三人帝問蕃曰三

人誰爲先後蕃曰閼生公族閒道術訓著長於三輔
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彫至於稚者蔘首
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或曰謝安石
爲相可與何人爲比虞南曰昔顧雍封侯之日而家
人不知前代稱其質重莫以爲偶夫以東晉衰微壇
場日駭況永固(苻堅字也)六夷英主親率百萬苻融俊才
名相執銳先驅虜虎狼之爪牙騁長蛇之鋒鍔先築
賓館以待晉君強弱而論鴻毛太山不足爲諭文靖
深拒桓沖之援不喜謝玄之書則勝敗之數固已存
於胸中矣夫斯人也豈以區區萬戶之封動其方寸
者歟若論其度量近古已來未見其匹隋煬帝在東

宮嘗讀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
將其間優劣何如對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議曰勇負果毅猛將也而有謀謀將也)韓擒虎是鬬將非領將(議曰拳捷驍捍鬬將也御軍肅齊領將也)史萬
歲是騎將非大將(議曰領一偏師所向無敵騎將也包眾英雄使群才各當其用大將也)太子曰善
故自六正至于問將皆人臣得失之効也古語曰爲以
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
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擒於越穆公以秦顯名尊
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
等者所任異也是以成王處繈褓而朝諸侯周公用
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兌也故
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

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而襄王得國因
斯而談夫有國者不能陶冶世俗甄綜人物論邪正
之得失撮霸王之餘議而能立功成名者未之前聞
(故知量能授官至理)

德表第十一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慾之本同而遷染
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
人導人理性裁抑流宕慎其所與節其所偏故傳曰
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
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
少見者戒於擁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

良者戒於無斷恬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
者戒於遺忘人物志曰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
訐(強毅之人很剛不和不戒其強之搪突而以順爲撓厲其亢是故可與立法難與入微也)柔順安恕美在寬
容失在少決(柔順之人緩心寬斷不戒其事之不攝而以亢爲劌安其舒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也)雄悍傑
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雄悍之人氣奮勇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順爲恇竭其勢是故可與涉難難與居約也)
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精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懦於爲義而以勇爲狎增其疑是故可與保全難與立節也)強楷堅勁用在楨幹失在專固(凌楷之人秉意勁特不戒其情之固護而以辨爲僞強其專是故可與持正難與附衆也)論辨理繹能在釋結失
在流宕(辨博之人論理贍給不戒其辭之浮濫而以楷爲繫遂其流是故可與汎序難與立約也)普博周給崇
在覆裕失在溷濁(弘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溷雜而以介爲狷廣其濁是故可與撫衆難與厲俗也)清
介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狷介之人砭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普爲穢益其拘是

故可与中節難与變通也休動磊硌，業在攀隮，失在踈越。休動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太猛而以靜為滯果為踈是故可与進趨難与持後也沉靜機密，精在玄微，失在遲懦。沉靜之人道思迴復不求其靜之遲後而以動為踈美其懦是故可与深慮難与捷速也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不微。朴盡之人中然貫盡不戒其質之野直而以諝為誕露其誠是故可与立信難与消息也多智韜情，權在譎略，失在依違。韜情之人原度取容不求其術之離正而以盡為愚貴其虛是故可与贊善難与矯違也此拘亢之材，非中庸之德也。文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湊，中為之轂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深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也。事少者，執約以治廣，處靜以待躁也。夫天道極即反，盈則損。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毅勇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傳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此九言，古人所以立身也。玉鈐經曰：夫以明示者淺，有過不自知者弊，迷而不反者流，以言取怨者禍，令與心乖者廢，後令繆前者毀，怒而無威者犯，好衆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離者孤，親佞遠忠者亡，信讒弃賢者惛，私人以官者浮，女謁公行者亂，群下外恩者淪，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自厚薄人者弃，薄施厚望者不報，貴而忘賤者不久，用人不得其正者殆，為人擇官者失，决於不仁者險，陰謀外泄者敗，厚斂薄施者彫。此自理之大體也。詩緯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之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故傅子曰：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家；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弥近，所濟弥遠。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尸子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當則天下禍諸侯以國受令于心心不當則國亡匹夫以身受令于心心不當則身亡矣

理亂第十二

夫明察六主，以觀君德；審惟九風，以定國常；探其四亂，類其四危，則理亂可知矣。何六主？荀悅曰：體政性仁，心明志同，動以為人，不以為己，是謂王主。議曰王主者謂天安仁德克己恕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從情，是謂治主。議曰治主者謂抑情割欲勤事守業，不敢怠荒，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議曰存主者謂拘法守律悖義交爭，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衰主。情過於義，私多於公，制度逾限，政教失常，是謂危主。親用讒邪，放逐忠賢，縱情追欲，不顧禮度，出入游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罰以逾法，理逐非文，過而不知改，忠言擁塞，直諫誅

戮是謂亡主故王主能致興平治主能脩其政存主能保其國衰主遭無難則衰能全有難則殆危主遭無難則亡而免有難則亡亡主遇亡而已矣何謂九風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唯職是司此理國之風也尹文子曰上不能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者也禮俗不一職位不重小臣讒疾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尹文子曰君年長多喜寵少子孫疏強宗衰國也君臣爭明朝廷爭功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尹文子曰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行亂國也以侵爲博以伉爲高以濫爲通遵禮謂之拘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義曰夫晉家尚於浮虛所以敗也此之謂矣以苛爲察以利爲公以割下爲能以附上爲忠此叛國之風也叔向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上下相疏內外相疑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下不諫上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尹文子曰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息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強國也文子曰夫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民躁而費多也何謂四亂管子曰內有疑妻之妾此家亂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宗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故曰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則動兩則爭雜則相傷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而國不亂者君猶在也恃君不亂失君必亂矣子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家不亂者親猶存也恃親不亂失親必亂矣臣疑其君無不危之國孽疑其宗無不危之家也何謂四危又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此治亂之形也凡爲人上者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曰號令然勢自亂管子曰理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理不肖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亂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威衆非祿賞無以勸人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人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人則人君無以自守也是故勢理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勤之不治堯舜拱己無爲而有餘勢理也胡亥王莽馳騖而不足勢亂也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爲治之本也一兔走而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爲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賣兔者滿市盜不敢取由名分之定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勢治者不可亂也勢亂者不可治也夫勢亂而欲治之愈亂矣勢治而治之則治矣故聖人治治不治亂也聖人爲人作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徧能知之故聖人立天下而天下無刑死者非可刑殺而不刑殺也萬人皆知所以避禍就福而皆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故曰善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是故明主審法度而布教令則天下治矣左傳曰國將亡必多制此之謂也論曰夫能匡世輔政之臣必先明於盛衰之道通於成敗之數審於治亂之勢達於用捨之宜然後臨機而不惑見疑而能斷爲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

長短經卷第二

反經 十三 是非 十四 適變 十五 正論 十六

反經第十三 議曰理國之要以仁義賞罰此其大略也然用失其宜反以為害 一章以明也

臣聞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陳迹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尹文子曰仁義禮樂名法刑賞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 反仁也議曰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孔子曰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不得過所愛者惡私惠也故知偏私之仁王者惡之也 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 反義也議曰忘身徇國臨大節而不可奪此正義也若趙相虞卿棄相捐君以周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以赴平原之急背公死黨之義成守職奉上之節虧故毛公數無忌曰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得凡此之類皆華偽者也 禮者所以行謹敬亦所以生惰慢 反禮也議曰漢時欲定禮文帝曰繁禮飾貌無益於理躬化謂何耳故罷之郭嘉謂曹公曰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者也夫節苦難貞故生惰慢也 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 反樂也樂書曰鄭衛之音亂代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故嚴安曰夫佳麗珍怪故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彩教失而偽偽彩淫泰非所以範人之道 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 反名也議曰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故聖人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然漢高見秦皇威儀之盛乃歎曰大丈夫當如此此所以生矜篡老經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信矣哉 法者所以齊眾異亦所以生乖分 反法也議曰道德經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賈誼云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此乖分也 刑者亦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凌暴 反刑也 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 反賞也 文子曰聖人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為姦偽以解有罪而殺不辜 反書也文子曰察於刀筆之迹者即不知理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即不知廟勝之權秦子曰[illegible]

以詩書發冢大儒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由此言之詩禮乃盜資也顪音許穢反控音腔 其作囿也以奉宗廟之具簡士卒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人時 反囿也齊宣王見文王囿大人以為小問於孟子孟子曰周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人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楚靈王為章華之臺伍舉諫曰夫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夫為臺榭將以教人利也不聞其以匱之也 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人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 反賢也太公謂文王曰君好聽世俗之所譽者或以非賢為賢或以非智為智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賢是以世亂愈甚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君以官舉人案名察實選才考能則得賢之道也語曰重朋黨則蔽主爭名利則害友務欲速則失德也 韓詩外傳曰夫士有五反有勢尊貴不以愛人行義理而反以暴傲 反貴也古語曰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貴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達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梅福曰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 家富厚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 反富也 資勇悍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凌私鬭 反勇也凡將帥輕去就者不可使鎮邊使仁德守之則安矣 心智惠不以端計教而反以事姦飾詐 反智惠也說苑曰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 貌美好不以統朝莅人而反以蠱女從欲 反貌也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 太公曰明罰則人畏懾人畏懾則變故出 反明罰也 明察則人擾人擾則人徙人徙則不安其處易以成變 反明察也太公曰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怨長明王理人不知所好而知所惡不知所歸而知所去使人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靜矣晉劉頌曰凡監司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忘之失此人情所必有固不許在不犯之地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以治而亂也 晏子曰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

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妬反忠孝也呂氏春秋曰夫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万人之主不阿一人由子曰一婦擅夫衆婦皆亂一臣專君群臣皆蔽故妬妻不難破家也而亂臣不難破國也是以明君使其臣並進輻湊莫得專君焉韓子曰儒者以文亂法俠者以武犯禁反文武也曹公曰恃武者亡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吴子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社稷明王鑒茲必内修文德外治武訓故敵而不進無逮於義僵尸而哀無及於仁矣黄石公曰文中多武可以輔主武中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備可任軍事文武兼闕不可征伐子路拯溺而授牛謝孔子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也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也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反廉也匡衡云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人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人興行寛柔惠和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化成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則下有盜竊之人此其本也愼子曰忠未足以救亂代而適足以重非何以識其然耶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叟桀有忠臣而過盈天下然則孝子不生慈父之義六親不和有孝慈而忠臣不生聖君之下國家昏亂有忠臣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過職而職不得過官反忠也京房論議與石顯有隙及京房被出爲魏郡太守憂懼上書曰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何者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唯陛下毋使臣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由此觀之夫正先之所謂忠乃促秦禍忠何益哉鬼谷子曰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胠音起居反胠發也從傍開爲胠爲之守備則必攝緘縢謂結也固扃鐍音決紐也此代俗之所謂智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揭音其謁也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智者有不爲盜積者乎反智也孫子曰

妾

小盜之賊大盜之備也其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里者曷常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朝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并與聖智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代而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智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反聖也昔叔向問齊晏子曰齊其如何晏子曰此季世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人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人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踴貴人多疾病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人將焉辟之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其無有道耶夫忘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後漢末董卓入朝將篡位乃引用名士范滂等以塞人望爲情貴山藪利之勢故得跖蹻肆其貪致裂衆賊夫以利斯跖之徒則群主不足以禦其快安相折音指抑擅鋒擅奮尚有盜竊之道焉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此反仁義也議曰昔仲由爲郈宰季氏以五月起長溝此言之時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以餉溝者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子路曰夫子嫉由之爲仁義乎孔子曰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内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是曰侵官漢武時河間獻王來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武帝色然難之謂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由是言之夫仁義兼濟必有分乃可故尸子曰君臣父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疏皆得其分曰理愛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動得分曰適言得分曰信皆得其

分而後爲成人由是言之跖徒之仁義非其分矣由是言之夫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忠孝賢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代非自昭於堯湯之時非故逃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理用失其道則天下亂孫卿曰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也而夏不代王故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矣莊子曰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代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說吳王越人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則所用之異故知制度者代非無也在用之而已

是非第十四

夫損益殊塗質文異政或尚權以經緯或敦道以鎮俗是故前志垂教今皆可以理違何以明之是曰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非曰語曰士見危致命又曰君子有殺身以成仁是曰管子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古語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非曰呂氏春秋曰夫人以食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矣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矣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矣杜恕曰夫奸臣賊子自古及今未嘗不有百歲一人是爲繼踵千里一人是爲比肩而舉以爲戒是猶一噎而禁人食也噎者雖少餓者必多是曰孔子曰惡訐以爲直非曰管子曰惡隱惡以爲仁者魏曹羲至公論曰夫代人所謂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大義保明同好者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蓋閭閻之白談所以救愛憎之相謗非篤正之至理折中之公議也世士不料其數而係其言故善惡不分以覆過爲弘也朋友忽義以雷同爲美也善惡不分亂實由之朋友雷同敗必從焉談論以當實爲情不以過難爲貴相知以等分爲交不以雷同爲固是以達者存其義不察於文識其心不求於言是曰越絕書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非曰漢書曰大行不細謹大禮不讓辭是曰黃石公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非曰司馬錯曰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人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後王業隨之是曰傳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語曰禮義之不愆何恤於人言非曰語曰積毀銷金積讒磨骨衆羽溺舟群輕折軸是曰孔子曰君子不器聖人智周萬物非曰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全備也故天職生覆地職載形聖職教化是曰孔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非曰孔子曰晉重耳之有霸心也生於曹衛越勾踐之有霸心也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是曰韓子曰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疑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非曰老子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是曰唐且曰專諸懷錐刀而天下皆謂之勇西施

被短褐而天下稱美 非曰 愼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
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者皆走易之以玄緆則行者
皆止由是觀之則玄緆色之助也姣者辭之則色厭
矣 是曰 項梁曰先起者制服於人後起者受制於人軍
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非曰 史佚有言曰無始禍又曰始
禍者死語曰不爲禍始不爲福先 是曰 愼子曰夫賢而
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爲
匹夫不能使其鄰家及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
此觀之賢不足以服物而勢位足以屈賢矣 非曰 賈子曰
自古至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耳而民必勝之矣
故紂自謂天王也而桀自謂天父也已滅之後民以

長三

罵之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
榮矣 是曰 漢景帝時轅固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
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
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人
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
非曰 黃生曰冠雖弊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
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
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
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 是曰 太公曰明罰則人
畏懾人畏懾則變故出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怨長故
明王之理人不知所好不知所惡 非曰 文子曰罰無度則

戮而無威賞無度則費而無恩故諸葛亮曰威之以
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 是曰 文子曰人
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行也故人君好勇而國家多
難人君好色而國昏亂 非曰 秦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
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以
遠思慮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 是曰 墨子曰雖有
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 非曰 曹
子建曰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
父之恩也三略曰含氣之類皆願得其申志是以明
君賢臣屈己申人 是曰 傅曰人心不同其猶面也曹子建
曰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

長三

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子有非
之之論豈可同哉 非曰 語曰以心度心間不容針孔子曰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是曰 管子曰倉廩實知禮
節衣食足知榮辱 非曰 古語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
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 是曰 語曰忠無不報 非曰 左傳曰
亂代則讒勝直 是曰 韓子曰凡人之大體取舍同則相
是取舍異則相非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
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 非曰 易曰二女同居其志
不同語曰一棲不兩雄一泉無二蛟又曰凡人情以同
相妬故曰同美相妬同貴相害同利相忌 是曰 韓子曰
釋法術而以心理堯舜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

度奚仲不能成一輪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則萬不失矣非曰淮南子曰夫矢之所以射遠貫堅者弓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人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杜恕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是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應敵左傳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政非曰左傳曰士蔿謂晉侯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讎之無戎而城讎必保焉春秋外傳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人夫備預有未

至而設之（脩國備也預備不虞安不忘危）有至而後救之（若救火療疾量資幣之屬）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可先而不備謂之怠（怠緩也）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人未有患輕而重之離人遺財是以召災也）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人以佐災無乃不可乎是曰左傳曰古人有言曰縱敵數代之患也非曰晉楚遇於鄢范文子不欲戰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齊秦狄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而冗則憂患生）盍釋楚以為外懼乎是曰三略曰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恩施而附於下非曰陶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欲使其少子裝黃金千鎰往視之其長男固請乃使行楚殺其弟

朱公曰吾固知必殺其弟是長與我俱見苦為生之難故重其財如少弟生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固輕棄之令長者果殺其弟事理然也無足悲是曰語曰祿薄者不可與入亂賞輕者不可與入難慎子曰先王見不受祿者不臣祿不厚者不與入難非曰田單將攻狄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弗能下也何者昔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立則杖插為士卒唱此所以破燕今將軍東有液邑之奉西有菑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後果然是曰語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非曰語曰交接廣而信衰於友

爵祿厚而忠衰於君是曰春秋後語曰楚春申君使孫子為宰客有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賢人也而君籍之百里之勢臣竊為君危之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卿非曰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其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賢人也君何為辭之春申君又曰善復使人請孫子是曰韓宣王謂摎留曰吾兩欲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闞止而簡公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

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而其寡力者又藉於外權群臣或內樹其黨以擅主命或外爲勢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危矣又曰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儒不善季文子爲衍說魏王曰王獨不見夫服牛駗驂乎不可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固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之道牛馬俱死而不成其功則王之國傷矣願王察之非曰傅子曰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明不能一撿而治百姓故以異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鼎釜乎其間爨之而能兩盡其用不相害也天下之物爲水火者多矣何憂乎相害何患乎不盡其用耶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是曰陳登爲呂布說曹公曰養呂布譬如養虎常須飽其肉不飽則噬人非曰曹公曰不似卿言譬如養鷹饑則爲人用飽則颺去是曰劉備來奔曹公曹公以之爲豫州牧或謂曹公曰備有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曹公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來也今備有英雄之名以窮歸已而害之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迴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者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

之機不可不察曹公曰善非曰傅子稱郭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志而甚得衆心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爲之死用以嘉觀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爲之所曹公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是曰家語曰子路問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也昔東夷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倉吾嬈音奴鳥反取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讓之讓也今子欲捨古之道而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以非爲是乎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書云事弗師古以克永代匪說攸聞非曰趙武靈王欲胡服公子成不悅靈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禮者所以便事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人而厚其國夫剪髮文身錯臂左衽臨越之人也黑齒雕題卻冠秫縫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謀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謀可以便其禮不法其故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離教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莫能同窮鄉多異俗曲學多殊辯今叔父之言俗也吾之所言以制俗也叔父惡變服之名以忘効事之實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遂胡服是曰務風易俗莫善於樂非曰孟子曰

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是曰)李尋曰夫以喜怒賞誅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平善言古者必有効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設上農夫欲令冬田雖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於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人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非曰)太公謂武王曰天無益於兵勝而衆將所居者九曰法令不行而任侵誅無德厚而用日月之數不順敵之强弱而幸於天無智慮而候氛氣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歸過於時敵人怯弱不敢擊而信龜策士卒不勇而法鬼神設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以決勝敗故明將不法司馬遷曰陰陽之家使人拘而多忌范曄曰陰陽之道其弊也巫(是曰)翼奉曰治道之要在知下之邪正人以類向正雖愚爲用若其懷邪智益爲害(非曰)夫人主莫不愛己也莫知愛己者不足愛也故桓子曰捕猛獸者不令美人舉手釣巨魚者不使稚子輕預非不親也力不堪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不擇人哉故曰夫犬之爲猛有非則鳴吠而不遑於夙夜此自効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有猛犬之故夫

犬知愛其主而不能爲其主慮酒酸之患者智不足也(是曰)語曰巧詐不如拙誠(非曰)晉惠帝爲太子和嶠諫武帝曰季世多僞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不了陛下家事武帝不從後惠帝果敗(是曰)左傳曰孔子歎子產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而不爲功愼辭也哉論語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非曰)漢文帝登虎圈美嗇夫口辯拜爲上林令張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問曰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効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弊徒文具耳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口辯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擧錯之間不可不審帝乃止(是曰)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非曰)揚雄以爲賦者將以諷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旣乃歸之於正然覽已過矣往時武帝

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諷帝帝反漂漂有凌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類俳優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是曰淮南子曰東海之魚名鰈音士益反与床鰨字同比目而行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更候南方有鳥名曰鶼音兼比翼而飛夫鳥獸魚鰈猶知假力而況萬乘之主乎獨不知假天下之英雄俊士與之為伍豈不痛哉非曰狐卷子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兄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況君之欲治亦須從身始人何可恃乎是曰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己不立非曰孔子厄於陳蔡子路慍見曰昔聞諸夫子積善者天報以福今夫子積義懷仁久

長三　十五

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以仁者為必信耶則伯夷叔齊為不餓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耶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耶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耶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是曰神農形悴唐堯瘦臞舜黎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墨翟無黔突孔子無暖席非以貪祿位將欲起天下之利除萬人之害非曰李斯以書對秦二世云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桎若堯禹然故謂之桎也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

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夫堯禹以身徇天下謂之桎者不亦宜乎是曰論語曰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魏文侯受藝於子夏敬段干木過其廬未嘗不式於是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賢國人稱仁上下和洽未可圖也秦王乃止由此得譽於諸侯非曰韓子曰夫馬似鹿此馬直千金今有千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何也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今覈士不為人用鹿類也所以太公至齊而斬華士孔子為司寇而誅少正卯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否還報曰可攻也其君好見巖穴之士布衣之人主父曰如子之言是賢君也安可攻李疵曰不

長三　十六

然夫上顯巖穴之士則戰士殆上尊學者則農夫惰農夫惰則國貧戰士怠則兵弱兵弱於外國貧於內不亡何待主父曰善遂滅中山是曰漢書曰陳平云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亡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玄孫坐酎金失侯非曰後漢范曄論耿弇曰三代為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崇也是曰易曰崇高莫大於富貴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非曰孫子為書謝春申君曰鄙諺曰厲人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

竊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殺賢長而立幼弱廢正嫡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病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率其黨而攻莊公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近代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廟梁宿昔而死夫厲雖腫胞之疾上比前代未至絞纓射股也下比近代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劫殺死亡之主心之憂懼形之困苦必甚於厲矣由此觀之厲雖憐王可也是曰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其器以為天下利者莫大於聖人非曰莊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教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智耶故逐於大道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是曰論語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非曰易曰窮則變變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

無不利太史公曰鄙人有言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代豈若卑論濟俗與代沉浮而取榮名哉是曰東平王蒼曰為善最樂非曰語曰時不與善己獨由之故曰非妖則妄是曰龐統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於才時人怪而問之統曰當今天下大亂正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也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代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非曰人物志曰君子知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為損故伐一而並失由此論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爭者爭之也讓敵者勝之也是故郤至上人而柳下滋甚王叔好爭而終於出奔藺相如以迴車取勝於廉頗寇恂以不鬬取賢於賈復物勢之反乃君子所謂道也是曰孝經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非曰酈生落魄無以為衣食業陳蕃云大丈夫當掃天下詎能掃一室是曰公孫弘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自理知所以自理然後知所以理人天下未有不能自理而能理人者也此百代不易之道非曰淮南子曰夫審於毫氂

之計者必遺天下之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或於大事之舉今人才有欲平九州存危國而乃責之以閭閻之禮循鄉曲之俗是猶以斧斸毛以刀伐木皆失其宜矣(是曰)商鞅謂趙良曰子之觀我理秦孰與五羖大夫賢乎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飯牛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非曰)史記曰藺相如因宦者繆賢見趙王又曰鄒衍作談天論其語閎大不經然王公大人尊禮之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荅梁惠王謀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持方枘欲納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輔湯以王百里奚飯牛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鄒衍其言雖不軌亦將有牛鼎之意乎(是曰)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忠平正直有社稷之能陳留蔡伯喈以仲舉強於犯上元禮長於接下犯上為難接下為易宜先仲舉而後元禮(是曰)與信古夫皐陶戒舜犯上之徵也舜理百揆接下之効也故陳平謂王陵言面折庭諍我不如公至安劉氏公不如我若犯上為優是王陵當高於良平朱雲當

勝於吳鄧乎(是曰)史記曰韓子稱儒者以文亂法而俠士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季次孔子弟子未嘗仕孔子稱之)讀書懷獨行議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奚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近代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而布衣之徒設所取予然諾千里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者耶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代不同日而論矣曷足小哉(非曰)漢書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庶人各有等差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子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越職有誅侵官有罰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出自諸侯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橫力政爭強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

御棄國捐君以固竊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彰名天下搤腕而遊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土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疎闊未之匡改也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郭解劇孟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跡覬而慕之雖陷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曾子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好惡齊之以禮法人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也不容於誅矣是曰尸子曰人臣者以進賢爲功人主者以用賢爲功也史記曰鮑叔舉管仲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非曰蘇建嘗責大將軍青曰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毋稱焉願觀古今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嘗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其爲將如此議曰此一是一非皆經史自相違者班固云昔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諸家之術蜂起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能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事雖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此之謂也

適變第十五

昔先王當時而立法度臨務而制事法宜其時則理事適其務故有功今時移而法不變務易而事以古是則法與時詭而事與務易是以法立而時益亂務爲而事益廢故聖人之理國也不法古不脩今當時而立功在難而能免秦孝公用衛鞅欲變法孝公恐天下議己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夫有高人之行固必見非於世有獨智之慮者必見贅於人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人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人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人而教不勞而功成緣法而理吏習而人安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又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遂變法也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因其時而建功立德焉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逢時雖有智慧不如逢代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語曰聖人脩備以待時也何以知其然耶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說曰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衆約盟誓以信義矯代謂之伯文子曰帝者貴其德也王者尚其義也霸者迫於理也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議曰夫建國立功其政不同也如此五帝以上久遠經傳無事唯王霸二盛之美以定古今之理焉秦漢居帝王之位所行者霸事也故以爲德之次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論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匹婦蠶之年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畝之田數口之家耕稼爲理可以無飢矣雞豚狗彘之畜不失其時老者可以食肉矣夫上無貪欲之求下無齊逐之人藏我者少而徭役不奪其仕者食祿而已不與人爭利焉是以產業均而貪害不得相縣然後

教以禮儀故明王竊已正紀慎乃在位宮室與服不踰度制九女正序於內三公分職於外制井田以齊之設諸侯以收之使雖不浴修少不還之然後申以耕雍之化示以指讓之容是以和氣四塞禍亂不生此聖王之教也而威以刑誅使知好惡去就虞帝先命禹平水土后稷播植百穀契班五教皋陶請刑然天下太平也是故大化四湊天下安樂此王者之術王者父天母地調和陰陽順四時而理五行養黎元而育群生故王之爲言往也蓋言其恩澤優游普養㒧天下天下歸往之故曰王也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權勢由一政不二門賞罰必信法令著明百官循理威令必行夫霸君亦爲人除難興利以富國強兵爭承衰亂之後成興兵征伐皆未得遵法度申文理履代而制因時施宜以從便善之計而務在於立功也此霸者之術王道純而任德霸道駁而任法此優劣之差也道德經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文子曰所謂無爲者非謂引之不來推之不往謂其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也故曰智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衆人之智即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即無不勝也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也故曰湯

長三　二十三

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舲舟泛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原馬服騊駼孔墨博通也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出險阻由是觀之人智之於物淺矣而欲以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遠故智不足以爲理勇不足以爲強明矣然而君人者在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呂氏春秋曰是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此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也夫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至精之感弗召自來待目而昭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理難矣文子曰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之愛喻焉者情也故曰言用者小不言之用者大夕日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於中而施於外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爲之者也感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也皋陶瘖而

爲大理天下無虐刑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爲師此黃老之術也文子曰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由金石壹調不可更事由琴瑟每終而改調故法制禮樂者理之具也非所以爲理也昔曹參相齊其治要用黃老術齊國安集及代蕭何爲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治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參乎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由是觀之秦人弃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也參爲漢相國清淨寡欲言合道者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俱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議曰黃老之風蓋孔子閒居謂曾參曰昔者明王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明王之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衽席之上曾子曰敢問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

長三　二十四

施則下益亮上親賢則下擇交上好德則下無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知節此之謂七教也教者治之本也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人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也昔明王之治人也必裂而封之分屬而理之使有司月省而時考之進賢良退不肖然則賢良者勸不肖者懼矣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人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其於信也如四時而人信之也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晏子曰昔管子謂齊桓公曰君欲西州王臬大事則必從其本矣夫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饑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其

刑舉事以時則人安矣此謂脩本而霸王也曾子曰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之自理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人和何則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既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明譽興焉此謂之至樂無聲而天下之人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所謂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和所謂天下之至明者然能擧天下之至賢也故仁者莫大於愛人智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能官有德之君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此之謂折衝千里之外夫明王之征必以道之所廢誅其君改其政弔其人而不奪其財矣故曰明王之征猶時雨之降至則悅矣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言已安而無憂也故揚雄曰六經之理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此孔氏之術也議曰孔氏之術德行義從乎道墨子曰古之人未知爲宮室就陵阜而居穴而處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高足以避潤濕邊足以圉風寒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不以爲觀樂也故天下之人財用可得而足也當今之王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斂於百姓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而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故國貧而難理也爲宮室不可不節議曰此節宮室者古之人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煖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聖人作誨婦人以爲人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足以爲輕煖夏則絺綌足以爲輕清謹此則止非以榮耳目觀愚人也是以其人用儉約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當今之王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必厚斂於百姓以爲文彩靡曼之衣鑄金以爲鉤珠玉以爲珮由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也是以其人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人欲國無亂不可得也爲衣服不可不節議曰此篇衣服者也此墨翟之術也議曰墨家之議去奢儉用蓋據本道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爲治之本商子曰君人者捨法而以身治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君捨法而以心裁輕重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鉤非以鉤策爲過人之智也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不躬爲則怨不生而上下和也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爲百由名分之未定也貴兔滿市盜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雖堯舜禹湯且皆加務而逐之名分已定則貪盜不敢取故聖人之爲法令也置官也置吏也所以定分也尸子曰夫使衆者詔作則遲分地則速是何也無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君臣同地則臣有所逃其罪矣故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罪審名分則群臣之不審者有罪矣名分定則大詐貞信巨盜愿愨而各自治也尹文子曰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故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設其本臣操其末爲人君者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綱用聖人之符則萬物無

所逃矣議曰韓子曰人主者非目若師曠乃爲明也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聽身居深宮之中明燭四海之內而天下不能蔽不能欺者何也闇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姦邪日明職分序事業材役官能莫不治理如是則厚德者進廉節者起群聽者明而百事無留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聞不慮而知不動而功現此獨也而天下從之此推輿以責名者也尸子曰明君之立其貌莊其心虛其視不躁其聽不淫審分應辭以立於朝則隱匿疏遠雖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長耳目不行閒諜不移聞見形至而辨聲至而聽事至而應近者不過則遠者理矣明者不失則緩者究矣此萬物無所逃也動者搖靜者安名自名也事自定也議曰尸子曰治水潦者禹也播五穀者后稷也聽獄折衷者皐陶由舜無爲也而爲天下父母此則名自名也太公謂文王曰天有常形人有常生与天人共其生者而天下靜矣此則事自定之矣是以有道者因名而正之隨事而定之尹文子曰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与不用各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也尸子曰聽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問其孰進之有大過者必問其孰任之而行賞罰焉且以觀賢不肖也明分則不蔽正名則不虛賢則貴之不肖則賤之賢不肖忠不忠以遂觀之由白黑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則天下

長二　二十七

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亂是以聖人貴名之正也議曰夫闇主以非賢爲賢不忠爲忠非法爲法以名之不正也李斯書曰韓子稱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夫輕罪且督而況有重罪乎故人弗敢犯矣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商君之法皆令爲什伍而相司收犯禁相連也不告姦者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田宅妻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芬華務於耕戰此商君之法也此商鞅申韓之術也短氣曰夫商鞅申韓之徒貴尚譎詐務行苛剋廢禮義之教任刑名之數不師古始敗俗傷化此則伊尹周邵之罪人也然則尊君卑臣富國諸兵守法持術有可取焉逮至漢興有寬厚郡都之第故商韓之治事以救代殘暴爲能順人主之意希旨而行要時趨利敢行禍敗此又商韓之罪人也然其抑強扶弱孤弱清己禁姦肯私立公亦有此焉至於睍代之所謂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門之勢廢百姓之務趨人間之事求煩理務趍時肯辭使官無譴負之累不省下人之冤復是申韓寧郅之罪人由是觀之故知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黃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此其所以異也雖經緯殊致救弊不同然康濟群生皆有以矣今議者或引長代之法詰救弊之言議曰救弊爲夏人尚忠殷人尚敬周人尚文者或引帝王之風譏霸者之政不論時變而務以飾說故是非之論紛然作矣言僞而辯順非而澤此罪人也故君子禁之

正論第十六

議曰反經是非沓變三篇雖博辯利害然其弊流蕩漫古以無所歸故作正論以貫之

孔子曰六藝於理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司馬遷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是非故長於理人也

長二　二十八

故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也子夏曰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人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己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晉時王政陵遲南陽宗資著譏神論吳郡蔡洪作孫憤論文以爲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之謂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也書者帝王之遺典謂誥誓命之文三千之徒並受其義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也樂書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其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人困樂書曰聲音之道与正相通宮爲君商爲臣角爲人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

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國滅亡無日矣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快意所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智羽動腎而和正禮故聞宮音者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者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者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者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者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而邪僻無由入也故曰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人心其感人也深故先王著其教焉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故纖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之音作而民康樂麤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正莊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順和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先王恥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足以感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呂氏春秋曰亡國戮人非無樂也其樂不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舞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范曄曰夫鐘鼓非樂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夫存器而亡本樂之失也調以和聲樂之盛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行孝以致養孝之大也臧曰東方角主仁南方徵主禮中央宮主信西方商主義北方羽主智此常理也今太史公以為徵動心而和正智羽動腎而和正禮則以徵主智羽主禮與舊例乖殊殆非末學所能辯也

七三　二十九

絜淨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也易之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相害之

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也太史公曰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也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適宜物有節文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正名於衛所居不合豈不哀哉班固曰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妬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鬬之獄繁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

儀之亂起故孔子曰安上治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也壺遂曰昔孔子何為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道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漢興以來至明天子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之恥也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罪莫大焉余所謂述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

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矣儒家者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

六三　三十

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此其最高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此僻儒之患也司馬談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范曄曰夫遊庠序聚儒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朝綱日陵國隙屢啟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民誦先王之言也下畏逆順之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眄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者斯豈非學者之效乎故先師傳業勸學者之功篤矣

道家者蓋出於史官歷紀成敗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此

其所長也及弊者為之則欲絕去禮樂兼棄仁義獨任清虛何以為治此道家之弊也司馬談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夫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綱群臣並至使自明也陰陽家者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捨人事而任鬼神此陰陽之弊也司馬談曰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漢書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故曰日蝕地震皆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十二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勢不同其類一也是以明王即位正五事五事者貌言視聽思也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縱欲役宮室樂遊田事失眾心則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大異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又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又曰好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又曰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又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管輅曰貴人有事其應在天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人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又曰夫天雖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驅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沉浮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鷁退飛伯姬將焚鳥鳴其災四國未火融風以發赤雲夾日災在荊楚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也後漢竇武上書曰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瑞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又襄楷曰按春秋已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者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民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以為異也魏青龍中張掖郡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麟鳳龍馬炳煥成形時人以為魏瑞任令于綽齎以問張臶臶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以往禎祥先見然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

卷三　三十一

以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後司馬氏果代魏袁準曰聖為上致神君神君但聞其聲不見其形荀悅曰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亂則有氣變而然不夫人不自立儒柳復生此形之異也男化為女死而復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髣髴於人聞言語響此精神之異也夫然神之異也以類感者則生吉凶災生於精氣之際自然之萬異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守而妖神事興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氣失其常而妖物興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異也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當虞氏之時賦斂繁眾人民用弊故有無形而言者至也其於兵戟僭則生時然此盡無而眾生救之類也故通於道者正身則于物精神形氣各反其本也後漢陳蕃上書曰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悢悢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故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脩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見怪則脩身神不能傷道妖不能害德漢書曰夫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天人之大略也法家者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賊至親傷恩薄厚此法家之弊也司馬談曰法家嚴而少恩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夫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者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繳者為之繳音工弔反則苟鉤鈲析亂而已此名家之弊也司馬談曰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夫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鈲音普八反墨家者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尊也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也以孝示天下是以上同言皆同於上也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此墨家之弊也司馬談曰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夫墨者亦上論堯舜

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飯土簋歠土鉶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万人率故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強本節用則家給人足之道此墨家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漢武帝問董仲舒策曰並儉者不從玄黃旌旗之飾乃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輅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對曰制度文彩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故曰墨不循上儉不通下此王道也縱橫家者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詐違而棄其信此縱橫之弊也荀悅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夫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世者謂之遊說色取人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凡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廢弛以毀譽為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論者計厚薄而吐辭選擇者度親疏而下筆然則利不可以不義夫害不可以道避是以君子遵禮小人犯法飾華廢實競取時利簡骨肉之恩篤朋友之厚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營私於門庭馳騁於道路於是遊俠成而正道壞矣遊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受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義其失之甚者至於為盜賊矣遊說之本生於是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之辭釋其民之疑矣以正行之者謂之辯智其失之甚者至於為詐紿矣遊行之本生於道德仁義汎愛容衆以文會友和而不同進退周旋以立功業於世以正行之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於因事害私為務姦究矣甚相殊遠豈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則三遊廢矣雜家者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理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蕩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此雜家之弊也農家者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孔子曰所重人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則欲君臣之并耕勃上下之序農家之弊也班固曰司馬遷史記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殖貨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弊也然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文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秦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愔愔於中而應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論曰芃芃蕃穉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弊也而遺運無恒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論之夫世非胥庭人乖鷇飲理迹万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代則大同極軌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用明居晦迴穴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豈薄不齊而致治則一亦有宥公族黜國鮮寬蹤已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相辭弊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奢䟽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斂威峻法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剌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捨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鑴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太叔致猛政之衰國子流遺愛之涕宜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庶可以徵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悉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

之說貴清淨者以席上爲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爲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弊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爲蔽矣由此言之故知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至精者孰能通於變哉

長短文經第三

淨戒院印

長短經卷第四

霸圖第十

臣聞周有天下其理三百餘年成康之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太公謂文王曰雖屈於一人之下則申於萬人之上唯賢人而後能爲之於是文王所就而見者六人求而見者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友之友謂之朋朋之朋謂之黨黨之黨謂之羣以此友天下賢人者二人而歸之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之謂霸者也故五伯霸音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主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吳王問伍員曰伐楚如何對曰楚執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越王問於大夫種曰伐吳何如對曰伐吳有七術其略云尊天事鬼以之好美以榮其志遺之巧工使起宮室以盡其財遺之諛臣使之易伐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堅甲厲兵以承其弊越王於是飾美女西施獻之吳王吳王悅之子胥諫不受吳王誅子胥越又爲禁楯鍾以黃金獻之吳王吳王受之而起姑蘇之臺五年乃成百姓道死巷哭又蒸粟種遺吳王吳王付人種之不生吳大飢齊桓公欲弱楚乃鑄錢市生鹿於楚楚聞之喜廢耕而獵鹿桓公藏粟五倍楚足錢而乏粟桓公乃閉關楚降者十四五及柯之盟桓公倍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其稱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鄭桓公欲襲鄶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書其名姓擇鄶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釁以雞豭之血鄶君以爲内難也盡殺之桓公因襲鄶取之此皆諸侯恣行天子之令不行也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人之始苦也齊侯與晏子坐于露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人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人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人歸之矣詩云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陳氏之施人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後果篡齊智伯從韓魏之君伐趙韓魏陰謀智果曰二主殆將有變不如殺之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果曰魏宣子之謀臣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萬家之縣各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智伯不從韓魏果反殺智伯於是強國務攻弱國務守合縱連衡馳車轂擊介胄生蟣蝨人無

所告訐及至秦蠶食天下并吞戰國一海內之政
壞諸侯之城法嚴政峻諂諛者衆使蒙恬將兵北
攻胡尉他將卒以戍越宿兵無用之地人不聊生始
皇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於陳陳涉吳廣戍漁陽屯大澤會天雨道不通
度已失期失期當斬二人乃謀曰今已失期當斬今舉大計亦死死爲國可乎乃先已鬼神威衆因斬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令弟無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遂分將徇地自立爲陳王
武臣張耳舉於趙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蒯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閔公之將
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爲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衆慈父孝子
所以不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也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然則慈父孝子將爭傳刃公之腹以復其怨而成其名此通之所以弔也曰何以賀得子而
生也通曰將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通問其死生通見武信君而說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取天下城臣竊以爲殆矣用臣
之計無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可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臣因說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者故
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不利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矣爲君計者莫如以
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騖於燕趙之郊則邊城皆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矣必相率而降由是如坂上走丸也此臣所謂傳檄而千
里定者也徐公再拜遣其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蒯通策也
舉吳梁令項羽殺假守通便舉兵起吳吳今蘇州也田儋舉齊儋從少年縛奴欲殺之以謁令因殺令舉項梁
兵也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
傑並起而亡秦族矣
漢高祖名邦字季姓劉氏沛國豐邑人爲泗上之
亭長秦二世元年陳勝等起勝自立爲楚王張耳陳餘諫曰
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害今始至陳而自立爲王是示天下之私也不如立六國後自爲樹黨進師而西則野無交兵誅無守墻誅暴秦據咸陽
以令諸侯天下可圖也勝不聽沛人殺其令立高祖爲沛公時項梁在薛
沛公往從之共立義帝范曾說項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故語曰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代代楚將爲能復立楚後也梁乃求懷王
孫心立也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秦將章邯大敗項梁於定陶梁
死章邯以爲楚不足憂乃北伐趙楚使項羽等救趙遣
沛公別將西入關沛公遂攻宛降之沛公攻宛南陽太守呂齮保城不下沛公欲遂西張良曰
後秦在前宛兵在後此危道也乃圍宛宛急齮欲自殺其舍人陳恢踰城見沛公曰宛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而去宛必隨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不如約降封其守引其甲卒而西諸城未下者必開門而待足下沛公曰善封呂齮爲殷侯攻武關大破秦
軍趙高殺二世立子嬰遣兵距嶢關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也願益張其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沛公欲聽之良
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士卒不從士卒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擊秦軍破之入咸陽與秦人約法
三章秦人大喜牛酒沛公讓不受於是人知德矣遣兵拒關欲王關中是時項羽
破秦軍於河北率諸侯兵四十萬至鴻門欲擊沛
公沛公因項伯自解于羽羽遂殺子嬰而東都彭城
立沛公爲漢王王巴漢漢王不肯就國欲攻楚蕭何曰王王漢之惡不猶愈於死乎且語曰天漢
漢其稱甚美夫能屈於一人之下則申於萬人之上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撫其士人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於
是用韓信策乃東伐還定三秦漢王之國也韓信亡楚從入蜀無所知名數與蕭何
語何奇之薦爲大將軍信拜禮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下者豈非項王耶曰然信曰大
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
吒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
刓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中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倍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
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
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
秦子弟數歲矣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人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
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人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耳秦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

中人戶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人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是漢王大喜遂聽信計初漢王之國也張良送至褒中說
漢王曰王何不燒斷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漢王乃使張良還因燒之楚以此無憂漢王之心也田榮怨項
王之不已殺田市自立爲齊王羽北擊破齊項羽以吳令鄭
昌爲韓王拒漢張良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欲滅楚羽以故不西行而北擊齊
而使九江王殺義帝於郴漢王爲之縞素發喪臨
三日以告諸侯董公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王爲無
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
漢王因項羽之擊齊率諸侯之師五十六萬東襲楚
破彭城羽聞之留其將擊齊自以精兵三萬歸擊
漢漢王與羽大戰彭城下漢王不利出梁地至虞謂
左右曰孰能爲使淮南王黥布令發兵背楚留項
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乃使淮南
說布背楚隨何說淮南王曰漢王使使臣敬進書於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鄕而臣事
之以楚爲強可以託國也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面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強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自負版築以爲士卒先
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掃
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者垂拱而觀孰勝夫託國於人臣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向楚而欲厚自
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以戰勝自強漢
王收諸侯還守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高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閒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即力不能老弱轉糧
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城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得解故曰楚不足恃也使楚勝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
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王發兵
而倍楚項王必留齊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以大王提劍而歸漢王必裂地土而分天下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使
臣進愚計願大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叛與漢未敢泄也使者在淮南方急責英布發兵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
以歸漢楚何得以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搆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乃如漢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
兵攻楚也漢王如滎陽使韓信擊魏王豹虜之漢王問酈生曰魏大將誰
也曰柏直王曰此其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馮敬王曰不能當灌嬰步將項佗王曰不能當曹參在吾無患矣王乃以信爲左丞相擊魏信遣兵爲
陳舩欲渡臨晉魏盛兵距之信乃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使進兵伐趙也漢遂與楚相拒
於滎陽楚圍漢王用陳平計閒得出漢王患問陳平業安出陳平曰彼項
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能出捐數萬金行反閒閒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攻之破楚
必矣漢王乃以四萬斤金與平恣其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閒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能裂地而
封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使使至漢漢爲大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具進楚
使使歸具報項王項王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滎陽項王不信亞父聞項王疑乃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項王許之入
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出軍宛葉引項王南渡
使韓信等得集河北羽兵果引兵南渡如其策轅生說曰漢與楚相
拒於滎陽城皐數月漢常困願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城皐閒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集於河北趙地君王乃復走滎陽
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此計出軍宛葉閒項王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渡如轅生之策韓
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東下井陘擊趙破之乃報漢
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從之初趙王與成安君陳
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
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
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道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使前不得鬭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而兩將
之首可致於戲下願足下留意臣之計不必爲二子所禽成安君不聽廣武君策不用信閒知之大喜乃進軍擊趙破之趙之敗也韓信
令軍中無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南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
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與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
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爲禽矣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

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破鄗下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工女下機偸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者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擧倦弊之兵頓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不得攻城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之所短也臣愚竊以爲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以鎮趙撫其孤弱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以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

十二月漢王拒楚於成皐其師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曰王高壘深壁勿與戰使劉賈佐彭越入楚地焚其積聚破楚師必矣項羽乃東擊彭越留曹無咎守成皐時漢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距楚用酈生計復守成皐

酈生說曰臣聞知人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人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人爲天而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王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酈生曰歸漢王曰先生何以知之酈生曰漢王與項羽戮力而向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羽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英豪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能用事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北路誅成安君之罪北破魏擧一十二城此蚩尤之兵非人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乃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乃罷兵平原韓信度平原襲齊齊王烹酈生引兵東走初酈生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

羽初東嘱曹咎曰謹守成皐即漢挑戰愼勿與戰勿令漢得東而已咎乃出戰死漢王遂進兵取成皐

漢挑曹咎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

羽聞咎破乃還軍廣武開爲高壇置太公於其上漢王遣侯公說羽求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歸漢王父母及呂后項王解而東漢王欲西張良曰今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不如因其東而取之漢王乃追羽與齊王韓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皆不會用張良計信等皆引兵圍羽垓下遂滅項氏

漢王問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皆引兵會羽垓下

都洛陽用婁敬策徙都長安

婁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於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歸之及至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洛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其衰也

也分而為兩三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其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於滎陽爭成皐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於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之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此所謂天府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夫與人鬬不搤其肮而拊其背未能全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高祖以問羣臣羣臣皆曰山東人爭王周曰周王七百年秦二世即滅不如都洛陽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殽澠背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也留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

有告楚王韓信反用陳平計擒之廢為淮陰侯

高帝六年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又不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弟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郊迎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上因隨以行信果郊迎道中帝預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田肎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大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

陳豨為代相與韓信王黃等反豨自立為代王上自往破之

高祖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詿誤者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吾知其無能為也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謾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慚封之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也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也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不封此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也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乃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其麾下將購賞皆生得以國陳豨軍遂敗初韓信知漢畏惡其能與陳豨謀反高帝自將擊豨信稱病不從行欲從中起信舍人得罪信囚之欲殺舍人弟告信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死矣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宮矣

長四

尉他王南越反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綬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

陸生至南越尉他魋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進說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強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閒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以降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蹶然起坐拜謝初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他語曰聞陳勝作亂豪傑叛秦相立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即以他行南海尉事囂死他即移檄告諸郡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自立為南越武王

高祖在位十二年崩年六十二惠帝立呂后臨政

呂后時陳平患居深念陸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平用其計竟誅諸呂初呂后之崩也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時酈商子寄與呂祿善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紿呂祿信之與出遊而太尉乃得入北軍誅呂氏也

長四

景帝時吳楚反征平之

帝使太尉周亞夫東擊吳楚亞夫問父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持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因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至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堅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挑戰終不出吳楚既餓乃引兵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也

崩太子徹立

是為武帝

崩子弗立

是為昭帝霍光輔政上官桀害光詐為帝兄燕王旦上書疑光行上林稱蹕又私調校尉帝不信而上官桀等詐偽事覺伏誅

崩立武帝孫昌邑王賀

賀昌邑哀王髆之子即位二十七日事有千一百二十七條霍光廢賀為海昏侯也

廢立武帝曾孫詢

是為宣帝帝衛太子之孫

崩立太子奭

是為元帝

崩立太子驁

是為成帝委政諸舅王鳳等同日拜鳳兄弟五人為侯號曰五侯五侯皆專政也

崩立宣帝孫定陶恭王子欣

是為哀帝即位六年崩無嗣

崩立帝弟中山

莽王衍是爲平帝 平帝年初爲王莽所弑崩 立宣帝玄孫嬰是爲孺子 莽發嬰自立僞新室王莽者
成帝舅王曼之子 元帝王皇后之姪也 元帝崩 成帝
即位 以元舅鳳爲大司馬 兄弟五人皆爲侯元帝皇后魏郡王禁之女 生成帝 時
鳳秉政 同日封兄弟五人爲五侯曼早卒 鳳將薨 以莽託太后太后者莽之姑也封爲新
都侯 五侯競爲僭侈 起治第舍 莽幼孤貧 獨折節恭謹
士賜安賓客 故虛譽隆洽 傾其諸父矣當世名士多爲莽言 上由是賢之 拜爲侍中莽交結將相 收贍名士
時成帝廢許后 立趙飛燕 飛燕女
弟爲昭儀 昭儀立後 宮皇太子 帝無嗣 乃立定陶王忻
爲皇太子忻者宣帝孫 共皇帝之子 初王祖母傅太后私爲王求爲漢嗣 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王鳳 故勸立之莽
以發定陵侯淳于長大姦 拜爲大司馬初長以皇后姊子 私通許孊
長長姊欺白上爲左皇后許子 根曰長與許貴人私交通見刺事 久病 私喜根惡之 令莽白長 長下獄死

時年三十八 成帝崩 哀帝即位 立皇后傅后后即帝祖母定
陶恭太后從女弟也封后父傅晏爲孔鄉侯 帝母丁后曰恭皇太后
舅丁明爲安陽侯 莽乞骸骨 避丁傅也 哀帝崩 時
莽以侯在第 太皇太后令莽備佐與事太事太后帝自白也復爲大
司馬 徵立中山王爲帝是爲平帝 帝名衎 爲中山王 即孝王子也太皇太后臨朝
莽秉政 百官揔己以聽於莽附順者拔擢 忤恨者誅滅 以元后王氏舊 [illegible]
勸平晏與甄豐劉歆與文章 建爲公牙 當以年帝自任 [illegible] 莽色厲而言方 欲有所爲 微見風采 黨與白 [illegible] 之 莽因固讓 不得已
上以感太后 下以耳信 [illegible] 二莽令益州諷羣臣奏言莽功德比周公 宜賜號安漢公平帝崩
莽徵宣帝玄孫廣戚侯子嬰立之 年二歲 遂謀居攝
如周公故事時元帝既絕 宣帝曾孫五人 莽惡其長者 託以卜相 宜吉乃立嬰也東都太守翟
義反 敗死義丞相方進子也 立劉信爲天子也莽自謂威德遂盛 獲天人

之助 用銅匱符命 遂即眞梓潼人哀章上銅匱符命其九年 赤眉賊
起之琅邪女子呂母爲子報仇 起衆 樊崇復興 多號赤眉賊十四年 世祖起兵 與王匡等共立
劉聖公爲更始皇帝更始即世祖族兄 世祖及兄伯昇與新市平林兵士王匡等合軍 攻棘陽莽遣
王尋王邑擊更始 二公兵敗于昆陽 漢兵遂入 城中
人皆降 莽走衛臺 藏於室中北隅間 校尉公孫賓就
新 莽遂傳首詣更始于宛
世祖光武皇帝 諱秀 字文叔 南陽蔡陽人 高皇帝
之九代孫也 王莽末 天下連歲災蝗 寇盜連歲蜂起
舂陵南方飢饉 人民羣入野澤 [illegible] 民更相侵奪
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爭訟 遂推爲渠帥 [illegible] 劉 [illegible] 起更平林時劉玄避吏新
野 因賣穀宛 宛人李通以圖讖說世祖通父守好讖記 常聞守說云劉氏
後 李氏爲輔 及下江新市兵起 南陽騷動 乃共計議曰 今四
方擾亂 新室且亡 漢當更興 南陽宗室獨劉伯昇兄弟汎愛容衆 可與
謀大事 軼曰吾意也 會世祖賣穀在宛 通遣從弟軼迎世祖
始未世祖與伯昇 [illegible] 俱之宛 與穰人蔡少公等讌語 少公
頗學圖讖 言劉秀當爲天子 或曰是國師劉秀乎 世祖戲曰何用知非僕
者皆大笑 晨心獨喜 後因謂世祖曰 王莽殘暴 盛夏斬人 此天亡之時
也 往時之會宛 [illegible] 獨書應 [illegible] 世祖
[illegible] 及陵兵起 鄧晨起兵 [illegible] 投之世祖於是與通弟李軼起於宛 兄
伯昇起於舂陵 鄧晨起新野 會衆兵[illegible]長聚 新市人王匡
等立劉聖公爲天子 而害伯昇劉玄字聖公 世祖族兄也 平林王匡等立之 初伯昇自
王莽篡漢 常憤怨 懷復社稷之慮 不事家人居業 傾身破產 交結
天下雄俊 王莽末 盜賊羣起 伯昇召諸豪傑計議 於是使親客鄧晨起
新野 世祖與李軼起於宛 伯昇自發舂陵子弟七八千人 部署賓客 自稱柱
天都部 使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 合軍而進 屠長聚 諸
立劉氏以從人望 豪傑咸歸伯昇 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 憚伯昇
威明 而貪聖公懦弱 先定策立之 然後召伯昇示其議 伯昇曰 諸將軍幸
欲尊立宗室 甚厚 然愚鄙之見 竊有未同 今赤眉起青徐 衆數十萬 聞
南陽立宗室 恐赤眉復有所立 如此必將內爭 今王莽未滅 而宗室相攻 是疑天
下而自損權 非所以破莽也 且首兵唱號 鮮有能遂 陳勝項羽 即其事
也 舂陵去宛三百里耳 未足爲功 遽自尊立 爲天下準的 使後人
承吾敝 非計之善者也 今且稱王以號令 若赤眉所立者賢 則相率而往從之
若無所立 破莽除赤眉 然後舉尊號 亦未晚也 [illegible] 諸將不從

遂立聖公由是豪傑失望伯昇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昇兄弟也今更始何者耶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乃陳兵數千收稷將誅之伯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昇即日害之李軼與世祖有隙後因馮公孫致密書求救戒勸赦之世祖乃珍藏軼書曰李文季多詐不信人也今移其書告守尉書乾宣露朱鮪使人殺軼也

號更始元年更始使世祖爲偏將軍徇昆陽王莽聞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擊世祖於昆陽世祖破之

初伯昇拔宛已三日而世祖尚未知乃僞使人持書報城中宛下兵到而佯墮其書尋邑得之不喜諸將既數敗至是膽氣益壯寓百世祖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出衝中堅尋邑陣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閒會大雷風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水盛溢虎豹皆戰慄兩死者以萬數水爲之不流

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以世祖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

鄧禹杖策北渡河追世祖世祖見禹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世祖笑因留宿閒語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人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未可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世祖大悅及從至廣阿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也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小大世祖笑說又馮異說世祖曰人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縱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世祖納之也

王郎詐爲成帝子子輿立爲天子都邯鄲遣使降下郡國世祖滅之

王昌一名王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爲卜相常以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好奇數任俠趙魏間而郎與之善林王莽篡位長安中或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云更始元年劉林等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立郎爲天子世祖進攻邯鄲郎少傅李立爲反閒開門內漢軍遂拔邯鄲斬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上者數十章世祖不肯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也

世祖威聲日盛更始疑慮乃遣使立世祖爲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守並北之郡

時世祖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耿弇請間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外貴戚縱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拜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王莽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百萬聖公不能辦也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大計世祖大悅弇歸上谷斬韋順等

世祖辭不就徵斬苗曾等自是始貳於更始是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皆平之

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爲淮南王秦豐自號爲楚黎王張步起琅邪董憲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並置將帥侵略郡縣又青犢赤眉銅馬之屬不可勝計世祖擊銅馬降世祖猶不自安世祖知其意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按行部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世祖使耿弇討張步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乃度兵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懼遂空壁亡去費邑遣其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令軍中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來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脩攻具者欲誘致之耳今來適其所求也乃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臨陣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兇懼敢悉眾亡歸張步時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弇進軍居二城之閒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臨菑雖大而實易攻乃勑諸部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勑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菑城出其不意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眾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之大笑至臨菑大城東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大破之步走降世祖陳俊追會欲招其故眾令俊追斬諸賊悉平之

赤眉賊入函關攻更始世祖乃遣鄧禹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亂

赤眉賊樊崇立劉盆子爲天子入長安殺更始

於是諸將上尊號乃命有司設壇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即皇帝位

諸將上奏曰漢遭王莽宗廟廢絕豪傑憤怒兆人塗炭王與伯昇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統敗亂綱紀盜賊日多群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鄲北州弭定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爲計萬姓爲心又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

爲主殊後即皇帝位十月駕東幸洛陽赤眉降大司徒鄧禹馮異劉弘等征赤眉異曰異前與赤眉戰折華陰經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異以擊其西一舉而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遂大戰赤眉佯敗弃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等弘潰軍亂異與禹救之赤眉小却異驛壁將與會戰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驚潰赤眉君臣面縛奉皇帝璽綬降世祖平隴蜀賊公孫述天下大定崩于南宮時年六十三世祖初起兵時年二十八末孫靈帝用奄人曹節等矯制誅太傅陳蕃李膺其黨人皆禁錮中平九年黃巾賊起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衆十出巡遊嘉養子弟連結郡國期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皆用甲子之角使起皆著黃巾為標幟也靈帝崩太子辯即位董卓入朝因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李傕逼帝東遷曹操還帝都許操薨帝遜位于曹丕

魏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靈帝時為典軍校尉漢末奄豎擅權何進謀誅奄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使引兵向京師欲以恐劫太后陳琳諫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而可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而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一集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無成功秪為亂階進不納其言董卓至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京師大亂太祖亡出關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於己吾與後將軍袁術冀州刺史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渤海太守袁紹同時俱起衆各數萬推紹為盟主設壇場共盟誓臧洪操盤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伷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慷慨涕泣下聞者激揚曹公行稱奮武將軍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兵屯洛陽司徒王允與呂布殺卓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太祖至洛陽衛京邑暹逃走太祖以洛陽燒焚殘破奉天子都許下詔責袁紹以地廣兵強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紹時并兼四州公孫瓚之地紹遂攻許太祖破之官渡紹嘔血死袁紹字本初汝南人也為司隸校尉董卓議廢立紹不聽卓怒紹懸節於上東門奔冀州卓購求紹伍瓊為卓所信陳為紹說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所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遣授紹渤海太守紹乃與孔伷等同起義兵奪韓馥冀州據河北擁精卒十萬騎萬匹欲進攻曹操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徒歷年百姓疲弊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紹曹操隔我王命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神武

連河朔之強衆以伐曹操其勢譬如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兵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兵相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弃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為公懼之圖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曹公師徒精銳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從圖不用沮授之計曹公軍官渡紹將悉衆而南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遂攻操於官渡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散其資財會宗族以與之曰勢在威無不如勢忘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伯珪衆實疲弊而主驕將汰軍之破敗在此舉也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嬴弱姬今之謂耶及渡河臨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不反乎紹果為曹公之所敗紹進保武陽與操相持沮授又說曰北兵雖衆而果勁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貨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於緩搏宜徐持以曠日月紹不從連營漸逼官渡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騎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為成禽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

敗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其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公而說操使襲取淳于瓊瓊時督軍屯在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急擊之時張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瓊破則將軍事去矣宜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擒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曹公破瓊焚其積聚紹軍潰散奔北曹公遂破紹乃威震天下也太祖討紹子譚尚於黎陽尚與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斬尚熙送其首遂平河北初太祖討譚尚於黎陽譚尚戰數克諸將欲乘勝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鬬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則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征劉表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太祖曰善太祖方征荊表譚果與弟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以問群臣群臣多以爲表強宜先平之譚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表坐保江漢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得衆欲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今兄弟遘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全力全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則天下不足定也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破袁尚太祖征劉表會表卒子琮降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初平元年詔以表爲荊州刺史南接五岑嶺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曹操與袁紹相持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援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劉先韓嵩說表曰今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能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公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以荊州附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不能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表疽發背卒諸將蒯越傅巽說琮降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巽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如劉備琮曰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保全楚不能以存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能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琮遂舉衆降時劉備奔在荊州表不能用聞荊州降遂奔夏口也關中諸將馬超韓遂成宜等反曹公破之曹公與馬超等夾關而軍曹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爲營以自河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據營河南超遣信求割地任子以和公爲許之韓遂請以公相見至期交馬上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既罷超問遂何言遂曰無所言超疑之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愈疑遂曹公乃與戰大破之關中平諸將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河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河西未可渡也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者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河爲堅壘虜至而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瞑目兵之變固非一道也天子策命公爲魏王孫權據吳王據江東劉備奪益州收劉璋據蜀天下遂三分矣二十五年薨于洛陽子丕嗣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是爲文帝受漢禪崩子叡嗣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是爲明帝崩子齊王芳立十五年廢廢高貴鄉公髦立七年弑廢常道鄉公璜立璜禪晉晉封爲陳留王

晉高祖宣皇帝名懿字仲達姓司馬河內溫人也仕於魏武之世歷文明二年居將相之位平孟達達爲新城太守反滅公孫度度世據燕王據遼東擒王陵陵謀立楚王爲帝兵敗自殺魏明帝崩遺詔使帝爲太尉與大將軍曹爽輔少主少主齊王芳也帝誅曹爽爽謀爲不軌宣帝謝病避之爽黨李勝爲荊州刺史帝詭爲老惛云并州近胡可爲其備勝退謂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神形以爲不足憂也爽等是年奉帝謁太后令遷于永寧宮嘉平元年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出宣帝乃起奏永寧宮廢爽兄弟以兵屯洛水迎天子奏爽其黨族皆伏誅宣帝崩子師代爲相師字子元是爲世宗景皇帝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征平之儉欽初反景帝問王肅曰安國寧主其術安在肅答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心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帝從之遂破儉等景帝崩弟昭代爲相昭字子上是爲太祖文帝輔政爲司空諸葛誕據壽春反奉詔征平之伐蜀擒劉禪于時政出於權臣人君主祭而已魏帝不能容自勒兵敗相府太祖用長史賈充計逆戰舍人成濟執殺魏帝高貴鄉公也名髦字士彥乃僞令皇太后下令廢少帝又奏罪成濟誅其三族太祖崩子炎受魏禪炎字安世文帝太子是爲世祖武皇帝既受魏禪用羊祜杜預計征吳平之立二十五年崩太子衷立衷字正度是爲惠帝武帝太子惠帝不惠

妃賈充女爲皇后后秉權殺楊駿廢太后賈后淫妬遇楊太后無禮乃誣太后又指駿反使帝詔誅之廢太后於金墉城弒殺之誅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亮瓘並以名德執政后患不得行乃使帝命楚王瑋搆詔誅亮瓘因又誅瑋殺楚王瑋殺太子遹賈后無子乃詐有娠養賈謐子爲子太子遹宮人謝氏生也少而聰惠賈后惡之誣太子廢之金墉城又遣小黃門殺太子用趙王倫爲相國倫惡司空張華僕射裴頠正直矯詔誅之倫遂篡帝位於是齊王攸之子冏與帝弟成都王穎等起義兵誅倫穎於是鎮鄴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又起兵討穎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後惠帝復位帝弟長沙王乂譖冏誅之由是戎狄並興四方阻亂遂分爲三十六國劉元海爲匈奴質子在洛陽晉武帝與語說之謂王濟曰元海容儀機鑒由金日磾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容儀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無比陛下若輕

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與之險阻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嘗咨將帥李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之號鼓行而西指期可定也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惠帝失馭寇賊蜂起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及王浚等討穎元海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衆所能禦也請爲殿下還說五部衆以赴國難穎從之元海至國左賢王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一旬之間衆已五萬遂都平陽陷之入據于時五胡亂中原矣石勒者上黨羯胡也嘗於趙幽州之牧王浚署置百官自有稱尊并吞之意欲先發使以觀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陸抗之事元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而咨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圖稱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振海內去就爲存亡所在爲輕重浚之欲將軍猶項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略無所設也夫立大事必先爲之卑當稱藩推奉尚恐不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也勒曰君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貴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春曰石公一時英武據有舊趙成鼎峙之勢何爲稱藩於孫其可信乎子春曰石將軍英才俊拔士馬威強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郡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岳威聲播於八表固以胡越欽風戎夷歙德豈唯區區小府而敢不斂衽神闕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哉但以帝王不可以勇致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太

陽江河之比洪海耳項籍子陽覆敗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也明公亦何怪乎自古誠胡人而爲名臣者實有之矣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之不爲天下所許也願公勿疑浚大悅遣使報勒勒復遣使奉表于浚期親詣幽州上尊號亦修牋于棗嵩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勒嚴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爲其後患沈吟未發張賓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爲之奈何賓曰王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還爲寇讎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飢儉人皆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內無強兵以禦我也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將軍便能懸軍千里以征幽州也輕軍往反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宜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牋於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善於是輕騎襲幽州勒晨至薊北門叱門者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使兵不得發勒入浚乃懼勒入其廳事令甲士執浚送于襄國市斬之此三十六國之大略也惠帝立十四年崩弟豫章王熾立字豐度是爲懷帝都長安爲胡賊所殺後劉聰攻洛陽以晉懷帝永嘉三年自雲中入雁門北有沙漠南據陰山衆數十萬至孝文乃改拓跋爲元氏都洛陽孝宗崩大將軍爾朱榮立莊帝榮害靈太后及王公二千人立莊帝帝殺爾朱榮左僕射爾朱世隆率衆部由自晉陽襲京城執莊帝殺之而立孝帝又廢之高歡乃知貴平王子修後爲斛律斯椿所害走入關周太祖宇文黑獺奉帝都長安披草萊

立朝廷是爲西魏泓按宇文黑獺爲丞相秦又害出帝立南陽王寶炬是爲文帝文帝崩立王子廓爲帝又廢之而立恭帝泰爲太師泰薨子覺嗣封周公廢帝禪位于覺覺兄黑泰第三子受禪國號周至宣帝崩禪于隋初爾朱世隆之殺莊帝也高歡爲晉州刺史起兵誅之立魏出帝歡爲丞相後出帝既西入關乃立清河王之子善見爲帝是爲孝靜帝遷都鄴是爲東魏高歡薨子高洋受東魏禪國號齊至溫公偉爲周所滅周又爲隨所滅隨文帝既受周禪又南滅陳天下一統矣懷帝崩立吳王晏晏字子業是爲愍帝愍帝亦爲胡賊所殺此時胡亂中原晉元乃遷都江左也中宗元皇帝睿乃興於江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也元帝幼而聰敏及中原喪亂乃與王敦等據江東江左甚得衆心後王敦於武昌反至石頭帝攻之不克乃委政於敦敦還鎮武昌帝在位十六年崩太子紹立紹字道畿是爲肅宗明皇帝王敦威振內外將謀爲逆肅宗征敗之用溫嶠等決計征之初敦之謀反也溫嶠爲其敦事中郎夙夜綜其府事偽相親善宗兆尹缺請謀敦曰宜自樹腹心以閒構人主晏謂錢鳳何用敦曰莫若君嶠爲辭謀臨別之際自嶠起行酒嶠爲醉以手板擊錢鳳幘墮爲之憤乃作色曰錢世儀何人溫太真自行酒而敢不飲鳳不悅以醉爲解明日嶠將發鳳說敦留之敦曰嶠常云錢世儀精神滿腹昨小加聲色豈得以此相讒耶嶠至都陳敦反逆狀三年肅宗崩

至孝帝昌明立簡文帝第三子拒賊苻堅寇淮南晉
冠軍將軍謝玄等大破堅于肥水 苻堅以百萬之衆至肥水謝玄乃選勇士八千人涉渡肥水玄遣使謂堅曰阻水爲陣將持久非小卻與君周旋樂哉堅麾軍卻軍唱卻遂失利朱序從後呼曰堅敗大軍退自相蹈藉聞風聲鶴唳皆曰晉軍至也遂大敗
堅還長安 苻堅因此卒亡滅也 二十一年帝崩自後遂干戈相繼至安
帝爲桓玄所篡宋祖劉裕平玄至恭帝遂禪于宋
高祖武皇帝姓劉名裕字德輿彭城人桓玄篡晉 楚僞 桓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也形貌瓌特爲江州刺史劉殺荊州刺史殷仲堪會稽王世子元顯專政以玄將危遣軍伐之玄聞其討即舉衆下至京師殺元顯詔以玄爲丞相封楚王遂即位
高祖與劉毅何無忌等潛謀匡復
起兵平玄 時桓玄使桓弘鎮廣陵劉道規爲弘中兵參軍人遊獵和弘遊獵君使高祖爲鎮中兵參軍自藥館中見劉毅遺從事就舊陰時桓弘以其衆南殺高祖何無忌等京師劉本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至竹里移檄京師曰夫成敗相因理不常泰投焉懷遠夜信聖明自我大晉陽九之厄隆安已來皇家多故貞良斃於豺狼忠臣碎於虎口逆臣桓玄陵虐阻兵荊郢肆很
天未亡難凶力實繁踰年之間遂傾皇祚主播越流幸非所神器沉淪七廟墮夏后之罹浞有漢之遭莽卓方今於玄未足爲喻自玄篡逆于今歷載彌年元元民不聊生士庶疲於轉輸文武困於版築室家分離父子乖離豈惟大東有杼軸之悲摽梅有傾筐之怨而已哉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此而可存孰有可亡凡在有心誰不扼腕裕等所以扣心泣血不遑啟處夕寐宵興思奮忠烈憤慨過於發機奮發義不圖全輔國將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等忠烈斷金精貫白日投袂荷戈志在畢命義衆既集文武爭先咸謂不有一事無以絕節不獲已遂總軍要庶上憑祖宗之靈下藉義夫之力翦馘逋逃反皇輿夏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荷爵寵而並俟官皆驅由自新取同道窮不弔乎今日之事良其會也裕以虛薄才非古人受任於既頹之運勢接於已殷之機升誠未宜感慨懷望宵濩以永懷顧山川而增悼投袂之日神馳賊庭何無忌之附也桓玄使桓謙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裴軍割食并其餘衆進獲山東今旅兵登山多張旗幟布滿山谷高祖率衆奔之士皆殊死戰一時潰走玄挾天子走江陵王將入蜀奔至枚四州遂益州參軍貴怙之當射殺之
奉天子
反正因居將相之任封豫章郡公蜀賊譙縱稱王高祖遣將
征平之 高祖使朱齡石率衆二萬自江陵伐蜀高祖誡曰劉敬先往至黃虎無功而退今者師出應道青衣賊料我由此其不意獲於內水如此則倍城之兵衆武者有重兵昔道廣武正陷其計今軍自外水出陳城無疑兵向廣武此制敵之上策也爲書函署曰白帝發諸

舉行未知所趣及至白帝乃發書書宋軍悉由外水取成都臧熹自中水出廣陵劉鍾疑兵乘高艦千餘向廣武縱果遣重兵守涪齡石明其夫鍾謀拒攻都三百里遣將大將侯暉等屯平模朱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彭因悟師疲老銳見中而進鍾以爲何若鍾曰前揚聲言大衆由內水故譙道福不敢捨涪今重兵卒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非堅壁也因其懼而攻之其勢易克克平模鼓行而前成都不能守矣若緩兵相持虛實將見涪軍復來難爲敵也若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同爲蜀子虜矣從之明日攻之克斬侯暉於是進退克者城下相次瓦解 縱自縊而死
姚泓僭號於西京高祖征平之擒泓 高祖既滅秦入長安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 以南時赫連勃勃統萬人聞之大悅問王買德曰朕將圖長安卿試言進取之方略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智留守之非經遠之規狼狽而反者欲速成篡事無暇有意於京師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者以君命望陛下眞以日爲義眞居上將南師之要衝且致游軍斷其去東之路然後塞潼關斷其水陸之道陛下聲長申赤恩澤三輔之人皆壼漿以迎王師義眞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閒必面縛於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以其子璝伐長安高祖還召義眞東鎮洛陽以朱齡石守長安長安人逐齡石而迎勃勃遂入關中也
鮮卑慕容超據守青州稱燕
王高祖征擒超 初超叔父德之有青州德死超襲其位遂孫准北高祖先有事時華因其侵也乃北伐超大將軍公孫五樓說超曰吳兵輕銳難與爭鋒據大峴使不得入上策也堅壁清野芟除粟麥中策也縱敵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引使過峴我以鐵騎躪之成禽矣俘獲其野自固豈或謂高祖曰賊若不據大峴堅壁清野固守而不出軍無所資何以自支高祖曰不然鮮卑性貪略不及遠既幸其勝且愛其穀謂我軍事不支久不能引我且不輕戰師一入峴吾無患焉既而果出高祖甚曰天時我也衆咸不笑未見公何以知也高祖曰師既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軍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至臨朐超使五樓據臨朐臨朐南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超亦會馬於臨朐四十里奔巨蔑水超使五樓往據之五樓馳去龍驤將軍孟龍符爭先得據之五樓退走大軍有四千人分爲兩翼步軍徐進未及臨朐賊騎交至戰將軍之曰向彌胡藩之計於是臨朐留守必少以懸軍越其後往必克城易得此韓信所以勉趙也言高祖兵自海道往必得之軍攻城而進賊望曰海軍至超奔城走還之軍陷城不敢高祖親督士卒攻圍大奔崩之超奔廣固進平窮之城陷獲超歸于京師斬于建康市
賊盧循據南海因高祖北伐燕
乘虛下襲建業高祖還乃平之劉毅據荊州貳於高
祖高祖遣將征誅毅 毅字希樂曰表旗同盟莫有異志全其功名者何也相與見昭日期之過捷不知王業之起到則實高祖是唯利是視我與毅數人業長民皆人傑也豈可暗于天命亦勞使欲假其何孟昶長虜諸其有血食

善哉武王之伐周也八百諸侯皆同會曰紂可伐矣尚還師於盟津豈不知順人行戮惡欲速多攜也高祖東方之師疾則疾矣而得律之要於是乎勞嗚呼仁義之獎至於偷薄而恥奇功哉

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反征之裴子野曰書稱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若司馬休之之動非其時天方厭晉因敝知去几時傳衆能違天乎五運推移無不亡之國高祖崛起帝朝賢若三仁且猶頭沛而況豪俠者哉昔中原陸滅天下材貴盡于時四海爭奉中宗豈待嬰於晉德貫大有審義故能謀兼南服其號也就焉至乎義熙不欲異於是矣而宗室交戚未忘前事虎起惡因敗相幸豈能之斗弘多將啓聞之徒孔熾不違興廢何其難歟晉帝加高祖位相國摠百揆楊州牧封十郡爲宋公晉安帝崩大司馬瑯琊王即位徵帝入輔禪位於宋帝奉表陳讓表復不通宋臺臣勸進猶不許太史令駱達陳天文符應曰安晉義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太白晝見經天凡七占曰太白經晝天人更主異姓興義熙七年五虹見于東方占曰五虹見天子黜聖人出十年鎮星歲星太白熒惑聚于東井十三年鎮星入太微占曰鎮星守太微有立王有徙王元熙元年黑龍四登于天易傳曰冬龍見天子亡社稷大人受命漢建安至建安末一百七十六年而禪魏自黃初至咸熙末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今百五十六年二代揖讓咸窮於六六亢位也帝乃從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即帝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天禮畢備法駕幸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在位三年崩初大漸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可以會稽處之後皆如言也立太子義符是爲營陽王即位昏亂司空徐羨之等輔政廢爲營陽王廢立宜都王義隆是爲文帝高祖第三子爲太子劭所弒劭及弟濬立多乖礼度帝嘗上知乃爲巫蠱呪咀帝聞之大怒將廢劭而弒濬更義所立猶疑未定以事語潘淑妃潘妃以告劭劭與濬乃弒帝于合殿劭即位也立武陵王駿是爲孝武皇帝文帝第三子也劭殺帝駿建義兵至平誅劭崩立太子子業是爲前廢帝帝凶悖左右壽寂之弒之崩立湘東王彧是爲明帝文帝第十一子也孝武諸子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尋陽王子房等並舉兵反皆征平崩立太子昱是爲廢帝帝在位凶狂常以殺戮王夫王夫懼是夜七夕令王夫伺織女渡報已王敬則先与王夫通謀至夫帳帝眠熟遂斬之送首與齊王蕭道成也崩立順帝準是爲順皇帝明帝第三子也遜位于齊蕭道成凡八代六十年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姓蕭氏東海蘭陵人也爲輔國將軍宋明帝初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反在東諸郡起兵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歸魏遣從子索兒攻淮陰晉安王勛遣臨川内史張淹自鄱陽道入三吳帝並討平之使鎮淮陰七年徵還都宋明帝嫌帝非人臣相而人間訛言帝爲天子帝憂以爲疑帝初見徵部下勸勿就徵帝曰主上自誅諸弟爲太子幼弱作万歲後計何關他族唯應速發當見疑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運禍難方興与卿等戮力也至拜常侍明帝崩遺詔使与袁粲共掌機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帝討平之初休範舉兵敗庭桓帝与諸貴議集中書省計議莫有言者帝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因索筆下議衆並注同乃單車白服出新亭築壘未畢賊前軍已至乃解衣高臥以安衆心賊破之也還中領軍蒼梧王深相猜忌帝晝臥裸袒蒼梧王率衆十人直入領軍府立帝於室内畫腹爲射的自引滿射之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骲箭射之一發中臍蒼梧投弓大笑也常語左右陽玉夫伺織女度報我是夜七夕王夫懼取千牛刀殺之王夫与王敬則通謀殺帝敬則資首先詣軍府叩門敬帝行夜入府中明日召袁粲等計議敬則曰有言者帝蒼髯盡張聲光如電敬則拔刀跳躍麾衆曰天下之事皆應歸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刀乃自取白紗帽加帝首令即位曰事須及熟帝正色曰卿都不自解也帝乃迎立順帝荊州刺史沈攸之反帝討之初攸之稱太后名已下密袁粲劉秉等見帝威名日盛不自安与攸之通謀舉事欲内帝命王敬則討斬之進位相國封齊公備九錫策曰朕以不吉屬罹屯可謂君失其道書契未紀載海五行變劉大業神歌至澤無不群於是禄之始未足爲譬昔良小班明則秦難作歌而已哉天贊皇宋實賴帝公方發雄略卓爾長蹈大業重安至德振古莫與儕匹公保衛翼衛傾危寔公之功令將授公典禮其敬聽朕命乃者表公孫禮寔繁有徒子房不臣稱兵構亂勳自曉官振旅戎旅卓然奮發國寧爲先鋒賊渚之將人無固志公提兵徇難旌麾所指盪成車不旋踵殺賊金陵石先驅麾斂一匹此又公之功也驗其基勳王之始也安都背叛竊有淮方敵率犬羊凌虐中州索兒無道自侗定翔嬴天討無勇背徇歸途北鄙至此又公之功也張永沈攸之擊賊數萬伏屍盈野石梁之戰令子弘勁貫鋒日操節軍門氣踰青原破釜之捷棘懷不忘奉朝愛自南梟其渠帥俾從金人江陽即序此又公之功也張奮速棘不臨奉朝愛自南區甚擾軍關入寇攜貳不虞于時江服未夷皇途荐阻公忠義奮發春臨引亮以攜制衆所向風偃朝廷無東顧之憂羈旅有來蘇之望此又公

之功也匈奴野心復掠暨南傀兩偽張勢掘起四公奉辭伐罪戎且表征兵車
始交氣使時傷弔死扶傷弘宣皇澤俾我遺黎復佔盛化此又公之功也自茲厥後
繇挽孔熾封豕長蛇重窺上國而世故相仍師出已老角城高壘指日淪陷公眷
言王事發憤忘食躬擐甲冑親冒險若夷分還畫界開創青兗此又公之功也淮陽負
衆疑問九鼎覬覦本塞彙弱父楚于王地稱兵集于君臣群后夏權元戎
爰主公振翰援神則負謀不出把虎捕魔則儒夫成勇信宿之間罔服厥此又公之功
也蒼梧肆虐諸夏寒怖淫刑已逞淫辟首相望朝不謀夕高祖之業已
淪文明之獻淳風公遠稽彝倫之義近遵魏晉之典循以助身入奉宗社七廟清
九區反政此又公之功也宋劉寡衆成此亂階醜國潛構危機宗發構有石頭志
犯處跳公陰濩內運霜鋒外舉掩殄叢殘國延命將此又公之功也威作包藏月壁
彰蜂目豺聲阻兵安忍乃眷西顧總同異域而姦編常始九伐未申長惡不悛遂內
遂公杖鉞出關疑壁江甸正情与敵日同亮明略與秋霜競肅至義所感人百其心
積年逋誅一朝顯戮浦安流章臺頓軌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勳加之以
明德直庭喜之國宇宙戮力肆心劬勞王室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若乃辯傳宗
社之勳遠物貴始之謂雲布雷散光被于文朔余人求大以四
海退方無閑如漢義昔改服更曆而宋度不共禪子蒙律而名之 四月宋帝禪
位于齊甲午即皇帝位於南郊柴燎告天 日皇帝臣道成敢用玄牡昭告于皇
皇后帝夫寧自生民樹以司牧所以闡極則天開元創物肆於大道惟命不于常昔在
虞夏受終上代粵自漢魏揖讓中葉咸歸諸本禁朝在典成水德在曆既世多稱實
頹道成臣撥亂之功以弘濟于厥身大運頹隆乘構而寧淑惟天人同符和會遐邇協棲
運屬与能用集大命于茲弗德且畏至于累仍而群公卿士庶尹御事也成爰乃爰

梁四　　二十四

予百姓金曰皇天眷命不可以固違人神無主不可以曠士畏天之威敢不祗順禹
歷數歸揆元辰虔奉皇符登壇命禪告類上帝以答人衆式敷萬國惟明靈是饗 禮
畢備法駕幸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建元四年
崩立太子賾 是為世祖武皇帝也 崩立太孫昭業 是為鬱林王即位西道武帝梓宮下諸帝大出門
內奉梓挺棺車就入閣即奏胡伎高宗數之 崩立弟昭文 是為海陵王也 廢立西昌侯鸞 是為
高宗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子也即位亟行誅戮且寢疾經年獮為梓宮之故地高武諸子掃地無遺也 崩立太子寶卷 是為
東昏侯即位凶暴以金花貼地令潘妃行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又於苑中為市自為市吏以潘妃為市令義師至為左右所殺也 崩立和
帝寶融 明帝第八子也 以位禪梁 方是史曰太子与宮人共賦七言詩句後轉云愁知帝是驗矣東昏侯宮裏
作歎叛謠反根句後東昏時天下歡叛矣又立備寵其口而歸兩翅名曰鳳皇
三橋裂裾向後撫而從之名曰反縛黃鸝梁志宅在橋而厭殘之風翔之飛
也黃鸝者皇雛也而反縛之東昏殺死之應也宋是百姓及朝士以帛填胸名曰
假兩假者非正名也縛兩服之明不得真也東昏誅子殷為庶人翻而之意也
梁高祖武皇帝石衍姓蕭氏爲巴陵王法曹後爲
竟陵王子良八友 初皇考之薨不得志及至鬱林失德齊明帝作輔將為廢立計常欲助齊明傾齊武之嗣以雪

心取齊明亦知之每與帝謀時齊明將追隨王恐不從又以王敬則在會稽恐
為變以問帝帝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惟仗司馬
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此並惟利是為若啗以顯職無不載馳齊于正
須折簡耳敬則志夫江東乘其富貴宜選美女以娛其心齊明曰吾意也果如
其言 魏將王肅攻司州帝破之以功封建康郡男齊明帝
崩東昏即位遺詔以帝為都督雍州刺史 東昏時劉暄等六人更直省
內分日帖敕世謂六貴又有御刀茹法珍等八人號曰八要皆口擅王言權行國憲帝
謂王弘等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當今避禍惟有此地勤行仁義可坐作西伯
但諸帝在郢恐罹禍患也須與益州圖之耳時上長兄
懿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帝與集不從懿尋被害也 長兄懿被害帝
起義 呂僧珍集甲兵事告以衆其月日建牙先是東昏以劉山陽為巴西
太守使過荊州就行事蕭穎胄以襲襄陽帝知其謀乃遣王天武
詣江陵遍與州府人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荊雍書不可至其信天下矣荊州
得天武至必懼難測必不見同取之秘拾兵耳斬三峽據巴蜀分兵湘中
使金有上流以此威脅臨九派斬首傳檄江南風之靡莫不是也既而延引
日月耳江陵本憚襄陽人加曆之故矣必不敢不從不見同聲以荊雍之兵
掃定東夏韓白重生不能為計況以無算昏主役刀應勅之徒哉及山陽至巴
陵帝復令天武書与穎胄兄弟手使帝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
次之心戰為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武往州府人皆有書今假尸有兩封
与行事兄弟云一具天武口及問天武口無所說天武是行事心積依閒必謂行
事兒集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一則行事未得無以自
明必誤兩之孟定一州也山陽至江安果疑不止頭昔乃斬天武送山陽信之至為州
臨入城將宗闕門曹發析其餘報事而走陳秀拔戟逆之斬于門外須曹
即遣驛使隋首于帝仍似南陽王尊號之議衆皆曰以不利宜須待來年二
月帝答曰今坐甲十萬糧用日竭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太白出西方仗義而
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待來年擧帝不從乃稱
大號 伐申帝發自襄陽 帝留弟守襄陽城謂曰當置心襄陽人腹
中推誠信之勿疑也天下一家乃當相見也
郢魯曰諸城及諸將並降 初東昏遣吳子陽十三軍救郢州是為巴口帝命王茂曹師加湘子陽寅鼠走衆
盡於于江郢魯二城相視奪氣先是東昏使陳伯之鎮江州為子陽聲援帝
謂諸將曰夫征討未必須實力聽威聲耳今加湘之致辯不需書陳武牙即位
大之守假須奔其欲人之情茲而懼典謂九江可傳檄而定也因命搜所獲俘
囚得伯之憧主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魯山城郢並降伯之及子武牙見
帝至並來請罪 壬午帝鎮石頭命衆軍圍六門衛尉張稷斬
東昏以黃油裹首送軍 帝命呂僧勒兵封府庫及圖籍收潘妃及謀誅之以宮女二千人分賚將士也 平
京邑齊和帝以位禪梁帝即位太清元年齊司徒侯
景以十三州內屬侯景景反至京師幽帝而崩 天監中寶誌為詩

長四　　一十五

(日昔年二十八今年八十二四中侯有四城此大酬酬帝封記之帝三十八刻定歎八十二遇火災亦年四月十四日同泰寺火災如其言此之謂也)侯景
立武帝太子綱爲帝又爲景所殺(此蕭綱爲太宗簡文皇帝也)湘東
王繹於荊州使王僧辯等平侯景傳首江陵(僧辯等勅進曰今衆以今月戊子總集建康分勤武林百道同趣東鄉大舉將克四城伏惟陛下唯痛甚哀纓思請酷自當臣竊聞柳臺四郊拂細好野雲屯行禦言路非止一人殊能不集咸殿實天臧振寒恥在雲百司並收仰祈拜繁致以錫珪之功既畢有遠宮將之禮先爲聖朝而復御淨寺香寶致進飛龍可濟而與文在四帝關出州而照燭未開踐祚再駐是用翹首皆可久瞻舒漢有稱蕃附也)景子湘東王即位于
江陵(是爲孝元皇帝武帝第七子也)魏使萬紐于謹來攻梁王蕭詧率
衆會之帝見執魏人戕帝(初武陵之平蕭著欲問曾布之還……)

江陵既陷王僧辯陳

卷四　二十六

霸先等議立帝子方智(是爲敬帝元帝第九子)於江州奉迎至
建鄴即位太平二年禪位于陳高祖武皇帝姓陳
氏名霸先吳興長城人也梁武帝時爲直閤將軍
侯景反高祖率所領與侯景大戰侯景敗死湘東
王即位授南徐州刺史還鎮京口承聖三年西魏攻
陷西臺高祖與王僧辯立晉安王進帝位司空僧辯
又與齊氏和親納貞陽侯(高祖歎曰嗣主高皇之孫元皇之子竟有何辜坐見廢出貞陽侯非次將何如也)
高祖以爲不義潛師襲王僧辯於石頭殺之是夜
縊僧辯貞陽侯遜位晉安王復立徐嗣徽北引齊師
遠蕭軌等四十六將濟江至莫府山高祖並破之進
帝位丞相進爵爲陳王永定三年梁帝禪位於陳

三年(茂本安心入首也)上崩(時上長子衡陽王昌爲質於周乃立高祖弟始興列王長子蒨也)立弟子蒨
(是爲世祖文皇帝也)崩立太子伯宗(是爲廢帝)廢立頊(是爲高宗宣皇帝始興列王第二子也)
崩立太子叔寶是爲長城公也叔寶在東宮好學
有文藝及即位耽酒色(左右嬖幸與朝士文學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孔貴嬪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襞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爲常也)隋文帝初
受周禪甚敦鄰好宣帝崩遣使赴弔脩敵國之
禮書稱名頓首而後主驕奢書末云想彼統內
如宜此宇宙清泰隋文帝不悅以示朝臣賀若弼楊
素等以爲主辱再拜請罪並求致討文帝曰我爲人
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而不拯之乎命作戰艦(人請密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柹於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也)
以晉王廣爲元帥督八十總

二十七

管以致討(初隋師臨江以璽書暴後主惡二十事散寫詔書遍諭江東諸軍既下江寧文相繼奏聞後主不以爲意……)
文武百官皆遁出擒後主(隋師之入也僕射袁憲勸端坐殿上正色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乃與張貴妃孔貴人同束而上……)韓擒虎入自南掖門
晉王廣入據臺城送後主于東宮已後主與王公百司
發自建鄴之長安及至京師列陳輿服引後主及
王公使宣詔讓後主後主惶息不能對封長城公
(隋文帝東巡登芒山後主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及出隋文帝目送之曰此敗豈不由詩酒將作詩功夫何如思安時事也)
至仁壽四年終於洛陽(先是蔣山衆鳥鼓翼……)

足集其庭殿以嘗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盡草化為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解者以為獨足言後主獨行無衆盡草言隋承火德士而走及至京師家於都水臺所謂高臺當水也有會稽人史溥曾夢著朱衣人武冠自天而下以手執金板溥注看上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陳亡衆如夢梁來童謠去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汙人衣皂莢相料理及僧斛律臨對曰以謠言奏高僧拜本象巴馬輕使易馬上郎王字也塵謂塵也而不解皂莢之謂既而陳滅於隋說者以為江東謂羖羊角為皂莢隋氏姓楊楊羊也言終滅陳隋北齊來諸旨宮多種者主主將見者也興知與之之兆盡有徵矣

隋高祖姓楊氏名堅周武帝初為隋州刺史女為太子妃周宣帝立拜為大司馬宣帝崩立靖帝進爵為隋王遂禪位焉改号開皇元年九年平陳廢太子勇為庶人立晉王廣為皇太子高祖崩太子即位是為煬帝煬帝無道盜賊蜂起十三年幸江都李密設壇於鞏自署為魏公 密京兆人蒲山公寬之子有大志常有思亂之心與楊玄感為刎頸交玄感以兵反之密曰決機兩陣之間喑嗚叱咤三軍敵莫能功一時密不如公若使彼長短各中其用公不如密言可以一階一級而經天下士大夫既及玄感反密為其謀主後玄感敗密變姓名亡命立密為魏公衆有十餘萬人

梁師都據夏州劉武周殺太原留守王恭舉兵反竇建德自号夏王朱粲自号楚王劉元進據吳都煬帝聞群賊起大懼使馮慈明徵兵東都 煬帝關中盜賊蜂起乃召群臣問之宣曰外盜賊偷盜何足以憂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曰今海內土崩瓦解而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以事蒙阿順隋下隱秘不言所謂積薪已燃宗廟危不血食矣周書曰將爍不掩将成江河陛下勿以諱言不以介意乃詔馮慈明詣東都徵兵於將以計討之盜賊漸種歸之李密聞馮慈明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主上屏保四海矣下威知天命如此公宜早自圖豈不可以天下之宗乎兵精練甲冑堅至東都可西據太山可東倒以此節戴何以此攻城何城不陷東都危急不日將降幸少留意何遽功名將明公之攻城無繼公策名先帝位極朝端明公不思造我之恩翻懷反噬之志今皇帝之德即公之福至今日去也而公以天下之家傑六世武奏仲以江左之師窮乎明帝明公以為合之耶不救數十萬衆之兵強梁村鳩唯德是輔公何陷豪害乃幽之于司捷府慈明見今人詣東都事從之訖縱之

詔唐國公諱鎮太原五月甲子唐公舉義兵進尊煬帝為太上皇立代王諱侑為天子行伊霍故事傳檄天下聞之響應 此號稱開山評也代王侑時在西京 秋七月唐公將西圖長安仗白旗誓衆於太原之野被甲三万留公子元吉守太原義師次霍邑隋武牙郎將宋老生拒義師時連雨不霽粮運未給又訛言突厥將襲太原唐公懼命旋師用秦王諫乃止 秦王諫曰今海内大亂天下崩離豪傑並起大丈夫不得稱孤女子不得好殯故起義師欲以安天下今者若乃將兵歸至太原說而清四海扶天子之國扶天子大號令諸侯定天下是以聞之響應起義如歸令還守太原則一旦解體大事去矣唐公乃止也可全還守太原則一城之賊耳此不及也唐公乃止也 老生背城而陣一戰斬之平霍邑 諸賊皆降唐公遂趨河東堅守不下也 冬十月義師突長樂宮衛文昇挾代王乘城拒守十一月平京師尊代王為天子改元義寧 唐公志也出閣郡縣隨所至有唐公志棄之後宮遣其親屬於隋將久後

百姓百姓苦之及義師至秋豪無犯皆曰真吾君矣

時煬帝將之丹陽而上下臣將卒皆北人不願南遷咸思歸宇文化及因百姓之不堪命殺煬帝於江都隋室王侯無少長皆斬之立嗣王浩為天子化及為丞相 上昔夢見青衣兒唱曰去亦死住亦死不若乘船渡江水其後蕭后以謀言之帝不能南人費其事將辛之南游遣其南營以是楊公主謂歎其臨臣以謀吉方之及女吉其見作及建反虔何奈有之天毀而殺比乎馬文舉對曰臣聞万姓不可無主故自以擁之是知一人無人有天下四海不可以德而之是万姓非万姓皇有下因丕隆大實內等政命因陳南戚渲陳北康救虜一十餘年何以高祖天皇帶海是然而亦世升以陸下即位禮建不得妻弃京都巡遊行幸無窮增通所居楂引江淮丁壯徒岩老弱病轉閱高瑣賢者殲先朝重臣崇愤姦佞之子用不息行者不反因用空虛白骨被分原野肝腦塗地無人之子戚敗非亡辛逃數死之土避諂佞之子得遂自有方更取遠是越剿耕上江頭會集城以供行樂士卒犛鳳帳解理東方自方更取遠是越剿耕上江頭會集城以供行樂士卒無知將傳宮鼠群士號痛楊太馬戰粟內甲胄生蟣虱戎馬不解鞍拂疎衛非無心反宮遣使大將分八騎福帑以天下之富四海之貴一日弃之城曰無罪臣懺表陛下蓋之乃殺其縊之

五月戊午天子侑遜位于別宮禪位

于唐都長安大業末謠曰桃李子洪水遶楊山宛轉花園裏桃李者唐也洪水者唐王淵也楊隋姓也花者華不實也園囿也代王名侑侑与囿音同言楊侑讓為帝也勿浪語數有唐唐王當踐其位也己巳王世充段達等立越王侗為皇帝於洛陽六月宇文化及自江都至彭城據黎陽稱許李密率大軍壁清淇敦煌張守一聞密之拒化及也說越王以討越王不用其策用孟琮計與密連和張守一說曰臣聞鴻鵠之飛未有中天之情以鵝武豹之文未備食牛之氣今陛下據全周之地背河面洛帶甲十萬粟支數十年此霸王之資非特驕廣大厦之勢也圖成自守不以濟世為心何異夫群賊之興一大手稱為陛下不取越王曰若之何對曰二王之興乃伯夫東負兵由其成大業故夏啓有甘野之師齊桓起召陵之眾守以俟時不應代頹敗者也今天下土崩英雄豪傑思為陛下腹心之臣者甚眾負鼎挾筴者連轍於東都非陛下之地親率六軍而洛口之粟將下所有累卵之危願以知天命所歸兵以正合而以奇勝韓信所以翻成皋房所以降秦也請簡精銳之士一万人守洛陽三万人循河而守以備夏寇陛下親率大軍出洛口乘輿北師魏公其軍可盡下從天而至者事之間智者不為可表李密既敗則建德福其自十月德必潰時而動則文皇之業可續世祖之基不墜越王曰朕所之天命人神未附宜妄興恐士大夫解體於我守一日陛下以聖哲之資繼祖之業雖自人如思僑處復戴少康漢室之興經行事可見也以今況古彼有數也以密為比則世祖之勢者二何則始密與建德同起為合之衆大敗於林密乃假猿猴而為之將也士卒相食其主見神弊矣其後人神表附一也地處利衆比今不明前二也精銳之卒並非秦王業洛所密悉皆老病乘其虛而擊之必得志矣三也日奪人之先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陛下以衆此三事又曰之以先無不克矣王將從之孟琮曰化及宇惡婦之衆其鋒不可當李密其將一舉明不世非密無以滅化及且豐之不得復生一化及臣請令以利害不以大道使為先我以脩兩利僚余議其後來爽俟焉王曰善孟琮中充密曰明公以為合之之密遂王城軍兼德之人無山澤之內從所謂兩分兀歟將所害令東有化及之師西有東都之衆東拒化及則王師躡其後東都而入行則化及之師日至於是六軍出洛口化及下武牢識恐不暇轉旋賊亡已及今皇帝出於扇帝之子也祖關帝之孫也以累世之資當四帝排之漢王馬百歩猶有舊都宇文化及謀奇表闇親行鳥錦主上拚又行曰行本共力行明將軍成俯事未然行誅鋤兇暴附有舊石之安無累卯之危也君文於新社稷和貫射鈞邪主上當有自天寬和容衆將軍勿以疇昔之失獨見於皇帝也恐其不由將軍將旦出扮開拔守一之謀大懼及琮至大悅使記室李儉朝越王大悅拜密為太尉魏公李密無東都之慮盡銳攻化及破之密自敗化及之後以驕傲越王命王充擊密密不用祖君彥計密師敗績遂西奔京師尋謀叛殺之王世充之擊密也密會群案議之

裴仁基曰世充今悉銳而至洛下必空伊堅守其要路無令得東而已以舒寧二万循河西上以逼東都世充急由亦必救之我且至洛可以復還軍如此我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一今世充之兵不可當者一兵仗精銳一也又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待時彼欲戰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致麾下諸君以為何如單雄信曰以衆戰之兵當愚婦之卒食力不敵戰必能矣相君乃曰不可大師曲為老師正為吉由制為飢直則為壯由前隋室之敝不可為曲主公以權為名不可謂負衆老不之謀一時之上也主公之業久之上也軍半軍之言也之下也天物不為大勝無常賞故廣者在間弔者在門故曰乘於化及以破於也乘甲息兵待時觀釁世充志大而膽強心勇而多悍細君自伐必有貫國幸前數年猶將作矣賊復仗骸而求扁天願人為皇甚城洛水為池自守兵得時於水文吏儒士守之於內朝夕思一時之功陛万全之業欲取之先與之將弱之必強之今軍而不與必受天祚將弱而強必受天祿賴王心始與之而強之我承其弊以全制其後也建天運以智其被不戰可伯必當一舉信曰天下安寧百姓無事講文奏軍役紛方唐之武不如克四海沸騰英雄競起角聲齊王謀清氣稷文不如古今各有其時不可哀也越王擇處之餘天厭之矣自天命不常能者代之何由自之有以謂以定亂撥武臣制治屬文吏今日不戰則大事去矣密遂用單雄信策合戰密師敗續世充乘勝越洛口密左長史邴元真以倉城降密奔武牢不敢入北渡河迄奔唐而王伯當与單雄信徐世勣俱為密將軍中男為三殿故密信之而敗大唐武德二年王充殺越王侗於洛陽僭稱尊號隋氏滅矣俄時沙門寶誌為書曰千一葉十九素虜下殿走鼠心欲東牽肥在城口今在三月江都宮謡曰江水何冷冷楊柳何青青人今去何處已發成熟城十二年也戊日輸也吳人謂水為其水入幽閣之下果於此被弑揚上在江都聞英雄競起皆曰此乃狂賊矣無所成及聞為天子室用覆卧曰丁者天自成人也論曰于寶稱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得天下隨時之義大矣哉范曄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其所以致削弱禍敗者蓋漸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自秦漢迄于周隋觀其興亡雖亦有數然大

挃得之者皆因得賢豪爲人興利除害其失之也莫不因任用群小奢汰無度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遠佞人去僻惡有旨哉昔秦亡見周之失瓖強權於諸侯遂自恃任人不封立諸侯及陳勝楚漢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起滅秦爲田臥定天下念項王從函谷入而已由武關到雖關關梁強守據內充實二軍降多發屯戍久王翦之舊聊乃不能關梁而里得其處王翦見以專國東政得之而抑赤臣以下讓及其失之又不從大臣生爲更始見王翦以失百姓心亡天下陳西到京師侍人採瞽則自安樂不納諫臣未屬其有道臣見於滅建以破滅由是觀之夫患害非一何可勝爲防備其昔語曰夫事有招禍法有起姦書置賢良然後無患耳

長短文經卷第四

長短經卷第五　霸紀中

七雄略第十八

臣聞天下大器也群生重蓄也器大不可以獨理蓄重不可以自守故劃野分疆所以利建侯也親疎相鎮所以關盛衰也昔周監二代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五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衰則五霸扶其弱所以夾輔王室左右厥世此三聖制法之意文武周公爲三聖然厚下之典弊於尾大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爵祿多出於陪臣征伐不由於天子吳并於越越王句踐敗吳欲遷吳王於甬東與百家君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剄死越王滅吳晉分爲三晉昭公六年卒六卿欲弱公室遂以法盡滅羊舌氏之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以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智伯盡分其地至烈公十九年周威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晉遂滅鄭兼於韓鄭桓公者周厲王少子也幽王以爲司徒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曰獨有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如對曰地近虢鄶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請試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曰善竟國之至侯世君乙爲韓哀侯所滅并其國魯滅於楚魯頃公二年楚考烈王滅魯魯頃公亡遷于卞邑爲家人魯遂絶海內無主四十餘年而爲戰國矣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山東患之蘇秦洛陽人也合諸侯之縱以賓秦張儀魏人也破諸侯之縱以連橫此縱橫之所起也議曰易稱先王建萬國而親諸侯孔子作春秋爲後世法譏世卿不改制世侯由是觀之諸侯之制所從來上矣荀悅曰封建諸侯各世其位欲使視人如子愛國如家置賢卿大夫考績黜陟使有分土而無分人而王者總其一統以御其政故有暴於其國者則人叛於下誅加於上是以計利思害勸賞畏威各竟其力而無亂心天子失道則侯伯正之王室微弱則大國輔之雖無道不虐於天下此所以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人者也曹元首曰先王知獨理之不能久故與人共理之知獨守之不能固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

同異而並進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衞兼并路塞逆節不生此陸士衡曰夫爲人不如爲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爲己存乎利人夫然則南面之君各矜其治九服之人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人無以寄霸王之志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夫興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存乎其人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也及之制弊於強禦厚下之典弊於末折皮弱之釁遭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此建侯之弊也

蘇秦初合從至燕周武王封邵公於燕與六國並稱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所以不犯寇被甲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今易州也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於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事矣燕文侯許之樂毅獻書燕王曰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者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不能合弱而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則智固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爲山東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熟慮之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久伐韓故中山亡今秦之伐楚燕必亡臣竊爲大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爲此此必皆亡矣燕果以兵南合三晉趙將伐燕蘇代爲燕說趙王曰今者臣從外來過易水見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者不肯相捨漁父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其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願大王熟計之趙王乃止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燕易王謂蘇秦曰先生能爲燕得侯地乎蘇秦曰請爲王取之遂如齊見齊王拜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死人同患也今燕雖小弱卽秦王之女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強秦推其後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大王誠能聽臣歸燕十城燕必大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結碩友也齊王曰善於是歸燕十城

蘇秦如趙趙之先與秦同祖周繆王使造父御破徐偃王王乃賜造父以趙城趙氏世爲晉卿也說趙肅侯曰臣竊爲君計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民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受封侯夫割地利邑五伯之所以覆軍擒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爲君願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兵據衞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

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危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名山大川之險稍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謂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強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西面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之音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熟計之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強兵之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若一韓魏齊楚燕趙從親以叛秦合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而盟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其糧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今滄州也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今貝州也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善

秦既破趙長平軍遂圍邯鄲趙人恐懼東從乃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禽馬服子乎曰然又欲圍邯鄲乎曰然曰趙亡則秦王王矣夫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取鄢郢漢中北禽馬服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趙亡則秦王王矣以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矣秦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人皆歸趙不樂爲秦人之日久矣今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君之所得無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之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疲勞請許韓趙之君割地以和秦既罷軍趙王使趙郝約事秦欲割六城而與之虞卿謂王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歸耳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耳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則棄前功而兆後禍也與之則無地以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善守今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秦之強而割愈弱其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王以問之緩曰不如與之虞卿曰臣言勿與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王失之於齊取償於秦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且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秦之重賂必至於趙而反請和於王秦既請和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一於王則是王一舉而得三國之親而秦益危矣趙王曰善即遣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

發而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秦圍趙王使平原君入楚從親而請其救平原君之楚見楚王說以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乃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與汝君言汝何為者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王之命懸於遂之手矣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立為天子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莫能比而不能當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代之怨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恥焉今合從者為楚不為趙也楚王曰苟如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楚於是遂出兵救趙趙孝成王時秦圍邯鄲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魏王使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令趙帝秦此時魯連適游趙會秦圍邯鄲聞魏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也曷為久居圍城之中而不去乎魯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眾人不知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以見將軍者欲以助趙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

卷上　六

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足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衍曰然魯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衍怏然曰亦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也待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故獻之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御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君夷維子曰子安以取禮而來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籥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若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內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內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覩其一戰而勝遂欲從而帝之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將

而又何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

蘇秦如韓韓之先與周同姓受晉傳封於韓為韓氏後周烈王賜韓使得列為諸侯也說韓宣王曰韓北有鞏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洞胸近者鏑掩心韓之劍戟則龍泉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夫以韓卒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而事秦交臂而服焉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無事秦事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之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

卷上　七

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勃然作色按劍太息曰寡人雖不肖不能事秦從之韓攻宋秦大怒曰吾愛宋韓氏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為韓說秦王曰韓氏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而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氏之所以禱於秦也韓惠王聞秦好事欲罷其人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來間說於秦王令鑿涇水以溉田中作而覺欲誅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臣為韓延數年命為秦開萬代之利也王從之蘇秦如魏魏之先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武王伐紂封高公於畢以為姓畢萬事晉獻公獻公封萬於魏以為大夫後周烈王賜魏且得為諸侯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東有淮穎煮棗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水卷衍地方千里地

名雖小然而田與田廬曾無芻牧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絶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魏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迺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弊卒三千擒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倉頭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此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之周書曰綿綿不絶蔓蔓奈何毫氂不伐將用斧柯前慮未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謹奉教虞卿說春申君伐燕以定身封春申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即魏魏齊新惡楚楚雖欲攻燕將何道對曰請令魏王可君虞卿遂如魏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向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力多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夫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哉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敝楚即強魏其於王孰便魏王曰善從之

蘇秦如齊齊太公望呂尚爲文武師謀伐紂武王周巳平商封尚於齊營丘也又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四塞之國也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雞走狗六博蹹踘者也臨菑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莫能當也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也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晉陽之道經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也而欲西面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善蘇秦說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故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之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臣聞戰攻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擒之戶内千丈之城拔之樽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絶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昔魏王擁兵千里帶甲三十萬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衛鞅謀於秦王曰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之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善之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是時秦王拱手受河西之外故魏

蠶始與秦王計也某約不下廉而魏將已據於齊矣猶擔未施而西河
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擒將戶內拔城於廟俎之間
折衝於席上者也楚懷王使柱國昭陽將兵伐魏得八城又移兵而攻
齊齊王患之陳軫曰王勿憂也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於軍再拜賀
戰勝之功起而請曰敢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
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貴於此者何等也曰唯有令尹耳軫曰令
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君譬之可乎楚人有祠者賜其舍人
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
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
足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乎遂飲其
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
畏公甚以此名君足矣冠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身且死
爵且歸猶爲蛇足者也昭陽以爲然引軍而去

蘇秦如楚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帝嚳高辛時爲火正命曰祝融其後苗裔事周文王當周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其得立使閻人和至熊通使隨人之周請尊其號周不聽熊通怒乃自立爲武王說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
主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
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

長丘 十

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
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
西面而朝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
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
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
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
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也故願大王早孰計之
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
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所用
之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
有事人之名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

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
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大逆不忠無過此者
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
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
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楚王曰善謹
奉社稷以從楚襄王與秦和患秦患乃與四子專爲淫侈莊辛諫不聽辛去之趙秦果舉鄢郢巫襄王乃徵莊辛於陳而謂之莊辛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鈆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其類爲招晝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鹹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以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谿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

長丘 十一

者也君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身體戰慄乃執珪而授與之謀秦復取楚北之地楚人有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襄王召問之乃對以秦燕趙衛爲鳥以激怒王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尚有報萬乘之仇者白公子胥是也今以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復爲從約伐秦六國既合從蘇秦
爲從約長北報趙趙肅侯封秦爲武安君乃投從約
書於秦秦不敢闚兵函谷十五餘年張儀爲秦連衡秦欲攻魏先取韓由是連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儀乃東說魏王說魏王曰秦孝公時公孫鞅請伐魏曰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賢聖國賴以盛宜及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則據山河之固東向以制諸侯此帝業也自是之後魏果去安邑徙都大梁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
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
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

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大梁今汴州是也梁南與楚不與齊齊攻其東東與齊不與趙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諸侯之爲縱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爲縱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謀其不可成亦以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梁不北梁不北則縱道絕縱道絕則大王之國欲無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立可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大王不聽秦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也且夫縱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之業是故天下之遊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縱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審計定議魏王於是倍縱約而請成於秦[illegible]

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少出師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由其計疏矣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得地哉形所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興師伐之士辱兵頓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破楚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資盜糧也王不若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則王之尺今釋此而攻遠不亦繆乎昔者中山之國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中國而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已附則韓魏因可慮也王曰善乃拜雎爲客卿謀兵事伐魏拔懷及邢丘齊楚來伐魏魏王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可乎再拜遣之唐雎到秦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而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也唐雎曰大王知魏之急而救兵不發臣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強足以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而急彼且割地而約縱王當奚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之藩魏而強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王遽發兵救魏

張儀說楚懷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范雎說秦昭王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有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民怯於私鬭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人王并此二者而有之以當諸侯譬如放韓盧而搏蹇兔也虎賁之士百有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樂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矣且夫爲縱者無以異驅群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虎而與群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兵河東成皋韓必入臣則梁亦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攻其北社稷安得無危臣聞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而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舟載卒一載五千人日行三百里里數雖多然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

拒扞關矣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也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強秦之禍此臣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勝陣卒盡矣編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人弊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凡天下而信約從親者蘇秦封爲武安君也蘇秦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齊破齊而分其地乃佯爲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楚王乃與秦從親

白起將兵來伐楚楚襄王使黃歇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則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智至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三垂此從生人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伐之心肥仁義之德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挾兵革之強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患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而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耶智伯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王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兄子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身首分離暴骸草澤者相望於境係頸束手爲羣虜者相望於路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信之與兵攻楚不亦過乎臣爲王慮莫若善楚楚秦合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內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之人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是魏亦爲關內侯矣王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然後危動燕趙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秦王曰善止不伐楚頃襄王謀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臣武公說楚相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辭也周何故不可圖對曰夫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攻之不足以尊名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弒君之亂今韓以器之楚楚恐天下以器讎楚於是楚計輟不行秦武王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甚敬楚王讓周以其重秦客也游騰爲周謂楚王曰昔者智伯欲伐仇猶遺大鍾載以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卒亡無備故也齊桓公之伐蔡也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者虎狼之國有吞天下之心使樗里子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仇猶爲戒故使長兵居前強弩居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旦國亡而憂大王也楚王乃悅楚襄王有疾太子質於秦不得歸黃歇說秦相應侯曰今楚王疾恐不起秦不如歸太子太子即位其事秦必謹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一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慮之應侯爲言秦王不肯乃遁也

張儀如韓說韓宣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地方不過九百里無二年之食料大王之卒悉舉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今秦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不可勝數山東被甲蒙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而挾生虜秦逐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輕重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諸侯不料地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詐誤其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地東取成皐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有也夫塞成皐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秦之所欲弱莫

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勢然也今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宣王聽之史記秦王曰

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有腹心病也天下無變則已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何不收韓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不聽王若下兵攻滎陽則成皐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韓必見危亡矣安得不聽若韓聽則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乃從之

張儀說齊湣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代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強趙南有韓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也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臣聞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

長五　二六

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破亡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歌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有也國一旦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齊王許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燕將懼誅而保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聊城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以矢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君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者不再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時也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若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成則楚國之形見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今楚魏交兵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弊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之必決於聊公無再計彼燕王大亂上下迷惑栗腹以百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笑國弊禍多人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人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者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公業可明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世主不臣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慚恥而不見窮辱身死而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而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沬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名傳後世若此二公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而定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弊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遂自剄昔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古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及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遭讒被謗壅隔而不得伸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他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為鄰入用窟穴為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

長五　十七

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在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登平原馳廣囿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沉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者不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狐狸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垂睫而交下雍門周引琴而彈之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若亡國之人也

張儀說趙王曰弊邑秦王使臣效愚於大王大王收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是大王之威行於山東弊邑恐懼懾伏繕甲勵兵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

含怒之日久矣今有弊甲雕兵軍於澠池願渡河據番吾會戰邯鄲之下以甲子合戰以征殷紂之事故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自命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混齊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生可得乎今秦發三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皐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澠池約四國而攻趙趙勝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

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約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肅侯許之

武安君破趙長平軍降其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秦圍邯鄲而軍糧不給乃遣衛先生言於秦昭王曰趙國右倚常山之險而左帶河漳之阻有代馬車騎之利民人氣勇好習兵戰常書諸侯而一約爲之從長明秦不弱則六國必滅秦所以未得志於天下者趙爲之患也今賴大王之靈趙軍破於長平其信臣銳卒莫不畢死邯鄲空虛百姓震怖士民咸怨其主誠以此時遣將輸給足軍糧以滅趙必矣滅趙以威諸侯天下可定而王業成矣秦王欲許之應侯妬其功不欲使成言於秦王曰秦雖破趙軍士卒死傷亦衆百姓疲於遠輸國內空虛楚魏乘虛爲變將無以自守宜且罷兵王從之後三年復欲將白起伐趙起不肯王乃使應侯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宗廟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不能半而破之伊闕流血漂櫓韓魏已服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是以寡君願使君將必欲滅之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離心城池不脩既無良將又無守備故臣得引兵深入兵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人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之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各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意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其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以是之故[redacted]能有功者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今秦軍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理兵甲以益其強增浚城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民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於郊野必無所得兵久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不能行應侯慙而退秦乃使王齕將代趙楚魏累救之也

張儀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信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幷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飮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取熱歠廚人進斟因反斗擊代王殺之肝腦塗地其姊聞之因磨笄以自殺故

至今有磨笄之山天下莫不聞王漢高祖時陳豨以趙相國監趙代邊兵舉兵反上自行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吾知其無能爲也及豨敗上曰代居常山北趙乃從山南有之遠乃立二子爲代王也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有也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燕王聽張儀歸報秦燕王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欲使張唐相燕與共伐趙以廣河間地張唐謂呂不韋曰臣嘗爲昭王伐趙趙怨臣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行不韋不悅未有以強之其舍人甘羅年十二謂不韋曰臣請爲君行之遂見張唐曰君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可勝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孰與文信侯專唐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若應

侯攻代將武安君卻之去咸陽十里賜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君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君所死處也張唐懼曰請因孺子行行有日矣甘羅又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言之甘羅如趙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秦乎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乎曰聞之甘羅曰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地王不如賚臣五城以廣河間臣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曰善立割五城與秦燕太子聞而歸趙乃攻燕得二十城令秦有其十也於是楚人李斯梁人尉繚說於秦王曰秦自孝公已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代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其君臣俱恐若或合縱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所以亡也願王無愛財賂其豪臣以亂其謀秦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陰遣謀士齎金玉以遊諸侯諸侯名士可與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

卷五　二十

之計乃使良將隨其後遂并諸侯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欲富貴耳王見王之狗乎數千百狗爲群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投之一骨則輕起相呀何者有爭意也今令載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飲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相與鬬也秦既吞天下患周之敗以爲弱見奪於是笑三代盪滅古法孔融曰古者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諸侯祭公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又不至則脩刑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而又不至則增脩其德無勤民於遠此古制也削去五等改爲郡縣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蕃翼之衛吳陳奮其白挺白挺木杖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曆秦不及其數國勢然也荀悅曰古之建國或小或大者監前之弊變而

逾之也夏殷之時蓋不過百里故諸侯微而天子強桀紂得肆其虐害封廟刑侯而醢鬼侯以文王之盛德不免於羑里周承其弊故建大國方五百里所以示寵諸侯而自損也至其末流諸侯強大更相侵伐而周室卑微禍難用作秦承其弊不能正其制以求其中而遂廢諸侯改爲郡縣以壹威權以專天下其意主以自爲非以爲人也故秦得擅海內之勢無所拘忌肆行奮毒暴虐於天下然十四年而滅矣故人主失道則天下遍被其害百姓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匡救漢興承周秦之弊故雜而用之然六王七國之難者誠失之於強大非諸侯治國之咎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割裂疆土立爵二等大者王小者侯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可謂矯枉過正矣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之日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然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基者亦賴之於諸侯也夫原本以末大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

卷五　二十一

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賈誼曰欲天下之理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天下之制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其子孫畢以次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天子無所利焉又上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僅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之制在陛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萬代利哉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此萬世之利也臣聞聖王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誼計遷淮陽王武爲梁王界北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淮南王喜爲城陽王其後吳楚七國叛不得過梁賈生之計也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公即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人謀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晁錯說上曰昔

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於是漢臣庭議削吳吳乃削矣武帝施主父之策

推恩之令王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自弱矣上從其計也景遭七國之

難抑諸侯減黜其官武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

之律仕於諸侯王爲左官設附益之法封諸侯過限曰附益諸侯唯得衣食租

稅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

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劉氏示予有名無實天下頗歎翳之漆之執

矣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

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專作威福廟堂之上

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

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

首奉上璽紱唯恐居後豈不哀哉及莽敗天下雲

擾陳涉揮衆大吠張楚隨後上落明光武之柱翁男夫其取戰國後爭天下分裂數世乃以爲若談滿之事復起於今乎然未運據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王美詔之紀曰周之愛伊尹虞漢興矣昔以秦五等諸侯從政採本與武技葉落大故其未成有將據之事勢數雖出虞水秦封或立郡縣主有專之人數臣無百年之輔至於成帝假伊尹之家其平作把國嗣二絕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負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動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跨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可以知之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

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強臣

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

在周之難興王室也放命者七臣千位者三子嗣王

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閫宇鋒鏑

于紛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

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

闥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

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

智同痛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

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陸機曰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也今之牧守皆方庸而進雖或失之其爲治也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補乎則貪殘之萌皆群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治郡縣之長爲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所希及夫身予之信就而安民之譽日陞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上制人欲以垂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而兩愚處亂則所屆有深淺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魏太祖武皇帝躬聖

明之姿兼神武之略龍飛譙沛鳳翔兗豫福五代

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

適子弟王空虛之地君不使之人權均匹夫勢齊凡

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

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

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

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閒廁其閒與相維

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時不用其計後

遂凌夷此周秦漢魏立國之勢是以究其始終強弱

之勢明鑒戒焉荀悅曰其後遂皆郡縣治人而絕諸侯當時之制未必百王之法也論曰周

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代衰微而諸侯縱橫矣至末孫王赧降爲庶人猶能枝葉相持名爲天下共主當是時也楚人問鼎晉侯請隧雖欲闚周室而見恇諸姬夫豈無姦雄賴諸侯以維持之也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此之謂乎及嬴氏擅場懲周之失廢五等立郡縣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功臣効勤而千城無茅土孤制天下獨擅其利身死之日海內分崩陳勝偏袒唱於前劉季提劍興於後虎嘯龍睇遂亡秦族夫劉陳諸傑布衣也無吳楚之勢立錐之地然而驅白徒之衆得與天子爭衡者百姓思亂無諸侯勤王之可憚也故語曰夫亂政虐刑所以資英雄而自速禍也此之謂矣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今五等深根者也郡縣枯朽者也故自秦以下迄于周隋失神器者非侵弱得天下者非持久國勢然也嗚呼郡縣而理則生布衣之心五等御代則有縱橫之禍故知法也者皆有弊焉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理之具但經始圖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故貴於五等耳聖人知其如此是以兢兢業業日慎一日修德以鎮之擇賢而使之德修賢擇黎元樂業雖有湯武之聖不能興矣況於布衣之細而敢偏袒以呼哉不可不察也

長短經卷第五

長短經卷第六

三國權第十九 蜀 吳 魏

論曰臣聞昔漢氏不綱網漏凶狡來本初虎視河朔劉景升鵲起荊州馬超韓遂雄據於關西呂布陳宮竊命於東夏遼河海岱王公十數皆阻兵百萬鐵騎千群合縱締交爲一時之傑也然曹操挾天子令諸侯六七年間夷滅者十八九唯吳蜀蕞爾國也以地圖案之纔四州之土不如中原之大都人怯於公戰勇於私鬬輕走易北不敵諸華之士角長量大比才稱力不若二袁劉呂之盛此二雄以新造未集之國資逆上不侔之勢然能撫劍顧眄與曹氏爭衡躡馬指麾而利盡南海何哉則地利不同勢使之然耳故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古語曰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故曹丕臨江見波濤洶涌歎曰此天所以限南北劉資稱南鄭爲天獄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指諸前志皆畏其深阻矣雖云天道順地利不如人和若使中材守之而延期挺命可也豈區區艾濬得奮其長策乎由是觀之在此不在彼於戲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故不盡知用兵之害則不能知用兵之利有自來矣是以採摭其要而爲此權耶夫囊括五湖席卷全蜀庶知害中之利以明魏家之略焉

蜀

天帝布政房心致理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以東井南服距星爲界東井南服距星遲鉞者是也當星度在參右足玉井所銜星是西距星即參中央三星西第一星是按職方則雍州之境據禹貢則梁州之域地方五千里提封四十郡實一都會也常璩國志云蜀其封直坤故多斑綵之章其辰直未故尚滋味詩稱文王之化被于江漢之域有文王之化焉秦幽同詩秦蜀同分故有夏聲云故古稱天府之國沃野千里其有以矣王莽末公孫述據蜀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王莽時爲導江卒正治臨邛及更始立豪傑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略漢中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自稱定漢將軍以應成述聞之遣使迎成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横述意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室屋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傑皆叩頭願效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益州牧乃選精兵千餘人西擊宗成等破之別遣弟恢於綿竹擊更始所置益州刺史張忠又破之由是威震益部者也益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横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若奮發威德以投天隙霸王之業成矣今山東饑饉人民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鐵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隘東守巴郡拒捍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闚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楊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歸依述曰帝王有命吾何德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能者當之王何疑焉

卷六　二

述感之也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色尚白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北守南鄭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也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中豪傑多擁衆歸述其後平陵人荊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大命而返欲爲西伯之事僾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今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發間使招攜貳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内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人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内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群臣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寸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爭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范曄曰挺旗糾扶假制明神述夫創圖首事有以威其衆矣然於方一隅介于大國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勢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據有四方之傑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迴成敗而爲其議者哉未聞焉若嬴命會符漢歟非天力坐論西伯豈多嗤也述不聽邯計光武乃使岑彭吳漢伐蜀破荊門長驅入江關岑彭爲蜀刺客

卷六　三

所致吳漢并將其軍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陽武以東諸小城皆降光武戒漢曰成都十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攻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劉尚將萬餘人屯江南相去二十餘□光武聞之大驚讓漢曰賊若出兵綴公而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攻漢使別將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乃閉營三日不出多樹幡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尚軍合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破之斬謝豐於是引還廣都以狀聞光武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疲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之間八戰八尅遂軍其郭中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人以配延岑岑於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述乃自將攻漢三合三勝自旦及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敗也軍至成都述出戰兵敗被刺洞胷死夷述妻子焚其宮室光武聞之怒以譴漢曰城降三日吏人服從一旦放兵縱火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乃下詔慰之其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李育以有才幹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范曄曰昔隨他王番禺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自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以遠地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慙魏侯也及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至靈帝時政理衰缺王室多故雄豪角逐分裂疆宇以劉焉爲益州牧焉魯恭王後也時四方兵寇焉以爲刺史威輕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以焉爲益州牧是時涼州賊馬相聚疲役之人數千先殺緜竹令進攻雒縣州從事賈龍率領兵數百在犍爲遂糾合吏人攻相破之乃選吏迎焉焉遂領益州牧也焉死子璋立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立爲刺史初南陽三輔人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爲衆名曰東州兵璋性柔寬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趙韙因人情不輯乃結州中大姓東州人畏見夷滅乃同心并力爲璋殊死戰斬趙韙時張魯亦以璋懦弱不承順璋遂自擁於巴蜀也爲劉備所圍遂降備遷璋於公安歸其財寶後以病卒初劉備爲豫州牧也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也少言語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徐州牧陶謙表先主爲豫州牧後謙病使人迎先主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以州與之陳登曰袁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人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登亦未敢聽使君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遂領徐州陳登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沴禍臻鄙州州將殂殞士人無主恐姦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昃之憂

長六 四

輔共奉平原相劉府君以爲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執事紹荅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爲曹公所破走屯新野時劉表卒諸葛亮說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荊州臨亡託我以遺孤吾不忍也荊州人多歸先主先主曰行十餘里或曰宜速行保江陵先主曰夫濟大事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何忍棄去習鑿齒曰劉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視其所以結物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其終濟大業者不亦宜乎聞諸葛亮躬耕南陽乃三詣亮於草廬之中屏人言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荅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名微而衆寡然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傳云求諸侯莫如勤王此之謂也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代國險而民附賢能爲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江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后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

長六 五

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時曹公破荊州先主奔吳先主之奔吳也論者以爲權必殺之程昱料曰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權必資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時益州刺史劉璋聞曹公征荊州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先主不存錄松松勸璋自絶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夫然後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傳福百代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也備用亮計結好孫權共拒曹公於赤壁破之曹公北還權乃以荊州業備周瑜上疏諫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之物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攬英雄故不納也龐統說備曰荊州荒殘人物單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人

長六　六

強戶口百萬郡中兵馬所出畢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乃使關羽守荊州欲自取蜀時孫權遣使報備欲共取蜀曰米賊張魯居王巴漢爲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或說備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荊有蜀蜀地可有也主簿殷觀曰若爲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吳所乘即大事去矣備從之乃答權曰益州民富國強土地阻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僞未盡忠於操若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今曹操三分天下有其二將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乘其隙非計也權知備意乃止也會劉璋聞曹公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強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法正迎先主時黃權諫曰左將軍有梟名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一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且閉境以待河清時劉巴亦諫曰備雄傑人也入必有害不可內也既入巴又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並不聽先主與璋會涪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備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聞數

長六　七

有牋來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返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初張松法正見備以私意接納盡其慇懃因問蜀中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松等具爲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備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半給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恡於賞功望士大夫爲出死力戰其可得乎乃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使黃忠卓膺勒軍向璋先主逕至關質諸將士卒妻子引兵與忠等進到涪據其城璋所遣將皆破敗也即斬懷等自葭萌南還取璋時鄭度說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

衆未附野穀是資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人內涪水
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
請戰不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
則必禽矣璋不用度計先主遂長驅所過必克而有
巴蜀劉備襲蜀丞相掾趙戩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國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徵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之死力諸葛亮達理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劉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爲不濟先主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曰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爲賓友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也群臣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諸葛亮

曰昔吳漢耿純等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
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
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
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
世而起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久勤苦者亦望尺寸
之功名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黃權等勸進云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此爲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群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爲天綱經曰帝皇之氣宜應天順人速即洪業以寧海內也時曹公拔漢中初魏太祖破張魯於漢中劉曄進計曰明公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懾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人心震懼

其勢自傾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孔明明於治國關羽張飛勇冠三軍武毅以威之文德以撫之據險守要不可犯矣今時不取必有後憂太祖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言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禁太祖又問曄曰蜀可伐不曄曰今以小安不可動也法正說
先主曰曹操一舉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
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
力不足也將內有憂逼故耳今筭淵郃才略不勝國
之將率舉衆往討則必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
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
涼廣境拓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
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
漢中正亦從行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
定軍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

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遂奄有梁漢
時魏使夏侯楙鎮長安蜀將魏延就諸葛亮請兵
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以襲長安亮不
許魏略曰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鎮長安諸葛亮於南鄭與群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有智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唯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也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也其後吳孫權襲關羽取荊州先是劉備令關羽鎮守荊州又以呂蒙拜漢昌太守處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上流其勢難久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將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羽將圖之會羽討樊留兵將備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

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積徹兵赴樊蒙遂行遣蒙在前伏其精兵於𦪇𦨻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羽還在道路權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羽使人還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鬭心皆委羽而降羽父子俱獲初孫權之討羽也遣使報録不欲討閑羽自効乞不漏露令羽有備群臣咸言密之是宜董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露其事羽聞權上則當還護其城圍得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持其斃若密而不露交權得志非計之上也乃使射書於圍中及羽屯內羽猶豫未去陸遜至破江陵羽走至臨沮為吳所殺也先主怒吳

伐之敗績還蜀至永安而崩初魏文帝聞備東下與孫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權破備書至

後主禪即位下詔曰朕聞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光演文武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業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伐其元帥弔其殘人

長六　十

他如詔書律令者也先是吳主孫權請和吳使張温使蜀權謂温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故屈卿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効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伸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温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中興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平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良佐參列精之炳耀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滸願與有道平一宇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使下臣温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不便恥忽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以榮自懼蜀使馬良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也丞相諸葛亮慮權聞先主殂

有異計乃遣鄧芝脩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

自表請見權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

弱國小勢逼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

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士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

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

脣齒進可兼并天下返可鼎足而立此理勢之自然

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

太子之內侍若其不從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

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

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時司徒華歆司空

王朗等與諸葛亮書陳天命欲使舉國稱藩亮不

荅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

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來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

矣免身為幸戒在君子孫而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

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

長六　十一

所以徒懷文藻煩勞翰墨大雅君子所不為也又

軍志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

制四帝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

可得干擬者哉亮死後魏令鄧艾伐蜀蜀兵敗後主

用譙周策降魏議曰國君為社稷死則死為社稷亡則亡勸後主降魏可乎拜山曰春秋之義國君稷御大夫死位況天子而屈於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存今制愛實殘業忝矣且以事勢言之理不可盡何者彈師庸主對之鎗戰屢比未有主崩之亂攖不能君臣固守背城一戰自文東辭以思復國是時羣臣以重兵據白帝靈以強卒議夜郎險猴山水峽隔攖兵非步卒所恃若委以舟楫保據江州徵中完師東圍如此則姜學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之無所而慮於亡耶魏師之來寧國大舉敢進則身離貢師差多度且屋中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舊之人以攻騎情之卒王以夷國閒田軍所以權騎翻也何為忿忿遽自因虜不堅壁致研石之至根哉葛生有云事不濟即亡耳安能復為之下壯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荊趙之敗或國覆主滅或身懸然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

周之言何賴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既閒主周寶驚旦方之申包胥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晉時李特復據蜀初特在蜀暴橫晉乃募取特兄弟許以重賞未戰寬閒逆不藏李特子驤見書悉改其購云敢斬六郡人頭首李任閻趙等及立侯王一人謂官許以重賞六郡人見之大驚遂並反歸特益州牧羅尚遣隗伯攻李雄於郫城連有勝負冬十月雄與朴泰金雞之境令泰偽得罪奔尚欲為內應尚信之以兵隨泰雄內外擊之大破尚軍乘勝追蹋夜至城下因稱萬歲曰尚城中石曰得郫城尚信之開少城門雄軍得入尚遂遁走遂尅成都稱王也晉桓溫滅之至宋義熙中譙縱又殺益州刺史毛璩于成都稱成都王初毛璩使任約赴義軍軍至枝江會劉毅敗約殺桓振璩聞約奔桓振也自將兵三千由外水下譙縱為之參軍使將梁州兵五百人從內水發梁州人不欲東征推縱為主反攻涪城殺之璩聞難作自略陽城步還至成都為縱黨所殺也宋使朱齡石滅之此蜀國形也義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信乎陸士衡曰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難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故黃權請曰可以往難以反此兵之挂也古云夫道狹路險譬如兩鼠鬭於穴將勇者勝也

吳

丑為星紀吳越之分上應斗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皆吳之分野今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南海皆越之分野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揚州保強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國有道則後服無道則先叛故傳曰吳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為上國之患非一日之積也漢高帝時淮南王英布反布都六安今壽州是也反書聞上召諸將問布反為之奈何汝陰侯滕公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可問初滕公問令尹令尹曰是故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故反耳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

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中下計令尹曰東取吳蘇州是也西取楚荊州是也并齊取魯齊青州魯兗州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義曰合從山東為持久之策上計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義曰長驅入洛以決一朝之戰中計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議曰自屈強江表無窺中原之心下計也桓譚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棊疏張置以會圍因而伐之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罫以自生於小地然亦不如寡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皐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罫者也罫音為卦反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為

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酈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國此皆為身不顧其後為萬世慮者故曰出下計上曰善果如策乃封薛公千戶是後吳王劉濞以子故而反初發也其大將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奇兵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吳王不許其少將桓將軍復說吳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阻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之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

留下城邑漢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問諸老諸老曰此年少推鋒之計耳安知大慮吳王不從桓將軍之計乃自并將其兵漢以太尉周亞夫擊吳楚亞夫用其父客計遂敗吳（客計在濞紀上）淮南王劉安怨望其父厲王長死謀爲叛逆問伍被曰吾舉兵西嚮諸侯必有應者即無奈何被曰南收衡山（衡山州）以擊廬江（廬州）有潯陽之船守下雉之城（在江夏縣名也）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洪州是也）強弩臨江而守以禁東郡之下東收江都（揚州也）會稽（越州也）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猶可一摩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未得發會事泄誅至後漢靈獻時閹人擅命天下提契政在家門（何進謀去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董卓向京師以脅迫太后密令卓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鍾鼓如洛陽討讓等罪卓未至進敗及卓到遂廢立天下亂矣議曰宦門太夫也）時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袁術得據其郡堅與術合縱欲襲奪劉表荊州堅爲流矢所中死（初劉表爲荊州也聞江南賊帥蘇代等問蒯越曰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蒯越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理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趨下何患不附袁術勇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若示之以利必以衆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人有樂存之心必襁負而至矣兵強士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爲也果敗也）後孫堅死子策領其部曲擊揚州刺史劉繇破之因據江東（策聞袁術將僭號與書諫曰昔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宮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兵而河北異謀於黑山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南荊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玄德爭盟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內企望之意昔成湯討桀稱云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強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使君五世相承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效忠節以報王室術不納策遂絕之也）策聞魏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將渡江襲許未濟爲許貢客所殺（初策有是謀也衆皆懼魏謀臣郭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然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果爲許貢客所殺也）策死弟權領其衆（時吳封據江南孫權又繼兄也）屬曹公破袁紹兵威日盛乃下書責孫權求質張昭等會議不決權乃獨將周瑜詣其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荊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荊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前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子一人不得不與曹氏曹氏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與徐觀其變若曹氏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必將自焚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遂不送質（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董襲等問曰江東可保安不襲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人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衆皆壯其言也）後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初劉表死魯肅請奔弔曰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軍中用事者及說劉備使撫表衆共治曹操肅未到琮已降也）曹操得其水軍船步卒數十萬吳將士聞之皆恐孫權延見群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

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距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
可以距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
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以沿江兼有步兵
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
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周瑜曰不然操雖
託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杖父
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精兵足用英豪樂
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
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
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埸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舟楫
可也今北土旣未安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
患且捨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
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
閒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
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
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
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唯孤尚存孤
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
孤也 時權軍柴桑劉備在樊曹公南征劉表會表卒子琮舉衆降先主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南行爲曹公所追破劉備至夏口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亮見權說曰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與吳越之衆與中國爭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

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得復爲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魯肅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也
周瑜等水軍三萬與劉備并力距曹公用黃蓋火攻
策遂敗曹公於赤壁 初一日交戰曹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蓋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徑自北歸仁相對仁遂退也
曹公敗徑北還權遂虎視江表 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方憂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會瑜卒不果也 初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權即
引肅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遺業
思有桓文之功君旣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
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
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
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將軍爲計唯有鼎足
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然後建號
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及是乎一江許稱尊
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
勢矣 義曰陸士衡稱孫權[illegible]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謀士之算

畀氣踴躍以伺子明之疾分遣損味以育突騎之孤是以忠臣貴盡其能志士咸得肆力而帝業固矣黃石公曰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體降心以心由此觀之孫權執鞭鞠躬降體者也故懷虛己心降者也吾欽令諭不亦宜乎

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濡須督朱桓破之初曹仁欲以兵襲取中州偽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赴羨溪既發卒而仁奄至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諭之曰凡兩軍交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軍聞曹仁用兵孰與桓耶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將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子泰攻濡須城分遣諸將襲中州中州者部曲妻子所在泰等退桓遂梟其諸將也

七

年又使大司馬曹休騎十萬至皖城迎周魴魴欺之無功而返吳鄱陽太守周魴密求誘曹休休迎魴至皖城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衆盛邀於一戰朱桓進計於元帥陸遜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也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効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窺許洛此萬代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遜以爲不可故計不施行也

長六

一八

至權薨皓即位窮極淫侈割剝蒸人崇信姦回賊虐諫輔晉世祖令杜預等伐吳滅之議曰昔魏武侯浮西河顧謂吳起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君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仁政不修湯放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今釋帝席父祖之資有天阻之固西距巫峽東負滄海長江判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而一朝弃甲面縛於人則在德之言爲不利之矣耶對曰何爲其然陸機云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理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婁敬曰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其德薄也形勢弱也由此觀之國之興亡亦責險云非唯在德而已矣至晉永嘉中中原喪亂晉元帝復渡江王江南宋齊梁陳皆都焉事在南朝紀上也此吳國形也

魏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弱守在諸侯當漢之季姦臣擅朝九有不澄四郊多壘雖復諸侯釋位以間王政然皆包藏禍心各圖非冀魏太祖略不世出靈武冠時值炎精幽昧之期逢風塵無妄之世嗔目張膽首建義旗時韓暹楊奉挾獻帝自河東還洛陽靈帝崩太子辯即位并州牧董卓入朝因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以董卓爲太師遷都長安司徒王允誅卓卓將郭汜李傕圍長安城殺王允後李傕與郭汜有隙傕質天子於其家傕將楊奉謀殺傕事泄傕衰弱天子乃得出奔楊奉謀以天子還洛陽郭汜追天子於弘農曹陽奉等敗殺公卿略盡天子狼狽都安邑以韓暹爲征東將軍持政還洛陽洛陽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太祖迎天子都許韓暹奉出奔也太祖議迎都許或以爲山東未定不可荀彧勸太祖曰昔晉文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以山東擾亂未能遠離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

長六

十九

雖禦外難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挾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至洛陽奉天子都許雄其弛素紛其贊旒俾我漢家不失舊物矣於是運籌演謀鞭撻宇內北破袁紹南虜劉琮東舉公孫康西夷張魯議曰劉表謂淵際群中閒自有吞并乃揚華所謂六國嗤嗤爲嬴弱者也并吞雖衆適所以爲吾奉也

九

州百郡十并其八志績未究中世而殞曹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惟喬玄異焉謂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太祖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軍頓

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東武陽太祖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諸將皆以爲當還自救太祖曰昔孫臏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而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是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虜家虜不能敗武陽必矣乃行毒聞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大破之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袁尚熙依之及太祖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軍自柳城還康即斬送尚熙首諸將問曰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太祖攻呂布於下邳不拔欲還荀攸曰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決泗沂灌城城潰生禽布袁紹將文醜與太祖戰荀攸勸太祖以輜重餌賊賊爭奔之陣亂斬文醜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之時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又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縱來奔說太祖擊紹別屯燒其輜重紹遂破紹張繡在南陽與荊州牧劉表合太祖征之謀臣進曰繡與劉表相倚恃爲強然繡以遊軍而食於表表不能供也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離太祖不從征表果遣兵救繡太祖與戰三年春太祖還許繡兵來追太祖軍不得進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至安衆破之此必設奇伏攻破之公還許荀彧問前何以策賊必破對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以叛諸將欲擊之張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人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爲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爲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爲光等所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加封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此九州百郡十并其八之大略也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得天下之福董昭等欲共進曹公九錫備物密訪於荀彧彧以不許操心不平遂以憂卒裴論曰世之言荀彧者通塞或過矣常以中賢以下道求備智算有所研疏原始未必要終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亂齊破吳非弁人而缺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可兼者矣方時運之屯非雄才無以濟其弱功高勢強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曹氏率義撥亂代載其功至文帝時天人與能矣遂受漢禪劉若勸進曰臣聞符命不虛見衆心不可違故孔子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下日月輕去其萬物也是以舜享天下不拜而受今火德氣盡炎上數終帝遷明德祚隆大魏符瑞昭晳受命既固光天之下神人同應雖有虞夏之禪猶周之躡紂方之今事未足爲喻而陛下違天命以飾小行逆人心以守私志上違皇穹乃眷之命中忘聖人達節之數下孤人臣翹首之望非所以揚聖道於高衢垂無窮之懿勳也臣等聞事君有獻可替否之道奉上有逆鱗固爭之義臣等敢以死請太史丞許芝又曰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己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也又曰聖人以德親比天下仁恩洽普厥應以戊己日見厥應聖人受命臣聞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興之會以七百二十年爲一軌有德者過於八百無德者不及四百載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數十年漢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六歲天之歷數將以盡終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瑞也夫得歲星者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茲歲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應並集來臻伏惟殿下體堯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禪代天下學士所共見也謹以上聞給事中蘇林等又曰天有十二次以爲分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天子受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受命歲在鶉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和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爲將討黃巾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歲與周文王受命相應今年以土德承堯之大今亦以土德承漢之大於行運會於堯舜之次陛下宜改正朔易服色正大號天下幸甚

三讓雖請而二方未賓乃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議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平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權備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爲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果無功三苗國今岳州是也蜀相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距之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掠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亮送婦人衣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杖節不許乃止宣王見亮使唯問寢食及事繁簡不及戎事使答曰[illegible]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噉食至數升宣王曰亮斃矣其果卒也

至甘露元年始以鄧

艾爲鎭西將軍距蜀將姜維維軍敗退守劍閣鍾會攻維不能克乃上言曰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耶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四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山高谷深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將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待艾艾遣子忠等出戰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縣劉禪遂降後主用譙周策奉璽書於艾曰限以江漢遇値深遠階緣蜀土斗絕一隅干運犯冒漸苒歷載每惟黃初中宣溫密之詔申三好

之恩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否德闇弱竊貪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教天威以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艾大喜報書曰王綱失道群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眞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爰建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顚覆者矣隗囂憑隴而亡公孫蜀而滅斯皆前代覆車之鑒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侔功往代銜命來征思聞嘉響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乃天意也昔微子歸周實爲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輿櫬此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爲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後主至洛陽策命之爲安樂公曰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爲大光宅天下以時乘爲盛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承運龍興弘濟八極是用應天順人撫有區夏于時乃考因群傑虎爭九州不靖乘風阻遠保據庸蜀遂將五紀朕永惟祖考思在綏輯四海寧壹六師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猷歸命履信思順以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歟朕其祗服朕命克廣德心以終乃顯烈初晉文王欲遣鍾會伐蜀邵悌曰今遣鍾會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餘人文王曰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若滅蜀後如卿所慮當何所辦耶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心膽已破故也若蜀已破遺人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祗自族耳會果與姜維反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也至晉末譙縱復竊蜀宋劉裕使朱齡石伐蜀聲言從內水取成都敗

衣羸老進水口譙縱果疑其內水上也舊曰內水涪江也悉軍新城以待之乃配朱齡石等精銳逕從外水舊曰外水岷江也若中今雒縣水是也直至成都不戰而禽縱事具前紀上此滅蜀形也魏嘉平中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大將軍胡遵鎭南將軍毋丘儉等表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傅嘏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士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顚覆之敗有始者不必善終古事之明効也孫權自破蜀兼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凶宄已極相國宣文王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達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

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兒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今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倍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埸觀釁而動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然施之當機則功成若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已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返守若羅船津要堅城清野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也賊之爲寇幾六十年君臣僞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奪之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也今賊設羅落又將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投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爲希幸邀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

之長策也唯有大佃最羌兒窜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豐討襲無遠勞弊此軍之急務也夫屯壘相逼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厲兵以振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胄之將則陳征伐搢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橫行匈奴季布

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賢智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御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百一不全之略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逼之計最長時不從掇言詔昶等征吳吳將諸葛恪距之大敗魏軍於關東魏後陵夷禪晉太祖即位（王昶等敗朝議欲誅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此我過諸將何罪時雍州刺史陳泰討胡又敗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於是魏人悅穆思報之也）至世祖時（即晉武帝）羊祜上平吳表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為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後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敵者同力足以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地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東

馬懸車然後能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屍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越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

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
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内地東西數千里以
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晧恣情任意與
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
而至臣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勢之計一定之心平
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
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
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地則長江非復所
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
志吳人戰於其地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逾時尅可
必矣帝深納焉乃令王濬等滅吳天下書同文車同

軌矣時吳王晧有兼上國之心使陸抗爲荆州牧晉使羊祜與吳人相持祜增脩德政以懷吳吳每與戰必剋日而後合間諜掩襲並不爲君臨陣俘獲軍正軒斬之祜哀曰此等死節之臣也爲之垂淚殯加殯給其家迎喪者必厚爲之禮而歸之吳將有來者輙任其所適若欲反吳便爲祖道吳將有二兒常劫在境上獵爲祜軍所略二月其父謂之已死發喪祜親自覔勞供養遣歸父後感其恩德率衆二千來降於是陸抗每告其衆曰此專爲德彼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稱曰羊叔子雖樂毅諸葛亮何以過之陸抗將死言於吳王晧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在上流受敵二境臣父遜昔在沒陳言西陵國之西門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愚以爲諸侯王幼沖未掌事乞簡精兵壹切以輔疆場晉南征大將軍羊祜表納密陳伐吳之計使王濬治舩於蜀十月百餘步舍爲城郭門樓櫓甫首畫怪獸以懼江神容二千餘人皆馳馬往還及柿流於吳建平太守吾彥取其流柿以呈吳王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吳王晧不從彥乃鑄爲鐵鎖加之鐵錐以斷於江阻于我也濬聞之乃爲大筏數十萬人伏冒錐者下碎錐乃以炬燒鎖燔乃開帆果如濬策帝之患也太康元年安東將軍王渾攻橫江破之晉龍驤將軍王濬剋建平丹陽二城杜預又分遣輕兵八百乘舟夜渡江上樂鄉岸也巴山多張旗幟起火山上出其不意破公安時諸將咸曰百年之寇未可全克且春水方生難於持久宜待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以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可以事上之上深然焉吳遂[illegible]

國大舶萬里齊起乘高益州之衆降江而下長上流諸軍事有兼備遏憂江諸城莫盡蕩無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畜力待來一戰若破之日江西自備上方舉軍可羅取也今度遠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後晞不從晧遣江書衆來遇王渾不援其衆退而喪亂晉軍乘之大破吳師吳王晧乃降戎卒八萬方舟發衆入于石頭晧面縛舉櫬詣軍壘也賜晧爵爲歸命侯至晉惠庸
弱胡亂中原天子蒙塵播遷江表當時天下復分
裂矣出入五代三百餘年隨文帝受圖始謀伐陳矣
嘗問高熲取陳之策熲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
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
賊必屯兵堅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
再三如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
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
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其脩
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行其策陳
人益弊後發兵以薛道衡爲淮南道行臺尚書兼
掌文翰及王師臨江高熲召道衡夜坐幕下因問曰
今師之舉克定江東以不君試言之道衡答曰凡論
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
者封域後漢之季群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
之地晉武受命尋即吞并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
已來戰爭不息否終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東
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
其必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
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荒

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剋二也為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援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剋四也席卷之兆其在不疑頻忻然曰君言成敗理甚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至此也遂進兵虜叔寶此賊吳形也議曰昔三國時蜀遣芝使吳謂權曰蜀土險而固吳國東西相輔吳不可輕蜀蜀不可無吳孫盛曰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表道義既建雖小可大豳周是也苟恃詐力雖強必敗秦項是也況乎偏鄙之域恃山川之阻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縱之計而秦人卒并六合囂述營輔車之謀而光武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強隴漢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強弱之心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謬哉由此觀之為國之本唯道義而已君若不脩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有以矣夫

自隋開皇十年庚戌歲滅陳至今開元四年丙辰歲凡一百二十六年天下一統論曰傳稱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又曰大都偶國亂之本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良有以也何者賈生有言臣竊跡前事夫諸侯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因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亦可知已欲諸侯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則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以此觀之令專城者皆踐封千里有人民焉非特百里之資也官以才居屬非肺附非特毋親之疏也吳據江湖蜀阻天險非特山海之利也跨州連郡形束壤制非特偶國之害也若遭萬世之變有七子之禍則不可諱有國者不可不察魏明帝問黃權曰今三國鼎峙何方為正權對曰當以天文正之往年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二主無事由是觀之魏正統矣

長短經卷第六

長短經卷第七

懼誡　時宜　權議

懼誡第二十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尸子曰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爲兆人也議曰昔堯將以天下讓舜則天下病而舜未得其利吾既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遂得方舜今周公不以天下爲務而自取其讓名非爲聖建功者也故孔子非之董生曰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古語曰窮鼠嚙貍匹夫奔萬乘故黃石公曰君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孫卿曰能除患則爲福不能則爲賊孫卿子曰昔者天子初即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爲福不能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天子三策此誡之至也何以明之昔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商王罪殺不辜汝尚助余憂人今我何如太公曰王其修身下賢惠人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以先唱人道無災不可以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與民同利同利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渠塹而守利人者天下啓之害人者天下閉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取天下若逐野獸得之而天下皆有分肉若同舟而濟皆同其利舟敗皆同其害然則皆有啓之無有閉之者矣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於國者取國者也無取於天下者取天下者也議曰沛公之起也虞嘆豐谷飲馬秦川財寶無所收婦女無所取降城則以分其士而已無私焉所私者私於天下也故老子曰夫唯不私故能成其私是知無取人乃大取也取民者民利之取國者國利之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卑身翕翼猛獸將搏俛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唯文唯德誰爲之式弗觀弗視安知其極今彼殷商衆口相惑吾觀其野草茅勝穀吾觀其群衆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而上不覺此亡國之則也文王曰善賈子曰殷湯放桀武王殺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爲人臣而放其君爲人下而殺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長有天下者以其爲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太公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楚恭王薨死子[illegible]靈王即位群公子因群喪職之族殺靈王而立子干子干立未定弟弃疾又殺子干而自立弃疾平王也五人皆恭王子也初子干之入也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寵須賢人而固也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爲應也有主而無謀三也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民衆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未有大釁也爲羈終世可謂無人終身羈客在晉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

無德（貪人無愛念之者）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也）楚君子干涉五難以殺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戌既死棄疾并領陳事也）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人信之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拜也）有民二也（人信之也）令德三也（無苛慝也）寵貴四也（貴妃子也）居常五也（棄疾季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父既沒矣）民無懷焉（非令德也）國無與焉（無內主也）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賤也）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奔莒衛有外氏之助）有國高以為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卿也）從善如流下善齊肅（齊嚴肅敬）不藏賄（清也）不從欲（節也）施舍不倦求善不厭以是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者也）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餘趙衰子犯狐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饗之秦伯納之）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謂欒枝郤穀狐突先軫也）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之此二君者異於子干恭有寵子國有奧主（謂棄疾也）子干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逆何以冀國子干果不終卒立

棄疾如叔向言（初楚共王無冢嫡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幼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平王即棄疾也）魯昭公薨於乾侯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謂有三也）地有五行（謂有五也）體有左右（謂有兩也）各有妃耦（謂陪貳也）王有公諸侯有卿皆其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縱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奉之無常人言無常也）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三后虞夏商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乾下震上大壯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也）天之道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人臣強壯若天上有雷也）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器車服也名爵號也）不可以假人（議曰劉向稱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人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范睢說秦昭王曰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由是觀之書稱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之去公室政逮於大夫亡之兆也信哉是言也）孔子在衛聞齊田常將欲為亂（專齊國有無君之心）而憚鮑晏（鮑氏晏氏齊之世卿大夫）因移其兵以伐魯（初田常相齊選國中女長七尺者三百人以為後宮賓客舍人出入不禁田常後有七十餘男因此以盡齊國也）孔子會諸弟子曰魯

父母之國不忍覩其受敵將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使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今子欲取功於魯實難若移兵於吳則可也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矣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是則大臣不聽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韓晏御師若破國則益尊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子之位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而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然兵業已加魯矣不可更如何子貢曰子緩師吾請救於吳令救魯而伐齊子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甚竊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然吾嘗困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子待我先伐越乃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而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絶爲名而棄強齊伐小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絶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天下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則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郊迎自爲子貢御曰此蠻夷之國也大夫何足儼然辱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吳王爲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不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王報吳之時也誠能發卒佐之以徼其志而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此聖人之所謂屈節以期達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也若勝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請見晉君共攻之其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乘其敝必矣越王許諾乃使大夫種以三千人助吳吳遂伐齊敗齊於艾陵果以兵臨晉遇於黃池越王襲吳之國遂滅吳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也若乃強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秦始皇帝遊會稽至沙丘疾甚始皇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未授使者始皇崩時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丞相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群臣莫知也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位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奈何胡亥曰固然也吾聞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既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也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而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強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義曰亂臣賊子自古有之生而斯言可爲痛哭者胡亥是以也夫大行不細謹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

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也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俱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事將何以斯曰安得亡國之言耶高曰君自料才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故內宮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吏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習胡亥學法仁慈篤厚輕財重士秦之諸子皆莫及也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者固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道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君其勿復言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懸命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華落水風搖者萬物

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侯何見之晚也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由人哉安足與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則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松喬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爲寒心善者因敗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涕太息曰既已不能死安託命哉乃聽高立胡亥改賜蒙書殺扶蘇蒙恬（初李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爭時遊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故斯將西說秦王至秦爲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說秦王陰遣謀士賚金玉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厚給遺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遂秦天下皆斯之謀也）秦二世末陳涉起蘄兵至陳張耳陳餘說涉曰大王興梁楚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傑願請奇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與卒三千從白馬渡河（今滑州白馬縣界也）至諸郡縣說其豪傑曰秦爲亂政虐刑殘賊天下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生今陳王奮臂爲天下唱始莫不響應家自爲怒各報其怨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業此一時也豪傑皆然

然其言乃行收兵下趙十餘城漢日肸因五昔時書述虞夏之際齊爲受禪揖讓畀仁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由稷契積十餘世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穆公以餘食人國王于始皇乃并天下秦以攝帝威罔之致以爲帝後力爭以豪民挾于是劉季五年歸成鎬月摘詩游書內鉏韓侯仇摧胡越用一侯得以爲萬世安然十餘年間强燬揭發平不受乃吮戌淮於五伯間關迫於我秋豎應接於孝悫舊背成於甲兵侗秦也嗟爲所以韓信既不用之承陳自連其號也由是觀之夫在秦傑之良在於虛政矣平齊爲齊王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齊王使三分天下信不聽武涉巳去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信曰先生相寡人如何對曰願請閒信曰左右遠蒯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背叛則大貴也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俊雄豪傑建号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肉流離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於彭城轉鬬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振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閒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皐遂走宛葉之閒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粮食竭於內藏百姓罷極怨望容無所依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

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嚮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起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強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國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車者載人之患衣人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背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奉項嬰頭鼠竄歸於漢王漢王借兵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歡然而卒相擒者何也患生於多欲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巳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諺曰野獸盡而

獵狗烹敵國破而謀臣亡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
耳之與成安君也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之於句
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
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
略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
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嚮
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
下戴振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歸楚楚人不信歸漢
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
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
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

長七　十一

之候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
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
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擔石之祿者（一擔一斛之餘也）
闕卿相之位故智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候
也審豪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成知之決不敢
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與不如蜂蠆之致螫
騏驥之蹢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
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沉吟而不言不如瘖聾
之指麾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
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与不忍背漢又自
以為功多漢王終不奪我齊遂謝蒯生蒯生曰夫

迫於苛細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
之意說不聽因去佯狂為巫（晏子曰昔齊崔杼殺莊公晏子不死君難曰君人者豈以陵人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孟子謂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士君天也天不可逃然臣雖君恩以為等差自古然矣韓信以陵王遇厚不能背其德說見憐耳）吳王濞以子故不朝（孝文帝時吳太子入朝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及削地書至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挑（田鳥反）
膠西王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
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
興於姦雄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
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語有
之曰舐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

長七　十二

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
常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
聞大王以爵事有適（直革反）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
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
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
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
害於天下抑亦可乎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
主雖急固有死耳安得弗戴高曰御史大夫晁錯
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
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夕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
時而愁勞聖人之所起也故吳王內欲以晁錯為計

外隨大王後車傍徉天下所鄉（音向）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師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幷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七國皆反兵敗伏誅（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西向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淮南王安怨望厲王死（厲王長淮南王安父也長謀反檻車遷蜀至雍死上憐之封其三子以安爲淮南王也）欲謀叛逆未有因也及削地之後其爲謀益甚與左吳等日夜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召伍被與謀被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亡國之言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子胥曰臣今見麋鹿遊於姑蘇之

臺臣今亦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化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喩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儀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以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露兵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殭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故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異

物及延年益壽之藥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曰以令名振男女（振童男女也）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他踰五嶺攻百越尉他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唱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

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爲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銅以爲錢東煑海以爲鹽上取江陵木爲船國富人衆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擒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楚之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

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絶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弃千乘之君必且賜絶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王時所居)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眶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後復問伍被曰漢廷治亂被曰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措遵古之道風俗綱紀未有所缺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楊(塞名)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不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爲治也王欲舉事臣見其將有禍而無福也王怒被謝死罪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

人之衆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許宜反)而兵百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鐖鑿棘矜也(大鐮謂之鐖五來反矜或見鐖矜皆其巾反)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秦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音旁)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扣心而怨上故陳勝一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内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爲

過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倖耶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今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使及有耐罪以上(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耏鬢故曰耏又曰律耐爲司寇耐爲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赦令除家產五十萬已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諸侯太子幸臣(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人名)隨而說之儻可徼倖十得一乎王曰此可也欲如伍被計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發南兵)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已下如發蒙耳又欲令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

方來呼曰南越兵入欲因以發兵未得發會事泄誅(武帝時趙人徐樂上書一曰世務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無疆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風從此其故何也由其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所以爲資也是謂之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曰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内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擒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有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内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已擒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群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明要也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推數循古而觀之則人目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願修之廟堂之上銷未形之患也)後漢靈帝以皇甫嵩爲將軍討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内虛困故信都令閻忠來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

時也時至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末冬兵動如神謀不再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德威名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義曰記有之親毋為其子北先出血見者以為愛子之至使其於竈毋則過者以為懐也事之情一矣所以從觀者異耳當今政理衰缺王室多故將軍起蟠毋之任挾震主之威爭懷至忠恐人心自疑竊為將軍危之且吾聞之勢得容疑伯夷可疑管曰無猜嫌蹤可信今擁兵百萬勢得為非握容疑之權居可疑之地雖竭忠信其能諭乎此田單解裘所以見忌也蹤將軍處之闇生合行此類以破其志使引將信諭之實不解心不忘忠之意決說之揣偏於此矣昔韓信不忍一飡之遇而弃三分之業利劍以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今主上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揮足以振風雲叱吒可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頹崇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官之罪除群怨之積雖童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推亡

漢於已隊之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之木不彫衰世之朝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彫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流縱櫂豈云易哉且今宦豎群居同惡如市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勢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民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異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去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議曰夫明闇不相為用能否不相為使智士不為勇將謀勇夫不為怯將死自古誠矣故傳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為不仁者死智者不為闇主謀所以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今時昏道喪九域焚如而委忠危朝宴安昏寵忠不足以救世死不足以成義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闓忠又合以此意說也忠知說不用因亡去董卓擅朝政徵皇甫嵩梁衍說令討卓又陶兼等共推朱儁爲太師不使受李傕追二人皆不從於時汗日皇甫嵩朱儁並以上將之略受脈倉卒之時值羸主蒙塵獲賊成命斯誠叢公投袂之機轉義之錄之日故衆討亂規山東連盟而搶撫天下之大業所匹婦之小諒卒狠烟虎口爲智士笑並天之長亂也何智勇之不切甚乎嵩曰設白公勝殺子西劫惠王東公聞白公爲亂率國人攻白公白公敗亡也王莽時寇盜群發莽遣將軍廉丹伐山東丹辟馮衍爲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將軍受國重任不能捐身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之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

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者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爲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世智者不爲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張良以五代相韓推秦始皇於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於太山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雄不附今海內潰亂民懷漢德甚於詩人之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民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鎭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傑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縱橫之變興

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爲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將軍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未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晰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必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必見贅於民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再來公勿再計丹不聽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時汝南郅惲仰觀玄象而歎友人曰今鎭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以此說丹丹並不用其言也衍乃亡命河東議曰昔蒯通說韓信閻忠說皇甫嵩馮衍說廉丹此三人皆不從甘就危亡何也對曰范曄曰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由此觀之夫人情樂則思安苦則圖變必然之勢也今三子或南面稱孤或位極將相但圖自安之術無慮非常之功不知勢疑則害生力侔則亂起勢已疑矣弗能辭勢以去嫌力已侔矣弗能損力以招福遲迴猶豫至於危亡其禍在於矜全反其敗者也語曰心死則生幸生則死數公可謂幸生也來歙說隗囂遣子入待囂將王元以爲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遂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大王幾無所措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萬乘之基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取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跡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

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代一時也若計不及此宜蓄糗糧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泉神龍失勢即還與蚯蚓同囂然元計雖已遣子入質猶負於險阸欲專制方面遂背漢賈復曰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而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魏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不利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使太祖家居鄴太祖將許之程昱見曰竊聞將軍欲遣家居鄴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幷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

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韓彭之事耶昱愚不不識大旨以爲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爲高祖之臣今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而事袁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羞爲袁紹之下竊爲將軍恥之今兗州雖殘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若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議曰陳壽稱先主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然折而不撓終不爲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語曰一棲不兩雄一泉無二蛟由此觀之若位同權均必不容己有自來矣曹公欲遣家居鄴與袁紹連和惑之甚也

袁紹爲盟主有驕色陳留太守張邈正義責之紹令曹操殺邈操不聽邈心不自安及操東擊陶謙令其將陳宮屯東郡宮因說邈

長七　二十一

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擁千萬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而反曹公議曰曹公與邈甚相善然邈包藏禍心者迫於事也故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由此觀之夫叛臣逆子未必皆不忠也或心怨意忌或威名振主國成大業自古然之矣

鍾會鄧艾既破蜀蜀主降會構艾艾檻車徵會陰懷異圖厚待蜀將姜維等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徐圖克復也乃詭說之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爲之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泛舟絕跡全功保身登峨眉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全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會自稱益州牧以叛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爲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張華卜疇嘗徵爲尚書令乃爲晉發之待宰從容論魏晉故事因曰臣常謂鍾會之反頗由太祖帝勃然曰何言耶華對曰臣以爲夫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治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是故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以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異下有愚智之殊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見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位授以重勢故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輈張利害遂構凶逆耳向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度則逆心無由而生亂事無階而成也世祖曰然華稽首曰陛下既然愚臣之言思堅冰之道無令如會之徒復致覆敗世祖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華曰陛下謀謨之臣著然哉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思耳世祖默然俄而徵華免官也

長十　二十二

晉懷帝時遼東太守龐本私憾東夷校尉李臻鮮卑素連木津等爲臻興義實因而爲亂遂攻陷諸時大單于慕容廆之長子翰言於廆曰臣聞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遼東傾沒垂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

我國此則吾漸衛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寇善
之遂誅嚴討違律斬之立遼東郡議曰古人猶始禍者先謂首亂先自被戮鮮不是之輩外託義兵以陰逆節內包凶悖因廷而起皆勤王助順用時取權篡之謂矣後秦秦王苻生殺害
忠良秦人度於一時如過百日權翼乃說東海王堅
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昌無德受殃天之
道也一旦有風塵之變非君王而誰神器業重不可
令他人取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從民心堅然之
引為謀主遂廢生立堅為秦王議曰傳云寧逢節失守節下史節仲也禍傳天生人有欲無主乃亂帝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人墜塗炭作王弗胡孰能也弗資利推亡固存邦乃其昌道有禮覆昏暴欽若天道以保天命詩臣曰春秋傳云周公何以不之魯曰蓋以周辭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京房作易傳曰王者主之發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天命無常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由此觀之苻堅自立而發生此聖人達節以天下為度者也宋孔熙先者廣州

蒙七 二十三

刺史默之子也有姦才善占星氣言江州分野出
天子上當見弒於骨肉及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幽于
安城郡熙先謂為其人也遂說王詹事范曄曰先君
昔去廣州朝謗紛紜藉大將軍深相救解得免艱危
曩喪受遺命以死報德今主上昏僻殆天所棄大將軍
英斷聰徹人神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今人情騷
動星文舛錯時至則不可拒此之謂乎若順天人之
心收慕義之士內連寵戚外結英豪潛圖構於表
裏疾雷奮於肘腋然後誅除異義賁向奉聖明因人
之望以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雖以七尺之軀三
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丈人謂為何如曄甚

愕然熙先重曰昔毛玠竭節不容於魏武張溫畢
議見逐於孫權彼二人者國之信臣時之俊乂豈疵
瑕暴露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哉皆以廉直勁正因
於邪枉高行妙節不得久容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
二主人間雅譽有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為日久矣比
肩競逐庸可遂乎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彭
城斥逐徐童見疑彼豈父母之讎為代之怨尋戈拔
棘自幼而然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
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不厭
是豈書籍遠事可為寒心悼慄者也今建大勳奉
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比之泰山而去累卵何苦

蒙七 二十四

不就且忠宗樹聖明至德也身享卿相大業也授命
幽居鴻名也比跡伊周美號也若夫至德大業鴻名
美號三王五霸所以覆軍殺將而爭之也一朝包括
不亦可乎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曄曰何謂熙
先曰丈人弈葉清華而不得連姻帝室國家作禽
獸相處丈人曾未恥之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為
激曄默然自是情好遂密陰謀構矣熙先專為謀
主事露皆伏誅裴子野曰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之據蓋俗之量則鬧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識作而不失於義行而無犯於禮殆難為乎若其躁志而貪天方辨景以徼幸時及罪暴刑行父子相哭累葉風素一朝而殞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心逆而險此之謂乎周大將軍郭榮奉使詣隋高祖高祖揭堅時為定州高祖謂榮曰吾雅尚山水不好纓紱過藉時來

遂明名位願以侯歸第以保餘年何如榮對曰今主
上無道人懷危懼天命不常能者代有明公德高西
伯望極國華方據六合以慰黎庶反効童兒女子投
坑落穽之言耶高祖大驚曰毋妄言族矣及高祖作
相笑謂榮曰前言果中後竟代周室泉門許武王受然新深明之守甚直王
懼曰夫天下以紂為大以周為細以紂為衆以周為寡以周為弱以紂為強以周為危以紂為安以周為諸侯以紂為天子以此五短擊彼五
長其可以濟功成事乎太公曰王無恐曰懼所謂大者盡得天下之人所謂衆者盡得天下之衆所謂強者盡用天下之力所謂明安者能得天
下之欲所謂天子者天下相愛如父子此之謂天子今日之為天下除害者也周舉細曾殘賊一人不當爭武王大喜曰何謂殘賊人公
曰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銀綵帛藏之不休此謂殘也安居暴吏殺無罪之人非以法度此謂賊也由此言之紂為殘賊之行躁大亡也故知
王者之勢不在衆寡有自來矣隋高祖崩葬於太陵初疾也屬書徵
漢王諒諒時鎮并州諒聞高祖崩疑言楊素篡位大懼

以為詐也發兵自守陰謀為亂南襲蒲州取之初
長史王頍說諒曰王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深入直據京師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
從其言敗也司兵參軍裴文安說諒曰兵以拙速不聞巧遲
今梓宮尚在仁壽比其徵兵東進動移旬朔若驍勇
萬騎卷甲宵行直指長安不盈十日不遲之徒擁授
高位付以心膂共守京城則以東府縣非彼之有然
後大王鼓行而西聲勢一接天下可指麾而定也諒
不從乃親率大軍屯於并介之間上聞之大懼召賀
若弼議之弼曰漢王先帝之子陛下之弟居連率之
重惣方岳之任聲名震響為天下所服其舉事畢
实然而進取之策有三長驅入關直據京師西拒六

軍東收山東上策也如是則天下未可量頓大軍於
蒲州使五千騎閉潼關復齊舊境據而都之中策
也如是以力爭秦曰齊舊境謂北齊時境土也非今青州之齊也若親居太原徒
遣其將來下策也如是成擒耳上曰公試為朕籌之
計將何出弼曰蕭摩訶亡國之將不可與圖大事裴
文安少年雖賢不被任用餘皆羣小顧戀妻孥苟
求自安不能遠涉必遣軍來攻蒲州親居太原為之
窟穴臣以為必出下策果如弼所籌討乃以楊素為將
破之秦曰初漢王陰謀為亂詐言討楊素司馬皇甫誕諫曰大隋據有天下二十餘載兆民安業難以搖動一旦易哉人思安寧
華夷為貴生其如未敘二實太子聰明神武名應圖籙主上不得屬啟生心三矣方今諸侯王列守州郡衷兩謝勞不可舉四矣以孫叔
四罔稽臨天下將與偏叙末之前聞也遠王不能敢敗由此哉之天下無思亂之心士崩之勢有吳楚之衆猶不能成而況於以區手披先

王伯其德善勤恤人隱者蓋為是也隋煬帝親御六軍伐高麗禮部尚書
楚國公楊玄感據黎陽反李密說玄感曰天子遠征
遼左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
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權兵出其不意長驅入
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月賫糧
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擒計之上也一本云今車駕
在遼東開斯舉分萬餘人靈發操盧渝關絶其歸路不旦一日倉遽東必端事於大郡西追決師進無所依退無所據百萬之衆可使為魚此不
戰而屈人上策也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為意今若
率衆西入長安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故當
必剋萬全之策計之中也一本云自上君臨天下旨悉明公上將之子恩被黎元長驅入關中策也
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頓兵堅城之下勝負都未可

知此計之下也一本云斂手盡不達去入關嘉謀雄斷據全周之地恃甲兵之強召之則不來攻之則不陷恃兵守城之下外無同力之師攻洛陽下策也玄感利洛陽寶貨曰公之下策我之上計也遂圍之玄感失利背潰王師追斬之議曰玄感之敗也太白入南斗詩曰太白入南斗天子下殿走由是天下持兩端故三略曰設言過之求于野曰夫左道悖民幻挾門誕是以動衆而不足以濟功今以讖言之左道可以動衆者信矣故王者禁焉李密乃亡歸翟讓議曰太公稱利天下者取天下害天下者有天下愛天下者久天下仁天下者化天下呂氏春秋曰危人謂知而不敢食故可以為危人矣若使危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為危矣稱王之君所以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霸王若使霸王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為霸王矣由是觀之夫與之為取攻之寶也今玄感利洛陽寶貨安得霸王之事哉隋煬帝初猜忌唐高祖知之常懷危懼唐公為太原留守煬帝自遼東還徵唐公詣行在所時高祖不廖未得時爲唐公外甥王氏充選從宮煬帝問曰汝舅來何遲對以實對帝曰可得死否高祖知之每懷危懼也為太原留守以討擊不利恐為煬帝所譴甚憂之時太宗從在軍中知隋將亡潛圖

義舉以安天下乃進白曰大人何憂之甚也當今主上無道百姓愁怨城門之外皆以為賊獨守小節必旦暮死亡若起義兵實當人欲且晉陽用武之地足食足兵大人居之此乃天授正可因機轉禍以就功業既天與不取憂之何益高祖大驚深拒之太宗趨而出明日復進說曰此為萬全之策以救族滅之事今主綱弛紊盜賊遍天下大人受命討捕其可盡乎賊既不盡自當獲罪且又世傳李氏姓膺圖籙李金才位望隆貴一朝族滅大人既能平賊即又功當不賞以此求活其可得乎高祖意少解曰我一夜思量汝言大有道理今日破家滅身亦由汝化家為國亦

由汝於是定計乃命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靜及門下客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募兵旬日之閒衆且一萬斬留守副王威高君雅以其詭請高祖祈雨於晉祠將為不利故也用裴寂計准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尊煬帝為太上皇立代王侑以安隋室傳檄諸郡以彰義舉秋七月以精甲三萬西圖關中高祖杖白旗誓衆於太原之野引師即路遂亡隋族造我區夏晉陽令劉文靜嘗竊觀太宗謂裴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帝年雖少乃天縱也後文靜為李密親屬被繫太宗以其有謀入禁所看之文靜大喜引見太宗有非常之意因數曰天下大亂非有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其無但恐常人不能別耳文靜起拜曰知君乃湯武之才今時事如此正是騰躍之秋幸無猜疑之遠此乃生人有息肩之望文靜知李密亂天下太宗喜曰計將安出文靜曰今李密長圍洛邑主上播遷而大賊連州郡小盜阻山澤者以千萬數但須真王驅駕取之誠應天順人舉旗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并州百姓避盜賊者皆入此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朝嘯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領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太宗笑曰君言善合人意於是部署賓客陰圖起義高祖乃命文靜詐為煬帝敕發太原雁門馬邑西河人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悉為兵以歲暮集涿郡由是人情大擾思亂者益衆又令文靜與裴寂詐作符敕出宮監庫物以供留守資用因募兵集衆而起及建旗以彰義舉文靜令文靜連突厥突厥始畢曰唐公舉義欲何為也文靜曰文皇帝廢家嫡幸位後主因致斯禍亂唐公國之懿戚不忍坐觀成敗故廢不當立者所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衆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始畢大悅即遣兵隨文靜而至兵威以此盛矣由此觀之是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所以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也昔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富貴無常不如是王公其何以誡慎民萌其何以勸勉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知懼而思誡乃有國之福者矣

時宜第二十一

夫事有趣同而勢異者非事詭也時之變耳何以明
其然耶昔秦末陳涉起蘄兵至陳陳豪傑說涉曰
將軍被堅執銳帥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
宜為王陳涉問陳餘張耳兩人兩人對曰將軍瞋目
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賊今始至
陳而王之示天下以私願將軍無王急引兵而西遣
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
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及
楚漢時酈食其為漢謀撓楚權曰昔湯伐桀封其
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弃義侵伐
諸侯社稷滅亡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
復立六國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向
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以行陛下南面稱霸楚必
斂衽而朝漢王曰善張良曰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
矣漢王曰何哉良因發八難其略曰昔者湯伐桀封
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
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
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
之閭乎其不可二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賑
貧民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其不可三也殷
事已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武今陛
下能偃武修文不復用兵乎其不可四也放馬華山
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放馬不復用乎其不可五
也休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
不可六也且夫天下遊士離親戚弃墳墓去故舊
從陛下者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
齊楚之後餘無復立者天下遊士各歸事其主從親
戚反故舊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楚唯
無強六國去者復撓而從之當使楚無強則六國從之也陛下安
得而臣之哉其不可八也誠用客之謀則大事去矣
時王方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我事趣令銷印
此異形者也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勢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不之實也故策同事等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後自為樹黨酈生亦用此說漢王所以說者事同而得失異者何也當陳涉之起也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且項羽力能率從六國如秦之勢則不然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弊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土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此事同而異形者也七國時秦王謂陳軫曰韓
魏相攻期年不解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
能決請為寡人決之軫曰昔卞莊子方刺虎管豎子
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爭必鬭鬭則大者傷
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兩虎之名今韓魏相
攻期年不解必是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
必有兩實此卞莊刺虎之類也惠王曰善果如其言
初諸侯之叛秦也秦將章邯圍趙王於鉅鹿楚懷

王使項羽宋義等北救趙至安陽（今相州安陽縣也）留不進羽謂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蝨（蝱喻秦也蝨喻章邯也言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盡力與章邯即鬭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弊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鬭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羽曰將軍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半菽（士卒食蔬菜以菽雜之半）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幷力擊秦乃曰承其弊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强何弊之承且國兵新破王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臣也即夜入義帳中斬義悉兵渡河沉舟破釜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大破秦軍此異勢者也（荀悅曰宋義待秦趙之斃與卞莊刺虎事同以勢異何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來久矣一戰之勝敗未必以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則乘利退則自保故蓄力待時乘斃其然也今楚趙新起其力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事同而勢異者也）韓信伐趙軍井陘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𡶒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陪水陣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弃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空壁爭漢旗鼓逐韓信韓信等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

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皆已得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乘擊大破之虜趙軍諸將効首虜皆賀信因問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反背水陣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撫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又高祖劫五諸侯兵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與漢大戰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此異情者也（荀悅曰伐趙之役韓信軍泜水而趙不能敗何也彭城之難漢王戰於睢水之上士卒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何也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不爲必死之計韓信孤軍立於水上有必死之計無生慮也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亦深入陽飲酒高會士衆逸豫戰心不同楚以強大之威而喪其國都項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以決一旦之命此漢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漢而漢王以懈怠之卒應之此事同而情異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計策之機也）漢王在漢中韓信說曰今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向可以爭天下後漢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到世祖欲南歸召官屬計議耿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郡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世祖官屬不從遂南馳官屬各分散（議曰歸師一也或敗或成何也對曰孫子云歸師勿遏項王使三王

（之奉過漢王歸路故鋒不可當又孫子稱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楚兵從南來南行入散地所以無鬪志而分散也故歸師一也而一成一敗也）後漢李傕等追困天子於曹陽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恤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稸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圖之紹不從魏武果迎漢帝紹遂敗梁武帝蕭衍初起義杜思沖勸帝迎南康王都襄陽正尊號帝不從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去為人所使此使歲寒之計耶帝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蘭艾同焚若功業克建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於江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哉不從遂進兵克建鄴而有江左（議曰挾天子而令諸侯其事一也而有以之成有以之敗何也對曰天下者非人之天下也肆行以暴彊猶不足以自存人望所歸匹夫可以成洪業夫天命底止惟常歸有自來矣昔大德不覺群豪虎爭漢祚雖衰人望未改故魏武奉天子以從人欲秋大順以令宇內彼天下之士喜忠義同傳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斯之謂矣齊時則不然天下鼎沸海水群飛當自好與能之試三靈改卜之日若挾舊主不亦遠乎故傳張長弘欲與天之所棄而莫能興乘乾之說是以其事也有以之成有以之敗也）此情與形勢之異者也隨時變通不可執一矣（諸葛亮曰范蠡以去貴為高虞卿以捐相為功太伯以三讓為仁燕噲以辭國為禍堯舜以禪位為聖孝哀以授董為愚武王以取殷為義子嬰以奉漢為嘉桓公以管仲為霸秦王以趙高喪國此皆趣同而事異也明者以興驕者以覆也）

長七　二十三

長短經卷第七

長短經卷第八　雜說

釣情　說信　忠疑　用無用
詭順　難必　運命　大私
昏智　卑政　善亡　詭俗　息辯
量過　勢運　傲禮　定名

釣情第二十二

孔子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又曰未信則以為謗己孫卿曰語而當智也默而當知也尸子曰聽言耳目不懼視聽不深則善言不往焉是知將語者必先釣於人情自古然矣故韓子曰夫說之難也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弃遠矣（所說實為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不可不知也）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此不可不知）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說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身危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又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為粥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不可不知也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

長八

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凡說須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荀悅曰夫臣下之所以難言者何也言出乎身則咎悔及之矣故曰舉過揭非則有干忤之咎勸勵教誨則有侠上之譏言而當則恥其勝己也言而不當則賤其愚也先己而同則惡其奪己明也後已而同則以爲順從也違下從上則以爲諂諛也違上從下則以爲雷同也與衆共言則以爲順負也違衆獨言則以爲專美也言而淺露則簡而薄之深妙弘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獨智則衆惡其蓋之也雖是而不見稱與衆同智則以爲附隨也雖得之不以爲功謙讓不爭則以爲易窮言而不盡則以爲懷隱進說竭情則以爲不知量言而不効則受其怨責言而事効則以爲固當利於上不利於下或便於左則不便於右或合於前而忤於後此下情所以常不通仲尼發憤稱予欲無言者蓋爲語之難也何以明其難耶昔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隣人亦云暮而果大亡其家智其子而疑隣人之父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智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智之難也處智則難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籍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滅櫓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牖下妨往來者主人大笑之此三言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早晚之時失矣此說之難也說者知其難也故語必有釣以取人情何以明之昔齊王后死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田嬰欲中王之意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悅遂重薛公此情可以物釣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晁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人臣者言何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此情可以言釣也吳伐越越棲於會稽句踐喟然歎曰吾終此乎大夫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霸王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句踐及得免務報吳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嘗之乃貸粟以卜其事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子胥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矣太宰嚭聞之譖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吳遂殺子胥此情可以事釣也客以淳于髡見梁惠王惠王屏左右再見之終無言惠王怪之讓客客謂

淳于髡曰吾前見王王志在馳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有獻善馬寡人未及試會生來後有獻謳者未及試又會生至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此情可以志鈞也智伯從韓魏之君伐趙韓魏用趙臣張孟談之計陰謀叛智伯張孟談因朝智伯遇智果於轅門之外智果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臣遇張孟談察其志矜而行高見二君色動而變必背君矣智伯不從智果出遂更其姓為輔氏張孟談入見趙襄子曰臣遇智果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而更其族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因

與韓魏殺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軍此情可以視鈞也殷浩仕晉有盛名時人觀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此情可以賢鈞也 呂氏春秋曰夫國之將亡有道者先去 黔經曰喜色油然以出怒色厲然以侮欲色嫗然以愉懼色憚然以下憂色懼然以靜此情可以色鈞也 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周禮五聽一曰辭聽辭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色不直則赧三曰氣聽氣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耳不直則惑五曰目聽目不直則眊然 由是觀之夫人情必見於物 昔晉王好色驪姬乘色以壅之吳王好廣地太宰陳伐以壅之桓公好味易牙蒸子以壅之沉冥無端甚可畏也故知人主之好惡不可見於外所好惡見於外則臣妾乘其所好惡以行壅制焉故曰人君無見其意將為下餌此之謂也 能知此者可以納說於人主矣

長短經

詭信第二十三 議曰代有詭詐反為忠信者也抑亦通變適時所謂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者

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又曰信近於義言可覆也由是言之唯義所在不必信也 議曰微哉微哉天下之事也不有所發則無以興若忠於斯必不誠子位自然之理矣由是觀之則吾之所謂忠則彼之所謂詐然則忠之與詐將何所取定哉抑吾聞之夫臣主有大義上下有定分此百代不易之道也故欲行忠觀臣主之義定欲行信觀上下之分明苟分義不愆於躬雖為而不正可也 何以明之葉公問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楚子圍宋宋求救於晉晉侯使解楊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因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

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何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 考成也 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韓子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必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執其子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用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北人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人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 顏率欲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為偽也故不見率公仲好內率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

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議曰語稱惡訐以爲直者易曰君子以遏惡揚善君使顔率忠正則公仲之惡露故顔率訐僞則公仲之福齊伐燕得十城燕王使蘇秦說齊齊歸燕十城蘇秦還燕人或毀之曰蘇秦左右賣國反覆臣也將作亂燕王意疏之捨而不用蘇秦恐被罪見入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尺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禮之於庭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功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王之福也燕王亦曾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也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周之俗不自爲娶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弊而不售順而無敗則售而不弊者唯媒耳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耳訑音土和反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王可乎燕王曰可也蘇秦曰有此臣亦不事王矣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宿昔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于首陽之下有廉如此者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柱之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有信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卻齊之強兵哉韓子曰夫許由積牙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數人者皆見利不喜臨難不恐夫見利不喜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雖嚴形無以威之此謂不令之人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代將安用之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出營丘足下不窺於邊城之外昔鄭子産獻入陳之捷于晉晉人問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大焉晉人不能詰也且臣之有老母於東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行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以爲藥酒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佯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也臣之事適不幸而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後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之燕王曰善復厚遇之由此觀之故知譎即信也詭即忠也夫詭譎之行乃忠信之本焉

忠疑第二十四

夫毀譽是非不可定矣以漢高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知世之聽者多有所尤

多有尤節聽必悖矣（尤過）何以知其然耶呂氏春秋云人有亡鈇者意其隣之子視其行步顏色言語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者也竊掘其谷而得其鈇（谷坑也）他日復見其隣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也其隣子非變也已則變之變之者無他有所尤矣邾之故爲甲裳以帛（以帛綴甲）公息忌謂邾之君曰不若以組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爲甲裳多爲組也（傷毀）邾君不悅於是乎止無以組邾君有所尤也邾之故爲甲以組而便也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傷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以爲組亦何益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也（累辱也）聽言不可不察樓緩曰公父文伯仕於魯病而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弗隨之今死婦人爲自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不免於妬妻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盡啜之文侯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堵師贊曰其子且食之其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淮南子曰親母爲其子扢禿出血至耳見者以爲愛子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耳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豚所居高也窺面於盤水則圓於杯則隋（隋讀如橢）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圓有所隋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詎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是知天下是非無所定也世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是非者孰是孰非哉（孔子曰大忘家向國則以爲不懷其親實能愛居鄰公子隅方是起樂羊二人是也若私其親則曰利受令之日則忘其家臨事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則忘其身懷且嚴莊周是也故傳曰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審是非者則事情得也）故有忠而見疑者不可不察

用無用第二十五

古人有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然張一目之羅終不能得鳥矣鳥所以能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衆毛之助則飛不能遠矣以推之無用之爲用也大矣故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矣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削足而墊之至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昔陳平智有餘而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相懷則智者以有餘見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漢徵處士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他異李固朱穆以爲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器世

主禮之以得衆（孔子稱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燕昭尊郭隗以致劇辛齊桓禮九九之術以招英儁之類也）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也而惑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至於誚諺遠術賤斥國華不亦過乎

恩生怨第二十六

傳稱諺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是知凡怨者不怨於所疏必怨於親密何以明之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高子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爲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我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泣涕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晉使韓簡子視秦師云師少於我我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不報所以來也（觀秦怒而來則知爭恩必有至怨矣）杜鄴說王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謹夫戚而不見異親而不見殊（戚近也殊謂異於疏者也）孰能無怨此常棣角弓之所作也由此觀之故知怨也者親之也恩也者怨之所生不可不察

詭順第二十七

趙子曰夫雲雷世屯瞻烏未定當此時也在君爲君委質治人各爲其主用職耳故高祖賞季布之罪晉文嘉寺人之過雖前窮君莫之怨也可謂通於大體矣昔晉文公初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及反國郤呂畏偪將焚公宮而殺之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汝爲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也）公見之以難告得免呂郤之難（韓子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袪之罪桓公文君能容二子也後世之君明不能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子罕田常之劫知之則因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爲有桓文之德是臣其讎而時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爲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陳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惠王皆重之二人爭寵儀惡軫於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交也今楚不善於秦而善於軫軫爲楚厚爲秦薄也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之王乃召軫而問之軫曰臣願之楚臣出必故之楚且明臣爲楚與不也昔楚有兩妻者王聞之乎王曰弗聞軫曰楚有兩妻者人挑其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復挑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挑者曰爲汝娶少者乎長者乎挑者曰娶長者客曰長者罵汝少者復挑汝汝何故娶長者挑者曰居人之所則欲其挑我爲我之妻則欲其罵人今楚王明主昭陽賢相使軫爲臣常以國情

輸楚楚王將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臣何故之楚臣出必故之楚足以明臣爲楚與不也軫出儀入問王曰軫果欲之楚不王曰然儀曰軫不爲楚楚王何爲欲之王復以儀言謂軫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行道之人盡知之矣子胥忠於君而天下皆爭以爲臣曾參孝已愛於親而天下皆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必善婦也今軫若不忠於君楚亦何以爲臣乎忠且見弃軫不之楚將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厚待之惠王終相張儀軫遂奔楚張儀初惡陳軫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質而得復楚軫曰善因使人以梁儀之言聞於楚王楚王喜欲復之軫乃奔楚也韓信初爲齊王時蒯通說使三分天下信不聽後知僕畏惡其能乃與陳豨謀反事泄呂太后以計擒之方斬曰吾悔不聽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高祖自將伐陳豨於鉅鹿信稱病不從欲於中起信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詐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也高帝歸乃詔齊捕通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耶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今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紀而維絕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儁烏聚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走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求者甚衆故力不能耳又可盡烹耶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也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人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猶時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哉安平君曰敬聞命矣任之於王復田單得免九子之寵貂勃之力也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濟北王欲自殺齊人公孫玃俱碧反謂濟北王曰臣請試爲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玃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北東接強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又非有奇佐之士以待難也雖墜墜失言於吳非其正計也昔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嚮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招燕趙而摠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驅白徒之衆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行獨進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強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誠一吳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襟使有自悔不前之心悔不與吳西也非社稷之利

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菑川陳琳典袁紹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曰楚漢未分蒯通進策於韓信乾時之戰管仲肆力於子糾唯欲効計其主取福一時故跖之客可以刺由桀之狗可使吠堯也今明公必能進賢於忿後弃愚於愛前四方革面英豪宅心矣唯明公裁之太祖曰善厚待之由此觀之是

長八　十四

知晉侯殺里克漢祖戮丁公石勒誅棗嵩劉備薄許靜良有以也故范曄曰夫人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者未譬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槩也

難必第二十八

（夫忠孝親難君之有龍逢斬比干誅孝稱虧行之先孝己憂而曾參泣過好文之主賈誼被謫於長沙當用武之時李廣無封侯之爵又云意合異類生愛意不合至親交兵）

夫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于蜀其血三年而化爲碧凡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此難必者也何以言之（語曰羿關弧則越人之行自若弱子關弧則慈母入室閉戸故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也）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子兄弟君臣之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恃也何者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叟拘兄賢不過舜而象放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理亦從身始人何可恃乎漢時梁孝王藏匿羊勝公孫詭韓安國泣說梁孝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皇帝景帝也是梁孝王兄）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臨江王景帝太子也）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閒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劒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言過廢王臨江（景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害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說一耶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泣涕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悟又如太后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出羊勝等（景而帝梁孝王用羊勝公孫詭之計求爲漢太子恐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袁盎帝聞袁盎勝詭計遣使十輩舉國大索捕詭勝不得內史安國聞羊勝匿孝王所入見王說之王出羊勝詭勝自殺也）由是觀之安存其可必哉語曰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又曰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絕此言財色不可必也墨子曰雖有慈父不

長八　一五

變無益之子黄石公曰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此言臣子不可必也詩云自求伊祐有言哉有言哉

運命第二十九 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夫人之受生負異音味苦樂愚智等早壽夭無非三世業理使之然

夫天道性命聖人所稀言也雖有其旨難得而詳然校之古今錯綜其紀乘乎三勢亦可以仿佛其略何以言之荀悅云凡三光議曰三光日月星也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不其然乎文王問太公曰人主動作舉事有禍殃之應鬼神之福乎太公曰有之人主好重賦斂大宮室則人多病溫霜露殺五穀人主好畋獵不避時禁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人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大水傷人五穀不滋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文王曰誠哉今稱洪範咎徵則有堯湯水旱

卷八 十六

之災稱消災復異則有周宣雲漢寧莫我聽易稱積善餘慶則有顏冉短折之凶善惡之報類變萬端不可齊一故視聽者惑焉太史公曰書稱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余甚惑焉常試言之孔子曰死生有命又曰不得其死又曰幸而免者夫死生有命其正理也不得其死者未可以死而死也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也此皆性命三勢之理也昔虢太子死扁鵲治而生之扁鵲曰我非能生死人者我能治可生者耳然不遇扁鵲亦不生矣若夫膏肓之病雖醫和弗能治矣故曰死生有命其正理也不得其死者未可以死而死也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也此荀悅論性命三勢之理揚子法言云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或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曰德故爾如回之殘牛之賊焉得爾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也推此以及教化則亦如之人有不教化而自成

者有待教化而後成者有雖加教化而終不成者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至於中人則可上可下議曰傳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此可上可下者推此以及天道則亦如之災祥之應無所疑焉故堯湯水旱天數也議曰夫陰靜陽動天迴地游太一第周成百六之厄太歲數極為一元之災必然之符不可移也故傳曰美惡周必復又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言必定也故曰天數漢時公孫弘則不然以為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餘烈桀紂行惡受天之罰以為湯禍德以主天下因此觀之天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如公孫弘所言以為德感水旱非天數也一家之談非為正論洪範咎徵人事也議曰傳云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謂五事以應休咎故曰人事魯僖雩雨可救之應也周宣旱甚難變之勢也議曰孔子云祭如在言祭法在精誠也易曰感天以實不以文言上天不以偽動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古語曰十怯膳水擲壤不可以塞河金性勝木寸刃不可以殘林傳曰小惠未孚神弗福也此言善少不足以感和也今雩祭是同而感應異者或為仁甚少而求福甚多或徒設空文精誠不至故不同也顏冉之凶性命之本也議曰秦伯

卷八 十七

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後世一年晉滅欒氏由是觀之欒黶雖太虐以其父武子之德身受其福盈雖賢智以其父黶之汰虐遇於禍則禍福之興不在我之賢虐矣范曄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其子孫終陳掌失侯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於有德矣袁安寶氏之間乃精帝室引義推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鞫人於臧罪其仁心所畢乎猶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由是觀之夫陳平邴吉袁安之後衰興禍乃在先人之德又不在我之得失也虞南曰夫釋教有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惠與夫仁義禮智信亦何殊哉蓋以所譜為因其果為報人皆此六行皆多不全有一闕焉果亦隨滅是以聰明睿於見而惠於心道豈高於才而下於德羅褒富而無義原憲貧而有道其不同也如斯豈非善惡失此必自之由是言之夫行已不周則禍福不備故吉凶禍福不得齊也故世人有操行不軌而富壽者矣有積仁絜行而凶夭者矣今下士見夫見此乎之剖心以為忠貞不足為也聞盜跖之亡國以為仁義不足法也不亦過乎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異也兼三才而兩之言其同也故天人之道有同有異據其所以異而

責其所以同斯則惑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異則取弊矣遲速深淺變化錯乎其中是故參差難得而均也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故君子盡心焉盡力焉以邀命也義曰推步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理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背道而妄行則天不能吉故明以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若星墜木鳴天地之變陰之可也畏之非也唯人妖乃可畏矣何者政險失民田薉稼惡糴貴民饑道有死人夫是之謂人妖政令不明舉措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妖也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妖也三者錯亂無安國矣其說甚爾其災甚慘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學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害令以救施明賞罰以阻亂若此則亂者可使理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紂之所亂湯理之紂之所亂武王理之此世不諭而人不改上變正而人易亂則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發政也豈可謂有命哉昔者秦王問尉繚曰吾聞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以刑伐之以德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世之所謂刑德者天官時日陰陽向背者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今有城於此從其東西攻之不能取從其南北攻之不能取此四者豈不得順時乘利者哉然不能取者何也城高池深兵戰備具謀而守之也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天官之陣曰背水陣者爲絕軍向阪陣者爲廢軍武王之伐紂也背濟水向山之阪以萬二千擊紂之億有八萬斷紂頭懸之白旗紂豈不得天官之陣哉然而不勝者何也人事不得也黃帝曰先稽己智者謂之天子以是觀之人事而已矣按孫武墨翟尉繚之說言吉凶禍福在於人矣周公誡成王曰昔殷王中宗治人祗懼弗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年其在高宗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則逸惟耽樂之從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三四年嗚呼嗣王其監于茲史記陳世家曰陳舜後也周武王封之陳太史公云舜之德至矣禪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氏得政於齊卒爲建國百世不絕又南越傳云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人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嘗爲君王句踐一稱伯蓋禹之烈也又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之少子也幽王以爲司徒問於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爲高辛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周衰何國興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武王封叔虞於唐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必興矣按周公爲遷太史伯之說言興亡長短必係德矣此皆言其本而不語其詳嘗試論之曰命也者天之授也德也者命之本也皇帝雖陰騭下人定厥寔非徒興亡長短以德爲本若德損於素則命定於今世則今之定命皆素之德也明矣夫命之在德則吉凶禍福不由天也命定於今則賢聖鬼神不能移也故君子盡心焉盡力焉以邀命也此運命之至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之謂矣議曰夫吉凶由人興亡在德稱於前載其在德必矣今論者以堯舜無嗣以爲在命此謬矣何者夫佐命功臣必有興者若使傳子則功臣之德廢何以言之昔鄭桓公問太史伯曰周衰何國興對曰昔祝融爲高辛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若周衰也必興矣是以班固典引云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由此言之實在其無嗣哉又曰楚師居漢守睢水鄭其後秦人滅趙士爲齊君者當爲鄭聞夏之後非伊摯之苗裔能抗之乃此其效也對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問子韋子韋曰心者宋分野也禍當在君雖然可移於人據此言則君有禍人當受之若當厄會之時則生人塗炭雖伊顏尚何所施其力哉非子曰當堯舜天下無窮人非智得也當桀紂天下無通人非智失也時勢適然此之謂矣又曰故夫以者人向戮心葉安喪壽以味殺爲殖扶基報爲仁義自全行不舉天地設施其靈性稟五都雖於福舊禍經徒虛言耳據此命以我狄內被便由命此所謂不量於德者也何則昔秦繆公問戎人由余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理乎由余笑曰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理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殺至於滅宗皆此類也夫戎夷則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夫戎夷之德有如是者今晉之興也宗于周雖城之助而謂伯實沉之障處攝師尹無具暫之責而藩陰戎發之禍日有百暴衰多難之時將代知時誅滅樂以使事其傾危驗非止於戰伐也風俗淫僻並夫先時而晉任情而動皆不守中庸之過不務仁恩之思有逆于晏始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婁陰有降妻上下其得亂由逆非止於晏報也由是觀之晉家之世安危今見我狀亂事便以爲在命不在德是何言之過歟

大私第三十

管子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周書曰將欲取之必故與之何以徵其然耶黃石公曰得而勿有立而勿取爲者則己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人多務功鮮有讓者唯天子不與下爭功名百故曰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乎彼爲諸侯己爲天子天子不收功於萬物故能成其高王不與名於衆庶故能成其大也使城自保令士自取盡與敵城之財令自取之所謂使貪使愚者也

王者之道也尸子曰堯養無告禹愛辜人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懷遠也聖人於大私之中也爲無私湯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湯不私其身而私萬方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文王不私其親而私萬國先王非無私也所私者與人不同此知大私者也由是言之夫唯不私故能成其私不利而利利之大者矣

長八 二十 （一）

敗功第三十一

文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不失仁心者必見信故仁義者天下之尊爵也何以言之昔者楚王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沒請謚爲靈若厲大夫許諾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此因過以爲功者也魏將王昶陳秦兵敗大將軍以爲己過魏人感將軍引過皆悅思報之習鑿齒論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爲己過過銷而業昌可謂智矣夫忘其敗而下思其報雖欲勿康其可得乎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上下離心賢愚釋體是楚再敗而晉再剋也謬之甚矣夫人君苟統斯理行雖失而名揚兵雖挫而戰勝百敗猶可況再敗乎此因敗以爲功也故知智者之舉事也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自古然矣蕭曰白起爲秦坑趙降卒四十餘萬中侯爲秦而合從夫坑趙降卒非勝也乃敗秦之機商君詐魏公子卬使秦信不行於天下乃自敗之兆非霸業也樂毅救義以下齊城敗於即墨非敗也乃是吞天下之勢劉備偽解義之人日行十數里敗於長坂單身亡不懈乃霸王之始故知非霸者不能用以掌敗素而其價十倍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昏智第三十二

夫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符也智公即心平此出文子今士有神清智明而闇於成敗者非愚也以聲色勢利怒愛昏其智矣何以言之昔孔子攝魯相齊景公聞而懼曰孔子爲政魯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犁且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延之以重祿遺哀公以女樂哀公親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不聽必輕絕魯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繡之衣而舞康樂遺魯君魯君受齊女樂怠於事三日不聽政孔子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遂適衛此昏於聲色者也戎王使由余觀秦秦穆公以由余賢聖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人之害將奈何內史廖曰戎王處僻陋未嘗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閒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由余諫不聽繆公使人閒要由余由余遂降秦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曰昔者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而飽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也今主君之樽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由此言之昏智者非一塗矣太史公曰平原君

長八 二十一

翩翩濁代之佳公子也然觀大體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四十餘萬邯鄲幾亡此昏於利者也人物志曰夫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仁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厲者有剛有厲而不剛者若夫見可憐則流涕將分與則慳悋是有慈而不仁者覩危急則惻隱將赴救則畏患是有仁而不恤者處虛義則色厲顧利欲則內荏是有厲而不剛者然則慈而不仁則姦奪之也仁而不恤則懼奪之也厲而不剛則欲奪之也後漢班固傳評曰昔班固傷司馬遷之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固身亦自陷大戮班固附竇氏勢竇氏敗固坐之死洛陽獄中也可謂智及之而不能守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耶此昏於勢者義曰夫班固傷遷公論也自陷大戮扶私也夫心有私則智不能守矣尸子曰夫吳越之國以臣妾為殉中國聞而非之及怒則以親戚殉一言夫智在公則愛吳越之臣妾在私則忘其親戚非智損也怒奔之也此昏於怒者也好亦然矣語曰莫知其子之惡非智損也愛奔之也此昏於愛者也是故論貴賤辯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故范曄曰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以之斷義則厲誠能迴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則能恕而自鑒義曰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由此言之心苟有私則失其本性矣尸子曰鴻鵠在上彀弩以待之若發若否問一五曰不知也非一五難計欲鴻之心亂也是知情注於利則本心亂矣

卑政第三十三

劉廙云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於萬物之上也燭火至微至小而世不可乏者以其明之下能照日月之四蔽由是觀之政之貴卑也久矣是以先王設官分職而共治也

淮南子曰濟溺人以金玉不如尋常之纆韓子曰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肯故曰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也此言政貴卑以濟事者也何以言之韓非曰所謂知者微妙之言上知之所難也今為眾人法而以為上知之所難也則人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猒者不待粱肉而飽短褐不完者不須文繡而好以是言之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務也今所治之政人間之事夫婦之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所難論則其於人過遠矣是知微妙之言非人務也又曰世之所謂列士者離眾獨行取異於人為恬惔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為恬惔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夫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惔治人必以言論忠信言論忠信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惔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又曰察士而後能知之不可以為智全也夫人未盡察也賢者而後能行之不可以為法也故尹文子曰凡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不為故君子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同務而已故曰小人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辯所為者極於堅偽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眾夫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為戶說絕眾之勇不可與正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也故曰為善者使人不能得從為巧者使人不能得為此獨善獨巧者也未盡善巧之理故所貴聖人之理不貴其獨治者貴其能與眾共治也所貴工倕之巧者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眾共巧也文子曰夫先知遠見人材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於人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溢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傲世賤物不污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化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為國俗故國治可與愚守而軍旅可與怯同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也義曰據文子此言以為聖人不可用先知遠見博聞強志傲世賤物三事化天下百姓使官行此道用為風俗今但任其風土化以農稼軍陣由成於物而俯同於俗耳非貴於

獨能獨勇者也故聖人任道以通其險淮南子曰釋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離朱之明察箴末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理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此任道以通其險也立法以理其差文子曰農士商工鄉別州異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此立法以理其差之也使賢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遺此至理之術故叔孫通欲起禮漢高帝曰得無難乎對曰夫禮者因時世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由是言之夫理者不因時俗之務而貴奇異是餓者百日以待粱肉假人金王以救溺子之說矣義曰昔燒之□翁宋之墨翟能使木鳶自飛無益於用淳之張翁能使參輪自轉覩之馬鈞能使木人吹簫皆無益於用而無之則費功損力其害多矣莊子曰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成無所用其巧文子曰夫治國在仁義禮樂名法刑賞過此而往雖彌論天地纏絡萬品治道之外非聖人所論聖人措而不言也由是觀之事在於適時無貴於遠功有目矣

善亡第三十四義曰□有往善而反亡者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何以徵其然耶孟子云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也今為仁者猶以杯水救一車薪之火火不息則謂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又五穀種之美者苟為不熟不如稊稗夫仁亦在熟之而已矣成熟也尸子曰食所以為肥也一飯而問人曰奚若則皆笑之夫治天下大事也辟評令人皆以一飯而問人奚若者也義曰此善少不足以成名也惡亦如之何以明其然耶書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今弗順天厥罪惟均由是觀之夫罪未盈假令中有罪惡未滅也今人見惡即未滅以為惡不足傷是以亡滅者繼踵於世故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聖人之滅由是觀之故知善也者在積而已今人見徐偃亡國謂仁義不足恃也見承桑失統謂文德不足恃也承桑氏之君循德廢武以滅其國也是猶杯水救火一飯問肥之說惑亦甚矣

詭俗第三十五

夫事有□之而為失義有愛之而為害有惡於己而為美有利於身而損於國者何以言之劉梁曰昔楚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芋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溪殉之以二女此順之而失義者也義曰夫君正臣從謂之順今君失義而臣下從之非所謂順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穀陽獻酒子反以斃此愛之而害者也漢文帝幸慎夫人其在禁中常與后同席幸上林郎署長布席慎夫人與后同席袁盎引慎夫人坐上大聖袁盎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上下乃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耳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豕乎上乃說由是言之夫愛之為害有自來矣

臧武仲曰孟孫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藥石猶生我此惡之而為美者也孫卿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曰疢小病也美言疢也苦言藥也甘以疾也韓子曰為故人行私謂之不弃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弃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俗遁世謂之高慤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謂之得人不弃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人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慤者人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人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而人立之大敗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家國無危亂不可得

也由是觀之夫俗之好惡與事相詭唯明者能察之韓子曰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此之謂異利者也

息辯第三十六

議曰夫人行皆著於迹以本行而徵其迹則善惡無所隱矣夫辯者焉能逃其詐乎

中論曰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彼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故曰使吾所行之信如彼數物誰其疑之今不信吾之所行而怨人之不信己惑亦甚矣故知行有本事有迹審觀其體則無所竄情何謂行本孔子曰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太公曰人不盡力非吾人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宰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安萬乘之主簡練羣臣定其名實明其令罰非吾宰相止行本者也何謂事迹昔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而語之曰自夫子之守阿也譽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貧苦趙攻甄子不能救衛取薛陵子不能知是子常以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常譽之者齊國大理漢元帝時石顯專權京房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也將以爲賢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陛下視今爲治也亂也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所任用者誰歟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二君亦皆然耳臣恐後之視今如今之視前也此事迹者也由是言之夫立身從政皆有本矣理亂能否皆有迹矣若操其本行以事迹繩之譬如水之寒火之熱則善惡無所逃矣

量過第三十七

議曰揚雄書云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士大夫之行也遑遑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行也今奈何以士大夫之行而責僕哉此量過者也

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人矣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也何以言之太史公云昔管仲相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然孔子小之曰管仲之器小哉豈不以周道衰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議曰夔龍稷契王者佐也狐偃咎犯霸者佐也孔子稱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齊管仲有王佐之材矣夫有王佐之材而爲霸者之政非小器而何由是觀之孔子以管仲爲尊寵釋與之實而觀過也虞卿說魏王曰虞卿說楚春申君伐燕以定身封楚之伐燕路由於魏恐魏不聽虞卿乃爲春申君說魏君假道也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向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之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夫越趙魏而開兵於燕則豈楚之任哉由是觀之夫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孔子小之楚人不能伐燕虞卿反以爲強大天下無敵非詭議也各從其黨言之耳不可不察

勢運第三十八

至人無可轄何知其不由智力也 百六之運推遷改移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君子小人無賢不肖

夫天下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有禮讓焉此數事者未必其性也未必其行也皆勢運之耳何以言之文子曰夫人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物多則欲省求贍則爭止議曰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此有餘則讓者也漢書曰韓信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及在漢中蕭何言於高祖曰韓信者國士無雙此不足則爭者也故傅子曰夫救夫叔以事而濟其躁又毋倚於前妻子餓於後能守志不爭者鮮矣淮南子曰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爭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者有所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刑不能禁也慎子曰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關龍逢王子比干不與焉而謂之皆亂其亂者衆也堯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均不與焉而謂之皆治其治者衆也故莊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智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智失也時勢適然新語曰近河之地濕近山之木長者以類相及也四瀆東流則百川無西行者小象大而少從多也是知世之君子未必君子議曰臣聞云循禮蓋讓則人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尚義高節則人興行寬柔惠和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由是言之夫世之君子乃由上之所化矣世之小人未必小人議曰尚書云殷罔弗小人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罔獲此言殷之季世卿士君子爲非法無得其中皆從上化耳故知世之小人未必小人世之禮讓未必禮讓議曰左傳云范宣子好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由此言之夫欒黶之讓勢運之耳故知世之禮讓未必禮讓也夫勢運者不可不察議曰政論云雖有素富貴情者不能百一不可爲天下通變故知君子小人本無定質盡隨勢運矣

傲禮第三十九

左傳曰無傲禮曲禮曰無不敬然古人以傲爲禮其故何也欲彰於人德者耳何以言之昔侯嬴爲大梁夷門監魏公子聞之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引公子過市及至家以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衆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初公子迎侯生侯生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侯生下見其客朱亥與之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市人皆觀從騎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也張釋之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韈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廷尉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汲黯常與大將軍抗禮或說黯曰自天子常欲羣臣下大將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之愈賢黯也由是觀之以傲爲禮可以重人矣議曰老子云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此言忠臣孝子因不和昏亂乃見其節向使侯生不傲則市人不知公子能下士也使王生不屈則三公不知廷尉能折節也故曰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信矣夫

定名第四十

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辯言不暢

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識鑒不顯原其所以
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辯
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故稱之曰道德
仁義禮智信夫道者人之所蹈也居知所爲行知所
之事知所秉動知所止謂之道（又曰道者萬人之所蹈使萬物不失其所由也）德
者人之所得也使人各得其所欲謂之德仁者愛也
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又曰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義
者宜也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又曰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建功立事也）禮
者履也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又曰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君之序也又曰立善防惡謂之禮也）智者人之所知也以定乎得失是非
之情謂之智信者人之所承也發號施令以一人心謂
之信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又曰握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說苑曰從命利君謂之順（又曰君正臣從謂之順也）從命病君謂之諛（又曰應言而不言謂之隱應諫而不諫謂之諛又曰君僻臣從謂之逆也）逆
命利君謂之忠（又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荀卿曰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逆命病君謂之亂（又曰賞無功罰之亂）君有過失將
危國家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用
則可不用則死謂之諍能率羣下以諫於君解國之
大患除國之大害謂之輔抗君之命反君之事安國
之危除主之辱謂之弼（故諫諍輔弼者可謂社稷之臣明君之所貴也）莊子曰莫
之顧而進謂之佞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
言謂之諛好言人惡謂之讒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

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古語
曰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以賢代賢謂之
奪以不肖代賢謂之伐緩令急誅謂之暴取善自與
謂之盜罪不知信謂之虐敬不中禮謂之野禁而不
止謂之逆（又曰恭不中禮謂之逆又曰令而不行謂之障）禁非立是謂之法知善不
行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惑太公曰收天下珠玉美女
金銀綵帛謂之殘收暴虐之吏殺無罪之人非以法
度謂之賊（莊子曰析交離親謂之賊荀卿曰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國之賊也）賢
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至謂之塞色取人而實違之
謂之虛不以誠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誠事己謂之愚
分於道謂之性（分謂始得爲人）形於一謂之命（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凡
人函五常之性而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氣
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
或曰樂與音同乎對曰昔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
而聽古樂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
之如彼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曰今君之所問者樂也
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
何如子夏曰夫古樂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者德而
五穀昌疾疫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
爲父子君臣以爲之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
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
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

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溺音乎鄭音好濫淫志也宋音燕安溺志也衛音趨數煩志也齊音傲辟驕志也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此音樂之異也蕭生曰古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冝於時者而以保入殺北方人聲後功成作樂其德也故國風淫俗在於管絃樂書曰知音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正而理道備矣此又音聲之異也或曰音與樂既聞命矣敢問儀與禮同乎對曰昔趙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於子太叔太叔曰是儀也非禮也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也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也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也天地之經民實則天之明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氣爲五味酸鹹辛甘苦也發爲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於是作分別也章爲五聲宮商角徵羽也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聲色過則傷性是故爲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也人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也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爲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也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故人能曲直以從禮者謂之成人或曰然則何謂爲儀對曰養國子教之六儀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儼恪矜莊朝廷之容濟濟蹌蹌喪紀之容纍纍顛顛纍音力追反顛音田憂思之貌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詻音額教令之貌也車馬之容騑騑翼翼此禮儀之異也夫定名之弊在於鉤鈲析辭鈲音普覓反苟無其弊則定名之妙也論曰班固九流其九曰雜家兼儒墨合名法傅子九品其九曰雜才以長諷議由是觀之雜說之益有自來矣故著此篇蓋立理叙事以示將來君子矣

長短經卷第八

杭州淨戒院新印

長短經卷第九　兵權

出軍　練士　結營　道德
禁令　教戰　天時　地形
水火　五間　將體　料敵
勢略　攻心　伐交　挌刑
蛇勢　先勝　圍師　變通
利害　奇正　掩發　還師

孫子曰詩云允文允武書稱乃武乃文孔子曰君子有文事必有武備傳曰天生五才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黃帝與蚩尤戰顓頊與共工爭堯伐驩兜舜伐有苗啓伐有扈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漢高有京索之戰光武興昆陽之師魏動官渡之軍晉舉平吳之役故呂氏春秋曰聖王有仁義之兵而無偃兵淮南子曰以廢不義而授有德者也是知取威定霸何莫由斯自古兵書殆將千計若不知合變雖多亦奚以為故曰少則得多則惑所以舉體要而作兵權

出軍第一

夫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兵戰之場立尸之所帝王不得已而用之矣（凡天有白雲如匹布經丑未者天下多兵赤者尤甚或有雲如匹布竟天或有雲如胡人行列陣皆天下多兵或壬子日四望無雲獨見赤雲如旌旗天下兵起若遍四方者天下盡兵或四望無雲獨見黑雲極天者天下兵起三日內有雨災解或有赤雲赫然者所見之地兵大起凡有白雲如仙人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而復興當有千里兵或有如人持刀楯此暴兵氣也或有白氣廣六丈東西竟天者亦兵起也青者有大喪也）故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兵應兵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忿兵者敗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貪兵者破恃國之大矜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謂之驕兵驕兵者滅（夫禁暴救亂曰義兵可以禮服恃衆以伐曰強兵可以謙服因怒興師曰剛兵可以辭服棄禮貪利曰暴兵可以詐服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兵可以權服）是知聖人之用兵也非好樂之將以誅暴討亂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螢火臨不測之淵而欲墮之其克之必也所以必優遊恬泊者何重傷人物故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不以德來然後命將出師矣夫將者國之輔也人之司命也故曰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將既知兵主既擇將天子居正殿而召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煩將軍應之乃使太史卜齋擇日授以斧鉞君入太廟西面而立將軍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乃復操柄授與刃曰從是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既受命拜而報曰臣聞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還請乃辭而行鑿凶門而出故司馬法曰進退唯時無曰寡人孫子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古語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漢書曰唯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

故知合軍聚衆任於閫外受推轂之寄當秉旌之重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乃可成大業矣故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之謂也

練士第二

夫王者師必簡練英雄知士高下因能授職各取所長為其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然後萬事畢矣腹心一人（主關氛應卒揆天消變總攬計謀保國全命者也）謀士五人（主圖安危豫慮未然論才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者也）天文三人（主占星曆候風氣理時日考符驗効災異知天心去就者也）地形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遠近險易水旱山阻不失地理者也）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者也）通糧四人（主度飲食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食者也）奮威四人（主擇材士論兵馬風馳電掣不知所由奇兵者也）鼓旗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符節號令偃旗往來出入若神者也）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四將守禦者也）通材三人（主拾遺補過集會新觀周旋兼會應偶賓客議論談語消患解結者也）權士三人（主奇譎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也）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偽日列于前也）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冒難攻銳令三軍勇猛之也）羽翼四人（主震名譽遠近動移四境以弱敵心者也）遊士八人（主伺微祥候開闔視敵人意謀者也）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託鬼神以惑衆心）法算二人（主計會三軍營壁領理萬物也）方士二人（主百藥以全傷病也）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暴強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陣之士）有學於奇正長劍璅弧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銳騎之士）有破格舒鉤強梁多力能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故王臣失勢欲復見其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鬪之士）有死罪之人昆弟為其將報讎者聚為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將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故贅壻人虜欲昭迹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辯言巧辭善毀譽者聚為一卒（名曰間諜飛言弱敵之士）有故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材伎過人能負重行數百里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夫卒強將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兵無選鋒曰北必然之數矣故曰兵衆孰強士卒孰練知之者勝不知之者不勝不可忽也

結營第三

太公曰凡軍征戰安營置陣以六為法（六者謂六百步亦可六十步量人地之宜置表十二辰也）將軍自居九天之上（青龍亦為九天若行止須宿居玉帳下九月建前三辰為玉帳假令正月巳地是也）竟一旬復徙開牙門常背建向破（不向太歲太陰）不欲死水不居死地不居地柱不居地獄無休天竈無當龍首（死水者不流水也死地者丘墓之間地柱者下中之高地獄者高中之下天竈者谷口也龍首者山端也）故曰凡結營安陣將軍居青龍軍鼓居逢星士卒居明堂伏兵於太陰軍門居天門小將居地戶斬斷居天獄治罪居天庭軍糧居天牢軍器居天藏此謂法天結營物莫能害者也（假令甲子旬中子為青龍丑為逢星寅為明堂卯為太陰辰為天門巳為地戶午為天獄未為天庭申為天牢酉為天藏甲戌旬中戌為青龍亥為逢星子為明堂丑為太陰寅為天門卯為地戶辰為天獄巳為天庭午為天牢未為天藏甲申旬中申為青龍酉為逢星戌為明堂亥為太陰子為天門丑為地戶寅為天獄卯為天庭辰為天牢巳為天藏甲午旬中午為青龍未為逢星申為明堂酉為太陰戌為天門亥為地戶子為天獄丑為天庭寅為天牢卯為天藏甲辰旬中辰為青龍巳為逢星午為明堂未為太陰申為天門酉為地戶戌為天獄亥為天庭子為天牢丑為天藏甲寅旬中寅為青龍卯為逢星辰為明堂巳為太陰午為天門未為地戶申為天獄酉為天庭戌為天牢亥為天藏）

道德第四

夫兵不可出者三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出戰故孫子曰一曰道道者令人與上同意者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人不畏危危疑也言主上素有仁施於下則士能致前赴敵與之同死於蹈危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沉竈生蛙而民無叛疑也黃石公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冬不服裘夏不操扇是謂禮將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接之以禮勵之以辭勵士以見危授命之辭也則士死之是以含蓼問疾越王霸於諸侯吮疽恤士吳起凌於敵國陽門慟哭勝三晉之兵單醪投河感一軍之士勇者爲之鬭智者爲之憂視死若歸計不旋踵者以其恩養素畜策謀和同也故曰畜恩不倦以一取萬語曰積恩不已天下可使此道德之略也

禁令第五

孫子曰卒未專親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專親而罰不行則不可用矣故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理譬若驕子不可用也經曰兵以賞爲表以罰爲裏又曰令之以文文恩也齊之以武武法也是謂必取故武侯之軍禁有七孫子曰無法之賞無政之令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作賞此蓋圖急之時不可拘以常制其敵國里救闕旋中野幾要舞自不得不預令矣一曰輕二曰慢三曰盜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亂七曰誤此治軍之禁也若期會不到聞鼓不行乘寬自留迴避務止初近而後遠喚名而不應軍甲不具兵器不備此謂輕軍有此者斬之受令不傳傳之不審以惑吏士金鼓不聞旌旗不覩此謂慢軍有此者斬之食不廩糧軍不部兵賦賜不均阿私所親取非其物借貸不還奪人頭首以獲功名此謂盜軍有此者斬之若變易姓名衣服不鮮金鼓不具兵刃不磨器仗不堅矢不著羽弓弩無弦主者吏士法令不從此謂欺軍有此者斬之聞鼓不行叩金不止按旗不伏舉旗不起指麾不隨避前在後縱發亂行折兵弩之勢卻退不鬭或左或右扶傷舉死因託歸還此謂背軍有此者斬之出軍行將士卒爭先紛紛擾擾軍騎相連咽塞道路後不得前呼喚喧譁無所聽聞失行亂次兵刃中傷長將不理上下縱橫此謂亂軍有此者斬之屯營所止問其鄉里親近相隨共食相保呼召不得越入他位干誤次第不可呵止度營出入不由門戶不自啓白姦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飲食阿私所受大言驚語疑惑吏士此謂誤軍有此者斬之斬斷之後萬事乃理所以鄉人盜笠呂蒙先涕而後斬馬逸犯麥曹公割髮而自刑故太公曰刑上極賞下通孫子曰法令孰行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此之謂也

教戰第六

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故知卒不服習起居不精

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百不當一此棄之者也故領三軍教之戰者必有金鼓約令所以整齊士卒也教令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故教使一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漸至三軍之衆大戰之法爲其校陣各有其道左校青龍右校白虎前校朱雀後校玄武中校軒轅大將之所處左鋒右戟前楯後弩中央鼓旗興動俱起聞鼓則進聞金則止隨其指麾五陣乃理夫五陣之法鼓旗爲主一鼓舉青旗則爲曲陣二鼓舉赤旗則爲銳陣三鼓舉黃旗則爲員陣四鼓舉白旗則爲方陣五鼓舉黑旗則爲直陣曲陣者木也銳陣者火也員陣者土也方陣者金也直陣者水也此五行之陣展轉相生以爲勝負凡結五陣之法五五相保五人爲一長五長爲一師五師爲一帥五帥爲一校五校爲一火五火爲一幢五幢爲一軍則軍備矣夫兵之便務知節度知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糧牧智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五五相保一鼓正立二鼓起食三鼓嚴辦四鼓就行聞鼓令麾後舉旗出兵隨幡所至故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部曲爲分什伍爲數鬬衆如鬬少形名是也旌旗曰形金鼓曰名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爲旌旗夫金鼓旌旗所以一人耳目也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耳目是知鼓鞞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章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罰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勝必敗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此用衆之法也卒服習矣器用利矣將軍乃秉旌麾衆而誓之有虞氏誡於國夏后氏誓於軍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所誓不同各從用誓之曰嗚呼薄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某國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俾我有衆恭行天罰用命者賞不用命違搖者誅不遷列死生當貴在此一舉吼爾庶士各免乃心也於是氣勵青雲雖赴蹈湯火可也此教戰之法也

天時第七

孫子曰二曰天時天時者陰陽寒暑時節制也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吾人太公曰天文三人主占風氣知天心去就故經曰能知三生臨刃勿驚從孫擊虛一女當五丈夫故行軍必背太陰向太陽察五緯之光芒觀二曜之薄蝕必當以太白爲主辰星爲候合宿有必鬬之期搭出明不戰之勢避以日耗背以月刑以王擊囚以生擊死是知用天之道順天行誅非一日也若細雨沐軍臨機必有捷迴風相觸道還而無功雲類群羊必走之道氣如驚鹿必敗之勢黑雲出壘赤氣臨軍六窮起風三刑生霧此皆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若煙非煙此慶雲也若星非星此歸邪也若霧非霧是泣軍也若雷非雷此天鼓也慶雲開有德歸邪有降人泣軍多殺將天鼓多敗軍是知風雲之占歲月之候其來久矣故古者初立將始出門首建牙之時必觀風氣之氣諸葉立武事征代四方興兵動衆恩大風雷雨陰不見日辰午酉亥自刑之日夫牙旗者將軍之精凡竪牙旗必以剛日剛日者謂上起下也於立牙門禱之曰兩儀有正四海有王寶命在天世德弥光蠢尔凶狄敢謀亂常天子命我秉鉞專征爰整其旅討茲不庭夫天道助順神祇害凶使凶醜時殲方隅聿清兵不血刃凱歸上奏神器增輝永觀厥成實正直之賴凡乃神之靈急急如律令凡氣初出如亂上氣勃勃上昇氣積爲雲霧霧爲陰陰氣結爲虹蜺暈珥之屬凡氣不積不結散漫一方不能爲災必和雜殺氣森森然疾起乃可論占常以平旦下晡日出沒時候之期內有風雨災不成也若風不旁勢旌旗暈暈順風而揚舉

或向敵終日軍行有功勝候也凡軍上氣如山堤上林木不可與戰在吾軍大勝或如火光亦大勝或敵上白氣粉拂如樓緣以赤氣者兵勁不可擊在吾軍必大勝或敵上氣黃白厚潤而重者勿與戰或有雲廣如三匹帛前後大軍行好逆望軍上雲如鬬雞赤白相隨在氣中得天助不可擊兩軍相當上有氣如蛇舉頭向敵者戰必勝凡軍營上有五色氣上與天連此應天之軍不可擊有赤黃氣干天亦不可攻或有雲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如日暈狀有光者所見之地大勝不可攻敵上氣如黑牛其軍不可攻此皆勝氣也若逆風來應氣旁勃牙杠折陰不見白旌旛激揚敗候也若雲氣從敵所來終日不止軍不可出出則不利若風氣偃來如山在衆偃在無擊也凡敵上氣色如馬所如灰如灰龍似蓋皆敗散也敵軍氣如壞山陸軍上者軍必敗或軍上氣昏發遠夜聚人則軍事散亂或軍上氣半不一狀一散再聚再散在東發白氣者災深敵軍上氣五色雜亂東西南北不定者其軍欲敗或軍上有赤氣炎降天將其兵亂或軍上有黑氣如牛馬形從氣霧中下漸入軍名曰天狗下食血敗軍也或有雲氣蓋者滲蘇書真者權故可救熟悉吉凶皆敗候也若下輕其將妖怪並作衆口相惑當脩德審令繕礪鋒甲勤誠誓士以避天怒然後復擇吉日祭牙旗具太牢之饌震鼓鐸之音誠心啓請以備天問觀其祥應以占吉凶若人馬喜躍旌旗皆前指高陵金鐸之聲揚以清鞞鼓之音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持以安於衆心乃可用矣雖云任賢使能則不占而事利令明法審則不筮而計成封功賞勞則不禱而福從共苦同甘則犯逆而功就然而臨機制用有五助焉一曰助謀二曰助勢三曰助怯四曰助疑五曰助地此五者助勝之術故曰知地知天勝乃可全不可不審察也

地形第八

孫子曰一曰地利地利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故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故用兵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九地之名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戰其境內之地士卒意不專有潰散之心也故經曰散地吾將一其志也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入人之地未深士卒意尚未專而輕走也故經曰輕地吾將使之屬也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可以少勝衆弱勝彊謂山水阨口有險固之利兩敵所爭故經曰爭地吾將趨其後也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爲交地道上相交錯平地有數道往來交通無可絕也故經曰交地吾將謹其守也諸侯之地三屬我與敵相對而旁有他國也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先至其地可交結諸侯之衆爲助也故經曰衢地吾將固其結也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遠去己城郭深入敵地心專意一謂之重地也故經曰重地吾將繼其食也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圮毀之地也故經曰圮地吾將進其塗也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衆者爲圍地所從入阨險歸道遠也持久則糧乏故敵可以少擊吾衆者爲圍地故經曰圍地吾將塞其闕也疾戰則存不疾則亡者爲死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礙又糧乏絕故爲死地在死地者當及士卒尚飽強志殊死故可以俱死故經曰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也是故散地無戰士卒顧家不可以戰輕地則無止入敵地淺士卒意尚未堅不可以止也爭地則無攻三道攻當先至利地也先得其地者不可攻也交地則無絕相及屬也交地者俱可進退不以兵絕之衢地則合交結諸侯也當結交於諸侯重地則掠蓄積糧食也入深士卒堅固則可掠取財物圮地則行不可止也圍地則謀發奇謀也謀奇謀可以免難死地則戰殊死戰也又曰無慮是謂用車不明乃隨圍阨之地設士大夫之憂也官將之罪也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力身當膏野草爲虫獸食妻子無所求寃則身蒙賞保存焉不可免哉名也又有六地有通有挂有支有隘有險有遠地六名也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謂俱在平陵往來通利也居通地先處其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寧致於人無致於人已先據高地分爲屯守於歸來之路使敵絕己

根道也可以往難以反曰挂（挂相挂牽也）挂形曰敵無備出而勝之敵有備出而不勝難以反不利（敵無備而出攻之勝可知有備不得勝之則難還反也）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支形曰敵雖利我我無出引而去也令敵半出而擊之利（利我也佯背我去悉出逸待其引而擊之可敗也）隘形曰我先居之必盈之而待敵（盈滿也以兵陣滿隘形名欲敵不得進退）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也不盈而從之（隘形者兩山之間通谷也敵勢不撓我也居之必前齊隘口陣而守之以奇也敵即先居此隘齊口陣勿從也即半隘陣者從而與敵共此利也）險形曰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居高陽之地以待敵人敵人從北下陰來擊之之勝也）若敵先居則引而去之勿從也（此險先不可至於人也）夫遠形鈞勢難以挑戰而不利（挑近敵也遠形去國遠也鈞等勢鈞使利先挑之戰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皆將之至任不可不察故曰深草

蓊翳者所以遁逃也深谷阻險者所以止禦車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衆少可以夜擊敵也）沛澤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浸也音子廉反）山林石徑經川丘阜（徑陌常流之川）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車騎二不當一丘陵漫衍相屬（漫衍寬延也屬猶接也音之欲反）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原相遠（遠離也）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短兵十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蕭蒿也）草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鋋之地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弓弩三不當一故曰地形者兵之助又曰用兵之道地利爲寶趙奢趨山秦師所以覆敗韓

信背水漢兵由其克勝此用地利之略也

水火第九

經曰以水佐攻者強以火佐攻者明是知水火者兵之助也故火攻有五一曰火人（敵營近草因風燒之）二曰火積（燒其積蓄）三曰火輜（燒其輜重）四曰火庫（當使間人之敵營燒其兵庫）五曰火墜（墜墮也以火墮敵人營中也）（墜之法以鐵罌盛火著箭頭強弩射敵之營中燒輜積也）行火必有因（因姦人也）煙火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宿在箕壁參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蕭廣世論古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也居翼太一中有飛鳥十精如風雨期五子元運立春營其時可用火故曰以火佐攻者明何以言之昔楊琁與桂陽賊相會琁以夜作大排囊以石灰內囊中置車上作大排繫馬尾置上風鼓排囊吹灰賊眯目因燒馬尾奔突賊陣衆賊奔潰琁以此用火之勢也殷浩北伐長史江逌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腳皆繫火一時驚散群雞飛集秦營營燒營逃走此用火之勢李靖注大澤草中處從上風縱火陵從下風擊火以此大解大勢也吾聞敵燒門[illegible]火[illegible]門[illegible]更相蕭助大使大勢不減亦解大之注也）太公曰強弩長兵所以踰水戰孫子曰水可以絕謂灌城也又曰絕水必遠水（引敵使遠也）客絕水而來迎之於水內令敵半渡而擊之利欲戰無附於水而迎客也謂處水上之軍故曰以水佐攻者強何以言之昔韓信定臨淄走齊王田廣楚使龍且來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合戰（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不戰而降之吾何功遂戰敗吾聞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易勝者也故善者之勝也無知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武不武者其所錯勝勝已敗者也龍且不用客之計欲求赫赫之功昧矣）夾濰（音唯）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

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太半不得渡即急擊之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此反半渡之勢吾聞兵法絶水必遠水令敵半渡而擊之利韓信半渡軍佯入害地令龍且擊之然後決壅水此所謂雖於利而害可伸雖於害而患可解也皆反兵而用兵法微妙微妙盧綰佐彭越攻下梁地十餘城項羽聞之謂其大司馬曹咎曰謹守城皋即漢挑戰慎勿與戰漢果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孫子曰廉潔可辱也大司馬怒渡汜水音凡卒半渡漢擊大破之此欲戰無附於水勢也故知水火之變可以制勝其來久矣春人毒涇上流晉軍多死荆王燒楚積聚項氏以擒曹公決泗於下邳呂布就戮黃蓋火攻於赤壁魏祖奔衄此將之至任蓋軍中尤急者矣不可不察

五間第十三

周禮曰巡國傳諜者反間也呂望云間構飛言聚爲一卒是知用間之道非一日也凡有白氣群行如細絲陣來者爲他國人來欲圖人不可急伺其所往隨而擊之可得也或有黑氣臨我軍上如車輪行敵人謀來人潛入其軍亂我國臣有黑氣出行中含五色臨我軍上敵必謀我當急防之而戮我將敵有黑氣如幢出於營中上黑下黃敵欲來求戰無誠實言信相反九日內必覺備之吉或日月陰沉無光不雨或十日晝夜不見日月名曰蒙臣謀主故曰久陰不雨臣謀王也故間有五間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生間有死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者也言敵鄉邑之人知敵表裏虛實可使伺候者所察通詳故言因之用賞祿爲先也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因其在官失職者若刑戮之子孫與受罰之家也因其有隙就而用之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者也曹公曰敵使間來視我我知之因厚賂重許反使爲我間故曰反間蕭世誠曰言敵使人來候我我佯不知而示以虛事前却期會使歸相語故曰反間也生間者反報者也擇己有賢才智謀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所爲已知其實還報故曰生間也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待於敵間者也作誑詐之事於外佯漏泄之使吾間知之吾間至敵中爲敵所得必以誑事輸敵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也間則死矣又一云敵間來有告我誑事而將佯然皆非吾所聞也一間皆不能知如此間者所以敵人及己軍士有重罪繫者故爲免相勸勿泄佯不然皆非吾所聞之因緩之使亡亡必歸敵以所聞告之敵必信焉往必不歸故曰死間者也昔漢西域都護班超初爲將兵長史悉發諸國步騎二萬五千擊莎車莎車求救龜兹龜兹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助之超召部曲及于闐疏勒王議曰兵少不敵計莫如各解散去于闐從此東長史亦從此西歸夜半聞鼓聲便發衆皆以爲然乃陰緩擒得生口生口歸以超言告龜兹龜兹聞之喜使左將軍將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遮于闐王人定後超密令諸司馬勒兵勵士至雞鳴馳赴莎車營掩覆元胡皆驚走斬首五千級莎車遂降又耿弇討張步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昔劉備東下與孫權交戰魏文帝聞備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後七日破備書到此皆數十營先不散相救又一軍崩則衆心搖因以走荊王也步非計也故其宜也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懼遂空壁亡去孫子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敵聞祝阿之潰令其衆奔鍾城以震懼之亦奪氣奪心計也劉寔夫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

閒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治攻具
後三日當悉攻巨里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
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
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吾所求也即分三千人
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坂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陣斬
邑或問孫子曰敵衆而整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又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弇揚言攻巨里也亦奪其所愛令自致之
計也此用因閒之勢也晉時益州牧羅尚遣隗伯攻李
雄於郫城迭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
使譎羅尚欲爲內應以火爲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
隗伯等率領從泰李雄先使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
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皆爭緣梯泰又以縋
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
尚軍此用內閒之勢也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
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期思曰
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
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襲胡取之[illegible]
酈生說齊王田橫橫罷兵與酈生縱酒漢將韓信因齊無備襲齊破之田橫烹酈生偶以韓信爲閒唐李靖伐匈奴以唐儉先和親而已以兵乘其不備破之此靖以唐儉爲死閒者也此用死閒之勢也陳平以金縱
反閒於楚軍閒范曾楚王疑之此用反閒者也事具霸紀
故知三軍之親莫親於閒賞莫厚於閒事莫密於
閒非聖智莫能用閒非密微莫能得閒之實此三軍
之要唯賢將之所留意也

萬機論

將體第十一

雖有百萬之師臨時吞敵在將也吳子曰凡
人之論將恒觀之於勇勇之於將乃萬分之一耳故六
韜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爲動孫子曰
將者勇智仁信必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
愛人信則不欺人必則無二心此所謂五才者也三軍
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謂之氣機道峽
路險名山大塞十人所守千人不過是謂地機善行
閒諜分散其衆使君臣相怨是謂事機車堅舟利
士馬閑習是謂力機此所謂四機者也夫將可樂而不
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將憂則內疑將有憂色則內外相疑故曰不相信也
謀疑則敵國奮多疑則計亂亂則令敵國奮威以此征伐則可致亂故將
能清能靜廉財曰清不擾曰靜老子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也能平能整能受諫
能聽訟能納人受賢於群英之中若越納蠡者納賓威之類也能採善言能知
國俗能圖山川能裁阨難舍險阨皆遠明之能制軍權危者
安之懼者懽之叛者還之將有不合去者然竟還之若蕭何追韓信冤者原之
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士卒皆卑賤者貴之昔吳起下與士卒同衣食是也強者抑之敵
者殘之軍中有賊而辭音者亂上下之禮者殺之貪者豐之聽其貪以豐其心所以使貪欲者使
之臨敵將戰有欲立功名有欲利敵人者皆許而使之所謂使勇使貪畏者隱之士卒有所畏懼者隱蔽於後勿使爲軍鋒軍致由錄往
謀者近之讒者覆之有讒聞者覆信之毀者復之有職官有毀者則修而復之
反者廢之橫者挫之服者活之首服罪者活之降者說之
獲城者割之賞功臣也獲地者裂之賜功榮者獲國者守之

得其國必封賞以安之昔吳伐越得而不守所以終敗也獲阨塞之獲難也之獲財散之

敵動伺之敵強下之敵陣強則下之勿與戰左青師伐鬻鼓之書敵不動二鼓敵虜下之敵凌

假之敵之敵勢大我而來宜持重以待之勿與戰楚袁漢求戰一丈漢祖知弱不許之是也敵暴安之敵人爲暴

虐之行則安之勸之所以懸我衆也昔燕伐齊田單不下燕師擄齊人家墓田單安勸之敵勢義之敵爲勢亂之事則隨有長

以行之敵動我義以討之敵睦攜之順舉挫之舉順以挫逆也因勢破之放言

過之放過惡言以誣敵人以卷己衆也四綱羅之此爲將之道也故將拒諫

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賞罰不明

善惡無異則有功之臣皆解倦也將專己則下歸咎專己自任不與下謀皆歸罪於將而責之將自

臧則下少功臧善也將自伐勳自用者故曰少功也將受讒則下有離心將

貪財則姦不禁上貪則下盜也將內顧則士卒淫內顧妻妾也將有

一則衆不服有二則軍無試試法也有三則軍乖背有

四則禍及國軍誌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將衆如一將也攻敵

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閉士衆一則群心結士衆一也攻敵疾

則詐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

無勢以外闚內則禍不制寢見也謀泄則外見己情之虛實其禍不可制也財入營

則衆姦會凡爲軍使外人以財貨入營內則姦謀來集其中也將有此三者軍必敗將

無慮則謀士去將無防慮不能從謀故去之將無勇則吏士恐將怯則下無所

恃故恐也將遷怒則軍士懼慮也謀也將之所重勇也怒

也將之所用意故曰必死可殺也必生可慮也忿速

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人可煩也此五者將軍之過

用兵之災故凡戰之要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

權則不勞而功興也其將愚而信人可謀而詐貪而

忽名可貨而賂輕變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

可離而間將怠士懈可潛而襲智而心緩者可迫也

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誘也貪而喜利

者可襲也可遺也仁而不忍於人者可勞也智而心緩

者可窘也信而喜信於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

者可侮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心喜用於人者可

使人欺也此皆用兵之要爲將之略也

料敵第十二

夫兩國治戎交和而合不以冥冥決事必先探於敵

情故孫子曰勝兵先勝而後戰又曰策之而知得失

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因形而作勝於衆用兵之要

也若欲先知敵將當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當之觀

敵之來一起一坐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

佯爲不知如此者將必有智勿與輕戰凡敵上氣黃白潤澤者將有威德或軍上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或敵上氣如黑中赤在前者將精將皆不可輕少凡氣上與天連軍中將賢良凡有氣如龍如虎在殺中或如火煙之形或如火光之狀或如山林或如塵埃頭大而卑或前氣如門上樓或如自動津皆猛將之氣也若其衆讙

譁亂其卒自止自行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

及見利恐不得如此者將必無謀雖衆可獲凡敵氣亂而上疎敵者將怯弱前大後小將性不明也故曰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敵遠

而挑人者欲人之進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

者疑也凡草中多障蔽者必遠去恐吾追多作障蔽使吾疑其間有伏兵也及鳥起者伏也凡軍上氣障圍長赤氣在其中或有氣如赤將在黑雲中皆有伏兵或兩軍相當有赤氣在軍前後左右者有伏兵隨氣所在防之或有

雲蛇蚖蟒蟠此以車騎為伏兵或有雲如布席之狀此以步卒為伏兵或有雲如山岳存外為伏兵不可不審察也禽駭者覆也塵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薪來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少塵少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嚴備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粟馬食肉軍無懸陲（音[illegible]）（一簞之食也）不及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言入入者失其衆也（此將失其衆之意也）數賞者害也數罰者困也數顧者失其群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近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敵來新到行陣未定可擊也

陣雖定人馬未食可擊也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也行坂涉險半隱半出可擊也涉水半渡可擊也險道狹路可擊也旌旗亂動可擊也陣數動移可擊也人馬數顧可擊也凡見此者擊之而勿疑然兵者詭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故匈奴示弱漢祖有平城之圍石勒藏鋒王浚有幽州之陷即其効也可不慎哉

勢略第十三

孫子曰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又曰水之弱至於漂石者勢也何以明之昔曹公征張魯定漢中劉曄說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懾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也劉備人傑也有智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烏甲切）無不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理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也今不取必為後憂曹公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斬之而不能禁也曹公延問曄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又太祖征呂布至下邳布敗固守城攻不拔太祖欲還荀攸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軍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之謀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擒布以此觀之當是時雖諸葛之智陳宮之謀呂布之勇關張之勁無所用矣此謂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兵有三勢（夫兵有三一曰氣勢二曰地勢三曰因勢若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衆志勵青雲氣等飄風聲如雷霆此所謂氣勢也若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盤嶝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人不過此所謂地勢也若因敵怠慢勞倦飢渴風[illegible]驚擾將吏驕橫前營未舍後軍未涉此所因勢者也）善戰者恒求之於勢勢之來也食其縷頰下齊七十餘城謝石渡肥摧秦百萬之衆勢之去也項羽有拔山之力空泣虞姬田橫有負海之強終然刎頸故曰戰勝之威人百其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永拔折也言人氣傷雖有百万之衆無益於用也）故水之弱至於漂石此勢略

之要 攻心第十四

孫子曰攻心爲上攻城爲下何以明之戰國時有說齊王曰凡伐國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勝爲上兵勝爲下是故聖人之伐國攻敵也務在先服其心何謂攻其心絶其所恃是謂攻其心也今秦之所恃爲心者燕趙也當收燕趙之權今說燕趙之君勿虛言空辭必將以實利以迴其心所謂攻其心者也沛公西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音堯）關下軍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也臣聞其將屠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之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貪而易名可賞以利）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沛[illegible]）（又曰西楚衆而霸羽走劉邦吹[illegible]之計垂一達也）此攻心者也

伐交第十五

孫子曰善用兵者使交不得合何以明之昔楚莫敖將明貳軫（貳軫二國名也）鄖人軍於蒲騷將以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鬪廉曰鄖人軍於其郊必不誡且曰虞四邑之至（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虛心而恃其城莫有鬪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從之遂敗鄖師於蒲騷漢宣帝時先零與罕开羌解仇合黨爲寇帝命趙充國先誅罕开充國守便宜不從上書曰先零羌虜欲爲背叛故與罕开解仇然其私心不能忘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當欲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也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由十數年不二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服矣帝從之果如策（魏）太祖初伐關中賊每一部到太祖輒喜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太祖曰關中道遠若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衆雖多莫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攻差易吾是以喜語曰連雞不俱棲可離而解曹公得之矣此伐交者也

挌形第十六

孫子曰安能動之又曰攻其所必趨何以明之昔楚子圍宋宋公使如晉告急晉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illegible]以[illegible]齊）果如其計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以田忌爲將以孫臏爲師居輜車中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鬭者不搏戟

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疲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又曹操爲東郡太守東郡今魏州是治東武陽軍頓丘黑山賊黑山今衛州界也于毒等攻東武陽太祖欲引兵西入山攻毒本屯諸將皆以爲當還自救曹操曰昔孫臏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則武陽自解不還我能敗虜家虜不能拔武陽必矣乃行毒聞之果棄武陽還曹操要擊大破之初關羽圍樊襄陽曹操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蔣濟說曹操曰劉備孫權外親內踈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操從之羽遂見擒此言攻其所愛則動矣是以善戰者無知名無勇功不爭白刃之前不備已失之後此之謂矣

[illegible]蛇勢第十七

語曰投兵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異心孫子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何以明之漢宣帝時先零爲寇帝命趙充國征之引兵至先零所在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阸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校皆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百於是破之袁尚既敗遂奔遼東衆有數千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曹公既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公引兵還康果斬送尚熙傳其首諸將或問曰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熙其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曹公征張繡荀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其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則必相救曹操不從進至穰與繡戰表果救之軍不利矣故孫子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擊其頭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或曰敢問可使如率然乎孫子曰可矣夫吳人與越人相惡當其同舟而濟則救如左右手是故放馬埋輪不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此之謂矣

[illegible]先勝第十八

孫子曰善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何以明之梁州賊王國圍陳倉乃拜皇甫嵩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戰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此可勝在彼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此之謂也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鬭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吾前不擊避其銳也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斂卒勿攻兵之疲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師也國衆且走莫有鬭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兵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國走而死卓大慙恨孫子曰怒而撓之言待其衰也又曰卑而驕之言敵起而進兵則當外示羸弱以驕其志待其歸惰而擊之又曰引而勞之言因其衰退以疲其兵然後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青州黃巾衆百餘萬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永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鬭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群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抄掠爲資今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則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果爲賊所敗死代王開攻燕鄴城慕容德拒戰代師敗績德又欲攻之別駕韓譚進曰昔漢高祖云吾寧鬭智不能鬭力是以古人先勝廟堂然後攻戰今代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代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適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軍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隍池未脩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機也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費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也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孫子曰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此先勝而後戰者也

圍師第十九

孫子曰圍師必闕何以明之黃巾賊韓忠據宛朱儁張超圍之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之不剋儁乃登土山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連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

忠果出戰遂破忠等魏太祖圍壺關下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曹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許之必死將人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則引日持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凡降人之氣如人十十五五官叉手低頭又云祖向敵有氣止者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伐求和退凡城中有白氣如旗者不可拔或有黃雲臨城有大喜慶或有青色如牛頭觸人者城不可屠城中氣出東方其色黃此天鉞也不可伐伐者死攻城上氣如火煙主人欲出戰其氣無極者不可攻或有氣如杵形從城中向外者內兵欲突出主人勝不可攻或城上有雲分爲兩隻狀者攻不可得或有濛氣繞城不入者外兵不得入凡攻城有濛氣從城中出入吾軍上者敗氣也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雨者城有輔主之勿攻也此皆勝氣也凡攻城圍邑赤氣在城上黃氣四面繞之城中有大將見城降或城上有赤氣如飛鳥集攻之可破或有氣出入者人欲患或有氣如死氣出而覆其軍上者士多病城屠或城上無雲氣士卒散或城營上有赤氣如衆人頭下多死喪流血攻城有白氣繞城而入者急攻可得若有屋虹從城外入城者三日內城屠此皆取氣也此圍

師之道也

變通第二十

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何以明之魏與趙攻韓齊田忌爲將而救之韓直走大梁魏將龐涓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用兵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曰百里而趨利者蹶其將軍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明日爲二萬竈涓喜曰我固知齊卒怯也入吾地三日士卒亡已過半乃弃其步兵與輕銳倍日幷行逐之臏度其暮至馬陵道狹而多險可伏兵乃斫大樹白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善射者萬弩俠道而伏期曰見火舉而發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涓乃自剄曰果成豎子之名也虞詡爲武都郡羌率衆遮詡於陳倉崤谷詡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子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三十里以戒不虞今且行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既多吾徐行則易爲所及疾行則彼不測之且虜見吾竈多謂郡兵來迎衆至孫子見弱吾今示強勢不同也昔三國吳在蜀作亂欲伐吳預搬舟於江中以藏之及至唐李靖欲伐荊州蕭銑乃棄舟於江中使蕭銑見之謂吾以兵撐石下蕭銑不備遂得之平荊州矣兵法變通不可執一諸君得之矣故曰料敵在心察機在目因形而作勝於衆善之善者矣此變通之理也

利害第二十一

孫子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又曰雜於利而務可伸雜於害而患可解何以明之漢將韓信攻趙趙盛兵井陘口信乃引兵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見趙軍誡之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行出倍水陣趙軍望見大笑之太公曰智與衆同非人師也伎與衆同非國工也動莫神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使趙

軍譏韓信之勢安得敗哉故笑之而敗也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弃鼓旗走水上水上軍開壁入之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不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太公曰夫兩陣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為變此之謂矣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擊斬之不能禁也孫子曰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衆心已亂雖有良將亦不能為之計矣於是漢兵夾擊大破之斬成安君泜水上擒趙王歇諸將效首虜畱賀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時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中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夫處死地者謂力均勢敵以死地取勝可也若以至弱當至強投弱兵於死地自貽陷焉故孫臏曰兵恐不可救又經曰大衆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是知死地之淺深用夫衆矣且信非得素撫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曰善非所及也孫子曰兵甚陷則不懼不得已則鬬是故其兵不脩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投之無往者諸將之勇也此之謂矣魏太祖征張繡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曰不可追也繡不從果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戰必勝繡收散卒赴追太祖戰果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剋皆如公之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軍勢百途事不一也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魏軍新退曹公必自斷其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還必國內有故也既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也故雖用敗兵而勝也繡乃服其能此利害之變故曰陷之死地而後生雜於害而患可解此之謂也

奇正第二十二

太公曰不能分移不可語奇孫子曰兵以正合事必奇勝何以明之魏王豹反漢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孫子曰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此之謂也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是知奇正者兵之要也經曰戰勝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如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此之謂矣

掩發第二十二

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以利動之以卒待之又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何以明其然耶燕平齊圍即墨城即墨城中推田單為將以拒燕田單欲激怒其卒乃宣言曰吾唯恐燕將劓所得齊卒及掘城外墳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將如其言即墨人皆涕

泣其欲出戰怒皆十倍單乃收人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書曰即墨即降願不虜吾家族燕將大喜益懈單乃收牛得千頭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出以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而奔燕燕軍大驚所隨五千因銜枚擊之燕軍大敗殺其將騎劫復齊七十餘城呂蒙西屯陸口關羽討樊留兵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關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衆還建鄴以治病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取而羽可擒之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羽果信之稍撤兵赴樊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伏其精兵於𦩷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太公曰僞稱使者所以絕糧食謬令号与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由此言之本原乎今之中不可不審也）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道不拾遺（昔秦伯見襲鄭之利不顧崤函之敗吳王矜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禍故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此之謂矣經曰彼諸侯者以蒙語曰因其強而強之敵乃可折關羽討樊雖不被人計亦自彼自強者也）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厚遇其使使周旋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使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問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士卒無鬭心權至獲羽遂定荊州此擒發之變故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距此之謂矣

還師第二十四

孫子曰興師百萬曰費千金王子曰四人用虛國家無儲故曰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謂虛國國虛則人貧人貧則上下不相親上無以樹其恩下無以活其身則離叛之心生此爲戰勝而自敗故雖破敵於外立功於內然而戰勝者以喪禮處之將軍縞素請罪於君君曰兵之所加無道國也擒敵制勝將無咎殃乃尊其官以奪其勢故曰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謂沉之於淵沉之於淵者謂奪其威廢其權封之於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心仁者之衆可合而不可離威權可樂而難卒務是故還軍罷師存亡之階（尉他章即是也）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故霸者之佐其論駮也（駮不純道也）人主深曉此道則能御臣將（漢相蕭何奪韓信軍之類）人臣深曉此道則能全功保首（乘良學辟穀弃懸人閒事之類者）此還師之述也論曰奇正之機五間之要天地之變水火之道如聲不過五聲五聲之變不可勝聽色不可過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觀在乎因機而用權矣不可執一也故略舉其體之要（此皆諸兵書中語也）

長短文經卷第九

杭州淨戒院新印

端臨文獻經籍考據晁氏云唐趙蕤撰長短經十卷又據北夢瑣言云蕤梓州鹽亭人博學韜鈐長於經世夫婦俱有隱操不應辟召論王伯機權正變之術其第十卷載陰謀家本缺今存者六十四篇然不害其為全書也洪武丁巳秋八月丁巳沈新民識

戊午夏五月重

光緒廿六年四月廿四日錢唐汪鳴鑾武進費念慈同觀是日攜宋本周官鄭注吳郡圖經續記參寥子集並几快覽 念慈題記